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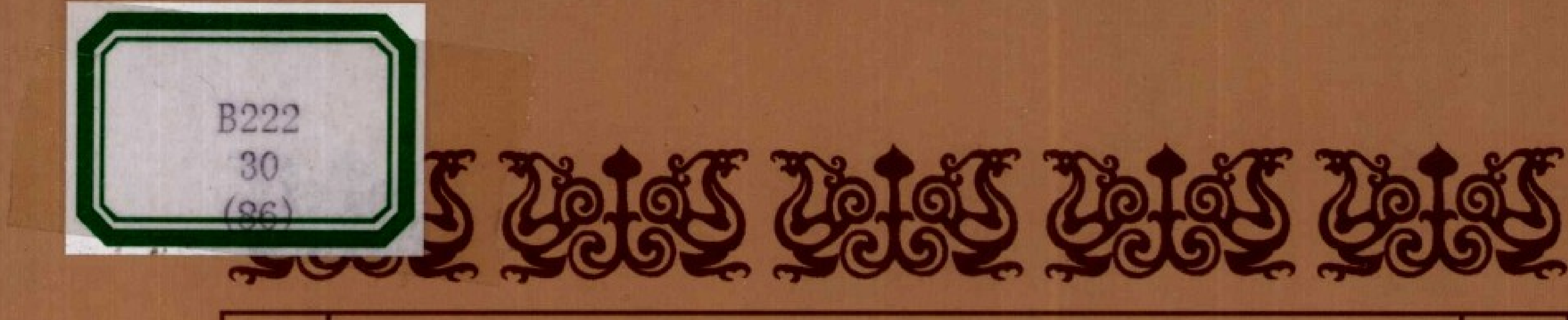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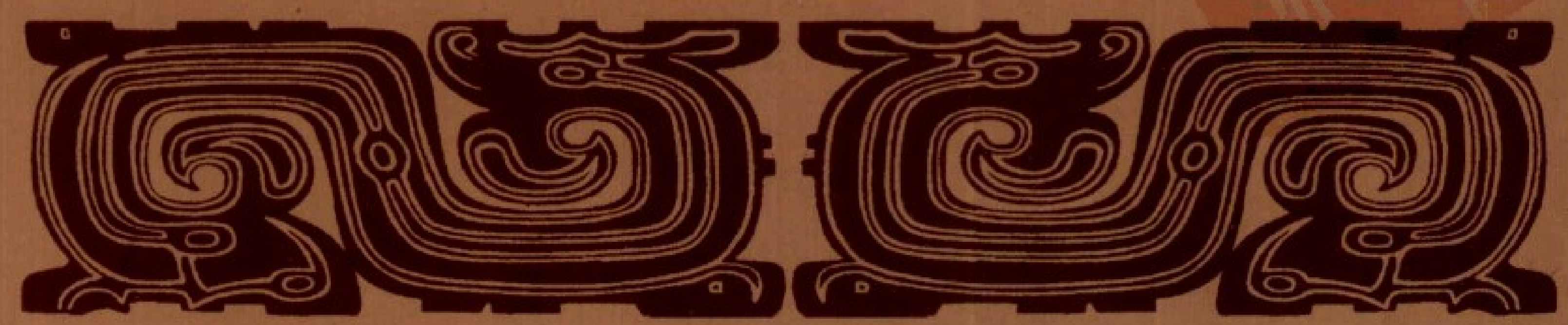
第八十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三十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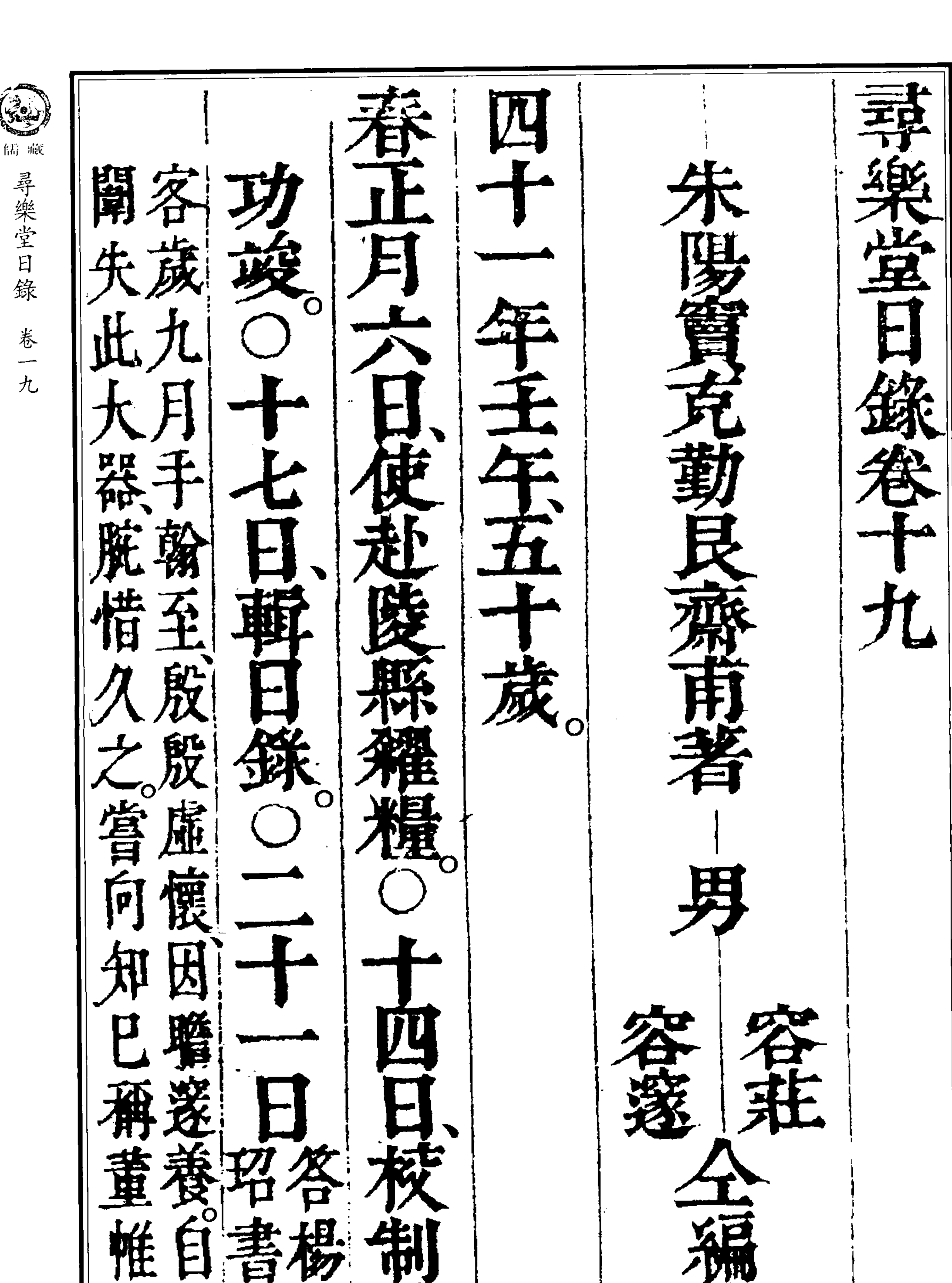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尋樂堂日錄卷十九

朱陽寶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遂　仝編

四十一年壬午、五十歲。

春正月六日、使赴陵縣糴糧。○十四日、校制藝功竣。○十七日、輯日錄。○二十一日、答楊士玿書、

客歲九月手翰至、殷殷虛懷、因贈遂養。自禮闈失此大器、腕惜久之。嘗向知己稱董帷之

力、知其必不畱行。然此特勢分之榮爾。明年擬魏科、讀中秘書、易如拾芥、此不足位置門下也。更思吾性分內有道德、充盈民物、繫賴之實際。今世學者畧是不講、或之者衆矣。聞門下鍵戶潛脩、高才卓識、而一歸於聖賢中正之道、望重中原、久推傑士。因想伊洛淵源近在吾鄉、肩任斯道、以圖千秋、定益力也。○二十二日沈南季同年題子大人小像。○二十六日自二十三日寓京邸課子圖、是日工竣。○二十九日、北直學院楊賓實來晤。訪課士之道、予謂士習不端、由上教化不立。教化不立、由於視課文可以塞責、而不計興廉勵耻之道。是不知端士

習、厚風俗之本也。今於校文外寓鄉舉里選之法、訪有孝弟忠信之士、異格相待、豈不爲激勸人心之本乎。如此。蓄養爲國家異日之用、人材輩出、所造不小、至因革損益酌劑輕重、隨時處之、非可預度也。

二月朔、與楊賓實書。畿輔爲天下之觀聽、學使爲斯文之宗主。以理學名儒、特膺重任、同朝慶忭、豈爲一人幸哉、爲世道人心幸爾。當此微陽發動、絕學待興之日、正需大君子在世運本根處培壅、振士氣、端士習、興孝弟、養廉恥、此爲正人心之要着。於衡文中寓此意、取士定有處、爲眞儒出、爲名臣一流起而應我者。不患世無眞人品

患我無眞精神、善設施以鼓舞振興之爾。賜
顧詢及蒭蕘區區之見、安能助萬一。但時當
乾二之占、運繫文明之會、
願效狂瞽以備採擇爾。
○五日與李鼎珠書、容歲
四月一札、反復千餘言、無非崇正闢邪之苦
心。近取　之書、遠尋程朱之緒、於王氏咸
世誣民之說、闢之不遺餘力。其中論王氏之
害道者、則曰任心自恣、此四字道出病源、學
者職此更不慮其浸入迷途也。邇來功利浸
淫、學術正路難得如此別白。門下肩荷斯道、
深可爲幸。近功自益精進、示下何如。朱陽書
院講習之語、諸同人梓之京師、殊增愧慙。門
下更爲
正之。○六日、容莊至京。○七日耿子京書來言書院

興復之事。○門人盧玥書來，問人生步趨定有中道，何以致力，不致有偏倚之患，行遠不至有半途之悲。○八日，内閣、詹翰、國子監共一處作佛事祈禱，病不能至。○九日，陳孟叢姻家至京，視其女。○答姑丈張公虚翁書，　莊兒至，知道體亨泰，想慕之忱，得寬旦夕。但一官匏繫，未遂名山訂志之樂。所取文字，未盡羽翼經傳，雖文行對勘，不敢恝委任之意，然了此一事，他事毋多悠忽，未爲國家抒寸長，乃過蒙　聖明加倖優視，不識臣子將來何以塞責，尚冀教我爲幸也。○答母舅李公長公書，　年來幾欲假歸，然爲例所限，無可去之法，只得衙門公事

之餘、閉戶課子、以了詩書之債。但珠桂維艱、贍養爲難。幸　君恩浩蕩、䘏其貧而培擁之、每年加俸三十六金、於常祿外又有衙門公費銀二十四兩。得此日用又覺稍輕。雖一歲仍自缺乏、然而　聖主之體恤爲已厚矣。近日京中之事、大抵如此。子萬爲學之功、當益力也。答楊太和先生書、　遠承賜藥、愛我深至。手書端楷潤美、可謂學與歲新也。書院與家君、舍弟及子姪輩講論無踰孝弟忠信、飲食衣服之常事、而天下之道盡此矣。至正朔拜聖殿畢、赴講堂賜拜、此過禮、不敢當、敬辭。聞明篤行赴書院肄業、時賜提携、當幸不孤爾。

○十一日　答耿子京書、　小兒過賓署、知近日起文會、印孝經要旨、家規、

自課諸書、公之學校、訂日令童子背孝經、種種善教、廣傳家學、聞之喜而不寐。又聞書院董艮器總其成、王兄照料得法、可喜永久無弊。王兄何處人。何名號。示下爲幸。近思念先生不置、將所賜手札三十餘幅裱一手卷、以志不忘。内有三札遺失、幸原稿載敬恕堂文集内、錄去乞手書寄下、是即當日手蹟所存也。敬恕堂文集紀年欲約同志梓行、未知能遂此願否。先生平日臨池、多檢幾幅見賜、留神留神。○答盧尹書、　　睽違日久、回思聚首一堂時、不可多得。然異地同心、知自力也。來札云朋友所賴者惟一芮、正且文武各遊泮、雖馨亦食餼甚慰。嚮時並致民先所云致力不至偏倚、行遠不至半途、此無別法、知有偏

倚、勿至偏倚、懼至半途、勿至半途可矣。昔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數日暮日、老者行去矣。程子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程子曰、不能則去可也。此語深思、當自得之。匆匆不暇多及。近得一邵旦平、持守堅定、又得一李景珠、崇正闢邪、銳志倡明程朱之學於斯世。二子進道甚勇、虛懷可敬、諸君當爲致之、可幸同志有人也。○十九日、左足病。○二十四日、使自陵縣運糧來、谷君命候、許君良臣各送糧僱船。○二十七日、足病愈。○大理卿汪遯齋先生來晤、因佛教盛行、



慨嘆久之。○二十八日、筮得革之大過。爲佛教盛行故也。革之初九日、鞏用黃牛之革。言當固守其德、不可有爲也。六二日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言事當可革、占者猶未可遽革也。○因佛教盛行、草疏千餘言欲上、不能無高堂之慮。及筮、又得革之二爻、鬱鬱久之。○二十九日謀之汪涵齋先生、亦以高堂爲慮。

三月朔、再筮、得遯之晉。占上章與否也。遯之九三日、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言宜遯之速、而不可係也。九五日、嘉遯貞吉。言未見可去之時、而見幾明決、引

身而去、全身全節、去得恰好、遯之嘉美者也。則知時而遯爲貞、不殆不辱而吉矣。○筮得遯爻、黯然久之、謂莊遂曰、易之示我至矣、尙有不可去者乎。取疏草焚之、遯意遂決、更其齋曰遯齋、因爲作歌、○遯齋歌、 遯之時義、大乎其微。天遠於山、山近者希。人何其加靜者窺機。南來烏鵲、日逐而飛。深崖幽澗、白晝掩扉。不喜而闇、不怒而威。爲初之尾、爲上之肥。二執四好、三係何依。得遯之嘉、是日無違。人不我嫌、我善我歸。與時偕行、君子知幾。先時則愁、後時亦非。我行我遯、園蕪蔬稀。迹而無安鋤、山空露晞。優游盛世、不寒不饑。風雨無愆、仰天巍巍。○三日 答門人明辨書、某再赴都、因致料理書院之功少。賢在

此讀書功夫勿作輟相間、纚纚爲之、與日俱新、此片地非終身安居樂業之地乎。所寄時藝、稍加潤美、如萬物燥㷻、不無焦枯、一經雨露滋澤、則發榮暢遂矣。學問日進之機、不可不知也。二三子弟每向如此說、想不大謬。身逐京塵、夢寐在屏山祿溪間、未識何日得遂返廬之願、想當不遠爾。念念。

○四日　門人徐永宣書來、商刻予四書文稿、並選訂之例。

○六日　答徐永宣書、拙稿災梨、過費清思、再四思惟、益深感愧。所云或堯峯、或武曹、必經校選、方可授梓。今思堯峯係舊交、武曹神領已久、兩家皆可就正、就便商酌、無不可也。戊辰歲、堯峯曾選拙稿近百首、大約皆應舉之文、幸爲賈人所沉。茲集

存十之一二、倘再經公手定刪之、其亦可也。

○七日　約刊耿嵩陽先生文集啟、

竊惟道待人行、言因德著。幸典型之未墜、知法守之常昭。願藉表章、期無湮晦茲登封耿逸庵先生嵩靈毓秀、道岸登先。探鄒魯之淵源、學通仁孝之旨。續洛閩之脉絡、教衍敬恕之傳。著作等身、皆開關而啟鑰。編摩垂訓、允繼往以開來。前刊理學諸書、海內傳流。知誦法。更校遺文全部、吾人守奉、爲楷模。但藏之名山、羞貽吾黨而公之斯世事望同人。茲欲開雕、累牘煥珠璣之彩。敢希助梓、鴻篇增琬琰之光。多寡從心、喜文獻之能徵惟此日。提携爲道、欣姓名之永勒。在他年。成君子、之美於千秋。美非獨美。廣大儒之傳於萬禩傳

則俱傳。洵爲絶學之維持、實繫斯文之炳耀。諒先生長者、必弘開覺世之心。而同志諸公、亦大遂崇儒之願者也。謹啓。

○八日 商刻耿嵩陽先生文集、孟長甫慨任首輸、予佩表儒崇道之志、因想見雲浦先生家學宛然具在、詩以爲贈、 新安那說鄭公鄉、祖德君家澤正芳。學脈傳流存獻典、儒宗表著見羨牆。伊川不沒編書若、嶽邑全分遺老光。可喜千秋徵盛事、倡先雅志向嵩陽。

○九日 送孟長甫之任漣山、傳八公役中翰、傳廣卿學正即席分韻、得長字、 嵩風繞向洛溪倭、學道十年奮。遠揚。衡命階墀瞻 王聖、投戈嶺海視臣良。酧（號警）。東 青天把酒煙雲動、白日呼茶典味長。共報使君春邑好、乘時吾

道在炎方。○十一日、足痛。○十七日、程曾王書來、訂所委纂脩兩程夫子里居誌之期。○十九日、耿子京書來、具道嵩陽書院畧就條理。○二十一日、衙門告病、准兩月之假。○二十二日、李剛主書來、言學重實行、不在口耳、並僞學害道之弊。○二十七日、大人寄所作園聯、園亭無足觀、但看竹芽適意。花木有何趣、可藉菜根聞香。○二十九日、奉旨翰詹衙門滿漢官員寫字一幅、眞楷行草各盡所長、明日送起居館。勤書一綾幅、用楷法、文云、治法堯舜、是謂至治。學遵孔孟、是謂正學。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未嘗外綱常倫紀、而別有移風易俗之術。孔孟之傳、仁義而已矣、未嘗置詩書易禮、而別有脩己治人之方。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治教之統、百世不易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一事有一理、一物有一理、自然見得此。又指言窮理之要、主敬存誠之功、以明治教之必由乎此也。　檢討臣寶克勤。○三十日、病愈。

夏四月三日寄家書、　佛教盛行、我既得免起亦避之、可喜。主見能定、不爲異端

所惑此事甚有關繫。但舉世波靡、獨力難支、假、回當有商確處也。白塔寺有所爲大和尚者、何不商令去之。不能無可。如答何。若能令去、亦衛道之勇也。○十一日程晉玉書、向以兩夫子里誌見委、因原本不便動移、幷歲雇人抄謄。工方竣、而賤恙旋作、纏連數月、因未報命。俟輯完脫稿時、先爲請正爾。○孫女出痘。○十二日請邵子博士蹝跋、生逢右文之世、親覲聖天子崇興正學、旣官宋儒周程張朱後爲博士、又賜學達性天額、光懸六祠、眞聖學昭明、斯文炳蔚千載稀覯、一旦躬逢、何其盛也。歲辛巳、杜侍御之昂以邵子博士請、得俞旨允行。查有嫡裔諱文學者、授以官、與五子例

同、而康節之學得、世世尊其祀。予因思之、康節之道與五子同、獨出處顯晦之間與五子異。非異也、道可行則行、可藏則藏、我無容心也。康節玩易而契先天、著皇極經世書、與伏羲卦圖相表裏、而千古之絕學以傳、其有功於名教大矣。乃自傳無名公曰、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斯人有體而無迹、有用而無心者也。又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然則先生心通造化、身具易理、與周程張朱之道並傳天壤、其後人之邀 恩綸、亦無少異、可不謂道同而遇亦同者歟。今觀曠典、行於千餘年之後、深幸 聖朝崇儒重道、超越前代。士之生、於其時者、確守濂洛關閩之傳、而窺大易精

微之蘊、不啻六子同堂指授。其於學也庶無岐趨矣。至其後裔世守官職、虔奉祀事、益精研天人理數之微、循習仁義道德之旨、以樹令望、以榮祖德、又何俟予之多言哉。侍御疏有表章先儒之功、用數語跋其後、以質之斯世。○**十三日、衙門具病呈請假、院長准咨代題。**告病假回籍呈、具呈翰林院檢討竇克勤呈、爲久病一時難痊、懇恩咨部代題給假回籍調理事。竊勤素有怔忡之疾、每遇病發、晝夜不寧、痰喘頭暈、因致兩腿痛楚、寸步難移。於三月二十一日蒙批准假調理。今日甚一日、廣延醫治、皆云氣血兩虛、一時不能卽痊。伏乞本院大人咨部代題、俾得回籍調理。

爲此上呈　院長。當卽批准、交與典簿。先是曾託庶常方拱樞轉求掌院准假回籍、至是許之。○十四日　答李剛主書、　賤恙雖時愈時作、料亦不至大裂。然而祿祿京塵、不過隨行逐隊、深抱尸位之慚、不如退而安鋤、猶免曠職之愆也。早欲歸田、奈爲當事者所牽制、不克自遂。茲盡力請求、始得准咨代題、不日卽南歸矣。念某孤陋無聞、年來幸得時賜提携、聆誨實多。今又離羣索居、未免鄙吝復生。倘郵寄之便、不吝指南、永作緟佩矣。學使楊賓實詢識輔人物、已舉大名以對、想彼悉之久矣。並聞。○十七日是夜痘症危急、哭號不止、思飲氷不置口。黎明飲之以氷、稍安。○二十日、脩

門遣官驗病。○二十四日、宗牧仲姻伯使來。先是、宋公託劉方齋先生訂婚期者再至、是以幣來送婚書。○二十九日左中指腫痛。○孫女痘症、李德樹、鍾聖舞盡心調治。症雖危險、卒能安全、二君調護之力不可没也。

五月朔與門人徐永宣書、生於四月十三日、業已請假、當咨允矣。五月內必具題、即可南歸。嗣後德音惠我、敝府別駕商嚴陛公處甚便。陛公交善、有字斷不致浮沉也。拙稿未知付何家評選、寧嚴勿濫。有不合法者刪去可也。○四日陳實齋學垣來

挽止予之歸甚力、曰去者非、留者是、我當向院長言撤去假呈、勿得咨部。予曰疾愈、當懇効馳驅。今病軀不任勞、萬一王命在身、中道而廢、豈不貽笑士林。實齋曰、果斷不回得力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因診六脈立方云、果爾決斷處多、是肝脈勝也。服吾方愈矣、何去爲。且學使一席、即可相及、藉以陶成人材、固素志亦是願欲之可以得行處。今人不欲共治天下、大類舍田而不芸者、是奈何堅不可移也。予惶恐謝之、實以親老、布其悃愊多時而去。○七日答陳聶恒書、往返手札乘便即爲之、片紙隻字皆可、何事過狥世格也。破迹爲望。拙稿過費淸裁、兼之龍光不吝斧削、藉此增重、轉悔從前深晦之固也。僕

四月内請假、五月内必歸里。稿刻竣寄郴城、勿北發可爾。○答秦龍光書、　五月朔接手教、知近功微密、追蹤古人。方今海内著作手不乏、求其以斯文自任如足下者罕見其匹、不能、不深仰止之慕也。拙稿不堪寓目、肯賜裁削、銘佩不忘。但求指摘、寧嚴勿濫、其中煩冗之篇可删者甚多。古人有作、凡登黎棗者、皆爲世所取、不爲世所棄也。此意質之高明、想當玉我於成爾。

○**十三日**張鏞來受業、顧羽爲介。鏞字東序、三十三歲、江南無錫太學生。

○**十六日**福魁來受業、顧羽爲介。魁字景辰、十七歲、鑲藍旗生員。其父德其、内號中美、兵部車駕司員外、虛懷好善。

○**簽得比之師。**占假

呈典簿不説堂咨部也。比之六二曰、比之自內、貞吉。言請假由中心自得吉也。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言請假係光明正大之事、以無心聽之、自得吉也。○

十九日、振起至京。○告病文書至是日始咨部。許詥孫、楊扶九、禰景辰諸子力言之於掌院、悟典簿之謬、痛斥之、卽催行文吏部。○是番請假、初得力於方拱樞庶常、院長韓公慕廬一力主持。既而有典簿之謬、又得力於光祿董公涵公、兵部德公中美、太國李子丹崖及許詥孫、楊扶九諸君。向非院長厚以蓄心、諸君力爲維挽、其得去者難矣。區區病軀、歸里調攝、不能不心誌大君子之高誼也。

○二十五日晤德中美兵部。先是、中美來覲、意甚殷。至是病愈答拜。所言東宮豫教之方及選賢啟沃之要、皆爲切務。○二十八日李鼎珠書來商學、寄雀研一方。○二十九日李丹崖來晤、以詩贈予行。

六月十一日徐果亭先生以詩贈予行。○十三日與同年潘書原札、吾兄閉戸課子、廿一史手經訂定、求之近今、不能不以第一流相待。偶向敝門人託師孟道之渠、少年向學、深爲景慕。有時晉謁、示以指南、想亦與人同善之心也。目今行李搶攘、不及再晤。惟願豎起脊骨、拔出流俗、以千古名教自任、雖兩地猶同堂爾。○十

五日、出京師。○二十四日、訪陵縣谷君命侯、醫止之。○三十日、往濟南就醫。屢辭行不得、聞濟南有新櫻羽士善療痼疾、命侯勸往就醫、是日往。

閏六月二日行至濟南東關、警愁監巷關帝祠、一人野服頹顏、言治足疾神奇、予弗敢信。向有壅胃症、先試其術、授藥二十丸、當下用酒服之、胃頓開、許再服二劑、全愈。因叩其治足之藥、許初四日製出取用、語良久去。其野服之冠、露道士冠、詢之、即來所訪者是也、竟於無意中得之。○三日早晚服丸藥各二十丸、胃大開、能進飲食。

○**四日**曉取道士治足藥三分、臨卧用酒六七鐘送下。午後未服藥特先用所投藥草遍浴其體。至曉服藥後、蒙綿被出汗。汗至臍下、方開衾露頂。二更後聞聲驚悸、左腿不時直伸筋拘攣、痛不可忍、兩腿汗如雨、與葢頂時胸膈出大汗者無異。歷三更四更、痛愈難當。至五更、伸數畧稀、微聲呼僕起煮粥湯飲之。口不能開、身不能轉、氣不能吸、惟一意任腿之痛楚而已。至天明方睡。

○**五日、足輕便如常。從者皆喜。治胃疾下積滯如許、亦愈。**○初四之夜弗寧、初五黎明始穩睡。日出後、中丞王公東侯來顧、將命者甚殷、持帖良久、不能去、榻上萬覺難支促

起之、足着地能立。趨而前、更能行、衆皆喜。稍間與中丞相會。○初二日、與道士相遇、診視後止許以藥三分、療疾除根。予頗疑二十年之痼疾、屢醫罔效、豈三分藥所能瘳。再求所以繼之者、彼不許、予疑終未釋。彼云、三分藥即愈矣、何用他藥。必不見信、再用黑麵藥六劑、黑黃麵藥二劑、除疑可也。遂求兩種藥備之、日爲一服。○六日中丞邀予遊古歷亭、阻雨、覽珍珠泉。○七日觀趵突泉及白雪書院諸勝。○九日回陵縣。○十一日服道士黑麵藥六劑完。○十三日服道士黑黃麵藥二劑完。○累日舉足輕快、三十年之沉疴、信能驅除矣。憶初與道士相遇、因形陋甚忽

之。彼言治足疾奇驗不休，初不爲意。後言其師乃秦始皇時人，其形屢變，似人似鬼，不可識。今有同道友朱姓居武夷山，已歷四百餘歲云云。因其言怪誕，愈不之信。又自述二十歲南遊入山，今七十六歲，偶下山作濟人事，事完入山，不復再出。及叩姓名，云張姓而不言其名。詢其號，笑而不答。再問，云向世人說張道人足矣。叩其術，云我非以此爲貨利者，我醫爾病，是我所能爾。叩我術，亦不必然。至舍館既定，如三日之期，命僕持銅錢三百往取藥。彼辭其多，强之乃受。始終不問予姓名，惟將法製藥付僕，更付山草一捆，令汲水三筲，煮大鍋内，先取遍洛，後服藥。僕詢藥與草何物，止言愈病足矣，終不言所以。跡其前後，

荒唐殊甚、然用藥而能除病源、其功何可沒也。予誌其有德於我者、至其荒誕不經、或愚人之術爾、必欲求其用藥何物、醫病何方、即予至今仍積疑不解、勿深論可也。○十四日與陵縣門人許三順書寧靜致遠四字爲誨。○十五日名谷會則之書室曰果齋、名谷旭初之書室曰裕齋、各書以贈。○十六日、自陵縣起身。命侯欽留過夏、至十五日立秋後始放行。手足情殷、求之迄今、不可得矣。○二十一日、過東昌、祭鄧龍江夫子墓。壬子科鄉試主司也。○別鴛張琨、積學好德之士、謙冲篤厚。郊外遠別、意誼不減古人。○二十

三日過陽穀邑宰蘇涵三留署守三日。○二十七日過曹州、車阻塗泥、艱於行、僕散失、至更餘方聚道中多懼。○二十八日過定陶、同年趙文饒宰是邑、疏渠有三、使達於河。又旁作引河九、使達於渠、以歸於河。通衢復築土以便行旅、以故鄰邑屬被水害、陶地極下、連年卒不罹災。○二十九日過曹縣、履水險、甚有懼心。

秋七月朔、過黃河。○二日、仲若斯留止之。是日屢阻於水中、酉間車更涉大水不能出。予乘車輕便先赴郵落、過一生仲姓名著字若斯者、相

見歡甚、如夙交歡然。盃止之、更呼其族數輩、引牛數隻逆水挽車而上。眷口未至、大雨如瀉。稍間車至、其婦子相見、洽歡似舊親然。上 ○宿明日始行。○若斯姻家解惕若來晤。○

八日、抵里。日未暮抵里門、遇雨。至家、水深尺、阻於庭。少間、拜大人於堂上。大人色溫氣和、鬚雖白而精神強健、心志喜悅、屢善假歸。勤傾其意、益以林泉之志自決矣。○

贈馮枚卜二首 有序、 假歸將及郭、馮君邀於其家、至則兄咮瀟灑、不減昔年。廻憶己卯餞飲歡歡然如昨。故鄉情切、喜見乎辭、口占二絕聊當傾囊之贈。○

三年倏忽轉輕塵、絕勝光陰付故人。此日中林逢笑語、無邊爽氣一時新。○

幽棲宛似地天寬、綠樹濃陰倍與歡。

酌酒頻頻須盡醉、家鄉那比是長安。○九日、展墓哭四叔。○十一日容莊、容邃赴汴鄉試。○十九日克讓、容恂、容肅赴汴鄉試。八月十一日自七月初八日以後、事頻神強、遠近來視者悉酬應之罔所失。人皆幸其疾之去也、家人亦以爲壯勝異常云。○十二日、宋牧仲姻伯使來行納幣禮。○十四日感時氣骨蒸體倦。○十六日楊太和先生來醫。○二十八日自十四日病後、楊先生日一次診視、視食之多寡爲喜憂、饋藥不絕、慮無不周。友朋之情、益於此而極也。○二十

九日、三弟竟捷、長子容愉本省鄉試中式、予三子容遂中副榜。愉第十五名、遂十名。主考司經局洗馬張公豫章、江南清浦人。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傅公森、鑲白旗滿洲人。愉房師伊陽縣知縣康公其武、陝西郃陽人。遂房師魯山縣知縣余公慶祿、湖廣臨湘人。○聞放榜時、撫軍徐公向主考張公云、官卷有魁卷、未知中否。張云、第十五名乃魁才也。及拆卷至徐、徐公掩卷令度何家、諸公無以應之。徐公云、必實某子弟。伊家五卷、予備閱之矣。與選者可三人、不得已、二人無疑也。及唱名、係寶容愉、諸公稱快久之。徐公云、必仍有一人與中。至末無矣、副榜

第十又唱賓容遂名、共嘆徐公相士不爽云。○場試畢、予弟寄來試卷閱之、五卷中克讓文有氣局、容恂之文識見閎濶、容肅清利、容莊機法純熟、容遂多用曲折之筆、皆可望其中式。大人云孰可必乎。曰莊中必矣、次則恂、可。大人曰、更有進。曰遂亦能與。今恂遂驗矣、莊未與也、豈予言未信耶、抑有待耶。莊能精進、予言或仍信於後。爾讓、肅各宜勉之、以爲後日之驗。○予弟應舉者五人、合衆家計之、官卷止三十六人、愛我者以爲吾家中式必強半。予曰、安敢謂三十六人中文章無勝我者乎。若使子弟聞之、長其勝心、方懼學業日就頹廢、敢以之益其愚而啟其驕乎。要知天下事不自我主之者、是即不可預設。一得必

之想也。恂中式、遂列副卷、衆賀恂而惜遂。子曰、皆可賀也。天道惡盈、官卷三十六人中、吾家得與其一、是即盈矣、況又多一副車、是盈而益盈也。方兢兢懼承受之不易、敢有計較甲乙之心乎。但使子弟聞斯義也。而斂退處此、庶幾不失退讓之風矣。

九月朔　壬午秋八月、恂姪邀鄉薦、遂兒列副車、聞報賦此、　昨夜西風送好音、鳥鵲簷外恰雙臨。人間未信償書債、天上驚傳折桂林。兒弟行中偏就日、衣冠族裏偉同簪。眼前看過秋雲變、次第山花幾處森。○又書一律爲恂姪遂兒勉之、　山浮紫氣動高歌、敢道初孚信有他。文史深探終是少、風雲偶假不須多。與賢雨露均霑溉、磨世簪纓愼綱

軃。惆竝綰跱欌。覆載如酬
慗廣大、蒼茫海宇靜煙波。○九日九日、然能獨醉、[illegible]
天地一敝廬。何必陶　○十一日凡鳥、凡鳥
潛宅、籬菊芳以舒。　各有性、飛棲
任所適。爾愛爾同羣、我呼我將伯。蠢蠢負陰陽
質、[illegible]時舒以遲。草枯根亦萎、曉昏没今昔。不
有松柏理、造　○十五日高樓歌、　高樓臨雉
物閟其脈。　堞、迥出長院中。結構
營匠心、凡材頗難克。磚砌薄風霜、虛
牕生日紅。俗子誇壯麗、指爲凡室空。○二十
日、容愉、容遂自汴城歸。○二十一日、門人徐
永宣刊予四書文稿成、使來。文稿舊有黄大
子序、俞寧世呂

無黨庠並存之。又增汪武曹、張日容、秦〇二龍光、徐學人四庠文存一百十九篇。

十五日　答徐承宣書、遣使至閩、太夫人將僕名謙木、以示勿速朽之意、此非僕所敢承。尊宅世德、積累已久、廟堂建豎、利溥生民、盛德厚載、澤及親黨、以此擢巍科、光前緒、所謂仁者必有後也。僕分校得門下、以云識文、不致掩抑足矣、其何力之與有哉。求撤位、勿嘗掛念、僕心始安也。四書文稿、不堪聞世、門下必欲災梨、且遠致吳門、延名家選評、其間措置之勞、工費之煩、皆所不惜、數月指授、點畫工良、序文評語、深懃溢美、而意誼眞摯、情見乎詞。古人有爲人謀者矣、恐未必似門下若此。此可爲知己信、感故人情厚、猶覺

涉世俗語也。然示鏤不讓，自不能已爾。收版一百六十八塊，文五十部。武曹日容、龍光三君子大序獎藉逾涯，頓使碔砆增價。先爲我致聲，俟稍撥冗，當作書謝之。佳稿卓然名家，十五部悉領訖。草草以一言志其後，殊覺匆遽，未能暢發蘊底，或改易之可用也。今歲四月間，都門請假，實因賤恙狼狽。六月十五日起行，途間阻水，幾至兩月，自七月初八日抵里門。又值霪雨爲害，秋禾盡傷，不審將來作何計較。此時運之常，不足道。惟是進退出處之大，正我輩所宜講求者，今可以愚意明告之。念數年來，以孤陋濫廁史館，嘗懷素餐之懼。况以病軀不任驅策，萬一　君命下及，將何以塞責。此不容不急爲陳請，以求安駑鈍



者也。其中請告之艱，煩費方君委折，始得遂懷。院長昌黎公賢者，不知蹇劣之不足與有爲，蒋致其意於拱樞，欲破格厚相期待，此意眞可感也。僕不敢冒昧承當，以貽當世羞，亦自審分量，則然爾，豈謂難進易退者哉。門下英年粹品，撤揭之功，不能不厚望之。僕目今只可懇林泉，以俟知己乘昌明之運，爲斯世作霖雨，是即僕之大暢厭志者也。○徐學人進士四書文稿序 士之所重惟學，學焉必不以發揮經傳之言爲徒然。士之有器識者，必崇尚實行，欲力行，豈爲勦襲雷同之說，自誤以誤世。學與行兼，非知道者不能也。庚辰春，值大比之期，予從分校後，得悉當世人物之高下，而寄棄取於語言文字之間。其有範

我馳驅者必因文度德，恍見其人之風規品骨可以坐言起行，而後從而薦之主司。不然，是詭遇獲禽而已。稍知道者必深鄙之也。三閱日，得一卷，法本荆川，理翼考亭，初訝南巷文辭、斐亹不乏，何洞悉道奥者之有是也。再思之，豈非體用兼備之士，造物以之畀其材，而期有用於天下國家與。亟薦獲售，獨惜調高絕唱，名反居殿。然文章聲價或益重云。比撤棘，聲氣下爭傳毘陵徐子學人為予所得士，是能文而幾乎道者，予心契之。學人來晤，器宇老成，動容周旋，抑抑然未嘗以得諸已者自矜炫。是時年未及壯，予益訝見道何若是之速，反疑少年科第不幸之說或未盡然也。既而知得之過庭之訓與畫荻之教者最

深、自其父副憲公荊山先生以斯世爲任、朝野賴嘉謨非一日矣。顧不以寵利華膴逸其子、惟以聖賢第一流爲勖勉、延名師專課誦、立身體道覘天下事莫有先於此者。學人因得擴其識、大其胸、廣羅經史儒先之書、以及先正大家之文、精心探討、諷詠迴環、而不自已。年甫十有五、副憲公捐館舍、母夫人尤能以誨令學人攻苦益力、屏他務勿使近、嚴而有則、久而靡懈。於是學人問學大就、彬彬乎稱國士矣。不十年、間登賢書、捷南宫、海内好學敦行之士莫不欽學人之詩之文自成一家言。予更悉學人之詩之文之自成一家言、蓋有以根柢乎道、而實由副憲公母夫人之教以成就之也。學人既成進士、梓其文以行

世世競寶之。得其神理者、知四子書、五經、宋六子之微言大義不可不日事尋繹、以庶幾乎斯道之體要。即粗襲其膚殼者、亦知攻舉子業不能捨震川、昆湖諸大家爲正鵠。是皆學人苦志爲文、備蓄本原、能得天下心理之同、故文一出而四海從之、如造車合轍、不可易也。予於學人全稿既樂得而讀之、尤以爲所施於天下國家之實用在此也。周子不云乎、文所以載道也、道則邇不遺而遠不禦、其於天下國家也何有。學人知道士也、豈以文自文。罄所學以見之施行、或更有取乎哉。予日望之矣。

○二十九日、令子弟入書院讀書。

冬十二月八日、大人命勤偕容、愉容遂祭祖墓。祭文

惟先積善、厥後斯昌。一經貽謀、世業青箱。所患後人、湮晦弗彰。孫與科名、祖德用光。旣賦鹿鳴、篤厚遺芳。亦貢成均、磨礪欲臧。培植悠裕、永荷勿忘。諏吉獻祭、明德馨香。神其歆只、甘旨備嘗。尙饗。

○十二日、三男容遂婦陳氏卒。

○十四日、開弔、屛音樂不用。門以外置布幡、門以內置報牌、以藍傘罩其上。子弟問、或疑於僭。予曰、非僭也。分所應爾。若八月前、不得及此矣。至音樂習俗相沿用之已久、殊爲非禮。屛去之。或有疑其華俗、恐致駭異者。予因列數條於後、示以遺

幼喪之禮宜如此行云。一、葬從死者。死者無官職則以平等人行事。有官職宜以所應有之物陳設位置、不以年之長幼爲限。一、佛事不宜作。習俗沿用浮屠已久、驟而黜之、人未免指爲簡略。予於太孺人大事當時已革此不用。今亦有人家不用者、此爲正道。一、喪禮之謬、莫甚於靈前做雜劇、今宜禁絕。一、習俗、人初死、晚間孝子家衆以及有服之親往入神廟焚紙哭、出廟門回、名曰報廟。沿途鄉人從其後者無算、名曰陪報廟。此後世沿復之義而失焉者也。今於始死之時、或廳前招號、或孝子往求諸廟中。即使人入廟焚紙以求其生、皆無不可、但不必張皇爲之、沿襲故套、視報廟爲必不可已之事也。一、

尊卑分誼、死同於生。習俗、人死後、無論伯叔父母、親戚尊輩皆哭泣跪拜、如卑幼拜尊長然。生者所行既非禮、死者泉下亦難安。今有族戚之尊來哭者、止當揖不當拜。若非至親或鄉黨齒尊者、任行拜禮可也。

一、夫婦之禮、今世不講久矣。習俗、妻死後、夫奠食跪拜、無異常人。予家夫受婦人兩拜、生時如此行之、死後如何夫反拜婦。今有婦人無子而死者、其夫之姪宜焚香奠食、跪拜如常儀、夫哭而不拜。

一、家祭不得施之虞祭前。祭者吉事也、古人於祭事一歲數舉、獨遭喪則不得爲此。至三月而行虞祭、爲既葬故也。此爲遭凶以來之第一祭、名爲祭、則漸趨吉矣。習俗於初喪時、逢七日或九日即行家祭、太無倫

太。今於初喪朝夕哭奠外、或豐隆其物、却不妨。然止名奠食、不得名家祭。升降跪拜之儀、音樂侑食之舉、皆未暇及也。一、喪事不得用音樂。喪主哀慟、樂導和樂、哀樂異用、大非倫比。習俗吉凶混雜、施非所宜、有喪之家、門首置鼓樂、以延弔客。自開弔以至發引、皆用之、乖禮殊甚。今開弔止宜傳鼓、送金紙足矣、門前不宜置音樂。至發引則須用音樂導輀、事使前爲送葬故也。反哭亦用音樂、引魂靈使歸爲行虞祭故也。三虞祥禫之祭、則有就位入哭闔門埋魂帛之節、次亦自不得不用樂。至祭畢、仍撤樂不用。若有賓則於廳堂禮之、不用樂。以樂爲祭設、非爲賓設也。一、來弔唁者、孝子止於喪次中哀痛稽顙、客出、有

司賓者送之。孝子不得離喪次。他邑有孝子於弔客揖讓於喪次中，且離喪次送客者，皆非禮。一、主人未成服以前，客不易服。一、治棺宜堅牢，入棺之物不宜用金珠寶器。大斂小斂之制，不必拘可也。一、開塋域必先祠后土，欲妥靈於此，不可不禮神以安之也。祠后土宜求有官職者爲之。至題木主，用善書者書之可矣，不必定求有官職也。一、刻誌石，婦人幼年者可不必，一俟夫葬用之，有文相及之可也。○**十八日**饋食從豐，以卑幼焚香酌奠，跪拜靈位前，舉家老幼立靈前盡哀。○**十九日**，**振起同張公璿擧塋域**。張公璿相地河東岸上，以爲此地富貴不可量。

予謂以人得安、生者之心亦可無憾、不敢藉是爲邀福之舉也。○二十一日張公璿寫一塋圖、上畫三穴、正中高處一、偏南、偏北相對各一。今所葬者用偏北處、謂予曰葬若用正穴、其餘皆不可用。予曰、天下事以理爲主、若有正穴、卽從中而用之、何偏用之爲。曰、有立祖之嫌爾。予曰、我以陳氏立祖也、陳氏之夫主容遂也、何嫌而不葬此、因請於大人、大人以爲然議遂定。○二十二日移定正穴。公璿所主者富貴福澤之說也。予所見者、事理當然之論也。事理當然、卽行其所宜然、天理地理豈有二耶。存此以示後。○二十三日、大人令振起祠后土。祭文、某云。

年月日甲子、武科擧人竇振起爲葬姪婦陳氏、敢告於 后土之神、日營建宅兆、溪流環山、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牲醴香紙祗薦於神、尙饗。○行朝祖禮。○二十四日、葬陳氏。於卜得大河以東之地葬之。

十一月十三日、商丘宋華金來迎女、三女子歸。○答蔡文炳書、 鍾李之事、以大力玉成、彼之功名得全、寃抑得伸、扶名敎而崇節義、在此擧矣。僕聞之深、爲快心。相別五載、日進一日、聞人似此毅力者甚少、幸勉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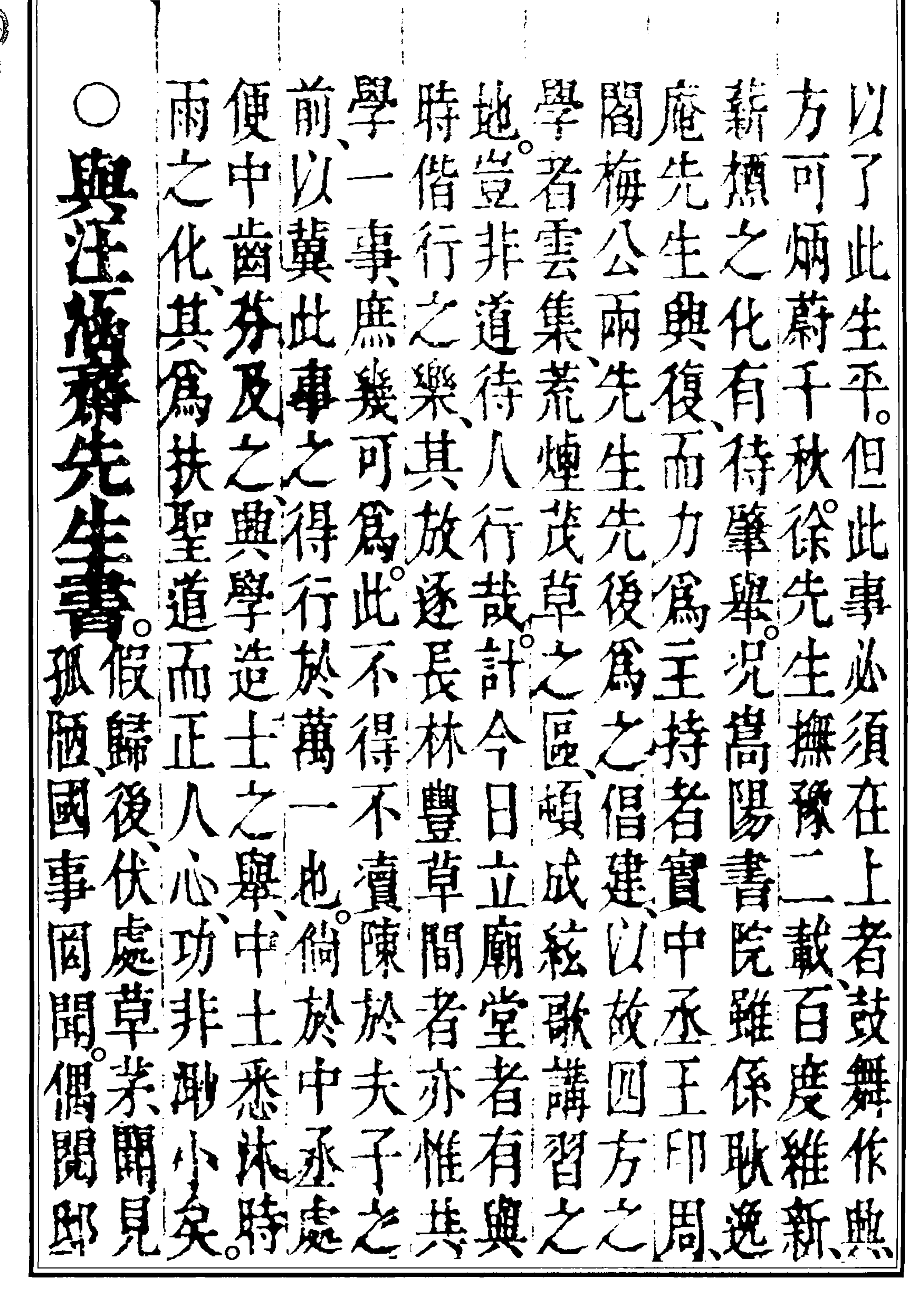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與陸公商巖書、 見輩歸述告休之事、驚愕久之。梁苑沐大賢之澤

甚遲、一旦計歸田里、高蹈則得矣、其如蒼生待命何。此際尙望審處、乃善也。近想赴省一晤諸公祖、每爲脚力不便而止。倘至省會、我公祖先生之賢、豈以人微言輕而默焉已哉。目今惟望暫養微痾、勿以民社慹諸懷、不勝世道人心之幸。

十二月二日、容莊赴許州讀書。訪吳茂慈春秋故也。○陸公商嚴書來言、告休關進退之義、若大君子不諒首丘之愚、謬加嗜痂之愛、行將進退維谷、重我以罪。○答陸公商嚴書、　告休之事、方謀再商、忽閱批詳、知已達之當事矣。我公祖先生之賢、其竟遂東山之願耶。某原擬歲內赴省、又因嚴寒、不果、如何如何如何。呼子姪輩

理當以長者自居、父之執友故也。賜舍姪翰論刪侍字、仍覺折節矣。歸後求存我輩之眞亦稚挽之意也。○六日送明辨自書院同亳。○七日、與中丞徐浩軒先生書。假歸、鹿鹿五月矣、亟欲趨省、恭親聲欬奈賤疾屢作、艱於策蹇、有懷欲吐、徒切高山之望。爾嗣君榮發、具欽培壅之厚。秋闈撤棘後、王司張寄亭來函、備述先生明鑑如神、書榜時決寒家子弟獲售既而倖與者二。諸公因水鑑不爽、遂蒙穠絕不棄。念某學業荒殘、子姪輩實係固陋、謬蒙先生大人一言褒獎、進見時且許侍座隅、賜以塵誨、深感陶植、愈策駑鈍。未知將來於期望盛心可仰酬一二否。○十八日、

上閣師京江相公書。自拜別台範、迄今七閱月矣、違函丈之日多、則出入理道之時亦多。夫子德備調元、功存開聖、及今程朱之正傳不甚於世者、皆實賴維持之功也。門勤假歸、夙疾時輟時作、一經荒廢、身心毫無安頓。尚冀時賜提携、策其怠棄、或於斯道畧有窺探、不啻侍側受磨礲也。家君小像卷頭向許賜題、未知暇時爲之否。倘以鴻篇冠其端、不啻琬琰世守矣。當此聖主右文之日、家無異教、人無異學、自國都以達之閭巷、莫不有肄業之地、以勤相砥礪。今茲文教之盛、視昔爲烈。門勤幸生盛世、雖資性愚鈍、頗不欲以暴棄自安。在建朱陽書院於敝邑東門外、來學者亦時時訓解句讀、藉



以了此生平。但此事必須在上者鼓舞作興、方可炳蔚千秋。徐先生撫豫二載、百度維新、薪槱之化有待肇舉。况嵩陽書院雖係耿逸庵先生興復、而力爲主持者實中丞王印周、閻梅公兩先生先後爲之倡建、以故四方之學者雲集。荒煙茂草之區、頓成絃歌講習之地。豈非道待人行哉。計今日立廟堂者有興時偕行之樂、其放逐長林豐草間者亦惟共學一事、庶幾可爲。此不得不瀆陳於夫子之前、以冀此事之得行於萬一也。倘於中丞處便中齒芬及之、興學造士之舉、中土悉沐時雨之化、其爲扶聖道而正人心、功非渺小矣。

○**與汪梅齋先生書**。假歸後、伏處草茅、聞見孤陋、國事罔聞。偶閱邸

抃、見　聖主賜扁額、賜綾幅、特頒殊恩。因思值文教蔚興之日、正臣子播揚盛德之時。有嵩陽書院係登封耿逸庵先生所興復者、規模大備、中土鉅觀。但其中少　御書懸額、不足垂青史、示將來爾。先生學紹程朱之緒、諸有關學校者既抗疏泝辟雍之制、有關書院者復捐置揚紫陽之鑣、力請崇重先儒、特置張子博士。凡此類、皆經天緯地、闡先待來之偉績、直以一身萃美、眞爲千秋柄權。獨嵩陽書院正待表章、用垂不朽。先生立朝丰概、久在　聖鑒中、不日寵錫迭膺、想思訏謨之陳、必首及此者。倘嵩陽片席得荷大力、邀　聖主御書扁額、並頒賜經書、珍藏其中、則山川耀靈、人文毓秀、先生之崇起儒宗而開示來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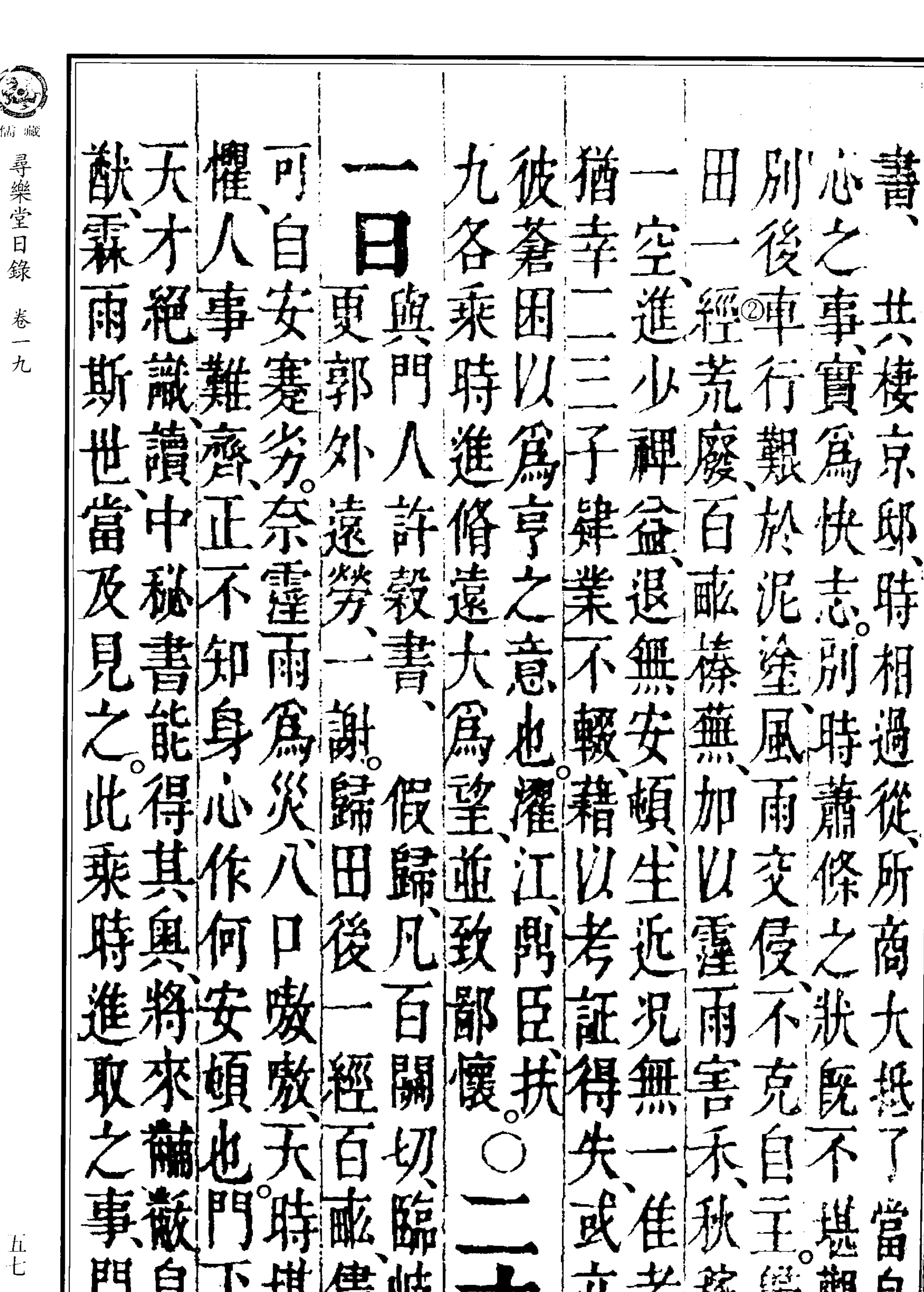
也、澤流萬代矣。

○與韓夔廬先生書。

天下之文章必歸昌黎、天下之行誼亦歸昌黎。昌黎公豈直起八代之衰、廉頑立懦、殆將以是而繫天下之望也。勤昔誦先生之文、服膺素矣。及入朝、屢接丰度、直館傾聽教言、但見樂善油油、忠厚藹惻、同館諸公饜飫至訓、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也。勤患病、罔稱館職、因請告歸、先生弗許。既而庶常方君道其意、猶未遽許。時伏塌①疾苦、不能踵門、又以方君痛切陳之、先生具悉其所以然、乃允其不遽許者。蓋欲加意於勤、而未悉勤之不可與有爲也。勤未知先生愛我之意、方君言之、方君代勤將迫切之情、先生聽之。設不遇先生、知我其誰與。

故今日得安蹇劣、以遂其調攝夙疴之願者、皆先生之賜也。歸里時醫治不懈、疾亦時輟時作、既未能霍然無礙、又不可閒度歲時。無已、沉跡朱陽書院中、聽子弟咿唔之聲而已。鄉里中、不知勤之不材、間有來問業者、亦側卧牀褥間、解示句讀而已。以此了餘生、深慚天所賦予者、而卒無一得也。敢一言達之左右、敬謝前愛、用策惰怠、至文章、關繫學術氣運、亦非渺小、勤實固陋、不敢論文。有禮闈所得士徐子學人、陳子曾起者、索敝笥舊稿刊之吳門、所載文直野蛩吟爾、豈足登大雅之堂哉。特愛以所刊本上瀆冰鑑、求示指南、亦因向讀先生之文而有此也。種種愚悃、不能縷陳。

○二十日、與門人程兆鵬



書、共棲京邸、時相過從、所商大抵了當身心之事、實爲快志。別時蕭條之狀既不堪觀、別後車行艱於泥塗、風雨交侵、不克自主。歸田一經②荒廢、百畝蓁蕪、加以霪雨害禾、秋稼一空、進少稗益、退無安頓、生涯况無一佳者。猶幸二三子肄業不輟、藉以考証得失、或亦彼蒼困以爲亨之意也。濯江、冉臣、扶九各乘時進脩、遠大爲望、並致鄙懷。○二十一日　與門人許穀書、　假歸凡百關切、臨岐更郭外遠勞、一謝。歸田後一經百畝、盡可自安蹇劣。奈霪雨爲災、八口嗷嗷、天時堪懼、人事難齊、正不知身心作何安頓也。門下天才絕識、讀中秘書、能得其奧、將來黼黻皇猷、霖雨斯世、當及見之。此乘時進取之事、門

下優爲、無俟僕僕之曉曉也。但思天下事必根本茂盛而後枝葉暢達、有過人之才識、有超羣之胸襟、而不本之於學、深之以養、不謂事不能前、正恐勇力而前者、或介乎純雜之間也。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爲學之功亦二、惟精惟一。非精以窮理、則識見不定。非一以制行、則持守不堅。斯二者、古今爲學之大槩也。門下篤志好學、豈肯與時華爭艷、定思與賢聖齊驅、區區管窺、未審可否。拙稿學人刊之吳門、中有大許、未免阿好、寄一部覽之。○

二十二日容恂赴京會試、先赴郡與陸君誕嘉踐同行之約。○二十七日、病。○二十九日、容莊自許州讀書歸。○

三十日　庭房聯、無分暗室明庭，常懷惕厲。卧室聯、好對青天白日，討取寬平。○
一日寬閑身心，皆過千廻點檢，人世爲難。卧室門聯、世事浮雲何有，心源活水難窮。○
除夕三首、要學焚香勤夜告，先從捫舌誦𦒠箴。○
滄桑恐、乾坤覆載寬。千思廻困頓，四壁剩平安。有力承耆佑，書聲逐歲殘。○
百計未爲賢，明旦常熙若，光華豈闇然。闇軀消外慮，枵腹了殘年。只此隨時度，勝聞柏酒傳。○
多年堅道念，探海仍茫茫。賢聖淵源近，耕耘歲月長。多貧無夜盜，感病有餘糧。欲策千秋力，箇中深味嘗。○

是年假歸、復理書院。

外孫楊承武校字

壽樂堂日錄卷十九終

校記

①伏塌：當作「伏榻」。

②一經：當作「一徑」，與下文「百畝」相對應。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

朱陽竇克勤敏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四十二年癸未五十一歲。

春正月朔五鼓勉强起楊、拜天地祖先君親各遍、減禮。○邑令以人來商設練總、派守城之事、予止之。年饑人心不寧、邑令欲設立練總矣、又欲派紳士守城禦寇、以人來詢予曰安用此張皇之舉。本無寇而我自

召之、甚不可也。人心不靜、止爲無糧、故爾。若發倉穀以賑、寇自無矣。且練總非練兵之謂、召盜之謂也。聚數千百無知之人、使之枵腹待斃、彼能不爲盜乎。一日之舉、數世之害也、若之何行之。其人有難色、曰、練總之設已行之矣、待公一言守城爾。予曰、此一張皇、不可爲矣。紳士者百姓之望也、内城者四野之倡也。今若不發倉穀、而爲此恐懼之行、盜自内召矣、豈可乎。○予侍大人食、至暮方寢、夜強半、腹痛不止。○二日來醫、午後腹痛止、痔生。○五日痔漸消。○七日、子弟入書院讀書。○九日、作講堂聯。由是路出是門、揖讓無非陳俎豆、升斯堂入斯

室、中和信在澤詩書。○作藏書樓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讀萬卷功垂宇宙。識以嘉言、從以懿行、屏百家道植綱常。○十三日 張穎先來受業、邢元智爲介。穎先字子脫、二十一歲、柘城人。○十五日 元夕觀燈二首、煙火城連數萬家、燃燈猶是燦雲霞。人言未許干戈起、居闢纔人之有觀燈。春色平分幾樹花。不向金吾問夜深、月華總似日初臨。城中爆竹聲相送、惹得遊人一片心。○二十日 與大中丞宋公書、節鉞所臨、甘霖丕暨、數載登赤子於衽席、普天福曜、不第南國砥柱已也。客歲遵諭于歸、不敢愆期。但某舊疾復作、新禧缺候、耿耿耿於懷、夢寐難安爾。曹玉淵秋部詩文

絕世間繁華之變。今遭舍射，并登陷身，煢煢孤形，纍石乏術，雖還倉有三年之限，而破産賣四壁之立。今情急迫切，求救想高誼篤厚故人，援出危難，當不膈外置之。倘藉鮑叔知己，得完　朝廷公事，設法籌畫，早出桁肆，豈惟義風千古，實爲陰德萬代矣。○二

十二日　邑侯立棘聽之事，得寢喜賦，銷萌幾處得安眠，藉箸從來籌未然。豈謂當前藏鼠盜，明知向後變桑田。焦頭爛額功何有，曲突徙薪火不燃。父老無煩嗟往事，前崇近來年邑有立棘聽之事、惡徒騷擾、謀爲不軌、有李逮發者締聽彰娘殘危事濼擄其黨始幾於難。祇今闔閭戴堯天。○夜望城樓，憂來不寐當艱辛，望斷戍樓盡落塵。官①長衙中防夜盜，更夫城上坐間人。危牆擊拆虛宵月，古

樹鳴鵶亂曉春。忽憶鑾輿南下日、和風應得吹河濱。○二十六日程子曰、既爲人後者、便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着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謂父母也。○閱此段、與家人講明大義。適二女歸寧在傍、問之曰、夫家有叔父死無子、以兄弟之子爲子者、其死者亦可葬祖塋內乎。曰、何不可之有。女曰、尊長力主之葬於他所、不容入祖塋內。特亦以宜葬塋內與否問我、我以宜葬言之、卒莫之行。曰爾言是也。以大義正之而莫之行、此非爾所得主也。大抵今世聖教衰微、人心陷溺

不惟理是循、而惟私是逞。人不幸而至於無子、卽不許葬祖塋內、此忍心害理之爲也。豈有同爲父之所生、而生則同食同居、死則擯之異域、以爲無嗣故也。夫葬祖塋者、豈以有嗣與否乎。以有嗣而葬祖塋、是葬之者不以義爲重也、而以嗣爲重也。則知無嗣而不許葬祖塋、是忘親親親之仁也、而幸其無子孫以爲之爭鬪也、是後世偷薄之行也。有道君子、當愛其親以及其子、豈可視兄弟爲路人乎。○聯云天理二字爲根本、經史一生幗艮罔。

○**二十七日** 自十二月二十七日病、至是日精神復舊。

二月九日 右手大指㾫痛。○**十三日** 復陞入公商巖書、榮歸亟探一

確信不得、方擬遣价上候、訂圖晤之期、忽報教貧臨、實慰懷思。聞旌旆發於十八日、不覺黯然消魂。念某一生取友、惟先生三二人、而已受益弘多、則繾綣難別、勢處睽違、誼切手足、我懷我情、當復何如。不日策蹇郡中、躬爲祖餞、先此佈悃。○十五日、赴郡送別。別駕陸公容遂從○十六日、阻雨途中。送別陸商巖別駕途中阻雨二首、乍隔如蘭夢、難消別恨長。輕風廻雨雪、遠地問津梁。旌旆牽人意、雲天失雁行。千秋同素志、有待叩朱陽。朱陽從昔契、尺幅惠慇懃。仳讙扶、鸏轚戡、遲。書每把披春曉、長違躡夕曛。盟心無間迹、問道自同羣。千里毘陵近、常將

奉德芬。右手大指愈。○十七日、來至郡陸

○阻雨、任蘇生莊上。

公已啓行、遂見先至署送別。○十八日、閭家

集送別陸公南歸。至郡送別別駕陸公、已啓

行矣、追踪得晤二首、林

葱閉曉霽、攬轡到孤城。岸隔停驂久、風多送

馬輕。天涯憑寸緘、春色繞前旌。到日携琴去、

江南第一程。 廿載殷棠愛、攀留粲苑東。驪

⿰彳家驟。輕裝携老吏、濁酒獻郵童。鴻羽天衢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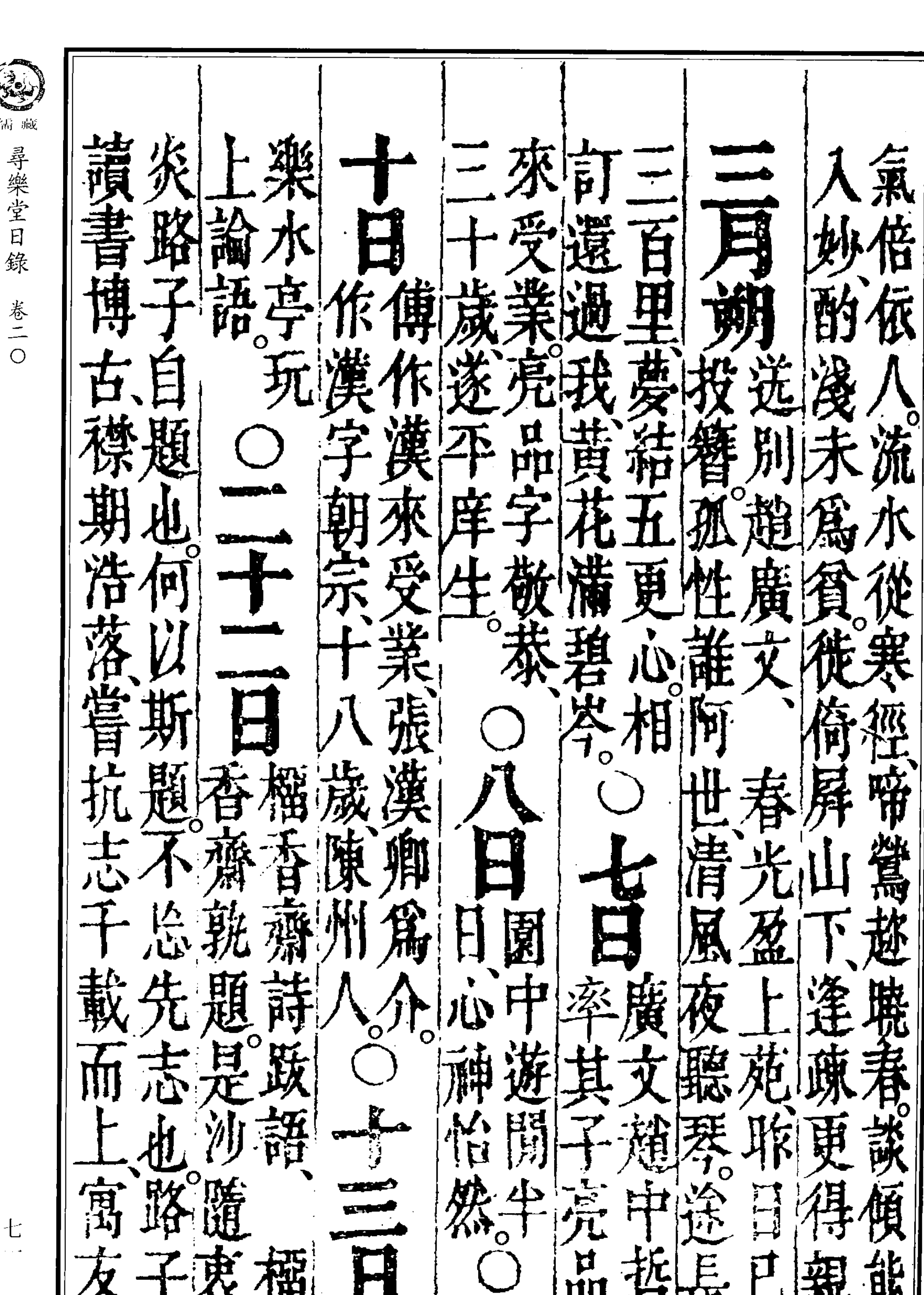
蘭心空谷同。神駒逢後會、

鄉郡岉形臧。相慰不言中。○十九日、過微子廟、一

去關傾覆、淇泉抱苦音。三仁空在昔、孤憤到

於今。荒郊存祖祀、白馬順天心。惆悵西風下、

墓門落照深。○至家。○二十日、拜祝萬壽。各處禮佛、建醮祈聖壽如昨年。邑侯設壇於東關白塔寺、使來告。予自郡行、遇雨病、商之邑侯、予祝聖壽於關帝廟、從便。○族人有壬之嗣者佻祝其弟姪、將田產捨僧寺、至葬婦[illegible]塋域不得地、欲葬族塋正中之前。予止之、更勸其弟姪、令葬祖塋中所應有之穴。其弟姪猶疑壬之嗣、未可入祖塋。予曰、壬之嗣不入祖塋、此哀世之行也。同爲一父之子、其弟姪忍令無葬所乎。以入祖塋爲正。衆論遂定。及其葬也、命克讓往諭以大義、卒如穴次而葬。○二十九日楊賡臣、楊子易、陳孟叢、張巽璿飮予學實園中、得春字。間來携手至花



氣倍依人。流水從寒經、啼鶯趂曉春。談傾能人妙、酌淺未爲貧。從倚屏山下、逢疏更得親。

三月朔 送別趙廣文、春光盈上苑、啣日已投簪。孤性離阿世、清風夜聽琴。途長三百里、夢結五更心。相訂還過我、黃花滿碧岑。○**七日** 廣文趙中哲率其子亮品來受業。亮品字敬恭、三十歲、遂平庠生。○**八日** 園中遊閒半日、心神怡然。○**十日** 傅作漢來受業、張漢卿爲介。作漢字朝宗、十八歲、陳州人。○**十三日** 樂水亭玩上論語。○**二十二日** 榴香齋詩跋語、榴香齋、孰題、題是沙隨袁炎路子自題也。何以斯題、不忘先志也。路子讀書博古、襟期浩落、嘗抗志千載而上、寓友

善之懷，於續蒲堂之西築小齋，貯經史其中，額數易，未有定。蓋自其大父手植三橘於斯地，紅白相間，時杖履優遊，與物偕隱，其名目屢更矣。至是，始以橘香題額，爲不可易。至其齋者，率歌咏以寫傾慕之誠，積之歲月，詩既成帙，文亦連篇。路子於先世之志有光乎爾。君子即於成先之志有取乎爾。蓋先世愛好惟此，即結賞於此，想形神於此，誦讀明道於此，發爲吟唱，偕童冠適志於此，携賓客往來於此。一嚬一笑，恍衣德言，一草一木，如遇箕裘。睹物興感，觸景流連，無非此志。號謂橘無香。自有題斯名者，橘之芳芬不啻蘭之臭，黍稷之馨矣。自是嘉蔭繁殖，永世滋大，誌道德之貽留，可比棠茇之愛，煥廟廊之黼黻，允追

三槐之昌。道積厥躬、澤流勿替。予嘉路子名齋之善。且樂取義之深且遠也、用以一言跋題詩後。○擷香齋贈聯、琴上無絃傳栁掠、爐前有草引樞香。○二十三日念脩堂讀書。○二十四日侯選州同知楊公文朗墓誌銘、栢距雎之平岡僅二舍、族姓聲相聞、往往姻好相繼。以予耳公之名且久、悉公之行、不啻燭照而數計焉。春正月、嗣君世培兄弟輩執所撰公狀來乞銘。予弗獲以不文辭、謹按狀而銘之。公諱燦、字文朗、姓楊氏、原籍裕州、遷雎之平岡。自公高祖諱隆始、祖春茂、太學生。父德貞、字完白、庠生、當時佩其德義、咸推完白公長者。兄弟五人。完白公舉子三、煌順治丁酉科武舉

人。癸、庠生。公其季也。甫三歲、遭寇亂違失。既而得聚、長授以書、誦勿忘。就外傅、穎悟過人、所記問者益熟、復能自得。遊庠後、更與諸名雋以文事相切劘、同儕皆謝不及。性至孝、前後執父母喪、擗踊哭泣、幾於滅性。葬祭之儀、一準於禮、無少缺憾。並舉兩叔父喪、狃於習見者謂兩叔之嗣入祖塋非宜。公毅然破世俗之見、既以大義折之、復以至情諭之、族戚悅服、葬如兆域之次、無復異議。撫二兄兩女、視所生倍篤。語其子曰、汝伯父曾言有積金置某所、今可取爲簪珥之費、毫不吝也。故兩女自稟姆訓、逮理嫁之日、皆公獨任之、人謂兄不私其財於女、弟不私其財於子、友愛之道兼得也。姊早寡、育其甥、諸愛備至、禦侮尤

不遺餘力、遠族服親戚倚賴之。鄉黨間閭閻融融有求輒施、無長少遠近、各慊其願以去。照歲門第益熾、子孫繩繩森立、其有鵾鵬摶空之目。嗣君世培訓鄰教有成、公顧而樂之、勸學勉善益力。每閱紫陽綱目之暇、輯古格言爲講訓、以馬伏波戒子書、呂司寇實政錄、楊忠愍諭兒說諸篇、皆可守爲持身治家之法、共錄成一冊、示子孫曰、謹循此、凡刻薄猥佻之習、以及甘酒嗜博諸否德、勿或蹈焉。嗚呼、公之識甚正、其所垂訓、抑亦遠矣。公由郡庠生入國子監、考授州同知。自生於前崇庚辰八月二十二日至卒於　皇清康熙壬午十二月十二日、得壽八十有三。元配蔣氏、戊子科舉人蔣公奇蘊女。子四、世培、廩貢生、

彰德府府學訓導。世城、廪貢生、候選教諭。卅璿、增廣生。其出繼二兄者世墉、太學生、候選縣丞。孫男八、鐸、鎰、鏷、鈉、錫、鏜、鋭、鏂。孫女九、曾孫男一、清瑩。姻閥詳行狀中、不悉載。今卜於康熙四十二年　某月某日葬於平岡之新阡、爰系以銘。銘曰、　吁嗟乎、公之福、公自求。公之德、人何尤。孝友大節邁同儔、奚怪後賢鵲起誇前脩。我銘斯兆公神留。○二十

五日　光祿寺寺丞李公傳、　李公諱躍龍、字禹江、生於前明、由諸生選拔歷任光祿寺寺丞。明、初鐵木治蘭自統部落歸欵中朝、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賜地三河縣。至孫以軍功封金吾將軍、賜姓李氏。五世孫以進士官北鎮撫司掌刑。六世孫學行著聞、三舉京郡

鄉大賓、著有五經合叅會解、史論、私淑集、諸書、是爲公父。公讀父書、佐以慷慨明達之行、里中事咸倚決焉。人有過、畏官長法、猶緩、惟惴惴以公知姓名爲懼。葢公在在以廉隅爲矜惜、令人愛體面勿自傷、故人卽以體面二字爲公號云。時邊塞多難、經畧熊公遣使以幣聘辟之。使再至、慨然曰國家事非我任、其誰任哉。苟可報效、瘁吾力也。經畧喜公至、郊迎數十里、凡邊事一一諮畫。公竭謀不遺。居三月、寇氛靖、始歸。楊某號富室、得罪、遺公金求解、正色郤之。既而廉其冤、密白當事、卒得脫、彼不知也。畿內蝗、公三河莊積穀可支一歲、罄所儲令捕蝗者得橐歸。人爭趨之、粟傾、蝗亦無遺種、邑由是得不害。闖獻肆毒、中原

多陷、舉朝震懾。公憤甚、繕疏陳十事、其中辨朋黨、清學術、任人材、行招撫諸條、皆痛切時弊、指斥無少諱。政府忌之、不以聞。自是焚其稿、鬱鬱成疾。武平伯陳世爵稱夙好、屢來省。一日、造楊言曰、賊逼京畿、勢迫、上命吾弟世勳援昌平、行事若何。公趣世勳行、勿緩、且曰、吾恨卧病、不能同爾捐軀報國、爾相機殺賊、勿負吾言。世勳即日出京師、載餉赴昌平。方武平伯省疾時、携僧來。僧去、留錦囊固封、囑逢危則啟。及視之、僧服也、輒命毀、曰、老僧誤我。天下安有禍亂相尋、忍不援手以救哉。賊至京、聞上失所在、慟哭絕食、加朝服拖紳、悉焚生平所著書、猶吟羞有文章留姓氏、慙無面目對君親之句。及聞懷宗殉社稷、遂一慟

而絶。男汝潭、庠生、駡賊死。汝沛、偕妻張氏入井死。汝律、官生、早卒。汝璉、壬午科舉人、皆華後。杜門不出、孝養終身。孫天桂、候選教諭、能力學。論曰、敗華之際、忠臣義士在在多有、予於禹江氏不能不三致嘆焉。蓋其時簪纓滿朝、元老碩輔、或至尸位。公以一寺丞、殫心王室、上封事而沮於奸邪、急救援而厄於危疾、事至無可如何、惟哀號不食、身與國亾、其忠肝義膽、可謂明且著矣。又況兩子、一婦烈如皎日哉。此等事不能不望於史氏之確揉而褒崇之也。○二十八日、燈下誨子弟多時。○二十九日、病。○客遂赴鹿邑借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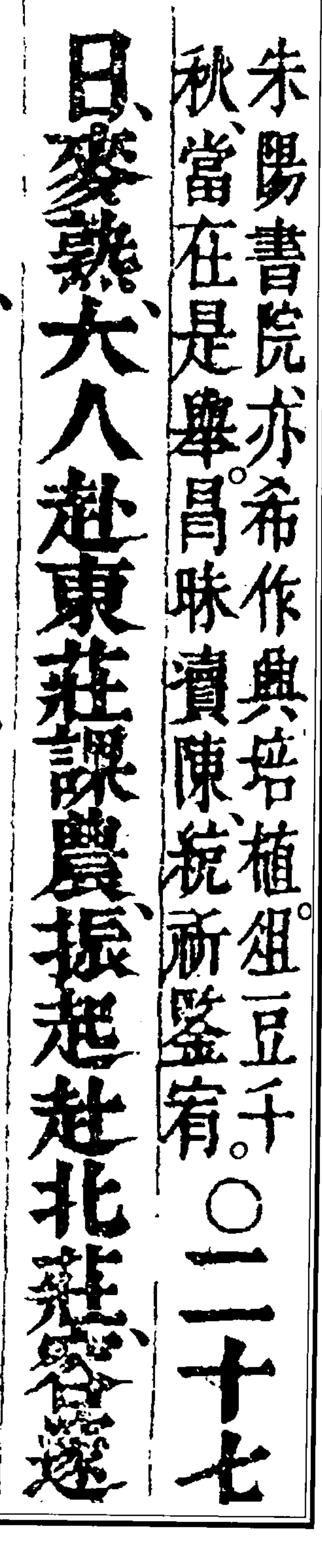
夏四月朔、長女借銀還米入來。○二日、病愈。○邑侯連公商疏河捐助之舉、屬予爲文。予喜有關民瘼、弗辭。○夜作。　黄昏有怒事、入夜便絕根。喜怒隨人至、眞非我思存。○三日　廣疏溝渠引、吾郡水患幾冠中州、吾邑受災幾與永夏諸邑相埒。原其由、以東南地勢汙下、爲衆水所歸、吾邑適當其衝、困不能不爲鄰國之壑也。邑每遇患、束手無援、與其坐而待困、何如殫力溝渠、爲一勞永逸之計。顧人情樂於觀成、憚於作始、官斯土者不能不鰓鰓然慮之。邑侯連公以名孝廉來尹茲地、未及週月、政理民安、百廢俱舉。尤於溝洫經營不遺餘力、首開桑家口、陳家窪諸渠、著

有成效。茌値霪雨爲災，自秋徂冬，人心洶洶。公嚴倉貯，散賑如法，貧者得食，民志以輯。公猶以爲施穀之策，可暫不可久，欲圖善後，莫若復脩水利，募民就食，於開濬之事，寓拯救之方，可均受霑溉無算。會大中丞徐公建牙豫土，清風惠政，上宣　朝廷仁恩，下與蒸黎共圖休息，首加意河渠。以公之治績卓然，賢聲懋著，中丞特重之，一以疏濬事相屬。公恤民瘼，不避勞勸，每單騎歷郊原，相度形勢，謂柘區乃廾睢滙聚處也，欲疏下流，宜先通睢柘接界之水，使河勢深廣，脈絡暢達，後可於諸水之已濬者增治之，或有故道可循者次第開瀹之。畢舉而注之大河。此公籌畫之善策也。予按輿圖，柘水發源於黃河，則一，其支

疏有二、一由大梁之蘭陽遶運至杞、可引之入亳。一由甯城來者復瀦於杞、亦可引之渦而達於淮。此其大槩也。至派別流殺、皆不無淤滯之患、擇其急者而導之、如西北承睢水之范家樓、東北承商水之柿黄集、東南遶鹿溝之洪恩集、石家橋以及胡襄集之五溝諸處、皆宜併力廣疏、庶上源得通、而下流無壅也。公銳意作興、先舉西北之已疏者濶而深之、而後及於東南。爰倡先捐貲刻期鳩工、伏念吾邑人士田廬室家、誰不思奠定保安於後、謂肯羅水害而弗勤盛舉乎。今約或輸財、或捐穀、務殫願力、以助公之成功。由是報中丞之命而上慰　聖天子軫恤災窮之至意、當在此舉。即時絀財匱、艱窘難支、而勉贊成

謨克底安瀾，實吾邑百世之利，其享綿長，何憚而不竭蹶從事，以保乂我民人。敢以一言爲同善之助云。○**六日**讀論語於學箕園之念脩堂。○**十日**、脩祠堂興工。在客廳之東。○**十四日**午後柏後亭讀知者樂水節，坐磚上就滕書字。至晚右胯痛。○**十五日**痛止，至書院講書，遂讀書學箕園如故。○楊太和先生就園餉子。○**十九日**、與徐大中丞浩軒公書。閱邸抄，知善政久達　宸聰，旣一　天章疊錫，鑒氷蘗之操，復　天語襃崇，悉乂安之畧。康侯晝接，獨隆今茲，不能不爲世道人心額賀也。嗣拜讀大疏，敝邑柘城及諸縣荷蒙

恩題、得廣額數、成人有造、均沐鴻陶、士林歡騰、感戴二天、肅此鳴謝。伏念先生覃敷文教、烝變中土、功難罄述矣。更有懇恩題請、佐善政之萬一者、敢敬陳之。嵩嶽下有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周、本朝繫登封耿逸庵先生所興復也。經公祖父母捐造規模弘廓、倘得御書珍藏其中、伊洛耀靈斯文丕有休光。況豫土嶽瀆賢聖之跡、扁聯遍陽、而嵩山舊有 御書嵩高峻極四字題額、懸照多年。今幸 龍章之耀世易邀 宸翰之揮灑、萬一幸嵩駐蹕此處、在所必然。敢祈先生於嵩嶽下之嵩陽書院題請 御書扁額、須發經籍以廣 聖主右文之治。倘蒙俞允、早晚爲之先生過化存神、功流萬代矣。至某所建



朱陽書院亦希作興培植俎豆千秋、當在是舉。胄昧瀆陳、統祈鑒宥。○二十七日、麥熟、大人赴東莊課農、振起赴北莊、容遂赴南莊、容莊理家務、容肅治田園、容偷率容儀等講院讀書。謂諸子曰、年饑、歉於養家、大人焦勞、不自暇逸、往課農田、爲子孫者安忍逸其手足而不分執其事。爾輩可停數日誦讀之功、爲謀生之計。因命各司其務。○祠堂告成。○二十九日自六日至此日、俱在念脩堂讀論語。

五月六日、病胃。○八日病臥兩日、至晚神爽如常。○九日夏至、祭先祖如常。○十三日與連邑侯止掘城書、溽暑恐煩起居、未敢上侯懸念懸念。脩城事設法與築法良意美竊幸雉堞可固、永保無虞。但盛意原爲永固城池計、令包攬工程之人不體台意、止圖射利、反壞人之居宅以爲脩築、此事之有乖善政者也。現今南城脩工、原因有罪之人不忍重處罰之、使任脩城之役、此仁術也。伊因鄉居、雇工不便、有城居林、劉、鄭三姓包攬此工、雇夫脩理。彼既得銀、即宜思運土之良方、乃得銀以爲已有、而輒令刨人居宅之土、以覆築城上。目今所刨之土寬有五尺餘、深有一丈

餘矣、緊埃②城跟處、安能堪此。將來積水浸灌、
跟底倒傾、勢所必然。是城上雖修、而城下成
深溝矣。某深深爲憂懼、及向彼言、彼三家俱云
奉鈞命如此、是何不體台意之甚也。某聞令
有罪之人修城、豈令林、劉、郝三家修城乎。即
三家得銀雇工、此亦無妨、豈令得銀者修城
而反以壞城乎。即令取土、不過取傾下之土
至地平而止矣、豈令壞人居宅於緊埃城跟
處掘至寬五尺深一丈而築城上乎。大抵此
輩圖得利、而又圖省財、故掘人之田宅而不
恤、反借官長之言以恣其所欲爲。公善政多
端、籌畫中夜、若輩何由而窺此。等事不過總
其大綱而責其成功、其纖悉處安能朝令夕
曉、一一示之以所爲。彼不善體之、不壹違台

命平。敢祈立與林、劉、郝攬工之三家嚴論城池之重大懲戒掘城之恣肆、令取城外之土脩築。並於掘深之處塡塞、庶可及止也。不然、工程尚未告完、掘深不止一丈矣、豈不大可慮哉。再以取土之法陳之。在歲脩城者先於灘塌之土在城跟堆積者取以覆築。此土盡則取城外海濠之土、城壕有水、則取郭外之土。但運郭外之土、工價稍重。此際惟量罰銀之多寡以爲認工之重輕。多銀則多認、少銀則少認。或止認脩築之工、而不認運土之勞。或令出買土之價、而不責脩城之事。措置之法非可執一、總未有掘城跟之民宅以聽包攬人等之恣行無忌者。彼雖借言官長使令如此、有識者豈肯信之。以平日之善政卜之

也。卯城之外跟基、向有無卯小人圖利目前、墾種菜烟等項、不顧闢土鬆軟、衝流日下、以致歷年土日削少、磚日露多。幸蒙周巡憂其情狀、立特禁止、至今未敢墾犁城跟、闔邑戴德。夫城之外基尚慮日就頹壞而預禁之、況城之内基皆土、更軟於磚、謂指示掘深、誰信之乎。彼又云官長詢問傾土何在、只管深掘以築此。又彼三家巧於掘人宅基之謬辭也。夫土傾於地、隨傾隨脩、便不能少。若遲久不脩、則經雨流去矣。況東南地勢窪下、非歲霪雨累月、北有大坑蓄潦、能保其土不流失乎。若查有用城跟之土托坯脩房等事、或直罰脩城、即折毀房屋、彼亦服罪、不得有怨言。若三家竟掘人居宅深丈餘取土以實脩築、反

借台諭云云，恐非所以體美意成善政也。訃自今或出明示，禁止近城之家用城跟之土抵坯蓋房，有不聽者罰使運土，或築城，此亦圖終之道也。事關城池保護，極爲重大，芻蕘之見，謹以上聞。惟乞俯賜採擇，警示頑民，幸甚。○

十四日再與邑侯止掘城書，

眡賣陳掘城跟丈餘之害，無非保護城池以成美政之意。使回，述台命云：原勞對取傾下之土，至地平而止，非令掘城跟，辨許深至，即差役驗看。今未知差人驗看否，復三家依舊掘城脩築。詢之，堅云奉鈞命掘脩，非出私意。何目無王法，藐視官長，壞城害民，怙惡不悛一至此極。將來城池倒傾，誰之愆過。公明鑒如神，奸頑公然肆其欺蒙，毫無忌憚，不得

不再爲瀆陳，乞賜乾斷。事關朝廷城池，極爲重大，斷不敢隱忍坐視，默默不言已也。○

三十日，大人課農歸。○

六月九日，次男容莊次女生。○十日，膝痛。○十四日以上日事藥餌，自此漸愈，不服藥。○三十日王擬山來書云：去歲冬間復至嵩陽書院，與同事諸子共爲整頓規模，漸備云云。

秋七月朔，安祖先神主於新建祠堂。○三日左手指腫痛。○十三日以後痢瀉痔下，疢不能飲食。○二十四日，

就醫於睢州、王將公黃姻家。公黃病，有江南儀鎮人周藩號繩庵者，醫之有効，客莊往視，語予疾。公黃以爲此高明不可失，令莊作字道意，至其家就醫，遂即就道。○二十六日，與周繩庵相晤。○二十七日早服止痢方，以後俱服周藥。繩庵診視心細而能審病源，允高明之士。○八月二日痢及腹痛俱止，以後服周理脾方。○五日周繩庵來視疾，時脾畧壯，腿足微微痛，因遍觀足腿肌肉，云膝大而近膝之上微細而瘦，此其病也，因斟酌立方醫之。○與少司農王架庵先生書，讀越風畧，知輶軒所至，輒以興學爲急務，崇整

聖道、培育人材、得之每懷靡及之日。以此問之將命諸公、孰能有是心。即有是心、孰能有是力。即心力具舉、孰能合賢能道藝而取足一時之搜羅。古人謂大儒隨地皆可成就人材、正今日倡道東南之謂也。披閱集中所拔之文、有才擅英邁者、有學極淹博者、皆足羽經翼傳。且擷兩浙之芳華、爲清淑之萃聚、詩繼三唐之雄、賦洗六朝之陋、作人之功、信爲文行兼收、華實並茂。使命不辱、孰有大於此者乎。此番登堂、實欲請益竟日、以慰一紀之濶悰。不意彼此各病、未遂所懷、亦無可如何爾。某假歸後、遯跡朱陽書院中、歲月消磨已多。向有訓蒙語、相從之士竟不肯諒、與拙稿共災梨棗、自反赧然、幸教何如。

○六

日、左腿病、周纏庵醫之。黎明、腰間筋痛、不能轉動。側起右轉、左腿彎筋屈不可伸、筋跳肉動、痛不可當。急請纏庵診視、服藥。○七日日服藥、至再漸能伸矣。○振起初八日起京會試、着价遞書寄京。○八日答門人許穀書、門下以博學爲材、應留之石渠天祿以儲公輔之選。竟爾同衆外轉、閱邸報、不勝駭然。及接兩次手翰、止見自反、不見怨尤。生讀之而惜、既而且喜。惜生之厚期門下者、一時未遽如所期、更喜門下之自處者、無往而不可自得。具此胸襟、乾坤可由我旋轉、蒼冥可由我感格。世事浮雲、忽而兕觥、忽而草莽、忽而笠簀、忽而圭組、險夷通塞、聽之而已、我何有焉。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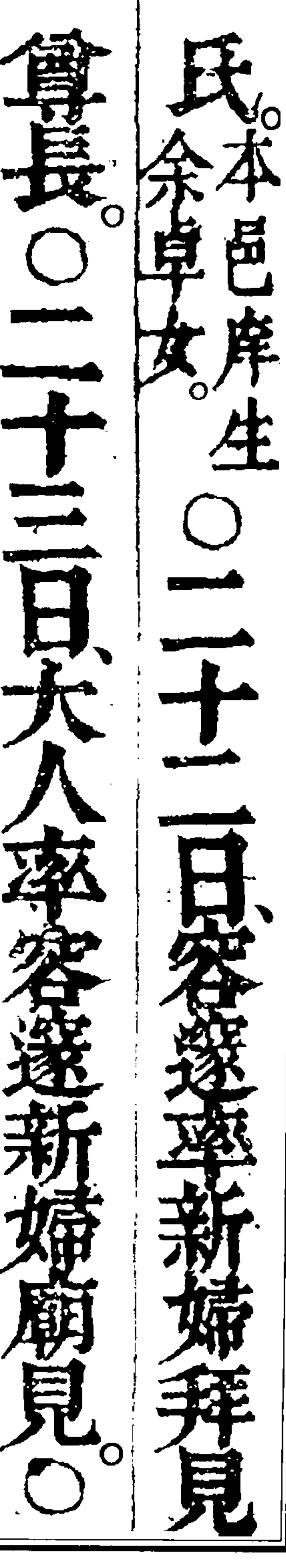
門下際此屯厄、未必非玉汝於成之意也。民人社稷、隨地歷鍊、將來上之廟堂、措之海內、由此爾。豈天之簿待我哉、亦在人之厚自植立爾。○答李剛主書　自昨歲出都、後鴻音稀疎、無由取証近功、心竊念之。今歲夏、接手教、不啻面聚一堂。足下學問淵淳、爲北方學者所宗、有繼起者、想無得出其右也。某敬慕之餘、妄擬主敬循理四字相贈、爲其體用兼全也。而道力深厚、覺此四字可窺蘊底、更經來教闡明最詳且悉、益見主敬方能循理、循理愈爲主敬、是一是二、後之學者想當有味予言。益當仰止高誼也。嗣後不吝金玉、毋有心得、舉以示下、受益弘多。四書拙稿、爲敝門人刋之吳門、曾不掩護師短、然而傳之四方、

未免啞然笑矣。知己之前、一爲証之、何如。○
與門人楊萬程書、　門下俊姿高才、生於庚
辰禮闈、把讀佳墨、決其爲遠到之士。今果奮
飛天衢、讀書中秘、其遇於今日、猶之遇於三
年以前也。閱邸報、不勝額賀。且知與李君沐、
黄君大德、邵君衡、王君旐同宴曲江、文章定
價、毫髮不爽、於今益信。○與陳實齋太僕書、
斯世斯民、夙所肩任、近想別有建豎、道阻
偶未悉爾。王太史假歸、知先生德門濟美、世
罕儔匹。嗣君蓬瀛重望、公輔儲材、積德克昌、
於今信之。某媿放廢之軀、不能日親塵誨、受
大君子之磨礲、固德之薄、亦福緣之淺也。家
園野處、日率二三子課業朱陽書院中、所望
大公祖鼓舞作興、方有起色。中丞先生諸政

具輿、惟捐建書院一事、尙屬有待。俟巡幸豫土後、便中齒芬及之。縱不能大有興造、或捐建六楹或三楹、以中丞之命、似亦易爲之、且未必非成美政之萬一也。不審高見以爲何如。○十日。周䌷庵立丸藥麵藥方各一、二云通經絡去濕熱。丸藥滋陰健脾之劑、麵藥救急之劑也。○自初六日至此、䌷庵日來診視、慮之無弗至、防之無弗周、有言必告、非世俗醫家所得窺其涯涘也。性嗜牡丹、予許以學箕園二十本相贈。䌷庵亦直揭其心腹謂予曰、領此足矣、萬勿以束帛相及也。其古道眞可醫俗矣。○十三日。病中日玩古詩數首。○十四日、自雎州回。䌷庵贈藥十餘劑、面囑服完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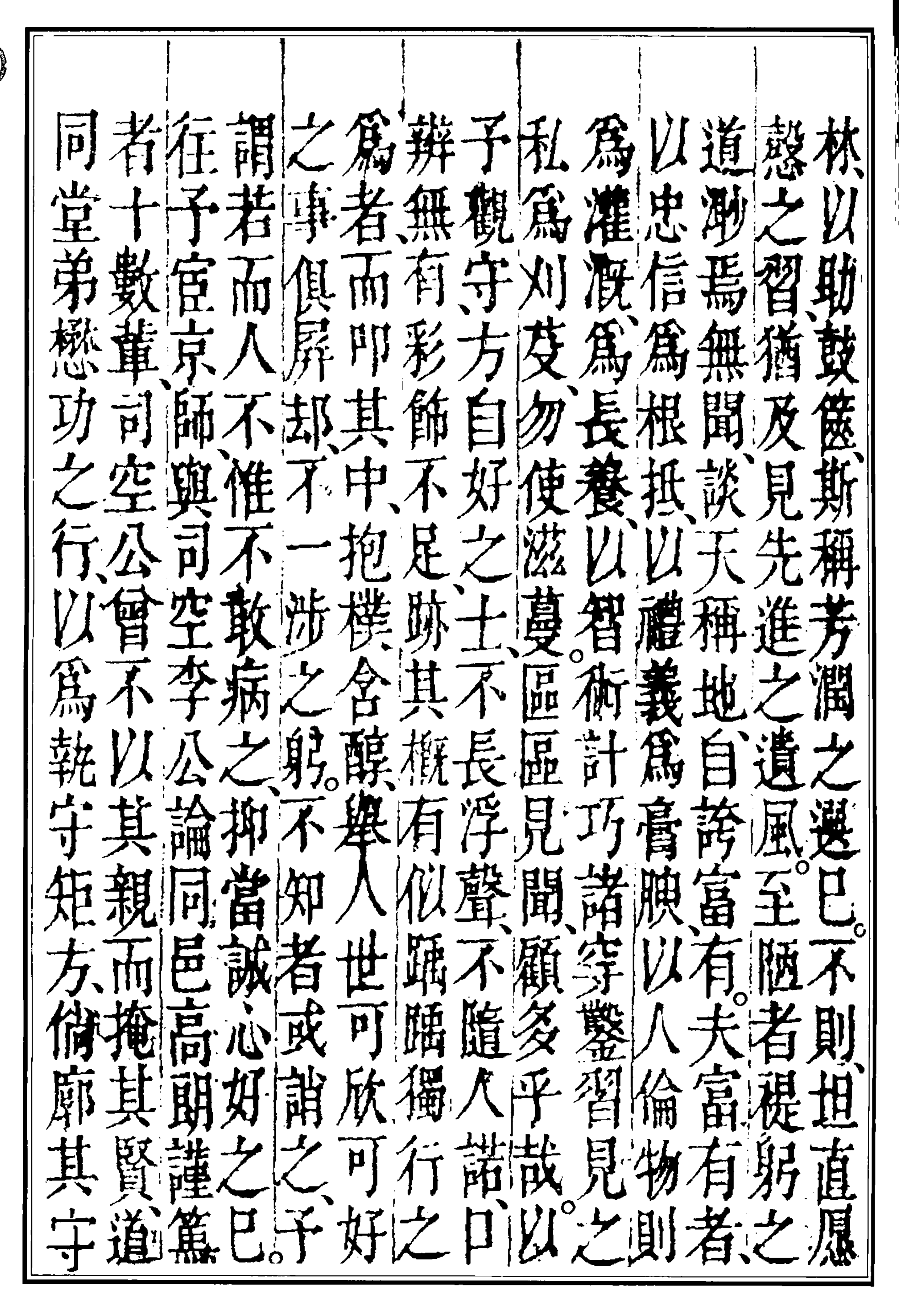
將丸藥、麵藥兼服。○十五日、至家。○十六日、鹿邑令謝春函來晤。時奉委勘柘災、來詢申報之故、謂漏報不可、捏報亦不可。予曰、民被災舊矣、家家枵腹、雖秋成在望、猶未滿半收之數、非云捏報。水之害、禾在前、懸罄在後、仁人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所造普。○十八日、寄祝同年謝春函大令、一卮矣、惟君其圖之。遥勸祝遐年、服夜光披雲漢邊。皎潔氷輪逢八月、氤氳桃實結三千。爲民慈父兼爲母、作吏如神半作仙。不是嚶鳴關切甚、樂只有頌正當筵。○十九日、贈周繼庵牡丹十八本、芍藥四本。○二十一日、爲三男容遷繼娶余

氏。本邑庠生余卓女。○二十二日、容遂率新婦拜見尊長。○二十三日、大人率容遂新婦廟見。○二十四日容遂率婦往拜婦之父母。○二十五日容遂率新婦拜故婦之父母。○有感、盈田累屋、敵猜嫌、便是同胞佻也漆。借貸聲聲人已惡、防閑夜夜寇難占。何疑廣受無私積、貞服夷齊果尚廉。舜討人生同瀚海、瓢瓤一葉幾安恬。○三十日以後服羅庵所製丸散藥。九月朔、足疾愈。○三日赴書院講書。○十二日、聞



上巡撫土令容君料理迎　駕諸物。○十九日在郡、陳子萬來晤、言易繫卦之旨、以未濟終、正有深意。予謂天地之運、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以未濟終。惟未濟故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一爻可變爲三百八十四爻、推之凡事皆然。未濟之時義亘古今無終窮也。○二十日、容莊赴亳、製迎　駕諸物。○二十五日武言學之義甚廣百工技藝各有學、何獨吾儒爲然。曰、吾儒之學、豈百工技藝可比。有吾儒之學、始可令百工皆有學也。

冬十一月十六日太學生李君懋功墓誌銘、里有卓犖不羈之才、思與馳騁古今藝


林、以助鼓篋、斯稱芳潤之遺已。不則、坦直愿
慤之習、猶及見先進之遺風。至陋者、徙躬之
道渺焉無聞、談天稱地、自誇富有。夫富有者、
以忠信爲根抵、以禮義爲膏腴、以人倫物則
爲灌溉、爲長養、以習。術計巧諸穿鑿習見之
私、爲刈芟、勿使滋蔓區區見聞、顧多乎哉。以
予觀守方自好之士、不長浮聲、不隨人諾、口
辨無有彩飾、不足跡其槪有似踽踽獨行之
爲者、而卽其中、抱樸含醇、舉人世可欣可好
之事、俱屛却、不一涉之躬。不知者或誚之、予
謂若而人不惟不敢病之、抑當誠心好之已。
在予宦京師、與司空李公論同邑高朗謹篤
者十數輩、司空公曾不以其親而掩其賢、道
同堂弟懋功之行、以爲執守矩方、倘廓其守

更爲艮子。謂執守艮難、即拘於咫尺而未盡變化之道、其於律身之嚴、未之有失、君子繼尚予之、矧蹈矩履方、允稱高蹈哉。懋功之爲人、予心識之。時請假歸、方謀叩其所以比擬舍、懋功已捐館幾週歲矣。其嗣同琛執行狀來乞予銘、且重以其叔允方孝廉之言。予固樂得而表其微者、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姓李氏、諱元盛、懋功其字也。誕降後、生母田孺人三月而逝、其父敬雨公相繼不禄、母吳孺人撫君如已出、恩愛備至。稍長就外傅、其叔父　誥贈光禄大夫霖雨公目君爲大器、令同司空公屏家事、居城東之別墅專治舉子業、遂補博士弟子、聲藉甚。及司空成進士、廷對擢一甲第二人、授館職、洊歷卿貳、而君

猶伏芸牕、奮然曰、是獨不可以身致乎。日夜勤誦讀不少息、學成、雄文鴻藻、試輒驚人、以增廣生貢太學、人謂掇青紫、馳驅　皇路、宣猷偉抱、可操券而得。不期中年後罹危疾者數、自是不復攻舉子業、斯固時會之不偶、非云人事之不齊也。君輟舉業時、寄興於酒、賓朋往來間、故舊日益敦厚、貧者禮敬之、富者岸然有所不屑、其古之遺直與。至因心之孝、不藉感於蓼莪屺岵之章、有非近今所可媲者。痛其父早世、事母益殫力、恂恂翼翼、凡可悅心之事、畢先意承之。母歿、毀骨踰禮、哀感路衢。歲時脩祀事、拜先祠畢、嗚咽流涕不能已。家人問故、曰、吾少孤、仰觀榱桷、俯視几筵、皆觸悲緒、惟牛而祭、庸愈雞黍之逮親存乎。

先是、慈闈依戀君、病中七著之供不愆於時。一夕、夢神語曰、汝勿攝人間事矣。呼與俱往。君謝曰、吾死不足惜、奈母老無子、奉養何托。母痛哭而醒、疾尋瘳。司空公聞之、曰此一念也、神其相之乎。天下有孺慕不衰而彼蒼不佑其身、翼其行者。當無是理。聞君之風可以興矣。君生於前崇　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三日、卒於　皇清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十四日、登壽五十有九。娶朱氏、子二人、同琛、庠生、曾。今卜於四十有二年癸未十二月二日葬於城南之新阡、爰爲之銘。銘曰、　嗚呼、詭隨者其風耶、予惟悵結乎此生。質方者其性耶、猶幸親覿乎君行。人指其質而未文耶、質其本也、文其名。人議其方而少圓耶、方其

義也、圓其情。其斯孝念之專一耶、實令德之用成。我銘斯兆耶、取斯人之貞率無蹈濁世之逢迎。吾見骨肥祿薄者之委於荒榛零露中耶、亦既百累而千盈。吾滋③必後人之昌大耶、自君之導之、雖没世而有餘榮。

○八日、聖駕巡視中土期近、命容莊、容逢、治行裝、容肅治家事。召謂子弟曰、家範不立、子弟不稟命於父兄、父兄不能管束子弟、日積月累、僭逼成風、甚可慮也、切宜戒之。

○十二日、自里門起身、恭迎聖駕、容莊從。癸未冬十月、皇帝西巡、閱經豫土、十有二日、自里門起程迎駕、廿載君

恩重、一官翰墨林。 朝廷勤紫殿、臣子正丹心。十月嚴星駕兩河望雨霖。行裝方製就、驅馬走山岑。○十四日、聞汴城各官俱出署前迎

聖駕、遂自陳留途中策馬渡河、晚宿黃河北岸。是日馳百有二十里。○至汴、守土諸臣赴相州已三日矣、遂亟趨渡黃河、 大梁風雨正勞人、昨日星軺急暮津。擁節從天龍影度、揚鑣動地虎牙陳。安船絕不驚飛浪、驟馬猶然逐後塵。早是輿夫隔南岸、月明十里遠河濱。○十五日馳百有二十里、止宿衛輝府北二十里。○過衛輝、弔三仁故里、有木蟠其根枝葉痛已非。荒郊遯元子、

剖心牆山畔。奴招悲風來，艱貞心無違。失此安足恃，歲穰誠易饑。所不絕命者，瓜蘗亦微微。○殷太師比干墓。血灑商原當淚痕，白楊風起弔忠魂。當年不惜身爲死，死裂河山天地昏。○宜溝驛過常百子大理張平倩通參訂期彰德候駕。路遠黄河第幾程，相逢溝水逐雲輕。荒煙蔓野層城過，旭日寒風雙雁鳴。聖主憂民巡禹甸，老臣呼嶽慶堯賡道。傍雜遂除梁者，影入西陽次第行。○十六日至湯陰，知聖駕方至眞定，止宿耿子京學署。馳百有二十里。○過淇縣，不聞籌富教，銜命盡王臣。昔日郊原舊，今時驛路新。雕鞍逢上吏，斷壁剩貧民。何

日瘡痍起、憑墟問市人。○遥望太行山、計程而前頓忘病骸、空天晚氣動山城逐逐風塵望幸情。孤影常臨明月隱長河乍傍太行行。輕裝微服客緜屨久病摯壺載竹籃。檢藥兒童常卜夜故今躍馬戀晨征。○湯陰宿耿子京廣文齋中、何期講院訂知音、翻精體堂樓一林。半榻清談牕外月、三年幽思夢中吟。嵩雲霞色駐丹嶂、襄浦溪流自碧岑。往事追論添近詠、鏗聲徹谷應彈琴。○十九日、早發湯陰、至中途知聖駕幸山西、旋回湯陰。○二十日、自湯陰起身、赴河南府。○二十四日、聞有書籍進呈御覽者、亭由衛輝

赴懷慶、命容莊渡河取程氏遺書等。○聞駕幸晉、遂返衞赴洛。道遇張遴若學使言程氏書宜進呈 御覽因命容莊渡河取二程全書、朱子語類攜之洛、 堯文光薇爛星辰、遠溯尼山遠洛閩聖學源流崇正派儒官指示見傳薪。愧無寸效陳 丹闕、幸有遺書獻 紫宸。鼓篋攜來應計日、誰忘堯舜志君民。○

二十五日、脩武過范孝廉止宿、 玉樹迎初日、翩翩見二難。不堪愁裏過、聊作客中歡。酒熱三巡後、風聽一夜寒。郄勞仍遠送、策馬向河干。○

二十六日、嵩年族兄止宿。自清化鎮至陳范郇、 竹裏隔犬吠傍溪呼老僧行來崎

嶇路盡歸一綫燈。○晤嵩年族兄、辭官粵海幾經年、好坐朝雲惹暮煙、挾策聊爲息轂馬、投簪豈便老林泉。書聲特整燕山緒、樽酒都傳北海賢。　大駕西巡勞駐蹕、乘閒踏破五龍川。

○二十八日

寄門人馬拓武進士有序、迎　駕至單懷、暫停車轍、馬子拓武病五旬矣、遣其孫來候、具道不自寧之意、作詩以解其鬱。　一第謝公車、遲暮老健才。應知劍光發、豈肯埋塵埃。踰河迎鑾駕、循山計徘徊。卧榻已有日、蘭孫將命來。莫恨相見疎、病因道爲培。心攝可勿藥、胸對太行開。從容領佳趣、得句任手裁。優遊蓄大力、鴻業潤八垓、青箱垂不朽、殊勝今日杯。

○二十九日

與王緒光總戎、

皇家百萬壯羆貅、河朔風高月滿樓。天倒黃流憑作鎭、人擄丹志得封侯。鰲簪臚唱文兼武、虎帳戈寒夜盡秋。綏輯中原歸帥幕、君王巡幸卜勲酬。○贈崔芳厓太守、　孤懸山上一燈明、遠徹朱幡瑞鹿迎。只道桑田遺麥秀、誰知襦袴協輿情。家藏萬卷縹緗富、露灑一天木葉清。姓字曾聞留御墨、履聲應上五雲橫。○與徐宜庵別駕、　太行山下一清流、波靜人間近野鷗。不是乘舟操利涉、如何借箸動前籌。人經衛水光先被、雁去洛陽影欲留。時憶立談逢道上、（奉迎聖駕、與公遇於衛源、傾談久。）還將傾蓋問千秋。○聞沈闇齋明府河內人、褸列實跡上陳、　皇帝事西征、筮吉維孟冬。重臣擁千騎、分道走邯鄲。衆環叩馬前、一紙

上　九重。縣官無追呼、供億頗從容。民肥官
已瘠，何如享萬鍾。晉秩有國典、草野敢上塵。
從臣持紙去、飛馬望　六龍。行在疑奏
陳、大器别金鏞。紅日舉頭是、朝氣上遠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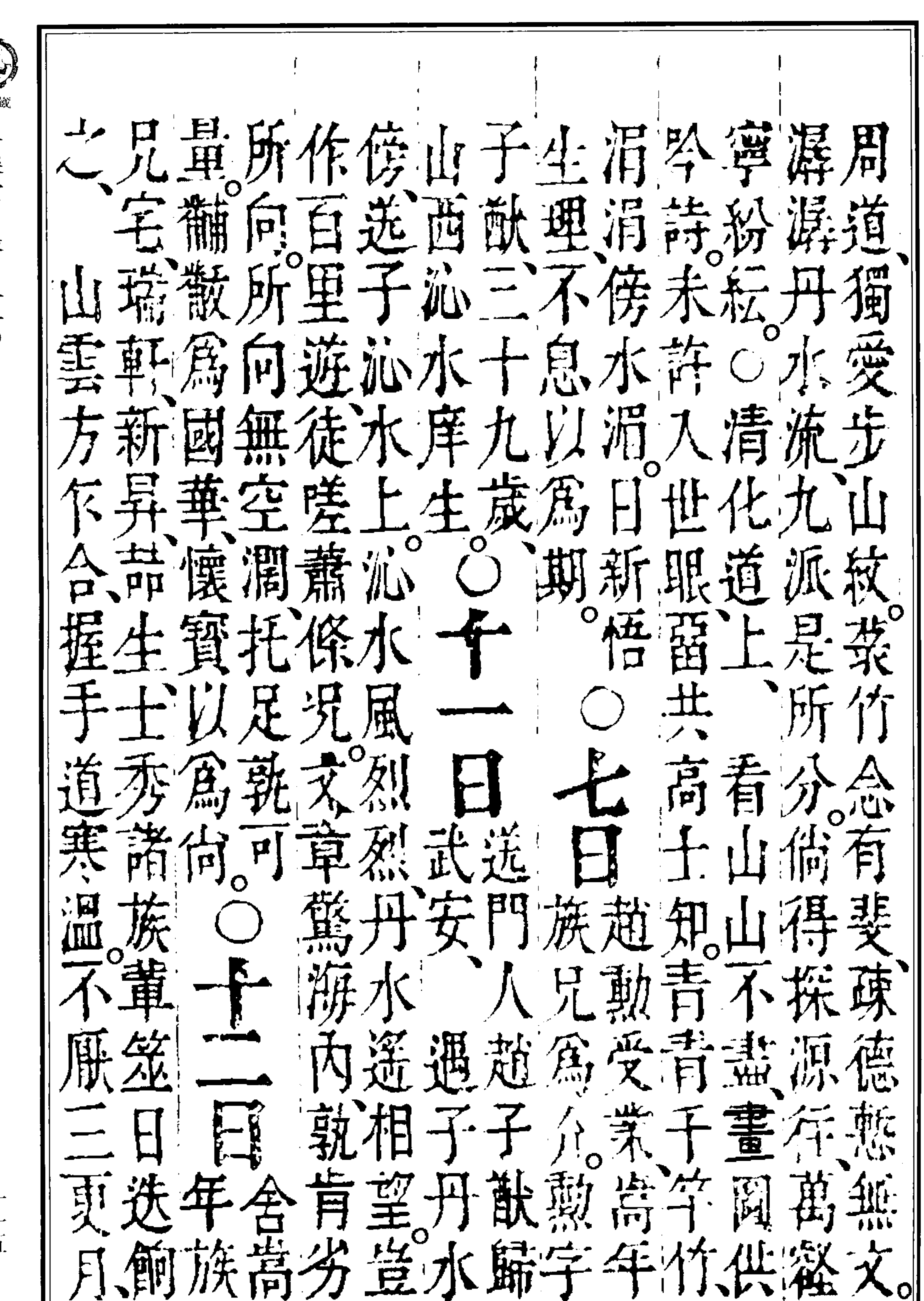
十一月朔　晤張汝元同年、　昔年與君賦鹿
鳴、君文披讀四座驚。一時中原作
者廢，余亦從後。竊薄名二十餘歲風斯衰，滄
海桑田須臾更。君去滎潞棲一枝我耐樂飢。
泌水清。布席未久走長安、春官設棘羅羣英。
乘時偶看上苑花、拙守頗不工。逢迎告歸聿
謀講習地、同調助我君嚶嚶。官祿不怯苜蓿
薄，亦資營構大厦成。今時　君王勤西巡、侍
從迎　鑾戒晨征。清齋一過、續舊好，面目乍
見白髮生。君永閉戶勤祓濯、許衡化僧倫教

明。更有何塘叱中使，大衛聖道賴干城，居近時復共風月，養成木鷄爲國霖雨。④爲王 ○王緒光總戎招飲。 朝廷勞問俗，大將重專城。叔子饒儒雅，武侯識舊名。筵開歌遶樹，坐久夜談兵。鷄唱催杯盡，霜天鼓角清。

○二日，謁何文定公祠。謁何文定公祠。 貂璫竊大柄，羣小煽恣肆。舉朝無公卿，跪膝熟圓媚。勁骨可截鐵，不屈因去位。入廟瞻手裁，猶如驅魑魅。剛大以體立，淵源探洙泗。○扁楣伊洛淵源。○揭楹閑先待後，今茲想見高山流水。 秉正驅邪，當日猶傳鐵面冰心。

○旅遇李青箱進士。 曲江宴罷錦衣旋，策馬逢君十月天。昔讀鴻文光翰墨，庚辰禮闈分校，首閱君擧，擊節稱快。今知間氣應山川，心能造德

武公竹、道可、新民茂叔邁。拜捧鄭宗除書紅日近、乘風早着祖生鞭。○三日曾受業、其父率之、行禮。宗會字與樊孝廉會一、十八歲溫縣庠生。○四日有序、樊子林玉予庚辰禮闈所薦士。樊子既不遇予惜其積學弗顯也、謀之楊錫九民部、梓其文以行世。癸未冬予迎　駕道經鄭、懷、樊子來見、叩其中、學窺洛閩、價珍廊廟、千里才嘗不鬱鬱久居此也。臨岐詩以遺之、聊寄故人之意云爾。　葵心惟向日、頗自薦愚誠。得予與無憾、求賢尚有榮。遺珠空墮淚、爲室更需楹。聞勵青霄志、鵬飛九萬程。○五日飲樊林玉齋頭歸途偶句、　出門乘與來、西風觸微雲。牛車格馬首、衆喧百其羣。行人循



周道、獨愛步山紋。菉竹念有斐、疎德慙無文。潺潺丹水流、九派是所分。倘得探源在、萬彙寧紛紜。○清化道上、看山山不盡、畫圖供吟詩。未許入世眼、留共高士知。青青千竿竹、涓涓傍水涓。日新悟生理、不息以爲期。

○七日 趙勳受業、嵩年族兄爲介。勳字子猷、三十九歲。山西沁水庠生。

○十一日 送門人趙子猷歸武安、過子丹水傍送子沁水上。沁水風烈烈、丹水遙相望。豈作百里遊、徒嗟蕭條况。文章驚海內、孰肯劣所向。所向無空濶、托足孰可量。黼黻爲國華、懷寶以爲尚。

○十二日 舍嵩年族兄宅、璘軒、新昇、喆生士秀諸族輩盛日送餞之、山雲方下合、握手道寒溫、不厭三更月、

長臨五桂門。丹魚供七箸、柿酒雜雞豚。野味廚爐虛、何時獻　至尊。

○十三日、聞　駕幸關中調兵、太平　天子正當陽、百二河山符籙長。已重兵屯開細柳、還勞簡閱繫苞桑。函關乍傍旌旗暖、華嶽全分帳殿光。父老迎　鑾霑太液、應呼萬歲拜　君王。

○十四日、自陳范邮赴河南府。丁蘭故里、終年孺慕者、尚得指天心。汝孝齊生死、親存並古今。神情猶夢接、面貌豈形尋。縱是頑冥木、幽通亦淚涔。○郭巨舊址、　繞過丁蘭木、又聞郭巨金。人無十里路、孝並萬年心。食輟增憂邑、見啼痛苦音。悠悠千載下、欲廢蓼莪吟。

○十五日、渡黃河、至河南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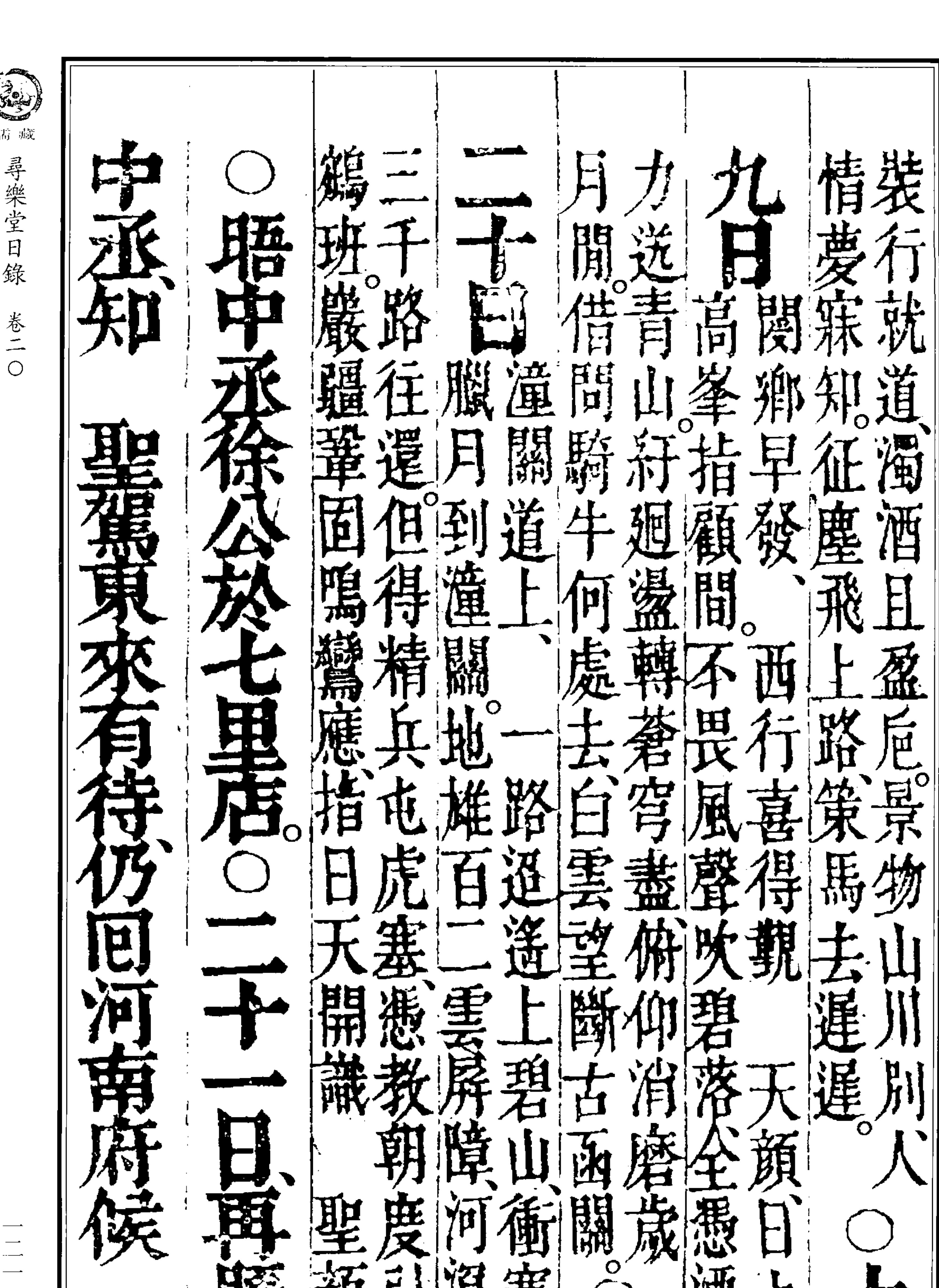
容莊同耿昄先期至。自孟津渡黄河、濤勢捲天疾鳥過西循孟瀦。復渡河。猶是千里疏禹道、至今不聞瓠子歌。朝廷東南勤時巡、黄淮安流静鯨波。中原平地蛟龍息、更無怒號百艘多。況近鑾輅五雲迎、棹聲一呼應重阿。○渡河登岸望洛中諸山、煙雲踏破鳥飛還、疊嶂丹崖萬仞山。紫岫看如鳴鳳嶺、黄河渡盡絡駝灣。高天作鎮聯嵩嶽、峭壁凌空枕陝關。處處峯巒迴望合、似迎鑾駕待躋攀。○過孟津、孟津會八百、天下咸宗周。山川告曾孫、渡河舊諸、侯。侯非日天子、天命不可留。救民出水火、爲匹夫復佻。甲子及庚戌、植根貽來年。武成豈耀武春、融暖兕蹬。不知偃文心、桃林看歸牛。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在孟津西、經過其地。上聖闢天象、龍馬擁地軸。顯然露道體、有畫不可讀。背上旋毛數、何處認九六。自一而千萬、五數競相逐。生以居其內、成乃各相屬。文字祖萬世、一畫亦已足。繼天以立極、庖犧是所獨。○望北邙山、　山色層層印落暉、輕雲隨地上征衣。不知何處鐘聲有、松栢墳頭見亦稀。○叩馬鄉、　觀兵存生民、叩馬存君臣。無民天下裂、無君綱常泯。存民譬之秋、存君一元春。四序難缺一、兩聖各有眞。當時稱義士、後世非聖人。議之者誠妄、義士已得仁。宇宙局變塞、聖人道亨屯。北風不知寒、轍跡過孟津。異哉首陽山、終古何嶙峋。○十六日、赴潼關。耿玟覲子於河

南府是日歸登封。○新安月夜道行、不爲路岐引月、偏因裴徹凝霜。眼中無了塵垢、心地淡然清涼。○十七日過陝州、東西分陝處猶剕此民生。兩聖經心畫千年尚力耕。關憑山作鎭、險以德爲平。周召尋遺愛、雲深暗石城。○陝州西行深溝中、石橋溝溝。裏見青天、天似削成。山欲連。特爲行人開曲徑、端憑牧子鑿深泉。關屯虎豹無驅戰地、扼津梁。盡力田。鸞輅西來勤省助、應將樂胥入瑤編。○十八日石橋溝夜行、峯回盤折上、着意戒征途。步緩猶心仄、輿艱尚力扶。寒霜穿樹底、冷月掛山隅。不識函關路、青雲看有無。○過靈寶賦得東來紫氣滿函關、騎牛老子駕仙來、縱跡中原紫

氣開。陝右今時疏輦道、函關昔日引蓬萊。夌空擬近天台路、授說還徵枉下才。獨徑清虛崇崇府、仍將道德費心裁。○弔關龍逢墓、在靈寶西。以諫殺身、緊惟公始。不咎觸龍、但咎履癸。不咎殺公、直咎妹喜。殺公者桀、公獨不死。畱公遺跡、折檻繼起。○山行志苦、　行行迷道途、目送雲際外。盡日馬首回、鋪身怪多墻。驅之不。可得畱之眞無奈。望山山轉多、石田亦已太關內有雄鎮荒山爲耕害、所恃皇仁、溥梏骨潤大賚。○閔鄉與張蘭樵閣學夜談、

頓破三年夢、愁雲斷此時。洛陽風急響、函谷夜題詩。世上渾閒事、人心不易知。傾樽忘物我、明月寄幽思。○旅夜讀蘭樵先生句、早發以酒酬之、　高唱棲函谷、雞鳴催號詩輕



裝行就道、濁酒且盈巵。景物山川別、人情夢寐知。征塵飛上路、策馬去遲遲。○十九日 閿鄉早發、西行喜得覲 天顔。日上高峯指顧間。不畏風聲吹碧落、全憑酒力送青山。紆迴盪轉蒼穹盡、俯仰消磨歲月間。借問騎牛何處去、白雲望斷古函關。○二十日 潼關道上、一路迢遞上碧山、衝寒臘月到潼關。地雄百二雲屏障、河瀉三千路往還。但得精兵屯虎塞、憑教朝叟引鵷班。嚴疆鞏固鳴鑾應、指日天開識 聖顔

○晤中丞孫公於七里店。○二十一日、再晤中丞、知 聖駕東來有待、仍回河南府候

駕。○**二十二日**馬上口占即事、西往迎鑾者曾經占上林。聊將山雉獻、傍日見葵心。○道上觀曉日、山深疑路絕、寅餞日方東。斗大擎河嶽、烏飛驟雨風。懸輪經地遠、煉火補天空。離照蒼煙處、齊看萬樹紅。○落日、千巘落照裏、隱約半陰晴。不識山行路、一鞭指畫城。○**二十三日**奉和　聖製過固城、心懷唐俗儉、露灑一天同。沛澤荒陬潤、交歡衆志叢。○皇情仁乃豫、睿藻雅爭雄。遥想　龍顏近、承恩傍　御驄。○奉和　聖製、　帝德三才廣運、民艱萬里周。防有天無地不覆、一元化日舒長。○**二十四日**硤石驛、　驛路掛雲深、參差石徑尋。山空明野火、穴處怪

屑陰。屑入蔬羨化、繊鄹沙觸任。風寒無溥炙、柿酒任徐斟。○謁曹月川先生祠、學如月川子、可謂有大醇。讀書穿石磚、夙志肩洛閩。森森家中規、夜燭善及親。履矩旣標芳、立言亦精純。通書西銘解、濂關推功臣。有明三百年、儒行多眞淳。開先者爲誰、澠池是其人。同時有河東、餘于猶步塵。譬彼雲漢倬、中天燦星辰。皎皎空中月、纖翳驅如鱗。安有障蔽者、斯道至沉淪。岐而爲新會、餘姚道斯泯。不守先王法、鐘鼓何丕振。偉哉闢榛手、昌言鼓羣倫。豈直霍蒲教、以此開傳薪。奈何薄校官、侑食翻無因。我欲營數椽、五老同薦蘋。朱陽書院內欲建正學祠、崇祀先生、呂寧陵、孫峯、湯睢州、耿嵩陽五先生。今幸謁祠宇、大道知遵循。儼若擁皐比、肅範遇以神。欣然

頹垣下、題詩表先民。後來踵其武、常願潔祀禋。○董公遮道說漢王、姓酥。　漢王神謀畧、席捲定大策。進以董公計、子房猶廢百。自前約三章、爲民已定居。遮道更陳說、識遠聽亦虛。勇力較仁義、孰失與孰得。綱常存君臣、人道安可熄。順逆識天心、出師故能成。共討弑義帝、孰當縞素兵。異哉新安老、令收三河士。人心以此悅、王業以此起。喑啞匹夫耳、以此滅項氏。圖大信有要、經營得其方。豈日關中險、據此者爲王。我歷洛陽道、駐馬多感傷。山深人何處、夕日落道傍。○二十五日、至河南府、歷王郭五宗竹素園。○二十六日、宋葯洲庶子奉　命　祭告南嶽還京、聞

駕幸豫、赴洛候迎、飲竹素園、題壁、依韻賦和、
星使光南極迎、鑾馬首東瞻雲將至洛、
呼酒載吟嵩客到、催花發林深帶
日紅耆英追昔社、邂逅似相逢。○二十七
日同張蘭樵閣學、宋葯洲庶子宿郭五宗竹
素園、夜飲、名園車暫息、美酒送寒宵。野
老芹爲獻、新詩蘭自招。花香梅欲動、爐氣火
先調。前席清歌罷、餘音尚未遙。○題竹素園
絕句、開園推有道、謂五宗作賦信廣平。○二
洲。葯講易蔡公典、謂蘭樵扶風亦與名。謂
十八日西迎大駕、在還寓郭五宗齋中、五
宗更以竹素園館之居、數日而別、
往返洛陽道、停車憩此園。風霜留馬跡、雪月
靜塵喧。竹冷亭收日、梅開燭送罇。林宗空近

代、好客累迎門。〇**二十九日**恭紀　聖駕時巡詩有序、皇上御極四十有二年、民安物阜、海宴河清、德盛化神、登三咸五。天下羣稱已安已治、宸衷猶廑已溺已飢。擴從來未闢之版圖、四十九藩歸造化溥亘古難周之惠澤、百千萬國慶生成。念黃淮之通流爲運艘所經、四瀆無遺指授洞江浙之財賦爲民命攸係、六龍不憚省觀。齊魯之偶災、雖甫見告、廟堂之碩畫曲盡周防、固已登方隅於衽席之安、措斯世於雍熙之域矣。猶謂晉陽之保障、險扼三關、秦地之山河、號稱四塞、聯氣於薊燕、爲指臂錯形借鞏洛、作屏藩。信爲邊塞之要區、詰戎難弛武備。況屬腹心之保釐、察吏乃可安民。爰

因農隙之秋遂舉 時巡之典自晉涖秦巖
城披光於日月由秦及豫中土載潤夫山川
挾膏雨以飛來同陽和之曉麗 弘仁疊沛
士民望 幸騰懽 渥澤頻加老稚虔迎來
道斯誠祿位名壽畢萃 有道之躬遂致東
西朔南普被無方之化者也 臣克勤謬厠清
班懇叨優倖管窺蠡測莫罄 高深之大德
就日瞻雲難酬 覆載之鴻慈趨洛齋心而
迎 駕喜覲 天顏呼嵩翹首以歌風詞忘
質陋詩裁十律葵表寸衷非云有當 皇猷
之黼黻庶幾得附康衢之歌謠云爾 中和
民極立四序轉鴻鈞 聖德天爲合乾行運
自神 宸遊非玩物法駕爲勤民解慍逢
今日山呼萬歲頻 其一 爽氣西來靜端因

聖王巡。叔虞封葉舊、石室山雲新。猶是唐風儉、偏多近俗醇。須知蒸變早、過化更存神。其二。　山連陽曲道、華嶽鎮金天。仙掌迎鸞輅、龍旂繞瑞煙。終南吞楚蜀、太液潤桑田。　大駕從經過、八爭祝萬年。其三。　天形儼百二、細柳肅如山。簡閱龍驤壯、干戈虎旅閑。投醪騰士氣、秣馬鎮雄關。赫濯聲靈遍、歡呼拜聖顏。其四。　丹詔從天下、家分太液膏。蠲租皇澤渥、賜復聖心勞。俗變桑麻暖、時和弓矢橐。唐虞巡省後、今此慶殊遭。其五。　飛旆秦中過、鳴鸞豫土來。衣冠迎御道、草木傍春臺。大澤流如雨、歡聲動若雷。君王巡幸處、赤子盡恩培。其六。　陝洛天中地、皇圖禹貢田。蠶桑多藝穀、疏果並烹鮮。

士俗愿淳舊、君師政教先道。傍深感激。齊唱
太平年。其七。 瑞靄中州見、人瞻紫氣同。三
冬盈湛露、一室遍春風。 盛治河圖契、昌符
嵩嶽降。千家焚頂祝、壽域樂寰中。其八。 侍
直承優寵、員榮翰墨林。 賜書傳世寶、分饌
受 恩深。草野猶欣遇、梧桐慶矢音。山片安
敢獻、聊效一登吟。其九。 謳歌綿鳳曆、奎璧
耀 龍文。 輦過山城暖、恩來霄漢分。堯天
瞻北斗、舜日奏南薰。擬上無 ○三十日 西土
疆頌、千年奉 聖君。其十。 巡幸、
擬應制體 秦晉提封護 紫宸、一時萬井
慶如春。三才並運瞻 天子、六合同聲頌
聖人。德秉乾元符大造、仁爐品彙轉鴻鈞。嚴
寒黍谷先回律、爲有 鑾輿重省民。○ 中州

巡幸擬應制體、 湛露重重霑被深、山陬海澨動謳吟。旌動授曆光文德、解慍薰風奏雅琴。洛水千條京國路、嵩雲五色翠華臨。人呼萬歲難酬報、覆幬今知 聖主心。○路君衷炎邀予仲冬過榴香齋、以迎 駕未遂、途中想念而作、 王事馳驅夢未安、勞勞豈謂慶彈冠。西迎 大駕重關盡、東卧高山白晝寒。花下尋盟嗔少句、樽前集友定交歡。征塵已負幽清約、莫訝明年賞牡丹。

十二月朔、恭迎 聖駕。同張閣學、常大理、張通參、王中翰洛陽城西恭迎 聖駕、東來七百里。迎 駕洛陽城。日照旌旗暖、鑾經草木榮。羣臣欣捧日、

天子尙呼名。道左瞻
龍衮、雲凝護　輦行。○二日。恭送　聖駕。
洛陽城東恭送　聖駕、羽衛星光撤、雲旗
雁影廻。朝隨天仗發、親見　聖顔開、顧盼勞
宸問、遲廻動　睿裁。臣克勤跪送道左、上問是何官、臣克勤奏云、翰林院檢討。上遲遲御駕、許覲良久。京途怱臘月、馬首帶
春來。○送　駕畢、卽紆道赴登封弔耿嵩陽先
生。○三日、將至登封、耿敗來迎、至卽往耿嵩
陽先生墓中哭奠。肉蔬五盞、果五器、湯飯各
一、從嵩陽先生之志也。○
哭嵩陽先生畢、進其孫敗謂之曰、祖德昭聞、
祖業未墜、繼志述事、不在後人乎。當勉力學

問勿坐荒歲月、乘時而往、不能不重望也。○遺哭耿嵩陽先生墓、康熙四十二年[illegible]栖紆道避祭、[illegible]。老今何在、丘原僅敝廬。風來三徑草、戲在生墓鄰傍。雲臥一庭書。淚眼青山濕、傷心絳帳虛。爲看藏卷處、想有問衣裾。○哭墓回、劉仲武叔續子維邀於其家餉之。○過轘轅關和石上韻、　四圍屏障列高峯、路去洛陽隔幾重。不向深溝增故壘、平除御道啟新墉。流通瀍澗千層浪、關帶箕嵩百里封。俯視秦槐同漢柏、山深何處得聞鐘。○夜回參寧堂閱、敗遣使赴柘書。敗於十一月內使人於柘請予來登、恐　聖駕幸嵩、書院無人主持、求至其地便照料也。○四日、遊嵩陽書院疊

石溪題名。遊嵩陽書院、驂騑躞、躚。叢開行路舊美、煥講壇新。幸爾塵驅座、循勞泉問津。中天思碩果、斯道悵傳薪。書額藏空谷、眞令憶洛閩。○携仲男容莊遊嵩陽書院、郎同劉仲武、栗上枝、耿子部、伯先、孚先、孝標、元敬步疊溪上題石、　講堂揠揖罷、乘典探原泉。猶認青山徑、深浮翠竹煙。觀雲新得句、選石舊題川。獨少天民覺、誰爲悟道先。跣、耿嵩陽先生嘗子遊疊石溪題名、閱十有三載矣、字痕猶新。先生已任、余昔之感殊覺愴然。○**五日、自登封趍**鄭**歸、至續莊止宿。**自登封還柘、耿子節、伯先、孚先、孝標、元敬送至告成、假杜君伯長寓、酌酒言歡、各致繾綣之懷、書此留別、山逢斜路轉、道以坦懷任。蘭氣薰初夢、驪歌

唱曉音。川原鄉俗異、鷄黍故情深。旦夕岐嵩下、歸彈大雅琴。○過門人趙仲儒英儒家、詩以訊之、　想勵千年志、心存易得疎。前功當可信、近業更何如。開戸饒山色、窺人有案書。釣臺風景好、未是戀幽居。○六日題白沙書院、山園屏帳合、講屋位中央。棘闈沙門地入登程氏堂。嵩峯廻日月、潁水繪文章。居近探囊轍、天階豁此方。○耿伯先元敬更遠送禹州西三十里之順店、楊子易具餞爲別、題贈、　九十長途日未斜、孤郵覔主更投車。多君廚火薰青壁、愧我霜天走白沙。洛學淵源家作憲、程門聲價國爲華。歸鞭風雨時相憶、講院光芒落筆花。○禹州訪劉蒼沛茂才、兼喜與鍾聖鐸話舊、　危微常自檢十

載未爲疎。案影侵梅月、燈花結草廬。君家藏鄴架、友子卜原居。耐酌談長夜、清風到息車。

○九日、病。○十四日 過王家橋、因憶與李貫一茂才相遇之始、賦成四絕、

橋頭憶昔乍逢君、二十年來近德芬。此日重過回馬地、昔與貫一相遇[illegible]橋頭[illegible]望莫如所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還思風雨夜論文。一。

太公吾道仗干城、相士曾驚骨相精。囑咐諸君盟締好、登堂猶復憶深情。貫一尊人靖松公好善予屢過其家、[illegible]二。

蘭孫繼志勵三餘、誦讀無聞夜月虛。誤向盲人曾問道、靖松公長孫[illegible]於予。原來家有舊藏書。三。

君家難弟更難兄、貫一幷[illegible][illegible]毋共離筵送我行。仍是相關重到此、前邨日落暮雲平。四。

○止宿李倬昭家、

其姪孟牙新建客廳，謂承母之志而然。其母孀居，孝養終身不衰，予昔有文記之矣。孟牙更求題堂額，予以永錫二字題之，成其母之孝也，亦所以勉孟牙之孝也。○十五日，至家。○拜大人於庭，大人喜見顔色，謂曰：兩月離家，歷三千餘里之遠，不以爲疲者，精神强壯故也。但得能此，吾志慰矣。談至三更，無倦意。○侍讀陳介石先生書來。○門人張道濂書來。○道濂爲予庚辰禮闈所薦士，至是書來，道求教之意。○二十三日，陳子萬民部貽予詩云：守雌伏櫪待知音，將仕猶難問餅金。不怨不尤能止足，毋驕毋諂任升沉。天機静裏眞消息，世態忙中過隙陰。寄語清脩實太史，市朝果否勝山林。

○二十六日答門人蔡文炳書、　昨行邑家遠、未遂款洽之願。來歲擬圖快遊未筮能遂初懷否。來札所謂任重致遠必自節食減慾做起、此亦鞭策近裏之意。由此穲穲不間、減之又減、以至於無、更屬進境、不能不望之也。過許時人士競傳門下鴻力、能代刺史靖盜息訟、消惡於未然、非寡慾之驗乎。耿嵩陽先生文集生欲壽棃棗、不能不借同人之力相助、有成約單付茂慈吳兄矣。學校中倘有願從事者、不吝齒芬、想亦成美之志也。○與吳茂慈書、　耿先生文集擬於春明開雕、約單寄上、有同志者並書名字官銜、便登棃也。分金惟吾兄貯之、容取用。○與劉蒼沛書、　十載濶懷、一旦得遂、清夜談心、的

係樂况。歸途得過訪句、殊無義藴、存之志我輩相與之真、未爲不可爾。教我爲望外一紙貴之聖鐸、刊嵩陽先生文集、約單商之同志諒不以爲多事、惟足下酌之。○二十八日　酬陳子藹民部、　門閒地僻少車音、獨有太丘託斷金。披句多君煩問訊、褆躬敢自聽浮沉。寧心一致能通百、衞道陽剛自化陰。何事彈冠勞貢禹、煙深鶴夢飽山林。○二十九日、病愈。除日病愈、　德舊人慙舊、歲除病幸除。心神寬自主、手足困能舒。生物同春意、培元認廣居。沖和彌宇宙、紅日映茅廬。○書院大門聯、　暖日和風贍樂地、窮經釋傳認先天。○癸未除夕、兩月迎　君敬在官、一堂事父博親歡開

筵幾進。南山酒、七子昳獻誕彌闕之一辭。接歲還承壽考盤樂事家門人友琴、倫常手足氣如蘭。椿庭得此神爲曠、桄上羲皇夢亦安。○答侍讀陳介石先生書、 賦性拙劣、不敢久溷清班、引分歸田、以終調攝、道固應爾。若先生當代儀型、講筵正資啟沃、蒼生更需霖雨、而顧爲東山之計、斯世斯民、其何賴哉。願車駕稍遲、以副朝野之望。鄙見想未爲謬也。某睽歲假歸越、今一載。形疎神親、然終不如侍側受磨礱之爲愈也。三冬恭迎 聖駕、抵里方接手教、盥讀之餘、如親函丈。但不知所著易解已告成否。伊川先生作易傳、謂一生精力在此。先生此書成、繼往開來、當亦寓是。願早懸國門、以牖海內、愼勿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也。朱陽書院向作大記、一載書院志、一載栢城縣志。山川耀靈、人文競秀、書院實藉鴻篇不朽矣。遵諭將已刊原稿特檢奉上。尤懇者、朱陽之名自先生定之、書院之美更祈先生成之。凡敝鄉守土諸公有便宜相商者、求不吝齒芬、以鼓作興之志、則朱陽片席、廣被化雨、鴻功當與此地爲終始、實荷明德於千秋也。○中丞彭無山先生書來。

是年多病、十月以後恭迎　聖駕。

外孫楊宗武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終

校記

①擊拆：當作「擊柝」。柝，更夫所用木梆。

②挨：當作「挨」。下文同。

③滋：當作「茲」。

④雨爲王：疑衍。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一

朱陽賈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全編

四十三年甲申、五十二歲。

春正月朔五鼓、拜天地祖先諸神後向東北拜闕、然後獻爵、堂上拜大人及受家衆拜各遍、而天已曉矣。日暖風和、萬景初新、即隨大人謁先師孔子廟、旋至書院祖祠致祭。日中回。○大人於祖祠前得一硯、命容儀收用



之。

元日獲硯詠有序隴人壽二十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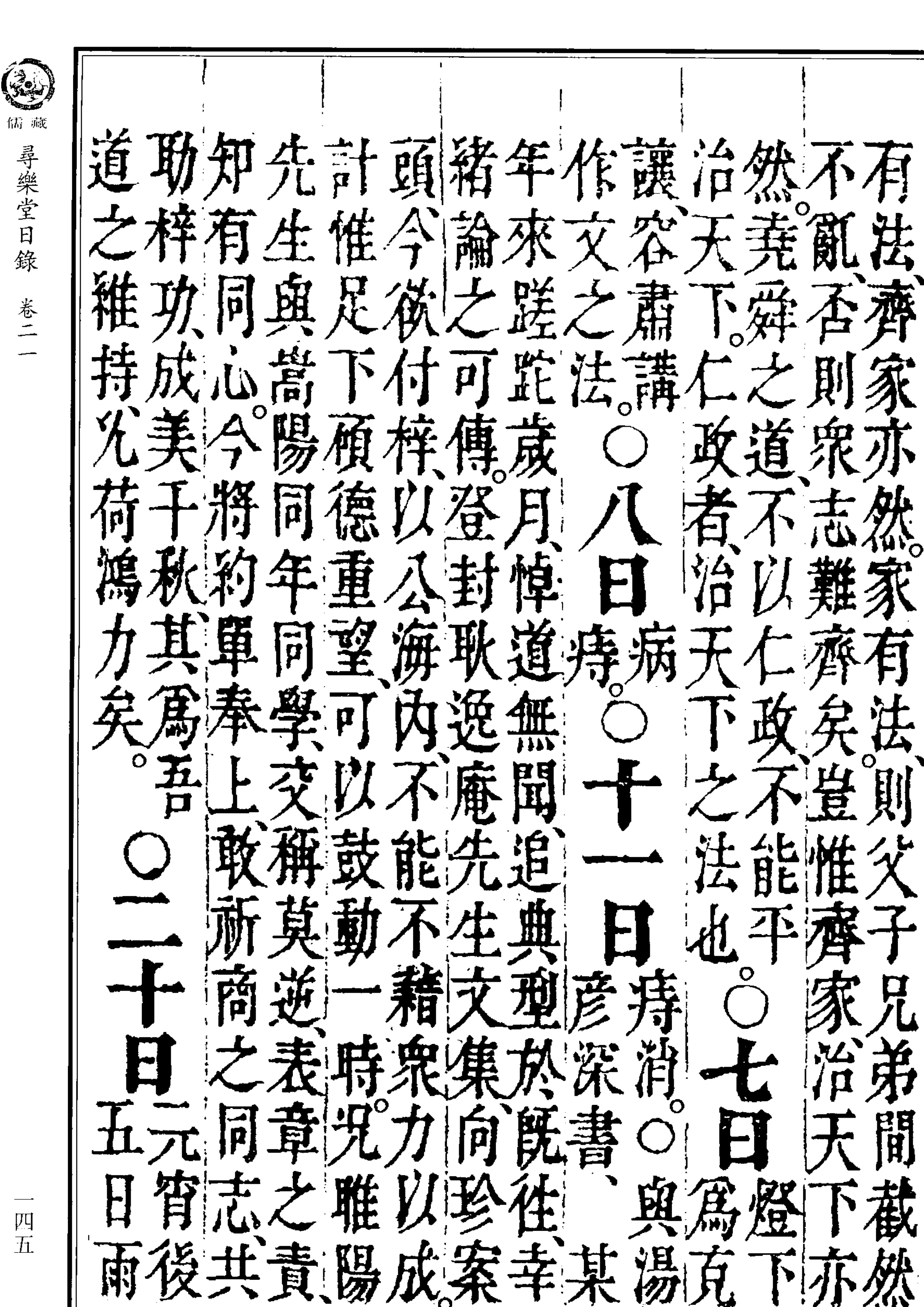
甲申元日、子大人率子孫入先王父鈞峯公祠致祭、既終事、間步堦下、有石露一線、大人細審之、剝其痕、似石埋地下、欲出者。謂子弟曰、得非硯方耀土乎。命僕啟視之、果然。硯製有古意、石亦顏潤、初不辨何時湮淪。衆玩良久、大人進容儀命之曰、此硯得之元日、更得之先祠、吾欲貽汝爲風簷之助。汝得此、當標幟文壇、毋負居諸。時容儀方應童子試、在諸子中齒最少、故有是命。拜祖祠既歸、援筆以紀其事。

文明昭中天、道在堯舜世。元日呈光華、奇硯無閼滯。此物沉鬱久、想有風雲備。一朝拜先祠、遂不終幽閉。吾父趨庭前、子孫立簷砌。召呼見孫來、石角怪太銳。露尖似脫穎、掘地尚

審諦。出土硯一方、果爾石精細。拭之、驗其色、形完。亦法制。豈擬豐城劍雷煥留磨礪。衆子明。衣冠、名多列科第。式餐泮水鱗大業正刻厲。獨有稱。幼孫方在未冠歲。人謂非樗材、質差比蘭蕙。時譽恐誤汝、敢望發昔桂。庶幾府此硯、發墨干雲際。祖命爾德脩、早爲紹衣計。書聲與筆花、毋致薄根帶。此日獲巨物、冄彝媲其勢。榮世傳世並、珍重成道藝。

○五日三復博厚載物之語、不能不神思聖人之德也。蓋不廣博則狹隘、不深厚則淺薄。狹隘所容幾何、淺薄所蓄有限、安能載物。故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六日克讓言邑令前年賑饑之法、確有規模、似本於呂新吾先生者、可知居官有一定之法。曰、豈惟居官



有法。齊家亦然。家有法、則父子兄弟間截然不亂。否則衆志難齊矣。豈惟齊家、治天下亦然。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仁政者、治天下之法也。○**七日**燈下爲克讓、容肅講作文之法。○**八日**病痔。○**十一日**痔消。○與湯彥深書、某年來蹉跎歲月、悼道無聞、追典型於既往、幸緒論之可傳。登封耿逸庵先生文集、向珍案頭、今欲付梓、以公海內、不能不藉衆力以成。計惟足下碩德重望、可以鼓動一時。况睢陽先生與嵩陽同年同學、交稱莫逆、表章之責、知有同心。今將約單奉上、敢祈商之同志、共助梓功、成美千秋、其爲吾道之維持、况荷鴻力矣。○**二十日**元宵後五日雨

中、張公璿邀飲予學箕圃看花、予亦冒雨往。張巽嵴、起讓兩弟、肅聽、姪莊兒並集、得來字

沾衣能不畏、却道看花來。眼豁天爲小、胸蹯樹盡開。青窺池畔柳、紅綻雨中梅。好景難消受、觴期進百回。

雨催花氣早、酒送雨花來。雲物峯頭幻、湖天樹底開。開心三徑草、春信一枝梅。童冠追隨久、壺傾尚未回。

⊙公璿挈壺就學箕圃作主看花、遇雨再成花雨詩一首

雨無花不韵、花無雨不鮮。借花招雨來、靈雨助花妍。花雨齊赴春、雨花山作緣。花下雨催酒、雨中花入煙。梅花雨綻紅、柏雨花似蓮。雨池從花影、花枝飛雨泉。有雨有花夜、有花有雨天。容憐花雨並、雨並花自憐。不知花雨日、觴疊雨花前。何以看花雨、無令雨花

眠。喜雨先喜花、花年趁雨年。但勸花雨醉、花雨謝主賢。○二十二日。子弟入書院讀書。○二十四日。張巽峰如期作主、學箕園招飲、予大人携勸、起讓、暨恂、肅、莊、遂、聽諸孫畢集。公瘠他出未與、念不能忘。　園因藉主轉揮光、布席亭前選地、艮再暢春遊、初日旭、猶驚雲卧、晚衣京。招花酒氣浮林杪、隔岸漁歌送夕陽。獨有張華遲不至、朝將屬雨返驊騮。○三十日。是月、常玩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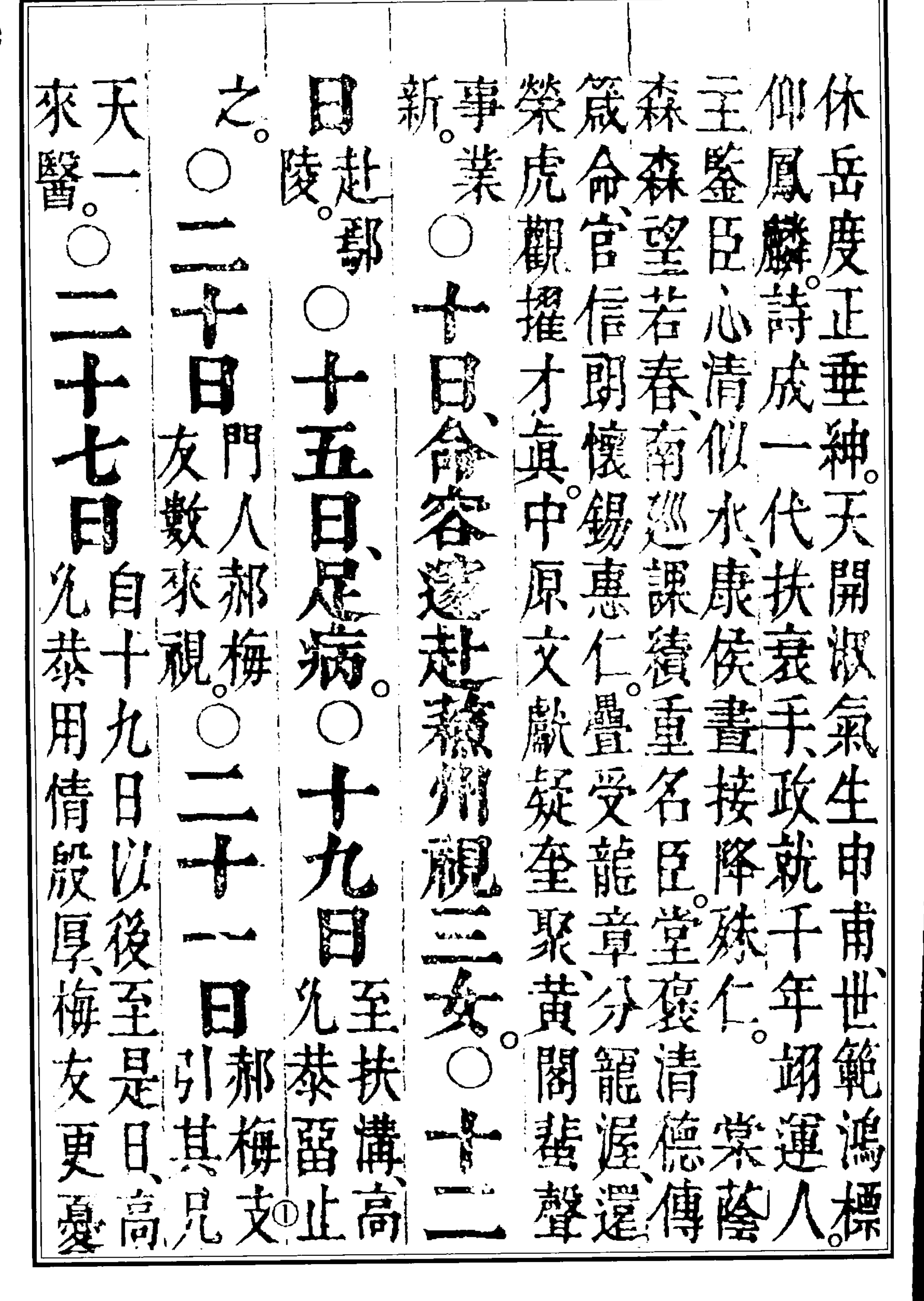
二月朔。園中逢予作主、大人携予兄弟輩早至、公瘠、巽峰日中偕來、　無風無雨日、招朋好尋春。時乘青帝轉、人以道氣親。忝遊憑花信、花放遇以神。何賓復何主、秩主且

對賓、不薄五簋飾、飽可慰饑寒。吾父喜開顏、童孫抱在身。三季弟觀讀、中子爲雞黍。甫屢問屢誤應、奔足欲絶塵。顧之而慰憂、以此娛老人。客亦啞然笑、酌酒碟旅陳。竹裏鳴聲急、啾啾聽轉頻。得毋與我醒、我更安郵貧。綏步以當車、茅屋終有因。此圖供間適、歌吟抒性真。賞心三二友、稠興軼等倫。劇論晚不厭、共爲葛天民。我願訂後期、牡丹遲頁辰。莫負好風光、嚴鑿待作鄰。

○**三日**、書院講書、後以爲常。

○**四日**、**商教子弟之法、命客偕代閱諸卷課文。**因目昏耗、故分委子弟暑代其勞。至講書課舉子業、仍親爲之、如往例。

○**八日**、贈宋大中丞、擁節封疆事拊循、休



休岳度正垂紳。天開淑氣生申甫、世範鴻標仰鳳麟。詩成一代扶衰手、政就千年翊運人。至鑒臣心清似水、康侯晝接降殊仁。崇蔭森森望若春、南巡課績重名臣。堂褒清德傳箴命、官信明懷錫惠仁。疊受龍章分寵遲、還榮虎觀擢才眞。中原文獻疑奎聚、黃閣甚聲事業新。〇十日、命容遂赴義州覲二女。〇十二日赴鄴陵。〇十五日、足病。〇十九日至扶溝、高允恭留止之。〇二十日門人郝梅友數來視。〇二十一日郝梅支[1]引其兄天一來醫。〇二十七日自十九日以後至是日、高允恭用情殷厚、梅友更憂

心謀醫、日三來視理藥餌。○二十八日自扶瀟同、梅友、送數里始別。

三月朔、至家。○八日答陳子萬民部書、客歲迎　駕、暮冬歸里、讀所賜佳箋詩、名言摯誼、令人熱中之念頓覺冰釋。非知契孰能愛我如是耶。某自謝朝衣以來、丘園之志永矢弗諼矣。然慮志不堅而行易衰、不無入見聖道、出見紛華之誚。得一言策勵、佩教良多。勉爲近體一章、用酬大誨。砥礪之守、有見於此、知已想當於我更進一籌也。願聞教命、屛息俟之。○批昆陽紀程云、黃河九曲源自崑崙、此其統會處也、流而爲江漢淮泗以及千支萬派、此又其脈絡分明處也。統會處源之一、分明處流之殊、天地間

無體不立、無用不行、道固如是、文亦宜然。讀昆陽紀程、總按之可作十一段、細分之、十一段中又各有章法段落、其間起伏照應波瀾層折、有縱有擒有案有斷、叙事夾入議論、以絕大識力行之、其法純得自龍門、不讀史漢、未許窺其涯涘也。○子岩兄才高學富、聲槩藝林、司馬公家傳宛然如昨。偶振鐸音、意主廣教、昆陽之行、寓言曰紀程。非紀程、益紀教也。觀其入手從家庭之孝友說起、中間亟發高賢以表正學宗派、慨嘆佛力以杜邪說橫行、詳述五女使奇節貞孝不沒於人間。至闡公更揭忠義於當年、並誅曹瞞於身後、使天下萬世知名教之防不可裂、僭竊之罪之不可逃、而因熟悉古今興衰治亂之故。此等學

識、直是標出聖門教法。以試之一邑、雖丁太公艱、未竟所施、然其扶維人道之意、已兆於此矣。不知者信以爲紀程、是藐視乎昆陽之行也。○十三日、病愈。○十九日、至學宮、閲子弟課文。○三十日、自十九日至此、爲子弟治舉子業。

夏四月二日、門人陳曾起、聶恒自陝州來視、以詩見贈。○十五日、客遂蘇州、視女回。○錢塘馮山公景作朱陽書院志跋載書院志。○錢塘馮山公、吳郡吳荊山士玉、武進孫學人永宣各寄輓亡兒容端詩載悼亡彙稿。○十

六日、葉子魏增奕使來投婿啟、聘予四女。○二十日、足病。○二十七日是日、諸痛俱止。○代趙曾與邑侯重脩城樓書。前承寵命、謹依舊跡具說云云、此不過粗論其概爾。既而細按元造旁通星躔卦象及諸城樓體勢方向、一一悉心剖之、始知前人創造之精當、後人即欲增損尺寸而不可得也。某前具說、雖云由舊而已、不能無尺寸之加、則此尺寸之加、即改前轍矣、非由舊也。今更爲說陳之。東南一帶城樓、不止爲文風所關、亦繫官民之相安與否。前之建此樓者、總計縣治既已恰好、配合象位又復匀停、司此土者、那得不遷秩。安此土者、那得

不守法。故前任父母有高擢州牧、有內陞京官、而闔邑人心安靜、亦稟國憲、非有挾私妄逞、與他邑惡習相類者。能長如是、斯亦可矣、又何必妄爲增益哉。今將東南城樓泮池上城樓合之元造及星躔、並通體城樓一概細算、有斷斷不可增減者。萬一不加詳察、稍爲增減舊規、更或添設新象、其於官星相妨甚速、亦爲民心易愿淳而爲刁險之象。民之刁險、害固在民、究之受害者仍在官、亦安肯敗舊規模而爲之也。至科目之盛、一由於人之讀書、實由於人之積德。凡人家福履豐懋、子孫昌大、默默中蓋有天鑒其厚德而爲之相。之者、非人能使之顯榮、亦非人能使之傾敗。若謂增脩城樓即可邀科第之隆盛、某固有

難爲必焉者。昔昌黎頌脩滕王閣者曰、治之則已、無俟前人無廢後觀。先賢之言、又云仍舊貫。某上墓前父母之榮、下計闔邑中身心之安、遠念先賢之言、近思昌黎之頌、則脩斯城樓、廣狹高卑惟一如其舊、無改樣、無添設、廣固不必加一寸、高固不必增半級。至興作之期、則仍如前說焉。某反覆熟思、惟以象之安靜不動搖者稱良民。上有益於在官之遷擢、下不至變民俗之朴厚、一由其舊、兩受其利、斯爲善之善者矣。再獻愚誠、惟冀採納。○

二十八日、就醫於雎州蔣公虔姻家。○二十九日、周維庵來診視。○是月、爲子弟治舉子業。

五月四日、回栢城。○十六日、足病愈。○十九日、命容遂赴魯山謁房師余公。諱慶祿、號錫祉、湖廣臨湘人。○三十日是月、爲子弟治舉子業。

六月七日目病輟業。○九日、容遂自魯山回。○十日、復葉子巍增奕婚啟。○二十日、周纙庵南歸、過栢來訪、留止之。○二十一日、餽周纙庵幣贐、不受。纙庵向療予疾於雎州有效、毋歉無長物相酬。纙庵曰、以道義爲交、

貨利豈以之相及。役屢贈以物，毫無所受。止移牡丹十八種、芍藥四種而已。至是過柿來訪，取束帛贈之，固辭。

○二十二日

送周纚庵歸江南三十韻 有序、

癸未夏、予疾作，就醫雎陽，得周纚庵先生單心療治，頓痊。甲申夏，纚庵南歸，過柿見訪，作詩三十韻送之。

世事頗不耐，一病躔其軀。豈爲心病縛，所患在皮膚。以之解危困，三年艾畜無。聞君能回生，藥石施良圖。姻家稱奇絕，召我就藥爐。予姻家蔣公奭中，家雎陽，道纚庵稱技，召予至其家醫治，予因與纚庵劑三次過雎陽，快作道義乎。甫交遽塵坐，入敬眞吾徒。始知席籍纓，卓爾大雅儒。儒名重江南，屬筆追韓蘇。醫世出緒餘，岐黃已深符。心地皎如雪，道妙藝逈殊。爲予除膏肓，俗法

安得拘。視予形無閒，悉心爲診扶。謀方曲而中，救變神須臾。惠我何以報，力縮方躊躇。君言傾肝腸，不惟金玉需。但得贈牡丹，錢神皆可驅。荒園植種種，選之得數株。瓊瑤非所擬，聊以別釆茶。返旆肯顧我，請爲賦自駒。疏食不厭薄，清水煮嫩蒲。徙倚桐陰下，長夜傾一壺。投紵辭之再，我友卬所須。安敢視友道，趨利棄如塗。相訂重斷金，始信德不孤。臨岐、予以金帛爲贈、饟庵日、世俗固宜有此、若道誼爲貨利之行、其以予來或爲是乎。一切槪辭不受。爹君惟骨鯁，好直不好諛。奚直胸灑灑，無復有隔膜。我悵相見晚，君亦諒我愚。鮑叔稱知已，此生諒不渝。悠悠思古人，今人媿青蚨。

○三十日　是月，爲子弟治舉子業。

秋七月十六日赴平岡晤劉方齋先生。○蔡子元書來、內有云、無錫張秋紹先生搜國朝理學先生文集彙訂成編、山右樊先生付梓刊行、因何某來徵家刻。○十八日回家。○二十日自十六日病痔、至此日畧愈。○二十五日答蔡子元札、並寄家刻數種與張秋紹先生。○二十八日、足病。○二十九日是月、爲子弟治舉子業。

八月十五日自七月十九日至此、俱檢舊日文稿。○十六日、使人於張秋紹先生。與張秋紹先生書、壬午請假歸里因便鴻難覓故

展候稀疎、中懷實爲馳慕也。念先生德厚養深、學貌肩荷、海內仰之、不啻泰山北斗。某恨未能侍教左右、撤我胸茅。近日功夫精密、想與不息同運、略舉一二示下、書紳之佩、當永矢也。田寶山先生門人蔡君貽某書云、先生與樊先生有本朝理學文字之選、命取拙集南寄。竊某學淺識下、安敢與當世之有道者馳驅藝林。但先生以道德爲勗勉、以鼓舞爲驅策、故不棄葑菲爾。謹搜覆家刻數種、邑乘一冊呈上、並致樊先生、肯賜指南、深爲吾道慶也。令孫久不讀大章、想得之趨庭之訓、學益深造。拙稿奉寄、亦就正之意、教我爲望。所選書名目體例若何。便中幸爲示之。樊先生繫何處人。並名號貌求書明、庶尺牘往來得

便。高函三、諸卜臣、顧振青近功何如、並求示。○**十八日**答門人張道濂書、癸未冬迎　駕歸里、展讀大教、龍協宮商、遠賁隆儀、光生戶牖。喜星芑之燦照、贍珠璧之遙臨、知。足下以古處自期、信足挽頹風而醫澆習矣。門下以世冑蘊積德行文章、並鳴於時、久宜破壁飛去、作世霖雨。庚辰佳墨養若木鷄、薦而既得復失。世有劉蕡、不能使之登第、眞令汗顏、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乃至今猶困公車、豈非大器蓄負荷弘遠、必抑之始成之乎。天心厚期、往往如是。想像抱自信、亦當作如是觀、尚勉旃。居諸無或負也。○**十九日**桃丘翁歌、爲馬翼公贈。儀封之東南、林木通一線中、有幽人居、種桃千行徧。

自號桃丘翁，屏跡遠郡縣。不爲世所縛，安希彈冠薦。架上盈圖書，步穩履且燕。清心皎月輝，瀰川頗典美。憶昔侍太公，與嶺若遭變。萬里出瘴癘，歸魂整几覓。里門復多故，難平無手援。翁今已八十，皆前叢桂見。三鳳焜河東，登科名巍擅。或則繡虎才，或則王國彥。蘭香紛郁郁，是爲報爾善。顧此心怡悅，瑤島逢深院。奚啻歲三千，桃熟風吹面。○三十

日　是月，檢舊稿之功多。

九月三日　賀陸誕嘉之任項城，幾載京華望紫居，一朝銜命拜除書。絲綸事業傳聲舊，鐘呂風期命志初。過化先經蘭入座，（太翁先生、駙馬公與子訥姚最稱莫逆。）分符更喜雨隨車。方

今知已推鴻抱、爲語求賢席正虛。○四日、足病愈。○十九日張秋紹先生書來、內有云、夏與山石洪洞范先生道義切磋、越三十年於茲。昨冬聖駕西巡、因進所述明儒理學備考數冊、隨以國朝理學備考數傳爲奏、令存匹並錄、而體裁稍分、書來囑某衷聚商確。某當於此敬致來教十餘種、俾弁冕羣哲。繼往開來、是吾黨公心、斯文大幸也。尊札中述蔡君語、乃誤以范爲樊云云。○二十九日右膝痛。

冬十月六日、定書程、每夜看綱鑑十張。○八日

足疾愈。

○十八日　破愁集題辭、當此時、而留心問學者甚難其人。馬君居謙苦心爲學、拔出流俗之外、所著破愁集、有特立之見、亦與理道有出入處。昔張橫渠先生識大力弘、學先從博雜中過來。從得范文正中庸一編、始翻然志於道。今馬君非從博雜中留神歟。從此下一番精審功夫、寧有岐路之悲耶。破愁集沉予案頭十餘年、未得報命、正欲面商此事爾。今將此集寄上、書此數語正之。

○十九日　與張秋紹先生書、向在都門時接教言、深荷提誨。自壬午一病纏連、請告調攝、歸里後淪於荒陬、若無鴻便、致音問稀疎。昨小力於九月既望自潭府回、過蒙先生優渥、述之深爲銘戢。僮僕下

人、且得邀長者之厚御、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先生主敬存誠之學、益令人拜服於千里之外矣。所賜二程節錄及范先生履歷備考刻目俱領悉。蔡君寄字傳諭、及讀手教、乃知編書繫范彪西先生也。范先生樂道不仕、其羽可用爲儀。御賜山林雲鶴、深慨人心秉夷之好。所編覽湯、熊二冊體例已悉、倘便寄先生全部、早惠我一讀、爲望。范先生爲海內名儒、己巳歲某官京師時、敝年友孫靜紫屢道其賢、因寄詩字通候、其神交者已十有六年、但未識荊爾。古云千里同堂、豈必聚首、始云締盟。早晚間當作字以致繾綣、期或不遠也。備考一書、關繫繼往開來甚鉅。某以鈍根魯質、雖經大君子時賜提攜、偕之大

道、然學力疎淺、未足比數。有先王父積學苦功、端賴表章者、敢爲先生言之。先王父諱如珠、字帝珍、學者稱筠峯先生。當明之末季、不圖進取、以諸生老。乃確守程朱之緒、講學於家、以俟將來。在昔日已有西河夫子之稱、但兵燹後遺集蕩然、所存語錄不及十分之一、見今載明儒言行錄、中州道學編、其托以不朽者、猶幸有此爾。邑乘載人物志有傳、邑人建特祠祀於鄉、又請入孔廟鄉賢祠。其請祀鄉賢、亦經六駁而後定、祗謂以廩生請祀、無從前成例故也。然則古之身肩大道者、豈以爵位之有無爲重哉。可歎也已。敝鄉耿逸庵先生諱介、程朱嫡派、著書流傳於世者甚多。覽備考目、此公不與、豈偶遺耶、抑別有載耶。

倘或漏遺，某當搜獲所著書，容寄上，以便輯錄，惟祈示下爲幸。○二十三日，哭楊太和先生。太和先生歿週歲矣，率子弟哭之於其室，時柩猶在家也。○二十四日，與范彪西先生書。先生望隆山斗，學紹程朱。蚤年不仕，閉戶潛脩，闡經明道之事，以身任之。所謂述者之功倍於作者。某自戊辰、己巳官京師時，敝同年孫靜紫常以先生之學問品行卓可傳信爲稱。稱述已入企道範矣，既而讀《廣理學備考》一書，益信繼闢之功端在今日。嗣《屢圖策蹇請益，毋爲冗羈，致十餘載之渴思不獲一遂。壬午七月假歸，歷今又復鹿鹿二年餘矣。擬來歲過訪高齋，諮叩道要，究

以家刻及抄本諸稿呈教、晤時當爲細質。大著理學備考、無錫張秋紹先生以所刻湯、熊二冊見示、讀之、知此集。爲一代文獻所繫、公之斯世、吾道當慶、不孤所難者表微闡幽、細大不遺、於名之之未成者有以成之於人。所必忽者不不爲忽之。此有美必彰、考亾爲備。如雖州距敝邑梅城僅三舍、湯潛庵先生之道德功業、海内無不知之、而某尤悉知之。獨其嗣君元博、某悉知之、初不必望海内之盡知之也。自大集表潛庵先生、而以元博附、則元博之眞心爲學、以先生而存矣。此等處眞令人感激無地也。秋紹手示、備述癸未　西巡、特有山林雲鶴之錫。此隆遇稀遘、眞爲儒者之光、抑亦斯文之幸也。敝鄉繼伊洛薪傳、有嵩

陽耿逸庵先生諱介者，某二十餘年之心契，每讀書於其嵩陽書院、敬恕堂中，動輒歔月，稔知學術正當純粹，今世罕有，大集當必輯録。倘或偶逸，示我德音，某即檢披耿集賫上，以便應存。先大父有語録行世，倘附表章之列，不惜垂不朽乎。是否，尚祈裁之。○

二十五日，闔邑紳衿呈請祀七賢五儒於朱陽書院先儒祠、正學祠中，以先大父筠峯公與五儒之祀。呈載朱陽書院志。○聞大中丞卧鄗懷、徐公內召，詩以志喜，兼致攀黃河千里流澤長，綿以伊洛嵩之陽。俗頗愿慤紀飾詐，公撫三載貽多方。公貞

一代推人豪、氣骨嶙峋。志軒昂。家世清白冠兩浙、起衰八代、探筆囊文字光芒、紹藜火經國訏謨勤匡勷。開府我豫出　帝京、人共指識麟鳳祥。果爾寒谷倏回春、補天浴日四維張。飲氷茹蘗已列脊、大法小廉民則康。所省金錢數百萬、藏之民間無張皇。天庾轉運便近地、通渠順流等汪洋。勞心經營豈告瘁、羣歌太平耕鑿忘。以此蜚聲達　宸聰、綸綍不次渙嘉。賢良。晉秩拔之岳牧班、　天語傳來何煌煌。獨我二天失所恃、仁人安可去我疆。有位奔走殫智策、愚氓望望起百忙。齊走轅門挽公衣、攀公之轅古大梁。百計留公甦我困、爭籲九閽頻上章。願膺高爵晉公侯、願表崇勳熙銘旂常。願繼麟趾堆象笏、爲夔爲龍佐

君王。公不見東人喜見姬公跡、九罭信處兮袞衣繡裳。袞衣兮公歸不復、無以信宿兮、使我思者百。感之茫茫。○二十七日、闔邑紳衿呈請區覓容端建祠於先大父鈞峯公祠側榮祀。○呈載、建祠祀鄉紀實。○二十八日、赴汴送徐大中丞行、容記從。○二十九日韓崗晤胡右文刺史。○寄懷胡右文刺史、雙龍書戟日中看、恰似遷鶯振羽翰。官久眞深慈父樂、政平猶得億人歡。時逢清夜思揮麈、每抱雄文重講壇。關刺書史躋秘作默。百里絃歌聲早徹、頓開胸臆欲盤桓。

十一月朔、至汴梁晤中丞徐公。高蒼旭止於其家。○三日、汝寧別駕朱公細來視、所言皆整學校之事、具關世道人心。○九日、雎州守胡公范搜区兒容端毋欺集携去校梓。○十日、送大中丞徐公郭外十五里。○與李剛主、郭十同相晤。剛主言何以贈言、予謂學問之事、惟其誠而已矣、誠而不息則可要其成矣。○十二日、自汴回。○十五日、至家。○十六日、太孺人忌辰、與振起谷淵當年遭喪聞信之倉皇、嗚咽不能言。○二十四日、與計蔡郁書、會城晤刺

史、知台旌返睢、不勝伊人宛在之幸、請益行有日矣。念足下風騷主盟、大著當益流布海寓、爲後學楷模。某自假歸、鹿鹿二載餘、惟食舊德、毫無新狀、所冀同志箴我惰氣、懈我塵襟、受益爲不淺爾。朱陽書院先儒祠內請祀歷代大儒周、程、程、張、朱、許、薛七先生、正學祠內請祀中州儒者曹月川、呂新吾、先鈞峯公、湯潛庵、耿逸庵五先生、現今詳請矣。又謬蒙鄉評、公舉亡兒、請祀於先大父祠側、現今亦經縣詳轉申矣。刺史據所聞於邑侯者、索亡兒所存母斯集稿已携署。求椽筆削教、命工災梨。此段曲成感愧交集、竊念亡子雖自幼頗有爲學之志、但不能無不秀不實之感。嘗賢父母曲爲表揚、更得父之執友以鴻筆正

其謌謬、眞可爲此子幸。倘並邀一言弁其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竊意刋布流傳則未可也。此意更希達刺史前。○與雅州守胡右文書、足下文獻世家、好善若渴、曩如田贊山先生集、藉表章之不傳、爲不朽一時、冀服盛舉。若臣兒偶存片紙、不過管窺之見、曾無與於大道。顧乃不棄葑菲、玉之於成、高厚之誼、感莫能罄。某竊意毋欺集稿、但得肯賜筆削、摘其疵瑕、或更發鴻藻以冠其端、實爲厚幸。至過蒙災梨、愧何敢承。且恐言之不文、貽笑作者、尚冀有以教我也。

○二十五日　明淨寺重修神廟碑記　先王以人道治天下、屏隱怪荒僻之說不復進、所道者五倫之實行、所率者鄉三物之至德、初不聞

以事神求福之道愚其民。事神求福之術熾、而人道於是乎熄矣。然亦有假神之說以立教者、未可謂盡非也。易不云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孔子爲是言、非率天下於杳冥不可知之域、正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說相發明也。後世慮民之不若乃性、假之乎鬼神以惕其志、可不謂有是道也哉。栢邑之東偏明爭寺、巍然建立、良民久、王斯祀者傳氏之族、乃料鄉里、啓諸妥神之祠宇而新之。人之惕然於鬼神之不[illegible]隕越、而樂爲之趨事者、謂神實庇我、福善禍淫、毫髮不爽。吾何爲慳乃財力、弗盡敬其明神之道。爰是輸貲從心、倡先驅役、相應如響。不數月而煥然改觀、無復傾圮之象。人謂是役也、脩德之志不勝

邀福之志，予獨不以爲然。脩德者，存乎我者也。降福者，存乎神者也。脩爾德，降爾福，神人一理，惟上智能契其微，次即以神明之不可欺而祇翼之，日敬神而獲福，其福也與脩德降福者無差別，是亦先王之所恃以爲教一也。豈必覩諸神之祠，委於荒烟蔓草間，而不一顧惜，或相顧而走，夷然有所不屑，更或蕩然無復畏忌之心，乃稱無諂於鬼，無惡於志也哉。邑庠生傳子榮，于爲孝廉功萬之兄，素樂善不倦者，以其事告予，而屬爲文以鐫諸石。予樂傳氏之以善及人，且樂族衆並里人之共底於善而未有已也，因舉先王以人道治天下之意，以爲衆輸財力，敬恭神明之舉，誠於神道設教之深心有合焉，遂書此以報樂

千、並以告鄉之良士勸善而不怠者。○二十六日待銓縣佐劉君暨配喬氏合葬墓誌銘、商丘之墟代有達人、亦有厚重長者力穡事以貽子姓累家貲至田連阡陌、號巨室、如臨菑人姓偉貨五千萬者、而心彌謹約、不事奢靡、睨傲里閈。其子孫相衍蒙麻、皆有所藉以益其智、初不類蕃盛之族易轍怙非不可問。鄉人隨從而豔羨之、稱道之勿絕謂有萬石君家風、如劉氏者、蓋亦其著舊之一也。今歲春劉氏子錫履爲其父以葉諭子岩葉君之函來乞銘。予發函、併讀所撰其父狀、悉劉氏家世爲吾郡望姓、指衆而才豐至光寬君、里黨增重之。光寬諱德屋、郎子岩以書屬予銘者也。君同懷兄弟三人、兄太

學生德載弟德至、宰上元有聲、系出桐柏。自九世祖誠遷歸德、遂家焉。歷傳至曾祖清、以儒官丕有休積、貨業繁殖、闢土萬餘畝、陰行善事、郡倚爲重。祖楫、文華殿中書舍人。父動、慈谿令。母范孺人下世、君哀慕之誠、夢寐間形影若相親、時作嬰兒啼以慰母志、其孝類此。頻遭水患害耕田、纍纍然不可援、日就蕪、往往稱貸以給口食、猶大窘縮、外而責逋者且至、產幾中落。君奮然曰、儒官公以農事長子孫、且庇鄉里人、德之舊矣。苟自今墮先業、其誰與我。遂大書勤儉二字、置之庭、朝夕省觀。勤儉者、農官公以來傳家之要訣也。君思紹祖德、不徒聲相聞、益勵厥行、身親操作、先妻帑僮僕試諸艱勞、勞於課農責圃、一切利

用厚生之事。凡晝所經晝、至夜分不少休。日用常度、惟承祭讌賓之需從豐。其他自奉、衣不重帛、食不兼味、雖垢衣被體、蔬食充腹、至陋極約人所不能堪者、而處之宴如。如是者有年、門以內胥化之、羣役蠕動、俱見奮色相矜、咸踴躍以趨主命、事乃集。又其布素之風安之如一日、不似見豪華綺麗之習、恥已不若、若茲制在身者上下內外、一於勤儉、家業因之寖寖起、覩昔之闢疆者、庶幾追擬其槪云。君既饒裕、慈谿公爲解組、日循溫凊之儀、備物色養、博堂上歡。無何、慈谿公卒、君亦於是年赴脩文之召。其配喬氏、輝內助力、補君所不逮。氏生於名門、有女德、奉其祖祭議公進、播壺教以佐夫子。痛姑云亡、事舅益加虔、

凡飭臨衣履必躬親之，有代者不願也。及早喪所天，營葬畢，進諸子戒之曰：爾父在，母德宜寬。今以母代父，非嚴不任。於是延師督課，不少假以隙。戚黨難之，請稍縱，不可。諸孤習其家法，以爲常，久，森然成立。先是君課子治生以勤儉爲最，不欲逐時好，類輕俠狀。方之伏波戒子，願效高伯，不願效季良，可相頡頏。家既克，閉戸終日，謝世事，不與，外僚莫得加，即有亦不之校，胸次灑灑，似有得者。今氏之教子服詩書，殖良田，令與里中謹厚者相酬酢，遠絕呼盧擲梟，干名犯義者流。倘君而在，趨庭之訓，何以踰茲。蓋亦其體勤儉之教，故能翼子於成也。其所培積厚矣。君以例貢成均，考授邑倅。生於順治癸巳年二月初八日



寅時、卒於康熙壬申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未時、享年四十歲。喬氏生於順治壬辰年正月二十七日巳時、卒於康熙癸未年八月二十九日戌時、享年五十二歲。丈夫子三、錫履、候選州同知。錫輿、錫祉。女三。孫男四、汝霖、汝楨、汝香、汝舟。孫女四。今卜期改遷於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祖塋東北之新阡。爲之銘曰、

嶢嶢者石之積耶、用息弗成。涓涓者流之細耶、信失奚盈。譬舟涉川耶、匪柁弗行。譬祭用綸耶、匪修之名。胡不繩君之躬耶、以勤以儉之紹。厥厥聲。孰不賢君之匹耶、曰孝曰慈之善厥營。我銘斯兆耶、將以質之百世焉、而胡慮言之過情。

十二月朔、護撫高公啟桂檄行、允所請朱陽書院祀七賢五儒、亟見容端建祠於先大父祠側崇祀。○二日容儀入邑庠。○四日范彪西先生書來、求耿嵩陽先生全書。○二十九日、分命子弟督執其事。至晚、祠堂譜至、出櫝並設祔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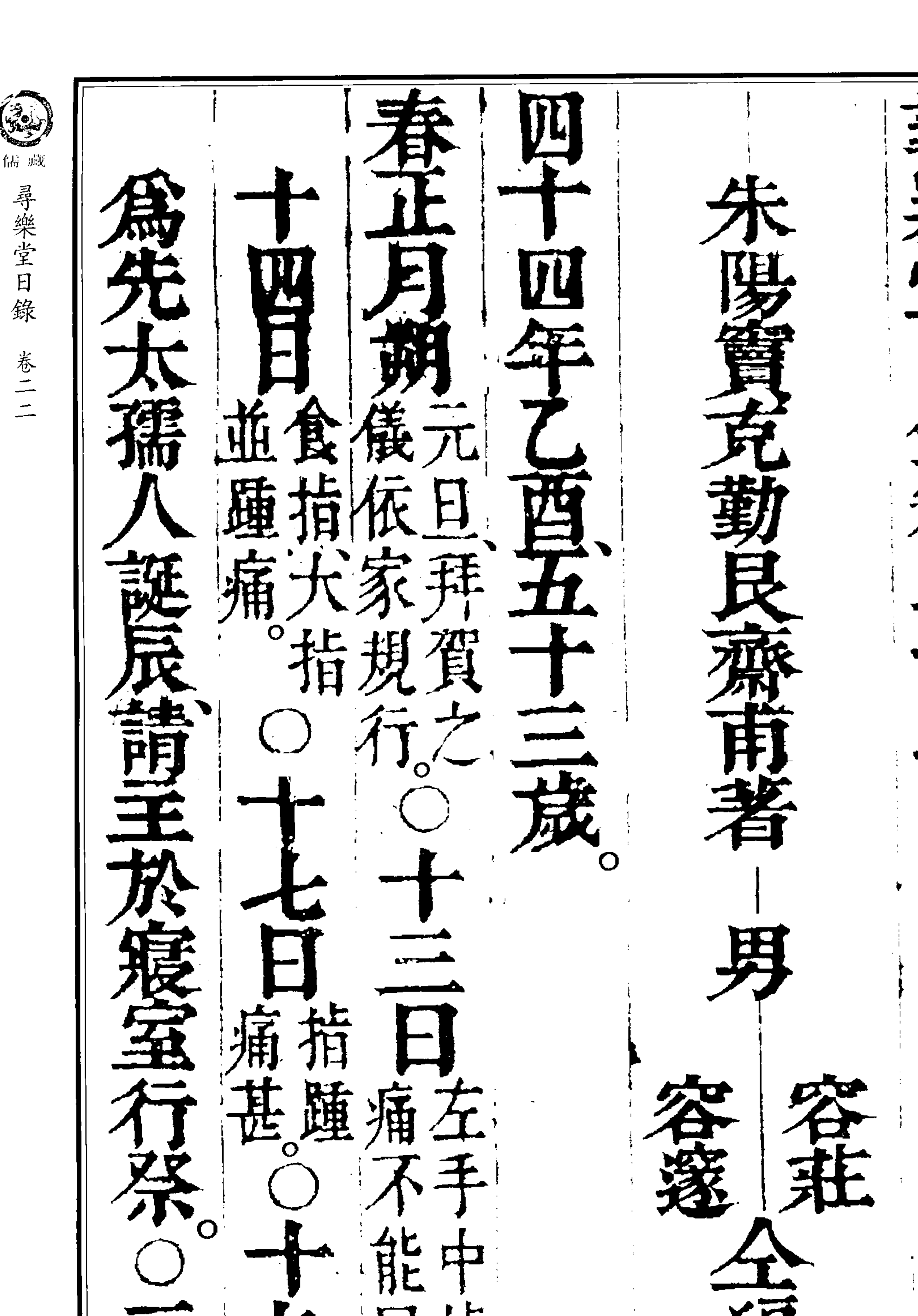
是年春夏、為子弟治舉子業、秋冬、理書院。

外孫宋齊衡援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一終

校記

①郝梅支：據本條上下文，當作「郝梅友」。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二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四十四年乙酉五十三歲。

春正月朔元旦拜賀之儀依家規行。○十三日左手中指痛不能屈。○十四日食指大指並腫痛。○十七日指腫痛甚。○十九日、為先太孺人誕辰、請主於寢室行祭。○二十

三日指輕，右足痛。○二十五日稍輕。○有議脩夏姬塚作遊觀地者，止之。予曰：夏姬，陳大夫夏御叔之妻也。此女子能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死洩冶，出孔儀，喪陳國，動晉楚興師，令蠻夷入中國者。凡具羞惡之心者，未有不恥道之，而顧揚之，是何心也。且陳去柘百有二十里，安得貽穢跡於柘？愚人訛以傳訛，君子不惟懲救，而惟宣效，是導淫也，不可。乃止。○二十七日王介臣來受業，王論秀爲介。介臣字靖共，四十一歲，鹿邑人。○二十九日是月多應酬之事。

二月三日、書院考課諸子。○六日、作書與撫軍趙公、河道王公、求免協柳。與大中丞趙公書、自節越①臨豫、萬象更新、遠近聞風、盡被春和。正猶大造生物、發動長育、機不能已。念中州凋敝之區、得闔閭因心之大人運過化存神之妙用、風移俗易、物各得所。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躋斯世於春臺、仁心福世、真慶千載難逢之會也。近者虔讀十七條之禁約、仰見釐奸剔弊、雷電合德、可稱無微不燭矣。再讀諮訪衆議之大示、更欽公明虛受、謙尊彌光、遠佩仁言仁聲之播、實沐善政善教之施。某硜硜拙守、迫欲驅車叩賀、傾請塵誨、忽有採薪之憂、未能

如屬今以筆代口、上賣清聽。豫省最爲民害者、無如私派一端。十七條之禁約、首曰飭官方清廉、即繼以禁濫派一條。讀至此、不覺仰天泣下曰、官清廉則濫派絶矣。非我公祖之存心愷惻、敷政明達、不能握爲治之要領而爲是言也。謹仰遵諮訪盛懷、敢推廣禁濫派之意、直抒一得、佐善政之萬一。如今日虞城所請協濟柳稍、是所亟宜諮除者。豫省八府、歸德處東方最窪下之地、敝邑柘城尤屬東南極瘠薄之區。國初河水氾溢、止採官柳路柳下埽、以禦衝決、未有出柳及於柘城者。自後夫柳偶有協濟、亦一行不再見之事。至康熙十二年、大中丞佟公來撫豫、力爲題請、得免夫柳之協濟、永不派之民間。通省頌德難

磬、柘城被澤尤深。至今學宫勒石、績炳千秋、柘民享太平無事之福且三十餘年矣。取歲虞城詳請柘城協濟柳稍八千、以築黄堌壩之工。夫協濟者力有餘而始濟彼也。柘城地瘠民貧、經連年疊罹水災、四境之内焦枯愁嘆、旋繼以山東流匹潛任任來、盗賊竊發、所在多有、人人危懼、家家枵腹。幸而未至逃散者、賴前任大中丞臣大司農徐公力禁私派、有司不得借端爲額外之征、故民雖困阨、尚安土重遷、不肯輕去其鄉也。今虞城詳請者照三十六年所出柳數協濟。夫三十六年協濟之柳、全屬無用、至今朽爛河干、棄如泥土、徒滋民擾而耗民財、於河務何益。前有協柳一番、不過一時拯急之計爾、非定例必宜協

濟、必宜協濟若干數目也。前椰既無用、今又重出民何以堪。且栢城離黄河尚有二百餘里之遠、從無官椰路椰之畜、將以何物爲協濟。無官椰路椰而協濟、勢必强之民間使出銀錢採買。既取民財、官長私派、蠹胥中飽所必至矣。至運脚之艱苦、民不能支、必有豪棍之包攬以横壟其中。其間牛車盤剝交兌收受諸浩費、將出何項。計椰一束、其無名使費索銀大約得二三錢不等。若出椰八千、費銀便得二三千金、即邀鴻恩減去其半、亦不能不有一二千金之費。縱再邀鴻恩、極減分數、而于餘金之費、更安所少哉。此所謂無故之扳扯拖累無已也。去歲栢邑人民廹欲膚愬下情、籲求豁免、因憲紀尊嚴不敢冒瀆。某特

爲道其情狀、懇求垂憐偏隅之瘠苦、大子竊黎以更生、將虞城所請柘城協濟柳稍八千之數概行豁除、庶殘喘可保。驚惶得安、世世銜高厚之恩於無窮矣。或愚見可採、有裨善政之萬一、希賜俞允、民詞始敢上陳。此事非關部件、大恩出自鴻裁、故敢冒昧賣陳、諒不加罪譴。前佟公於撫豫之初、即爲民請命、得免夫柳協濟之害、恩流至今。我公祖甫下車、而夫柳協濟之說又興、興正三十年而一變、以待大人之興利而除害者、按之氣運則適合、觀之人心尤思戴。且昔之施恩者、猶煩題請而始遂。今之再造者、直可檄行而即免矣。力不勞而事易舉、功倍速而德愈弘。倘歸德府屬之柳束均蒙免除、共戴二天矣。即不然而

柘城絕無官槲路槲之瘠癠、先得除此協槲之大患、陰德萬代、當無踰此。某仰體恤民盛心、聊陳末議、以備採擇。惟祈宥我狂瞽、曷勝惶悚待命之至。○與河道王公書、　啟者、虞城詳請敝邑柘城協濟槲稍八千。念柘城去黃河尚有二百餘里之遠、並無官槲路槲之蓄、從何協濟。自撫箪佟公疏請蠲除協槲、勸石蒙麻垂三十餘年、如一日矣。雖三十六年暫有協濟之舉、亦一見不再見之事、其實運槲河干、朽爛無用、於河無益、而於民財徒耗、擲數千金於泥沙、良可浩歎。今更援此陋舉、以希協槲八千束、人心大爲驚惶。以柘邑被災荒之殘喘、何堪再辦。且并非部行、何得藉爲定例。柘邑人民久欲籲陳下情、求仁恩豁

免求敢輕賣。某特爲道貧瘠之可憫，無故受非分之扳累，民力委屬難支，減數亦難辦役，敢祈俯鑒貧苦，大發仁慈，將虞城所請柘城協濟柳稍八千之數盡行豁除，再由一邑而並除歸德所屬之協柳。惟詳請於中丞發帑，本縣任其脩築，既絕科派之弊，又專防禦之責，民命得甦，實被鴻恩於萬代矣。倘蒙俞允，民詞始敢上達，以求批示遵行，區區管見，仰體鄉民至意，或亦助善政於萬一也。

○八日

賀蘇學博擢縣尹序、今之學校遍天下，司講席者求其殫心厥職，上無負國家之寄託，下能廣棫樸之雅化者，佰不數數見。夫學校之設，在在而是，高居壇坫，以召號生徒者，儼然人奉爲師表。及考其實心任事，以

徹敷五教爲已任、求之方域內、卒寥寥不可得、其故何歟。無他、習俗之見未化、而言利之心中之也。我觀閱庵蘇君之司教席也、殆所稱與古爲處、而鮮近今之習者乎。君秉木鐸益四年矣、甫下車、延容講禮、進多士而提誨之。人疑斯何時也、而顧作絃誦事、斯足駭矣。君謂吾職在是、安敢廢。遂立法程、嚴督課、每月朔之次日、集生童於明倫堂、講藝會文、不惜割俸供餼具、卒以爲常。士之服其教者、黨庠中喁喁作絃歌聲。傳及鄉社、遠近子衿爭自砥礪、親執經函丈、以求、論道解惑、風教大行。君爲多士訓曰、世俗之見、以納贄爲名、而陰行、其貨賄之實、變芹宮爲利藪、視師生爲路人、苞苴不絕、廉恥道喪、而士習因以不古。

由是堅守清白之風凡一切餽出無名者概却不受。唯脩脯之薄、諸生贄以將之、間擇而取焉。用度不給、往往牽車還家粟以飽人口。柘去陳以道里計僅百二十里、竆日之力可至、又乏關津之阻、故取便乃爾。不然、繼之亦艮難矣。前後學使者校士、君嚴一介之操、不苟取予、學使甚重之、每加隆禮、爲士子示矜式。會　聖天子崇儒右文、禮闈額廣其半、至鄉貢士亦因省直之濶狹、溢其數。士生斯時、莫不競自淬勵、以應關門之典。君謂柘彈丸地、文風實右諸邑、例當陞學育材、以宣上德意、因據呈申請。大中丞以其事達之宗伯、天子下其議、部議僉可、因得陞柘爲中學、每歲遊庠者增至十二名、君與有力云。又以其

餘力捐建朱陽書院正學祠、崇祀五儒人因知統緒及伊洛之鄉、脩明在譽髦之士。凡希志聖道者、皆可循布帛菽粟而饜飫焉。他如揚節孝、與禮讓、一事之美必成片言之善皆錄、就非整倫教而挽頽風者。遊其門者心服陶成之澤於未已。因　朝廷特擢爲令、而請予一言爲賀。予辱知交最深、日接其字、但見外圓內方、與人處渾然無復圭角之可尋、覩丰采者推爲大器。吾知爲臺省爲宰衡、當如操券而得矣。君爲宛丘望族、太公積德貽謀、仁遍桑梓。諸昆聯鑣並駕、澤被生民。仲氏綸掌由郟鄏學博同遷爲令、一時衣冠跰列煇耀中原。予固以司教鐸者慶其有霖雨天下之施焉。君行矣、諸君倘因予言而識師道立

則善人多之旨乎。是固予樂爲執筆以爲傳信之文者也。因以答諸君之意、而以一邑推之天下者、倂爲君昆季稱賀云。○

九日

祭族嫂李孺人文、

鳴呼、天道其可問耶。抑非耶。孺人之淑德亦孔章矣、一旦無病而逝、聞者不能不爲之痛悼、見之者不其慽愴而難當耶。孺人之歸吾兄也、黽勉同心、家道迄用有成、事繼姑孝聞中外、匪一日矣。舅疾作、惶懼莫知所措、佐吾兄延醫理藥、餌罔效、矢誠心誓之神、求以身代。疾稍瘳、未盡復、聞太行孫眞人祠靈應如響、不憚效愚婦所爲、一步一叩首、雖流血不恤也。赴神祠虔禱後、更單衣、縱嚴寒不着綿絮、如是者三年、以祈神佑。舅自是病漸起、得免於難、人以爲孝格

著寧云。四弟幼，撫至成人，與吾兄謀鬻竹園二畝爲畢婚。又請於吾兄，盡鎔簪珥使遊庠。上而事叔父，與事舅同。既卒，不惜已費厚葬之，措置一如葬舅。時嫂婁氏早亡，遺一女煢煢無所依，孺人多方育之，無異己出。兩妹于歸，粧奩盡由手製，不假於奴僕，誠愛之也。及吾兄秉鐸鄢陵，孺人逾年赴任所，家事一遺仲子理之。凡署中親族之往來，賓朋之燕會，以及課士禮賢之經費，皆由孺人施裁，俾吾兄無缺於儀，克殫厥職，上下安恬無異議。歲時執女工之勞，裁衣三二襲寄姊，以適寒煖。嗚呼，懿德種種，列眞難罄矣。正期享壽百年，作巾幗儀型，何一旦奄然長逝耶。自吾兄司鄢席，勤時覩兄於署，得與孺人道家常事，具見

經書區處各中條理子姪更屢拜孺人於庭、
眞摯之性溢於言辭。毋別輒挽留之恒數日
始得去。乙酉春正方遣兒任賀新履忽驚接
訃音。按吾兒行狀云、元旦次日及午、友召食、
室人猶送出寢門外。至未刻無疾遽卒。嗚呼、
此豈可以常理測耶。以孺人之德千年難氐。
以孺人之年五十餘壽。清署聞其無人吾兒
何以捻憂南北大河相望、諸姪不益墮淚而
牽陽哉。靈輀將返河濱彷徨聊陳薄奠鷄絮
爲將靈尙歆只、來格洋洋心之慽矣不知所
云。此豈辦香之誠可以將吾
之微忱耶。嗚呼哀哉尙饗。

○十二日 天之高也、
地之厚也、人於其中、亦甚渺然。若自視得大、
便與天地相參。○功名益世守之以謙。謙者、

損而又損之道也。不損則道之積也不厚。不極其損、縱厚於所積、仍有薄於所受氣象、終是截道不起。即能截、亦不過截得一半。○ 癸

李聖裔秀才文、　嗚呼、脩短之不齊兮、自古而已然。天道其茫茫兮、陵谷疊形其變遷。維我柘之肇基兮、在太昊之世。伊誰氏之區疆兮、維朱襄之遺我厚土與安田。我邑人之在古初兮、羣相輯睦之無形。其畛域猶是淳悶而理兮、田廬室家之相望夫後先。自上世以及今茲兮、不乏哲人之昭德遠。　本朝之輝耀兮、累世繼科第之蟬聯。日仙李之蟠根兮、雋弘麻而未艾。緊繁枝之競秀兮、獨靈柯之昂軒。譬築室之崇閎兮、棟隆其有吉。譬雨露之滋潤兮、維黍其油油而翩翩。君家之得天

寬厚兮、善裕因心之孝友。遠追道德之著經兮、奚啻標言於三十。雖推藻之驚人兮、鬱龍文之在夔。亦既庠序之蜚聲兮、鴻辭累牘而連篇。傾肝腸之雪照兮、遇險阻而排難與。息爭爲里閈之倚賴兮、不憚扶危而拯顚。聞惸獨鰥寡之聲兮、惻然於懷而弗寧。富厚福澤之玉汝於成兮、多方而惠子姓。以萬全。於是趨庭之森立兮、人指爲荀氏之龍。其養鱗角於泮水而育成材於辟雍兮、信與河東而並肩。睹蘭芽之茁兮、就煦日而愈茂。披祥光於堂兮、行將嗣徽於青蓮。正期福祿之無疆兮、東海之是盈。何彼蒼之不弔兮、頓匿影於重泉。豈造物之忌顯爍兮、致大志之未伸。或氣數之偶値兮、陰陽闔闢之參差錯綜而顚倒

乎萬千。瞻雲色之黯淡兮、去留其何常。聽野蛩之亂鳴兮、中心如醉而撫膺、其如煎。雜餚酒而爲獻兮、不知瑶島之佳境是耶、非耶。冀君之歆之、翔駕中庭而繚繞乎香煙。嗚呼、尚饗。

○十三日、鹿邑趙郝南居民魏良玉兄弟三人來求解忿、以孝道示之。魏良玉兄弟五人、良玉其仲也。其長兄賓玉不得志於其父、不能甘、良玉力解不可得、引其兄及五弟來告予、以情求和家之道。予詰其實、謂賓玉曰、天下有不慈之父焉、有不孝之子哉。昔羅仲素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今爲汝言、任父之失道處、惟孝敬以處之、久則自感化而爲善矣。其人首肯、良

玉郎拜其兄於講堂，求聽予之言，而敬父、各欣然而去。○時予至書院講書，講至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方舉羅仲素、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一語爲學者暢發其義，而魏賓玉等三人適至，求解家庭間父子之爭忿。予即舉仲素之言爲賓玉兄弟告之，彼各感動，奮然欲爲惇睦之行。○未知後日何如也。○撫軍趙公諱弘燦書來言倡率司道捐銀買柳，將柘寧等十八州縣所派柳束盡行免協，檄行。○河道王公諱進楫書來，言撫憲率同司道共捐銀四百兩，發虞邑買

柳脩築，其協柳概行停止。○**二十三日**日中、本縣三十六處里長鄉約地方爲撫軍免柳事來謝，辭之，衆不去。予使人謂曰：此撫軍仁政，我何有焉。各赴汴叩謝可也。衆求見，至日暮始散。○**二十五日**黑里寺、山台寺、心悶寺居民張道成等來謝，辭之。○**二十八日**約與撫軍立德政碑。單、大中丞趙公撫豫月餘、即倡率司道捐築河工、儆免我柘等六州縣協柳、仁恩廣暨、感戴二天。凡我紳衿、理應勒石誌禱、永紀鴻功。願與者分金、自二錢以至二兩、隨力酌出、惟希早賜、刻下鐫石始工、擬於三月十六日赴祝公謝、謹約。○**三十日**是月、爲子



弟理舉
子業。
三月七日、邑人爲亡兒容端建祠於先大父
筠峯公祠西北。○十日
謝大中丞趙公捐免
協椰大惠，即以此爲
岡陵之祝，賦二十韻、
運際昇平慶，寶曆朝
陽鳴鳳。五百期，宇宙菁英毓。人傑，太和充盈
鍾其奇。公秉間氣應川嶽，懋績夙達彤廷知。
帝曰咨豫連江淮，千里控軸汝所治。樸魯
天語猶煌煌，民生外事無遷移。果蓏蠃蠡
農圃業，稅取機杼亦貿絲。士俗龘瘠安所定，
權衡民命由君師。公建節旄蒞兹土，赤子翹
首懽動眉。敷政方始及兩旬，首豁協椰拯困

危。奚啻十萬億民間、百萬生靈消瘡痍。任者運椰棗河渼、胥吏飽内黔首飢。公倏檄免出溝中、更且捐俸益乃施。家家焚禱祝公壽、喜見堯舜之皐夔。雨灑萬國滿阡陌、兩河旱被和風吹。君子有筆勤心版、小人有口道上碑。不出家傳奠封疆、内復禁禦待漏隨申甫可擬伯仲間、勳業與盛似者誰。余也欣同呼嵩儔、手書一圖九如詩。聊以此寄稱觥願、東土旭日望龍旗。壽國壽世屬宰衡、不日有詔下、丹墀。○幼時大人庭訓、勤每聽受、心會其意、而未能記其善行。茲讀道康齋自記稿、字不多設意已周括、始知大人之誨諄諄、不善會者卒未能得之也。又讀所著四書待此書於童穉時即習見之、亦未能知立言之簡該。今

細心玩味、有一章止用一語詮盡者。

如此手筆潔淨高古、他人何曾夢到。○十一

日、與撫軍趙公書。二月十三日瑶函頒示、深

感大惠殷流、六州縣協郲

盡蒙豁免。且不憚倡先捐俸、以甦民困、此等

廣大心田、浩博施濟、眞天地生成、父母鞠育

之隆恩。凡有血氣、尊親必然、家家頌禱、人人

尸祝、固風行草偃、速於置郵、亦天理民彝不

能泯没故也。獨是擁節豫土、雖近兩月、其中

封印不視事之日、尚有二十餘天、計實在受

事至檄行免郲之日、纔二十有四日爾。而善

政遠播、不止省民財十萬、何恭寬信敏惠五

德具備、一時暢達、表裏洞徹、如此。以此治天

下、人品功業、當在伊傅之列、豈漢唐以下諸

名臣可頡頏哉。萬民霑恩、一天永戴、齊赴轅門、叩頭祇謝。某原擬隨父老後、同泥首階墀。但深仁厚澤、尸揚莫罄、業謀勒石、誌弗忘矣。目今運石始工、俟照料鐫石工竣、搨墨刻呈上時、當至會城親投恭謝、並聆清誨也。碑記草創一藁、未能闡揚盛績、敢祈惠示削教、感佩實多。遠迎　聖駕、聞康侯晉錫寵逾三接、爲民請命、躬任馳驅、肅此鳴謝。敍麟初度、德凝天庥、敬祝福壽無疆、使下里常霑雨露。區區一言一卮、極知涓滴無與滄海、但以神明之奉爲升佰之願。倘不以爲物薄而棄之、寸忱銘切矣。○與布政使許公書、　國家氣運隆盛、必篤生忠貞直諒之人、以維持世運、福佑蒼生。如我公祖秉川嶽之間氣、備肅乂之

厚德、蒞任未及三月、風移俗易、百度維新。整飭官方、羣僚之餽遺悉却。愛養民力、屬邑之科派全除。氷檗之潔、守已瘠而民肥。雷電之合施、利與而弊革。六州縣之椰夫③立捐、救焚拯溺數十萬之金錢頓省、近悅遠來。兩河被德無不翕頌青天白日心田仁民育物事業。中土何幸、而有此千載奇遇也。粤東彭無山中丞素以天下爲已任者、定相與莫逆。治粤政蹟、倘有遺稿、無論已刻未刻、惠我一讀、是所望爾。別私不具。

○與范彪西先生書。客歲臘之四日、接先生手教、不啻面訂、心期依依於懷、累日忩倦。承惠諸刻、拜領敬謝。讀仁者贈兩世懿範、煥若星日、具欽家學淵源有自。再展玩 天顔有喜一

册、其中。聖主顧問、敢奏詳明、恍見明良喜起風概。御賜山林雲鶴之額、及先生得進呈所纂備考之書、皆奇遇罕聞、曠世僅見之事。守先待後、吾道大行、默默中自有鑒之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耿逸庵先生集搜獲數種寄上、外有易解、家規、家乘、尚藏之家、而寒舍亦有敬恕堂文集、紀年抄本一部、目今方欲料分壽之梨棗。若刊成、並寄載入備考內、真一代文獻鉅典也。

○十二日，祝右文刺史、冀北有偉人、肝膽瑩如雪。家學溯文範、鴻儀標孤子。同時劉靜脩、洛閩印前哲。愧林繩其武、樂道品誠絕。詩卷盈百帙、宇宙菁英秸。刺史繼芳躡、豈第光閥閱。任抒舟楫手、吐氣虹電掣。所重在施澤、繪水流不竭。

賑飢活萬姓，寧爲報恩設。尸碑遍惇獨，聽之而心悅。公餘亦寄咏，大雅信不輟。交遊更所好，窮巷有車轍。能識田子方，軼文表斷碣。贊齔狀雋喇傲。予也忝末契，無鄙我太拙。嘗接雙鳳奇，蘭茁森成列。皇路奮翼日，勳名並超越。羅珍酌千觴，綺筵映日月。咒食以爲報，曷求轉丹訣。○十九日，書院訓諸子各遍。○二十日，病。○二十九日，以上皆服藥，虛弱不能飲食，日惟擁衾而坐片時而已。

夏四月四日，觀孔聖家語。○九日，讀家語偶句：敷政優優爲下賢，登三咸五豈徒然。太平信是歸羣輔，斬足何曾礙馬蹏。○二十五日

行而未成歌、儒者通三才、以能用於世。不可爲世用、請將從此逝。不必山水間、何事徒餖飣。藏書連千篇、學校乃所事。朝討而夕究、履之以孝弟。時課園圃業、敢擬小人志。資以適性爾、初不少留滯。快哉椿庭茂、油然而色霽。雖乏甘旨供、笑語當至味。堂上既夷悅、亦聽壎篪吹。琴瑟尚靜好、箕裘或不墜。庶幾禮讓間、置此薄門第。吾行媿未成、吾願亦已遂。所冀太和溢、宇宙盈善類。已矣五十翁、俟之三十歲。○三十日、是月養病。

閏四月五日、病愈。○六日、至書院講書。○十四日、與蔣公薁姻家書、忽受驚恐、以賤恙未能趨候。小兒歸云、遭此不順、胸懷坦適。因想見

盛德積躬、處心浩落、逈異尋常、故受茲介福、不比他人竊思吉人天相、理有必然、但造化生物、陰陽參錯、人之所值不能不有吉凶禍福之不齊、不必謂善人不罹凶禍惡人便無吉福也。理可自主、造化在我、數不能逃、我任造化、受驚恐者、氣數至此不能不有是而家人平安無恙、始信天之佑有德者、以其理也。惟願繹思君子居易俟命之旨、則亦可信心無憂矣。際此不幸中之大幸、某益爲爲善者堅自信、重自喜也。區區之見、尚冀鑒茹。○謂學者曰、今人孝弟並言、不過口頭語爾。其實或有明孝道者、而弟道則昧之者衆矣。孟子論弟道、以疾行先長、徐行後長爲言、豈以爲弟道盡此乎。蓋謂即一跬步間、尚有不敢先

乎兄者、天下更有何事可先兄者乎。蓋必如是、而後爲克盡弟道也。人明此義者鮮矣。不明弟之義、即於孝之義有虧也。○**十五日、同邑人爲大中丞趙公立捐免協梆德政碑、文以記之。**○河南巡撫趙公捐免協梆德政碑記、　聖天子在上、統乾綱、御八荒、河清海宴、重譯來朝。方岳重臣導揚

朝廷德意、休養生息、俾小民享太平無事之福、亦良難矣。若擁旄數日、即救焚拯溺、與民更始、省數十萬金錢藏之閭閻、使人得蒙業而安、斯稱難之難者哉。我大中丞趙公以命世之才、膺　特簡開府豫中、豫民翹首望日、公累世勳舊、爲世所倚賴、今撫兩河、吾邑

有天矣。公下車、值歲暮、不及視事。逆春正十有七日啟篆、理機務、諮衆議、申條約、飭清廉、警貪墨、禁濫派、懲河徒、凡興利除害、善政種種。閱二月十有一日、須示東土特除我柘六州縣協郲之害。以日計之、任事纔二十有四日爾而彰我窮黎霑大惠在旦夕間、一時黃童白叟焚頂額賀曰、吾儕小人不知所報、惟位三台、調和元氣、世世子孫昌熾作世世甘霖是願。以公節鉞甫臨、而仁恩普洎、人之戴之、浹人骨髓、至稱道之不足、則歌頌之。歌頌之不足、則尸祝之。嘗思古之純臣以天下爲已任、於民人有丕造之功、微公其誰歟。方今河工底績、實賴　皇上如天之仁、如神之知、屢經指畫、行所無事、以故河伯効靈、黃淮交會、

漕艘歲達京通，坐享萬世無疆之利。其時臣、工加意溝渠，有惠及燕黎者，亦有一隅偶工、騷動他邑者。任歲虞城之黃堌壩有事脩築，議者謂官柳路柳揉可立辦，乃當事久已詳請，牽令隸歸德之屬邑均之，而柘柳得協柳之數八千。夫柘以彈丸瘠區，去黃河二百餘里，既非產柳之地，復值罹災之餘，當此役驚惶，莫措，力萬難支。公訪民間疾苦，得其狀，急止前任所派者，謂一役與未可疲諸州縣使供已也，爰倡率監司諸公，捐俸四百金，遣送河干備用。凡永、夏、雎、寧、鹿、柘無柳之州縣，盡將協數免除。由是派者止，擾者寧，拖累者息喘，焦困者復甦，不啻饑者投之食，渴者賜之飲也。噫，公治中原無幾，而活人之性命、貧人之

室廬、不崇朝而化洽，顧至此哉。憶康熙十有二年、撫軍佟公蒞茲土、首　題免夫柳如所請、民德之、勒石以紀。迄今三十餘歲、不聞派之民間者、皆佟公之賜也。獨三十六年、豪蠹奸胥巧爲股削中飽之計、復勒協虞工、究竟柳運河岸、棄如泥沙、徒耗民財、並斃民命。非部行定例令某邑協某數、役之好事者安得藉茲陋舉以爲尸實。公洞悉無故之扳累而豁除之、一檄行間、雨露遍灑、窮簷謳歌、咸由至性。視佟公煩　題請需時月、得惠之緩急、更自不同。公之再造德速化神、以致心悅誠服、較昔誠有加矣。六州縣被公不涸之澤、各謀鐫石、垂諸永久。柘邑人士先屬予爲文以記之。予惟我公以秦關華胄爲斯世儀型、自

太公勇畧將軍輔翼　王室、勳標麟閣、海內荷鴻庇素矣。公伯仲繼起、抒名世材猷、爲國家柱石。公與提鎮公宣　上德威、封疆鞏固、而掌絲綸、陟侍從者且退食委蛇、優遊贊勳於內。一家多才、萬邦爲憲、聲公設施、不第豫土蒙庥、雖遍海寓猶是也。不第捐郲布惠、雖整百度統此也。不第敷政之二十有四日、省民財數十萬、雖終其身爲鹽梅爲舟楫、養天下之物力、培宇宙之民命、取諸其夙抱裕如也。予不文、將珥筆而爲公紀後效爲　朝廷慶得人焉。公諱弘燮、號亮公、陝西延安人。時各輸銀採郲、以甦民困者、方伯許公諱嗣興、臬憲高公諱敏桂、分守道參議崔公諱徵璧、管河道僉事王公諱進楫也。杞城縣知縣

連肖先曾經詳請、典史陳有佐例得並及之、於是爲記。○十九日、作勸善歌。勸善歌、有小序、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言者、凡存心制身、處事接物之道悉備於中、誠聖人覺世之要旨、斯世服行之善物也。鄉人偶屬予通諺語作歌、爲勸善之助、予因敷此八言之義、順文成句、略無紀律。若出肆市之常談、爲里黨之狎聞、豈敢謂於典行有　小補、亦以此答鄉人之意云爾。○其一、勸孝。　我作勸善歌、勸善先勸孝。孝爲天之經、上聖安所效。天維賦性均、衆勉學先覺。敢任爾。氣質或遲爾、智巧。何以盡子職、悅諭稟古教、溫凊定省節、心志乎言貌。舜文法至德、曾閔思倣倣。明天察地治、以此可相較。譬

彼涉廣川，勤勤用杷櫂。到得登岸時，此心能無倦。況今崇文日，孝經　須學校。試士以爲式，世奉學與教。誦習屏百家，興行出淤淖。遵經亦守憲，立身挺不撓。在家爲孝子，顯揚所願効。在國爲忠臣，文明變虎豹。種穀播而收，膏田無瘠磽。拓乃性中蘊，乾坤都籠罩。爲仁本在是，云胡不好樂。俗因妻子衰，更多私錢鈔。百行以此虧，燎原孰禦爆。人皆親其親，大順戢桎校。○其二，勸弟。　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弟。生民共天倫，弟在孝之內。不弟孝已虧，萬事同瓦碎。古人喻花萼，我擬似瓜蒂。賊倫豈其性，恭兄古之制。伯氏任吹壎，箎也仲氏吹。寧可饑而死，孰可紾兄臂。在昔聞王覽，奉祥格母志。兄嘗與同辛，妻並任嫪瘁。又曾

聞庚竟以身當疫癘。出眡於死亡、晝夜親抹侍。亦有楊椿、津。六十並鬥鬨。津惟稟椿命、安知已在位、更有司馬公。異常乎同氣。伯康八十翁敬與愛交至。凡人敬兄長、覽古能熟思。云何忍先着食、何忍獨嘗。讓財何私貨、讓居何爭第。弟道自應爾、隅隨亦匪細。烺烺大分嚴。弟婦同此義。夫兄即其兄、姑尊嫂即次。兄嫂總一敬、難容橫罵詈。頹俗安足道、僮姓託腹契。視兄如路人、逞忿堪流涕。豈知戚日篤、情始疎能逮。安有薄所敬、泛之愛能久繼。徐行與疾行、所爭先後際。豈曰我不能、人或攖其勢。爲之善家庭、何必張公藝。盡弟全孝道、倫教範百世。堯桀舜跖分、相從各以類。孝弟法堯舜、道在勉而致。○其三、勸忠。　我作勸善

歌、勸善並勸忠。忠者爲盡己、誠以爲始終。理自天命來、人物總降衷。物塞勘所推、獨人迴明聰。知之力能守、繼之以擴充。至誠參天地、君子依中庸。愚者却其僞、亦可追賢蹤。古人矢。精白其跡安必同。伊尹推一德、周公曾居東。壽亭攄丹志、武侯瘁鞠躬。唐家賴汾陽、宋室多溫公。孔門仲子路、朱門蔡季通。患難如結、那恤世不容。一哉聖賢心、推赤置腹中。景行思艮切、攀援阻高峯。豈無朓誠士、天心滌塵封。暗室逮廣廈、冠裳對痰癖。人地誠紛然、寸念將何從。念念毋自欺、生理便不空。舉而措之世、愿何病倥侗。無非四知禀、孰罔三尺童。更哀無告者、嫠也無父窮。扶之鮮遺憾、庶可答顥穹。以此行天下、愧怍其奚叢。忠爲

省身要、曾氏愼獨功。戒欺自求慊、持以振聵聾。○其四勸信。　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信。信由忠而發、在在合體認。顯而赴綱常、微而却悔吝。夷而學俎豆、險而冒白刃。拂物等面壁、輿曳安能進。君子學入世、毋懼矯而震。矯世行不慤、震世言難訒。豈知愆尤寡、其道在敬愼。試觀忠信涉、出險豈力振。周道劉如砥、履之而大順。順理以洽情、無形銷多釁。匪山號巉巖、匪淵謂廣浚。心理總不隔、以此盡賢俊。豈第哲士同、上聖緊心印。逆茲寸心施、何以見堯舜。堯舜憂煢黎、痌瘝視饑饉。執兩以用中、協和風乃迅。聖無事不實、所以功業峻。人有信心者、制行益謹恂。弗杞僞妄根、徒自蓄疑陣。猶豫失大節、細行安足訒。但見世路

岐、磨易卽於礫。譬之掘井者、毋乃棄九軔。是惟巽順合、文明日以濬。幹事貴貞固、改過喜不悋。知崇而禮卑、德能使身潤。體信以合忠、吾策千里駿。三復忠信旨、聖教毋諄諄。○其五、勸禮。

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禮。禮以堅德性、威儀復濟濟。其分主於嚴、其用則愷悌。嘉會合亨德、百禮爰肇啟。孝養致其樂、奉槃爵用洗。祭祀重報本、烝獻畀祖禰。燕饗儐嘉客、薦羞雜飭鱧。耆老殷供奉、椒馨洽酒醴。婚喪及兵刑、闤闠殊門第。異事而同敬、禮總植根柢。早歲不受繩、終年於何底。蟠胸蕩紀叙、囿骸但潰疵。君子好度數、小人就犴狴。無禮相鼠刺、讀之痛多泚。晏嬰霸佐爾、君醉端以後。朝服救解冠、三觴趣就邸。五尺能勝子、徒

以畏國體。至今思其言、禮猶繫堂陛。世有自好士秉禮實肯綮。恭敬而無失、四海皆兄弟。貌承非恭敬、無從惡出涕。有禮必有讓、循實衆安詆。抑搔問燠寒、升降肅拜稽。凡皆從天制、裂毀嘆拊髀。○其六、勸義。　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義。義爲事之宜、吾心划裁制。君臣父子間、辭受取予際。若非義之精、惡能順其類。管召不均死、兄弟未命位。建成位旣定、安得釋王魏。齊魯去遲速、曾思取易地。宋齊餽殊輸任、儲異答幣。伊尹視一介、小者等千駟。堯舜相授受、大者亦此例。總由是路直、所履卽所視。居家不體此、犯亂蔑孝弟。居官義不明、白日走魑魅。士農各有業、無義卽謬戾。商賈服義少、利市近三倍。義眞爲權衡、安別賤

與貴。守之以集務、細大罔所背。準之以平情、遠邇服流輩。物各處以則、中間有調劑。萬類概參差、我以身爲試。肯使納轇轕、吾身須正氣。義利分公私、辨以直方志。如別淄澠識、更如熟騎驥。始信秋毫察、能齊險夷致。截然而畫一、和順乃爲利。我爲思其人、剛德全未墜。以之善天下、何日共攬轡。〇 其七、勸廉。 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廉。廉者有分辨、一介所必嚴。不取亦不辱、富貴何安恬。自罔恤冒昧、貪得竟無厭。牛若鮮積芻、燕閒寢崇檐。人生分已定、憂心空如惔。饕餮徒喪身、危禍日以阽。豈知廉隅順、義利明炎炎。側稜兩下分、儼若判直儉。更揭堂廉義、九級峻莫覘。堂高廉遠地、連步安能兼。物平人易忽、目常畏物尖。

礙眼與之狎、磨湼方、無嫌。界限一。無苟、堂也障以簾。如水清見底、影無隱洪纖。毋日將欲取故以予。爲餙。毋爲於陵居、大倫致幽潛。柳下和而介、不以三公淹。子思恥身辭、棄裘絕、儒震。原憲辭九百、通以周閭。辭粟亦已過。可作貪墨砭。關西却暮夜、河內拒逆閹。古人如可作、執鞭意所忻。狷者遠不潔、不屑人共聽。胡爲鄉愿譏、媚世亂其謙。中庸有胡公撰稜流以漸。苟欲簠簋飾、辨似口難簡。先自清其心、甘可受醯鹽。心清砥潔操、礪世非沾沾。取舍斷自我、寧假神蓍占。○其八勸恥。我作勸善歌勸善並勸恥。羞惡人皆有、並涵惻隱裏。我何以作聖恥不聖相似。何以徒作狂無恥闒茸耳。敬忽嚴其介、幾危別人鬼一簞

食豆羹、得失係生死。不受嗟蹴與、心清如止水。夫何利欲汩、志以耳目使。或爲妻妾奉、或爲宫室美。種種恥念銷、存者尚有幾。鄒聖切致訓、是不可以已。已已此身外物、檢吾身所恃。禮義爲大閑、得之心竊喜。臨事審非義、臨財審非禮。勿施欺罔術、害人實害己。勿幸貨賄得、焚身象以齒。尚其察眞心、欲惡保、初體。無爲所不爲、其所爲如矢。無欲所不欲、其所欲皆是。孰肯卽隱忍、膝脆等奴婢。丈夫不受憐、節義見窮士。窮達只、任運心更無彼此。豈以前後乖、勿喪直到底。庶爲天所生、不至虧其理。以此終八言、言近無違指。人苟欲希聖、克之而已矣。我見愧凡陋、蕪言終無紀。藉以自勸善、誨我俟、君子。○二十五日、

雎州州守胡公(諱范)刻以見容端毋欺集工竣、以刻本見示。○討孫郎爲以見容端作祠堂碑記、並題毋欺集詩四首。○二十七日(謝胡州守)

刋毋欺集書、宇宙內薰蕕不同器、涇渭不同形、物相離則趨向異、類相別則事業殊、善不善之辨、尤較然也。足下以文獻世家、聲噪藝林、自文範公肩伊洛之傳、以至今日、世德積累有素、行將大顯家學、於當代。某曾有事至雎、登琴堂、見政治平恕、樂易庇民、民德之如依慈母、竊嘆服之、不知其所由來者固已遠也。○敷政之暇、搜羅載籍、褒獎人羣、顯微闡

幽、饑渴是好、由乎性生、得之家學、兩相値矣。自客冬會城相晤、以所聞於亾兒公舉請祀之故索覽遺稿、當即以毋欺集面諭、災黎辭之不克實多惶悚。因思公好善之懷、直同覆載、雖以荒陋之說、一見邀契、有出意外者。既而携歸清署、同萊郡芟繁正譌、且不吝大序、冠其篇端、而萊郡亦肯賜佳詩、不無溢美。及命工就刊、書法精良、體製悉安。彼循大命、實經鴻材。工竣、遠勞遽使、下頒二冊、命校字脩補此段。高誼以亾兒泉下之感、不知若何。某終身之戴、眞鏤骨難忘也。念某一生取友、始得力於孫靜紫同年、繼得力於湯潛庵耿逸庵兩先生。此外指不多屈。公以冀北名賢、暫屈百里、雖柘壤地相接、因而道義切劘、有年、種

種不棄、諒我愚瞽、某亦心佩我公與人爲善。曲成不遺之厚德、殆所謂兩相信、莫相逆也、今又厚及、以見於一言之近正者、大爲玉成、惟恐日就湮晦。竊思古來忠臣孝子、德行文學之遐、遁跡山林、抑鬱不彰者、何可勝道。惟賴有表章人倫之責者、於窮鄉下士、及巳沉孤蹤、凡片善微長、表錄無遺、在敦行者紬於生前、而伸於死後、直聽之千百世之知我者、而大君子傳造物彰善之心、爲名教作主持、抑何世道人心之幸也。無他、善與善相觸、雖生乎其先、生乎其後、其類一也。以見自髫年即知嗜詩書、稍長讀洛閩諸書、津津不能釋。嘗謂行文筆鈍、於科名一途不相及。意惟屏去舉子業、結廬屏山之陽、探討蒐輯、明道進

德、爲畢生安身立命之所、是所願爲、亦所能爲也。此甲戌春日有是語、時聞言色喜、即令於所業義經外、再治一經、因並讀詩。不期以賤恙憂悴、至冬十月遽罹不測、志未就、業未成而已萎其形於荒煙蔓草之中。某之涼德不能有是子、深爲可慙、亦以痛學而能成者之寡。不易有其人也。身後之浮名、更安所計哉。乃没世十有二年、得逢仁人之鑒賞、刋其遺稿問世。但毋欺一編不過郁盲之見、曾何與於大道、遽爾鋟版以存、竟似孺子之言有合乎先生長者樂善之懷、遂並其人之言而善之也。戔戔之語、得附驥益彰、孺子其幸矣哉。澐慈直等江河於不竭矣。草此佈謝、用誌明德。○答計萊郁書、碑記領到、同衆讀之、

煌煌。大篇光稱鉅手。某存殁均感、但媿難承當爾。記內有及先大父行實者、當年爲學指要、得仁人之言而益彰、不能不心焉誌之也。桐江放棹圖借題卷端、頗與諸家之意不相謀。葢有見於學成用世、正可及時利濟、與子陵所處固自不同。子陵爲光武故人、正無妨以節高之爾。在今日憂違之意竊以爲終敵樂行之意不過也。未知然否、教我爲幸。止兒荒稿、本不堪觀、得大詠藉傳不朽、銘佩難忘。因佳詩第三首末句頓起故人之思、未知起元近功若何。便中一訊之、慰我饑渴之望也。

○二十九日　題計葉邨桐江放棹圖、縱彼孤蹤、山水情牽。吾抗吾志、山水寄焉。先憂而憂、初之屯邅。後樂而樂、履上

其旋。亟返爾棹、收江湖船。胡付大業垂釣江邊、以質子陵、千載孰賢。○是月、教子弟治舉子業。

五月朔祭誥封奉政大夫高公文、嗚呼、維大造之莅莅兮、孰智而孰愚。維人壽之易促兮、能不覽古而憑弔。維往者之不可追兮、日沉波逝之難返。維來者紛觸人之憂思兮、孰是秉間氣而合道。維輝光之炳蔚兮、歎羣而篤生。維志氣之軒昂兮、奚啻前乘之照耀。經百折其不回兮、顛沛流離之蚤失乎毛裏。乃遷河朔以避艱兮、家園澤國之漂没、亦見草昧之天造。孰知挺身其出險兮、風浪之息於無形。遂抒才智之超越兮、行無不宜

而有以化人之凶暴。惟賦性之和易兮、春融秋澄之並擅其美。維制行之有常兮、不競不絿之允符。而德容之克肖。仁洽三黨之歡兮、恩相愛而義相成。頌起四鄰之聲兮、排難解紛之悉握其至要。逆庭訓之有成兮、長君筮仕乎名邦。信百里之展驥兮、羣空冀北而來人世之鴻號。是以兩作龔黃兮、人安蹇劣而此調繁劇。兩擢司馬兮、人畏洶湧而此優泥淖。何疑中丞之推轂兮、賢聲騰於　闕下。雖天子亦知名兮、上擬一歲三遷之光耀。但見　綸音之丕賁兮、封秩褒賢之優厚。坐享古稀之天年兮、廣施善行之克著乎成效。東土之災難兮、離散者叩門以求活。爰按戶以給資兮、還千里之骨肉。而施恩非望以重報。

燬券以卹貧之兮、生者被汪洋之厚澤。置義塚於近遠兮、死者安魂魄於九原而含笑。諸大德之光前兮、啟閥閱之門第。致子孫之昌後兮、蘭桂叢森、疊邀非常之　龍誥。寵則擬喬木之千尋兮、壽則徵康色而耄耋之是兆。胡二豎之爲殃兮、使山頹而失型。嗟塵世之難留兮、閔昊天之不弔。人之聞其風者、尚思遺愛而欷歔、矧余道義之篤厚兮、孰禁夫奔走而來告。聊陳鷄絮之奠兮、極憂心之冲冲。維靈其歆只兮、鑒予寸忱之痛悼。嗚呼哀哉。尚饗。

○**二日**　胡公右文刊毋欺集工竣、予以梓價償補僻之書來。○讀書學箕園。魏艮玉求見、詰其家庭近況、則曰、自前番相見、其兄歸、大脩敦睦之行。今喜而再來、願詳

教之、良玉更欲 ○三日、魏良玉來受業、邢集、
受業爲弟子。生爲介。良玉求字、以
公瑛字之、三十一歲、鹿邑人。○良玉受業後、
同其兄至書院、予方與學者講周易乾卦、良
玉兄弟卽列坐聽講、復以孝弟之道廣示之。
良玉詢夫婦有別之義、更言世俗蔑禮之弊、
進以古聖人制禮別嫌明
微之意、言過日中而去。○九日、與撫軍趙
公書。先生開府豫中、甫及半載、而跋涉東省、
兩次恭請 聖安、民生國計時切憂勤、
聖心嘉悅、寵逾三錫、不能不有明良之慶
也。捐免協餉、仁恩廣暨、萬姓悅懷、前將輿情
畢達之矣。茲闔邑共製豐碑、永勒鴻功、以垂
不朽。久經告竣、筮吉於閏四月望日豎立於

柘城縣學宮前通衢。至日某偕官紳士庶會集其地，舉手扶植，凡男婦老幼觀者數千百人，咸懽呼踴躍，以爲召公甘棠復見今日。四方之人搨出墨刻，傳流布散者無數。某媿代作文字不佳，鐫石字様未能精美，而裝冊亦極尋常，種種難愜於懷。但事以人傳，惟藉先生以千秋不朽之人，作百代垂芳之事，留此片石，光耀僻壤，俾世世人民永戴弗忘爾。謹將墨搨四部呈上，惟冀電覽銘荷，難忘。

○**又與撫軍書、爲姻家葉別駕白冤。**與撫軍趙公書、原任嚴州府通判葉增奕、淮安府中河通判葉增英監生葉維秬，被某等誣控一案。增奕與某婚姻至戚，稔知平素稟遵其祖少司馬

薛廷桂公忠孝家傳，其事母劉氏恂恂盡孝，請告終養，通國共知。今其母劉氏以七十八歲老人病故，忽被某誣以不孝大罪。某係至親，不忍蒙此大冤，敢爲增奕等白之。增奕、增英之母劉氏，乃劉某等之祖姑也。某等兇惡，與葉氏世守忠厚者原自薰蕕不同，以故數十年間，劉氏子從未有登葉氏之門者。即劉氏抱病二載，某等何曾登堂一問？今於劉氏身故，陡生奸計，羣惡橫噬。據伊呈詞內云：其姑祖母劉氏手足動搖，口內呻吟，增奕等即舉棺入殮。以此誣人不孝。自古及今，縱極逆不孝之人，從未聞有此事者。況某等總未到葉氏家，何由見舉棺入殮？諸醫生可証。某等造此語，直兒童之見，作夢語欺人爾。其能欺

公明並至之大人乎。又據伊呈詞云、伊姑祖劉氏孀居撫孤、衣食艱難、借某家田地收租度日。劉氏屢言退還、增奕等恨怨在心、故將母磨折斃命。某等亦人子爾、揑造此詞殺人、計雖狡、亦愚甚矣。念葉氏自司馬公以來、饒有田産、司馬公之子葉元渥卽葉增奕增英之父也。産業猶在。渥雖早亾、仍屬舊家、葉氏何至衣食不足、借彼田地。此揑詞騙賴、不辨自明。至稱劉氏屢言退還、增奕懷恨、磨折其母以至斃命、竟荒唐不經、以至此乎。假其母之尸以殺其子、何不控於劉氏生存之日、以爲証據、乃假死者之尸以坐人不孝之罪。竊恐死者有靈、豈肯與之甘心。但不能起九原而問之、遂任尸誣衊爾。其亦愚矣。且所云磨

折其母以至斃命、更屬傷風敗俗之惡譚、其愚更有甚焉。磨折之說、聞所未聞。世有繼母磨折其子者矣、從未有親生之子、磨折其親生嫡母者也。總之某等架詞吞產、此其本心。但天下事自有正理、安得枉其詞以害人。幸遇大君子恩扶善良、明燭鬼蜮、於某等初次控呈、即蒙鈞批、至親莫如母子、豈有以地畝細事、而磨折斃命之理。且去年十月見白紙糊門、至十一月身故、如有不明之處、彼時即應指告、何故遲至五月方始具呈、事關重大、該生獨不慮審虛反坐乎。其細思之云云。方是時、小人騙詐情懷、一經洞察、如見其肺肝。然伊惡不悛、藐玆法紀、仍復賣控、又蒙鈞批、子無殺母之理、律無磨折之條。某等越

五月方行上控，明係爭地起釁云云。大哉仁人之言，雪人不孝之冤，以維持名教，燭人吞產之隱，以誅鋤奸邪。不惟葉氏頂感高厚，凡具人心者莫不感激泣下，永戴明德也。今再就某等控詞論之：控府則云賠嫁，及控憲又改稱借伊地。試思賠嫁即係賠嫁，借地即係借地，何始云賠嫁，繼改借地？前後自不相照，豈非絕無其事，而隨時起爐竈乎？若是借地，必有年月地段同人証據。今皆無據，其何退還之有？若是賠嫁，安有伊曾祖賠送粧奩於其女，至某等悖伊曾祖並伊祖父而爭之？是某等不孝之罪，且上通於天，爲國刑所不宥，更何得以不孝之罪罪人，即種種訛詐之術，難逃電雷之鑒。葉氏無辜遭毒，得遇先生

以合德天地、合明日月之大人、何難照洗沉寃。今未知太守申詳若何、惟懇電察情僞、或行提親訊、或批詳判奸、爲名教作主、扶大倫而出入湯火之中、爲君子長氣、剪孽克而正彼欺詐之罪。俾葉氏一門存殁之奇寃得伸、祖父之世業可保、陰德萬代、八郡風行、所關世道人心非淺。故敢冐昧賫陳、並非如世俗射利關說、甘蹈汚行者。在先生自有諒愚誠。在某不敢不盡白。擬懐緣葉增奕之子係某之壻、故增奕等事親之孝及家世之詳、知之甚悉。今陳明受誣之由、尚冀採擇於萬一、曷勝惶悚翹企之至。○十日

寄門人許詒孫、臨出縣令。時詒孫以詞　分符百里駕龔黃、襪近日邊出玉堂。驚世文章存大雅、開懷風月見

淸光山城小試琴聲，暇慈母先籌地力。○十怔。吏治從看由問學，逢今侍從擢三長。○十二日，病。○十八日，病愈。○二十七日，容恂女殤，哭之頭眩暈。○二十二日，頭眩暈愈。○二十三日，與張秋紹箋先生書。聆歲九月內价回，展讀手教，不啻面訂心期，累日忽倦。承賜諸刻，已拜領矣。嗣於十月望後再寄尺幅，至今未見回音，懸望之甚。范彪西先生係某舊交，今春忽聞仙遊，不勝山頹木壞之感。范先生去世，吾道益孤。計理學備考一書，非成於先生之手而誰望耶。此書內耿嵩陽先生斷不可缺，故范先生諄囑索書，統祈留神。○二十

五日 重脩關聖廟小引、今之崇廟制、祀關聖者遍天下矣、人人知虔奉、而不知虔奉之所以然。或云忠結於漢室、或云義昭於桃園。或云秉燭達旦、不墮操於狡計、是其節之大。或云一表辭曹、不屈志於亂賊、是其識之高。兼此四長、尸而祝之、職此之由。予曰、唯唯否否。此四者固卓標千古、要知聖人律已治世、惟其體合天地、用周古今、舉人心世道默爲運轉而人不知、此所以崇德報功、以及於無窮。若摭拾一二陳迹以概生平、烏足以云知聖。至如關聖、卽以四者論之、奚不可崇祀百代者。況扶綱常於無形、維世運於旣衰、信足炳寰區而耀千秋哉。柘邑縣治東南舊有關聖廟、近日漸就傾圮。邑侯連歲時致祭、

毋臨其地，輒慨然動重整之志。邑人吳子克巳從善如流，任此事而樂焉，言於予曰：廟貌妥神，明神。神恭敬，國之福也；庇民實多，烏可不謀厥工。語云：經始爲難。予慮其終，何憂乎始。吾邑以淳龎之俗，崇正直之神，衆志踴躍，集事乃易，一奔走間可告成功，何憚微力輟乃舉。予嘉吳子之樂善不倦，尤幸遇賢侯之崇正神以嘉惠此士也，因爲一言以告吾鄉之君子，知必惇信明義，樂輸貲財以共勸其盛焉。○二十六日王珩來受業，閣士美爲介。珩字荆璞，二十歲，睢州人。○三十日是月，爲子弟理舉業文字。

六月二十二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人之心，恒久而不已也。聖人之

壽、佰久而不已也。○許詒孫、孫頡舒、毛德姬因講佰卦記此。

爲亾見容端作祠堂碑記、許更有門聯。○二十九日

送萬雲坡廣文去官歸里、誰將勁骨覓彈冠、冷署條氷六月寒、信道不妨逢世拙、休官儘自得心安。有轅攀卧婗棠愛着錦輝光照講壇。厰、髫孿餾斯塲翻戲袍。此日奇閒空海內、他年留作典型看。○送萬玉舟秋闈應試、　晰義年來有德鄰、從看大力探先民、須知家學嫺詩禮、更道薪傳會洛閩。三策醇儒逢顯俊、一天濃露肇垂紳。此行吾道南携去、初戰秋風拔幟新。

○是月、爲子弟理舉業文字。

秋七月十一日、張秋紹先生書來、爲先大父鈞峯公作崇祀鄉賢錄序、爲以見容端作祠堂碑記、毋欺集序。○三十日是月、爲子弟治舉業畢。

八月朔祭方伯絅庵胡公文、嗚呼、天生名世、鍾於幽冀。風土大淳、人留正氣。維公拓懷奇蹤、遐寄。不受世縛、一切吐棄。爰溯先哲、文範大儒。名並楊焦、稱五丈夫。厥德配廟、靜脩何殊。林尖片石、光映洛圖。瓜瓞綿綿、科第充塗。讓産著義、延陵允符。雪冤活生、高門如干。逮信山公、昂霄負志。屯遭阨運、風雅振響、以篤同氣。上林遺嗣。公才卓犖、夙稱大

器。起自明經、操刀而試。百里之封、行所無事。香山化梗、海國就治。人懷其仁、莫逃其智。通賦之風、於斯爲易。嘉乃懋績、擢以秦關、佐郡鴻聲、剔弊除頑。惠流商賈、人盡解顏。以是晉秩、潼商擁節。攄其謨畧、智勇超絕、平京畿兵、搗其巢穴。餉何鱗集、惟公運轄、飛輓神速、畿斯蕩滅。既滅轄臣、更撫華州。一隅騷動、四方多憂。其時王兵、羊祜輕裘、將軍閫外、資公良謀。山河掌上、幕府運籌。寇跡削平、室家咸休。至今歌思、人頌戢柔。秦兵甫罷、楚難未已。庚癸用呼、瘡痍誰起。維公曰賢、 當宁是倚。滇黔進討、師行千里。亟需芻糗、轉輸爲侍。俾其勞勛、日無暇晷。供億是充、有如流水。蠶叢無阻、凱歌誌喜。 天子褒嘉、曰咨汝可。粵風險

訟明刑弼我。公致明允，釐其偏頗。亦本慈祥，濟以剛果。　帝曰俞哉，從欲惟良。南顧雄藩，荆蠻之鄉。汝其予治，綱紀斯張。蒞土未幾，夏醜陸梁。堅拒迫脅，夜縋武昌。亟迎　王師，殲此猖狂。大節炳耀，弗祿方長。投閒家老，香山遺芳。天性篤孝，我生用彰。痛念一本，在官弗忘。雖我刺史，將其明發。迎養清署，未及數月。即歸焚掃，歲月恐歇。廬於墓側，神情恍惚。大孝因心，囊型駕越。方儆懿規，山顏安依。琴書猶是，風景頓非。雨幾夜燭，雲黯山暉。我心悲悼，不能奮飛。以問九閽，以牽公衣。雖水人衆，投刺史車。控於上憲，哭愬陳書。千百其羣，龔留潘輿。奈格於例，聞者欷歔。嗟公屏翰，信及豚魚。象賢繼起，治績孔舒。豈牧一州，天下坦

如。文孫龜武、蘭秀競芬。學優仕優、望重人羣。家寶國華、馳騁風雲。設公而在、佇看銘勳。彼蒼云何、弗佑斯文。遽奪先覺、俾我罔聞。思之不得、悲衷如焚。敬陳醴筵、尚歆我芹。嗚呼哀哉、尚饗。

○二日、爲孫擔峯同年作墓表

內閣中書舍人孫擔峯先生墓表、 皇清康熙庚辰十一月八日、吾友孫擔峯先生卒。辛巳春正月、得凶問、特疾作、臥榻上、不能爲位以哭、輒輾轉床褥間、大號慘怛。歎彼蒼奪我良友。旣而嗣君用[illegible]以所撰行狀來求予爲文、以碣諸墜上、慟哉。予於擔峯以同年訂同志、蓋無歲不有尺幅相往來也、而今安可得哉。予於麗澤之助、敘締交之先後、紀其歲月、錄其言行彙爲

同志譜一書、以擔峯爲首、蓋不忘吾得力處
也。而今已矣、擔峯前以思親假歸邑養、纔十
八日、而太公以無病遽逝、人以爲承顏之日、
皆天曲成孝思之日。今閱七年、擔峯以瘠瘵
微恙、經十日而逝、前後如出一轍。擔峯生順
沒寧、夫復何憾哉。予因其孤請爲表墓之文、
情辭懇摯、而又慟吾道云孤、不能起同志於
九泉而訂千秋也、因以一言鐫諸墓石曰、先
生姓孫氏、諱淦、字靜紫、號擔峯、前孝廉理學
徵君公之孫、歲貢理學鹿仙公之子也。其先
容城人、後隨徵君公遷共城、遂家焉。自是遊
庠、鄉貢皆籍中州。其籍容城登科第者、實自
六世祖運判公諱臣始。擔峯稟徵君公遺教、
契志於濂洛之秘旨、蓋有年矣。早歲頓悟異

常、習見家庭坐作揖讓之容、心竊慕之、奉以爲式。入小學、判穴鼠有青天白日、豈汝肆志妄行之語。或强之拜佛、挺然不屈、早識爲邪妄、稍長、爲水部馬公玉笋所重、又爲中丞郝公雪海指爲鳳雛、譽大起。遭母許孺人喪、年方數歲、坐卧苫塊中、日抱幼弟善摩之。人把其戚容、嘆不易得。既而依伯祖五虞公課讀、兼治穡事、披荆棘歷虎窟中無悸色、讀書攻苦有日、徵君公謂舉業德業非判爲兩途、指示以本原之學、遂大窺幽奥、悟天人合一之理、而不疑於天道運行之妙、益以擔荷斯道爲己任、因自號曰擔峯。葢肩承徵君公之志、不欲親第一等事爲難爲也。以濟上事奉徵君公北上試諸艱積勞致疾。比歸、三月伏榻

上覺萬念俱空、理境呈露、自謂學問長進處每在險阻百折中也。壬子膺鄉薦、壬戌成進士、官中翰。秩雖卑、天下仰爲麟鳳而敬慕之、一時碩老如魏庸齋、湯潛庵、崔定齋、耿逸庵諸先生交相引重、而海内文人若顧寧人、錢飲光輩罔不折節讓席。擔峯素志恬退、未幾假歸、得奉椿庭歡。及宅憂、一循古禮、三年屛宿於外、大發先笥悉心讐校、鬻田付剞劂以壽世。其時五虞克齋兩公督課諸子於上、擔峯身導於下、以故家庭間肅肅雝雝、奉教維謹。凡遠近慕其學者爭延爲師、至則隨才成就務俾有得。其拔取闈士、皆文行兼懋、不類凡品。其扶維名教、如鹿忠節公曾孫泓早逝、孀母、寡妻、孤子一一翼之、使無失所。又爲楊

氏畢婚嫁、爲賀氏、陳氏立嗣子、諸爲人所倚賴類此。更以其學之餘力、精通音律、謂此道格天地、感神人、勿視爲曲技小藝、殆所謂神而明之者歟。性喜遊、每躭志於佳山水、累日忘倦。從崔宮詹祭告長白、過廣寧、出柳條邊、抵烏剌、遙望其地、嘆爲域外之壯觀。是時壬戌試禮闈方竣、捷音至、人促之歸、慨然曰、吾不以一日浮名易千古壯遊也。東登泰嶽、南涉江淮、憑弔吳越、近循太室、而西出函關、望華嶽、探古蹟、如指掌。其觸之境而會之心者、發爲詩歌、無非性情名言。卒之前數夕、猶戀戀於四子醒書及徵君公近指、鹿忠節公說約、不能忘云。所著書有擔峯詩及諸遊記、訂機言秘旨行世。擔峯文集、醒書選、唐詩通、擔

峯眞面目、擔峯友聲諸集藏於家。卒年六十、有一。遇　覃恩、封贈父母如其官。配楊孺人、壹德著聞。子用　、丙子科舉人能世其家傳。用幹。庠生省親京師、屢過予論學、尋卒、士論惜之。孫炌、郡庠生。歿。其卜葬歲時、子姓婚姻具悉行狀、茲不載。○**四日、容莊女殤。**○**六日、書院祭先師孔子、同舍郎行秋分祭先祖禮。**祭畢、赴雎州、止劉方齋先生家。○**七日、奠胡太翁絅菴方伯。**雎州州守右文尊人也。○**八日**命价同平岡祝劉方齋先生。方齋先生懸弧之辰、予行後知之、道中口占、用解先生痾體、並與祝楊太夫人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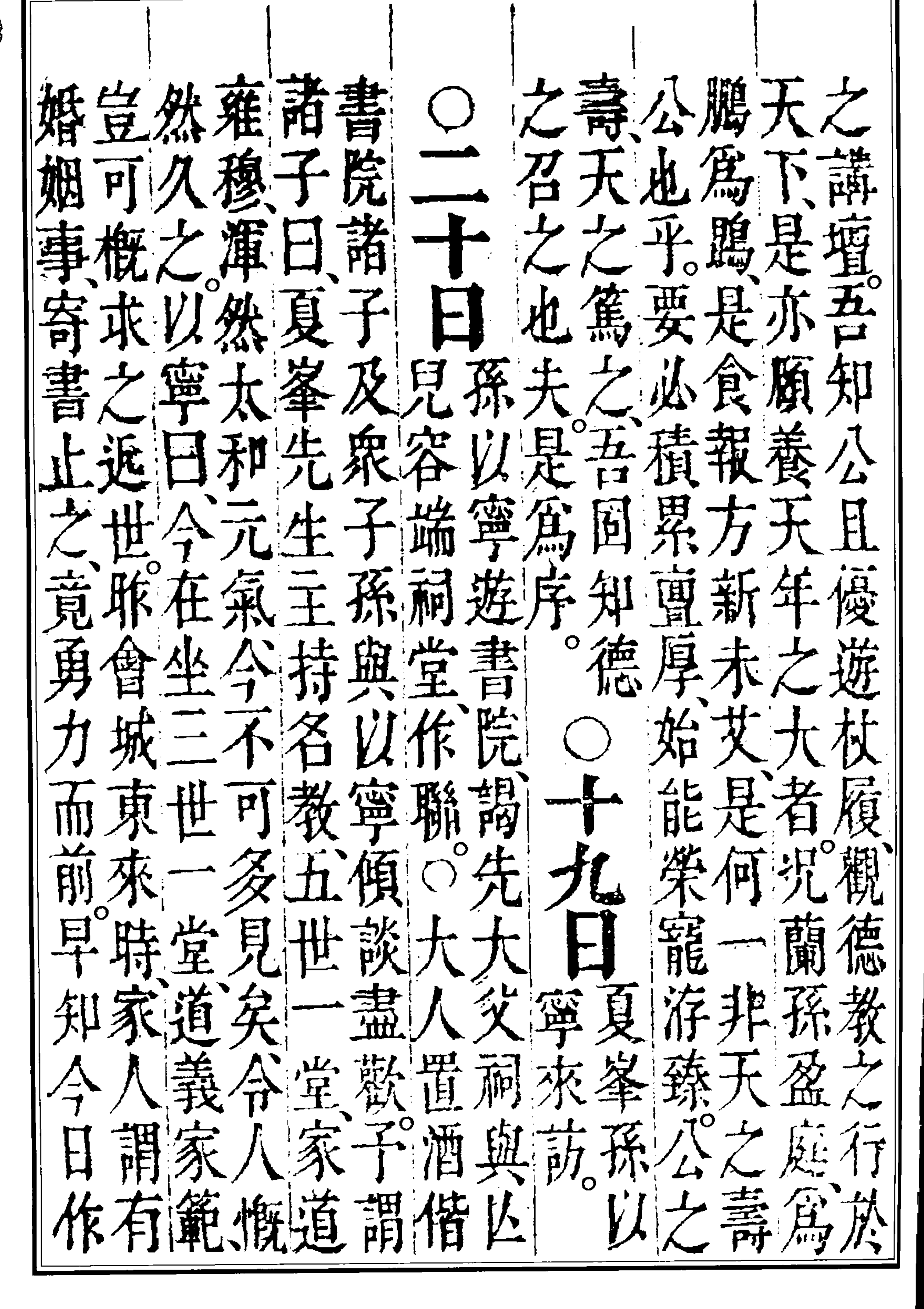
道上成之。至州疾作、書扇書箋、遣僕代叩。以前日曾有回平岡之約、今恙作不踐言、故遣褫致意、不嫌禮儀之疎略也。○壽劉方齋先生、中秋月色較分明、萬里雲煙一氣清。正値添籌盈海屋、恰逢折桂報雲程。趌餔慶擧。光生藜火傳經舊、夢肇江花異彩成。快意參荼都撤去、園山隙地廨閌亭。大盡怡情。○壽楊太夫人、 西池王母雲端下、遠岫仙霞洞府開。玉樹成林收紫氣、瑤階競秀擬蓬萊。無人不道垂芳壼、有子皆賢擢令才。爲報人間丹訣轉、郎今清署獻新杯。 楊太夫人○十者、子申之母也。時子申補光州司訓。

六日 解質斯屏序、 葵丘望族解氏有質斯公者、予耳其名久矣。壬午夏、予請假歸、

過訪其廬。時公出未及一接手采、嗣君暘若周旋之。予見暘若伯仲森森玉立、或坦懷洞達、或執禮恂謹、一堂之上、雍雍穆穆、意象允追隆古。即羣孫翩雅、亦嫺敬讓、罔愆於儀擬之陳太丘應德星萃聚之占、恍若遇之其家。因美公才分器量迥超塵表、而積善餘慶自當受茲介福。予雖未遇、猶之抵掌而談也。閱四載、其姻家仲君若斯以閩邑製錦、祝公之舉來告、且述邑人屬予之意、欲以一言摛之屏端。予思古之祝君子者、或登堂、或遥拜、或投紵、或贈言、要皆由乎情愫、非徒崇尚虚文。予慕公久、嘗思得挹暉吉、爲交遊光寵。今聞其邑之官紳士庶祗厥德而登堂稱觥、此近今以來不易遘之盛事。予縱艱於徒步、未能

隨諸君後獻一卮爲壽、因樂以其言爲贈、而祝公遐齡者、因撮公生平、爲文以質之吾友仲君、並答諸君之意曰、公之壽、其公之德召之乎。從古德之大者無如忠孝、公當竆約、抱深沉之智勇、思以其長而效之於國家。至登賢書後、益念念不忘天下矣。會廟堂遴才、公受特達之知、奉　簡書往蒞楚之襄陽、先之潔己率下、苞苴悉屛、然後導以直方果毅之行、使人畏威懷德、而不能已。甫下車、懲陳姓之豪縱者、按律以治。自是人服公明、凡以不孝干紀者、聞風膽寒、咸思改轍。及領運京通、常例槩黜、計省金不下數萬餘。雖悍丁侵餓漕艘、所入之數耗去米數千石、公皆代爲之輸。有勸責償者、公不願也、以爲吾鄖民艱、是

郎上報君命。其忠愛之至性、過人遠矣。若誠
敬所積、與仲兄敬承公同心理家以來、無日
不思彰親之美、以遂顯揚之志。迨宦遊得邀
恩綸封父母如其官、乃喜曰得此、庶可仰
酬罔極、外此復何求哉。以是知在官克殫厥
職、皆自篤於孺慕者致之、豈曰無本輒能如
是。他如樂善好施、扶危濟急、篤本支之愛、厚
姻婭之誼、却非分之財、焚千金之券、其碩德
懿行、指不勝屈。予惟畧舉大槩、爲致罔陵之
頌。亦曰身備三多、子若孫繩繩濟濟、將來必
有起而位三公、享萬鍾者。於以迓膺　皇家
之寵誥、綿衍百代之瓜瓞、夫孰得量其所至
也哉。方今惕若振南國之鏗音、當必使蘇湖
之教光耀寰區、舉異日致君澤民之偉畧、試



之講壇。吾知公且優遊杖履、觀德教之行於天下、是亦願養天年之大者。況蘭孫盈庭、爲鵬爲鶚、是食報方新未艾、是何一非天之壽公也乎。要必積累豐厚、始能榮寵浹臻。公之壽、天之篤之、吾固知德之召之也。夫是爲序。

○十九日 夏峯孫以寧來訪。

○二十日 孫以寧遊書院、謁先大父祠與亾兒容端祠堂、作聯。○大人置酒借書院諸子及衆子孫與以寧傾談盡歡。予謂諸子曰、夏峯先生主持名教五世一堂、家道雍穆、渾然太和元氣。今不可多見矣。令人慨然久之。以寧曰、今在坐三世一堂、道義家範、豈可概求之近世。聯會城東來時、家人謂有婚姻事、寄書止之、竟勇力而前。早知今日作

此盛會，並可攜幼兒偕來也。可見天下事須勇以行之，不然，其事之成也鮮矣。予因與諸子暢發勇字之義，而先之以立志，更發先難後獲之旨，以先之一字示其徵，一時極名教之樂。○二十一日，孫以寧歸夏峯。○二十八日，三男容遂本省鄉試中式。第二十四名，王司吏部稽勳司郎中王公升，四川南充人。戶部陝西司主事王公廷獻，浙江海寧人。房師開封府扶溝縣知縣吳公士熺，福建莆田人。○二十九日，容遂赴省。○三十日，是月，理祠堂舉祀之事。

九月八日、容[illegible]自省城歸。○十日、邑人致祭於先大父篤峯公祠、立碑於祠之左、爲端兒容端送至於新祠、置碑記、來祭者千有餘人。○祭畢、延賓於家。○至期、鄕衆送至於新祠、先陳祭先大父祠、祭之後赴容端新祠致祭。禮畢、延客於家、饗之、俱極歡洽、日落始散。○予慚在已之涼德、邀邑人之厚情、祖祠立碑致祭、端兒更請建祠崇祀、立碑。於祖側來祭者千有餘衆、是擧直聞所未聞、予、搢紳士鄕衆之榮我祖先者、以爲繼述之事。搢紳士鄕衆之榮我後嗣者、以爲貽謀之遠

感此、喜悲交集。雖以寡德、受茲厚寵、愈不敢不重自勉也。○十一日、予大人率子孫入祖祠致祭、令容莊抱容端王告祖禮畢、子弟俱赴新祠祭之。文、鈞峯公祖祠祭文、季秋良辰、閭邑伸祭、追思學行、情不能抑、根柄之旁、新祠附食、爲子孫者、感而生憶、箕裘之業、兢兢罔墜、虔設几筵、伸茲誠意、尚饗。○以見容端祠祭文、　學宗濂閩、造道有成、閭邑請祠、不能忘情、筮吉良月、迓王新楹、祖祠之側、奐然光明、合千餘衆、設奠將誠、年雖早世、德有餘榮、屏山擁後、以妥幽靈、虔設品物、中誠外形、庶其歆只、斯道云亨、尚饗。○是日至月終、日

有鄉衆來祠堂行祭，俱延至家饗之。○十五日，令容端婦梁氏偕孫女入新祠拜祭。○十七日與豐縣令王體仁同年書：大河間阻，頓成寥濶。兹有病故豐縣劉羽翰者，乃孝廉劉寅工之子也。今其仲子北川跋涉，北川寄居敝邑，未有棲椽，蕭條若此。凡前扶其兄之柩，念羽翰遺孤未及數歲，難以百維艱，非有大君子破格周濟，難以歸里。足下古道照人，厚德載物，知必有極施，冉拂之處。但求常格之外，更廣鴻恩，急周之舉，不嫌踰分，招魂而返，如同生還。更煩紀綱送過河干，尤爲厚德中之厚舉。種種䫉求，過費心裁。○邑文學王抱瑾先

生爲以見容端作毋欺集序。○二十五日，祭楊太和先生文、

嗚呼、維大造之生人兮、果孰是鍾靈而毓奇。維先型之不可覯兮、毋景嚮範而嘆曰進之孳孳。予自束髮受書以來、既聞汝乎大道、迨遊學四方、而後始知書冊之。有嚴師。奈予唱之寡和兮、無從就人而咨道。何先生之虛受兮、專心致志之無歧。始而交淺者不必言深、既而相與賞奇以析疑。始而崇二氏者、幾至附於吾儒、既而辨類明微別派而分支。始而以仁之無不愛、既而進以義之無不宜、而悟冠履之不可以倒施。始而信太極之無不在、既而別心理之有覺與無爲。予言之而先生不以爲妄。先生信之、而予益

廣其所推。同道者考業於書院先生朝而往、暮而歸、疎者三日五日而必至、至則秩秩其儀、習習其業、溫溫其度、煦煦其語。我訂千秋而相証、同人聽提唱而志怡方其望書院而來也、寬袍長袖、崇冠方履、傍若無人、大行街市、懷書一卷、目不旁視、步不亂行、見之輒避、詢之者曰、耄耋之年、此胡爲爾。迂之者曰學以希聖、俟何時爾。先生悄然而悲、亦輾然而喜。悲岐路者或有岐耶、喜知希者我貴耶。先生益坦途而往無改轍而回。往西南者得朋耶、回東北而喪朋、而矢志者不益貞耶。於是大肆力焉、嗜四子之書、體孝經之旨、察性理之微言、探綱目之實際。合少時所業黃帝岐伯之技而貫以聖賢經傳之微辭。遂覺學得、

其正、不得措之爲仙爲釋、以至繩墨之遠離。嗚呼、八十歲老人、誰能如此哉。若夫家庭盡道、眞孝、眞弟、眞慈、門外篤情、能上、能中、能下、以及與予交而稱莫逆者、固里黨閒人共見之、不俟予言之瑣瑣也。嗚呼、先生往矣。今於歸窆之期、予爲舉其爲學之實功、追憶而哭之。既見先生之能成其德、復見先生之知予爲不淺。益慟先生殁後、而知予者竟寥寥也、安能起九泉而與之講道論業哉。嗚呼、先生往矣。爲文以哭之、猶不能盡之、再爲素食五器以薦之几筵、體先生素志也。先生其鑒愚衷而嘗之。嗚呼哀哉、尙饗。

○二十六日　祭楊太和先生、率子弟俱至。

○二十九日　至楊太和先生柩前

襯葬具。

是月、宴賓。

冬十月朔、送葬楊太和先生襯葬事畢、赴南祖塋祭墓、歸、仍赴楊先生靈座盡哀。○二日 送解暘若廣文之任、 蘇湖脉絡耐心尋、特擁講壇振鐸音。大力全憑扶直道、鴻裁總藉發高吟。士風淳厚原追古、師席尊嚴更洗今。南國猶然留棫樸、斯文重整一開襟。○亳州李直來訪。○三日 賀張子遊泮序、 國家設科取士、三年一擧賓興之典、各擇鄉之秀士、上其名於春官、以應闕門籲俊之求、制莫隆焉、意莫厚焉。學者讀書稽古、伏處草莽、其

進身之階、必籍其名於有司、由守令而試之學使、始得與於庠序。是學校者、風化之本原。士子入庠序而鳴於時者、實基國家異日之用、非爲榮名地也。張子文吉應學使校試與子姪容儀同遊泮宮。張子差長於儀一二歲、大約皆在弱冠之年。張子登予堂、予喜其循循雅飭、有儒者風、心竊異之、以爲英年何德器如是、是不可量矣。一日、鄉衆索予文爲張子賀、且言曰、文吉是士之能文者、安知異日所就不如今日所期。其抱璞含醇、能世其業、入督家務、出則睦閭黨、以長厚推之。其子儲材膠庠、殆非無自。不有文以識之、令德曷昭。予因爲衆告曰、予不諳俗、亦豈戾俗。衆以爲張子可賀、予固不以爲張子之不可賀也。

賀之者曰、張子之世德可傳、予固不以爲張子之世德不可傳也。但古之玉人於成者、不欲爲溢美之辭、以長夸張之習、惟如其人之量而揚揄之。即進乎其人之分而厚期之、亦不至有言與心違之誚。此古之遺風也、予獨何心、敢以澆漓自處哉。爰奮筆爲文以賀張子曰、君之文能入彀矣。是可賀矣、而猶有待、於一鄉一國入彀之選、君之世德不勝述矣。是可賀矣、而猶有期於希賢希聖、令德之求。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其胸懷器量、百代而下猶將見之。此豈獨范公宜有是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加意人才、至再至三、既於學校、須訓飭士子文復於校官之選授由部除者、再命督撫大臣課其材

藝而黜陟之。郎奉　命衡文棘闈者，猶必親加考較，始任之以其事。其愼重名器，遴選人材之至意，眞爲從古帝王所未有。士生斯時，孰不喁喁向化，砥礪身心之業，以期用之於天下國家。謂張子之文可賀，張子之世德可賀，予固以爲然。謂張子之文更有拔於一鄉一國，爲人設之選，尤可賀張子之世德更有進於希賢希聖，使人稱述世德之光昭，尤可賀。衆豈以爲不然哉。予固以是賀張子，知張子必益廓其胸懷，大其器量，不以一善而自已，不以進步而稍懈，是張子之弘其家聲也夫，是予之樂觀其厚自待也夫。○六日，廣文方純脩諱金錫赴祠堂致祭。扁額、一，代眞儒。○

十九日、容莊二女生。○容還赴扶潚謁房師吳公。○輓王東山、槐長蔭兮伐其枝，北風栗栗原上吹。思君干霄陵空志，歐陽之文蘇子詩。閒居肯一再過我、千秋事業君所知。心思騰超破蒼冥、神驪馳驟風雨隨。家傳縹緗永紹聞、爲世[illegible]幹蘊神奇。毛子京華寄予言、知君伯仲相爲師。方藉麗澤爲我益，翻使有淚爲君垂。君胡爲乎赴脩文、江南之行力已疲。扶櫬千里渡中流、江濤奔放亦孔悲。乘風力敵怒浪中、志可通神身幾危。爾祖哀爾招九天、蓬萊逍遥白雲期。吁嗟河流有時竭、惟君令名永不歇。吁嗟壠頭變紫泥、惟君孝行無改題。我思君兮何所見、庭之桂兮邦之彥。神駒天涯一奮力、嗚噪

家聲儒風煸。○三十日是月、仍宴賓。○十一月六日鄉衆胡維範等百四十餘人來祝、盡歡終日。○十三日、病。○十五日萬玉舟携其尊人雲坡並李民先、張艮御、符驥書至。○艮御來詩內談學、力主紫陽、攻詆陸王、於儒術確有解悟。○艮御爲以兒容端作祠堂詩、內有云、垂瞋猶呼翁、何必羣食肉。山庵幸未荒、有書歸可讀。翁本濳泊人、感此就巖岫。還山認薪木、一一皆如舊。獨有子死孝、愴結西河又。風義歆師友、築室講堂右、伐石表幽光、俎豆夫何疚、云云。讀此一段、觸予悲緒、不能自已。蓋容端從予宦遊京師、屢請假歸屛跡屛

山舊廬、以攻千秋之業。此子識卓志堅、不欲與流俗爲伍。然有志未遂、今張君之筆能傳之、不覺當年情況宛然、令予懷此子不置矣。○十六日、太孺人忌辰、勉赴行禮、不能終日。○十九日容莊、容遂自鹿邑回。張體中被騙之銀、莊、遂曲折清楚、餘銀俱付體中。○二十一日至學箕園暫遊片時。○二十六日、率容遂祭墓。祭文與壬午同。○二十九日偶感風寒、嘔吐、寒冷、作痢。○三十日是月、爲子弟理舉業。○十二月七日、病愈。○二十四日爲子弟理舉業功畢。○

二十五日容恂、容邃赴京會試。○二十六日立課程、讀書經。

是年、爲子弟理舉子業。

孫　𠁅𡿖校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一終

校記

①節越：當作「節鉞」。

②羸瘠：當作「羸瘠」。

③柳夫：本卷二月三日《與趙公書》及閏四月十五日《趙公德政碑記》均作「夫柳」，是。按，「夫柳」爲按人頭所徵收之柳束，用以堵塞黄河堤決。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三

朱陽竇克勤敏修甫著　男　容莊　全編
　　　　　　　　　　　　容邃

四十五年丙戌、五十四歲。

春正月朔，家庭間論必世後仁之旨，因嘆仁不易言，雖以王者有聖人之德，又有聖人之時位，猶需一世而後有此。彼以薄力淺智，冀倖旦夕之效，安能使人心油然而化，至於不知其然而神哉。是道也，大用之則治天下，小用之則治一家，皆不能期效於目前之

近也。○融液遍蒸、舉一世而仁之、是何等純熟。王者必至一世、始能有此。一世者、三十年也。若善人力量、達不及王者、故遲之又久、必至百年始可能勝殘去殺。百年者、三世也。其德不同、故其致效亦不同。不特爲治隨日用所處、皆因力量之大小爲得效之大小。○嘗謂心地有大小、故舉止有偏全、而人品因以有高下。以大福田人區區只管計較那小福田人行事、彼小福田人於那大福田人、原不曾夢見、如何責他使照樣做、責之不已、而無原情包荒之器量、終亦爲福田之小者而已、安在其爲人之大也。

○**四日、立程：讀書、讀書經、玩律例。**○**十一日、赴府。**○**十**

二日、視冢宰宋公於西陂。西陂、牧仲先生別墅也。○門人徐學人書來、寄岕茶。○十三日、回家。○十四日手指腫痛、病臥不能起。○十九日先太孺人誕辰、獻食行禮、猶未能與。○二十四日鄭學思來受業、魏艮玉爲介。學思二十六歲、鹿邑人。○和張疎庵丙戌元夕韻、茫茫大造浮如夢、勘破人情紙上花。幾欲尋春春共語、不知春竟在誰家。　春來百樣都更舊、舊守惟思。無極翁。仰對蒼天長自問、寰中何處認春融。　千般適意誠何在、所最關情祇有書。書債今生償未了、還因山受學心虛。纔理琴聲日未斜、驚傳門外寄山茶。晥踃醱[illegible]



獻歲隮粦蔬末錄。幸徐烹遍毀堂前樂，便是春光到一家。說甚春閒對夕曛，新詩讀罷引新聞。張華博物才非易，月窟天根任解分。○二十六日，余勛來受業，其叔長人率之行禮。勛字方岳，二十五歲，柘城庠生。○三十日，應酬之事。

二月朔，左足痛，扶至書院祠堂拜謁。○二日，右足痛。自嘲、今春就藥爐，晚起待童呼。盛世無名氏，深山有鄙夫。門寒忘鬧市，食淡酌清壺。眼底多生意，可能領取無。○四日，齒痛。○五日，洪洞范彪西先生訃

音至、嗣君翻以書來。○六日黃宗舜、黃宗武來受業、李子萬為介。宗舜字協帝、三十一歲、宗武字執競、二十四歲、俱栢城庠生。○劉環來受業、李子萬為介。環字文璧、二十四歲、栢城人。○三子於書院受業、宗以希志聖賢之道、勿同流俗之為。○諸病俱愈。○七日王母姚太孺人忌辰、適與春分舉祭相值、前一日、率子弟入祠堂灑掃、不請主於庭、不出主。至是設供獻二桌、大人早率家衆行祭、不讀祝、仍及祔位、行九拜禮。祭畢、撤饌、焚香四拜、垂簾如故。然後請王父母主別室祭之、此偶行之權也。○十五日、書院正學祠始工。○十七日募脩小引、

柘弖隅之一舍、舊有忠義廟、屹爲方鎭、圯於明、重脩者再。雖忠義流聲、足以興感百世、要。亦鄕人樂善不倦、出於同然、淳俗槪可想矣。丙戌春、趙姓數輩請於予曰、廟宇以忠義名、肇自前代。內有白衣殿、且就傾待葺人之、苦力不繼、艱厥任。意料衆圖新、必廣其貲乃可。倘一言爲勸、是衣之而導以煖、食之而導以飽也、鄕人就德衆矣。予嘉樂善之志、因援筆而書、以告四方君子、使知仗義施予。雖在無益之事、匹夫匹婦猶有擲金錢不吝者、況飭廟貌、敬恭神明乎。想吾鄕人士必不以予言爲無稽而不之信也。○二十日、以文哭范虎西先生。祭范虎西先生文、嗚呼、維哲人之旣萎兮、悵

景行之奚從。往者既不可見、來者孰示我以至德之形容。閲宇宙之寥濶兮、山横雲霧之重重。曷使千心之夷兮、天開日霽之無翳於太空。維先生値崇文之世兮、試絶技以超羣。由五經而登第兮、文見於外、而其中則弘。八推漢代之仲舒兮、或擬隋季之王通。乃不以膴仕爲可樂、而甘爲漸逵之鴻。閉關著書、藏名山而有耀。千秋託業、希天人之道於明誠。備考理學之淵源、廣蒐羅於古今。採識大識小於當代、別儒家之大宗與小宗。濂閩之遺緒、迄今其未墜。文獻之猶在、東西朔南之悉景其儀型。從遊者履滿戶外、近居者更加惠。於哀惸。凡疲癃殘疾之無告、僉曰維持由我。因助徭賑粥之疊施、悉曰厚德惟公。是以環

叩首於里閈兮、千餘人之心感而誠服。更立豐碑於門牆兮、表人世所未有之芳躅。頌德者深山窮谷而皆然、推轂者遍今世之名公與巨卿。雖薦於朝者 徵書之屢下、而辭人爵者益挺松柏之秀於大冬。逆 聖主之西巡、陳卷帙而經 御覽。維 天顏之有喜、山林雲鶴之錫、不啻安富而尊榮。斯爲儒術之光昭、奚美夫在郊之干旌。吁嗟乎、典型之凋謝兮、厄斯文之昌運。予懷之愀愴兮、俯仰上下而安能以忘情。予辱先生之知交兮、雖駑鈍願策其前塗。近復雁魚之通好兮、綸摩亦濫及夫子名。維嗣君之克家兮、信箕裘之永紹。予方敬慕其人兮、盍開造道之有成。惜關山其多阻兮、未獲陳牲醪於靈幃。亦惟灑西

風之淚兮，爲一言以曲寫夫先生。不知能窺真脩之萬一否，尚其鑒予懷之誠切，因斯道之云孤而悲。嗚嗚呼哀哉，尚饗。○與范肖先書：今歲二月五日，接訃音，不禁慟悼累日。念尊翁先生爲當代名儒，景山斗者遍海内，一旦厭棄塵俗，鬱鬱其將何從耶。及拜讀年譜，益嘆侍教函丈之無緣，哭之不勝，因爲文以祭之。恨道遠既不能伸鷄絮之誠，又戔戔微言，恐不足達巨公之學術，自顧惟深惶愧。然亦惟抒悼慟之悃，不計其文之蕪陋也。惟希代焚靈座前，以達之九泉，感荷實多。足下承家學之淵源，振斯文之未墜，夙聞質粹養深，篤志嗜學，某心儀久矣。接手示，更見繼述先業，至爲懇切。其一段孝思純篤處，溢於毫

楮間、眞令人敬服百倍。雖羣謀縱肆、種種橫逆、然亦因時處之而已、於我何損焉。古人當此、惟益深謹禀、不爲先發、惟爲後應爾、固無可如何也。耿逸庵先生集六種收存、縷私不盡。

○二十二日 清明日雨、不能祭墓、遣子弟分祭。

○二十三日 書院講書、黃宗舜問難甚多。

○二十六日 書院講書、時劉方齋先生至舍、卽回家相晤。是日、左足痛。

○二十七日 劉方齋先生入祖祠瞻拜、隨赴書院遊學賓圍、久之、大人偕振起等往、予不能與。○至晩、足痛止。

○二十八日 午後赴書院講書、補前日未竟之功。

○二十九日 是月、脩輯舊文。

三月三日至書院講書、因狂簡成章之義以學貴立志、不可安於小成、爲諸子勗。○六日、三弟克恭子睿闈會試中式。第一百八十三名。○二十三日三官廟神贊、猗歟神功、屹鎮中土。朱襄之域、爰調風雨。四序無愆、代天篤祜。廟貌重輝、虔奉作主。淫祀不經、嘗何足數。願藉鴻德、福善鋤侮。維我蒼黎、是佑是輔。永享太平、焚禱環堵。○廟在慈聖集鄉人求文、因以其作付之。○二十五日睿遂下第歸。○二十六日書院講書畢、進鄭學思誨以道、以此子朴厚故也。○二十七日許渭來受業。渭字開文、四十二歲、江

南宜典庠生。○二十九日是月、校輯事親庸言。

夏四月朔謁先師祖祠畢、仍至學箕圍校書、後以爲常。○四日、使赴

京師。○路吏炎贊、清癯者其貌耶、恬淡者其心耶、勤力於友者、所不恤耶、躭志於古者、致足欽耶。于僕僕於甯陽者、雖君之言言、雖君之詩語耶。其斯洪鐘之待叩、而發于之長吟耶。○瀹齋文集序、知扶溝者前此有明道程子云。自程子蒞茲土、迄今幾千年、而其蹟不泯。當日講學論道、與士子共、漸摩之地、相傳明道書院者是。其後代民臺則又與民月吉讀法處也。雖代易[illegible]更、文獻衰落、而是二者則巍然獨存。且祠內游楊配享、繪

象其傍、當日招定夫職以學事、想參互教條、必秩然可依、法即不傳、概可想見。龜山以書謁、從受學、當有授受之微旨。吾道南矣之驗、至三傳紫陽出焉而益信。夫扶邑片地、一爲大賢仕宦遊歷之所、風斯淳、人斯古、法斯不朽、道待人行、信哉。莆田瀹齋吳公來宰是邑、出其家學、施之一隅、慈祥愷悌、惠及民物、治扶三年、仁風遐暢、境內恬熙、士安於校、農安於野、商賈安於市。凡疲癃殘疾、惸獨無告之侶、罔弗措之、俾各得所。政成矣、採風者可以入告、而受特達之知矣。顧公歉然不自足、每於退食之暇、必勤問學、恒稽古愛民者以爲証、卷帙不能釋諸手。予因是知公之政皆公之學爲之也。及披讀所刊文集、見有闡明仁

孝之作、無非敦本根、厚風俗之意、或揭忠義大節而表揚之、或崇聖道而重俎豆、或參王朝之制度、紀邦國之風土人物、使後人有。所綜核、而得以折衷數千年政教得失之迹、下至尺牘、摛辭振藻、亦極學士馳騁之能、而擅其富有。噫公之於文也、纚纚洋洋、如海市蜃樓①、變幻奇出、不可方物、其亦稱文壇之雄矣。究其所由、皆學優始有此、予又知公之文、皆公之學爲之也。雖然、茲集其既往之文也、集中所載、凡有功文教者存十之五六。夫古今之文教、孰有大於孔子自任之文乎。程子繼孔子之統者也、公來治扶、適有程子知扶溝者在其前、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公也。聞公於明道書院三致意焉、意者斯文之興、其在

茲乎。知公必脩復程子之業、而措之政治、形之篇章、使他日再得讀公將來之文、以幸程子之道相傳於不墜焉者、是當於文乎寄之矣、豈第讀既往之文爲足快心志豁耳目已哉。○瀹齋詩集序、吾友彭無山中丞、莆田孝廉也。初令三河、即擢諫垣、直聲振天下。邀

聖主非常之知、歷臬藩、至開府。其爲人慷慨任重、獨少與可。一日評次其鄉之人物、謂同邑有吳瀹齋其人者、所稱躬行君子、非耶。勵志視躬、均處於優、文亦自成一家言、往往形感於外、情動於中、而發之爲詩、詩且超出衆家、世罕有比倫者。予因是知公且思讀公詩、而概未之及。乙酉秋、公以知扶溝分校棘闈、矢公矢慎、所得皆知名士、而予男睿遂亦

幸出公門。比謁公、坐春風中良久歸、攜公詩二卷。予盥手讀之、但見煩煩鴻篇、鼓吹風雅、不可以一律名。而囊括萬有、無善不備、理則本之三百篇、凡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其有關名教、可措之天下國家者、一以和平正大之音宣洩其義蘊、下至鳥獸草木、亦類擧無遺焉。若夫氣骨格局、聲調華彩、一一準諸唐人。如貞觀、永徽、有虞、魏之倡、先開元有沈、宋、蘇、張之繼、美嗣有李、杜、王、孟、儲、王之盛於開元、天寶間。即大曆以後、尚有韋、李、錢、劉諸家振其逸響。在唐雖有初、盛、中、晚之分、然皆卓然名家、獨步一時。集中體製不一、印之唐人、不期其合而自無不合。所謂仁人之言、其言藹如、根深枝茂、體立用弘。以故詩人忠厚悱惻

之情、優柔樂易之教、悉彙爲公所獨得之秘、亦並爲公所深造之境、豈第風雲月露所可擬其萬一哉。讀詩既竟、語兒遂曰、彭中丞之言驗矣。中丞與公同邑、同爲孝廉、同出爲宰、爲政仁恕約守同、其文與詩有關世道人心同。所不同者、中丞以合被　特召、大用於世、而公猶滯於製錦、未及展驥足爾。然中丞獨重公之爲人、吾於治扶傾信之。所推服公之詩、吾今且發其篋而盡讀之、行將執此卷以較之石渠天祿、與國史同珥筆、而編爲傳信之篇。或　聖天子觀風問俗、方岳大臣陳詩獻民風、而公詩得達於　朝宁、自必超格晉秩、令弘施其道於天下、則與中丞之遇合、安必其不盡同也。爾小子識之、並以驗吾言於

其後。爾尙登公堂、請公訓、暇則舉。吾之信吾友以信公者、爲公告之。○八日、郝豐

玉來晤。午間足痛。○十日、足痛、不能屈伸。時大人赴霸王岡、將行、來視、止呻吟、忍痛而已、不能言也。○二十八日、令容莊赴鄂陵、賀成九族兄遷禹州學正。

○三十日、是月、校輯事親庸言。

五月五日、病起偶書、起過端陽節、猶須用杖扶、羸身逃世網、檢藥仗吾徒。病中訴子關文悉心診視、依撒得痊。氣養三年得、心平。百慮無。彊脩從此進、磨鍊耐功夫。○八日、與

學使湯西崖同年書。先生負舟楫鴻材、抒夔龍駿烈、向由侍從改諫

垣、碩畫讜論、裨益國政實多。茲由諫垣簡學使、典賢育才、匡扶世運非細。某以樗櫟庸流、謬參與蘭譜、時叨塵誨、胸茅藉開。猶記庚辰覊繫京華、病卧狼狽、先生不忘舊誼、篤敦新好、辱就病榻、惠問再三。時大疏方進、積穀重農之計、反覆披誦、嘆爲紫陽復出、因謂公爲斯世悉籌養道、愚爲鄉曲稍存教法。他日得志、或可相當。不謂今日養教兩端、均爲先生得志大行之具也。傳云、待其人而後行。有其人、世道人心胥賴之矣。附陳者、某假歸五載、鹿鹿無似、惟於所葺朱陽書院時壘厥慮、來學者頗衆。近年營建之功、經公祖父母先後捐輸、大勢規模畧就。惟有崇道祠三楹、三樂堂三楹、進德、脩業、尊道、弘毅四齋十二楹動工

尙需歲月。今幸逢先生夙昔講作人之治化、一旦擁臯比之師席、先覺覺世、正在斯時。敢祈弘敞宗風、或獨力倡建、或齒芬共成、校士之暇、不忘此舉、使某以固陋無聞之夫附驥益彰、豈非一日之知、千秋之慶哉。更祈校士歸德時、俯道由敝邑栢城、某當奉迎道駕、賁臨書院、闢講壇於中天、傳鹿洞之微旨、俾多士環聽門牆、稟遵型範、庶家孔孟而戶程朱、人人從此磨礪實切、趨向正路、將教澤之光流奕禩與天壤同垂不朽、未必非斯文在茲之一會也。翹首敬陳、尙希鑒照。

○**十一日** 送許子開文之里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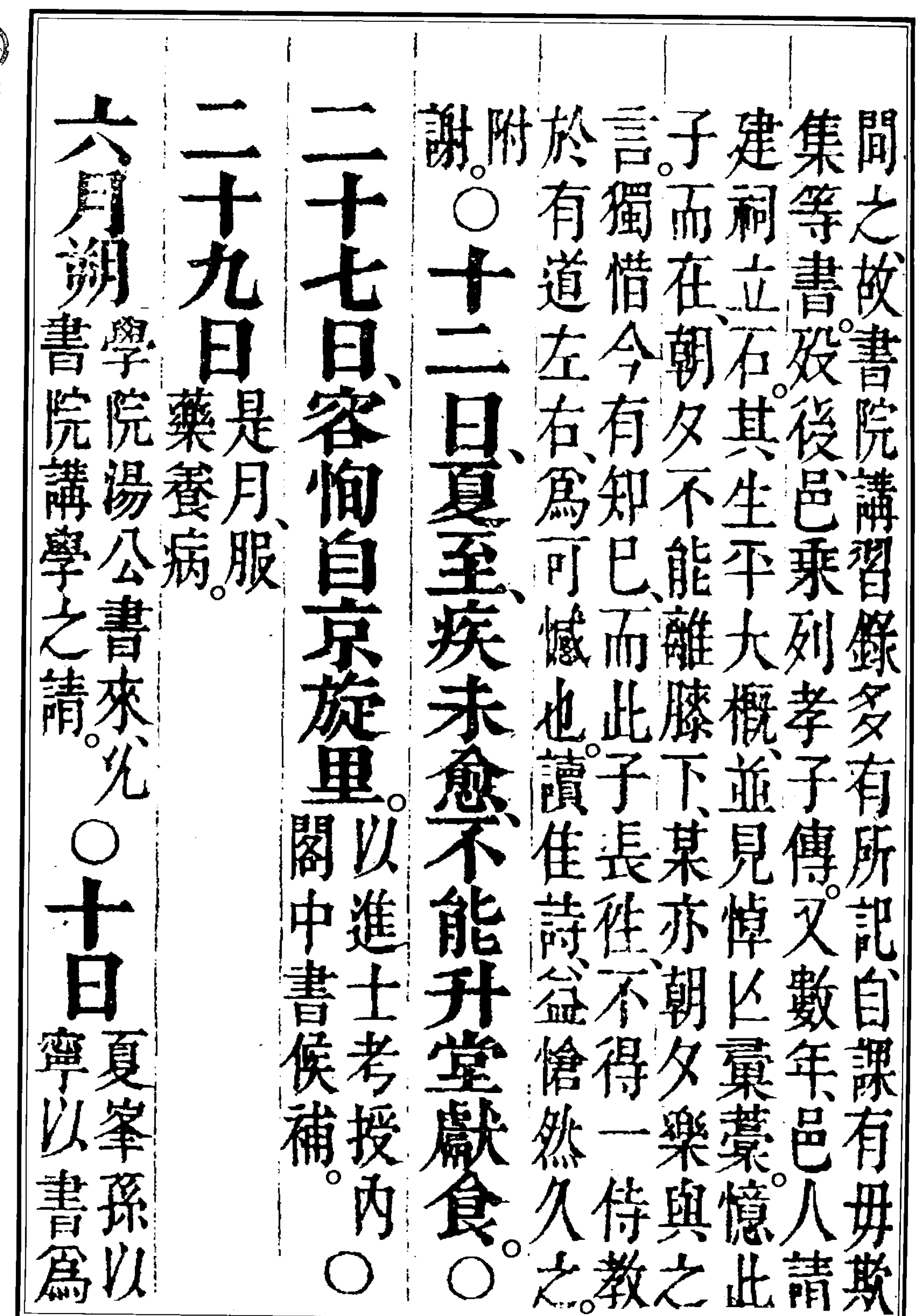
青編磨礪見宗工、家學曾齋夙望崇。喜自今朝得佳士、全憑向後証微功。寒門只有清風到、大力能

探滄海同。講院時逢諸子進、對君人盡識春融。自從言氏列賢科、南國流風文字多。翰墨芳華標雋品、身名砥柱息狂波。長江進楫青雲氣、彩筆題詩白雪歌。此去道南占彙慶、歸帆勞訊海陵過。泰州張艮御以依歸草諸集寄子、至是答書、並寄諸刻。

○答張艮御書。乙酉十一月望日、得接八月朔日手教、披讀依歸草、仰見足下大力深心、古文淵源於熙甫、學術傚法乎紫陽、門庭光大、脈路正真、質之海內講學家、當無以過之、以其所持者正也。今思古文一道、格律甚嚴、然登峯造極、不過稱爲文士而止。竊以爲文足鳴世、斯亦可矣。至學道一事、乃通天徹地、有終身做不到處、固不遺於文、亦初不以文域也。但思從古及今、造物

生一人、即懸此途以待。而人之從事於此者寥寥無幾。於天地生人之意大爲背負。良可浩歎。忽得足下力崇正學、深闢邪說、以此問之。南北海、倘有同心者、當無不欽容而敬之也。某質鈍學疎、不足語大道之要。然嘗守先大父篛峯公緒論、不敢於濂洛之旨大段謬戾。而其中之精義、所未窺者多矣。獨是學有正派。功無岐趨。或稍參意見、或附和成聲、均爲得罪名教。此固素諳一二者、因與學者言、毋以崇尙洛閩爲正宗。非私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一以貫之、由洛閩而溯源洙泗、都是這箇。更安得舍此別討着落也。目擊學術旁雜、甚爲憂懼。亦惟在我力持其正、以盡維挽之道而已。其有同志者、更相招而前、均任昌

明之責、久之正路不至榛蕪、邪說自易消滅、此經正無邪慝之微權也。不責之吾黨而責之誰與。東南一派、　而後足下肩任之、可爲吾道慶忭。不知何日握手談心、共商斯事、永訂千秋之好。爾大集章法不苟、一見道甚爲明快。間有閒用筆墨者、意欲另作一冊、專取翼道之文、精選行世、庶壇坫有光、斯文未墜、關繫道脈、民非細故。不然閒筆溷墨累千萬幅收之、不勝於人心世道未甚裨益、恐非與天地同垂不朽之義也。鄙見未知是否、倘未當高明、祈不吝南車之指、將來好於住集有効區區處也。卬見祠李君過言、足下過聽蒙慨惠長篇、愧何敢承。念此子幼而天性愚魯、長知嗜學、於此道頗肯向往。幸外物不得而



問之故書院講習録多有所訖自課有毋斯集等書。殁後邑乘列孝子傳。又數年、邑人請建祠立石。其生平大概、並見悼亡彙纂。憶此子而在、朝夕不能離膝下、某亦朝夕樂與之言。獨惜今有知巳、而此子長往、不得一侍教於有道左右、爲可憾也。讀隹詩、益愴然久之。附謝。○十二日、夏至、疾未愈、不能升堂獻食。○二十七日、容恂自京旋里。以進士考授内閣中書候補。○二十九日、是月、服藥養病。

六月朔、學院湯公書來、允書院講學之請。○十日、夏峯孫以寧以書爲

先容，令王福臻來受學。福臻字芸田，三十二歲，山西蒲州人。○二十日，爲

遷葬二弟振起婦朱氏、王氏於新卜塋兆，破

土。新塋破土祭文、新建宅兆，溪流環山，維

神相幽助我則遷。尚其永護，俾無後艱。牲

醴祇薦，歆只

神歆，尚饗。○二十四日，大人率子孫以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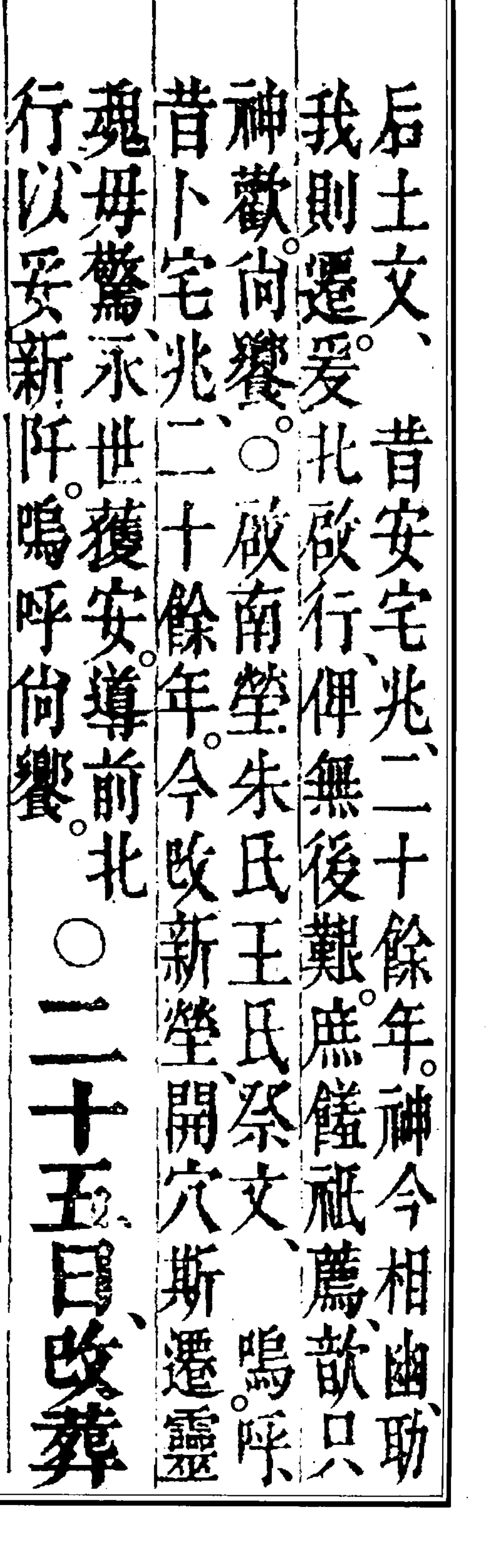
葬告於祠堂，遂啟南塋朱氏、王氏之殯。告祠

文、維康熙年月日，某官某人茲以仲男婦堂祭

朱氏、王氏體魄托非其地，恐有意外之虞，驚

動先靈，不勝憂懼，將以是月二十五日改葬

於北莊三十里許新塋之阡，謹告。○南塋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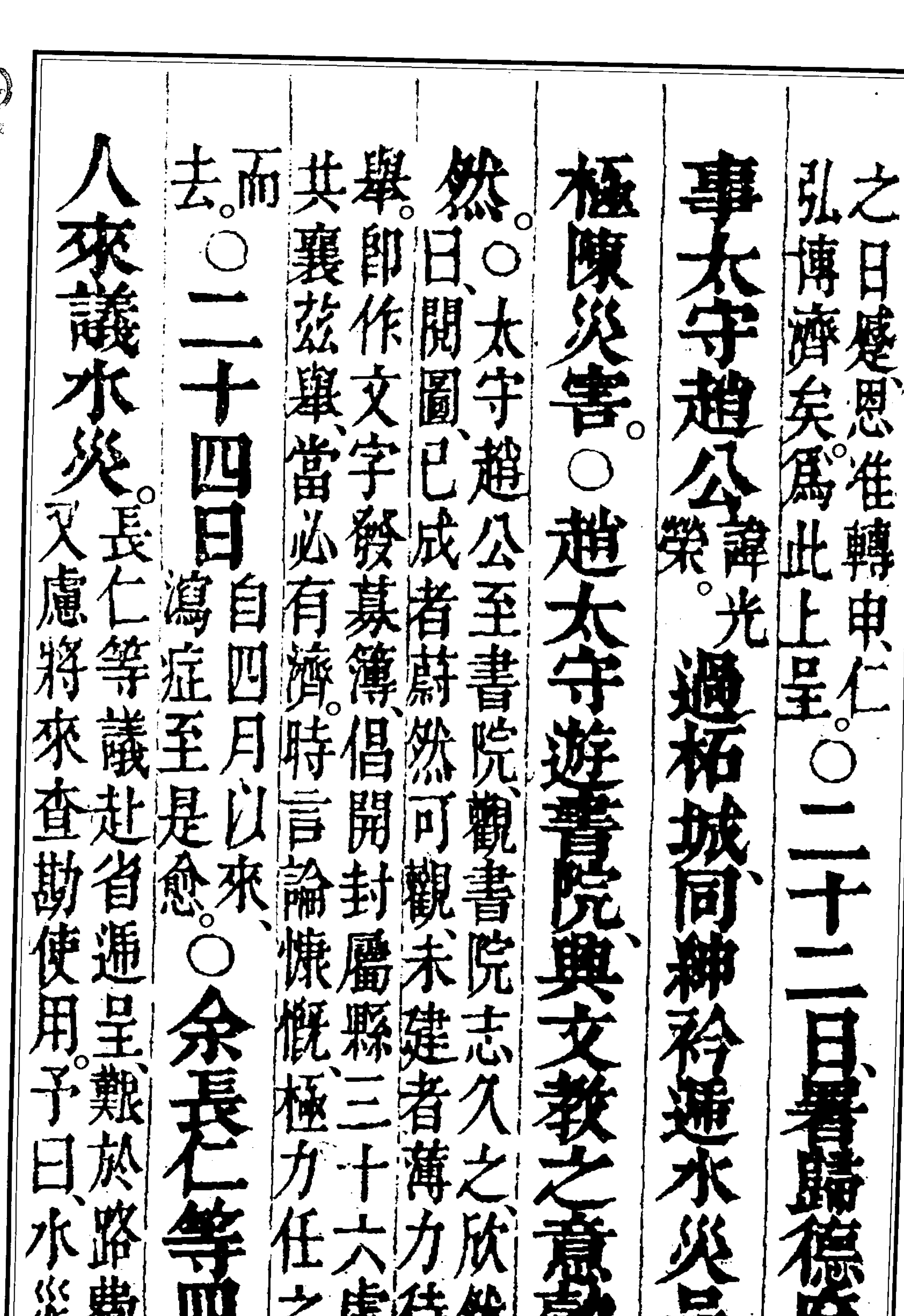
后土文、昔安宅兆、二十餘年。神今相幽、助我則遷。爰兆啟行、俾無後艱。庶饈祇薦、歆只神歡。尚饗。○啟南塋朱氏王氏、祭文、嗚呼、昔卜宅兆、二十餘年。今改新塋、開穴斯遷。靈䰟毋驚、永世獲安。導前兆行以妥新阡。嗚呼尚饗。

○二十五日、改葬二弟振起婦朱氏、王氏於北莊新塋。○二十九日 是月、患瀉病。

秋七月七日 同沈天行至西郊外、相遷袝四世祖妣賈太夫人塋域、謀脩飭法。

○二十一日、作水災呈。呈爲水災異常、懇恩轉申、以蘇民命、以廣

弘仁事。竊照祁城蕞爾微區，渺茲瘠土，窪地十居七八，靈雨易成災傷，豐年百無二三，哀嗷亟待拯救。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大雨如注，經今二十餘晝夜尚未止息。慘看東南其畝，誰知此界彼疆。不說溝洫有常，人盡呼天搶地。淺者平原亦有三尺，深者窪下，不止丈餘。俟之忽順流而來，洩之更無地而去。壞穀漂黍以堪痛，既命斃之難緩，須臾傾垣毀屋而增悲，復鳥散之靡寧居宇。聞者傷心，見者垂涕。當此時，秋禾盡殺，人嘆枵腹之難存。况近日天雨仍連，誰當炊烟之不續。且室如懸罄，於誰稱貸。而保殘生，僑戶纔流亡，焉克接濟。而徵現賦，斯災誠未有，而手待拯援者也。懇乞仁明老父臺憫念天災之疊加，垂憐民命



之日題恩准轉申、仁弘博濟矣。爲此上呈。○二十二日、署歸德府事太守趙公（諱光榮。）過柘城、同紳衿遞水災呈、極陳災害。○趙太守遊書院、與文教之意勃然。○太守趙公至書院、觀書院志、久之、欣然曰、閱圖、已成者蔚然可觀、未建者薄力待舉。即作文字發募簿、倡開封屬縣三十六處共襄茲舉、當必有濟。時言論慷慨、極力任之而去。○二十四日自四月以來、瀉症至是愈。○余長仁等四人來議水災。長仁等議赴省遞呈、艱於路費、又慮將來查勘使用。予曰、水災

成則闔邑均出分金，予不辭料衆之勞。災若不成，則令所費，予與邑紳公議，公出不至累及諸君。日後倘有部差使用，約計可得百有餘金，予當料衆紳輸金，以濟公務。議遂定。

○二十五日，予與王、李兩家各輸金給赴省路費。

○二十八日，商丘縣令奉委來勘水災。

○二十九日，予率容侗、容遂同紳衿與商丘令商申報法。令謂撫軍夏月題報秋禾不豐收，此必不具題。予曰：「具題與否，尚俟撫軍。今據實報災，正賢者盡心之時。民望援手相救，獨不爲念耶。」令謂具文請命，以探撫臺之意，方可申報。予曰：「請命申報，是不論民之災傷，止希撫軍之意指也，民命斃矣。」令以自固功名爲詞

予曰、藩司許公清正廉明、撫綏民命、無已、盍請命焉。以此拂令意。○三十日是月、雨不止。

八月八日振起赴京會試。○三十日是月雨、理家務、兼病。

九月四日聞壻宜陽縣教諭張珏病故、卽命容遂赴鹿邑。○六日、病。

○八日容遂自鹿邑回、急爲珏謀立嗣。○十三日遂爲珏立嗣甫定、遂作書與鹿令、商扶柩進城事。○與鹿邑令書、

天下事有就彼應之者、有由此及彼者、有不欲加惠於彼、實因此而不得不委曲以全彼者。如今日小壻張我朋之匹、懇求足下爲

某而矜卹是也。我朋已領憑矣、忽逝旅舍、驚出意外、痛悼累日、此某就彼應之也。聞足下於初得凶問時、輒潸然出涕、垂問再三。此固篤厚張氏、亦繫悲我朋而垂憫年家子之微忱、是因此以及彼也。某聞之、鏤骨難忘。但柩未進城、暫停村莊、某恨未能生翼拜懇、求賜弘仁、謹遣价代爲泥首、萬祈矜全。痛小女以煢煢病軀、羅茲危禍、見今謀立嗣不定、喪次無主、獨有一未亡人左搘右撑、既門内白晝拋棄、復鄉莊守喪殯宮、將來僕僕道路、主持無人、舉目傷心、吞聲飲恨、曷維其已。某仰天哀號、舊病轉劇、敢求足下憐某之父子性命相連、慨賜仁恩、俯允靈輀入城。竊念某之女乃足下猶子也、倘大發怙恃之慈愛小女當

刻木焚禱，以盡猶子之恩。報此不欲加意於彼，乃因此而委曲以全彼者也。某不日卽登堂拜晤，以陳下悃，知必鑒原，不加之罪。臨風隕涕，不勝拜懇之至。

與鹿邑令說帖

蘓州宋中堂諱德宜公旣薨，題請靈柩進城，奉旨各官俱許靈柩進城，此定例也。今我朋之喪暫停鄉莊，荒陋難居，無異露處，種種慘毒，實自小女受之，如何如何。隔河兩重，女眷渡險不便，夜盜竊發，荒村誰爲護援。且鄉縣難以分身，離喪次顧門內，殊爲乖禮，棄城舍守殯宮，卽便壞家。某再四籌維，輾轉榻上，憂病日增，更無別法可以相全。討惟有懇求大德，宥張氏之愆過，憐同譜之薄顏，俯允靈柩進城舉事，於某翁壻之情、父子之恩，旣爲兼

全、而我兩人友朋之義更屬曲盡。似於綱常倫教有所裨益。萬望破格矜鄭、方荷仁人君子之弘施。聞開封郡伯徐公大發憐憫、助棺餓夫役、令扶櫬回家。徐公與亡者從未謀面、尚蒙如許厚德。况亡者生前日戴高厚、身後當不忍坐視委棄草莽中也。特書苦衷、瀝淚再白。

○**十五日**鹿邑令以書來言、喪於外者從無以柩入城之事、竟阻不行。士大夫恥其暗於定例云。

○**十六日**容莊自禹州回。○再與鹿邑令書、　昨接台諭、謂喪於外者從無以柩入城之事、且言某所陳爲不遵　朝廷定例、是何言也。此例在康熙二十三年、宋中堂犖經題請奉　旨、各官靈柩俱許進城。是戊辰以前久已行之

矣。已已遭先太孺人喪、請命吾師太傅諸公、皆謂各衙門無有不洞曉此例者、並非地方官所得而止。以故扶先太孺人柩進城、邑父母不惟不禁、從而盛備儀物、迎柩於道而祭之。嗣後目覩仕宦靈柩進城者甚多、遠方不暇悉指、近就歸郡言之。如鹿邑呂之於明使君、睢州陳之於湯司空、柘城竇之於王上海、寧陵任之於李儀部、無一不令靈柩入城。在諸公孰肯舍一己之功名、背　朝廷之禁而為之。蓋確有所據如此也。凡今所陳者、遵　朝廷定例、爾未有不諳定例而妄以責人之暗汶者。惟俯賜垂察、幸甚。

○二十五日赴鹿邑、為壻張珏喪也。

○二十六日往壻珏鄉莊視喪、入哭後、

降階爲禮，司賓者止之，遂令子弟負食。日暮仍返城中。○鹿邑令召食，以靈柩入城之定例爲彼言之，遂暢示君臣朋友之義。○**二十七日**回家。○**二十九日**是月，仍理家務，兼病。

冬十月朔，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連送匾。匾字熙朝重望。○**五日夜，讀春秋。○九日**王雲卿像贊：穆乎其容，淵乎其宇。願爲遺民，不願人之榮貴而競取。嘗聞陶唐之故都，有高蹈焉。君庶幾可擬之於古。既內助之明義，復有子之攻苦。跋涉夏峯，以揚厥父。來遊朱陽，不避風雨。

疑難肯贇、心細如鏤。爲君也幸、振、芳繩武。其將俟之以煽其羽。○十日程靜涵像贊。渾乎其容、如玉之璞。坐觀羣書、胸懷卓犖。我聞其人、惟古之學。我思其宇、清篁濯濯。○批壽言百韻、　壽詞百韻、程君靜涵賡揚古譔朱刺史之所爲作也。件件實列棠愛語語流自眞衷、絶不類世之諛辭連篇、托寄南山之願、徒炫人聽聞者。予因冀刺史循良聲之播諸輿論、何與此脗合無間、誠令人傾慕者久之。而靜涵才富學博、不競風雲月露之奇、必表召父杜母之績、亦可知他日立廟堂上、抒匡扶手、皆可藉茲鳴藻爲國家鳴盛治也。仁風頌言、並垂不磨矣。○十三日署歸德府趙公過柘來晤、予言黃堌壩派

協柳不應出自柘城。趙公云：昨見與趙撫憲所立碑文，方知其詳。此項原不繫部催，自應豁除。且旨意原云沿河一帶州縣協濟，今柘、睢、寧、鹿原非沿河州縣，自不宜派協也。

○十六日　書院講書時，右膝微痛。晚坐檢書，漏下二鼓，痛不止，即掩卷偃息。

○十七日，右膝痛。

○二十日，令容遂赴河東。振起數致家書，言某屬范刻事，央意走河東，仍與家中子弟携舊集去，因此命遂往。

○二十三日　汪涵齋先生書來，謀刻耿嵩陽先生全集。

○二十八日　振起、容莊、容遂以事客他鄉，家務瑣細蝟集，不休，又不欲間衆子弟誦讀之功，以了世局。

因思起、莊、遂在舍、予得日夜研窮道要、編摩羣集甚爲闕逸。今諸冗畢萃一身、求爲此境、不可得已。歷兩月、頓異前途。雖存心不敢作輟、相仍然、天行之健。未即全體無殊、是存亡消長之幾、實在此也。吾爲懼之、吾亟策之、作就課書程記。○就課書程記、吾之所志、其大於學。學必讀書、書必立程。蓋古正業居學之意。今也予之書程、日就蕪矣。溯厥所由、不能無憾。憶二弟振起自八月八日、赴京會試後、予恐煩老親於尺布斗粟間、又不欲役諸弟子。姪以妨誦習、因於不可已之瑣務、一親視之、更擇於諸子中、容遂已與計借、即稍輟讀、猶可命、佐予勤奔走。遂且日不暇給。初予策晝寢夜、猶燃燭照數行下。逾一旬不及爲、

就寢時亭漏下三鼓，誠不敢再致困憊、耗吾精氣。八月既没，九月初得壻珏凶問，即令遂馳眞源視其家。時容莊滯安陵未回，克讓、容肅、容儀、容惇、容聰肄業書院，永日四顧堂上，嚴親獨處，更無人供菽水之歡、博顔色之溫。容恂家居，嘗偹晨昏定省之禮，予終不謂子職可代。自是不復作伊唔聲，惟日侍大人側，共笑語、備指驅，有事至前庭、剖解之。凡土田之播種、學徒之考課、食指賓朋、國賦鄉儀之浩需、財用加以災祲南寧、閭廬傾蕩，在田在邑、架木築垣之經理，園果圃蔬、池蒲之防禦，收貯種種，不忘於慮。兼之長女喪夭，彼家不造，予益不能安枕。計日夜之所營畫，無一非有妨誦讀之時。至此爲問予之書程，其拋荒

要不知其幾萬重也。當起與莊、遂家庭聚首日、予得以優遊暇適而玩心至道者、亦安知其何故。及今繹思、始知予得肆力於學問、要皆吾弟吾子分己之功以付之予者。將有爲也、起則立而詢焉、但授以意、雖罔有差失、將有言也、莊、遂侍我琴書旁、承命矣。體其方而無違乎志、言之尺寸不爽。左右藉茲周旋、憂患不形、安閒日多、即欲不探討聖賢之成法、體揮②聖賢之大業、將置吾身於何所。此予之日只不遑得慰好學之志者、以輔我者衆也。今一弟二子遠阻他鄉、翼助者寡、想望悵結、鬱何能舒。幸入九月、四弟克讓鑿予志切、憫予形瘁、事則分任、行不專成、諸動作間、必升堂予諮、怡聲下氣、一如起之相爲輯柔者。

予謂久此是恭敬之道、卽窺聖人門庭不遠。再益以莊竅旋、共矢同心、脩身善世、兩處優裕。究何慮拋棄書程、心德之純、莫予云艱、乃。未幾起三致家音、言某屬范刻事、决意走河東探訂此局、亦與家中子弟携舊集去。十月十七日、登得報、遂召簉於眞源。二十日、赴之行、容莊留舍、蔚雜叢集、問業爲難、克讓酢應、外驅、歷郡邑村墟、棲身疲驟、鞍上隨一癡童、僕僕於寒。霜衰草中無寧晷。予且病縛榻上、不能至庭。蓋自十月十有六日書院講書歸、夜不耐坐、詰朝卽就藥餌、至今猶未痊也。疴稍去體、榻上擁被取春秋一書讀之、頗自怡悅。但不似神清氣壯時、有氷釋理順之致。然涵養此心、無失初體、尚賴有是。至是爲問予

之書程、其拋荒、亦在病中否也。倘振起、容遂遄歸、以了俗緣、俾予得盡力於編纂之爲、並令克讓、容莊同諸子得殫心古訓、予之快然不然、於俯仰間、更有何事足罣胸中。其未能然、不覺時發之蹤、形之言、根就誤吾大事、因作記。豈棄書冊度日。實不欲自域吾志也。若視爲畏繁苦思遷焉、是謂人之心思智慮不足以及庶務也。夫庶務不能及、更何有於其大者。非不能也、所不願也。千里馬置之駑駘中、選材計値、視相埒也。一旦策駑駘不前、轉思超騰橫行者、而已絡其首、羈其足、困於廝養、無復所謂陵厲之氣者。是等價於駑駘、而已失之千里馬也。斯則其所不願也。

○三十日

是月望前理家務、望後病。夜讀春秋。

十一月三日偶感家人違理之事、夜莊侍、舉以爲訓語十六段、載劄記。○四日門人問儒釋之異、訓之曰、釋氏着落在心字做來做去、止成一箇寂滅之局、寂滅則放誕自恣、是他下稍。吾儒之學、就心字上着落一箇理字、卷之退藏於密、放之則彌六合。○門人有爲人求作三教堂文者、訓之曰釋道之異端如何與吾儒並駕。若以爲儒者堂、則文可作。以爲三教堂、則援儒入墨矣。吾未能化之、忍助之乎。○十五日、足痛。○十六日先太孺人忌辰不能行禮。○十八日、遷葬四弟克讓婦錢氏於河東新塋。其告祖祭后土祭亡人文、

俱照遷葬朱訓克讓諸子曰、昔遷氏王氏例。○十九日事成矣、若以爲地利無可憑顯有形勢足誇。若以爲地利有可恃、則夏之冋何以遷於殷、殷之冋何以遷於周。就顯然著見之勢、而隱積德以赴之、德與福合、天人之感召亦其理也。若恃形勢之合、而侈然自恣、以爲福自我集、大福有引之而去焉爾。即幸而得福、不旋踵而禍隨之矣。可不懼哉。因恐懼而勤修省、君子之所爲善答天也。天理、地理、一而已矣。○二十日、書院正學祠成。○二十一日、振澤自山西回。○二十六日、手足痛。○二十九日是月病、讀春秋。

十二月九日、容逢自山西回。○十九日、再與學使湯公書。世言正氣格而難行、勢不能不隨流逐波。久矣吾輩所論爲世所迂笑。今先生負大力、砥柱中流、一洗羣議、爲斯道主持。五百名世之期、欣逢如旦、宇宙快事、定推此等爲絕頂也。按臨歸德、期應不遠、計汴宋往來、必假道敝邑柘城。柘之東門外朱陽書院、某數年來勉構數椽、與學者講習其中、實賴公祖父母捐建作興、始成規模。幸逢先生以一代偉人、主中天壇坫、正屬大道昌明之會、允爲多士蔚興之秋。倘道經柘城、敢祈道駕賁臨書院、弘敷教旨、開我堋茅、滌士陋習、世道人心、實嘉賴之。往者登封耿

遯庵先生延學使林公講學嵩陽書院、學使擬講顔淵問仁一章稿先發下、至期命生員前講、一時正學昭明、多士式型。今刊在嵩陽書院志書、炳如星日。倘朱陽書院蒙賜啟牖、更乞作經書講語、早爲頒下、庶士子知所遵依、裨益聖道良多矣。○二十四日、爲三男卺、遂歸陳氏娶婦、祀后土。新卜塋祭后土文、兆域新阡、羅神相幽、山水層繞、永茲千秋。依此者佳、抑又何求。聿神護持、清酌薦羞、冀我來臨、魂魄罔憂。伏惟尚饗。○二十六日、答廖六德書、某方閉戶檢殘、而同心之言、適擲茅舍、中心甚慰。但不知所輯儒林要言一書、繫何體例、便中示下、早讀

爲幸。○陋軒題語、孔聖爲君子訓曰、居之何陋。爲顏子贊曰、在陋不改。陋者境、不陋者心。亦視我之自得焉爾矣。王子深源以陋名軒、其爲孔子何陋與、何妨居陋。其爲顏之在陋與、緊豈無樂。深源固有得者、意必取乎爾。余甦陋甚、不堪在陋。敢云何陋、但願尋孔顏樂處以醫陋。陋軒主人想尋得孔顏樂處在。○二十九日、爲遷葬遷婦陳氏告祖祠。祭文與遷葬朱氏王氏文同。○三十日、遷陳氏於河東新塋。

是年多病、校輯事親庸言。

尋樂堂日録卷二十三終

孫　縉技字

校記

①唇樓：據文意，當作「蜃樓」。

②體揮：疑有誤。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四

朱陽竇克勤敏修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四十六年丁亥、五十五歲。

春正月朔五鼓拜賀、因體倦臧禮。平明、未能隨大人往謁神祠、偃息至午後方起坐。

○元旦口占、　體倦神不倦、此心帝天通。新年渾無事、閒坐領春風。○二日書、偶化日光風喜欲狂、看來事業等尋常。調和二氣休驚怪、輔助三才任主張。不是山河排

位定全憑物我印心良。而今討得昇平樂、許爾優遊書滿床。

○四日　壽學使湯西崖同年、　中土榮分藜火光、弘開絳帳造非常。胸蟠二室歸陶鑄、手握三才任主張。皎皎冰心推薛子、蒸蒸士氣賴歐陽。千秋事業斯文在、慶洽彈冠一進觴。

○五日　遣邃兒祝學使湯西崖同年。

○六日　聞張疎庵大有張思叔勵學之志、喜而訊之、　竟闕鑑叢萬險過、周行所履定如何。千忙委耗心思甚、一靜全包事業多。流水停雲裁進止、服牛乘馬試平頗。不愁瀚澥難登岸、便自浮槎縱涉波。

○九日　病縛、斷破入情笑逐波、翩然學道用馮河。間中繹思精微久、病裏消磨歲月多。心到收時知放廢、



功將熟日易蹉跎。鈍根利器需藏用、老氏猶龍定若何。○病中偶筆、高天厚地蘊微陽、世界春春風吹滿堂。夏禹商湯仍淡漠、秦皇漢武自鋪張。周圖五性歸中正、箕範九疇徵壽康。振筆聊書今古事、遥遥宇宙幾與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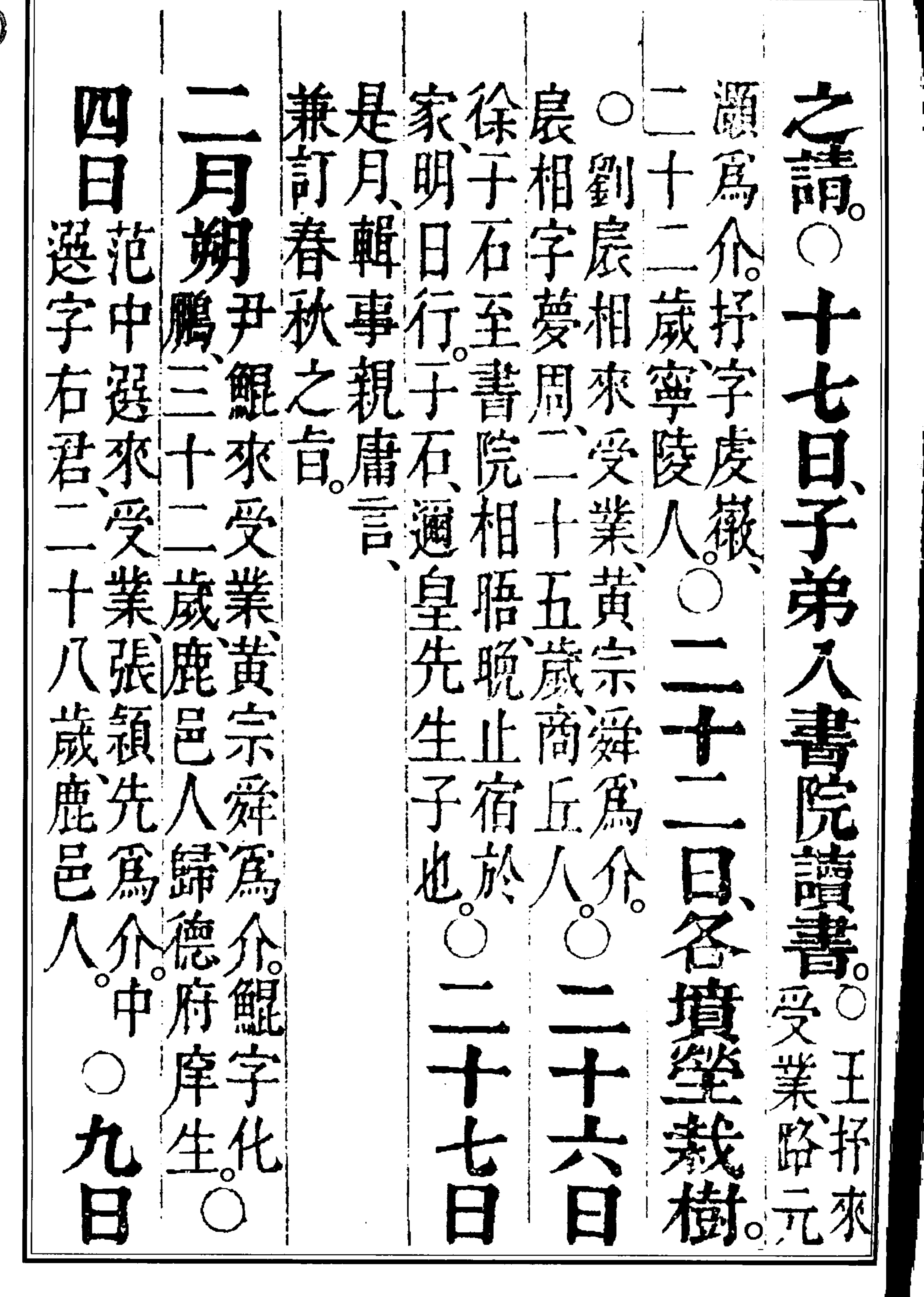
○十日　路零露來受業、魏賓爲介。零零露二十五歲、鹿邑人。

○十一日　黃天賜來受業、許渭爲介。天賜字徵懿、三十三歲、亳州庠生。

○十三日　今年、今年扶病難爲禮、揖下深深深尚欲强對越神明忠信薄、綢繆人世惠恩涼、披衣任手開新箧、聽漏無心整敝床。荏苒部光容易過、憑看春信入梅香。○公餘雜咏序、　張君意如之詩、大約與感於豫土、尤得力於宛丘。其天分

才力既出人頭地、又其宦遊之餘、政熙人洽、凡所觸目、皆怡情暢志、故得之心、應之手、有亹亹不能已於詩之勢。夫詩以道性情、人之性情概難强同、詩亦從而異焉。今觀張君之詩、法既流逸、調亦蒼老、不拘拘一格、而諸體皆隱寓筆端。讀竟因嘆曰、予昔遊宛丘、聞張君以能詩名、恨未見其人。今讀其詩、不啻於宛丘乎遇之。凡詩內一句一字、固儼然傳一智能才藝之張君也。其人其詩、皆可問諸世、因以數語冠諸集端。

○十五日、請予大人鄉飲大賓、辭之。邑侯遵送扁。扁字澂浦靈椿。○容邃自汴歸。○學使湯公書來、再允書院講學



之請。○十七日、子弟入書院讀書。○王抒來受業、路元灝爲介。抒字虔薇、二十二歲寧陵人。○二十二日、各墳塋栽樹。○劉宸相來受業、黃宗舜爲介。宸相字夢周、二十五歲商丘人。○二十六日徐于石至書院相晤、晚止宿於家、明日行。于石、邇皇先生子也。○二十七日是月、輯事親庸言、兼訂春秋之旨。

二月朔尹鯤來受業、黃宗舜爲介。鯤字化鵬、三十二歲鹿邑人歸德府庠生。○四日范中選來受業、張領先爲介。中選字右君、二十八歲鹿邑人。○九日

王壘、王承立來受業。承立之父聖欣率之行禮。壘二十一歲，承立二十二歲，俱栢城人。

○二十四日，赴山西沁水縣竇莊祭祖先塋、仲男容莊從。大人嘗述王父遺囑，合葬四世祖母賈太夫人於竇莊之祖塋。至是歷世既遠，合祔未便，大人又時時以回原籍省墓爲示。茲再承命，遂有事西征，令容莊從。○栢城早發，赴山西竇莊虔祭祖塋、遠溯貽謀啟晉封，當年祀志敬鏤胸。兵戈鳥竄遷城社，詩禮絮殘續祖宗。兩世精誠通沁水，先王父、家大人常懷合葬之志。一枝根蒂隔嵩峯。雖然未履西山下，夢想源頭灝氣鍾。

○二十七日，考城趙爾孚止宿於其家，晤陳

玉立道彼養血氣之功。予曰、集義方爲養氣。君既從事於學、胡弗棄其所爲、一執於正、不幾有歸宿處耶。玉立欲予試渠所學、予曰、君所學已知之矣。君自試、不慮人之不試也。必欲以予爲尸、實則吾安敢。○ 穀城諸君留欽、幾載不出門、出門勞周旋。王既肯投轄、客亦願近賢。趙倅俊丰姿、名府名號虎、驪湖。州懋績民命全。猶子方脫穎、艮虎犢甦。名止余意纏連。王氏難兄弟、兄名駒、弟名句冋、舉於鄉。鄉薦屬聯翩。禮闈利兄矛、吾姪亦與焉。予姪容悔與、同登進士第。諸子爭召子、庖厨吐青煙。中庭設旨酒、列肴並烹鮮。座上有陳子、緊。茁開尸好談禪。所宗養血氣、默含大概然。彼誇養生術、吾亦課豆田。集義而無害、胡弗覓眞詮。昔有葵丘會、一時霸術煽。今恐

老莊生、如火方及燃。以之蟠其根、役將安可捐。諸君良夜語、冊子招濟川。○陳玉立來札云、大教從日用行習中做起、眞是吾儒嫡傳。但某之主靜自方外來、異日可共證斯道云云。予謂玉立曰、斯道不必異日共證、當下即可證。如君所言、遇異人授以秘術、今欲以此渡世、誠具一段婆心。但某意不謂然。某質愚、不解與術、君言人人行所學、美在其中。某又竊未喻。某所知者、但饑食渴飲、冬裘夏扇而已、他何計焉。

○二十八日

梁太守澥名碧座上彭州守、豁名冢李廣文牲名孫見訪、花深良夜會、曾不記詩籌。明月來相照、能消客裏愁。○與友人談學、　昨日探滄海、今茲涉大河。登先能有幾、冊子恨蹉跎。○

二十九日、過儀封、遊請見書院。書院、邑紳張孝先所建。

三月朔、過陳畱、訪馬閑則、未遇。其弟宜則畱止之。○陳畱廣文王志旦乃上蔡張仲誠先生壻也、予過訪、劇談。○二日、歷覽許明府所命二子出見、有恂雅之風。

○二日、明府所脩伊尹元聖廟基北傍城處有幡然臺向所傳樂道橋先覺街等處皆湮沒無存明府獨銳意重脩。方經始、邑紳士里民愛其德、各送桄榔等樹植廟傍、作遊覽勝局、予顧而樂之。及與明府晤、以作記見委、許之。○三日、至汴梁、撫軍汪公來視、言派協榔束之弊、求辭。撫軍難之、日計柘出榔二千束、每束銀七分、總計不過一百四十金、辦之甚易、初無

累民之處。予謂上只有二千束之說、下已有八千束之派、此向日之弊也。循是以往、累安可。上撫軍曰、誠若是、以札見示、自有裁酌。既而詢朱陽書院規模、晤艮八始去。○五日與連邑侯書、適晤撫軍、柳專粗言其概。撫軍云栢城等四處合共出柳八千束、栢纔出二千束、計每束銀七分、栢柳銀一百四十兩、此外毫無所出、並未有多派里民之說、無妨於本縣先爲通知。郎寓面訂艮八、不敢不達之案下。○大梁懷古、夷門風月舊、驪馬向西來。鐵塔摩穹頂、梵宮出戰灰。歌猶傳瓠子、煙半冷平臺。民力能存幾、拊循可緩哉。偕武道甫行遇雨、時久旱、所在官司祈禱。層○十一日陰野樹蔽千峯、灑遍窮簷雨露濃。

大旱甘霖傾象漢、[illegible]邦天澤潤提封。兩河赤子鴻啟罷、萬亂青田麥秀重。透濕征軺先自樂、西風送。雨後新晴、武旱之發備。無斷暮雲鐘。

○十二日。邊爽氣縱天開、昨夜風生驟雨雷。物得新滋歸兌象、人逢初霽啟豐才。山川畫出烟雲意、世界紛同錦繡裁。豁眼愁懷消客裏、春風疊疊傍車來。○武陟道中、麥油油兮物命活、水潺潺兮渡沁河。風漸漸兮客衣寒、過水藥兮商船多。○宋藝祖臥臺、宋家太祖開區宇、此地猶傳有臥臺。五代腥疆昏日月、十年血戰掃氛埃。君臣日夜無寧處、將士奔馳亦可哀。臥榻誰教容鼾睡、遙懷王業尚徘徊。○過武陟訪杜樹滋學傳、懸懸阻中道、情牽藕絲長。一朝整行旌、殘

風送夕陽。風帆渡黃河，上岸驅疾電。行行三十里，前到武陟縣。廣文喜延客，廚火備酒漿。僮僕解其意，烹茗頻換嘗。夜半雲黯淡，銀燭何皎徹。把酒吟佳句，一讀一叫絕。大雅日以蕪，騷壇悉仗君。試問白雪唱，屬和曾幾羣。小試杏壇手，斯文未沉淪。征車塞周道，眼看宦遊人。○贈杜樹滋廣文聯，經談馬帳賢，階濶雪立程門，吾道尊。○武陟前令三元秦子才，勸上諭六條於黌序右碑陰，復繪圖以勸。勝國同文日，荒城揮舜絃，神君留片石，頓使憶庭堅。

○十三日，過晉山濤故里，讀書慨山公，今過山公里。荒原鬱高冢，漠漠衰①草裏。後人表其閭，丹碧崚嶒起。竊怪晉多賢，嵇阮皆達士。名教果

捍衛、國是亦可侍。胡爲尙淸談、世事棄如屣。吾欲起侍中、問乃何爾爾。○覃懷道中、策馬覃懷路、靑山此地饒。千邨人到樹、衆阜水、通橋。雲斷天邊雁、鐘殘寺裏簫。多年撫鞠後、耕穫駕先朝。○覃懷書事、　淸泉菜竹景奇尤、險作平原高枕樓。西擁藩垣行嶽盡、南依日月汴河流。民間杼軸空輸納、國本苞桑計撫柔。偶歷覃懷思底績、蒼茫獨立起殷憂。

○**十五日** 別閤總戎鮑太守、徐別駕、閔守府於旅舍、出覃懷城、　傷心不忍唱驪歌、客別層城曙邑多。纔見花明佑社酒、旋經梛折送煙波。行岑北望千家竹、沁響東流萬里河。車引孤邨逢路轉、聲聲仄險報林阿。

○**十六日** 引水○主松年族兄家

灌田、俗儉力轉勤、灌田作甘沛。因民之所利、其利乃無外。勞勞農家子、胼胝理溝澮。豈是倖逢年、食報當益大。○石徑、石徑人面少、車傍野樹多。老農不一問、穡事今如何。○覃懷道中偶賦所見、衛覃號愿樸、物饒樂豐歲。門引一曲水、溉田可千計。家家幾畝竹、無勞追官稅。老者不惜力、日月肯擲棄。當門劈竹子、外事鮮所繫。以此生理恬、泉貨流不滯。省方以問俗、痌瘝釋

聖帝。○

十七日、始入晉境。

行澤州南路四首、入山行山路、路行隨山轉。上重復下重、白雲面上捲。清晨入山裏、日午聊具饌。輿夫告况瘁、千峯亂人眼。層疊盤石磴、努力日墜西。滿樹叫春鳥、不任聲高低。日暮牛

年下、投宿照短檠。主人○**十八日**○遊友山園。過孔子饑絜語，側耳聽啼鶯。
回車處、麟鳳適其郊。犬木傷所栖，千古成恨事。吾道不復西。賢乃擢國寶，胡爲棄其珍。鳴犢舜華死，悲風吹河濱。馳驅畢四國，車西來未陳書。河邊風沙起，已回聖人車。轍幾千年，猶帶舊日痕。天不厖孔子，留此扺乾坤。○遊友山園作、江南已數秦園好，奇妙更見友山園。友山主人方强仕，忽爾解組樂棲萱。曠懷高寄稱達士，築山置身煙霞裏。傑地天生待人工，靈心鑿山復濬水。高者樓閣百尺雄，畢者池沼冷泉風。幾處飛瀑瀉石澗，引之行地衍西東。陰森參天古松栢，景邑收入綠牕隙。珠簾常掛南山翠，奇葩香覆十

里宅。我來遊此樂不疲、頗與主人與相宜。廻廊曲徑細流覽、回首西山落日遲。主人呼酒招風雨、晴陰變幻迷遠樹。霧屯虎豹、蛟龍窟、人世塵封安足數。予也俯視衆山宜四面都畫圖中青。目送煙雲、留不住、一天佳氣凝山亭。半世予作買山志、不知山水布次第。從今亦欲學友山、願傍高風一指示。○潭州衛定遠構園名友山、四方君子來遊者衆。予過其園、定遠止予宿。園在居砦下、四圍皆山、引水鑿石、名花奇樹與巖廊幽徑相爲掩映。予周廻遊覽、樂而忘倦。時同遊者、宋友居玉、定遠弟韜、公子曾林也。○**十九日**山園望晉普山二首、　南下太行千里龍、溯源此處一高峯。諸巒聳峙開屏障、絶似兒孫衛

祖宗。陵空插漢遥天宮、呼吸含元帝座。◯通萬派千支分晉普憑欄望斷紫雲中。

二十日 蘇蕃郵驛古白楊二株、古刹大路旁入門瞻古樹。白楊障宮殿、雙峙憑作主。蒼皮老虬龍鐵身十丈五相詢植何代、老僧不能數。雖非千年物、壽可埒彭祖。培之滋數閱、漢柏堪繼武。法物鬼神護、孰得施斤斧。◯和壁上韻、灑血陳書後、載棺憑將一死博生歎。恕尤二字渾無界、險易干戈盡可妄。花謝芳菲春占早、操全松柏歲經寒。長留清白人間在、絕勝浮名戀作官。◯長平弔古、長平坑趙卒、得毋乏借箸。嗟此民命活、不勝苦刀鋸。四十萬人血流、作丹水去。戰場條白日、那堪過其處。西山風聲急、遊子且違馭。

○二十一日和壁間韻、　陽和鋪地透芳華、放眼纔看芍藥花、薄宦天涯無是處、柴門風月與偏賒。○旅思三首、田廬引分今春出、仲月離家匝月餘。兩暗風晴多變幻、滄桑百感頓成虛。想我嚴親樂會道、暇呼僮僕園林掃。芬芳三月梅花謝、綽約千株芍藥好。應是提壺秉燭遊、招朋劇語抑何求。兒孫扶侍講壇坐、童冠追隨亭榭休。只恐炊烟時觸目、愁糧不但食無肉。所恃庖厨供豢豢、朝朝老婦善調粥。　不能携手問吾弟、可得灌園力穡否。力穡逢年百當千、灌園如法三餘九。更博椿庭色笑歡、經營炊豢自般般。人間機械總招侮、戶內纓冠漸使安。兒童不識早型家、祖父憂勞堪自嗟。屢課趨庭章句

子、令看三月牡丹花。嗣胤有弟予勤賈、以此高堂悦老父。下有子孫能繼者、焦枯面目識辛苦。 臨行堂上拜嚴親、拜罷男兒列兩行。階下森森成次第、堂前灼灼耀光茲。爲召季男吾語爾、爾爾兄隨我整行李。惟爾家園勤守望、齧心灌溉有經史。書院數椽闢廣宅、年來履滿四方客。講堂日照揮春風、濂洛關閩有正脈。少長翩翩聯步進、鳳凰巍巍基初似。爾能不肯負吾言、藝圃文壇雄列陣。○高平道中、 山接烟嵐紫氣重、人從樹底見高峯。雲横嶺上迷蒼邑、點染青天一老松。○二十四日澤州郜邨牛斯年延予於其家。○二十七日丁亥暮春、予遊晉中、牛君芑嚴、名錫碧巖、名錫搢九、名錫

斯年、（名錫祁）喬年、（名錫齡）大年（名錫命）諸昆仲延予於其舍累日、禮儀周浹、感於其風、賦近體一章贈之、 客滯天涯半苦吟、萬山深處有知音。華筵酒送開春閣、仙嶂塵揮聽夜琴。月滿樓頭花映蕚、香來枝上桂成林。時攜杖履松風外、並踏雲階俯碧岑。○二十八日遊崇壽寺。○同牛大年、張子悠遊崇壽寺、寺壁有賓陽子題詩、大書濃墨頗驚神異。詢之老僧、稱爲仙跡。閱今十有二年矣、字畫爲風雨摧殘、幾不可句。細加尋繹、始識全璧。因依韻賦四章、 仙家藉筆指迷津、古壁縱橫猶帶春。太極原來傳掌上、今珍此物是何人。 宇宙茫茫學問津、誰知三十六宮春。題畱詩句堪醒世、都說尋常酒道人。 開懷灑

墨渡烟津、寺裏鐘聲落暮春。壁上龍蛇驚問字、祇今空憶寫詩人。幾度東風送遠津、呼朋悵望曉天春。從今欲篆遊河飛仙字、學作羲皇枕上人。○二十九日 東園。

○同牛子碧巖斯年、大年、張子調元、子悠遊河東園、以杜陳韻和處爲韻。看 携手經山麓、雲深佳氣多。中有幽人居、石壘控大河。 削壁陵層霄、乃在郜郡東。數椽牽白日、人行萬山中。 高墉俯清溪、草色没平原。老松盤虬枝、層層護名園。 煮茗且呼酒、少長盡所歡。倚欄天外望、不作人世看。 諸君挹勝地、襟山復帶河。我欲移片壤、明月結丘阿。 捫蘿繞砌遍、夕陽薇山去。松風捲濤急、指爲園遊處。○題河東園看河處、 山結青天外、名園古樹封。

看河仍舊處、峭壁掛蒼松。

夏四月二日與牛氏諸子體乾輩屢論文。○**五日**再遊河東園。○同牛君斯年、體乾再遊河東園、初來園徑迷、再來園徑熟。日月爲我留、我招風雲宿。樹上鳥弄絃、山下草伏鹿。中間河一線、地軸裂其腹。更倚石作蝶、儼然枕大麓。沁流既在眼、圖似緯、五嶽。大阜松幾行、枝葉正盤曲。上點翠霞色、俯聽風謖謖。挺榦森碁星、植有二十六。斧斃安得逞、雷霆呵樵牧。石版橫根柢、趺坐方閉目。移時輕風落、日午趣進粥。酒至起歌興、珏山對王屋。遠指相如祠、舊相如屏州人、邑山上建有祠。近廟瓜瓞續。圖峯巔建送子孃廟。有主人西下巔頹尾伴

樸樕。示我舊亭樹、念載未暇築。昔年設何央、今已艮材蓄。所計堂構新、鑿池任架木。他年再經此、紅日滿澗谷。憑我恣探賞、世事等脫輻。携手夕陽裏、光陰如轉轆。遠看邨童來、晩京催驅犢。○**六日** 衛定遠書來、邀予再遊友山園。○**八日** 赴衛定遠約。○陵川門人劉堯蕃迎於道、相晤。○**九日** 同鄒石瞻學使遊友山園。○友山園贈聯、

佳氣全收行嶽盡、春風遠送沁流來。○又題額、

風月萃處。○**十日** 贈計希深、

華筵催燭急、客至共彈冠。酒助東山興、文飛老將壇。更深仍話舊、義重可迴瀾。三月春光盡、餘香並襲蘭。○聞希深館於永寧堡誌喜兼東王簡庵鏈使、

縹緗千卷富、文字舊

登壇。特設馬融帳、欣彈貢禹冠。山深留夜月、門迥響飛湍。別業開賢主、楓林藜炤丹。○

十一日　行澤州西路、

盤折層層上、林深聽鳥鳴。風雷迴澗壑、樹木劃山城。險道空、天結愁雲傍日生。前途猶未了、舉目變陰晴。○

山行遇雨、

夾路雙峯峻、天然鑿怪形。飛雲流水白、遠樹斷天青。石徑防泥滑、山泉抱寺宜。憑探重險盡、野氣覆問町。○

山雨不可走、

山雨不可走、停車竟誰讓。飛瀑從天下、山頭縱奔放。陰雲嶺東西、飄忽難名狀。黑霧如鬼影、舉足迷所向。鳥聲徹虛谷、怪木幽而長。石徑多參差、我行全無妨。履險似如平、疲者佽能壯。登高放眼看、寄懷一清曠。○

十二日、至寶蓮、門人

張道濂族衆郊迎爲館舍居予。○十三日、展謁遠祖贈大將軍墓、即謁本支遷河南之祖塋、幸四世祖墓尚存碑碣。○宋贈左屯衛大將軍諱璘祖墓在山西澤州沁水縣寶莊西山之下、坐北南向。子二、長早亾、次質、三班奉職。二塚俱在將軍墓側東南百餘武、族人指爲、予本支祖墓、趨謁。坐西向東、諸墓俱埋荒榛、最慘。第三行中間一墓坑陷多年、未有覆一簣土者。四世祖墓僅餘片土、幾與平地無別。幸墓前尚存砂石小碑、所刻姓名雖漸就消磨、細尋之、猶可識。中一行書明故顯考邑庠賓公諱光考、字達

孝墓、左邊一行書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仲春念六日、右下處一行書孝男實聯芳立。予與容莊審書既真、偕墓前四拜、不禁涕泗滂沱。西上仍有墓三重、最西正中墓一、前東第二行墓南北列有五、再前東第三行墓南北列有三、再前東第四行墓南北列有二。南列有碑碣者、即四世祖諱光考墓也。其餘墓前有碑者、皆陷地中、微露石尖、不可索其字矣。日中、悵然而歸。○四月十三日、謁遠祖贈大將軍諱璘墓、千里謁祖兆、托魄西山下。地脈斷續間、豐草亂荒野。灑掃追遠日、瞻雲繫乘馬。跪告塚頭上、孫遷冢土者。○同日、謁本支四世祖考諱光墓、鬱鬱似北邙、纍纍者皆是。痛茲荒凉甚、抔土僅可指。遺碣幸未泯、姓名

悉所以。肅拜哭失聲起立轉色喜。○十四日、伐塋中荆棘。○

十五日、赴塋開土、幸三世祖墓存碑、一世二世祖俱掘墓土、得遺碣。行開土禮畢、細尋最西上第一墓前有石微露出土、視之、則碑碣也、上横書故祖父豆獻五字。案石向内、書弘治六年四字。予與容莊及族衆諦視、既真、且悲且喜。自一世獻祖而東第二行五墓、南北平列、最北墓掘土得小碣、上層書中字、又横書故父二字、次層横書贊公澤三字、又喜不沒二世祖矣。自北而南、間一墓向有小碑、姓存名滅。餘三墓無片石可徵。再東第三行墓有三、亦南北等列、最

北一墓原有小碑立墓前、啟石苔覩之、中一行書明故顯妣張氏妣張氏三字、偏南行空、北行缺書、邊行北者書嘉靖三十六年仲春念有六日立十三字、南行半下書孝子實光、先奉祀七字。按譜、公澤子尙質字宗商庠生、配張氏子二、光先、光考。則此墓信爲三世祖無疑矣。最東第四行二墓南北相向、北缺題名、南碑存如故中勒明故顯考邑庠實公諱光考字達孝墓、十五字、左勒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仲春念六日十四字、右下勒孝男實聯芳立六字、四世祖墓碣顯然、則北列者定爲四世伯祖諱光先矣。然無的據、不敢妄指云。○四月十五日、再赴本支祖塋於墓土中得一世祖（諱獻）遺碣、斬棘露石痕尋跡自此

始。掘土得故碣、祖名記孫子。土沉、遺碣篆故祖父實獻五字。所記在何代、有明弘治是。土沉、石凡向內、篆遑中者有弘治六年四字。二百十七載、留之以待此。自明弘治六年計至今康熙四十六年、凡閱二百一十七歲。疑有鬼神護、仍藏幽宮裏。原碣繫砂石、面頁幾碎、仍掩墓中。○同日、於墓土中得二世祖諱公澤。遺碣、亦從芟荊榛、隱隱逗石塊。開土摩石面、鉄畫毫不礙。上六字篆其額、右額上行篆一中字、下橫行又篆故父實公澤五字。幽閟頻久耐。出泥灼灼光、揭日透石背。不再添數行、子孫昭聆聽。舊篆六字下、勤更增書世系祭日甚明。○三世祖諱尚贊。墓前並得遺碣、向不設風雨、拭土索舊字。世運倏更遷、片石存勿毀。考妣儼同穴、妣書鉄考位。碣面正中書雙行小字、右書顯妣張氏四字、左考位執書。下勤孝子名、右邊行書孝子光先奉祀七字。實永托椽筆記。○十六日、

命匠役伐石南山、爲塋域立碑。○早晨、歷覽塋域、謂容莊日、一世二世祖碑没已久、今掘土得題、細加認識、幸猶歷溯不泯、得非祖宗之積德允厚、天故秘藏之以待今日耶。餘墓無可徵驗者、則爲天意所不屬矣。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今日之謂也。汝其識之。○十七日、率家僕闢草萊、除道塗、增墓土。○墓之頹者培之、塌者築之。○十八日、命容莊書二世、三世、四世祖墓碣。○書二世祖墓碣、二世祖寶公、諱公澤、祖妣賈氏、鄒氏之墓。男二、寶尚質、尚貫。○　皇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夏五月朔、河南柘城八

世孫寶克勤率男容莊來祭、出舊碣於墓上中、除上原書二行六字外、更鐫字其下、並買磚砌壘舊碑。謹識。○書三世祖墓碣、三世祖邑庠寶公諱尙質、字宗商、祖妣張氏之墓。男二、寶光先、光考。　皇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五月、栢城七世孫寶克勤率男容莊來祭、脩墓。○書四世祖墓碣、　皇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四月、栢城六世孫寶克勤率男容莊來祭、脩墓。○十九日、諸墓增壘墳山。將二世祖諱公潭、三世祖諱尙質、四世祖諱光考並二世祖南間一位之墓俱用磚壘碑臺。○二十一日、諸墓培土、四世祖墓砌石基。○圍三丈五尺、用石八十

塊。○二十二日、三世祖原碑增書考、四世祖原碑增書妣、以附合祔之義。三世祖諱尚質、舊碑止書明故顯妣張氏妣張氏三字、在顯字下南邊傍、至北邊傍書考處缺。今於北邊傍增書考竇公、中間書一墓字、儼爲顯考竇公、顯妣張氏墓矣。四世祖舊碑原書明故顯考邑庠竇公諱先考字達孝墓、孝字去墓字中間空三字、今於孝字下增書妣賈氏三字、儼爲顯考竇公妣賈氏墓、有合於同室同穴之義。予祖嘗以賈太祖妣合祔先塋爲念、予大人無歲不計返魂魄於沁水之鄉。柰格於歲久而不能行、大人嘗爲怏怏、予謂容莊曰、舊碑空妣處未

書以待來茲也。今並書妣姓於一行，似於合葬之義爲得。舉祖父未竟之志，亦可完全無缺憾處。莊增書之命工鐫出，幽明之意，俱極暢遂矣。○三世祖墓碣勤於舉祭前數日，令男容莊合考諱贇。尙於妣張氏。並書之、營草朝旣萎、椿庭暮旋哀。子當執母紼、嚴親白髮垂。管葬從初年、鐫字先慈帷。舊碣止鐫張氏四字題妣考缺。令復增四字、於舊碣面雙行左邊增考贇公墓四字。下更譜宗支碣年書世系、下祭晴甚明。源流石端列、千年永不墮。○四世祖墓碣勤於舉祭前數日，令男容莊合書妣賈氏。於考諱光考。正面行中、合葬雖非古、今世大槪然。孤丘卜壽光、夜夜明月縣。母養兼父訓就傅勞。三遷。派牒中州分、晉疆憶山川。祖命旣諄諄、先王考當明末亂離之秋、書囑子大人及子母叔父世平宣歸葬賈

祔先祖塋域。父志同精虔。家族僉子人酉屬逐謀脩歸祖葬、事。今小子歸肇祀考、妣石並鐫。考妥百年魂、母靈東來嗣。季札豈昧禮、考亭無妨賢。以此當合祔、幽明兩快焉。翻厥鍾祥地、脈結雙松前。御屏聳三台、門峙東山巔。水抱層層合、千里曲回旋。招魂歸塋域、列冉尚肆筵。○祭期

定、撰碑記、命工先鐫遠祖及本支一世祖二石、容莊理其事。

沁水竇氏祖塋碑記、吾族在漢唐之世門閥顯爍、勳猷彪炳、凡史冊所傳、概難罄述。蔭此門祚式微、相傳由扶風遷沁水、後能致家業冉盛、實自宋仁宗朝居竇莊之祖諱璘者始。祖字廷玉、以女肅穆貴贈左屯衛大將軍。子二、長蚤世、

次質故任三班奉職，葬於大將軍墓側。明嘉靖之季，予高祖兌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大父筠峯公應舉共城，時來省墓，手錄大將軍碑銘攜去，因是璘祖、質祖而降，源流備悉。大人道康公嘗奉先大父遺囑，時欲回籍舉祀，但爲貧困所阻，後更艱於暮年。今春命勤來，至則肅拜塋域，見璘祖墓豐碑石幢，篆字可識，賴吾族履故土者歲時脩飭，以故翁仲亦不没之荒草間。獨質祖墓未有片石，予謂族衆曰：碑碣無存，後懼湮没失傳，茲申如在之誠，計惟秩勤貞珉，永垂千祀，是亟。衆咸善之。爰筮祭期，命工鑿石鄰邑，引肩力、費幾何而運於西山之麓，督匠氏磨礱鑱削。工竣舉祀，監碑於質祖之墓，不禁茲懋流涕曰：木

源木本，子大父大人積有未竟之志，今稍得遂，兩世可以無憾。更追溯遠緒，悲觸几筵，不能自已。嗣後子孫薦馨，有不覩墓而動祖功宗德之思，豈人情也哉。吾願爲之子若孫繼述志事，永言孝思。尤願吾族居沁土者矢敬信，永蒸嘗，肅名分，聯情誼，庶綿綿瓜瓞，偉人輩出，丕揚先躅，即吾列祖在天之靈，亦必於仁人孝子乎篤佑也。是在念祖聿脩者交勗焉。○竇氏沁水本支祖塋碑記、　有明嘉靖之季，予先世由晉遷豫。本支葬沁水者，一世祖諱獻，二世祖諱公澤，三世祖諱尚質，四世祖諱光考，世次歷歷可稽。至高祖僑寓柘城，逮祖父遊庠，遂家焉。大父筠峯公時以省墓爲子大人言，大人謀歸屢矣，緣年暮不果來。

今春。命勷代脩祀事、因筮吉啟行、以仲男容莊從。至自四月十有二日、詣朝展墓、荒榛滿目、慘惻於中。幸四世祖庠生諱光考字達孝墓碣可識、折西一墓。發土中石覩之、書獻祖名、並弘治六年四字。衆躍然喜、謂晦跡二百一十七年、始獲顯著、得非天故藏之以待今茲。否則幾何不爲風雨侵蝕、樵牧剝削也耶。自獻祖而東、第二行最北一塚、掘土得碣、書公澤祖名。按譜公澤子向質、字宗商、庠生、配張氏、子二、光先光考、於東偏第三行最北一墓得之。最東第四行二墓、北無徵、南碑勷四世祖名字、記其歲則嘉靖三十年立、尤爲考証無訛。本支既悉、因命役剪棘伐石、磨礲篆額、豎豐碑於一世祖墓側、二世、三世及諸塚

悉遲甓增崇舊碣。四世祖墓更疊石基起碑樓。工始於四月既望、至晦日告竣。五月朔舉祀。經營陳設、族衆執事有恪、酌酒奠食、本支惟勤、是將餘墓容莊、分薦焄蒿、對越罔敢荒怠禮。合同姓、異姓與祭者、觥酬交錯、日暮始歸。是役也、吾祖吾父鬱鬱未竟之志、今得次第舉行、向非祖父。精誠積久、命誠諄切、勤安得從流溯源若此、尚冀吾子若孫永矢勿怠、於春雨秋霜時將黍稷之馨、則由本支以追遠祖、孝思無斁、宗祧永賴、雖謂千百世如一日可也。於是乎記。○二十三日、脩四世祖墓成。砌石基訖工、增士崇起。○二十五日季貞甫諱恒來晤。○二十六日、[illegible]

二十[illegible]諱質遠祖墓碑成。時刊列祖墓碑、偶遺祭文未載。李貞甫來晤、謂祭文宜簡古、以字短義長爲尙。閔子所撰文、謂得當、宜與碑記並勒、以示後倘數百里來。祭鈌此文無傳、後何由倣法。因以祭文並勒之石。○二十七日韓學山來受業、賫千子爲介。學山字魯望、二十九歲、沁水庠生。○張忠烈公祠、痛哭長沙計已遲、孤城尙賴有提師。憂危社稷盟山海、禍慘衣冠折幹枝。關塞鼓鼙浮日動、廟堂羽檄禁星馳。可憐碧血流江去、竟是張巡西拜時。○二十八日、同心端登西山。自中間山下迤邐而上、直達雙松絕頂、遠望四圍皆山迴抱、沁水自西北

而來，繞寶莊之北，轉向東而南，儼如帶拖於前。遠如乾方榼山、艮方鬼山、巽方洞陽山、坤方藥神山，皆四維環衛。近如卧牛山、御屏山全拱後背，三台御座，恰對正面。本支始祖脈由鰲峰東嶺過中峯而南，突起峯巒，拖勢而下，大伏近前，再起一大堆，直對始祖塋，相去二百餘步，其形勢如此。○午後，與心端盤桓於大將軍及本支墓間，相立碑地勢，暮始歸。

○二十九日，大將軍遠祖墓碑鐫就，樹諱質祖墓前。

五月朔，一世祖墓疊石基成。圍四丈，用石八十塊。○本

支祖塋碑記鐫就，樹一世祖墓前。○四世祖碑記鐫就。竇氏泌水四世祖塋碑記、竇太君竇氏原籍隸泌水，自四世祖妣竇太君於明嘉靖間攜子遷栢，及子凡六世矣。四世祖考邑庠生諱光考，字達孝，積學弗售，賫志歿，葬泌水西山下。先是，四世叔祖諱光國，商寓栢，慮吾高祖祖茵方少，召邀侍，飲食教誨之，賈太祖妣爰與偕往。無何，太祖妣不祿，藁葬栢城西郭外，遂家於其地。厥後大父回籍謁墓，錄舊牒數幅，上溯家世，自宋慶曆間祖諱璘，以女肅穆貴，贈左屯衛大將軍，子孫繩繩鵲起，閥閱稱盛。終宋世逮元明，譜系失考，惟予本支載獻祖而下最悉。至太祖妣及吾高

祖卜居柘，於是沁水祖墓罔有尸祭者。明末兵訌、大父嘗囑予大人及伯叔曰、太祖妣制事明敏、弁褘違勝冠弁、實造竇氏厥德未可忘。惟是奉柩還故土合祔先塋、此吾志也。汝曹其踵成之。大人謀歸葬者再、商於大司空湯公、謂歷年久、遂暫止。今春命勤來祭、既至、率僮僕薙蔓荊除道塗、運石壘墓基、圍週匝、高稱之、復增土豐起、樹碑於左、屆期灌將、嗚咽流涕。念祖考妣兩地異穴、高祖奉母中州、不獲獻食西土。祖謀合葬西土、未即啟行中州。予父篤於孝思、且不能不傷於遲暮。即勤稟訓亦幾經歲月、然後得一至鄉井。豈生死離合、各有數耶。亦豈子孫之享祀、或有待耶。予於是慨然悲矣。悲夫死生離合、信有物焉

以制之。抑且歡然喜矣，喜夫子孫之享祀，節遲之四五世，猶得遂也。今知高祖奉母與奉父無異，父命來祀，俾祖命合葬得伸，生者致敬，死者不頓慰耶。合者雖非，離者豈終是耶。泉下應無形隔之傷，千里實有神聚之慶。此日之祭，不其偕兩地之精靈爲往來耶。旣終事，將歸柘，復大人之命，因勒其事於石。○答李貞甫札，祭文因一言指示，遂勒貞珉，誨我良多。邇日捧誦大章，大抵皆自透解天根月窟中來。昨更得弟子篇，透發本天之理，雖太極、西銘不是過也。某院志中雖有其意，而未暢言其旨，覩此何啻小巫大巫之別，敬服敬服。○部部牛喬年來陪祭。

○二日，四世祖墓前樹碑。○

二世、三世祖墓壘石基成。俱圍三丈共用石一百二十塊。三日、祭遷祖大將軍及二世長祖、次祖墓。墓前設饌陳牲、行三獻禮。禮畢、同異姓陪祭者各攜榼酒席地列坐、主人用樂劇饗之。歸、延司禮者於家。○代父祭文、維　皇清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建五月丙午朔壬子、越祭日甲寅、河南柘城縣裔孫庠生　勅封翰林院庶吉士竇大任率男翰林院檢討克勤、甲子武科舉人振起、柘城庠增生克讓、孫丙戌科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詢、庠生容肅、廪生容莊、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邃、庠生容儀等、曾孫徑等、謹以剛鬣柔毛、

香楮庶饈之儀、敢昭告於　宋贈左屯衛大將軍贇公太祖暨贈宜春郡太君羅太祖妣、早匹長太祖、任三班奉職、次太祖暨封長樂縣君高太祖妣之墓前曰、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本則勃勃、源則滾滾。維祖我庇、榮於華袞。中土喬綿、如田斯墾。以覆以翼、去鄉難返。尙憶功德、述之慇懇。淸酒秩肴、敬抒微悃。追報則邇、來瞬匪遠。茹茲薄薦、雲驤欲挽。伏惟尙饗。○寶莊遠祖贈大將軍瑩置豐碑、舉祀禮大將軍子。贇祖墓前。天中節屆、肇明禮源、溯始封俎豆陳。宋國將軍膺厚秩、漢朝苗裔衍垂紳。山河澤永貽田稽、黍稷馨香篆字新。瓜瓞綿綿承祐遍、荒原草色慶良辰。○四日、祭本支一世、二世、三世、

四世祖墓餘十墓並祭。予祭本支祖墓，設饌墓前，容莊分獻。禮畢，陳牲，行三獻禮。餘十墓，酒列席而坐，以樂劇饗賓及延同異姓陪祭者各攜榼一如昨日。代父祭文、司禮者於家。維皇清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建五月丙午朔壬子，越祭日乙卯，河南柘城縣八世孫庠生敕封翰林院庶吉士，覽大任，九世孫翰林院檢討克勤，甲子武科舉人振起，柘城庠增生克讓，十世孫丙戌科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恂、庠生容肅、廪生容莊，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容遂，庠生容儀等，十一世孫經等，謹以剛鬣柔毛、香楮庶饈之儀，敢昭告於明故一世祖寶公諱獻暨祖妣王太君、二

世祖諱公澤暨祖妣賈太君、鄒太君、三世祖邑庠諱尙賢字宗商暨祖妣張太君、高祖邑庠諱光、考字達孝暨始遷河南祖妣賈太君暨衆祖衆祖妣祔位之墓前曰：溯厥實氏、肇自扶風。繼卜晉疆、水抱山重。誕生肅穆、翊宋兩宮。象笏多庭、門第增崇。早卜龍眠、卧牛之東。本支初祖、厖摠雙松。號隱君子、河汾王通。傳二三世、佳氣鬱葱。炳蔚其文、孝友積躬。高祖博學、墳典騁雄。濂閩肩荷、儒幟標峯。玉樓邀辟、賁志屯窮。嗟太祖妣、畫荻允熊。世所尤難、姜女敵封。朱襄之野、派衍大宗。億萬斯年、丕造鴻功。蟬聯科第、遷土斯豐。綿綿其枝、休祥夙鍾。先河後海、沁柘攸同。今茲告賁、祿以教忠。豈不教孝、拜墓敬恭。蘋藻之薦、燔

烟融融。黍盛既潔、醴齊是供。我考志事、並暢於中。列祖妣祖合祔允終。陟降歆只、共鑒微衷。伏惟尚饗。○祭大將軍祖之次日、本支祖塋置二豐碑、舉祀一二置一世祖墓側、置四世祖墓側。非日壠頭獻酒、鐏今朝猶是湖崑崙。泉臺應慰、謀還。祔、先王父合葬四世祖妣貫太君之志、今茲可遂。膝下聊完、重本根。家大人舉祀先塋、之志今遂得伸。午日香烟盈冑飪西山翠。霧掛松原。牛眠脈秀千枝托碑勤休光祖德尊。○諸墓各設祭祔食、根株本。一氣寧忍二本看。灌薦分兒曹、頗快遠近觀。獨怪一片石、字滅誰刻剜。一二世祖一行五墓、南數問位之墓碑存字滅、無可剜。計惟力運礱、壘石固其端。同本支墓、用磚壘石。更驚魂像目坎、陷幾剝棺。三世祖南一墓塌陷深坑、無有掩土者。行道亦心惻、覆土痛骨寒。種種未寧耐理之順

而安。畢祀咸秩秩馨香俾神歡。○是日、分胙各遍。○五日、偕男容莊遊楂山。張靜之彥方、寶萬子伯脩各携酒饌同遊。○寶萬子偕其弟世英、世俊並男思溫令受業、卒之行禮。世英字千子、三十二歲。世俊字超子、二十九歲。思溫字九一、三十一歲。俱沁水庠生。○張所存來受業。寶千子子衡爲介。所存字柏潭、四十六歲、沁水庠生。○六日、寶莊祖墓畢祀既終事、詰旦張子靜之彥方、族子萬子、伯脩邀子偕仲男容莊遊楂山。時值端陽日、昨日肅祀事、邛友今招遊。怳惚聞嘆息、猶似答陰幽。相携行三里、高下萬木稠。深入不見日、肩輿睡眼休。乍醒畏岩仄、廟突出山

眠。入內暫趺坐，托孔夢姬周。神暢呼僕去，馬逸還羈留。答僕僕且告，小人之遠猷，尚難驅駑駘，奚能馴驊騮。予亦轉爲笑，去去陟阿丘。層疊沿石磴，齊登天外樓。嵬巔躡震方，金天橫卧牛。雄鎮擁雉位，列祖望墳頭。沁水西北來，蜿蜒盪行舟。一帶繞城郭，派衍太行流。更歷廻廊遍，頹垣餘鐘球。殿前撫雙松，圍十丈莫儔。參天聳霜幹，特立標千秋。唐宋故物在，斷碣文字遒。勒詩何人題，快讀滌沉憂。近代有巨公，腹笥工校讎。（謂太史張子發、王若林、比部王式金、監司張清林之、司理張念茲、族文學子高諸公。）逸響潤巖谷，鐵畫併銀鉤。起人高山仰，追蹤思悠悠。饑食青精飯，酒未傾三甌。冷氣侵薄裳，雨淋風颼颼。山川忽已没，何處認九州。俄而諸峯上，依然辨松楸。陰

晴多變化，人生眞若浮。造物示生理，眼前皆可求。觀變以察時，寧心消百愁。五日，果積命、飲蒲欣添籌。討此一日閒，毋乃邀天庥。億念祖德遠，本天是所由。登高與臨深，擧足戒妄投。顧我同遊者，誰弗念聿脩。歸去秉燭記，肯遺山靈羞。

○七日，張彥方以詩見贈。○張德宋來受業，實千子爲介。德宋字天書，二十七歲，沁水庠生。○贈韓秀才、峪學

世說貽謀遠，那如賢孝門。孫承清白舊，祖惠校讎煩。朝氣觀行嶽，長流識沁源。遺書憑爾讀，鄭架耀乾坤。

○八日，實莊起文會，至者十三人。○張士芳潛公、張士傑齊公、張齊政璇元、王仲謀哲士、王勳文承堯、張柏潭所存、張天書德宋、張

天惠、天貴、張又昭傳煜、張有聲克振、實千子世英、超子世俊、九一思溫、張彥方、實萬子、供饌、同張靜之、實子恒、惠之偕在焉。予日一至、謁湯帝廟畢、命題諸生作文、日暮同歸。○實莊起文會小引、沁水之東偏有實莊郝者、前代名公巨卿相望不絕。其地之山水靈秀、迥邁他邦、固所稱名勝之要區、人文之淵藪也。予來省墓、暇時三二君子以文事見惠、展閱之、各成一家言。既而諸君銳志詞壇、各有拔幟趙城之意、更得張君靜之、彥方以簪纓華胄、肯雅志作人、不以予爲鄙陋、令從事於其役。因筮吉於五月初八日、詰朝同諸君赴湯帝廟、面擬課題、分坐屬文。彥方爲學者供饌、吾族萬子爲予具食。一時人心競奮、文明

蔚興。是役也、上可以應 國家賓興之選、次可以抒一己蘊蓄之素、不第文字之英華於此呈露、即吾儒立身行己、致君澤民之道、皆可從此講究而服習之不厭矣。予建朱陽書院於柘城、每月初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此定例也。地有遐邇、道無異同、不知可移其法於此地否。倘不以予言爲不可信、願諸君繩繩。無間、互收麗澤之益、予且樂觀德器之成矣。靜之洧水名孝廉、乃先達者、其以文字廸後起者乎。吾族萬子子恒老成夙望尚從彥方鼓舞之餘、而共勷厥事焉。其助與文教也、功維鉅哉。

○張季方賦文會詩書扇見惠、又以書來、具言未能會文之故。

○答張季方書、

周子云、文所以載道也、文藝末也、道德實

也。今諸君奮志於文、固斯文興起之會、實斯道昌明之機。最可幸者、令叔令兄以積學名儒、主持壇坫、斯道繫賴不淺。雖道駕暫停揮麈、倘某行後、大敷秘旨、俾諸君得荷提携、是固某所心焉企之者。足下家世顯爍、爲紳士楷模舊矣。丕振先德惠加後學、得毋有深意乎。倘及之、不覺其言之妄矣。○王承堯來受業張柏潭、實千子爲介。承堯字勳文、十九歲、沁水庠生。○王昌基來受業實惠之爲介。昌基十三歲、似嚴之孫、沁水人。○復祖遺基業田地失其處、房基同族衆正出舊宅一段、畧存不墜祖業之意。坐落在實莊郝小南門内、南北十八步、

東西九步。除東北房路二步半，其地五十一步，計地二分一厘半。同族衆丈量明白，業歸原主，任意脩葺。惟門樓舊路兩家出人通行，各立合同存用。

○**九日，閱會文畢，諸君集寓所面商爲文之法。**○韓大惠來受業，賓于子爲介。大惠字碧蘭，四十一歲，沁水廩生。

○與季貞甫札，明早策蹇，不能再親道顏。然異地同心，尤望時賜提攜。昨起文會，竟一日考業之功，亦事之愜懷者也。有道聞之，得毋有喜色乎。

○**赴大將軍祖塋、本支祖塋瞻拜告行。**賓莊省墓，經紀其地二十有餘次，一回一愾然，黯黯淚痕下。過此去東土滿眼看

桑柘。○拜別族人親友。○十日、實莊起身、族親鄰外送行。○十一日望沁水縣、環山沁水縣梓里驚邨居去此在。何年、明議大禮初。中土亶祖蔭天祿謬校書。請告謀展祀諏吉盥薦餘。西望平陽道、過此悵舊廬、欲謀棲遲地、恐勞親倚閭。計惟往來間、秣馬膏吾車。此事亦易爾行、李便紆徐東西、信不隔、詎云異庭除。以此豁幽志焉。往不自如。○沁水道中行車屢渡有是作、　路行七十里、溪渡三十重。一同山一折、溪轉抱山容。曲曲循山麓、車頭山與逢。涉水步石上、雲移水上封。潺湲聲未歇、日暮雜寺鐘。○道經沁水縣、念此地爲先人棲止故里、入城周覽、

感賦　故邑荒叢裏，滄桑世已更。全憑河作鎮、半倚石爲城。碧壘悲耆社、青箱没舊楹。一經騎馬看、百感悵餘生。○沁水縣、邑八三百戶、坐卧白雲中。豈謂彈丸地、不留太古風。

○十六日　竇氏沁水祖塋圖說、　竇氏族姓繁衍、其居沁水之竇莊都者、自宋贈大將軍諱璘祖始顯於時。嗣是累世簪纓、雖適他邦、具荷祖蔭。予自柘來祭、周覽山川、見山勢從卧牛而東、拖至松頂、分爲五枝、大將軍墓中抽脈厚、本支諸墓右落氣凝。既四維拱衛、復沁水迴環、且前案後帳、層疊見奇、因命繪圖、用誌形勝。覽斯結構之不凡、當信昌熾之有自云。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河南裔孫克勤謹識。

○十八日　和同年潘

就亭民部曲沃雜詩十詠、花不在河陽、乃在曲沃縣。天子召潘岳、爾民勿眷戀。曲沃縣藉枝棲雲窩、剪荊更疏竹。清風結爲巢、何地非遁軸。遺圖以就亭踞子此明月何皎皎、纔過三五夜。不少客携酒、獨我樂長夏。五月十六日、獨寐堂胜。士人指高峯、云是中條山。馬行偏不到、日盡馬啼間。中條山諸侯畏晉疆、所冀以德撫。胡爲虒祁作、輒使畔茲土。虒祁號十年家斯堂、勞勞神明宰。民也思其勞、曰我怙恃在。文母堂乘耶豈爲史、讎訂舒三長。風翻斑管就、曠才屬中郎。邑乘就亭捐材、獨出手裁。風雅具別眼、得失爭千古。不有眞識者、斯道棄如土。韓擧諸詩集就亭校、刊。相國留故宅、置酒待月明。泥飲共陶陶、薰風解山城。喬文濤公宅、其孫朴子招飲於此。城北

二十里、碑篆潘公字。橋以潘公名、公去更誰嗣。潘橋。公○出曲沃縣、　我往平陽去、北出曲沃門。曲沃絕山險、平陽起山根。行時已過午、日曝不可存。倏爾黑雲下、夕陽氣欲吞。○

十九日　蒙城鎮早發、　平行無險處、重疊迹高低。紅日浮林麓、青雲入澗谿。年來琴劍冷、老去道途迷。莫訝前郵遠、東風送馬蹄。○我來觀堯都歌、　我來觀堯都、家家戴堯天。堯天天不可見、見之墾石田。昔日我耕鑿、今日耕鑿偏。昔日歌何有、今日慶安眠。蒲版協帝華、安邑賡虞絃。總兩代而論、廣運始備宣。當年德何忘、帝治非名牽。後世感何至、帝治民可傳。吁嗟哉、古今猶是此民情、胡爲忘與感之交生。不有當日忘、孰是追羲黃、不有

後日感、豈日無遺憾忍耶。感耶動流覽此地曾經入坎窞。康熙三十二年地大震、傾覆民舍無算。吁嗟哉民之戚兮王之璞、至今稍稍經彫琢。○堯廟、伊耆邁古帝、欽明開後王。巍巍天惟則、安所與頡頏。後世欽廟貌、當日已莫揚。遥望雲覆處、荒郊烟微茫。○望平陽、樹杳間桑榆。遥遥稱古帝都。民風果何有、天德欲名無地。樸仍謠禱、山狶盡力勍。膏田驅犢易、不待闢荒蕪。

○二十一日至平陽府、病瀉痢。

○二十五日蒲台縣同年李讓木來晤、洪洞范彪西先生令嗣璘適至、○言及彪西先生去世、泗淚滂沱、至不能語。

○二十六日喜晤張端辰翰林、蕭。象曾共藜光夜讀書、東西幾載賦離居。裏山

路杳、雲中斷汾水流長夢裏虛。乍遇平安驚訊、問傾談世局槪稀疎。我安拙劣君清守、風月年來可、自如。○范肖先璘同其父彪西先生弟子范梅臣爾梅、吳仲佩從先來晤。梅臣問朱陸薛王之異、予曰、朱薛平正確當、萬世無弊。其他騁才用意者、學之百弊叢生、君子所以求爲可久之道也。向寓登封、與耿逸庵先生遊山、先生指太室與少室問奚取。予謂太室氣象凝重、不露是非可否、人遊覽焉而莫窮其所蘊藏也。少室氣骨嶙峋鋒芒特露、人徘徊其下、不能不起卓越之思也。然不能窮其蘊者、循級而登層層近巔、絕無傾覆之患。起人卓越之思者、覩之一蹴可至、及攀躋其上着足不謹、傾跌不可復起矣。予當日與

逕庵先生論山如此，逕庵先生以爲善於○論學。今發之以論朱陸薛王，正復如是。

二十九日爲轉劇、未能行。

六月朔吳仲佩來晤、爲其父求題額贈德隆王善四字。○三日天根吟、塵俗卑解安足論、所貴賢士達天根。天根天根月窟吾自貴，世好牽繫蕩其原。君不見舜華今朝生今夕謝其榮。朝生夕謝榮悴何嘗有、那如閑閑閑守十畝、十畝十畝之田老山丘、嘗理素琴到白頭。世上寵辱不得加、風雷呼吸乾坤家。吁嗟乎、士能到此時、始知吾自有師資。吾求吾師將安之、不在乎山之巔、不在乎水之湄。求之萬物皆備內、萬物有耦獨無對。無對尊

莫同、自得獨稱雄。○**四日、至洪洞師曠郡、祭范彪西先生。**過洪洞祭范彪西先生、斯文提唱嫡宗風。濂洛今推羽翼功。共說五經空冀北、誰知千里哭河東。虔伸蘋藻香烟細、遍閱縹緗架業雄。此日書堂追道範、應知泉下許心同。○**五日、遊希賢書院。**題希賢書院、范彪西先生建。家購藏書闢講堂、人從函丈挹休光。雲煙天半開窓入、歌詠階前逐韻長。汾水清流環繞座、婁山紫氣盡含陽。欣看丹艧輝先室、丰範猶傳弟子行。時同遊書院者、彪西先生令嗣肖先、其姪孫禮、孫霖、及高弟孫膚寸、任亦莘、偕在。○**晤洪洞令陳其言、范彪西先生請入鄉賢事。**

○弔豫讓祠、　豫讓殺趙襄、始終不忘主。委質懷二心、難拜此祠宇。不然智伯豈能禮國士、何故抵死報仇苦未已。止豫君臣分誼重、反面事讎亂賊子。豫子大節垂清簡、只爲成就一箇是。○六日、晤霍州守孔商范彪西先生鄉賢事。○贈孔州守、　鄭土棠陰舊、霍峯再陟巔。蒲鞭懸夜月、花樹見青天。畫永調馴鶴、爛飛奏雅弦。才名眞不負、快意聽鶯遷。○行次霍州、　碍目山迴疊、路通一線危。遥天蒼樹斷、隙地紫芝稀。覓井逢鄰少、呼風落日遲。形勞神亦倦、馬上送殘詩。　○七日吾人鑿土洞以居作歌、　穴古風叟叟、君似不容肩。洞外無塵煙、洞中有餘眠。何以資槖

軆子婦無貨遷。其不溝壑塡、世味能勿牽。將欲叩其然、或恐別有天。○羅田喬秀才止宿、駢。濟 山深何處宿、煙火兩三家。茅屋留人住、門前亦種花。○八日 指迷途、行路忽訊問、一言指迷途。慨然肯便人、善類喜引扶。氣運蒸鬱久、始餘此良夫。豈謂人獨厚、雪腸傾妻孥。○雨中登羅田西嶺、 雨中早行山路遲、左顧右盼近山脊。泥滑寸步防傾跌、恨不毛羽生兩腋。輿夫呼聲併力難從、者齊擁扶危迫。一步一歇汗浹流、但見面上顏色赤。我欲停車若未得、下車亦難倍蹴踏。見方在後控馬靮、靮絕馬墜甚恐嚇。縛馬不勝、幸挺身、靴底滑下如飛翮。雖則僵立未傾倒、一時相顧驚魂魄。再行數步愈險絕、輿懸

空崖路僅尺。逢轉盤屈費心力、俯視千仞似地坼。亟命役來扶我下、庶得安步。免跼蹐。履到平坦、日已午、回首重嶺千樹隔。始覺手足氣安定無災無害多寶獲。願告世人山行苦、逢雨停車最上策。○**九日**過張家川西嶺、入山回頭望、山傍雲際落。重重擁案起、誰復辨脈絡。遙知雲霧蒸下定有深壑。清晨人力健、迎風能解縛。負者引道遠、懽然免寂寞。○望隰州城、平陽四五日、始得到隰州。日暮萬山紫、人行最上頭。○**與隰州守錢蕪山同年話別**。○**十日**題錢蕪山泛海圖、獨抒舟楫手、寫作泛海圖。志在探輿區、尋豈畢蓬壺。君才如龍橫一世、同宴曲江挹光署。

卓犖胸懷吸廣淵、制品睢州稱高弟。一時朋儕推宗工、公卿倒屣詞壇雄。別後碌碌二十載、昔仕炎方今河東。炎方政成章十上、大吏薦剡列異狀。 天子曰俞能其職、賜衣晉秩備寵貺。河東更復甘棠施、我來道路聞尸碑。登堂示我舊卷軸、烟雲縹緲一何奇。噫嘻、君生不偶降甫申、藉手洪濤拯斯民。但願海不揚波佐聖治、汝作甘霖俾我悠悠得爲太平人。

○商茌彪西先生鄉賢事、蕪山慨許轉請太守。○十一日、辭蕪山行。因錢蕪山刺史厚同年誼爲今人否。

德歎、 刺史治行冠寰區、璽書寵褒巨儒。我今來遊遨顧盼、旨酒嘉餚出清厨。輕擲黃

金無棄舊、乘黃贈我亦孔厚。所炙虎骨療我疾、兒子茶果懷滿袖可憐古人風徽到於今、今人那似古人心。於君猶復想古處、日照西山徹竆陰。君不見、今之高官厚爵者、轟轟烈烈騎壯馬、厭薄布衣貧賤交、范叔綈袍贈者寡。似君厚德風斯超、超超風不趨下如水瀉。

○十二日、至永和。○十三日、足病。○贈王大令、略幹林儀出宰。爲

翩翩染翰並西京、藜火曾同照夜明。海嶽風高推絕世、米壺神朗徹荒城。飛鳧小試龔黃手、渡楫元齊伊傅名。聖王於今優侍從、懸知清禁聽新聲。

○十四日

蓮花別墅詩、有序。　王來庵先生由詞臣出宰永和、未及期月、政理民恬、暇則闢亭種蓮、

與士庶講道課業其中。丁亥夏，予來遊，病足未能往。遣莊兒周覽其盛，歸述幽况，洞豁胸懷。喜賦一律，用紀佳勝。

彈丸何自發光華，爲有儒臣敷政遐。玉署無妨辭種藥，山城更是好栽花。心清林鳥催詩興，水碧池蓮愛日斜。獨闢亭臺巖壑潤，甘棠稱說惠風賒。○

十五日

永和遺俗

永和遺俗人愿良，其地荒瘠隸平陽。乏木架屋山作牆，甃土爲穴身斯藏。我偶來此觀其常，恍見淳樸開自唐。面目黎黑外難望，其中淵塞透肝腸。農夫有二採山桑，下山趨走來怅怅。至我車前跪道傍，逢官叩首意徬徨。時行山路雨濕裳，適到野郁劉台莊。父老迎蛩進壺漿，辭之里老自下鄉。前道催促送高岡，五里一代不須

商。如此引迓及關廂、方出山險免波浪。使君王來麃詳埭黼。來晤語其詳、懽然大笑氣軒昂。予美舊俗新甘棠、嘆爲治行駕龔黄。昔之于于俗號藏於今可想古羲皇。乍看山城、枳棘荒蕪思彈丸。亦封疆。今之愛人誰其倡、坐是學道力未殫。不爲寄爾根株傷、便苦嚴刑刻肉瘡。總多利昏紛攘攘、或逞霸術安能王。使君聲價重廟廊、石渠聯步司文章。　天子圖治宵未遑試爾操刀爲圖光。撫綏因民示周行、休息寧人謀稻粱。亦進髦士育黨庠、皎皎操潔峻風霜。譬之挈領衣振揚、再譬舉綱提其綱。一法不漏百維張、仁風和洽惠日長。舊俗不驚、庶事康、耳目漸摩倫叙昌。恬安山谷看朝暘、栽蓮種竹任徜徉、宰割天下如此方。○隰

州暮景山行、噴雲吐霧恣怪詭山鬼洞穴黑陰裏。上山不識山路徑下山擊腿攬石子。摩肩赤脚、走山夫監輿横驅疾如駛。譬之鷹隼整健翮再譬射甲貫直矢。下臨深壑數百尺、路窄泥滑。磷如紙。幾回盤轉幾回問、烱烱瞳子窺崖底頭熱面赤心方悸、蕭蕭馬鳴亦怕死。我生不受世局縛、胡爲至此歎壯趾。無奈犬牙相錯形、一山不斷一山起。日落地近偏不到烟火、人家隔幾里。

○**十七日**　化樂鎭山水暴發阻行、水是天。一生駕空排山下。玄冥司冬令、胡爲乘炎夏。羈足茅店旁、却食毋進飯。步出門外看、飛濤奔鐵馬。東南天漢傾流影星斗寫、瀰湃鳴不息、誰當一怒者。浮槎去良難、竊懷治河賈、縱使舟楫

通、詎挽雨師灑。順下水之性、橫溢者尚寡。所以農家子、耰鋤安田野。我本羈旅人、棲跡暫可假。西北黑雲起、呼僕掃土厦。數響置其所、謹避暴雨打。出門靠諸物、諸僕半俗雅。所葺勿損壞、不肯太拋捨。我坐轎子裏、爾物毀裂瓦。時聞報扇落、屢次作聲啞。今且問汝僕扇可有幾把。○黑龍關和壁上韻四首、西來汾水鎮雄關、茅店結成趂浦灣。突起高樓延上客、開門早喜對南山。　日影摶空落遠闔、輕棲岸上椰深灣。夜來不見池龍黑、白晝惟聞豹隱山。　到暮燃燈且閉關、人心重險砌成灣。消磨世局郵醪好、掃却紅塵上碧山。　人依天際舊重關、山脈一與水一灣。洞口驂停宵近水、雲天雁去曉吟山。○**十九**



日宿趙曲、已卧、僕携家書至、喜而成詩、○趙曲接家報決志東歸、先遣僕與沈君天行訂期赴實莊、同相祖塋。僕携家信來、上書平安字。兩手擎緘封拆之、讀再四、首報大人康泰、穫書家事。事亦無多、書大者書校試本。月之朔吉、學使須牌示。念六集諸生督催頗亟。學使稱廉明、陽公諱布曾、字西崖。十里特遣使莊仲男名杏莊。可兼程返、庶占前矛利。朱陽啟書院、學使更加意。聞由宋徂汝、講學於其地。尚有空谷音、與文是其始。文與道亦俱、如形影、不離。得此挽頹流、昌明在仁義。諸子勤課誦整頓真在邇。叔男名容遜。其間事瑣瑣、不暇述其次。所冀車早回、無或稍延遲。再書儀二弟人子名容獻。舉子、添丁荷天賜。國家戶口繁、版圖不勝記。

豈需一丁男、助稅而國治。非曰國有神、庶幾家增豐。曾未聞聲音、安知必遠致起。二弟名攝、起。也。心維良孫謀亶能詒。細流達江河、梁棟起木稱。更書沈先生、名麟孫、字天行、藏山人。五月十有二。騎馬到郡鄙、事竣西策響。賣莊相祖兆代理畢友誼。嗟哉古道式讀此轉涕泗。予回族故土、寧肯我遐棄。遂遣僕持書、郡鄙迎車馬。念我烈祖澤、後人受其庇。適遘吾友良、一時風雲萃。千百載篤祜、妙有巧安置。今春來祭時、安暇起旁思。不思而遇奇、天人恰相值。予也佩先生、光祖以裕嗣。覽書頻燃燭、喜而不能寐。明朝整旆旌、招風吹珮璲。飄然而遠颺、行程計已遂。東西均快心、迹似出故智。今夜坦坦眠、汾水流如駛。○

垣曲令遺



使來迎。令詩穀、與辰禮闈所得士。○赴垣曲、雨滯旅寓、恐陰而好陽、天道之不遷。貴剛而賤柔、人道之當然。林雨阻行旅、子也滯河邊。門低不容車、屋窄架數椽。屢檥來不定、進粥勉爲餐。不必選饌具、但思兎片氈。經夜雨不息、舉頭見荒山。花縣方百里、儼若隔遠天。詩句沉吟久、愁懷都爲損。○二十三日、至垣曲。○二十四日、諗孫作與諸生來見。○二十六日、垣曲起身。諗孫率闔邑士子郊餞。○垣曲庠生石膚寸雲根、從學范虎西先生、前在洪洞相晤。至是冒雨送別、宿邵原關、同寓談學。○贈石秀才二絕、名雲根。雁行幾陣儼雲間、百里遙看王屋山。[illegible]

鬢。問首毫都何處是人猶送客邵原關。風雨遲還起暮壓、談經半夜嘶先天。君身擔荷斯文任、儘遺見孫萬頃田。精其孫從勤之力學。行、

○二十七日

石膚寸再冒雨送至東陽河岸、山水暴發、不能渡、遇秦姓引至山莊暫棲。視居處既定、然後告別。又贈石秀才二絕、邵原關到一空塵、又指東陽胡併名、原關錄里。十遠渡津。送客情深長似水、如君那復讓汪倫。望洋怒浪自天翻、歷轉荒郊到北郡。郡名秦家莊。雨裏扳車陟險過、懸㵎更道有蘭孫。膚寸令孫雨中用力引藉使之前。

○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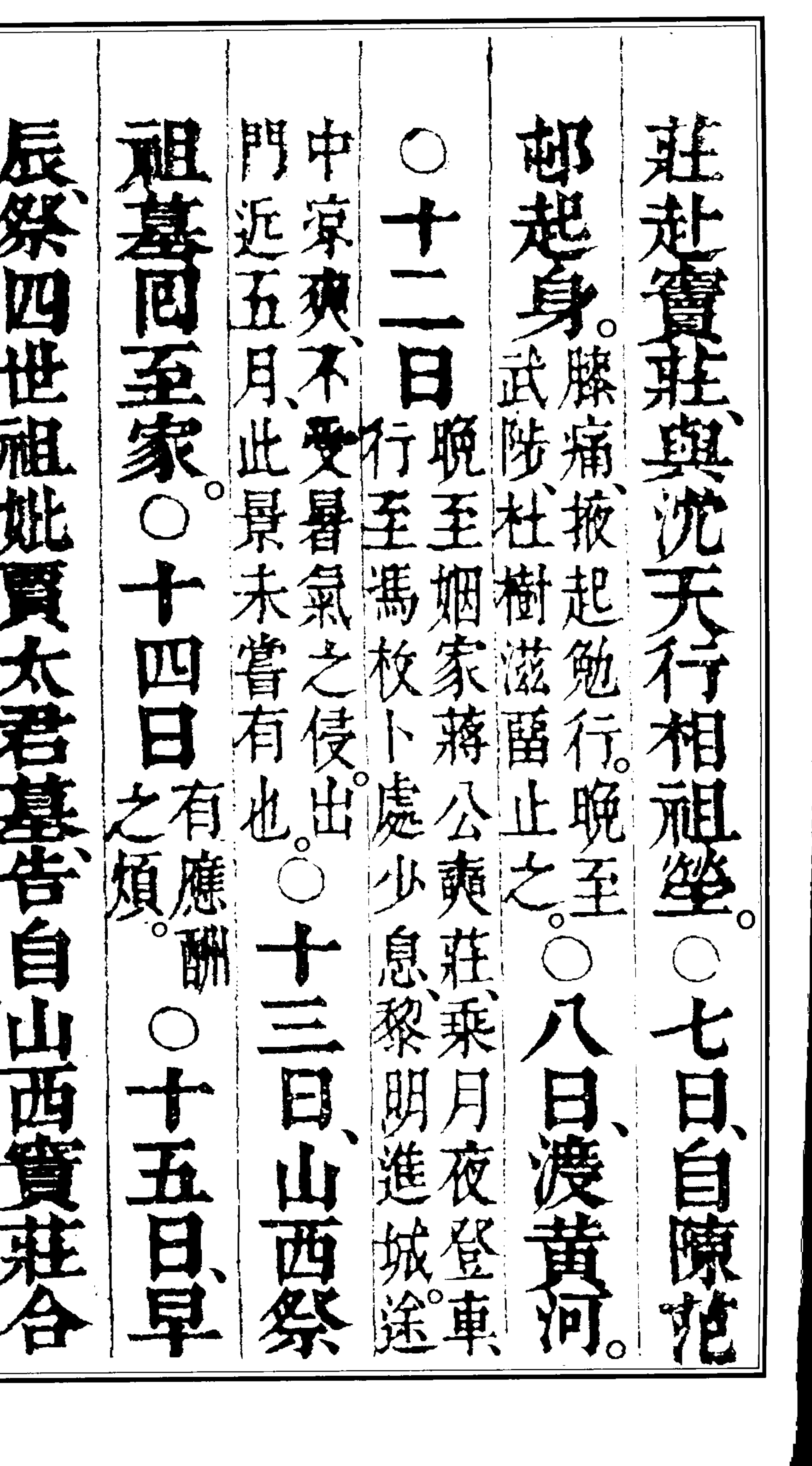
秦家莊作、水咽鳴不休、山莊停行庭。有食不敢飽、有盌翻怪明。雨細浸土膏風惡雜樹聲。孤房令人畏、解庵自頹甕。床蓐不任手

掃除土橫生。夜深閉無門、昏黑愈多驚。僮僕五六人、寢地當門橫。苍刺遍身體何處聞漏更。所望鷄唱早、庶以破愁城。

○二十九日、秦姓諸人遣予過東陽河。秦家莊謝主人、主人秦姓、情太殷無有出其右。掃榻以居予、經夜餘三晝。麥飯迭爲進、日每食者又予慙坐饔飧、僕畜另結構。更復有子姓鄰。朝攜酒致款候謂邪纍纍若、聊以口還就。月晦日告別、矜張集老幼。叮嚀送河東、毋惟爾妄謬豈知鍾實繁其族亦仁厚。來者十輩衆、懽然競奔走。聯步肩摊車、深水兼徐緜。一時車馬濟、爭先何曾後。主人眼看去、行跡始不留。予視舊室廬、朝雲發遠岫。感此仁里美、人俱慶方穀與

之同井居、患難諒肯救。時向衆力言、生聚十年富。汝既還朴眞、天胡不篤佑。嗟世詐僞者、敗俗以長惡。○過太行、王屋峯頭問道頻、依山傍樹似前因。不知此處追仙跡、却道人間十丈塵。○望天壇、天壇夢想等嵩山、嵩頂曾躋雲漢間。獨有天壇偏不到、一番相近又空還。○過峯門、翠嶂雙開護遠邨、驅車又道過峯門。太行東顧重山盡、一線盤空到濟源。○虎嶺、嶺以虎得名、赫然勢可畏。虎窟知多少、嶺際能遮未。不見虎嘯風、但見雲通氣。我吸嶺上雲、當道虎叕欷。

秋七月二日、至陳范邨、病。王松年族兄家。○三日、合客



莊赴竇莊，與沈天行相祖塋。○七日、自陳范郵起身。膝痛，掖起勉行。晚至武陟，杜樹滋留止之。○八日、渡黃河。○十二日、晚至姻家蔣公爽莊，乘月夜登車，行至馮枚卜處少息，黎明進城。途中凉爽，不受暑氣之侵。出門近五月，此景未嘗有也。○十三日、山西祭祖墓回至家。○十四日有應酬之煩。○十五日、早辰祭四世祖妣賈太君墓，告自山西竇莊合葬回。日中、隨大人祭城南祖塋。○十八日、左

滕病。○二十三日、容莊自實莊理墓歸。○張士傑、張克振受業、實干、子爲介。士傑字齊公、四十二歲。克振字有聲四十歲、俱沁水廩生。實莊諸生寄來六月初二、十六日、七月初二、十六日會文、求批閱。○二十六日答張疎庵書、葬母大事也、聞哀禮備至、孝思無遺、且兄弟間重天倫而輕財貨、此等制行、皆古人高蹤。竊意爲學大根本、大源頭、不過在此中、講究得透、踐履得實、便是正當宗派。即先儒靜坐之說、亦不過打點地步、好做此事、非謂外此此更有一段靜坐話說也。○二十七日是月在外、在家體多勞倦。

八月七日、病漸愈。○十三日學院湯公歲試、取容莊一等一名。○十四日、命容莊投請湯公書院講學啟。

請學院湯公朱陽書院講學啟、伏以瑞映圖書、世界春風披講座、輝騰奎壁、中天淑氣覆詞壇。斯文待此日而興、風雲畢萃。至道由大人以造、雨露均需。嚮攬風清、彈冠喜溢。恭惟先生台臺倡道兩河、起衰八代、宣三才之蘊、經天緯地、以成能。挾六藝之芳、灼古通今而著訓。飛十行之大示、指天誓日、導斯人以天理民彝。渙一紙之清言、翼傳尊經、溯其學於商盤周誥。簡賢特由 宸斷、視學遂畀中州。念豫士昔罹寇氛、髦士謀生之不暇、奚暇

治禮。自　國朝弘敷文教、芹宮習射之維勤、更勤治書。但河洛之宗傳、二程既往、如澠池如懷孟雖號支聯派合、而魯鄒之成法、兩漢以來日州序日黨庠、還遺虞韻歌風徵往者復四院之嵩陽、壇坫堪追學校。今茲構數椽於瀫水、室廬亦架。縹緗資衆力而集成爰題額朱陽書院。欣朋來之自遠、詎聞聲魯邑絃歌。實以巨公雅好作人、遂從盲者誤爲問道。恭遇先生儒宗浙派、座擁皋比。既躬膺文獻之傳、旋任重開承之寄。矢拔孤寒之子、薛河津先德行而後文章。徐須肄習之條、陳臨海宿宮牆而示冠祭。文字黜浮崇雅、開陳法度指韓歐。身心去僞存誠、檢飭樞機歸傳許。稟君命播師命、樵牧咸知白日青天。甄棘材培

梓材、鬼神亦怕氷心鐵面。爲 國紛備梁棟、
逢人偏植椒蘭。若某駑鈍鮮能缶盈易竭、雖
託同燃藜火敢云能步車塵。第昔探江海之
渺茫、幸勺水時分一滴。故今把氷壺之清潔、
向雪門覔立片時。宰是土者同傾心薰學之
曾侯、入矣摳趨泮水。業是地者早誠服分齋
之胡教、儼焉快被春風。向請命而抒懷、蒙矜
慁而慨諾。茲爲筵吉、用敢迎旌。伏願寵賁轎
軒、風生咳唾。掃講堂而布席、濂洛關閩、求標
大義於方新。慶縫掖之得師詩書易禮聽闡
微言於未墜。施誨裁鴻章數則、鐸聲警聵可
曉講明仁義未爲難。發蒙開釋帳一圍、衣鉢
存眞方知體認天人爲有事。將過化關人心
世道光風透被門庭。而傳薪紹鹿洞鵝湖大

業昭垂宇宙矣。臨啟曷勝雀躍顒望之至。

與學院湯公札、　氷鑑衡材、輿論翕頌。大冶陶鑄造世福民、眞可額賀也。書院多士、引領塵誨。請函肅投、伏冀龍臨、曷勝榮藉。書院講書生員立講堂前、供講案、命講畢、撤講案、各退、與視學講書之例相同。敢祈弘敷教澤、不拘四書、五經、擬講義一章、早付去手、某同多士誦習、以便臨期擇人宣講、實被牖迪矣。

○十六日、學院湯公同啟允至書院講學。啟載書院志。

○十七日、學院湯公駐旌胡襄集、子攜弟振起、姪容偘、男容遂往視。至則懽然握手道故、情殷殷。公來視予邸寓、飲淡酒、論文不倦。別後至家、漏下四鼓矣。

十八日、學院湯公至朱陽書院講學。日中至、及日暮始行。湯公喜多士雲集、講書畢、進多士誨之日、諸生今有肄業之所、所亦知聖教之所重者何在乎。其大節第一要全盡人道。今思立品制行、孰有踰於忠孝廉節。此處不尋聖賢之階級、便是錯過一生。第二要識讀書之法。四子之書、人知誦法矣。五經垂世立教、孔孟程朱不過傳此精義。若於此不能窮徹、終是無本之學。次而諸史與五經相爲輔翼、能剖晰源流、不徒文爲有本、卽出而應當世之事、自是胸有獨見、可以應務不窮。若作文從此流露、豈不與歸胡金陳並駕齊驅。爾諸生讀書書院、文行並進、務求處爲眞儒、出爲名臣、異

日樹植、正自不淺、尙其體之勿怠。予謂學政一席、造就中土者、從前多有、總未有如公今日造士之甚者也。處巳以潔清苞苴、自絕勸士以孝弟、風俗日新。讀書令窮經史、爲文務遵傳註、且以左國遷固示其古法、以歸胡金陳羅以近習、此皆種種有關世道、有造人心。某與多士幸得聞此、可云發蒙振聵、敢不書佩終身。但此彈丸地、何幸得沐君子之教澤、不知將來可能副大教否。尙求條教須示方有遵守。公曰、三代而下、爲講學造士之事甚少。今書院設帳、多士薰習日久、不慮人材不出。先河後海、起於微小而極於遠大、是在諸生勇往做去、自成大觀。紹四大書院之舊、當在是也。○擬講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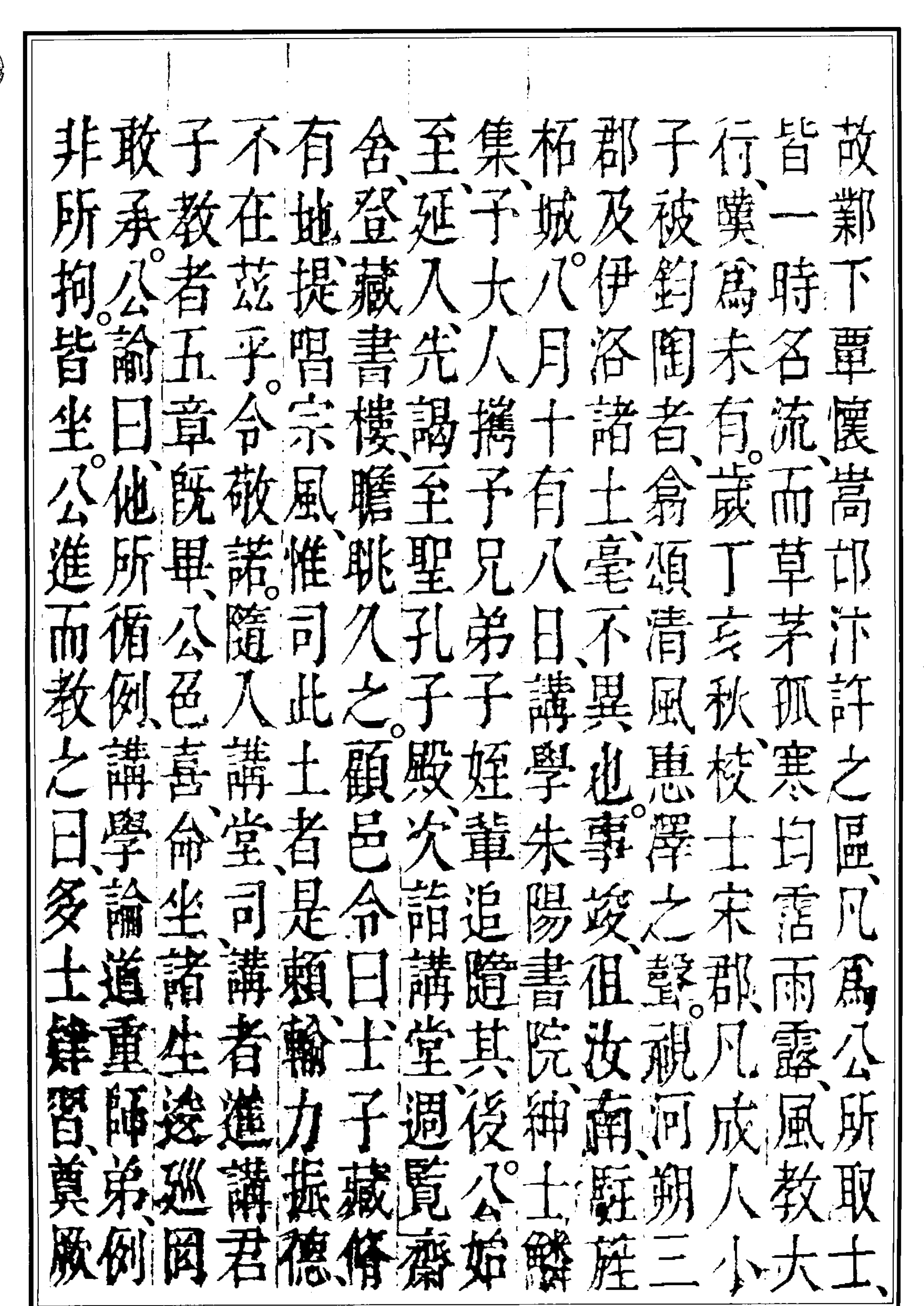
章書言君子教澤之廣也。君子秉道以教天下、矢大公無我之懷、盡明哲畢達之用、公明並至、曲成無遺。人沐陶鑄、共坐春風、但見君子之教一、而其所以爲教者、竭畢生之精神、施多術之誨廸、法蓋有五焉。其一有時雨之化之教。耕田者播殖之功已到、但需雨露之滋潤。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神速、而遍及於物。君子施教、有一等天資高、學力到的人、一旦得涵濡浸漬之善法、便成極至之品詣、就如時雨之化生萬物者然。此是上一等教法。其次有成德之教。涵養雖或未充、而天資純粹、心術正大、則謂之德。君子節其過、引其不及、以成就之。其次有達財之教。德行雖或未裕、而天資明敏、才能優長、則謂之材。君子籍

其偏、使歸於正以疏違之。又有一等教法、隋問而答以解其惑者。此是天資學力俱少、不足。以名德材、而但藉言語爲誘掖、此又其次也。更有所處之遠近先後不一、而仰慕君子之教、竊取之以善治其身者。此聞風而起、無非教澤之所及也。五者合而論之、雖人品不同、時地亦異、要惟君子有此五者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而天下無棄人矣。故曰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今思君子主持文教、凡風俗人心、學術道統、總視轉移、乃君子體上天生人之心、天日自矢、一肝膽爲之披露也。敷大君成物之仁、條誠肫切、一澤惠爲之旁流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以故人服其心、心服善誘之無私。人感其德感

成美之恰當。此乘權得位之大人造世運而維學脈也。多士向其敬而體之、以無負君子之教矣乎。○書院講書畢、湯公訓勉多士良久。予商書院肄業有佳士、可申報姓名。公曰、此何不可。書院人材、由吾成就。若知其人之學問進退、可施誘掖之法、是亦教誨之道也。予曰、惟公心迹如一、且憐才若渴、始肯爲此言。否則避嫌之不暇、顧令達其姓名乎。○公自書院辭去、予送西郊五里餘。公謂今日之舉、實快予心。遍歷南北所至之地、從未見其有是。但書院乃司教者之責、以家君爲此、實代予勞。爾異日當擬講義、發來集諸生會講、不能不有厚望焉。既而曰、書院關繫人心風俗、從前開府諸公具操轉移世道之權、皆不

暇及此。予今來遊書院，乃書事，非故事也。我當徐次爲之，另有設置處爾。○寶千子寄紀錄彙編一書，○**十九日** 朱陽書院講學紀事，藏之書院。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文命敷于四海，海内司文衡者率由宸斷，簡侍從之臣畀厥任。翰林改諫議湯公，天子畀嘉績。特命分校禮闈，甫撤棘，旋命視學中州兩河士子，手加額，謂文運肇興，必得鉅儒作之師，始丕造於時。徵公其誰與。公承命涖茲土③，首頒誓辭、榜之通衢，立科條，定學規，示鄒魯之津梁，期與士子相漸摩。及視事，嚴苞苴之禁，矢氷檗之操，一意甄拔積學之士，所在人不敢干之以私。校藝文，夜以繼日，雖積勞罔恤。文體釐正，一歸大雅，以


故鄭下覃懷嵩邙汴許之區、凡爲公所取士、皆一時名流、而草茅孤寒、均霑雨露、風教大行、嘆爲未有。歲丁亥秋、校士宋郡、凡成人小子被鈞陶者、翕頌清風惠澤之聲。覩河朔三郡及伊洛諸士、毫不異也。事竣、徂汝南、駐蹕柘城。八月十有八日、講學朱陽書院、紳士鱗集。予大人攜予兄弟子姪輩追隨其後。公始至、延入先謁至聖孔子殿、次詣講堂、遍覽齋舍、登藏書樓、瞻眺久之。顧邑令曰、士子藏修有地、提倡宗風、惟司此土者是賴。輸力振德、不在茲乎。令敬諾。隨入講堂、司講者進講君子教者五章。既畢、公色喜、命坐。諸生逡巡罔敢承。公諭曰、他所循例講學論道、重師弟例、非所拘。皆坐。公進而教之曰、多士肄習、冀厥

君、亦知聖教所重者何在乎。其大者第一要全盡人道。今思立品制行、無踰忠孝廉節、此處不循聖人之階級、何由覩聖人之堂奧。如此豈不錯過一生。第二要識讀書之法。四子之書人知誦法矣。五經垂世立教、孔孟程朱不過傳此。若不能窮徹其中精義、便是無本之學。次諸史與五經相爲表裏、能剖晰源流、不徒文辭有根據、且學識超邁、出而任天下國家之事、胸有獨見可以應務不窮。即作文、從此流露、亦是絕頂技業。試觀朱子無意爲文、而形之篇章、若江河之決、沛然莫之能禦。此豈有他道、祇是天理爛熟於胸中、由根本而達之枝葉、自節節貫通去也。爾諸生讀書書院務期文行並進、處爲真儒、出爲名臣、異

日之所樹植、正自難量、尙其體之勿怠。諸生聞命、登堂再拜、各退而錄其語、爲勤石計。自是大道昌明、恍覺洙泗之淵源、洛閩之統緒、悉在片言指授中。學者逢此、抑何幸歟。倘從此競奮、爲聖賢之學、有離羣出衆之想、是不甘與流俗爲伍、其學爲能進矣。憶昔程太中公命二子從周子受學、茂叔指掌與語、兩程歸而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倘多士有能體公指掌之誨、而進而尙溯聖道之傳者乎、是必益研經書之奧而得所統宗、更可爲學者望其成矣、不均在人之自勉乎哉。公行、予送西郊外、公握手語曰、書院啟牖、責在吾、非汝責、行將謀作起法、翼之成。憶、公爲 聖天子誕敷文教、意優渥矣。豈惟朱陽片席藉

垂不朽、抑亦斯世斯民同賁扶翼者也。公諱右曾、號西崖、仁和人。予於講學之次日、秉燭紀其事、以俟之將來。○**二十六日、作募脩卧牛山始封祖墓文。**先是七月間山西賫莊祭祖墓既返、遂次旋令容莊同、移本支四世祖新置墓碑。莊追思贈大將軍祖所自出、約族人萬子、千子、心端子恒、梅郵輩同往謁墓。莊感荒凉、謀脩飭法。先輸金爲倡。至是族衆以書來、求予作募文。○募脩宋贈右領衛大將軍始祖墓引、　吾族自宋贈左屯衛大將軍祖肇基賫莊、後世子孫履土而安、支衍派繁、歷五六百年、重鎮屹然、人推望族、孰非先世明德庇我雲仍。勤本支祖遷柝百有餘歲今年

夏父命來脩祀事、因携仲男容莊執是役。既竣返柩、途次思四世祖新置墓碑、尙非其所、命莊回、再相基址、董其事。莊至移碑、復憶大將軍祖所自出、遂邀族衆循西山之麓深入林木蓊蔚之境、見有孤墳位於荒原、榛莽克塞、蹊徑窅然、基土剝削、減高就平、半雜於狐兎往來之窟、幾至不可識。且逼東衝頂水溜久則懼浸灌爲害。莊與族衆謀舉脩整法、衆屬勤以一言爲勸。莊來謦述勤、心怡久之。念吾祖贈大將軍以女肅穆貴膺厚秩、凡子孫脩蒸嘗勤祼將者、皆得匍匐墓前、而其所自出不及備禮、似爲憾事。勤觀大將軍祖墓載宋崇寧間學士李公銑所撰碑銘云、君諱璘、字廷玉、澤之端氏人也。實故韓燕國翊德保順

勳惠肅穆夫人之皇考也。考諱勳、故贈右領衛大將軍、妣呂氏故贈建安郡太君云云。今貞珉、永勒、奕世不泯、後之人考其封爵、除以獻饗因流溯源、詎非盛舉。兹追尋宅兆、聯族脩飭、尊祖敬宗、無踰於此。勤願輸貲、是先、更願族中貧富者協力共舉、無忘所自、以之上慰列祖誠敬之歡心、下啟子孫、追崇之孝志、不在是與。與願吾族勇力行之、勤將觀厥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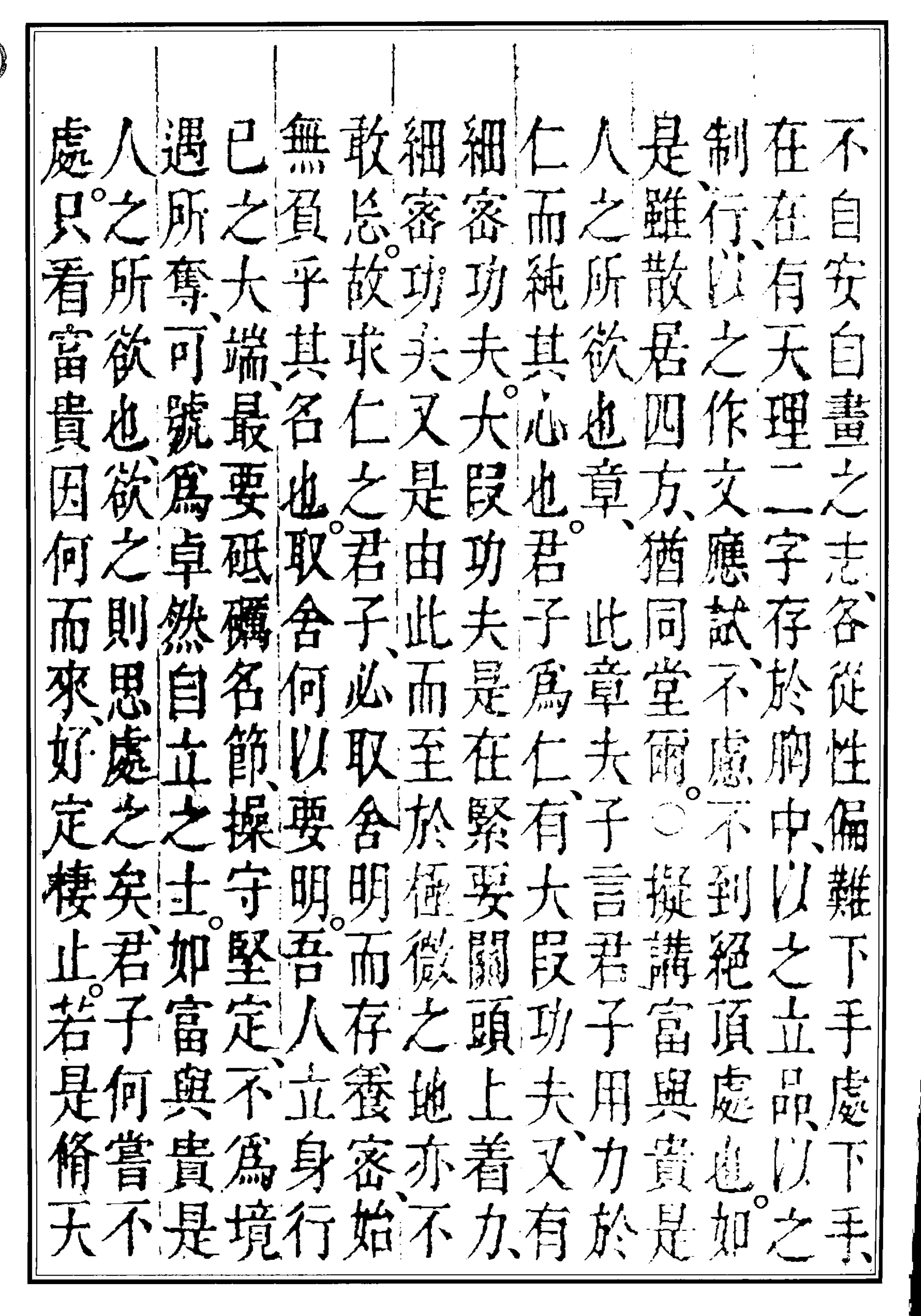
○與受業族人千子書、小兒歸析、備述吾族有道者、歷覽大將軍祖所自出之太祖之墓、慨然動脩飭之思、因屬愚爲文、以料其事。此愚志也、抑何敢辭。今擬一募引、並脩墳分金一同寄上、惟收存之、以圖肇舉。吾族幸有人矣、亦太祖在天之靈默有以啟牖之也。憶

仲夏祭墓之餘、同人以文事相質、謬爲不揣、輒盡言無隱。雖衷懷可告、奈固陋不足相長何。嗣後有聲、齊公各虛懷受學、因不敢自外、文加丹黃、實意商確。竊見諸君斐然成章、條理能貫、又得靜之指示中肯、有裨問學、愚衷益爲曠然。諸君勉力精進、庶相得益彰也。彙編一書、已收貯藏書樓中、有光架笥、幸甚湯公至書院會講、多士雲集、施誨殷切、作興非常、可方鹿洞之盛。初二講學、十六會文、此書院舊例。更重以學使之命、且商拔生童肄業之美材者申報姓名、曲爲成就、此千載一時、不謂於中土遇之。想知已聞此、亦爲斯文額賀也。會文四本收閱、大約本質皆善、但施之場屋中、仍宜淬厲爾。

○三十日

閲書院從、前學者所作文。是月理書院事。

九月二日、朱陽書院講學。謂諸生日、書院之設、所以待賢者、正當鼓舞勸勵、以爲震動。但因宦遊在外、以致荒廢日久。迨歸田、復理舊業、又以歲歉穀貴、不暇謀此、所以講學會文、虛此歲月。今幸學使湯公書院敷教、人人自新。乘此時不急爲奮勉、後悔何及。玆故集多士、析疑辨難、復初二講學、十六會文之舉。在諸君有一番講論、未免有一番歛束。在予亦藉諸君一番提撕、另啟一番新機。是兩相得之道也。但諸君里居遠近不等、更貧富互異、此中區處、頗費經營、亦難得聚晤一堂、時警朝夕。但人人有



不自安自畫之志、各從性偏難下手處下手、在在有天理二字存於胸中、以之立品、以之制行、以之作文應試、不慮不到絕頂處也。如是雖散居四方、猶同堂爾。○擬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此章夫子言君子用力於仁而純其心也。君子爲仁、有大段功夫、又有細密功夫。大段功夫是在緊要關頭上着力、細密功夫又是由此而至於極微之地亦不敢忽。故求仁之君子、必取舍明而存養密、始無負乎其名也。取舍何以要明。吾人立身行己之大端、最要砥礪名節、操守堅定、不爲境遇所奪、可號爲卓然自立之士。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欲之則思處之矣、君子何嘗不處。只看富貴因何而來、好定棲止。若是脩天

爵而人、爵從之、何妨安處其中。身愈富貴、心愈恬適、豈必惡此而逃、爲矯世不近情之舉。但不以其道而至、或依權勢取富、或因奔競致貴、種種榮寵、皆是壞盡天理、始得有此、此豈可宴然而處、毫無愧怍。君子所以於富貴之來、必加審度、其有不以其道得者、斷斷不處也。不處非道之富貴、則貧賤矣。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君子閲世如流水、處事如剪刀、何嘗有依戀不斷中立回惑之意。一説富貴、便有兩路審擇。一説貧賤、止有一路安居。倘在我者言行不檢、德業不脩、以致困阨、是我所自召之貧賤、思所以去之可也。若是學至而萎頓草莽、卒致饑餓不克、德高而謗議日雅、至於身名肥遯、此乃適然之遭、是謂不以

其道而得之者。不應得貧而貧、不應得賤而賤、在天置之無心、在我安於所遇、世境何爲擾擾、求自解脫、性體固自坦坦、無所繫累。君子於此、亦第安之而已、初不因人所同惡而思有以去之也。審富貴、安貧賤、是乃所謂仁也。君子之名、由此成矣。不然、貪富貴厭貧賤便是去仁、更何以名爲君子。此取舍所宜明也。存養何以要密。人之大節既無虧矣、不是説如此便了、又要存之又存、密之益密、使此心常在天理上、方可謂純心於仁。若於富貴貧賤能明取舍、而未加存養之功、猶恐矯持於大概、而違仁於暫時者有之。君子之不去仁也、不但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能主張得定、即推之終食之頃、亦不違仁焉。千古者斯

須之積也、終食無違、功至此、幾幾乎純熟矣、然猶恐遇倉皇之時不能自持、値艱危之境弗克自主、是尚非極至之詣。君子之不去仁也、不但於終食之間無違乎仁、即極之造次顛沛、亦必於是焉。凡人到急遽苟且之時、其爲我所不及防者多矣。此時必於是焉、從容暇豫之時可知也。人當顛沛流離之際、其喪所守者衆矣。此際必於是焉、安常處順之際可知也。合久暫、歷常變而一於仁、以視不搖於富貴貧賤者、益無遺於操存、眞不懈於毫髮、不更可以是而成君子之名乎。此存養所宜密也。學者能明取舍、則義利不紊、能密存養、則動靜有主。然必取舍之分明、始能密存養之功。亦惟存養之功密、自益明取舍之分

矣。觀君子用力於仁而純其心、學爲君子者、亦宜存其心而用力於仁焉可也。何允執、馮田、王世俊同來受業、李子萬爲介。允執字允恭、四十八歲、田字三顧、四十一歲、世俊字越千、二十歲。俱栢城人。○周文炳來受業、其父凝居先一日道意。文炳字炳文、三十二歲、栢城庠生。○

四日

商子弟讀書之法、因容莊應事日久、躭誤功程、令居愼獨齋閉戶靜坐、專理文字。餘子炤舊書院讀書。予擬日至書院課其功、大人欣然曰、諸子倘得如此刻厲、家務雖紛、我力強、仍能理之。莊田及應酬諸冗、振起照料、起日是吾志也。吾常以莊之材善多誤、爲慮、但得洗却塵坌、一意誦讀、凡百吾爲營畫、無勞慮及也。

○六

日黃宗舜、張頴先問春王正月之義。予曰、王正月者、紀其實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月、故繫之王者、以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其曰春者。以夏之時冠周之月也。何爲以夏時冠周月。此夫子欲行夏之時、爲百代立法程也。宗舜刪問、止紀月何以不紀事。日、事在月下、夫子刪之也。月下之事、舊史書公即位、夫子何以刪之。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受命於先君、夫子爲百代維君父之大倫、故於此等刪之、以示貶也。○九日答馬居謙書、斯道在人、求之即是、人患不求爾、不患不能也。足下以弘整之顯爲之、將來自是超羣之詣。所寄善正集內有醇懿之旨、悉爲摘出。其中字句仍有宜加脩琢者、異日再証可爾。○

十五日楊澍來受業其父蘭生先道意澍字雨時三十三歲鹿邑庠生○楊煥來受業余長八爲介○煥十七歲柘城人○十六日、書院會文○邑侯連至書院視事○十七日楊安貴、楊安玉來受業余長八爲介○安貴字文石二十五歲安玉字文佩十七歲俱柘城人○十九日會文閱完固封送邑侯○二十一日邑侯連閱完書院會文照所取名次書榜張示書院後以爲例○二十二日與學院湯公書、　書院講學施之今日大是空谷足音○某同多士拜聆慶教始知學聖有階深銘提誨○西郊握語諄諄以書院作興爲己任蒙諭撰次講義發

下、多士翹望、不啻饑渴。想不日惠顧、以廣耳提面命之教也。昔象山至白鹿書院爲學者講義利章、切中人心沉錮之病、一時聞者驚汗、大啟羞惡之良。昨朱陽片時、得先生指授立品制行、讀書明道之規、擬之陸子義利之說、尤爲痛切。從此正學蔚興、道心堅定、窮經讀史、人材輩出。以之衍洛閩而廣薪傳、皆今日之教澤所貽、人心世道轉移俄頃、不能不心服過化之神也。僭擬紀事、作並學者所錄講語稿、先請正、求賜指南、無俾背戾、以便刊入書院志、用垂不朽、是即朝夕虔奉型範矣。大作或詩記等篇、向蒙許諾、惟希早頒爲幸。某自別後、仰體教命、精神增健、與學者訂初二、十六講學會文之期、甚得激勸之法。嗣後

凡行誼敦篤、俟採訪可據、文字長進、經拔取無疑然後實造姓名、敢以上聞。目今遠近學者稽古証今、奮勇爭先、以求得當於大人先生之藻鑑、行見文風浸上、士氣彌新、如旭日初升、漸有離明普照之象、允屬千載一時、非同浮慕竊倣。所冀大示訓言、迅頒條教、以神鼓舞、以牖後進、感荷鴻造、不獨朱陽一隅矣。

並賚者、南陽府泌陽縣繫某昔年濫竽教鐸之地、雖任事止一載有餘、而荒烟茂草之區、立東仁、西義、南禮、北智、中信五社、與學者定初二講學、十六會文之期、纚纚做去、始終未歇。今朱陽書院初二、十六之期、實踵泌陽之法而行之。當日有刊泌陽學條規、及與士子爲漸摩矣。呈奉二冊、乞諭令彼處人士仍復

舊規，似爲興行之一助。當時破學校師弟之例，更有執贄受業之舉，凡五十餘人，如進士馬元勛其一也。又每月初五日有髫年童子背書之會，今相繼泮游甚多。此條規申飭，仍繫師弟之檢束，非慕虛名之暴揚，可否，統候鴻裁。至泌之學宮荒殘，不堪兩廡名宦、鄉賢祠基址澌滅，片瓦無存。某詳請學臺，並竭綿力，僅構東西兩廡六間，至名宦、鄉賢，概未暇舉，而戊辰宦京師矣。此皆未竟之業，以俟大君子之肇造者。敢祈示邑令、學博，或兩廡頹壞者加以整飭，或名宦、鄉賢未建者設法肇脩，不惟某拜惠終身，即先師有靈，亦默爲佑助矣。種種瀆陳，無任顒望待命之至。

〇**二十四日**，韓佶來受業，黃宗舜爲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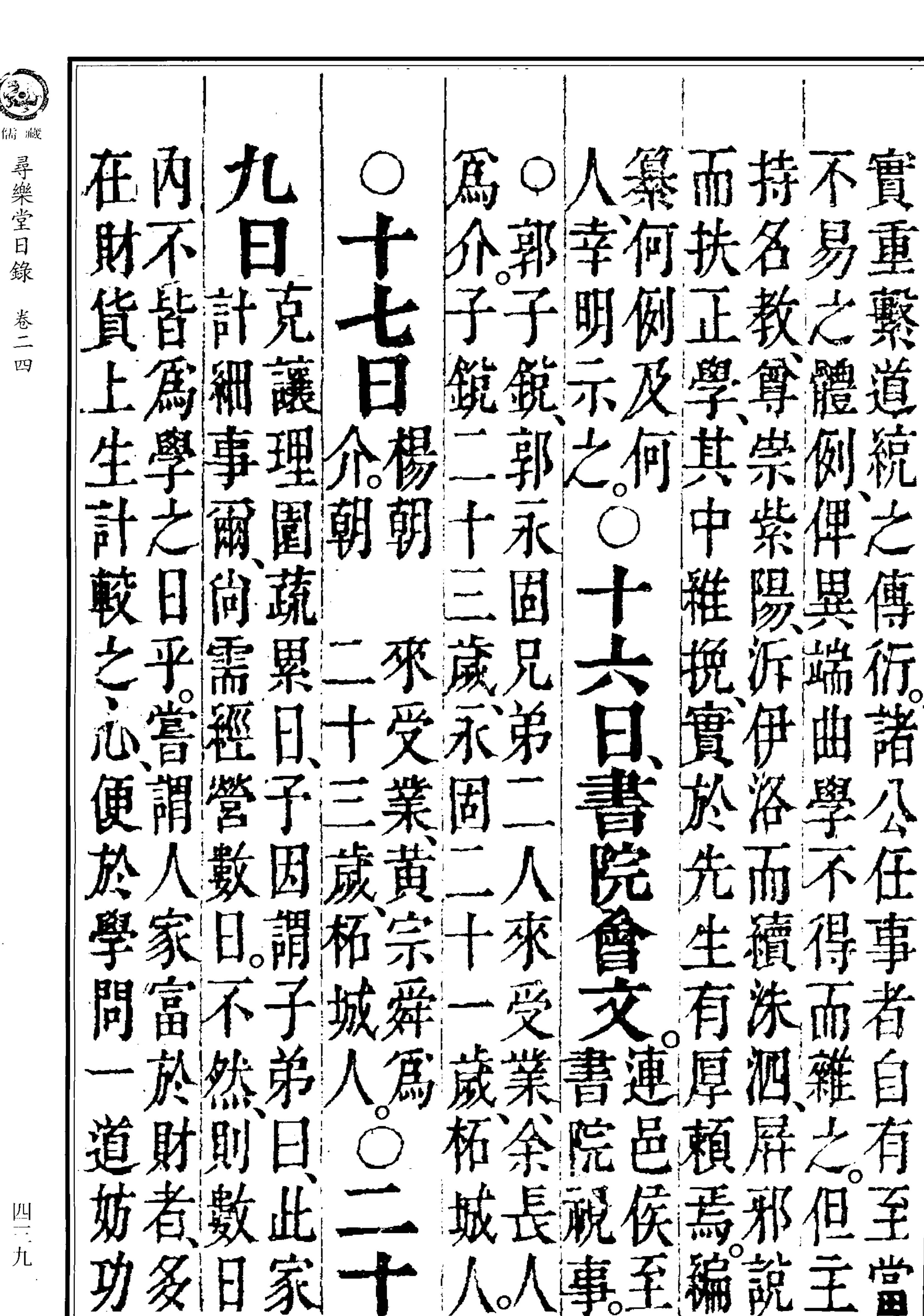
佶字公毅、二十四歲、柘城庠生。○與耿子京書、嵩陽先生文集某料理付梓。但集中手錄自己巳年止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四年、之事向缺而未備、乞足下將舊日記事原本、查四年所載之稿送至寒舍、某當編輯成書、最爲緊要。惟望疾速爲之。元橄近日作何功夫學有進益否。並示下、以慰惓惓。○二十八日偶病風寒。○二十九日是月、多用功書院。

冬十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自誠明謂之性章、此章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言之、以明天人合一之學也。上章夫子分言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不是

別天人而一之、正是要合天人而一之。於誠者指爲聖人、即是誠而明者。於誠之者指爲擇執、即是明而誠者。今由誠而明者言之、於天所命我之理、實實完全、無少欠缺、自然義理昭融、無微不徹。此等不大費功夫、是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則謂之性。由明而誠者言之、不能於天之命我者完全無缺、必明乎善而後可以誠身。此等須要實地做功夫、是賢人之德、由教而入者也、則謂之教。性與教雖自然。勉然之不同、而誠與明則入盡天全之一致。要而論之、誠則以眞實無妄之本心、合眞實無妄之全體、舉萬事萬物無一不洞晰於胸中、何嘗。有一毫疑惑遮蔽之處。謂之誠即無不明矣。若夫明、則以致知之功爲力

行之地。其擇乎善者旣精、斯其處乎善者不搖而漸復眞實無妄之本體。能明則亦可至於誠矣。誠無不明、此是聖人分上事。天道也。明可至誠、此是賢人分上事。人道也。聖人不斬人以學、賢人可隨分而盡學者循乎明善之始事、日積月累、勿助勿忘、以求至乎聖人之域、而所謂誠明者亦不外是焉、則何不猛省奮勵、由明而誠、以復天命之性哉。然則入德之門安在。亦曰從戒懼愼獨做起、勉以窮理盡性之力、繼以推致擴充之實、則明至而誠亦至矣。此天人合一之學、不可不重加體認也。○李碩張文彩、李藩同來受業、韓佶爲介。碩字維臣、三十三歲、文彩字淸臨、二十三歲、藩字舜王、二十四歲、俱栢城人。○四

日、容惕赴京。與少司農汪洒齋先生書、王事望賜提攜、或稍有着足處爾。客冬捧讀手教並大著、宣講全書、弘敷聖主以孝治天下之至意、講法秩列、歌詩詳明、再錄邵子孝弟詩、鶴嶼太先生註解、益從根本處着功夫、參以三法、教乃大備。有此扶翼世道之書、固宜早勒國史、垂法將來。至西山諸詠、吟風弄月之懷、概可想見。與舊撫軍刊耿集一札、雖寢其事、然倡捐五十金、得此再爲運置、功可望其告竣。斯文未墜、非先生表率之而誰也。耿先生有靈、當亦拜感泉下矣。茲集刊成、不可無大序冠其端。敢祈早賜鴻文、公之海內。方今開局纂紫陽全書、豈直闡著述之宏博、



實重繫道統之傳衍。諸公任事者自有至當不易之體例、俾異端曲學不得而雜之。但主持名教、尊崇紫陽、泝伊洛而績洙泗、屛邪說而扶正學、其中雖挽實於先生有厚賴焉。編纂何例及何人、幸明示之。○十六日、書院會文。連邑倅至書院視事。○郭子銳、郭永固兄弟二人來受業、余長人。爲介。子銳二十三歲、永固二十一歲、栢城人。○十七日、楊朝來受業、黃宗舜爲介。朝二十三歲、栢城人。○二十九日、克讓理園蔬果日、子因謂子弟曰、此家計細事爾、尙需經營數日。不然則數日內不皆爲學之日乎。嘗謂人家富於財者、多在財貨上生計較之心、便於學問一道妨功

廢業、卒之勞勞祿祿、終其身道德不足言、而品望日以消、所得者肥肉濃湯、美尸克腹而已、可歎哉。〇三十日是月、輯事親庸言。

十一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子張學干祿章、此章夫子示顓孫

氏以務實之學也。古人爲學、功候不同、自十五入大學而後、以至四十強仕之年、中間有二十五年功夫、凡晦明、風雨、寒暑、晝夜及一切藏脩遊息之所至、無非欲道明德立、以盡乎我所得於天之分。故爲明德新民之學者、亦惟實致其功、以立體於已而致用於世。迨學至君求、舉而措之家國天下、無一不自平日學問中流出。此古今仕學之大概也。初何

嘗爲祿而學哉。子張在聖門、才高意廣、想其爲學有馳志用世之思、故記者以干祿記之、一似爲學而有務外之心者。然此不過一念未融、豈必如後世之營營利祿者哉。夫子恐其志之日馳而日遠於道也、故以在我之所當盡者告之、曰學求得之於己而已、豈爲祿計哉。即如天下之事理無窮、吾人之聞見有限、此寡聞寡見處、於世事全未通曉、祗自形其固陋、豈是多識蓄德之象。故學先要多聞多見。多聞見矣、其中有信者、即有疑者、有安者、即有殆者。於疑者認以爲眞、於殆者視以爲得、自謂我於天下事理無一不明、無一不當、又是虛驕氣象、所承受幾何。何能由而任天下事。故多聞多見、又要闕疑、闕殆。疑殆闕

矣。其餘有不疑、不殆者，或可言之而無所顧慮、行之而無侯徘徊乎。是又不可。蓋言行之理，在我雖自信得過，倘不重加檢點，偶俟其言偶佚其行，寧非君子歉抑自處之道。故於其餘之已信、已安者，雖言之而絕無一毫上人之心，雖行之而絕無一毫自恣之意；又有如是謹密而不敢放者。夫爲學自多聞多見以來，不知幾爲積累，幾經審察惕厲，豈可易信？吾學之有得哉。亦日言行如是，庶乎寡尤寡悔云爾。尤者，言出而人非議之，不以我爲是也。悔者，行至而過隨之，我之問心滋愧也。此等過失，若是幾微間稍有不自信處，便易有是。可見言行所關甚重，尤悔求寡甚難。誠使學至寡尤寡悔，此等造詣，雖非聖人極至

之品、亦是爲已之學做到有成地位。世豈能舍寡尤寡悔之士而他有所屬望。故不求祿而祿在其中矣、何以干爲哉。大抵古之用人也由鄕擧里選達之邦國始得獻賢能之書於王、以聽長民者之因能而授任。其初止是言以揚之、行以擧之而已、所以士之爭自勵者必以言行爲兢兢。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異其地、三年、五年、七年九年異其候、小成大成異其教、均之乎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知類强立、而體乎明德新民之實事者是卽下之所以爲學之道、亦卽上之所以取士之法也。故言能寡尤行能寡悔祿卽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謂所求者不在此而此卽寓焉者也、非以學爲干祿之階而可藉之以得

祿也。當日子張爲學、豈爲干祿而然。聖門竟以干祿親之、可見道外不容旁襍一念。心中不容留戀一私。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然則後之學者、其於理欲義利之介、察之安可不早、辨之安可不嚴哉。○李調來受業、韓佶爲介。調字子和、三十歲、栢城庠生。○節孝錄序、　陽夏諸生李子以建從予遊有年、其家世孝友、葢得之青星公遺教、以故其家之長幼男女罔不循循帥禮。予嘗西遊嵩洛、往來憇其廬、親見子賢婦孝、心佩之非一日。歲丁亥仲冬朔有二日、爲朱陽書院會講之期、李子曰中至。講既輟、出所携節孝錄、並記塑像始末甚悉、謂此乃建祖母與母一生實蹟、敢乞一言以垂不朽。予讀未竟、

輒掩卷太息。讀已、復輾然喜曰、天下安有如是之節、更安有如是之孝乎哉。方王太夫人之殉難也、以一死抗數百萬之師、即偉丈夫猶難之、顧得之巾幗中、抑又難已。嗣君鴻普蚤遊泮、痛母歸葬無期、每欲購木肖像以祀。無何、病且死、其配郭孺人體成之、凡魂夢所結、居處所依、飲食嗜好所傾注、一一心夫子所未竟之志。惟是姑之形神繾戀不能舍以去、因命子以建求櫝四方、和香屑、剪髮繡容、虔事如生。及招魂以葬、建叔諸生鴻道途次中遇老人指示、得還鄉木、以襄大事。噫、異哉何至孝格天至是。予因嘆世之爲婦者多大義暗汝、諸語言謬戾、行事乖張、生不能事愛敬者往往而然。至於不能愛、不能敬、則曰爾

爲爾我、爲我我、如秦俗立而誶語、反脣相稽者、何所不至。此種悖逆之行、衰世之弊、多由婦人不諳夫爲婦天、並不識事親如事天、所以率其悍性、蔑茲禮法、生不能事愛敬安望死事哀戚。不能死事哀戚安望事亡如事存、有不能一日忘焉者。觀於郭孺人之事姑、由生以及死、由葬以及祭、皆一日以之、終身奉之、無非篤於其志、以隆孝道。凡世之婦道有缺者、不可感而生愧、愧而思改也哉。雖然郭孺人之孝事奚第姑、即繼姑與王姑皆然。然是道也、用之以禮敬母杖猶是也。種種芳跡、不容甚没無傳、予故於付梓日、特序其孝之苦志與王太夫人之苦節、以爲世勸云。○

七日赴單縣應李仲明題主之請。○

十日至李仲明先塋、與其父母題主。○十五日至虞城、同年子張汪度留止之。○十六日、先太孺人忌辰、於張汪度齋中變素服望拜。汪度設素饌、既飯、行至府、不敢會客。○是日、書院會文。連邑倅至書院視事。○十七日、晤陳太守、具以書院規模及來學近事告太守、欣納。○十八日、至家。王正言、胡國棟同來受業、王論秀爲介。正言字綸如、四十二歲、陳州庠生。國棟字君右、四十二歲、柘城人。○在單縣與耿逸庵先生謀刻文集、出約單云、竊惟名儒表著、

吾黨樂聞、遺卷蒐羅、斯文未墜。茲有河南府登封縣耿逸庵先生文集業付剞劂、行光縹緗。幸文獻之有徵、仰玉成於衆力、施捐輸而無阻、勸樂善之鴻名。庶九仞之功不虧於一簣、而前儒之美實彰於後賢。謹啟。○二十日邑侯將十六日書院課文、仍送予評閱。○二十二日赴太康。○二十五日門人姜率恒菑止之。○二十六日率恒父及其子弟情殷不懈、爲諸子講立身之道及爲文之法。所攜朱陽書院會文在率恒處、乘片刻之暇批閱之、猶餘數卷未評。○二十八日、同家容恂亦自京師歸。秉燭閱會文。○

少司農汪涵齋先生以書來，捐金五十兩，爲耿逸庵先生刻文集。○三十日，是月馳於道，輯事親庸言。

十二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賢賢易色章，此子夏舉誠於盡倫者，而示人以重學之意也。人惟不學，不能知道，而學問大旨，要在倫常上植立根基，若外人倫以言學，便非實學，倘離學以求全倫，倫豈易全。子夏遊於聖門，步步從日用倫常上做起，深知盡倫非可望之不學之士，故舉學之要切者以示人。說道人之於世，有能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孝事父母，能竭盡心力，而無所顧惜，其事君也，能委致其身，而不

私與朋友相交、所言必踐而有信。此等人或是資性超越、容易見道、故能有是。不然、必是好學勝人、始能曉徹道理、無愧儒林、斷非不學之人所能襲取而得。雖有人説能此者、不是從學中得來、吾必謂是已曾爲學之人、方能做出此等事。天下豈有不學而能全綱常倫紀者哉。大抵古之聖人、其教人也、自入小學、以至入大學、從此歷強仕之年、無時無處不講究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理。故其時之學者、弦誦詩書、無間於冬夏、少儀內則、早習於黨塾、以之好賢則專、以之事親則孝、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交友則信。所以學術正而風俗淳、初無離經畔道者出乎其間。後世教既不明、學亦不講、任人之意見以爲學、而罔由

聖賢之大道、高者淫於佛老、卑者溺於辭章。賢人在望、不知尊崇父子天性、有乖愛敬。堂陛之君臣不能精白自獻、聲氣之結納未卽道義盟心。反舉異端者流、詞章之習目爲好學、而於敬賢愛親、奉君交友之大倫、棄之如遺、以爲上之所求者不是在也。夫上之所求卽不在是、已之所盡安可不出於是。况乎上之所考課者、惟在經書、無一非纔人於仁義道德之脩、則已之所服習者亦在經書、何人不當盡子臣弟友之事。吾願學者破習見而矢心倫紀、重綱常而考證簡編、勵志於學、日積月累、向上做去、庶於古聖教人爲人之旨不致拂戾、而於學者立身行已之道亦有得矣、何弗勉哉。

○九日　題禹履倩一峯

圖、相此石之奇特、風雨其藴結耶。豈一撮之多、非屼崋之峻絕耶。具袍笏以拜兮、其前哲耶。挹君之幽懷兮、非太室之及巔、而少室之在列耶。流連兮其雅志之無忌、不令人感之而心折耶。○**十六日、書院會文**。連邑侯至書院視事。○楊重典、張問行來受業、謝夢鵬爲介。重典字俊公、三十三歲、問行字務實、二十八歲、俱柘城人。○秦維君、徐典同來受業、劉澤遠爲介。維君字朝侯、三十四歲、雎州庠生。典字惇五、三十歲、雎州人、太康庠生。○**二十四日**　今年五十五、今年五十五、尚未盡知非。老去人情淡、貧來世事違。浮雲醒睡眼、野服遂初衣。圍繞清溪近、時看把釣歸。○二

十九日、令來學者徐典歸。典自書院來問業、令回家理歲事。典曰、父命毋回、予教以祀先事親之禮與其父書令歸。○與徐映霞書、足下以義方教子、於歲暮遣赴書院讀書、此段高識求之古人亦不多得、深爲敬服。於二十九日講課藝文、令公郎回家拜年、云嚴親已令有堂上之拜、命勿往。某聞而喜躍、天下安有勤於攻課、並除夕元旦都忘、而躭志詩書者哉。具此胸襟、終其身可卜大受、不惟見庭訓有方、抑亦見奉教無違、宇宙間吉祥之氣、畢萃家庭父子間矣。但某思元旦令辰、非尋常節序可比、家家焚香供饌、禱天拜祖、不第拜父母於堂上而已。況書院之教、教孝也、異日居位臨民、亦

以孝道治民也、豈可重章句之學而輕元旦之祀。令令公郎暫且回家俟新正三日內將重且大者之事舉行已完、其餘親友往來慶賀之儀都可省卻、即赴書院肄業、庶於情理均得、即課誦之功亦不至稍疏、似爲妥適。令公郎往携此書相質、非來學者隋而思歸也、尚冀鑒察、幸甚。○三十日親肅言。是月、輯事

是歲、前半年赴山西省墓、後半年理書院事。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四終

孫　續　校字

校記

①稽阮：當作「嵇阮」，即晉代嵇康、阮籍。

②畢者：疑有誤。按，此詩上句言「高者」，本句或當作「卑者」。

③士：當作「土」。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五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四十七年戊子、五十六歲。

春正月朔五鼓、拜謁天地祖先畢、與大人拜賀新歲。勤率家衆子婦一班孫男婦一班、如儀行禮畢、又子同孺人如儀行禮畢、又弟、弟婦輩如儀與子及孺人行禮畢、又男婦如儀與予及孺人行禮畢、又姪、姪婦。姪女輩如儀與子及孺人行禮畢、天已明矣以下行

禮、凡獻杯安坐諸儀、概從簡畧。○容聽入邑庠。二弟振起第三子。○二日頌德禱言、仁義中正、公信廉明。剛毅、敏惠、寛厚和平。西厓湯公校士兩河、風行八郡、人材培育、絕後空前、遍豫士學校尸碑騰歡矣。茲値公紱麟之辰、共效華封之祝。蕪辭百幅、贊頌徒勞、質言一紙、神情難繪。謹撰十六字、獻之座右。極知固陋藉表葵傾至朱陽書院諸子共侍絳帳、弘霑化雨、各以四言抒懷成句、並附其下、以當擊壤之歌。惟我公宥諒愚悃、庶免過愆。朱陽寶克勤書。

仁者稱壽、惟公履仁。中土篤祜、秉鐸周巡。

義乃利和、惟公蹈義。文武均陶、眞才拔萃。

中孰能之、曰公繄中。無偏無黨、化行洛嵩。

正直多格、孰撓公正。毫無邪曲、人絕奔競。
公哉忠哉、僉頌公公。苞苴不行、心與天通。
信堅金石、公令崇信。誓稟天日、凜凜白刃。
廉非矯情、如公真廉。一錢不取、中懷安恬。
明如懸鏡、曷逃公明。洞燭假冒、百弊安生。
剛不屈慾、那似公剛。鐵面冰心、權勢消芒。
毅則不息、公力允毅。兩試一轍、浩然之氣。
敏如疾風、公勞愈敏。午夜衙文、積病強忍。
惠遍中州、士感公惠。道德文章、風光月霽。
寬涵萬有、公信克寬。試少劣等、優待衣冠。
厚德載物、公媲地厚。講院敷教、蔚起新槱。
和風吹萬、公藹春和。隨車雨露、澤潤江河。
平均手段、由公心平。眾口祝禱、萬代公卿。〇
朱陽書院沐恩生童薰沐百拜、謹識。

四日祠堂焚香致拜。振起容遂曰。日焚香拜者三。非拘以數。不過藉此以將恭敬爾。行一番便收束一番。最要於此處看得有意。方不是拜禱虛文。昔程門邢恕向程子言一日三檢點。程子以爲可哀。此意試一思之。○五日容莊偕容聽自府回。○秦維君徐典來書院肄業。○九日書院講書。謂秦徐二子曰。女心能收乎。對曰。未也。予謂心與事相習。則不能離。心與理相涵則不能隔。此在讀書以涵養此心而已。到得應務之餘。合之誦讀。此心一無所馳誦讀之際。見之應酬。此心依然在內。是之謂熟於斯道者。其功非一朝夕之故也。○十一日。起省。祝大中丞汪公。容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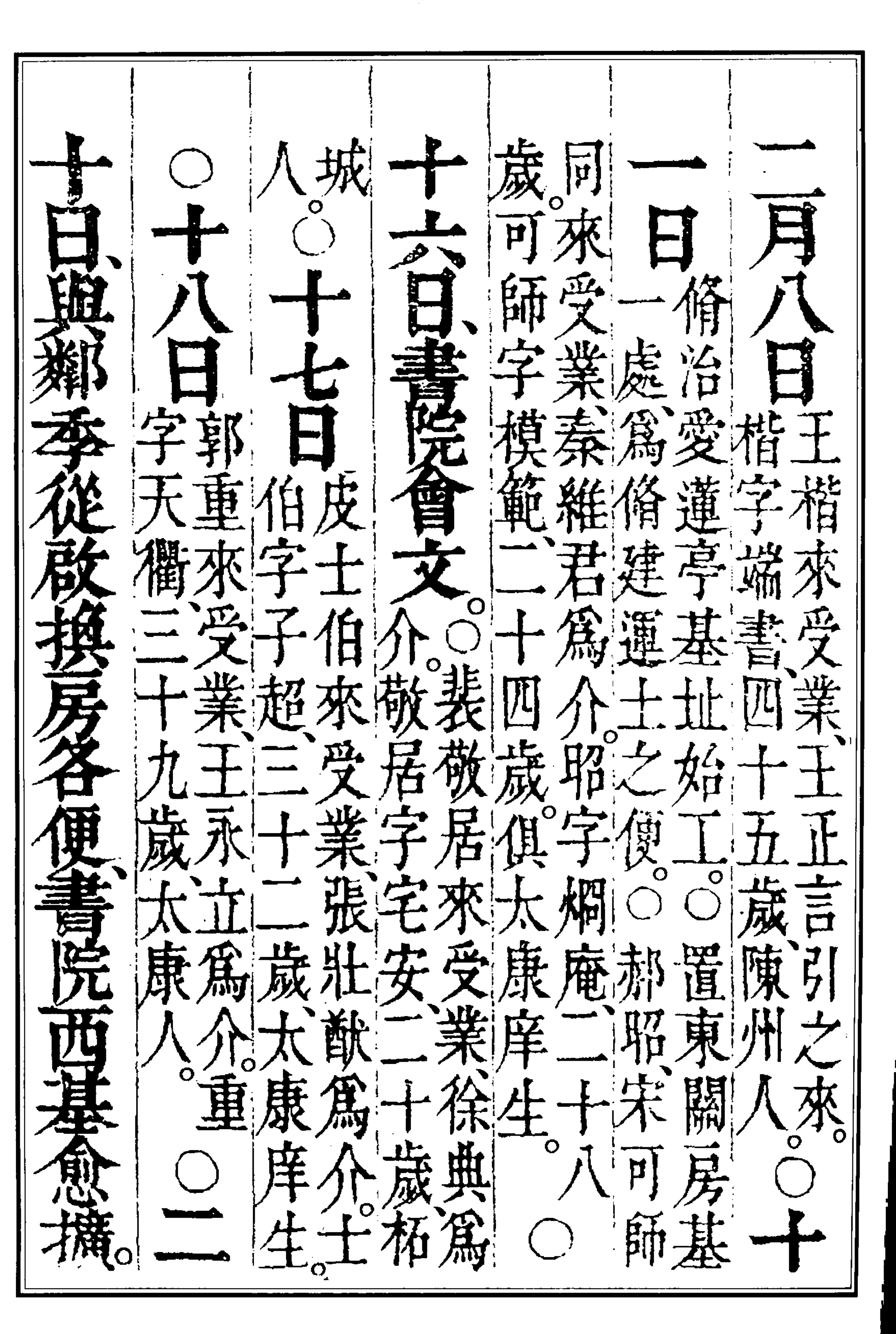
從。○十五日、脩先儒祠始工。○十六日昭守道崔公徽壁、具言學使湯公創建書院亭子、公欣然捐貲與其中。○十七日大中丞汪公諭守令實績、咨民隱久之。○學院湯公具言倡建書院之意、娓娓不倦、指示捐建亭子三楹於水湄、北望巡蓮、爲學者游息之所。○十八日出省城。○二十日、至家。○張有才來受業、張穎先爲介。有才字廷選、二十四歲、鹿邑人。○秦鈺來受業、秦維君爲介。鈺字子玉、三十一歲、雎州人。○二十一日張壯猷來受業、秦維君爲介。壯猷字渭南、二十八歲、太康庠生。○二十二日張錫百携

其子冲、其徒王介同來受業，閻士美以書爲介。錫百字又申，三十九歲，太康廩生。冲字天衢，二十一歲，庠生。介字子石，三十二歲，杞縣庠生。

○二十三日，田元龍、甯大順、牛子敬同來受業，王正言爲介。元龍字雲若，三十歲，陳州人。大順字貞行，二十九歲，陳州人。子敬字肅若，二十七歲，鹿邑人。○郭貞來受業，張龍飛爲介。貞字正庵，二十四歲，商丘人。

○學院湯公捐俸倡建書院，愛蓮亭三楹，諭太守、鹿、柘二令均輸，柘令彙分金送至。學院湯公右曾，仁和人。太守陳公堯策，滿洲人。鹿邑令謝公乃果，福山人。柘城令連公肖

先、奉天人。各捐十五金。○二十四日、書院相建亭地基、謀運土墊地之工。○二十六日書院講書時、有僧平林來訪、與語久之。○二十九日王正言曰、時學不敢居、顧居於法古傳後者、借前此少人栽成爾、予謂志則可取、功無間然、存乎已爾、豈由人哉。徐典、秦維君黃宗舜、黃宗武韓佶在側、因言尋孔顏樂處先從博約入手、是固人人所能知能行者、不可不力以爲已任也。暢發其蘊、至日過午方休。○張紹祖來受業、郭貞爲介。紹祖字龍飛、二十九歲、虞城人。



二月八日王楷來受業、王正言引之來。楷字端書、四十五歲、陳州人。○十一日脩治愛蓮亭基址始工。○置東關房基一處、爲脩建遷士之便。○郝昭、宋可師同來受業、秦維君爲介。昭字烱庵、二十八歲、可師字模範、二十四歲、俱太康庠生。○十六日、書院會文。○裴敬居來受業、徐典爲介。敬居字宅安、二十歲、柘城人。○十七日皮士伯來受業、張壯猷爲介。士伯字子超、三十二歲、太康庠生。○十八日郭重來受業、王永立爲介。重字天衢、三十九歲、太康人。○二十日、與鄉季從啟換房各便、書院西基愈擴。○

時建僧愛蓮亭、相基藏書樓後春詠池南畔、增土崇基。曹義董其事。偶與西鄰季從啟言及書院來學者衆、彼欣然曰、某居心常以不得行善事爲憾。書院乃千秋盛事、善孰有大於此者乎。倘西基再擴多建房舍、容衆更便、此美事也。但思有房可易、易之未爲不可。義躍然欲成其事、予以東關房十七間易從啟鄰書院西基房十二間、爲僧書院之用。從啟好善之心、與義成美之志、均不可沒也。

○**二十二日**　牛莒巖碧巖以書遺碧巖二子元善、元燦來受業。牛大年引之行禮。元善字體乾、三十一歲、廩生。元燦字含章、二十五歲、庠生。俱澤州人。

○**二十七日**　馬圖來受業。尹鯤爲介。圖字雲路、二

十四歲、鹿邑人。○先儒祠成。○三十日是月、書院講書會文之功不輟。

三月二日、書院講學。擬講所謂誠其意章、此誠意一章、爲大學自脩之首也。大學之敎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總括言之也。至考脩身功夫、却離不得格致誠正、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就格致誠正中、拈其最切於人處、無如誠意一着。故傳大學者獨立誠意傳上、不連致知、下不連正心。以學到致知、而後天人理欲之介晰之已至、不慮義理不明、止慮念頭多歧。若要爲善去惡、只是實用其力而

禁止其自欺便是、何須連致知説來。且誠意一着、將家國天下直貫通將去、豈止關正心一項。故又不必連正心説去。今使誠意者就吾所致之知實實用力於爲善、務求必得、實實用力於去惡、務令決去。此纔是不欺慊自已。不自欺則自慊矣。可見欺慊不是兩層功夫、自欺自慊總歸獨知一路。其於欺慊分界之處、全要自己審的明明白白、看是善便從此擴充、看是惡便從此遏止。此正善惡萌動之幾、他人有所不知、而已先知之者、所謂獨也。誠意之君子、安得不於此中致慎。不慎乎此便是自欺之小人矣。小人獨處時不受檢束、只管爲不善。他何嘗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只是他不肯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爾。

及見君子、羞惡愧怍、却欲揜蓋自已不善、粧飾一箇善的模樣。究竟善惡分明、安可揜著。只終身落得一自欺而已。此正所謂惡之誠於中而形於外者。君子更當以此爲戒、而於獨中致愼也。且獨中森嚴、難容自欺、更不啻人之視已洞見肺肝然者。曾子嘗說十目十手指視之嚴、其獨之可畏、一至於此。苟能愼乎此、便是自慊之君子矣。觀之富能潤屋、則德能潤身、可知其潤身處。向之正心者、心至此極其廣大寬平而坦如、向之脩身者、體至此極其俯仰安舒而自得、心廣體胖、又是善之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以此知欺不能自欺慊、惟視自慊、君子安得不戒欺求慊、而愼獨以誠其意也。德之大學功夫、末致知不可不

致知、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不致知則不能明善、不誠意則不能誠身。明誠二者、學問緊關在此。透此關頭、從面節節都輕。故傳誠意章、多發危懼惕厲之辭、以悚人戒謹恐懼之志。至指示人下手處、一言慎獨、再言慎獨、叮嚀反覆、最爲吃緊。此尤學之至切至要也。夫學者何弗於獨中早審善惡之幾、以實用其力於爲善去惡之際哉。○三日書院講書多所發明、載講習錄。○六日陳治典來受業、韓佶爲介。治典字熙疇、二十四歲、栢城庠生。○才子亮來受業、楊重典爲介。子亮字遇知、三十二歲、栢城人。○王晉來受業、張額先爲介。晉字彤錫、二十歲、鹿邑人。○書院講書、問知我其天之旨、諸子不能體會、

皮士伯言下有省。○十六日、書院會文。邑侯悟處甚可喜也。連至書院視事。○二十二日、使人赴江南致祭徐學人、陳會起母夫人。○與陸商巖別駕書、項城公署違栢不遠、冀得時通音問、請益不輟。公郎又以讀禮去、及遣子弟代將瓣香、而駕已行矣。此中缺然、至今猶覺悒怏也。時暖風和、道體優遊、幸加餐自愛。某邇來功課荒疎、難以自問、惟書院料理不能任手。丁亥八月、學使湯公詣書院講學、而後人心奮勇、日趨於新、與前差不同爾。此道上有作者、下斯有好者、風行草偃、信不誣也。倘有日扳迎道駕、流連其地、爲士子揮談、一闢大

道之興，使絕學晦而復明，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言之神馳千里外矣。○與張秋紹先生書，

學業之進退，視朋友砥勵之勤怠。違教者三年矣，學但見其退爾，詎能進耶。先生功夫微密，當有自得處，示下。某爲播告吾黨，使知閑志於何王金許之嫡派，是吾道之幸也。昨歲赴山右，荒塋脩祀事，既竣，因祭范虎西先生於洪洞，哭於其舍。既而繙架書，遊書院，恍遇其人。其嗣肖先追慕先德，俟風波既靜，肆力編纂，以完前人未竟之業，亦可敬也。丁亥八月，敝省學使湯公請朱陽講學，人心奮發興起，來學者衆。敢求先生垂示片言，以爲後學楷模，倘得鴻篇，發來公之書院，令諸子目注思凝，神會躬體，不啻道駕至柘弘敷教旨，

方之鹿洞、鵞湖、可追跡矣、豈非一時盛事哉。

○祭徐母潘淑人文、

嗚呼、坤軸無疆、大莫啟佑。遷教維新、克家由舊。猗歟夫人、朱戶啟華。邢姨右族、韓姑百車。幼習婉娩、賦性柔嘉。姆訓綦紃、嫺熟罔加。于歸太公、輜軿輝飾。已貴胥忘、提甕損抑。夫子鮑宣、克底成德。南宮領袖、文凝五色。射策天人、惠騰四國。出試經綸、澤流不息。聲徹中外、天顏有喜。日總百僚、資汝燮理。公才如龍、表正由己。稜稜秋霜、百廢俱起。文武爲憲、大綱小紀。天下大計、宗社禍祉。衮衣赤舃、元老堪恃。孰勤鴻猷、終如其始。僉歸內助、大贊張馳。吁嗟夫人、令德昭宣。白爾德行、舅姑事虔。飴蜜勤奉、滫瀡躬煎。雜佩觽觿、敦牟杯棬。害澣害激、不憚煩摑。高

堂邑笑、顧而忘年。宗黨姻婭、無德弗屆。朋友登堂、酒漿是戒。分財布惠、四序匪懈。賑恤鄉孤、無告勞瘵。人靡失所、口碑稱快。瞻言令子、天家儲才。忠孝大義、是廸是裁。伯氏孝廉、空羣軼材。翼振天衢、翔步徘徊。仲氏脫穎、藻彩炫目。文壇飛將、清風既穆。早宴曲江、奮翮競轂。輦下傳頌、江東名宿。捧檄至門、赴召倏卜。大彰壼德、霖雨泊覆。環顧堦前、蘭盈桂馥。鳳雛飈舉、鵾鵬遐程。後先齊美、誕敷家聲。吁嗟夫人、內治允成。方慶期頤、膺祜亶厚。懿範式型、爰登上壽。胡數乖違、朱華西趣。匿彩藏影、辰繫難久。嗚呼傷哉、犀奩何有。玉鏡潛虹、豈同物朽。驄言中庭、象服匪遙。繐帳雖淒、珩璜永昭。大造之適、蛻骨一朝。飄渺物外、太虛騰

超。予交嗣君、托契文圃。道義潔、懷仁以爲輔。當世交遊、未知孰愈。以云心知、嚶鳴可譜。因悉聞教、晝荻夙向。嗟溯夫人、既明且亮。當代母儀、綰紳式様。維予内子、迭邀隆眖。歲相贈遺、慇懃無量。慟聞影沉、彌增悲悵。悲此女宗、及今罔喪。孰維風教、是訓是尚。雞絮薄奠、用申悃愊。靈其歆格、以慰瞻望。嗚呼尚饗。○祭陳母董孺人文、

自古昌後、坤元毓德。内標懿範、永垂世則。猗歟孺人、誕自右族。玉潤珠瑩、躬備愼淑。克禀姆訓、四誡聽篤。既嫺組紃、邊豆靜肅。來嬪名門、和鳴鳳卜。鳳卜其昌、有秩斯福。盥櫛承顏、奉嫜雍穆。儀型任姒、徽音嗣續。爰相夫子、德底日新。雞鳴佐讀、躬荷傳薪。文媲斑馬、道並楊荀。丕振家聲、式表人倫。

弘裕其受、精白其純。夔龍偉望、廟堂襲珍。惜遇屯邅、賫志弗伸。贈言令子、石渠聲價。過庭詩禮、循宪日夜。文章名世、韓歐並駕。千百其羣、罔弗退謝。予忝分校、庚辰之年。誓矢天日、懼有遺賢。忽得君文、永書流連。左國之骨、史漢之篇。把玩不置、藜火欲燃。以此推轂、諸公歡然。及撤棘闈、都下傳頌。謂陳子文、超唐軼宋。謂陳子才、弘體大用。予得陳子、頗慰課誦。匪予阿好、道遠任重。自是過我、相顧形忘。詢得力處、和能熊發。祥三遷著、教業策就。將詩書之味、領畧深嘗。六義精研、百家考詳。識剖淵奥、升階循墻。南宮奪錦、榔汁沾裳。萬言　廷對、依日月光。出宰粤西、卧治巖疆。不競不絿、魯恭齊芳。賣刀買犢、治化丕翔。夫人顧此、如

㴟繫堂。昔勤膏火、午夜徬徨。今奏宓琴、報績君王。丈夫有志、綏輯四方。百里之區、化日舒長。以暨海內、用罔弗臧。孺人有子、藝林競秀。姿秉絕尤、八龍馳驟。責寄民社、教維庶富。敬事後食、鴻猷允懋。三年以前、訪予課工。坐客驚嘆、經蘊弘通。亦晰賢傳、大別儒宗。繡虎之才、猶龍之胸。方期抒忞、躋世熙雍。夫何運違、哀助北風。訃書乍讀、驚魂喪魄。林鳥悲鳴、奮翼淵隔。麻衣纍纍、大胡降厄。予慟西日、影墜荒丘。我懷孔傷、涕泗滂流。惠帳徒存、芳軌何求。女士失型、壠旆凝眸。欲挽鸞駕、人世暫留。式薦牲醴、愾愴罔休。惟靈來格、無俾我尤。嗚呼尚饗。○與六安州守傳公定書、　南來者□碑騰歎、揚揄莫罄、信謂行其所學、不負

生平者也。某自請假後，年來料理書院，頗有規模。近與書院諸子考課之暇，因校正耿逸庵先生文集，晰歲付梓。今梓工雲集，不日告成，甚得少司農汪涵齋先生捐助五十金之力。目今用度將盡，他處零碎無濟，且斜收不及。客冬恂姪自京回，道經湯陰，予京云足下有助梓五十金之說。念足下於耿先生以至親而與立雪高座，文集内與足下書頻及之。後之尚論者一展卷間，知師弟相得，不異程尹當年，亦千秋快事也。足下學邃養深，遠宗濂洛，近承嵩陽，推崇所自，必溯淵源。某素敬服，故敢走函相商。倘與子京所約外，再爲擴充，豈不更爲成美厚誼。敝邑李少司空歸里，備道足下於陞學事慨出分金五十兩，加惠

桑梓。此段高躅、非大有學力者不能、可感更可敬也。夫本邑邑學、不憚割俸爲之、所以惠後輩也。同邑後輩且蒙大澤、況表揚名儒、尤屬素志、廣傳師範、向矢獨力。今必知迥出常格、玉事於成者若藉爲力、俾此編早竣、將洛閩之薪傳大彰於世、而足下繼往開來之鴻功、亦與作者同垂不朽矣。○二十三日書院講書聽者滿座、叙列秩然、顧而樂之。○二十四日遊學貰園。○二十七日、腹痛。○二十八日養病、輟業。

閏三月一日、書院講學。○擬講乾坤二卦、易書之有乾坤二卦、

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人道之有仁義也。當伏羲畫卦時、有畫無文、易之緼已寓。更經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繫象、而易道大備。然則易以卦爻彖象立其體、以九六迭運妙其用、神物之興、占決之示、聖人憂天下來世之心、其至矣。繫易者首乾坤二卦、凡以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畫遞衍而出、故必首及之。伏羲當日仰以觀於天文、於是畫一奇以象陽。其有陽之純而健之至者、取其象之大莫有過於天、故曰乾、天也。俯以察於地理、於是畫一耦以象陰。其有陰之純而順之至者、取其象之大莫有過於地、故曰坤、地也。乾坤象天地矣、文王繫彖辭、列言元亨利貞四者、以天道言之、即春夏秋冬並行而不悖、

遞嬗而不窮、天地之化育從可悟矣。以人道言之、卽仁義禮智藏於內、而脈絡分明發於外、而條理畢貫人事之推行從可識矣。周公繫爻辭、於乾取龍象、以潛見飛亢別其義。於坤不取彖辭牝馬之象、乃或喻言霜氷、喻言黃裳、或直言不習、直言無成、多雜舉以立說。要之、乾象不離乎陽剛、坤象不離乎陰柔、其大旨也。於乾潛龍之象、戒占者以勿用。見龍飛龍之象、示占者以利見。日、乾夕惕、躍淵之象、示占者以无咎。亢龍之象、戒占者以有悔。於坤括囊之象、示占者以无咎无譽。黃裳之象、示占者以元吉。凡此類、皆象自象占自占、體例畧同。獨於坤霜氷之象、直方大之无不利、含章之可貞、龍戰之元黃、皆不更繫占辭

但卽象而占在其中、又是一體例。要之、立體雖雜而不一、其類大約乾象之占主於陽剛、坤象之占主於陰柔、此其大較、而亦有陽剛濟之以陰柔、陰柔濟之以陽剛者、又其不可爲典要之極致也。若夫孔子取文王所繫之彖而傳之、以元亨利貞之在天者明其生物之功、以仁義禮智之在人者指其所性之實、天人之理合矣。取周公所繫之爻而傳之、示以天道之消長進退、人事之存亡得喪、以至帝王之神化感應、聖賢之用舍行藏、無一不闡其義蘊而明著之、盡人合天之功至矣。天人之理合、盡人合天之功至、皆備其說於乾坤二卦。此乾坤二卦統括全易、而作易首乾坤、更以見聖人憂天下來世之深心也。後人

不得窮經之要、往往既讀此書與未讀此書者無異。如讀乾卦、第以爲聖人取象於天、讀坤卦、第以爲聖人取象於地。如此見解、雖讀盡全易、何益於我。今讀乾卦、便當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吾心自有天道之陰陽、察之體之、默會吾心之天道、不敢以人欲之私害其天德之剛、則擧陽之純而健之至者、不在易卦之乾、而在吾心之乾矣。讀坤卦、便當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吾心自有地道之剛柔、察之體之、默會吾心之地道、不敢以薄植之念隘其地勢之順、則擧陰之純而順之至者、不在易卦之坤、而在吾心之坤矣。卽易卦之乾、可以認吾心之乾。又卽吾心之乾、可以悟在天之乾。卽易卦之坤、可以認吾心之坤。又卽

吾心之坤、可以悟在地之坤。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非其人與讀易者當悉心探索、返身體驗以自強不息法乾、以厚德載物法坤、久之、有不得乾坤之體而造化生心者乎。今尤於乾坤二卦中指其所宜取法者、莫若乾之九三、坤之六二。循而守之、於以至道易易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孔子釋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示人以誠信存存之學也、天道也。坤之六二曰、直方大。孔子釋之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示人以敬義夾持之功也、地道也。以此取法乾坤、不惟乾坤二卦可爲我用、即六十四卦無一

不可爲我用矣。信乎，易不在天下，而在吾心也。讀易者盡體之身心之間，以得我所自具之易焉。夫體之身心之間者，窮經之要也。豈惟讀易，書爲然，凡讀書皆然。此又窮經者所宜識其要領，可以旁通焉而有得焉者也。○六日戊子，暮春，借書院諸子登舊屏山講論移時、讀書討得我生閒領畧春風到此間。旁人未識春風趣，却說登山是愛山。偶把講壇移碧岑，水流花放盡關心。相看都是行生意，要得尋時無處尋。○讀書學貧園賞牡丹累日，日暖風和客到稀，笋芽茁地牡丹肥。花前不任敲詩句，惹得花香欲上衣。○坐卧園林三月，好名花詩與兩相依。尤憐日暮携囊去，帶得香風滿袖歸。○八

日書院諸子迭進問業、潑墨雲蒸剪字多、不將歲月嘆蹉跎。須知自得非容易、十載耕耘定若何。學到心融快意多、漫言後海且先河。能嘗書史眞滋味、不信人間更有他。

○九日書院講課之暇、宋可師侍請易字、謂可師曰、高山仰止、於師義爲切、竊欲以二義廣之。其初也、我仰高山。其繼也、高山我仰、兼是二者、學斯成矣。因以山仰字之、而爲之説。○山仰字説、　宋子可師請易字、予曰可師有二義、人可師、我師之、我可師、人亦師之。吾何以字汝。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師義較近、其以山仰字之可。始焉我仰高山、山虛益能受也。終焉高山人仰、詣力峻絶、剛決果敢以進也。今思我仰尚乎、抑人

仰乃造極乎。我仰高山維人、事賢友仁、勿逆勿怠。人仰高山維我、漸進而不已得其所歸者必大。量可師乎百世、始之終之是誠在。○汝不惟一簣之止是懼、吾日登高望之矣。○

十一日　予讀書學箕圍、黃宗舜、黃宗武、劉展相、宋可師、陳治與侍。宗舜問養氣之說、予謂養氣之功、千言萬語、總歸之於集義。此爲反身自治之要着、非是從何下手。各自體認、便各有得力處、非徒口說也。○

十二日、使人於登封取耿逸庵先生四年藏稿、編輯以成全書。與耿元敬、書、東西相望、時地雖不能限、然道阻且長究以室遠爲慽、如何如何。西來者詢道兄近

功、大抵多言另闢局面、有跨乃祖之意。吁、此言良可懼也。令祖先生當代眞儒、其於淡薄寧靜四字爲脩德講學得力處、豈至孫承遽改舊風耶。竊意道兄承理學家法、自必肩理學、重任、凡所制行、念爾祖而脩厥德、道所應然、何另闢局面、跨乃祖之云乎。傳聞之誤、斯不足信矣。近功幸爲示之。書院邇來作何維持、想不得諉之他家。並悉言近事、以慰懷思。令祖先生文集、某於今春召梓工集寒舍校刊、業梓有一卷矣、餘卷不日告竣。但原集內缺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四年事蹟、今專价討取此四年稿本、可搜出付价帶來、以便續纂成書令祖先生泉下之志以慰、而某表章前賢之心亦得遂矣。某坐敬恕堂讀書時、習知

令祖記錄、俱於印書所裁餘紙訂本頭書記其上、照此查之、即可得也。祈早付去手、俾令早歸可也。今將刊成文集第一卷收覽。第一卷之前令祖自叙紀事畧、自首至丁卯八月以原品休致歸里止、此後尚鈌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六年。叙述並查出此六年記載之事之語寄來、某可續輯成篇、方爲無憾。令祖學紹洛閩、宜俎豆百世。向經詳請從祀朱陽書院、蒙撫軍批允、如詳。今筮吉閏三月二十八日請主入祠、至期責臨主爵、是亦一時曠舉也。○和劉蒼佩丙戌初春見惠之作書以寄之、　三年如夢裏交久恨形疎。檢讀新裁句、時懷舊築廬。斯文維正派、大道宅安居。瞻望青葱近、相期待整車。○尋樂集引、

在子。晤張仲誠先生於嵩陽，時高弟數輩相追隨，有李君函子者，因識於座上。但見循循篤實，鮮顧外之態，一似有邃養者然。邇之數年，其嗣君學朱以其父所著尋樂集等書問序於予。讀竟，竊見函子之爲學也，如飲食飢渴之不可離，功專志若何希賢希聖之卓卓有定算也。集中所言涵養本原者十之八九，要皆根極理要，返身靜考，確有所見者，而後抒其胸中之所欲吐，無在不有逢原之妙。若函子者，可謂於大處能有所窺探矣。夫學不先立乎其大，終屬無本。以數言而剖身心性命之奧，如指諸掌，非有得於心者，其孰能之？因嗣君用志誠切，書數語以冠諸篇而揚之。○錄西銘小引

紹長李子篤志聖賢之

學、癸未冬、予過訪、傾接言論丰采、一似有得者。及悉叩其蘊、乃知滿腔子惻隱之心、得力於西銘之旨最厚。夫西銘之作、橫渠以狀仁體、等事天於事親、原欲使人知理一分殊之故、而不謬於仁也。惟其理一、所以爲仁。惟其分殊、所以爲義。蓋卽仁而義在其中、義之妙於用、實仁之不紊於所施也。義得其義、仁得其仁矣。仁與義合之而有所以合之、豈分之而可任其分哉。紹長寃心於此者久、因錄西銘而刊之、以公諸世。吾願世世之讀西銘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心、以進窺大公無我之懷、其於仁也、殆庶幾乎。至條分縷晰、逐一細讀、又有許多功夫在前半篇如棋盤布列整齊、任人體驗可得。後半篇如下棋子、功夫無得錯

用、方爲着着盡善。是在善學者眞心做去、既會其大綱、復理其細目、斯得之矣。紹長守先儒之續、以牖斯人、具有苦心、尤願識其意而共趨於仁焉、斯不負刊布西銘之盛心也夫。○忠烈李公崇祀序、崇　辛巳季冬朔有六日、爲兵巡李公殉難之辰。予披禹紳士詠公赴義諸篇、竊嘆公死而禹人生、是公以死生禹人也。以死生生、死云乎哉。公蒞任甫兩旬、危急存亡、諸難猝辦、旦夕間攖賊鋒、勢難並立。公冒白刃、挺身擊賊、卒遇難、何其壯也。夫死於其職、以勤王事、明大義者類能爲之、獨難其以一身之死救億萬之生靈。其全活禹人者、在罹危禍時之一言、其幾危、其智豫。公若曰吾不能却賊生我民、庶幾以殺身

救咢沸於萬一。因以怒激賊、賊亦止怒公、加害於公民遂免遭慘戮矣。謂公雖死猶生可也。禹人祠而祀之、不忘公也、抑以公之忠烈風天下也。他日當事輶軒之採、朝命褒寵之加首錄公、並凡與難者皆得及焉、豈非煌煌巨典可以作天下之忠義、而使天理民彝常存宇宙間哉。禹文學劉君蒼佩揚公之忠烈甚力屬予爲文敘之、玆故以一言弁其端。

○十六日、書院會文。邑侯連至書院視事。○十七日、脩愛蓮亭始工。○十九日 有般邑人韓作喆來訪。○二十一日 偶作、樂意油油雲外看、閒消世局更何難。年來物不滋心累、早晚乘時趂飽

餐。○二十五日午時、端坐而逝。前一夕赴友人之約、夜分始歸、詣祠堂一揖。時大父就寢、望門一揖而退。既入室、校閱敬恕堂文集紀年、謂莊、遂日、我一生爲學得力於嵩陽居多。此書不無可删處、惜未獲與耿先生面質。集内尚缺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四年事蹟、已遣役搜尋舊稿、務成全書、無負吾良友也。又取尋樂堂日錄一册云、此書是我一生小像、閲此便知我矣。又云、自己獨爲善、不若與人共爲善。今朱陽一席、從學者衆、總欲以第一等人相期許、故歷風雨寒暑、衆此不爲疲也。每會講、時質疑問難、大有教育英才之樂。將來造就、必有擔荷斯道之人。數年來遂經營措置、頗就條理。

成已於斯、成物於斯、予志適矣。又曰、父母之喪、凡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無致後悔焉耳矣。自初喪至除服、節次無多、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共計二十七個月。然擗捅哀毀之情、衰麻苴經之節、各有限制、無容紊亂。聖人爲天下後世慮、義至精深。此賢者之所不敢過、不肖者之所不敢不及也。又曰、聖人傳心之學、只在日用倫常上討尋。若徒執語言文字、終難至道。然又離却語言文字不得。惟善學者因其言而實致之躬行、覺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能窺見聖人之心、斯道之傳其庶幾乎。言畢、漏下五鼓。詣朝上堂請安、大人已拂案讀書矣。望見莊、遂曰、昨與爾言千秋大業、愼勿以家事

自累也。時莊校梓耿嵩陽先生遺集，習舉子業於先兄毋欺祠内。遂肄業書院，值學使湯公倡建愛蓮亭於書院之坎向，遂董其事。至門内瑣務，皆大人身親理之。是日辰刻猶剩解莊田等事。巳刻侍大父饍，閲書院課藝。天地之帥吾其性論手甲乙之。未終卷，忽中痰疾急召莊，遂還。時方卓午，而大人竟端坐逝矣。嗚呼痛哉！孰知前夕之語竟爲永訣之詞耶。追憶平生，恍若夢寐。佩茲明訓，益凛冰兢，謹約畧記之如此。

冬十一月十二日，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大人見背後，歸德郡屬聞者皆驚冕痛悼。數月内哭奠靈座，各糾鄉衆設供饌，置布幛，隨所見

聞、書之以爲輓詞。葬之日、哀聲震野、雖婦人女子亦爲涕零。學使湯公右曾題其墓曰朱陽寶先生墓。先是、邑人士痛先子之歿也、請於當事、建專祠於朱陽書院之東偏、歸窆之日、自墓所請主入祠、題其門曰朱陽寶夫子祠。祠前樹豐碑二、一書大君子三字、一書眞理學三字。豎大旗二、一書千古正學四字、一書一代大儒四字。至從遊弟子朝夕哭奠、執喪盡禮、更建專祠於書院、亦於葬期自墓所奉主崇祀。復蒙撫憲、督學批允、柘邑崇祀鄉賢、泌陽崇祀名宦。初泌邑士民接訃問、環顧失聲、即籲請邑宰謀建特祠、至沙河店之商人、百姓復奉主與文昌並祀、各輸其誠云。

男容莊容邃敬識。

附錄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冢男克勤行畧

竇大任

嗚呼傷哉、吾兒竟溘然長逝耶。予桑榆遘此、中心慘割、安忍執筆紀吾兒平生事。雖然、兒自始生以迄今日、五十六年間、或家居、或宦遊、或訪學四方、或課士朱陽、無時無事不心予之心。即予亦自幸有子、謂可慰我暮年。一旦舍予而去、又安忍不執筆紀吾兒平生事耶。先世居晉之沁水縣竇莊、始祖諱璘、以女肅穆貴贈左屯衛大將軍。子孫繩繩、門閥顯爍。自曾大父兒川公奉高祖妣賈太君由晉遷豫、遂家於柘。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賫志

以歿。先筠峯府君值明季異學爭鳴之時、倡明正道、弗遇於時。予少孤、所遭不造、方惴惴然以不克承先志是懼、幸吾兒善體予意、繼述有藉、而今不可得矣、嗚呼傷哉。兒名克勤、字敏脩、號靜庵、一號艮齋、又號遯齋。五歲授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授易、學爲文。十二歲應童子試、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外無他嗜。家貧、膏火不繼、月下誦讀、更闌漏盡、寒風謖謖、猶時聞咿唔聲也。壬子膺鄉薦、肆力諸史及左國秦漢文、於易數、律吕、曆法無不精悉。讀大學章句序、躍然有得曰、學求爲己、非爲人也。格物致知後、吃緊處在誠意關頭、過此則聖、昧此則狂。於大學一書、熟復潛玩、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研究五經、

性理、凡所言動、詳記日錄中。奮志聖賢之學、不復攻舉子業矣。立學規十七則、始於立志、終於改過。輯家規一冊、自報本、享祀以及少長之節、閨閫之範、宗族鄉黨之儀、分類編次、每日曉爲家衆講明服習之。家人之遵循勿替者、閱三十年如一日也。聞夏峯、睢陽、嵩陽諸先生講學於家、予嘗命往見請益。適夏峯殁、睢陽被　召、時登封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數致書商遊嵩之約。一見訂金石交、畱敬恕堂談學數月。歸告予曰、逸庵先生接濂閩正派、兒以所學印可、先生即相契莫逆。予喜兒得與賢人君子遊、遠大可期、每歲必命之往。六年凡五至、至則忘歸、非予以不獲已事召之來、不遽來也。試禮闈、與湯潛庵先生孫

靜紫年友商學於燕邸。不第、將歸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同天下貢士廷試、取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泌陽荒殘地、官署久廢、兒於民房傍學宫者藉棲之、雖陋極、不暇計。每月朔望次日、集諸生講學會文、誨以學問大義。倣朱子白鹿洞規、輯聖賢切要之言、使學者觸目警心、破習見而祇新德。分五社、按東西南北中而配之以仁義禮智信。每社擇德望可式、學行足法者爲社長、付以勸善規過簿、令糾察社衆、善過登籍而記以行勸懲。外起一童子會、聚邑中俊秀十四五歲者、令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者令讀孝經小學。於講學後三日入先師殿背書習儀講説義理以開導之。人心鼓舞、士風蒸變、一時破

學校師弟之例、復執贄受業者五十餘人。值丁祭、率諸生於明倫堂。致齋三日、使人知敬禮先師、無復從前陋習。泌學兩廡久湮、衆議脩官舍、却之曰、公事告竣、使先賢妥靈、吾心安矣。居處非所急也。遂請詳學憲、科聯紳衿、各捐分金勷厥事。不數月、兩廡落成、荒煙茂草之鄉、一旦宮牆丕煥、文教蔚興、深山窮谷、不絕絃歌聲。向非允實心任事、上不負　朝廷命官之意、下不虛高堂期望之懇、安能使泌邑士子謳思弗忘耶。官舍成、迎養予夫婦於泌署。聞途中父老稱道不絕口、曰、以師道而父母我者、實維賓公。予問故、知兒嘗禁攬納公貨值。平爭訟、以故士安於學、農安於野、歡頌載道。講課之餘、擁書數卷、以著述自娛。

韓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至懷孟河津、擇十五儒之學術純粹者、不傳道有正統刻成帙公之同好。丁卯冬返柘、赴禮闈路遇老人求濟、似不能爲乞狀、遂傾笥遺之。諭泌歷歲餘、囊、無宿財。其淡薄廉潔、素性然也。戊辰捷南宮、榜發知以理學策獲售、京師傳其事、以爲奇。旋邀　聖天子隆遇、授翰林院庶吉士。復被　覃恩、予夫婦得膺　綸封。兒讀書中秘、閉戶不妄交遊、與諸同志砥礪身心、討五篇會約、率以爲常。雖在長安道上、軟紅喧雜中、澹如也。　上賜緞、並俸米等物、兒於千里外必遣人捧至里門以榮　君賜、以慰親心。是時兒久違膝下。家鄉中屢以迎養京師爲言、逾歲始得聚首。兒退食作堂上歡、佝佝色養、

不減。孺慕未幾，先室孺人李氏疾作，兒延醫調治，百計思維，衣不解帶者數月。夜偕兒媳王氏爲文祈禱，籲天求代。會兒幼子殤，孺人痛悼不已，兒忻然曰：「幼子去，母病愈矣。」幸勿置念。孺人病劇，卒不起，兒哀毁骨立，數日勺水不入口。家居讀禮，一遵古制，經營葬事，無毫髮遺憾。在逸庵先生與復嵩陽書院，謂兒曰：「宋四大書院，吾豫居二，前人已往，後人未來，習此業。公既事，可因則因，不則何弗創以爲因。」予聞之稱善，因繼先子未竟之志，於邑東門外創建朱陽書院，來學者日衆。兒躬親課業，講學會文之期，匯泌陽之法而行之。書院條規，一念天地生我之故，一重君親成我之恩，一體聖賢教我之實，與從遊諸子日相

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蓋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闢荊榛循轍塗、爲多士正其趨鼓其力、非若他塾之專事記誦爲也。於先子祠右建茅屋數椽、顏曰學箕園、講習之暇、偕學者游息其中。壬申秦饑、人民逃散、上有襄陽流民給穀還陝之旨、當事者檄行河南通省協濟、柘邑派夫三千、赴襄陽裝載、運米潼關、居民騷動。兒走書向當事者痛陳轉運之苦、求免協濟之役。癸酉赴補、携諸子姪至京師肄業、朝夕督課、杜門謝客、未嘗輕謁顯達。與給諫彭無山先生道義切劘、契若金蘭。冬染疾、幾不能醫、冢孫客端籲天、求代、與兒爲孺人祈禱事如一轍。兒病漸愈、客端竟憂勞成疾。

甲戌三月，散館，授今職，侍直南書房，御試渾天儀詩、書字一幅。上問姓名、里居、科第名次甚悉。閱四日，御試翰林於豐澤園，上命題《豐澤園賦》、《理學真僞論》，文成呈御覽，稱上意，賜宴及菓品、茶、酒，聖眷優渥。子入都，見居室不能容膝，四壁風寒，幾同露處，兒安之若素，不以貧窶累其胸。十月，容端卒，子痛骨肉摧殘，命之歸里，尋請假送親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中，盛暑祁寒無倦容。丙子，王師北征，軍需孔急，兒倡先捐縣共成義舉。更致書當事，凡額外之征求、蠹役之橫肆，直陳無隱。方伯李公立除奸胥，嚴禁私派，由是大河南北省民錢數百萬。邑人婦其夫死，夫之兄弟圖産逼嫁不遂，結

棍徒數十人簇擁而去。氏父日暮求救、見即
白邑倅、捕竟徒懲治、氏得無恙。嗣後沉酣經
史、考證身。心、進及門弟子講道、論德。嘗曰、道
非行則明、歸田讀書、豈甘心沉淪、爲隱逸者
流。但自淑淑人、雖處亦出、明行無二理也。陛
商嚴別駕以祿養勸、予亦趣之行、見乃單車
就道。既補値會期、引嫌廻避、凡投刺請謁、令
司戸者概辭、不一見、即姻戚族黨亦罕有得
識其面者。荷　簡命、與分校之役、語同事者
曰、簡役大典、勿得苟且塞責、負我　皇上委
任至意。如取人銀錢、受人屬託、接人字跡、記
人姓名、或欲庇親故、欲狗虛聲、摸索少年、掩
抑宿學、種種弊端、有一於此、天誅地滅、殄我
子孫、永絶先祀。作誓文焚告諸公、益敬之。閱

文時、矢公矢愼、凡有呈薦、力爲推援。卽不與選數、亦必反復審視、不肯輕擲。撤棘、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内名宿。餘未經薦拔者悉愧感嘆美、如張君兆鵬、黄君元成、洗君鏞、董執經盡弟子禮。此輩轂下嘖嘖稱四君子不置、而兒爲衆口所首推者也。初有暮夜之求、危其辭、迫以權勢。兒謂、國法不我宥、此心不敢欺、禍福付之無心、吾行吾直道爾。至是亦折服無異辭。入夏、 召至暢春園、御試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 賜餻果、又 賜御書一幅。 上加意詞臣、以學問優長、貧不能贍者、常祿外 特加俸金、院掌列名以告。兒邀殊恩逾尋常萬萬矣。少司寇徐公開府中州、詢利弊、兒舉豫省最爲民害者一一指陳、如

禁雜派、減火耗、止漕糧之科斂、免栁稍之協濟、溝渠之挑濬、宜徇輿情、衙蠹之剝害、宜懲吞噬。他如復二程祭田、表彰名賢、興學教士等事、言之甚悉。楊賓實太史視學畿輔、訪課士之法、兒曰、士習不端、由教化不立。教化不立、由學使視課文畢乃事、無復興廉勵恥之道。今於校文外訪有孝弟忠信之士、異格相待、豈不爲激勵人心之本乎。值 皇上萬壽、各寺宇作佛事、脩醮祈禱。兒以 天子爲社稷神人之主、邀靈佛氏大爲不可、乃設香案、望 天叩祝日三。 上諭詞臣各書字一幅、兒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舊疾復作、請假歸。癸未、鑾輿由秦晉巡視中土、兒馳驅彰衛、赴潼關返洛

陽、迎送　聖駕。紆道至登封、拜逸庵先生墓、遊覽書院、疊石溪間有大雅淪亡之感。乙酉、黃堌霸僧。工虞城詳請鄰邑協濟、稽派柳稍凡八千束歸屬疊罹水災、力難猝辦。兒爲書累千餘言、致之大中丞趙公、將豪棍之包攬、胥吏之侵漁、並一切牛車盤剝、交兒收受無名使費、拖累民間者、洞言情形、代萬姓呼籲。趙公即率屬捐銀買柳、柘寧等六州縣所派柳束概行免協。邑中父老數百人聞其事、踵門謝。辭之曰此撫軍仁政、我何有焉。作勸善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順文成句。使農夫野人能誦習、通大義、咸謂與行有藉、眞源魏姓家不睦、求解忿、以孝道諭之、出家規、勸善歌以示、其人感悟、愧謝而去。予高祖考

妣一葬寶莊、一葬栢邑、兩地異穴。憶先子時以賈太君柩奉還故土、合祔先塋、爲訓予謀歸葬者再。潛庵。先生謂歷年久終。疋然沁水祖墓、祭掃缺然、丁亥春、命兒往祭、諸墓。俱埋荒榛、碑碣所鐫姓氏、職銜亦漸就消磨、兒令莊孫率家僕細尋累日、自一世祖諱獻至高祖諸墓、俱按碣詳審無疑、遂薙蔓剃除道塗、增墓土、筮吉虔祭、樹豐碑於宋贈大將軍本支始祖及高祖墓側。憶水源木本之思、兩世宿懷此一舉也、俱可無憾矣。祀事告竣集寶莊士子起文會、諄諄以立身行已之道爲多士勗、會規一循朱陽書院例。先是學使湯公校士中州、兒訂講學朱陽書院。使旌將駐、雖陽子遣使之晉、令兒返旆踐前約、湯公雅意

作人、一經提撕、士心競奮、負笈朱陽者踵相接。兒與學者講學會文、至歲暮雪盈尺不間。今歲初春、湯公倡先捐建書院池亭三楹、兒度地肇造。適校訂嵩陽先生文集、召梓刊刻、集中缺略未全者、令使至其家求遺稿增入。數月來、兒精神發越、挑燈讀書、每夜分不假寐。晨起視事、强健迥異平時。予顧之、頗慰於懷、兒亦自言似此疾病不作、進學當無止境。孰意又三月念五日早閱書院課文、定其甲乙、侍予食、猶言家事、遽患痰疾、喘坐而逝、嗚呼傷哉。兒體羸、舊有足疾、時作時愈、然未嘗廢學。每藥餌浸尋、卧榻上猶繙閱經史無暇晷。潛心理學、以孔孟程朱爲宗、闇然獨脩、實見諸躬行。嘗訓子弟曰、君子忠孝廉節、小人

聲色貨利。人能於綱常名教立定脚跟、久之可仰不愧俯不怍也。樂與人爲善、敎士循循有次第。會講時、必以敦本崇實、全盡人道爲誨。益汲引後進、懃懃懇懇、不啻饑渴。性至孝、能先意承志、雖晨昏定省無疎節。子年逾古稀、肌體康泰、耳目聰明、實見事事得子歡心有以致之也。遇孺人忌辰、哀慕悲思、俎腊之奉必誠恪不懈。交友終始如一、逸庵先生歿、在京師爲位以哭、與人言嵩陽事輒泣下。無山先生謫河干、親故無往視者、兒賦詩贈書、灑淚別、毅然不顧。臚如張公卒於京、爲理殯事、克盡友誼。人以緩急告、心切賙予、盡其力所能爲、不少靳。量能容、口不道人過惡、然於忠孝大節、義利分途、有關風俗人心者、則侃

侃而談、絕少顧忌。每議公事、揚推利病、籌畫無遺策。處桑梓間、和厚謙冲、鮮倨容厲詞。鄉里有爭忿者息之、覆盆不能白者代爲白之。廉介不苟取、亦未嘗矯矯自異爲絕俗之行。而持躬嚴正、人有非道之干、終不稍徇。衣不侈綺績、食不厭蔬淡。絲竹之聲不奏於筵讌、美好之玩不列於几席。教家以勤儉爲本、男督之向學、女教之治家。殘書數卷外、笥無餘積。絕意仕進、嘗曰借門下士誦法先王成己於斯成物於斯、朱陽片席可終身。卒之前四日、口占云樂意油油雲外看、閒消世局更何難。年年來物不滋心累、早晚乘時趁飽餐。予於日錄中得此作、固兒永訣詞、抑亦俗情釋理念融、生順死安、無一毫不自信者矣。但老年

喪子八生大不幸、未免有情何以堪。此子所爲悼數晞噓涙涔涔不自已也。兒著書頗多、已刻有理學正宗、尋樂堂家規、尋樂堂學規、泌陽學條規、朱陽書院志、禮闈分校詩、勸善歌、悲饑詩、四書制藝若干卷行於世。嗣刻有孝經闡義、四書闡義、聖學集成、樂饑集、天德王道編事親庸言、婚禮輯畧、喪禮輯畧、遊燕日錄、遊嵩雜記、爲學錄、尋樂堂文集、尋樂堂詩稿、尋樂堂日錄。尋樂堂劄記、同志譜、晉遊草若干卷藏於家。兒生於順治癸巳十一月初六日巳時、卒於康熙戊子又三月二十五日午時、年五十六歲。娶王氏、 封孺人。子三、長容端、增廣生員、前卒、娶梁氏。次容莊、廩膳生員、娶蔣氏。三容邃、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

中書舍人、娶陳氏、繼娶余氏。女四、長適宜陽縣教諭張珏、次適庠生楊濬、三適庠生宋華金、四許字葉維棠。孫四、紃容端嗣子。緝、績容莊出。紓、容蘧出。孫女三、一適庠生任仁、容端出。一幼未字、容莊出。一幼未字、容蘧出。予鄙陋無文、畧言梗概、藉手　當代鉅公一時惇史錫以琬琰、用光泉壤、感且不朽。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誌銘

湯右曾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廿五日、檢討靜庵竇公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又同爲史官、共晨

夕者有年、稔知公學術淵源於考亭、其於金谿姚江之學。毋辨析之、必求於至當、不强爲附和之詞也。丁亥、予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歷朱陽書院、見門下士濟濟雍雍、公擁臯比爲指授、立品制行、讀書明道之規、使成人小子俱得虛往實歸、益信繼往開來之功不在紫陽下。一旦長逝、蠹焉傷懷、蓋未嘗不太息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一號艮齋、又號遯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兌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鈞峯公、値明季異學蠭起、仔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爲公之父、恪守家訓、竇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初六日巳時生公。

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沉潛反復、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爲兢兢。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可、道義切劘、爲忘年交。就試南宫、與湯潛庵先生商學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就教職。公偕天下貢士　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具詳上官、大脩夫子廟、宫牆、爲之改觀。課士倣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淬厲。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擇學

行足式者爲之長，糾察社衆，以申奬懲。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會，溫經習儀，講説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本孔孟者，示崇正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道康公、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公爲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會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晝壘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讀禮之暇，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外，來學者日益衆。公躬親督課，講學會文，踵泌陽之法而行之。與從遊諸子日相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聖希天之實事。蓋

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闢荊榛、循塗轍、一時朱陽之盛、媲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侍直南書房。時道康公思歸切、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雖盛暑祁寒無倦容。已卯、復入京師。庚辰會試、公與分校、語同事者曰：鬮役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辜　聖明委任。平日卻杯酒、接慇懃、交情非不可念、然寧負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闒闟之上、古端非不可懼、然寧蒙謗讟、不敢不畏簡書也。至若利錢帛、狥虛聲、庇少年、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殄我子孫、永絕先祀。作誓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比撤棘、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嘆羨感愧、執經盡弟子禮。先是、不知公者

妄爲暮夜之求、危其辭、脅以權勢。公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辭。頻經 御試、溫語褒嘉。上命詞臣書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公名久達 宸聰、加俸金、賜 御書、將駸駸大用、而公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却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思無窮。量能容、不喜道人過、至忠孝大節、有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處桑梓間、溫厚和平、鮮倨容厲辭。而蒿目時艱、惕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止科斂、椰夫之協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政、而屏跡岩壑、自淑淑人。所著若經書闡義、事親庸言諸集、具能溯流窮源、爲經傳羽翼。

公之有功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正學不明、高者淪於虛寂、卑者溺於辭章。公崛起中原、爲一代名儒、立德立言、直與伊洛諸子並垂不朽。今春大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毅然爲已任。予方謂君子三樂、良友可以無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蔚興、予俟兩河蕆事後、亦得共勷盛舉、孰知竟以此永訣耶。公年五十有六。配王氏、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生員、前卒。次容莊、廩膳生員。次容豫、康熙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孫三、訓、縉、紓。孫女三。爰爲之銘曰、

巍巍儒宗、代有其人。是紹是繼、泓毅之濱。震越鏗鏘、厥聲以振。卓立游夏、有炳其文。蔚爲國華、如絲如綸。天子曰嘻、時維多聞。循陔三省、養隆於親。

一經之訓，以昌子孫。公與道與，實體厥身。豈惟體之，更傳其薪。講堂禮器，弟子侁侁。流風餘澤，可來而詢。銘諸幽宮，俾垂不泯。

靜庵先生傳

冉覲祖

靜庵竇先生克勤，字敏脩，號艮齋，又號遯齋。而靜庵之號行於世。其先晉之沁水人。高祖兌川公遷柘家焉。祖筠峯公以理學鳴當時。父封公道康紹先啟後，學行卓然。先生生而穎異，五歲授書，十歲爲文，能出驚人語。弱冠入庠，旋與鄉薦，不自滿假，益肆力於學。一日讀大學章句序，躍然有得，日學求爲己，非爲人也。格物致知，後吃緊處在誠意關頭，過此則聖，昧此則狂。大學中庸熟讀潛玩，五閱月

不釋手。聞耿逸庵先生講學嵩陽書院、致書往還、因赴嵩陽就正。初至、執後進禮甚恭。逸庵先生接其手、度聆其言論、心重之、曰、吾良友也。投契甚深、爲莫逆交。聞者嘖嘖稱美曰、二先生之謙德相得益彰也。留書院者數月、凡所讀書、所作詩文、皆晨夕商確。久之、益復洞然於洛閩正傳。六年五至嵩陽、不厭也。既而晤湯潛庵先生、接待一如逸庵。講學之次、語及可就微祿小試所學、因從之、得泌陽教諭。泌地荒殘、絃誦絕響。至即集諸生、誨以正學大指。分五社、付以勸善規過簿、各糾其社、登籍行勸懲。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士風蒸然丕變。公餘、擁書自娛、屢空宴如。凡考試舊習、可以自潤者、皆

棄不取、爲近今學博所未有、可以騰薦章致大用。會南宮報捷讀書中秘、名動長安、願交者衆。先生益閉户澄懷砥礪身心性命之業、不少息。以內艱歸、家居讀禮、執經者踵接於門無所容。先生自念嘗與逸庵先生言、宋四大書院、中州居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今應天湮沒無可問、當有以復之。於是相基柘東門外、創朱陽書院、以配嵩陽、補前代之缺遺。其一規制、科條一仿嵩陽、益兩地如一堂兩學如一師也。服闋、補原職。散館、試高等、授檢討、其勉學。猶庶常時。封公以事、在任旋里、請假侍親歸。增脩朱陽書院、生徒雲集、日講學課藝、無再出之意。封公謂豈以我歸、遂不復供職耶。督之北上、單車就道。值會闈分校、公恒

自矣、所得多知名士。屢經、御試、蒙嘉賞。又
上諭詞臣各書字一幅、隨書治法、堯舜、學
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不與書
駢詞麗句者較短長。無何疾作、復以假歸、決
意不出矣。殫力書院、爲經久之模。四方慕書
院者、競相饋遺、規恢益廣、雲構崇宏、舊士重
集、新學日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書
院、觸目皆適。自謂疾疢脫然、進學當無止境。
迺奄忽而逝、人共惋惜。予謂先生學優而仕、
固已身列侍從、籍註館閣矣。然其心始終一
於書院、而無他。其遊歷風塵、屢進屢退、特應
迹爾。其志或未竟、而考其造詣所至、謂之篤
學深識、成己成物、無愧也。遂庵先生殁後、嵩
陽無主、幾於樵牧狎遊、茂草充階。而竇氏子

姪科名方盛、繼述有人、書院常存、多士不去、先生可不歿矣。先生學兼體用、不克大有發抒、而仁言利溥、爲惠實多。其關通省利害者、則言之中丞方伯。關郡邑利害者、則言之守若令。而具請復二程祀田、尤有功先賢。昔杜審不肯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見美史冊、以今觀之、先生其爲杜審、不爲劉勝者歟。生平著述甚富、已授梓者、理學正宗、家規學規、泌陽學條規、朱陽書院志、禮闈分校詩、勸善歌、悲飢詩。未梓者、孝經闡義、四書闡義、聖學集成、天德王道編、樂飢集、事親庸言、婚禮、喪禮輯、畧、遊燕日錄、遊嵩雜記、爲學錄、尋樂堂文集、詩稿日錄、劄記、同志譜、晉遊草、藏於笥。

論曰、靜庵先生所學稟之性生、傳之庭訓、而

成於嵩陽者居多。其教於泌陽，經畫釐然，即以所學者見之行事，何其果歟。及其建朱陽書院與嵩陽相羽翼，規制科條若合符節，可謂不忘久要者矣。官京師，廉慎自持，講誦不輟，分校禮闈，無敢干以私，舉朝推服，可以徵所守。里居日，目擊時事，侃侃爲當事諸公言之，動中窾要，又可徵其學能坐而言，起而行也。予忝久交，每見其志期有用，不自暇逸，故爲之撰次，以著其仕學之實蹟，且以雪處士虛聲之言。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柘城竇先生行狀

徐永宣

本貫睢州柘城縣聚流鄉民籍。

曾祖三畏。

妣王氏。繼李氏。

祖如珠。廩生。

妣姚氏。

父大任。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

母李氏。封孺人。

先生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又號遯齋。姓竇氏。其先晉之沁水人。先生五世祖兌川公。始奉高祖妣賈太君自晉南遷河南之柘城。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值明季異學蠭起。慨然有倡明正道之志。再傳至封徵仕公。先生父也。先生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初六日巳時生。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輒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出語輒驚其長者。家貧。嗜讀書。窮亦苦不繼。先生喟然曰。昔

人鑿壁映火，以資夜諷，吾獨不可就月上卒讀乎。於時萬籟俱寂，寒風謖謖，更闌漏盡，而伊唔聲至卯不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歷攷先秦兩漢以來、唐宋元明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而先生曾不自以爲足。舉河南康熙十一年鄉試。一日讀大學章句序，蹶然而起，乃於大學一書沉潛反復，至五閱月不能釋手。而尤以誠意一關爲兢兢，故嘗以謂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自是研究五經注疏及宋五子諸書，立日錄以自記其所言動。日入則靜坐，以考意念之純雜。又立學規十七則，書之座右，省觀焉以自詔。又輯家規一冊，自報本、享祀以及少

長出入之節、閨閫之範、宗族鄉黨往來之儀、條分縷析、肅若訓典、毋曰晚聚家人子婦講明而切究之。聞夏峯、雎陽、嵩陽三先生講學於家塾、奉封徵仕公命、乃裹糧往見、適夏峯已前歿、而雎陽又被
召之京師、惟登封耿先生逸庵主講席於嵩陽書院、又數致書訂先生以遊嵩、一見爲之傾蓋、因留宿敬恕堂、數閱月而後歸。計六年凡五至、非封徵仕公召不遽歸也。其後就試南宮、與潛庵湯先生相見於燕臺之寓舍。湯先生遠宗二程夫子、徽國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窮究根柢、而於微詞奧義多所發揮。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會不第、將告歸、湯先生語先生曰、師道廢久矣。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

率、皆務爲雷同勦襲一切苟簡之術、以僥倖科舉、是豈聖人立教之旨哉。且自入粟之途開、今日捐秀才、明日納歲貢、其任廣文者名爲清流、實則銅臭子。誠一振刷之、所裨益非淺鮮。於是偕天下諸貢士　廷試、先生名在第一。二十五年丙寅、除授泌陽教諭。泌陽爲中州荒殘窮絕之境、先生至、具詳上官、大脩夫子廟、齋舍圮廢、并不逮宛丘屋小打頭也。先生於居民家鄰學宮者僦屋數椽、以棲著講習錄以課士、一倣考亭白鹿洞規、使學者知所淬厲。既又分五社、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延聘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長、以各糾其社衆、以申獎懲。復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之士、十五以上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

經小學、三日。一入先師殿、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至懷孟河津諸儒之學術純粹者、示崇正以黜邪也。二十六年冬、先生年三十有五、赴試禮部、中途見老人求濟、而似。不能爲乞者狀、傾其意悉以笥中資斧遺之。明年、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宛平王文靖公借崑山尚書公主禮闈、得人稱極盛。先生對策、論理學淵源最詳核。尚書公識其卷曰、此必大儒。及拆號、則先生也。京師傳以爲異。蒙　恩授翰林院庶吉士、所賜白金文綺、必遣人捧至里門、爲二人上壽、所以張大　君恩、怡悅親志也。逾年、迎養封徵仕公、太孺人至京師、退食承歡、榮於子舍。未幾、太孺人疾作、先生衣不

解帶者累月、夜則爲文謄黄、偕王孺人禱天以求代。不欲太孺人知、戒家人語毋洩。會先生幼子殤、忻然曰、幼子殤、已代吾母、吾母勿藥矣。其後太孺人卒不起、先生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晝壘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往逸庵先生嘗謂先生曰、有宋四大書院、吾豫實居其二。前人已往、後人未來、盍不以創爲因乎。先生請於封徵仕公、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之外、又於筠峯公祠右圍茅數楹、顔曰學箕圃。講習之暇、偕學者遊息其中。是時厥後、來學者日益衆。先生躬自督課、會文考業、一踵泌陽之法而加詳焉。三十二年癸酉、赴闕。

明年甲戌三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侍直南書房、御試渾天儀詩、書字一幅。上問

姓名、里居、科第名次甚悉。後四日、御試詞臣以豐澤園賦、理學眞僞論、先生文成呈覽、稱 上意、溫語褒嘉、賜饍與菓。封徵仕公思歸切、先生請假旋里、教授生徒於書院、寒暑無倦容。有勸先生仕者、先生曰、自淑淑人、出處一轍、子何區而二之耶。三十八年己卯、封徵仕公趣先生北上、曰、上方嚮用儒臣、從容翰墨、子寧不爲祿養計、以娛老人桑榆晚景乎。先生不得已、乃單車就道。明年春、値庚辰大比、禮部列先生名將上請。凡投刺脩謁者、悉令司戶辭不見。即宗姻故人亦罕得識面。旋荷 簡命、列分校之首。入闈之日、語同事者曰、顯俊大典。安得苟且塞責、以辜 聖明委任之至意乎。日啜杯酒接殷勤、

交情非不可念，然寧負友朋，不敢欺君上也。文場毷氉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寧蒙謗讟，不敢不畏簡書也。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年而抑耆宿，種種弊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殄我子孫，絕我先祀。爰作誓文，焚告諸公，益嚴敬之。凡所閱薦，皆虛公詳慎，不二王一律。撤棘後，得士二十一人，汪翰林武曹謂所拔皆奇傑士，至於未經閱薦者，皆嘆美感愧，執經以盡弟子禮。先是，不知先生者妄爲暮夜之求，計不就，轉而危其辭，脅以權勢。先生拒之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聽之而已。至。是亦深爲心折，迄今推服先生者嘖嘖不置。蓋所見無異辭，所聞無異辭，所傳聞無異辭也。嗚呼，豈易致此哉。其年夏，召至西苑，

御試。皇太后萬壽無疆賦、稱善、賜御書一幅。京師寺觀有作佛事、結醮壇以慶萬壽者、先生以天子爲社稷百神之主、乞靈二氏大爲不敬、乃設香案、望天叩祝、曰必三。其明年、上命詞臣各書字一紙、先生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上深然之。上知先生名久、將駸駸大用、而先生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却掃、不談米鹽細務、與宮府短長、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人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能容人、不喜道人過、至於忠孝之節、義利之辨、有關風俗人心者、則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邑有孀婦夫之兄

弟利其產，逼之再醮、不遂、邀結兇黨數十人劫之去。氏父日暮號泣於門以求救。先生白邑令捕治之、孀婦得完其節。貞源魏姓者家庭不睦、以求解忿、先生諭以敦崇孝道、又出家規示之、其人愧謝感泣而去。與人交任眞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在朝挺立無所附、足不一登鉅公勢家之門。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纔服官政、而屏居岩壑、其難進易退之風、眞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四十七年戊子又三月念有五日、先生甲乙書院課藝竟、侍封徵仕公食。有頃、日卓午、端坐而逝、是年五十有六矣。先是四日前、先生口占詩、嘗有年來物不滋、心累之句。自今誦之、蟬蛻

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廣漢彌留之言、先後一轍、此可以見先生之自信矣。先生娶於王處士爾躬女、封孺人。子三、長容端、增廣生員、前卒。次容莊、廩膳生員。三容遂、康熙四十四年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長適原任宜陽縣教諭張珏、次適庠生楊濬、三適庠生宋華金、四許字葉維棠。孫三、紃、容端嗣子。緡、容莊出。紓、容遂出。孫女三、容端出者一、容莊出者一、容遂出者一。先生平生以獎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教思無疆。人有一善播揚之惟恐不亟。益以人材天地之元氣、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棄置之、聽之孱弱。先生所以激厲栽成之備至、以爲根本久遠計。倘天假之年、而又得以大行其道、則其所施設

當不僅止是。不幸天喪斯文、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痛哉。今年秋八月、先生諸孤子容莊、容遂自柘城以書及訃走毗陵。永宣聞訃、慟哭失聲。痛定、乃爲位於草堂、衰絰以設奠、并以俟師若友之願見先生而弗獲者相率致弔、以洩其無窮之悲。既又發書涕零、卒讀諸孤子之告永宣者曰先君不幸一旦及於大故、顧惟立身制行、出處本末、皎皎在人耳目。今卜葬有日矣、倘無以銘幽堂而詔來世、則不孝之罪滋大。且知先君者莫子若也。永宣於是飲泣而狀之。永宣幸嘗辱收於先生之門、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默恨無以自樹立、重負先生所期許。而自去年以來、痛深削杖、風木餘生、追慕攀號、無所逮及、昏迷哽咽、懼

不能比事屬辭以相茲役，而誼又不敢固辭，因蒐羅軼逸、評隲成章，以附家傳之後。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執史筆者芟削云爾。謹狀。康熙四十七年八月日、制門人武進徐永宣狀。

朱陽寶先生紀畧　　張禎先

柘城　民齋賁先生乃明儒筠峯先生之孫、而道康先生之子也。生而穎異、五歲從道康公受學塾中、舉止儼若成人。八歲授易學爲文、即驚其長者。家貧膏火不繼、先笥遺藏盡銷兵燹。時省舅氏長公李先生、展視案上毛詩、心悅之、遂借讀竟其業。弱冠入邑庠、旋赴棘闈。太守陳公以先生新進、未諳音律、先以表判試其藝。先生舉筆立就、音韻鏗然、老生宿

儒謝弗逮。壬子舉於鄉、益肆力於文、自秦漢及唐宋諸大家、窮源竟委、矻矻寢食爲之、俱廢。一日讀朱子大學章。句序、躍然曰、道在是矣。坐思行吟、晨夕以之、更旁搜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等篇、以及先儒理學諸書、因作盤水歌以自警。立學規、定家法、毅然以聖賢大業爲己任、不復攻舉子業。時登封耿逸庵先生脩復嵩陽書院、一時稱盛、先生致書商所學、相得歡甚、遂爲忘年交。六年五至其地、互闡仁孝之旨、力肩開承之寄、徘徊雙柏疊石間、魚躍鳶飛、天光雲影、皆道機也。當是時、先生屛舉子業幾十年、一旦聞逸庵先生忠孝之言、遂翻然改曰、有志聖賢之學者、獨不可即舉業爲理學耶。爰作論以發其意。後先生

捷南宮、竟以理學策擭售、京師傳其事。先是、壬戌下第將歸、潛庵湯先生設館留止數月、商確古今。潛庵先生知先生學有本原、道可覺世、力勸就教職。丙寅、諭泌陽。抵任後、焚文以告先師、朔二日講學、十六日會文、訓生徒一準考亭白鹿洞規而加詳焉。立五社、置勸善規過簿、付之社長、稽其善過以示獎懲、更起童子會、聚邑中子弟十歲以上令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令讀小學、孝經、講幼儀以開導之。質諸古者小學教人之法、蓋從先一轍也。以故人心競奮、士風丕變、破學校之例、執贄受業者趾相錯。去之日、子弟攀轅、父老遮道曰、以師道而父母我者、實惟賓公云。戊辰成進士、讀書中秘、願交者衆。先生抑然自下、

省克益密，甘淡泊，絕跡於權門。佚庵郭先生贈以句曰：官是條冰君自耐，捧盈執玉問前賢。可以狀先生之概矣。未幾，丁內艱，歸，讀禮餘暇，闢朱陽書院，以詔來學，規畫與嵩陽相埒，而講學會文，仍踵泌陽之法，一時學者爭赴焉。及再補授檢討，侍直　南書房，益治所學，以備顧問，不稍苟且爲進取計也。　御試翰林，論理學眞僞，先生喜曰：是可以正學入告矣。乃上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下及漢、唐、宋、元、明諸儒源流眞僞之辨者甚悉，具載甲戌五月日錄中。兵部右侍郎李光地奉　命視學畿輔，遭母喪，有請假九月之疏。先生忿然作色曰：人心至此，尚何言哉。會給諫無山彭公疏劾之，先生侃侃正論，再三

陳書利害、不少顧忌。其所以存天理而植民彝者、衛道之力至堅定也。及彭公之謫河干、勒限出京、舉朝無敢省視者。先生挺然獨往、爲賦孤鴻海外來一章、祖於道、嫉彭公者自是嫌先生、先生遂决意去。歸田以來、杜門郤掃、著書自娛、接引後學、慇慇懇懇、而弟子日進。蓋自嵩陽撤講座、中原文獻之傳盡歸朱陽矣。己卯、道康公促裝北上、不得已、單車就道、一復入都。輦下諸公想望丰采、先生未嘗妄交一人。庚辰大比、禮官列名以上、先生謂簾俊大典、勿得苟以塞責、凡投刺請謁、概辭不見、即親族亦不得識其面。有妄爲暮夜之求者、廹以權勢、先生曰、國法不我宥、此心不敢欺、吾行吾直道、禍福何有焉。及視事、矢公矢

愼作誓焚告、諸公益嚴憚之。每閲一卷、必想其人之心術學問、品行經濟、異日足爲國家用、乃力呈薦。稍涉險僻僞體、輒抑之。黜棘、所得皆一時耆宿、衆論題之。長安四君子之稱、先生則首推也。其未經薦拔、搜閲遺卷、見先生憐才苦心、溢於毫端、咸感激泣下、介所知受業於門。上命詞臣書字、先生敬書綾幅以獻、其詞曰、治法堯舜、是謂至治。學宗孔孟、是謂正學。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外綱常倫紀而別有移風易俗之術。孔孟之傳、仁義而已矣。未嘗罷詩書易禮而別有脩已治人之方。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治教之統、百世不易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一事有一理、一物有一理、自然見得此。又指言窮理之要、主敬存誠之功、以明治教之必由乎、此也、再試　皇太后萬壽無疆賦、稱　上意、賜御書、加俸金將駸駸大用、宰執以下爭相引重、而先生之德業聞望徹乎上下矣。値　萬壽聖節、京師寺觀結壇設醮以慶惟恐後。時先生以　天子爲社稷神人主、邀靈浮屠大爲不敬、草疏千餘言、欲上格於勢。汪涵齋大理亦以親老勸止、請筮之得遯之晉。先生憮然久之、曰神明示我矣。取疏稿焚之、更其居曰遯齋、作歌以自况。明日、遽請假告歸、宗姻僚友不及知也。大學士京江張

公聞之，詣其門日，稍留數月，即列薦章，何亟去爲？欲令吏部撤回請假之疏。先生固辭，乃止。出都之日，行李蕭條，琴書外無長物，飄然引去。一以傳道吾徒爲汲汲，從容禮法，涵泳性天，即事觀理，因人施教，遠近學者仰止高山，履滿户外，講舍不能容。先生顧而樂焉，以爲成己於斯，成物於斯，明道即所以行道也。朱陽片席，可終身，竟以是卒於家，年五十六歲。訃音所至，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四方有志之士以未得親炙爲恨，其執贄靈座前者，則郭子含章、韋五六君子也。至歸德郡屬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流涕失聲。愚夫愚婦賣粟易布，以臨其喪，噫，非先生窮理盡性，隨人隨分行其所學，誠能動物，何以得此於人哉。

門弟子董喪、具襯含殮、朝夕哭奠、服心喪三年、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聖道遞衍、五百年必有名世。先生崛起襄陵、不由師授、而自得夫斯道之正傳、闢學之荊榛、循學之塗轍、歷學之階級、躋學之堂奧、溯源於濂洛關閩、而上達乎洙泗、其剛健明睿之才、廣大寬平之量、難進易退之操、純粹中正之脩、紫陽而後、直與河津相頡頏、自餘諸子、固不能無醇駁偏全之憾也。頴先問學有年、微言與義不敢妄窺、姑以所見所聞者摭拾一二、以補傳誌之缺、而未備者、俟後之君子或有採擇焉。栢城門人張頴先頓首敬紀。

拾遺

先生爲童子時、不作嬉戲態、就志詩書、日一晚

莊誦無倦容。平生少過舉、即偶不及檢、一經道康公指示、便終身不蹈前轍。

先生賦質羸弱、讀書自平旦達午夜不休。道康公懼其勞憊、命止之、自是吚唔聲二鼓即罷。後細察之、竟以衣被蔽其戶牖、端坐默誦、不減舊時。

家貧、膏火不繼、時乘月坐讀。案下置石礎、横足其上、嚴冬盛暑、不知風寒之浸入也。後十八九時、中足疾、時作時愈、爲終身沉疴。嘗戒子弟曰、偶爾疾恙、必須拔去病根、使精神完足、方好理業。愼勿以强壯自恃、養成病根在這裏、一有所觸、便縛累百端。

道康公年近八旬、矍鑠健飯。先生雖病中、侍側恪謹端莊、必齋如也。私室燕處、聞咳嗽聲、

必肅然起敬。一日病坐席端、道康公忽至、不能起立、坐又不安、因仆臥席上曰、如此庶差安爾。

右李圖南記

先生外舅王伯叔先生厚重寡言、爲人拔累至縣庭。邑令廉知其故、釋之。後令見先生曰、子壻貴顯、而外舅緣事、何弗早通一言。先生曰、老翁原來無事、賢父母自能白之、何須多言。

性不嗜酒、然壘無盈溢。嘗與親故夜飲、坐客跛倚欠伸、不克自主。先生終夜危坐、言笑自如。翼日省覲、先生應事讀書、不改常度。

右張頴先記

初遊嵩陽、與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宋體仁

間以文字相質。後數年、先生再至、偶閱一生文、謂其筆法思致與體仁同派。體仁聞之曰、相隔數百里、濶別近十年、於時藝末技、先生猶眷眷不忘諸心、其汲引後學至意眞令人永矢勿諼也。

先生初登賢書、謁房師雪塘谷公於滎陽官署、谷公居以別館。一日微服出覘、衆賓競逐戲場、先生獨正襟危坐、手持一卷不忍釋。谷公嘆曰、斂脩年方弱冠、涵養純篤乃如此。後谷公歿十餘年、先生授館職、將過陵縣、其子命侯夜夢谷公謂之曰、爾弟遠來、骨肉聚首、早宜掃除相待。既覺、命侯異甚、遂如夢中語、設榻以俟。日未及午、而先生至矣。先生少命侯數歲、故云弟也。翌日先生設祭墓左、涕泣

失聲。覘命侯夘昆季、留數日始去。

右楊濬記

先生年十四五時、過馬頭集、偶憩蒙館、見幼童跛倚無禮。先生曰、幼年子弟、須舉止安詳、語言恭敬。豈師不在位、遽爾放縱耶。諸童凜然。至今先達長者嘗舉以爲訓

右張壯猷記

劉君嚴濟寬訪先生於京邸。值庚辰大比、聞客至、君嚴避屏風後。一貴顯倉皇而入、執先生手曰、今日奉某公之命來、願闈中稍徇情面。先生正色拒之曰、某止知有　朝廷、焉知有某人。其人怒目而視曰、獨不自愛功名耶。先生曰、功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妨。倘此事存一毫私意、便天誅地滅。其人拂衣去。君

嚴曰、先生無過於嚴厲乎。先生曰、如此絕之、猶有貪污其行者。若猶豫持兩端、未有不致身罪戾中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早辨也。

索公之子託賢爲先生禮闈所得士、索公言於朝曰、小兒叨與科第、外人曾有物議。否京江張相公曰、以明公貴盛、易來物議、但出寶君之門、物議自無爾。後索公數延相會、先生辭不見。索公歎曰、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於寶先生益信。

先生季嗣容遂婦陳氏來省京師、未數月被盜、京師傳曰、寶先生被竊、大屬異事。侍御宋公朝楠來慰問、知所盜者盡陳氏粧奩物、乃相視而笑曰、我固知先生無可竊之物也。

或問先生宜居何官、先生曰、天下無一不可爲之官、惟治河一事、似非人力之所能勝也。時河工方急、每閱河臣奏章、必熟思詳審、書之於冊、以驗成效。

壬午、請假同官僚友多不及知。大學士京江張公詣邸舍慰留、久之、欲撤回請假之疏。先生辭曰、某以病軀、恐負　聖明優渥至意。今日請假、不過暫爲養痾計、病痊即當馳補爾。院長慕廬韓公、尚書阮亭王公、給諫實齋陳公諸先生、各致意殷切、先生具婉言固辭、乃得歸。

右程兆鵬記

耿逸庵先生屬纊時、戒其子曰、平生知交、惟實先生一人、一日不違、當求作傳、自能道我

心事。後訃音至，先生爲位以哭。傳既成，曰：「庶幾無憾於耿先生也。」

先生再補京師，居室狹隘，從者不能甘，相繼辭去，諸子親爲應門傳命之役。每風清月皎，繞坐膝下，游泳性天，灌溉詩書，油然樂也。

先生偶與蕭會、李剛主私勘坐客，曰：「惟靜庵先生位望俱重，而最謹飭，可法也。」因思人容貌有三種：有一種隱然天君在內，線索默默提掇者；有一種面目四肢飛揚依附，與內無干者；有一種內亦無主，外亦不枝，頹然塊然者。而三者之分，形則千萬矣。

右鍾德音記

先生眞容有二：一爲長洲張公鵬如所請，列張公遊嵩圖，與耿逸庵先生並位其中，時年

四十有一。一爲門人許詒孫所請、寫京師課子圖、先生正位、莊、遂二子側侍、時年五十、諸公多所題咏許跋、藏於家。子弟有以影堂爲請、先生曰、影堂甚無益、鬚眉神情一有不肖、便是他人。後世子孫欲識吾眞面目、當於所著書冊中求之。能窺得書中精意出、雖越百世如見其生。

先生家廟三楹、在廳堂東偏、祀高、曾、祖、考四代、代各一龕、俱南向。時道康公主祀先生於母李太孺人、另置一龕列東牖下、西向、每鷄鳴盥漱整衣冠入祠、三揖。朔日獻新、望日焚香、率家衆男東女西、序列秩然、各四拜。遇端陽、中秋、重陽等節、俱如朔日儀。惟元旦設祔位、祭從豐。墓祭用清明、七月望日、十月一日。

鄉俗、正月三日墓祭。先生謂神主俱列祠堂、過十六日始撤祔位。此祭非宜。大祭春秋用二分、冬夏用二至。前夕、遷主於廳堂。中位高祖考妣一桌、以次而東祔前曾祖考、再前祖考、再前考三桌。以次而西祔前曾祖妣、再前祖妣、再前妣三桌、共七桌。果蔬肉各五器、湯飯每位一器、孫祔於祖之旁、孫婦祔於祖姑之旁。燃燭、行九拜禮、獻爵、讀祝、主人以下各朝衣公服。祭畢、闔門少間、撤饌、請主復入祠堂。値太孺人忌日、齋戒沐浴、奉主廳堂、行九拜禮、獻爵、讀祝、如分至儀。素服蔬食、黯然神傷、皇皇如有所失、不接賓客、不與外事。居宿於外、歸自讌會、請召、必入祠一揖。將出行、五日以內入祠三揖、十日以外焚香再拜、歸亦

如之。間有疾病、不能朝夕展謁、憊必焚香再拜、致繾綣孺慕之誠。

右實世英記

舊例、翰林與分校者擇資深望重二人、先擧易、詩二籤、謂之領房。先生以爲言、總裁難之。先生曰、此國家崇重儒臣之體則然、今渾而無別、若擧經房在諸衙門後、位次卽在諸衙門下矣、不懼陵夷過甚乎。且今日之言、皆從國體起見、不敢使後人以今日爲口實也。總裁謂籤雖統擧、位次仍宜照衙門可爾。及擧籤、兪公長城第一位、卽擧易一房、先生第二位、卽擧詩一房。衆大驚、以爲若有使之者。先生曰、不如此、不足見天理之可信。周子聲藕以闈卷質諸許時庵侍郎。許公閱

至念念代旁燭之明、時時作清夜之觀二語、鼓掌大笑曰、技至此難入時目矣。設賓先生得此命中無疑。先生闈中果以此句相賞力薦乃售。

侍直出、同官有謂先生曰、中使某爲買房計、有所索、願轉致。先生曰、禁庭何地。容人賄中使耶。上用儒臣、甚隆眷、汪若狥此輩之欲、萬一發覺連坐、悔何及矣。急宜謝絕、勿得扶同、自爲厲階也。

右唐會午記

同姓某。遺厚貲欲聯譜、先生曰、的繫同宗、何須厚貲。如非同宗而强爲聯譜之說、是以貨取之矣、偵其意、果欲藉此以逞私忿。因戒子弟曰、遇此等須嚴以絕之、無得苟貪一時之

利致使貽累終身。至同宗嫡派，其行輩稱謂自宜劃然分明，貧富貴賤非所論也。

某兄弟爭庶母之禮，來質先生。曰：禮，父妾之有子者，以庶母稱，所生子服三年之喪，嫡子及庶子齊衰杖期。若無子，則不得以母稱矣，何服之有。其人爭辨不已。曰：禮制之嚴，名分之不可踰越，則知之。至家庭常變之間，非所知也。此事繫乎日之正名與否，不在此時爭辨。宜各自全愛，勿傷手足之情，不亦善乎。昔明世宗以藩王繼大統，總欲以私情帝其父興獻王，稱皇考，入太廟，極其情未有已也。當時張孚敬附會其意，以爲宜然，而楊廷和諸公力爭之，不得。至今公論定矣，則帝興獻者爲情之過，而去皇考之號，別立廟以祀興獻

王者爲禮之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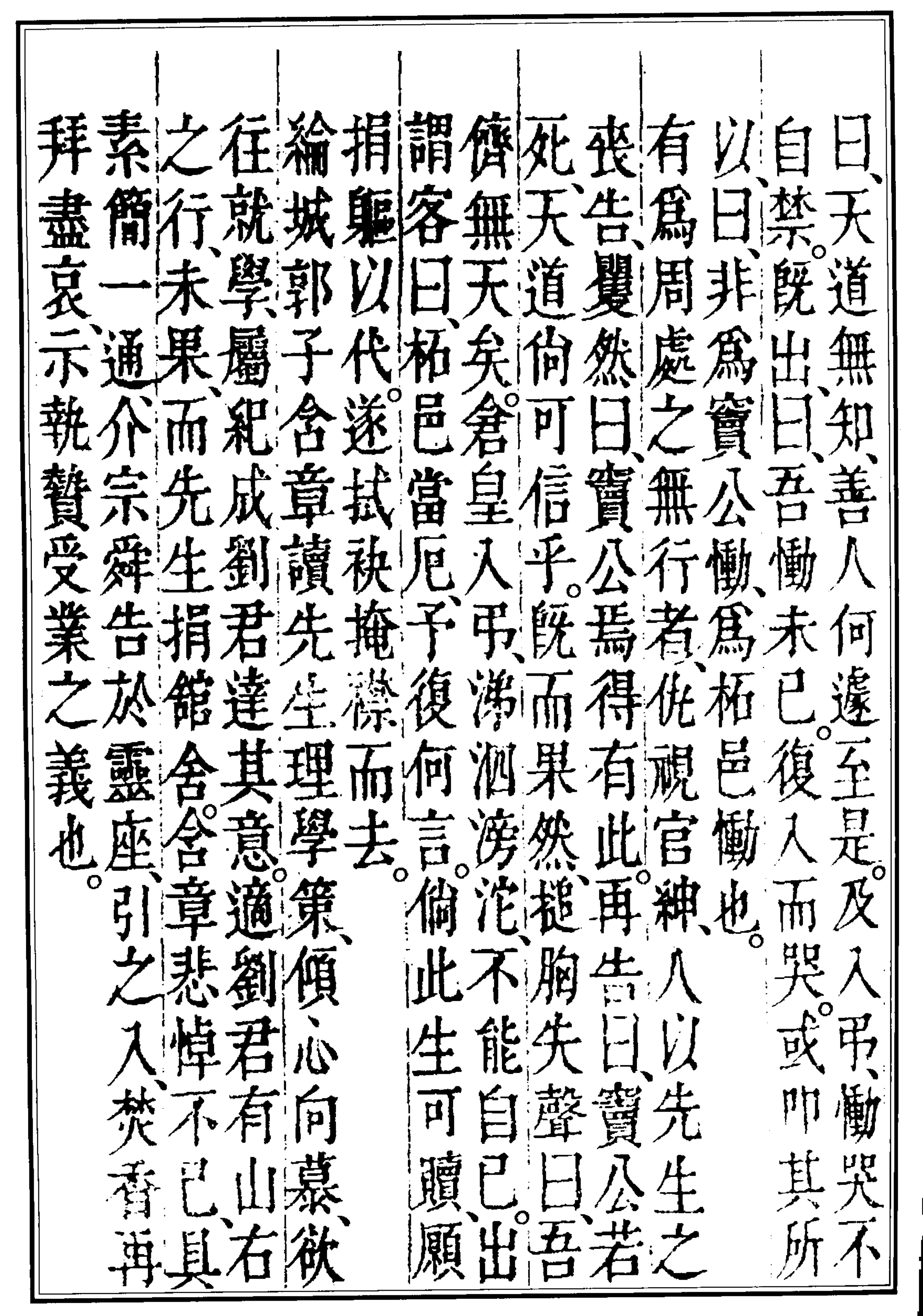
右田元龍記

江南學使者與先生有舊，一生挾八百金求通於學使，先生曰：以此濫入膠庠，奈屈抑寒素何。力絕之。崑山尚書徐公聞之，曰：眞古君子也。愛一言，辭八百金，尚有別事可移其操乎。

假歸後，貧窶益甚，然未嘗片晌輟讀。嘗覿姻婭於別墅，三王人既退，然燈默誦，不覺曙色侵聰。歸語諸子曰：昨藉某親餘膏，快讀一夕，不似家居日，方意與勃然而燈油不給，只得掩卷就寢，未免間棄光陰，爲可惜也。

右程　璞記

一餓夫行乞於市，聞先生歿，奔號如有所失，


曰、天道無知、善人何遽至是。及入弔、慟哭不自禁。既出曰、吾慟未已、復入而哭。或叩其所以、曰、非爲賓公慟、爲柘邑慟也。

有爲周處之無行者、侁覘官紳、人以先生之喪告、矍然曰、賓公焉得有此。再告曰、賓公若死、天道尚可信乎。既而果然、搥胸失聲曰、吾儕無天矣。倉皇入弔、涕泗滂沱、不能自已。出謂客曰、柘邑當厄、予復何言。倘此生可贖、願捐軀以代。遂拭袂掩襟而去。

綸城郭子含章讀先生理學策、傾心向慕、欲往就學、屬紀成劉君達其意。適劉君有山右之行、未果、而先生捐館舍。含章悲悼不已、具素脩一通、介宗舜告於靈座、引之入、焚香再拜盡哀、示執贄受業之義也。

右黄宗舜記

宋犖

祭文

嗚呼，公之健筆凌霄，驚才破浪，鬧舉世之羣蒙，而忽脩文於天上。瑤宫闐虚，左以待公，公之才亦可以不讓。然而天下事之待公匡濟，待公黻黼者多矣，乃一旦掉頭而去，弗顧也，其誰不愴然而悲，延頸而望。嗚呼哀哉，吾心尤悵。公之先世，碩德名門，正學克家，代有聞人。門閭待公而益大，學術待公而益真。彼蒼者，蓋以公爲碩果，而將以大啟乎斯文。故公之生而徇敏，砥行敦倫，讀書守道，孝友睦媚，以聖賢爲必可至，而力行不怠，以終其身。率其規繩，孜孜循循，由湯耿諸公而上達乎濂洛關閩。誰則疑其岐路乎。請觀其友于兄

弟、而誠身明善以悅親。道積於身、爲學者師、貿貿如雲、樹德務滋、蘊自淑以淑世、宜乎其蘭桂之蕃枝、且將以眾棟乎天家、而霖雨乎嘉師。何彼蒼蒼、不憖遺斯人也、使後來者聿觀厥成、而黽勉以效之、況高堂之白髮、日掩袂而哭兒、在傍觀者且難堪也。公在芙蓉、何以能宴然而弗思也乎。嗚呼痛哉。予老倦遊、引年入告。 聖王深恩、丘園許蹈、歸南畝而懸車、尋商山之同調。念朱陽之高蹤、如溫公之年少。咸能不改乎初服、可以相視而一笑。誰知今日而忽有玉樓之詔。在公之德劭化齊、固可以無憾也、而太上忘情、夫豈尋常者可道。嗚呼哀哉。是月之吉、公歸寢園、挈子及孫、遠在長安。予以衰憊不能引棺。 嘉壯與

吉酒、一觚道於庭前。靈其格止、在雲在天。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　汪晉徵

嗚呼、良友之情於三百篇中見之矣。白露伊人感於時也。唐棣室遠、感於物也。而況哲人云亾、其時物之感、更倍於昔人、非第言其情而已。思其品行、思其道德文章、思其敦風善俗、卓卓可紀者、而不能一日去諸懷也。今訃音一至、不覺其言之長而思之永矣。聞之古、有暮夜却金、閉門卧雪、長聞阿堵、恥受羊裘、如是之人者、而今不可得也。先生自通籍來、閉戶不妄交遊、耿耿自守、雖空乏而其中澹然。客有以非分之事相干、即拂衣而起。其品行之可述也。將無同聞之古有非先生①之法

不行，非聖賢之書不讀，道風彌劭，至德可師，如是之人者，而今不可得也。先生講學朱陽，司鐸泌縣，上溯濂洛，下接薛胡，所投契者雖陽所切磋者嵩陽，而學是以大成。其道德文章之可傳也，將無同聞之，古有一門輯睦，三黨雍和，女子盡知其號，細人亦畏其名，如是之人者，而今更不可多得也。先生五十餘年，入則孝，出則弟，坐而言，起而行，足以挽澆薄之人情，足以化驕淫之好尚，而不止柘城一邑，寶姓一族爲之丕變也。其敦風善俗，卓卓可紀者，將無同。嗚呼，不謂今日而有如是之人也，不謂今日有如是之人而竟逝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子之哭先生者，如斯也，他如讀書中秘，其名盛也，屢邀寵錫，其家榮也，

分班傳直、其職勤也。校士禮闈、其行端也。人所同也、猶未足以盡先生也。予以平日自托於相知之深、是以無諛詞、言愈長而思愈永也。哀哉尚饗。

祭文

麥紹雯

嗚呼、公其溘焉云亾耶。予輩與公爲同年同官、交最暱。中間離合聚散、不能一致、然氣誼道德之合、不以時地間隔。自公歸里後、時時聞講學朱陽書院、以嘉惠後學。比歲聞公客晉、竊意一至長安、欣然道契、濶。未幾復歸里。距今甫一載、不謂奄忽聞以訃音至也。嗚呼痛哉。公性至孝、自遊學四方以至居官、大抵皆瞻戀庭幃之日多。今道康先生春秋高、方幸得依依子舍、紹明家學、乃一旦賫志以逝。

廻念高堂垂白，名山之業未終，此子輩所爲於公之殁而不禁潸然流涕，以悲也。公自少賦異稟，濡染錫峯公家學，屬文不屑爲柔媚婞婟，務抉理境。王子膺鄉薦，六上公車，遂銳意著書，奮發必爲聖賢。從夏峯、睢陽、嵩陽諸先生遊。既又官教諭，昌絶學於泌陽。戊辰始提南宫，入庶常，一時館閣諸鉅公爭相引重，延譽不啻口出，羣以公輔器相期許。既解館，益思以人品學問答王知，不肯稍與時俯仰。雖領史事，好講求性命之學，與吾輩素心相對，輒議論風發，剖晰毫芒。自宋明以來，理學諸儒支分派別，與學問所從入，莫不洞悉其源流，而素所持循，總歸於深造自得，絶去一切門戶蹊徑。其或發爲文辭，原原本本，若

濟漾激湍之水，憑高而注，間發爲詩歌，以道其胸中所自得，有春風舞雩氣象。予輩毎謂以公之才，使久官於朝，稍出其緒餘，與時賢相角逐，未必不比肩接踵，而公不顧也。甫入仕，即乞請歸。比復來，一受館事，分校禮闈，遂天子特達之知，未幾又以假歸。今年五十有六，而遽嶄然以死也。嗚呼痛哉！公官泌陽日，集諸生講學，立爲科條，倣朱子白鹿洞規，一時人心競起，士風蒸變。常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至懷孟河津，擇十五儒之學術純粹者，示傳道正統。既絕意歸里，益與學者明正學，典復書院，聚生徒，負笈朱陽者踵相接。嗟乎，世學淪喪，大道榛蕪，有能抱殘守獨，振響於空谷之中，於以紹承絕學，嘉惠來者，不

可謂非斯世之幸。而公溘焉逝矣，豈非天哉。雖然，公所著書凡數千卷，皆可必傳於後。而又有丈夫子二，皆能讀書克纘先業。季君已登鄉薦，異日必能竟公未竟之志，以報公於地下，而慰道康先生於堂上也。公其可以無悲矣乎。嗚呼，尚饗。

祭文　　劉坤

嗚呼，風雅淪亾，典型失墜，此人世所同悲，亦我思之不閟。豈第山陽之笛聞而摧心，流水之絃撫而隕淚也哉。昔公之結髮也，雄才卓識，不可一世。溯流濂洛，廻狂瀾於洙泗，入室而操其戈，登堂而嚌其胾。蓋予於斯時，亦嘗竊聽於下風，而慨慕夫大儒之一二矣。予與公相距數十里，而長公者數歲，其列鄉

校、借吏計、受知禮部、讀書中秘、皆幸而祖鞭之先試。既結契於金蘭、更倩投於臭味、遂乃申之以婚姻、俾我子孫世世勿替焉。嗚呼、人生斯世、聚首何難、分襟何易。公歸在田、予則留滯。公入在　朝、予則整轡。十餘年往來相仍、其在官而與公談者曾不能數以歲計。既而公賦遂初、引疾去位、予亦養痾歸里、考槃獨寐。公則登皋比、設講肆、鼓洪爐陶士類、尋墜緒於溯洄、發羣蒙之鄣蔽。超流俗而迥出、排士林而拔萃。予方喜鄭君之鄉、朝發夕至、庶幾問難往還、不我遐棄。砥礪文章、礱磨道義、頻握手而促膝、亦暮年之樂事。孰知人之云亡、天不慭遺、予方有志未逮也、而公竟縹緲而高逝。嗚呼哀哉。公之孝友、在庭闈之間。

公之惠澤，在桑梓之地。公之振鐸泌陽也，則循循善誘。公之遊宦長安也，則侃侃自遂。而予與公居同方，官同寅，婚姻之好，繩繩相繼。嗚呼，哲人萎矣，能勿涕泗沾衿哉。有酒在尊，釀花漬桂，有肴在俎，藉蘭蒸蕙。公靈未遠，胡不斯戾。來格來饗，既飽既醉。然而子雲已没，爭負侯芭之土，萬石初亾，旋立石相之祠。公其知之乎，未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　　潘成雲

嗟我夫子，惟天受道，嵩嶽降靈，金姿玉質，山峙淵渟。少而篤志，長徧羣經，苦思力索，宵月晨星。慨歷世變，異學爭熒。或入權數，或遁空寂。文章斯世，虛辭炫聽，紛紜糾錯，大道將瞑。我師憫然，廼立仔肩，孑然寡徒，邈矣前賢。世

德堪求、心猶歉焉。緬彼耿叟、知覺獨先。嵩陽倡道、濂洛正傳。賞奇質疑、抉奧窮淵。上追孔孟、自宋而還。懷孟河津、前後相禪。資學雖異、惟中不偏。窮理居敬、知所並專。不矜提悟、亦化蹊筌。紫陽以後、及得眞詮。篤峯之學、久而益宣。嗟我夫子、仁孝性成。怡然色養、嘻若孺嬰。孔懷式好、念彼脊令。夫子立身、執玉捧盈。不欺暗室、無媿獨行。夫子與人、煦物若春。既非矯俗、亦勿同塵。推心置腹、恕以成仁。嘉惠後學、誨之諄諄。規摹鹿洞、教首明倫。黜浮去華、立品惟眞。惟予小子、忝附桃李。憶昔燕都、獲親杖履。示我正宗、淵源性理。許以近仁、大道可跂。提命有云、居官蒞民、實心而已。敬佩斯銘、九年於此、言猶在耳。邈邈河山、神飛千

里。詎期一旦、倏隔生死。誰作楷模、疇爲仰止。撫摩手澤、音容恍似。盼望窮天、嗚呼已矣。嗟我夫子、文章宗匠、吾道干城。近紹祖父、遠接周程。朱陽立教、閱世無更、寧必大行、處困而亨。老而彌篤、殫力竭精。形衰而敝、大命斯傾。蕭蕭講幄、寂寂琴聲。哀遍遐邇、靡不涕橫。山高水長、不替令名。深衣有待、啓我後生。薄宦羈、足、勿克擔簦。炙鷄絮酒、千里寸情。靈其有知、鑒此微誠。嗚呼、尚饗。

祭文　徐永宣

昔在庚辰、獲登公門。慚非國士、付以斯文。如陛得韓、如歐得蘇。掄才擇玉、不遺珷玞。二月之尾、拜公邸舍。長其羽毛、借以聲價。東歸將母、菽粟飲水。九閭江花、跳丸若駛。歲在癸未、

公亦假旋。侍封太翁、問衣燠寒。東門之外、歸然書院。講學溫經、爰集羣彥。春山朝秀、秋堂夜空。師弟辯難、寸筵巨鐘。退居洛下、司馬溫公。教育英才、胡安定公。有勸公仕、公語從容。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出處一轍、孰為異同。公在朝廷、難進易退。士夫景仰、巒若泰岱。雎陽嵩陽、為折行輩。朱陽者述、紫陽聲欬。正學昌明、異學芟刈。湯耿不亡、賴有公在。宣幼陟怙、創鉅痛深。淚不盈掬、被面涔涔。慈母晝荻、孤兒囊螢。書聲紡影、一燈青熒。我公抚十、僕倖成名。感恩知己、寸心怦怦。客秋七月、麻衣如雲。棘人圞圞、摧心泣血。手書存唁、發函而哭。哀誄遠將、清尊遙酹。感慨交加、彌增痛絕。歲月一週、俄得公訃。痛緒因仍、噩夢錯迕。為位

草堂蕭瑟，零如雨。山頹梁壞，殄瘁是懼。三靈震驚，五嶽縞素。豈惟私情，以天下故。將飾柳車，懷悲薤露。齊衰加絰，哀感行路。秋氣惻惻，凉風脩脩。脩脩聆彼淮水，嗚咽不流。千里奔喪，凄凉束芻。三年築室，依藝松楸。負公萬端，抱痛終古。公降在茲，鑒此哀苦。嗚呼哀哉，尚饗。

柘邑鄉衆祭文

嗚呼！太史，吾郡之望也。出則黼黻皇猷，紹伊周散望之業；處則昌明正學，衍關閩濂洛之傳。尋關精微，非吾民所能知，亦非吾民所能言也。而獨有實受其福，不能忘者，敢陳其畧。曩者軍需之征，好事者藉此以邀利，我公直言無隱，曾犯當事之顏而不顧，而額外之誅求以釋。近者天災流行，自了者逡巡而不前。

我公毅然敢任，幾觸守令之忌而不恤，而災祲之拯救實多。他如蠲河郲、緩國征、全孀婦、罷練總、遏淫祀、懲蠹役、憂國憂民、維風勵俗，不可勝數。孰非我公之仁心爲質，德普萬姓，此誠吾民之所寢食寤寐、耿耿於心而不能忘者也。乃不意未獲一日之報，竟一旦舍吾民而逝。追思往事，何以爲情。亦惟熱爵拈香、痛哭流涕於我公之靈而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輓詩　郲邑里民雜录並序

公道氣溫然，天性和樂。如冬之日，如夏之雲。士蒙其教，民被其德。鄉邑城市，永歌不衰。今茲逝矣，民愈不忘。長歌當哭，亦以誌感。

柘邑差煩接比鄰，年年艱苦患長貧。九卿闔令從如火，一日沾恩宛似春。誰謂深山能避役，須知直道可生人。飄然仙馭乘風去，桑梓歌思淚滿巾。

立雪執經自年年，孔顏樂處得眞詮。性命文章無二道，淵源有自家學傳。救民常比稷與契，致身東觀賡堯天。才雄紫殿驚三島，名馳青藜遍九埏。滿袖清風御爐重，兩階花磚步幾還。玉堂喬木春陰遠，瀛海恩波夜雨添。天子屢經試鳳閣，同時誰不推公賢。中州才名公獨擅，錫予宸翰御墨鮮。歸來東山日高卧，琴書劍佩何芳妍。一夜東風凋玉芝，襄山碑作峴山看。父老吞聲哭未了，歌謠遍野淚潺潺。

天生哲人、賦以異資。幼而聰慧、長而穎奇。道既大成、斯文在茲。爲國家瑞、爲鄉里儀。掇取青紫、視之如夷。翔步翰苑、摛藻名詞。聲聞經遠、天顔嘉之。爰錫宴觴、酌以玉卮。歸奉親闈、聿舒孝思。鄉國榮焉、稽古之施。給假南返、潛思著書。濂洛關閩、天祿石渠、罔不搜羅、豈但五車。先哲爲友、朝夕與居。斯教未興、實乃在予。拮据孔瘁、慎惜居諸。四方來從、孰憚途迂。延之東壁、董以程朱。邑有庇政②、孰恤民瘼。公心惻然、如已痛癢。上書中丞、下慰蒸黎。河潰四決、派橅金堤。萬姓淒然、公爲安折。繼查荒蕪、邨落馳驅。民之憂矣、復爲籲呼。公爲奮然、爰去其萊。兆姓怡怡、倒懸庶蘇。賢哉先生、懋昭其行。始於孝弟、移於闕廷。達乎朋友、及

乎著生。方爲霖楫、以抒忠貞。家世顯懿、蘭桂
疊榮。作賓王國。濟濟羣英。胡爲奄然、遽返蓬、
瀛。鄉閭駭。然、巷哭罷舂。嗚呼哀哉。桐藥初飛、
窮詹告驚。露晃罔出、輿情悲鳴。持航陳詞、以
攄其誠。如可贖兮、欲捐其生。
造物啟。哲人、穎睿乃其性。夙負殊異質、懋學
崇、其正。發憤忘其食、孰云委命。力行蹈其
誠、脩己。維以敬勉。茲聖賢功、篤志安以定。既
已優。且遲、更向名山。訂風雨既不輟、寒暑亦
弗竟。歸來道在是、可與古人証。公車赴燕臺、
道大自能用。　天子虛前席、窮論誰能更。數
輟。金蓮炬、曾擬二蘇。盛送。親歸去來、歸來就
三徑。東郊渦水濱、絳帳說六經。尋樂希孔顏、
兼及曾思孟。四方學者徒執贄、嫺歌詠循循

下學問、詎曰子卽聖。桑梓苦艱虞、時爲一酬應。河工歲云急、不容忿虎横。檢荒多暴斂、時以洪論諍。軍需遍千家、走書平其政。兆人久安堵、惠澤及億姓。公何舍我去、騎驂上帝庭。籲天天蓋高、含冤不能聽。願公世德芳、億兆蒙其慶。公其如在兮、輀車且送迎。

輓詩　　魏玧

朔風列列送行旌、夾道素車揩砌迎。悵望暮雲鳴墜葉、空郊一盞奠先生。

會葬豈期千萬人、輿情接踵弔高墳。從茲拋却黔黎望、野哭喧闐激水濱。

先生去後幾何時、時事難堪衆莫支。誰起伊人於地下、重來桑梓沛恩施。

輓詩　　劉玉威

蒼天何意喪斯文、夢裏兩楹今又聞。堂前弟子知多少、繐帳遥憐冷暮雲。

前書未返後書來、素簡不堪和淚開。朱陽纔刻嵩陽稿、二老重訂在夜臺。

舊集嵩高文意氣深、慇懃爲寄解囊金。音書遠道可能達、恐負先生屬託心。

十五年前舊識荊、柴門每過話青燈。從今寂寞嵩陽路、二室誰登最上層。

奇字曾從中祕看、十年絕學獨登壇。玉京歸去應含笑、家世傳薪有二難。

純孝長兄嗣落成、曾題聯句揭前楹。於今更設先生座、可是趨庭舊日情。

堂上嚴親膝下孫、不知雙淚幾多痕。自憐亦有翻河淚、會向屛山哭廟門。

見說征輪下帝鄉，曾於岐路遇仙方。濟南道士今何在，那得返魂更有香。

吾道今何主，中州失大程。路憐嵩洛冷，人憶唱酬聲。（前有。寄子請）敦請中郎誌，艱難令弟情。（時昌蘇中嶧先生令弟庵、壓邁先生之喪。）樸相逢同一哭，寄灑朱陽城。

挽歌三章　　寶世英

我思泰山俯萬里兮，造化精英鍾厥美兮。不讓土壤納臧否兮，胡然而倒吁已矣兮。

我思屋梁庇萬人兮，天地栽培榦拂雲兮。嬉遊寧宇有同春兮，胡然而壞涕沾巾兮。

我思哲人惠萬世兮，煥若日星破蒙翳兮。吾道干城信有衛兮，胡然而萎欲同逝兮。

戊子夏日，接靜庵先生訃音，不勝感愴。

追叙生平、爲五言二章、以寫哀情。憶在
京時、與先生同哭逸庵、今又哭先生矣。
知交零落、援毫泫然

冉觀祖

湯耿倡絕學、峻望齊山斗。惟公稱繼起、嵩陽
切劘久。粹然宗洛閩、異說息紛糾。朱陽啟壇
坫、遐方爭趨走。豈謂方康彊、頓歸無何有。造
物妬英賢、此理竟誰叩。予衰抱殘經、討論失
良友。四顧無可語、臨風徒搔首。
家學淵鈞峯、郊關祠宇絢。近祠被餘風、因之
闢書院。構造不遺力、彬彬羅羣彥。朱陽與嵩
陽、兩地相鼓煽。奄忽捐館舍、歌思溢鄉縣。其
人不可作、其學危如線。有子奮科名、經史深
陶鍊。但得書院傳、是公存生面。

輓詩

耿都

故山堪賞復堪憐，人去嵩門不復還。冷落亭前彭澤柳，蕭條川上茂叔蓮。一生宦跡留京國，千古經綸在簡編。吾父脩文今已久，泉臺相見意悠然。

輓詩　張壯猷

侍坐春風三月多，於今追想恨如何。非關帝召玉樓賦，還是尼山曳杖歌。

悲思實夫子二首　郭含章

紫陽風已渺，大道没荆蓁。緒接千年舊，業傳一日新。愛人恩意普，樂己性天眞。講院空惆悵，誰爲惠遠津。

了却平生事，飄然絶世塵。斯文悲後死，有道屬先民。未遂執經志，常懷曳杖人。朱陽留片席，恍侍坐中春。

輓詩　　　　　　　　　　　　　　　　　　　　耿　喜

先生題句留川上、流水潺湲野草黃。我欲招魂葬此地、嵩陽萬古拜冠裳。

題寶先生輓詩後　　　　　　　　　　　　甯世溥

一從白鹿接心傳、書館重開五百年。未近門牆親負笈、祇看血淚滿題箋。文章眞僞無今古、人物存亾有後先。公子遠來風雪裏、燕山遺範想高賢。

日錄書後

孔孟之道，至兩程朱子闡發無餘蘊。歷元明迄今，有不淵源於洛閩者，皆異學也。俗儒記誦詞章之習，溺志青紫，爭逐日暮之榮，而力肩斯道之任者，好闢老莊之無爲，斥禪學之空寂，往往析理未精，遂流入於其中而不覺，陽托執中之說，陰蹈偏僻之行。求其省身寡

過、動容中禮而不戾乎先王之道者、未易一二數也。靜庵夫子崛起中州、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一步一趨、務準以聖賢中正之規、動靜食息間、反己而內省、日有記錄、以驗所學、此編固夫子寫照處也。班自受學以來、習見謨業、朱陽接引成人小子、由小學之成法、馴致脩己治人之大道、

循循有序、無怠以止。學也純正、教也精詳、程朱之傳、舍夫子其誰與歸。一二三子尚其勉旃、無負明訓爲也。茲濫與讐挍、用誌數語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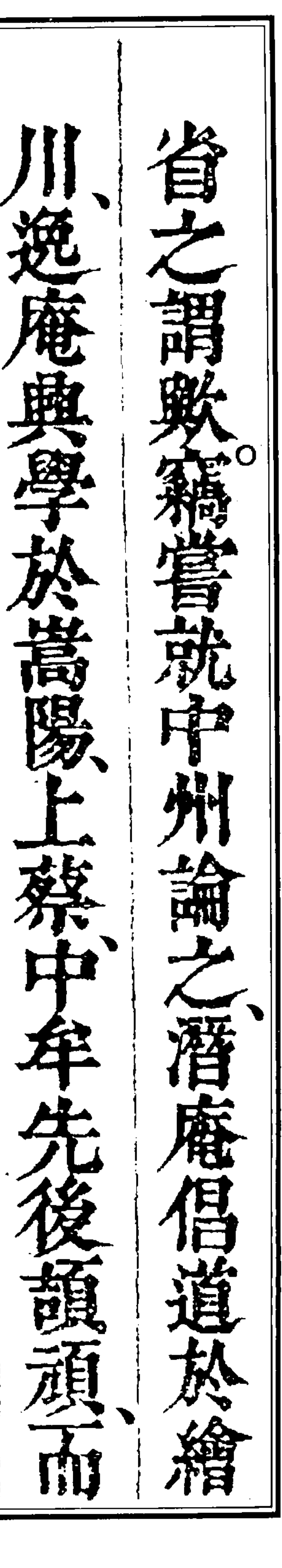
誰郡門人盧珝謹書。

日錄書後

右日錄二十五卷、吾師寶夫子自叙言行顛末也。平生爲學、以居敬窮理爲要、以仁孝爲

本以乾乾不息爲徹上徹下功夫。壯歲仰止有年、戊子初春始從遊朱陽書院、隨諸君子後質疑問難、砥礪身、心、未嘗不以獲出大賢之門爲幸。甫三月、而山頹木壞、悲何如已。兩嗣君淑子、聞子克纘先志、凡夫子未竟之業、次第脩舉、而於日錄一書、越十餘年乃克授梓。壬寅春工竣、予受而讀之、不禁倀而嘆曰、

夫子此集、殆垂諸百世而不泯者乎。道宗孔曾，授受之旨、學術濂洛淵源之傳。其心則戰戰兢兢、兢兢如臨如履之心也。其事則正大光明、成己成物之事也。文以闡經釋傳、行不越日用平常、而扶植名教、維挽風俗、屋漏明庭、無不可以自信者。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又日、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庶幾夫子孜孜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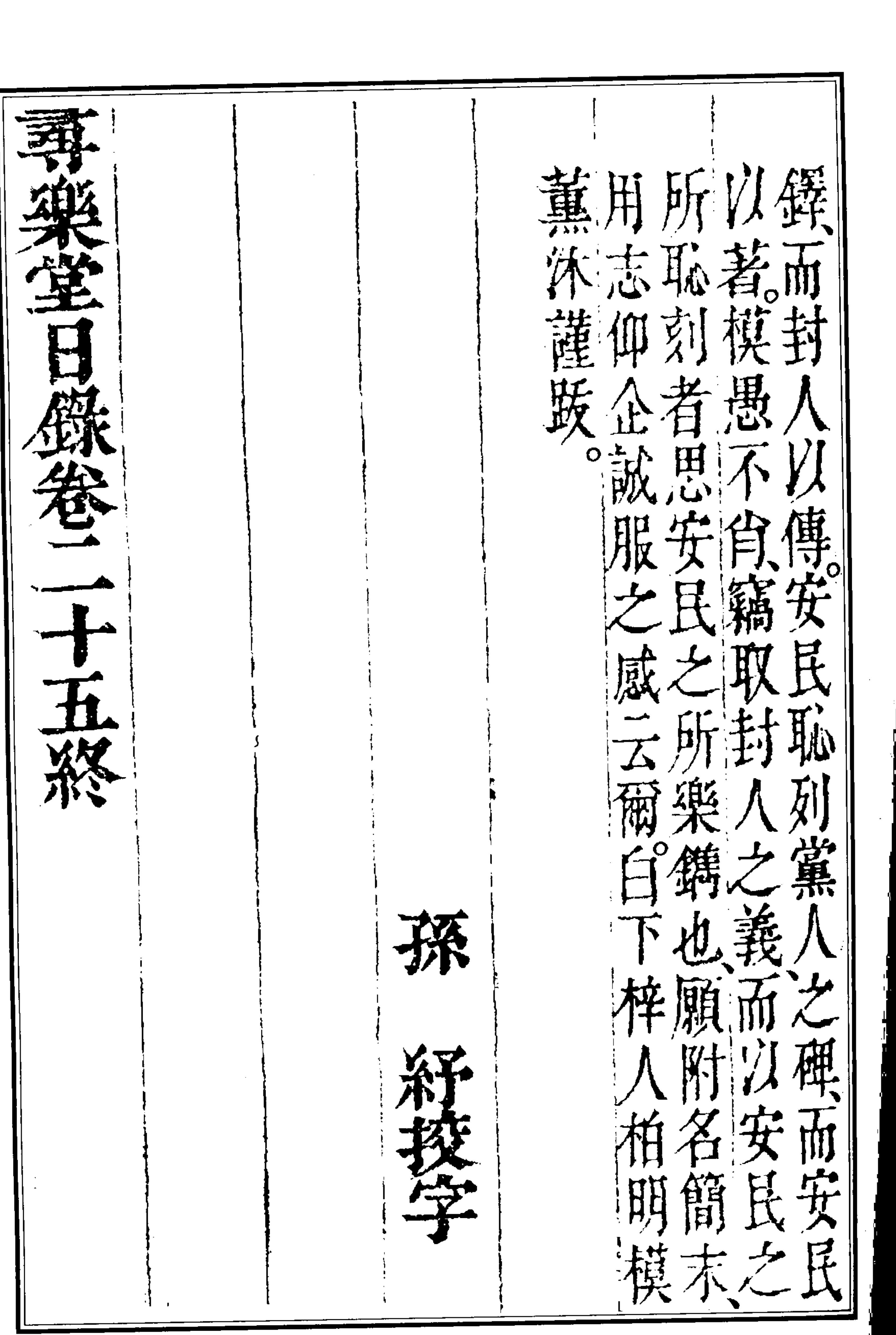
省之謂歟。竊嘗就中州論之、潛庵倡道於繪川、逸庵興學於嵩陽、上蔡中牟先後頡頏、而夫子躬際其會、自淑淑人、多發諸老先生之所未及、其有功聖道、詎在懷孟河津下哉。壯猷敢畧述梗概、附諸簡末、俟知言君子之論定焉爾。陽夏門人張壯猷薰沐書後。

跋

模業劉氏藝、走梁宋齊楚秦晉諸勝、展謁名公卿大人學士、詞客所在、未嘗以模爲不可近。今年已七十矣、溯所閲歷貴冑公子類淫逸驕侈、違禮法。縱醇謹善下、不過爲自了計。間有留心編輯之儒、又任任竭平生力、後人不克負荷、終歸湮没無傳。求存聖賢心、行聖賢事、著書立説、詔來世、而父子兄弟先後濟美如朱陽賓夫子家、古今不多覯也。憶康熙壬子、夫子膺鄉薦、一時競傳少年科第、私心異之。後以獲刊夫子之文爲幸。未幾接其手、度知爲正人君子、非尋常掇巍科者比。久之、模糊口他方四十餘年、然於夫子之振鐸監鄉、設科朱陽、官京師、凡所著述、風示海內模

雖不及親劾刓刻、而傳流所暨、皆得識夫子之一二焉。已亥秋、夫子令嗣淑子、聞子兩孝廉公遺一介之使招模等於大梁、刻期就道、而沮之者數見告矣。模未識兩孝廉公、以夫子之品望德行卜之、知必善承其乎先也、遂決意往。既至、兩孝廉公殷然致詞曰、先子遺集數百千萬言、煩壽梨棗、尚慎終於始、無怠乃事。模承命惟謹、遂設肆於夫子祠內、率男文垣與同儕十數輩羅拜階下、筮吉開雕。首出事親庸言一書、精義奥旨、不敢妄窺、而條分縷析、已盡爲人之道、繼刊朱陽講習之語、見夫理無不明、事無不舉、四方學徒皆虛往實歸、不啻洪鐘巨簴、小叩之而小鳴、大叩之而大鳴也。最後出日錄二十五卷、乃夫子一

生寶蹟、無顯微鉅細、備載是編。繕寫之下、仰見五十六年間一動靜、一語默、一出處、一應事、一接物、一著作、一吟咏、無片息餘暇、具有天理流行之妙。僕不勝敬之慕之、窃不能彷彿其學之所至也。受事以來、歷己、庚、辛、壬四載而工竣。兩孝廉公善繼述、稱二難、讐挍精切字句點畫、不使毫髮舛誤、日有省、月有試、庖肉廩粟、饋遺不絕。其或資斧告匱、無難貸田稱貸以益之、油然而樂、所性存焉。視彼習父兄之勢、躭志聲色犬馬貨利諸蕩局、置先人手澤而不恤者、奚啻霄壤也哉。吾儕抱微末技藝、躬際理學之盛、目覩孝友之行、亦惟朝夕拈香稽首於夫子之前、終始如其始、無負兩孝廉公之明德已矣。昔封人識夫子之木



鐫而封人以傳。安民恥列黨人之碑、而安民以著。模愚不肖、竊取封人之義而以安民之所恥刻者思安民之所樂鐫也、願附名簡末、用志仰企誠服之感云爾。白下梓人柏明模薰沐謹跋。

孫　紓挍字

尋樂堂日錄卷二十五終

校記

①先生：據文意，疑作「先王」。

②庇政：疑誤。

納蘭性德年譜

張任政 編撰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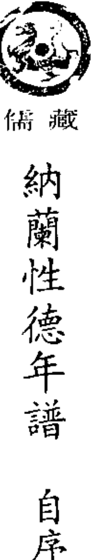
據《國學季刊》第二卷重排

《納蘭性德年譜》，張任政編撰。原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納蘭性德（一六五五—一六八五），原名成德，因避諱改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黄旗人，大學士明珠長子。康熙十五年進士，授乾清門三等侍衛，累遷至一等。康熙二十四年病逝，年僅三十一歲。納蘭性德自幼好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尤以詞知名。年十七，師從名儒徐乾學，系統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嘗捐資助徐乾學輯刻《通志堂經解》，收録宋元以來解經著作一百四十餘種、一千八百餘卷，從底本選擇到撰寫題跋，均與其事。此外，還輯有《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説補正》三十八卷（實爲嘉興陸元輔撰），編選《今詞初集》、《名家絶句鈔》、《全唐詩選》、《明文選》等書。著有《通志堂集》二十卷（中含《經解序》三卷、《渌水亭雜識》四卷）及《詞林正略》。

編者張任政（一八九八—一九六〇），字惠衣，號葦依，浙江海寧人。歷任光華大學、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博物館館長。著有《聲韻十二表》、《漢魏樂府研究》等。所撰本譜，初刊於《國學季刊》，後收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三輯及《飲水詞》後（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天風閣叢書》）。此譜考述譜主從學、仕歷，詳於著述及詩詞繫年，於其助刻《經解》及撰寫序跋，均考辨臚述。末附諸家評論資料及遺著考略，可資參考。

納蘭性德研究素爲學人所重，除刊出年代最早之張任政譜外，尚有五家：陸謙詓《納蘭容若年譜》（《七家詞選》本）、李勖《飲水詞人年譜》（一九三七年版《飲水詞箋》附）、關文瑛《通志堂經解輯刻者納蘭容若生卒大事年表》（《通志堂經解提要》卷首）、張裕京《滿洲詞人納蘭成德年譜》（一九四一年刊《中日文化月刊》一、三、四號）、黄天驥《納蘭性德年譜》（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納蘭性德和他的詞》附），另陳子彬撰《納蘭性德年譜補遺》（《承德師專學報》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據新見史料作了若干訂補，並可參看。



自序

詩詞必具有真性情、所謂聲律詞采尤其次。然而有清之爲詞者無慮數十百家、其能是者蓋尠。納蘭容若先生所著有通志堂集、凡賦、古文、詩詞、雜識五種、而於詞尤瘁力焉。故在當時都下已競相傳寫、教坊歌曲無不知有側帽詞者。人謂其出於花間及小山、稼軒、乃僅以詞學之淵源與功力言之。至其不朽處、固不在於此也。梁佩蘭祭先生文曰黃金如土、惟義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固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真。夫梁氏可謂知先生者矣。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爲詞亦正得一真字。此其所以冠一代、排餘子也。同時之以詞名家者、如朱彝尊、陳維崧輩、非皆不工、只是欠一真切耳。故讀先生詞、勿徒視爲花間、晏、辛之嗣響、致失其所以爲先生之詞、庶可矣。顧先生之傳於世、不僅以文字而已。先生篤友誼、生平摯友如嚴繩孫、顧貞觀、朱彝尊、姜宸英輩、初皆不過布衣、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虛己納交、竭至誠、傾肺腑。又凡士之走京師、侘傺而失路者、必親訪慰藉、及邀寓其家、每不忍其辭去。間有經時之別、書札、詩詞之寄甚頻。韓菼撰神道碑曰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惟時朝野滿漢種族之見甚深、而先生所友俱江南人、且皆坎坷失意之士。惟先生能知之、復同情之、而交誼益以篤。以故先生之喪、有平生未識面者、皆爲之出涕。是豈偶然而得哉。先生弱冠時已賦悼亡、纏綿哀感之作居詞集之半。聲淚俱隨、令人不能卒讀。惜年月卒不可考。爲茲編之憾事。余十八九歲時、即好讀先生詞。今年春始來故都、過先生之里第、復得覩遺著通志堂集。每於考覽事跡至待人接物、性情誠厚之發露、有不禁淚落焉。自恨生晚、不及爲先生執鞭。因欲纂述言行、聊以伸景慕之私。惜乎三

百年來人事遷改，所捃拾者當什不一二。然考其原因，約有數端：一爲先生本集及他家集中所記載，類皆無年月可稽，不敢憑抒臆見，致乖事實，故多闕漏；一爲滿族文獻凋落，耆舊遺逸，皆叩之茫然，不能道其大略；一爲終有清之始末，滿漢種族之隔閡未或解除，故搜載往事，致少及焉；一爲太傅公爲郭琇疏劾削官，及先生弟愷功涉擁立皇太子胤礽事，雍正初奪其謚，又其後和珅與政，藉故籍家産，有此三厄，當時文士均不無賈禍之懼，即有傳記文字，而復自刪抹者，殆不免焉。嘗考太傅公與愷功均身膺顯爵，除有國史館本傳而外，別無傳狀碑誌之見於他籍，此一證也。什刹海第宅，乾隆册封成王，光緒改賜醇邸，近質於日人。余因原田氏之介，始得一履其地，宅之西偏有園，寬可六七畝，亭榭泉石，雖歷有改置，無復舊觀，而先生讀書之所以及賓從吟讌之地，度即在兹，有餘慕矣。先生後裔自籍産後，漸式微，有名錕鈺者，先生之後裔也，前數年卒，有子一，年甫壯，飄淪無室家，初依其族伯，族伯亦貧甚，不堪久依，今且執挽父之役，賈勞力以自爲活，短衣黧面，奔走於通衢間。蓋自改國以還，滿族之貧乏而不能爲生者，什之八九，固不獨先生之後爲然也。余撰譜時，訪求先生後裔，始得其詳，而家譜卒以無存，求累月不得。最後竟獲見道光三年抄本，曰葉赫那蘭氏八旗族譜，署有十四世玄孫額騰額修一行，適爲北平圖書館新入藏者，由是納蘭氏世系上自元末始祖，下逮先生之子若孫，釐然具在，殆先生默相之乎？先生遺像一，禹之鼎繪，即當日所以贈凌元煥者，先生歿後，嚴繩孫得自閩中，有繩孫題詩，流轉數千里，幸未失去，遺容之傳於世而得見者止此矣，可不寶哉！先生手跡，聞有津人某氏藏墨本數頁，數年前曾攜請梁啓超氏題跋，因不詳姓氏，無從借觀，僅以海鹽吳氏所摹刻書札一通與

圖像俱存諸卷端。其事跡之闕漏者、當俟異日考知。凡譜餘材料及先後各家之記載文字、彙爲一卷、曰叢錄。遺著存佚種數與先後各家刊本、並附弟愷功遺著、略加考述、曰遺著考略、均列附年譜後。總其名曰後紀、俾景行之士得觀覽焉。十九年冬、海寧張任政序於燕市廣廬。

納蘭氏、滿洲正黃旗人。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又其先爲蒙古人、姓土默特、金代三十一姓之一。屬扈倫國。一作呼倫後滅扈倫所居張地之納喇部、因姓納喇。一作納蘭後遷葉赫河崖建國、遂號葉赫。所屬有十五部落、地處威遠堡東北、偪近鐵嶺開元、明時謂之北關。始祖名星懇達爾漢、生子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生齊爾克尼、齊爾克尼生楮孔格、楮孔格生太杵、太杵二子、一清汲弩、一養汲弩。兄弟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兄弟遂皆稱貝勒。萬曆十二年甲申、寧遠伯李成梁以賜敕賞賚爲名、誘清汲弩兄弟到開元、縶漢壽亭侯廟中、並從兵皆殺之。養汲弩有二子、長名納林布祿、其弟金台什相繼爲貝勒。金台什居東城、葉赫新城納林布祿居西城。女弟爲清太祖后、生太宗。時滿洲強盛、葉赫爲明外捍。清太祖天命四年、率兵圍之、東西城俱破、金台什自燔死、城盡降、并殺明兵之助守者。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凡傳八代、嗣貝勒十一輩、在葉赫一百九十年。其子尼迓韓一作尼雅哈由佐領定鼎燕京、時著有勞績、授雲騎都尉。任郎中卒。其子鄭庫、襲職、加至二等輕車都尉。其弟端範、諱明珠、原任保和殿大學士、數遷至武英殿大學士、屢充方略、一統志、明史諸總裁、累加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先生之父也。娶覺羅氏、子三人、先生居長、次揆敘、康熙三十五年授侍讀、歷官翰林院掌院、都察院左都御史。三揆芳、和碩額駙。先生娶盧氏、漢軍兩廣總督與祖之女、前卒、贈淑人。繼室官氏。未詳男子子二、長福格、次福爾敦、原任七品官。女子子一、徐乾學撰墓志銘作一人。適年羹堯。見雍正四年六月上諭、詳後紀。又按韓菼撰神道碑、作二人、未知孰是。以上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二十二、魏源開國隆興記卷一、清史稿列傳卷七十四、查慎行人海記卷下、徐乾學撰墓志銘。孫瞻岱、乾隆三年甘肅提督、見方氏碧琳瑯館精鈔本滿洲名臣列傳卷四十

七揆敘傳後原文節錄。乾隆二年，揆敘兄性德之孫副都統瞻岱奏言、臣祖性德、叔祖揆敘附葬曾祖明珠墳塋。內前立神道碑一面、未勒書。因揆敘身蹈重愆、勒其罪狀。彼時着往員役、即刻於神道碑之上。今叨蒙誥命、伏乞天恩、將原碑改刻明珠官銜。允之。

瞻岱傳

瞻岱、正黃旂人。乾隆三年、提督甘肅。廉幹而慈祥、絕饋獻、飭卒伍、兵民感悅。建儲倉、捐貲購麥粟貯之。每窘乏、減息出貸、以濟營伍窮黎。卒於官。軍民肖像祀於東郊。甘肅全省新通志職官第五十六大吏傳

世系

始祖星懇達爾漢——二世祖席爾克明噶圖——三世祖齊爾克尼

四世祖杵孔格——五世祖太杵——高祖養汲弩——曾祖金台什

祖倪迓韓

父明住（明珠）

- 常德（成德）
  - 福格（福哥）——瞻岱
  - 福爾敦——瞻岱
- 奎敍（揆叙）——永綬
- 奎鳳（揆芳）

上表據道光三年納蘭氏十四世玄孫額騰額修家譜

年譜

先生姓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自幼讀書敏異、常若夙習。擅騎射、工詩、尤長於詞、有叔原風格、間近稼軒。書法摹褚河南。好聚故籍、薄榮利、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爲人至性固結、於交友必竭誠摯。嘗築淥水亭以居賓從、吟讌炎炎者不敢進。邸在什剎後海西北、後改成親王府、再改即今名醇王府。徐乾學撰墓志銘、朱彝尊祭先生文

曼殊震鈞天咫偶聞卷四、成王邸、舊爲大學士明珠第。按成王邸在什剎後海、乾隆五十八年賜邸於此。清光緒時成王後裔樠貝子遷於西直門內、將舊邸改爲醇親王府。讀先生茅齋詩有云、我家鳳城北、林塘似田野。其景物今猶彷彿、蓋什剎海在禁城之北也。嘯亭雜錄十三卷載成親王府在淨業湖北、爲明珠宅。朱一新京師坊巷志即引其說、均以什剎海爲淨業湖。不知爲今昔名稱之不同、抑爲淨業湖與什剎海界中之堤岸改變之故、待考。又按天咫偶聞卷四、什剎海後海則較前海爲幽僻、兩岸多古寺名園、詒晉齋居其北。按詒晉爲成王齋名、據此則明相第確在什剎後海無疑。

淥水亭、據宸垣識略十四卷云、在玉泉山麓、且相傳亦有是說。然按諸通志堂集中有關於淥水亭諸篇、均未嘗稍涉玉泉山者、而尤以淥水亭讌集詩序一編最足資研究之材料。嚴繩孫淥水亭觀荷詩有云、漬花當徑合、添漲過城分。按什剎海水來自城外玉泉山、玩其語氣、當在城內。又邊袖石什剎海詩云、雞頭池涸誰能記、淥水亭荒不可尋。考雞頭池爲什剎後海之別稱、據此則淥水亭

確在什刹海、不在玉泉山無疑。

清順治十一年甲午 公曆一六五四 **十二月十二日戊辰、先生生。**

先生生於京邸、時父端範公年十九歲。徐乾學撰神道碑。

按徐乾學撰墓志銘、韓菼撰神道碑、云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高士奇蔬香詞摸魚兒題注、臘月十二日成容若生日、索賦、有句云、恰十九、東坡十二、君初度。據此、先生爲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又按顧貞觀彈指詞書贈詞後、歲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乃一見即恨識余之晚。韓菼撰神道碑曰、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廷對。勁直按、丙辰爲康熙十五年。據顧說、爲先生二十二歲。由此推之、則十八歲爲康熙十一年壬子、舉鄉試、十九歲爲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進士。至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爲三十一歲。按諸先生事實、均合。惟自順治十一年作一歲、至康熙十一年舉鄉試、則先生十九歲、至二十四年、乃享年爲三十二歲、轉與前後事實均不符合。漢俗有以立春後生起算爲一歲。按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是年並無閏月、則十二月十二日、謂已立春、更不成問題。或滿俗有以殘臘即以下年爲一歲之例、亦未可知。茲編爲確定至康熙二十四年先生三十一歲、並根據歷年事實、定順治十二年爲一歲。

順治十二年乙未、 公曆一六五五 **先生一歲。**

是年、無錫秦留仙松齡十九歲、成進士、授檢討。

順治十三年丙申、先生二歲。

順治十四年丁酉、先生三歲。

是年、吳江吳漢槎兆騫二十七歲、舉鄉試。

順治十五年戊戌、先生四歲。

三月、吳漢槎以丁酉科場事自禮部逮捕至刑部。

順治十六年己亥、先生五歲。

是年夏、吳漢槎謫戍寧古塔、七月十一日抵戍所。見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順治十七年庚子、先生六歲。

是年冬、吳漢槎妻葛氏自吳江起行、省夫戍所。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順治十八年辛丑、先生七歲。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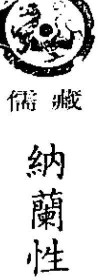
康熙二年癸卯、先生九歲。

康熙三年甲辰、先生十歲。

端範公擢内務總管。國史館本傳

是年、吳漢槎生子振臣、小字蘇還。寧古塔紀略

康熙四年乙巳、先生十一歲。



吳漢槎授徒自給。寧古塔紀略

康熙五年丙午、先生十二歲。

端範公授弘文院學士。

是年、無錫顧梁汾貞觀三十歲、由順天南元掌國史館典籍。無錫縣志卷十六

康熙六年丁未、先生十三歲。

先生自幼天資英絕、讀書一再過即不忘、是年已通六藝。徐乾學祭先生文

端範公充修世祖實錄副總裁。國史館本傳

是年九月、顧梁汾扈駕東巡。彈指詞卷下

康熙七年戊申、先生十四歲。

端範公與工部尚書瑪爾賽閱淮揚河工、定議修復興化縣之白駒場舊閘、增鑿黃河北岸引河水以備蓄。是年授刑部尚書。國史館本傳

康熙八年己酉、先生十五歲。

端範公改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國史館本傳

康熙九年庚戌、先生十六歲。

康熙十年辛亥、先生十七歲。

二月、端範公充經筵講官、八月、奏停巡鹽御史徧歷州縣之例、十一月、遷兵部尚書。國史館本傳

補諸生貢讀書國子監。時崑山徐元文爲祭酒，深器重之。徐乾學撰墓志銘

是年，顧梁汾告歸。彈指詞下卷

康熙十一年壬子先生十八歲。

中順天鄉試舉人。徐乾學撰先生墓志銘曰：余忝主司，宴於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閒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徐乾學撰墓誌銘

主試官德清蔡崑陽啓、崑山徐原一乾學。

試題衛公孫朝一章，修道之謂一句，后稷教民至人育。法式善清秘述聞卷二

康熙十二年癸丑先生十九歲。

是年，平南王尚可喜請撤藩歸遼東，吳三桂、耿精忠亦以是請。上命議政王大臣九卿等會議。時有謂三桂當久鎮雲南不可撤者，端範公與户部尚書莫洛堅持宜撤，上詔從之。國史館本傳

是年舉進士，以病未與廷對，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辭。徐乾學撰墓志銘

會試主試官順天杜純一立德、合肥龔孝升鼎孳、桐城姚若侯文然、孝感熊素九賜履。

試題所謂平天一節，樊遲問知一章，盡其心者一節。清秘述聞卷二

假鈔徐健庵家藏舊板若鈔本宋元以來諸儒説經之書，得一百四十四種，一千七百九十二卷，捐貲經始，延顧伊人湄爲之校定，雕板行世，曰通志堂經解。

徐乾學通志堂經解序云：經始於康熙癸丑，自通志堂經解出，宋元以來各家説經之作，鬱然具存，

否則早已散佚不傳。何義門雖力詆之、不可沒也。或議其非己捉刀、然卷帙繁重、倩人助以校訂之事、固未爲異觀。所撰經解序云、請捐貲經始、與同志雕板行世。徐健庵經解序云、門人納蘭容若尤慫恿是舉、捐金倡始、同志羣相助成。是健庵固未嘗以此歸諸先生、而先生亦未以己一人居其功者。顧陳垿撰唐孫華傳云、健庵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爲宗工、既盡出所藏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讎而梓之、輔注疏而行十年矣。又按通志堂集卷十三上座主徐健庵先生書云、上略承示宋元諸家經解、俱時師所未見、某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俾卒業焉。據此是先生弱冠時已篤意經術、韓元少撰神道碑曰、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楊愃吾叢書舉要曰、經解、康熙間徐乾學校、納蘭成德刊。竹葉亭雜記謂通志堂經解係徐健庵家刊本、鐫成、攜板贈之、序中絕不一語及徐氏也。乃好爲訾詆、並乖事實。茲將經解序兩篇節錄於次、明源委焉。

上略余兄弟家所藏本、覆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嶽、無錫秦對巖、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邰及竹垞家藏舊板書若抄本、釐擇是正、總若干種、謀雕板行世。門人納蘭容若尤慫恿是舉、捐金倡始、同志羣相助成、次第開雕、經始於康熙癸丑、踰二年訖工、藉以表彰先哲、嘉惠來學、功在發

余其敢掠美。因敘其緣起、志之首簡。康熙十九年庚申、徐乾學序。上略間以啓於座主徐先生、先生乃盡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擇取而定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鈔得一百四十種。自子夏易傳外、唐人之書僅二三種、其餘皆宋元諸儒所撰述、明人所著間存一二、請捐貲

經始、與同志雕板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遂略敘作者大意於各卷之首，而復述其雕刻之意如此。康熙十二年夏五月，納蘭成德謹序。見通志堂經解卷首。

上座主徐健庵先生書：前半論尊師道，入後謂爲臣貴勿有欺，引宋寇準、晏殊少時二事以自砥礪。末云：承示宋元諸家經解，某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俾卒業焉。通志堂集卷十三

通志堂經解總序

作淥水亭雜識序云：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蒞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踰三四年，遂成卷，曰淥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是年，翁叔元下第。先生時過從慰藉，並爲之治行歸省墳墓。翁叔元撰先生哀辭云：癸丑余落第，君時過從，執手相慰藉，欲延余共晨夕。時余應蔡氏之聘，不果就。是歲冬，謂余曰：「子久客不一歸省墳墓，知子以貧故艱於行，吾爲子治行。」於是余作客十五年，至是始得歸拜先人邱壠，僦數椽以居妻子。通志堂集附錄

五月，起逢三、六、九日，過徐健庵邸，講論經史，每抵暮方去。憺園集通志堂集序

定交無錫嚴蓀友繩孫。五十二歲。通志堂集附錄蓀友祭先生文

識姜西溟宸英。四十七歲。湛園未定稿祭先生文

朱竹垞訪先生於邸。曝書亭集祭先生文

是年，徐健庵以主壬子鄉試疏誤獲罪南歸，先生有七律四章送之。粵雅堂本飲水詩集吴漢槎授經寧古塔已

將軍之子、秋笳集卷八致顧舍人書。

康熙十三年甲寅先生二十歲

輓富川知縣劉欽鄰有詩。通志堂集

劉欽鄰儀徵人康熙十三年死三桂之難、謚忠節。廣西通志卷二百五十三宦績

弟揆敘生。

揆敘字愷功、號惟實居士著有益戒堂集十六卷雞肋集一卷隙光亭雜識六卷後識六卷輯歷朝閨雅十二卷均罕傳本惟熙朝雅頌五六兩卷載其古近體詩六十九首徐倬修吉堂文稿愷功詩序云夏重又爲余言愷功雖居烏衣朱桁而意致灑閑常若在灞橋風雪中詩得力於浣花昌黎眉山之學。雪橋詩話卷三愷功詩功力實過於乃兄孫愷似序益戒堂集謂其辭必達意語必肖題非虛語也。康熙三十五年官翰林院侍讀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五十六年卒謚文端。滿洲名臣列傳卷四十七、清史稿列傳卷七十四

按、徐倬修吉堂文稿卷一愷功詩序愷功爲宰輔明公之子余同年常侍容若之弟、學詩於查夏重。按敬業堂集卷八人海集序云故人吳漢槎歿後、有以不肖姓名達於明相國遂延致門館令子若孫受業焉。自注起丙寅十一月盡戊辰正月。又第十七卷聞愷功有塞外之行邀余重宿郊園賦此志別詩云憶子從我遊、翩翩富辭章十三露頭角已在成人行。據此則丙寅之歲愷功十三歲時在先生卒後一年計之當於是年生。

康熙十四年乙卯先生二十一歲。

端範公調吏部尚書。國史館本傳

康熙十五年丙辰先生二十二歲。

殿試二甲七名賜進士出身徐健庵曰條對剴切、書法遒逸、讀卷執事各官咸歎異焉。又曰當入對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歷科題名碑錄、徐乾學撰墓志銘、天咫偶聞卷四

主試官江夏吳正治當世、高陽李景雲霨、長洲宋右之德宜、陽城田兼山六善。

試題君子義以一節誠者天之一節人有恒言至在身。清秘必述聞

授三等侍衛。天咫偶聞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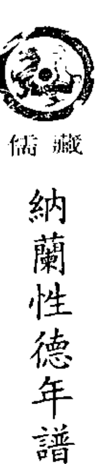
通志堂經解刊成。

徐健庵通志堂經解序云經始癸丑、踰二年訖工。按先生所撰經解各序、均在丙辰丁巳二年間、至健庵之序、則在庚申、計已逾癸丑六年。所云逾二年訖工、殆指經解其序跋或於竣工後所刊者。

擬設東宮官屬謝表。通志堂集卷十四

是年識顧梁汾、爲題側帽投壺圖金縷曲一首。徐釚詞苑叢談曰詞旨嶔奇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於是教坊歌曲無不知有側帽者。

容若見贈次原韻　顧貞觀和作



且住爲佳耳。任相猜、馳箋紫閣、曳裾朱第。不是世人皆欲殺、爭顯憐才真意。容易得、一人知己。慚愧王孫圖報薄、只千金當灑平生淚。曾不值、一杯水。歌殘擊筑心逾醉。憶當年、侯生垂老、始逢無忌。親在許身猶未得、俠烈今生已已。但結託、來生休悔。俄頃重投膠在漆、似舊曾相識屠沽裡。名預籍、石函記。附注：歲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乃一見即恨識余之晚、閱數日、塡此闋爲余題照、極感其意、而私訝他生再結、殊不祥、何意爲乙丑五月之讖也、傷哉。見彈指詞

毛際可和先生金縷曲韻題顧梁汾側帽投壺圖。安序堂集

十二月十二日生辰、賦瑞鶴仙一闋自壽、起用彈指詞句、並寄張見陽純修。榆園叢刊本納蘭詞卷四

十二月杪、顧梁汾寄吳漢槎書並金縷曲二詞、見彈指詞下卷題注。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先生見梁汾寄吳漢槎金縷曲、爲泣下數行、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梁汾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懇之太傅、亦見許、而漢槎果以辛酉入關。彈指詞下卷附載

撰子夏易傳序、趙氏復齋易說序、漢上易傳並易圖叢說序、童氏周易程朱氏說序、三易備遺序、水村易鏡序、朱文公易說序、丙子學易編節本序、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書集傳或問序、傅氏禹貢集解序、黄氏尚書說序、朱孟章詩經疑問序、蔡元度毛詩名物解序、文潛書說跋、聶氏三禮圖序、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孫泰山春秋尊王發微序、春秋皇綱論序、呂氏春秋集解序、春

秋經傳類對賦題辭、程績齋春秋序、東谷鄭先生易翼傳序、周易玩辭序、永嘉蔡氏論語集說序、建安蔡氏孟氏集說序。見通志堂經解。

吳漢槎以巴將軍移鎮兀喇、遂失館、然執經者仍不乏人、所以僅供薪水。寧古塔紀略 嚴蓀友南歸。高士奇城北集卷七

端範公授武英殿大學士。國史館本傳

擬御製大德景福頌賀表。通志堂集卷十四

康熙十六年丁巳先生二十三歲。

撰易數鉤隱圖序、王湜易學序、崇仁吳氏易璇璣序、周易義海撮要序、王巽卿大易輯說序、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序、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註啓蒙易傳合序、董氏周易會通序、雷思齊二種易序、周易參疑序、周易裨傳序、書疑序、王氏尚書纂傳序、今文尚書纂言序、尚書通考序、程泰之禹貢圖論序、書傳遺說序、王魯齋詩疑序、儀禮序說序、周禮訂義序、衛氏禮記集說序、清江張氏春秋集註序、春秋經筌序、春秋五論序、清全齋讀春秋編序、趙氏春秋集傳序、葉石林春秋傳序。通志堂經解

九月、有沁園春一闋。序云、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澹妝素服、執手哽咽、語多不復能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爲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婦素未工詩、不知何以得此也。覺後感賦長調。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那番摧折、無衫不淚一作記繡床倚偏、並吹紅雨。幾年恩愛、有夢何妨。一作雕闌曲處、同送斜陽。最苦啼鵑、頻催別鵠一作好夢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闌一作深。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飈一

轉、未許端詳。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朝來定有霜。信一作便。人間天上、塵緣未斷、春花秋月、觸緒堪傷。一作還傷。欲結綢繆、翻驚漂泊、一作搖落兩處鴛鴦各自涼。一作減盡荀衣昨日香。真無那、把聲聲簷雨、一作鄰笛。譜入愁鄉。一作出回腸。錄榆園叢刊納蘭詞卷四

先生是年已賦悼亡、惟無從考得確實年月。按集中有悼亡兩闋代悼亡一闋皆苦無年月可稽。又考之嚴顧諸集中及其他筆記雜著之類、冀有或有關於此點之佐證。但亦徧覓無得。觀上沁園春一闋僅得知二十三歲時已賦悼亡、正未必即是年耳。幾年恩愛一句可知其與前妻盧氏夫婦時間必在二三年以上。

康熙十七年戊午先生二十四歲。

題陳其年填詞圖菩薩蠻一首。榆園叢刊本卷一

按繆藝風抄本陳其年填詞圖卷字句互異、錄此備考。詞曰烏絲詞付紅兒譜、洞簫按出霓裳舞。舞罷鬢鬟偏、風姿最可憐。傾城與名士、千古風流事。低語屬卿卿、卿卿無那情。

送友人馬雲翎歸江南賦詩贈之。

馬雲翎名翀、無錫人、康熙壬子舉人、工詩、吳梅村王阮亭俱見稱賞。是年落第歸、至秋卒、年僅三十。先生有柳枝詞云、馬卿苦憶紅泥閣、我亦傷心碧樹邨。病骨纏綿詞客死、更誰攀折與招魂。下注、綠楊天半紅泥閣、紫槿風前翠袖人、亡友馬孝廉雲翎柳枝詞句、即此已見馬詩之工。王阮亭嘗稱其得柳枝詞三昧。蒼峴山人集卷三馬雲翎傳、通志堂集卷五

按、雲翎初次應會試在癸丑歲、與先生定交。先生送歸江南詩云、之子吾友人、南歸事簑笠、交情如谷風、澹澹復習習。贈詩云、物本相感生、相感乃相親。吁嗟人生不可擬、君南我北三千里。一朝傾蓋便相知、兩人心事如江水。通志堂集卷四

閏三月、顧梁汾、吳園次共訂定飲水詞、序而行之。顧貞觀飲水詞序

按、先生詞初刊印行者曰側帽詞、榆園叢刊納蘭詞附趙函序云、向所見者惟側帽詞刻本。是年顧刊、名飲水詞、蓋引先生自曰、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而已。見張純修飲水詞序

姜西溟來京。見祭先生文

嚴蓀友、朱錫鬯舉博學鴻詞至京。高士奇苑西集卷一

康熙十八年己未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開博學鴻詞科、嚴蓀友、秦留仙、朱錫鬯、陳其年授檢討。清秘述聞

夏日集朱錫鬯、陳其年、嚴蓀友、秦留仙、姜西溟、張見陽淥水亭觀荷、錫鬯、其年各賦臺城路詞。蓀友、西溟各賦五言律詩四首。江湖載酒詞、湖海樓詞、臺城路題注

送張見陽令江華、有菊花新詞。榆園叢刊納蘭詞卷二

張純修、字子敏、號見陽、浭陽人、隸漢軍正白旗、貢生、累官廬州府知府。康熙十八年令江華縣、先生卒後六年、爲刊詩詞集於揚州。八旗文經附傳、湖南省志職官十五

康熙十九年庚申先生二十六歲。

除夜有浣溪紗詞。榆園叢刊本納蘭詞卷一

徐健庵撰通志堂經解序。通志堂經解首卷

姜西溟奔母喪歸慈溪、先生賦金縷曲贈別、幷遺使厚爲賻賵。西溟途次有致先生書。

按榆園叢刊本納蘭詞卷四、西溟言別賦此贈之金縷曲一首。語、麌韻。按湖海樓詞卷十九有送西溟南歸、和成容若韻金縷曲、題注、時西溟丁內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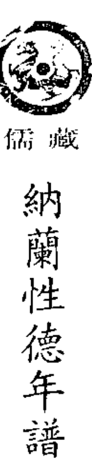
按西溟致先生書、與嚴蓀友送西溟奔母喪詞、皆不紀年月、乃從曝書亭集姜孝潔先生墓志銘、考得孝潔、西溟父諡也。西溟書錄次。

與容若　姜宸英

經年游子、失侍晨昏、馴至大故。聞訃奔殯、百身莫贖、此宜爲大君子所不齒。而過承垂唁、有踰常等。昨進辭太傅公、接見之次、情辭憫惻、甚以貧賤而失養之可悲者。至於使者辱臨、賻賵備至、竊念公以上相之尊、爕理廟堂、而曲體下情、至不遺于一芥之賤士。仁兄少都華胄、希風望澤者、駢肩接足、乃獨軫念貧交、施及存歿、使藐然之孤、雖不得盡奉養於生前、猶得慰所生於地下、而免於不孝之誅者。此皆仁人君子之用心、特其身受感激、而不知所以圖報之方、亦惟有中心藏之而已。舟已於前日南發、耑此布謝、無任悽咽。

康熙二十年辛酉、先生二十七歲。

人日有青玉案一闋。



是年三月六日，上以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山陵之役，並巡視塞外，駐蹕鮎魚池，扈從諸臣皆敕賜觀溫泉，兼令賦詩應制，刻石其上。先生賦湯泉應制七律四首。通志堂集卷四高士奇松亭行紀

三月二十六日，扈駕馬蘭峪，賦賜觀溫泉十韻。

五月，扈從回京。

是年冬，吴漢槎放歸田里，館先生家。先生有喜吴漢槎歸自關外次徐健庵座主韻。通志堂集卷四

按：漢槎入關，先生之力爲多。徐釚撰吴漢槎墓志銘曰：上略無錫顧梁汾舍人與漢槎爲髫齔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蘭侍衛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也，地與寧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蘭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文恪相國醵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吴兆宜撰先生哀詞云：宜兄兆騫少與梁汾友善，公耽志友朋，娛情竹素，以梁汾言，憐騫才而拯之。王孫甲第，窮鳥入懷；公子華池，涸魚出水。又曰：生平素昧，激發初由一言；意氣相孚，風期已堪千古。父生而母鞠，惟公得成之焉。馬角而烏頭，非公孰急之焉。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通志堂集附録

先生寄梁汾金縷曲云：絕塞生還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又祭漢槎文曰：自我昔年，邂逅梁溪，子有死友，非此而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觀此可知先生之殫心拯救矣。先生與漢槎本未識面，特篤於梁汾之誼，兼以愛才，竟使生入玉門。并及漢槎弟兆宜，均延館之。



逾二年、漢槎病歿京寓、爲之紀喪卹存孤稚、皆先生一人之力。徐健庵撰祭文

韓元少撰神道碑曰、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故海内風雅之士、樂得君爲歸藉、君

以起者甚衆。陸肯堂輓先生詩云、有譽皆邀賞、無才不受憐。梁藥亭祭先生文曰、黄金如土、惟義

是赴、見才必憐、見賢必慕、生平至性、固結於君親、舉以待人、無事不真、先生一生之行誼類如此

也。

七月、朱錫鬯典江南鄉試。

是年、秦留仙充日講起居注官、秋、典江西鄉試、十二月還。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先生二十八歲。

端範公奏誅耿精忠、曾養性等、是年、耿曾俱伏誅。

端範公奉詔修太祖太宗實録及編纂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大清會典、一統志總裁官、

兩遇實録告成、加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國史館本傳

三月、扈從東巡。是年、上以雲南蕩平、祭告永陵、福陵、昭陵、祀長白山、先生賦興京陪祭福陵、又盛京、

松花江、龍泉寺、龍泉寺書扇、柳條邊諸詩、浣溪紗姜女祠詞、均於是行作。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録、通志堂集

徐健庵賦九絶句送先生行。

第一首云、珠虎崢嶸閥閱高、西京相業冠蕭曹、笑他子弟無才思、輸與君家紫鳳毛。其二云、木葉

山邊陪輦日、松花江岸網魚時、平沙落照迴金勒、頃刻吟成絶妙辭。憺園集卷八

四月、扈駕回京師。

六月、嚴蓀友賦西苑侍直二十絕句、先生步原韻和之。通志堂集卷五

曝書亭集三十七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云：詩作於二十一年六月。按先生八月奉使梭龍、和詩度於奉使前作、故第十五章有云「幾日烏龍江上去、回看北斗是天南」句。梭龍在黑龍江、一作索倫。

八月、與副都統郎談等奉使覘梭龍打虎兒、徐健庵送先生行有詩。聖祖實錄、徐乾學撰墓志銘

丁零踰鹿塞、敕勒過龍沙。絕漠三秋暮、窮陰萬里賒。行邊依羽騎、乘鄣咽霜笳。地軸圖經外、車書總一家。憺園集卷八

抵梭龍、與經巖叔夜話有詩。通志堂集卷三

十二月、使梭龍還。詳聖祖實錄、東華錄

按聖祖實錄、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談等率兵往打虎兒索倫、聲言捕鹿、以覘其情形。將行、諭曰：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近聞蔓延更甚。爾等還時、須詳察陸路遠近、沿黑龍江圍徑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黑龍江至額蘇里寧古塔、察其水行路程。萬一羅刹出戰、姑勿交鋒、但率衆引還、朕別有區畫。下略

韓元少撰先生神道碑曰：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梭龍羌、道險遠、君間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要領還報。後梭龍諸羌輸欸、而君已歿。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

朱錫鬯輓先生詩、出塞同都護、論功過貳師、華堂屬纊日、絕域受降時、悽惻傳天語、艱難定月氏。

歛魂有未散，消息九京知。蓋亦指此。

寄朱錫鬯詩江南。通志堂集卷三

吳漢槎歸吳江省親。徐釚撰吳漢槎墓志銘

陳其年卒。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先生二十九歲。

譯御製松賦、賦乾清門應制詩，上皆稱善，知其有文武才，於是外庭僉言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通志堂集附錄

按：聖祖松賦，列在初集。初集止於癸亥。徐健庵撰先生墓志銘：是歲，萬壽節，上親書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皆稱旨，於是外庭僉言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意其七日不汗死也。韓元少撰神道碑曰：賦乾清門應制詩，譯御製松賦，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君益自感奮，而不幸遽病，病七日遂不起。玩其語氣，似距卒年甚近。聖祖癸亥以後詩文既不屬初集，爰置是年。松賦見聖祖初集三十卷，文長三百五十字。

二月十二日，扈從巡五臺。十五日至龍泉關，二十日度長城嶺，二十三日至菩薩頂。三月二日過趙北口，有登五臺五律詩。東華錄、通志堂詩

三月七日，扈駕回京。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

嚴蓀友、秦留仙充平定三逆方略纂修官。

是年冬，吳漢槎自吳江回京，館先生邸。查慎行癸亥謳歸集有過吳漢槎禾城寓樓詩，下注，時漢槎將攜家入燕。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先生三十歲

五月，扈從避暑古北口，吳漢槎有和愷功送令兄侍中扈從之作。

玉輿避暑出黃華，千里霓旌映塞沙。爲問帷宮誰珥筆，馬卿詞賦爛如霞。廣庭花月自幽閒，一曲驪歌悵度關。應識鶺鴒原上意，長依龍武輦前山。秋笳集卷八

按：是年愷功十一歲，受業於漢槎，讀愷功讀秋笳集有感詩，有我昔從遊騎竹年之句。熙朝雅頌卷五

與梁藥亭書，趣其北行，共選南北宋諸家詞。

上略僕意欲有選，如北宋之周清真、蘇子瞻、晏叔原、張子野、柳耆卿、賀方回、秦少游，南宋之姜堯章、辛幼安、高賓王、程鉅夫、陸務觀、吳君特、王聖與、張叔夏諸人，多取其詞，彙爲一集，餘則取其詞之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見也。不知足下樂與我共事否？處此雀喧鳩鬧之場，而肯爲此冷淡生活，亦韻事也。望之，望之。

是年，顧梁汾來京師。先生與梁汾書

九月，扈從南巡，十月抵濟南、高郵、金山、蘇州、無錫，十一月至江寧、曲阜、兖州。抵無錫，寄顧梁汾一書，歷敘所經山川之勝，而於姑蘇、無錫以平生師友盡在是邦，尤所愛慕，致書中有來生夙願之語。

上略金閶、錫嶺，蘭檝可通，侍絳帳於崑岡，結芳鄰於吾子，平生師友，盡在茲邦，此僕來生之夙願，昔夢所常依者也。又云：品名泉於蕭寺，歌烏語于花溪，昔人所云茂林修竹，清流激湍者，向於圖牒

見之今以耳目親之矣。且其土壤之美、風俗之醇、季札遺風、人多揖讓。言偃故里、士盡風流。末云、倘異日者脱履宦途、拂衣委巷、漁莊蟹舍、足我生涯、藥臼茶鐺、銷兹歲月、恒抱影於林泉、遂忘情於軒冕。然而不敢必也。悠悠此心、惟子知之、故爲子言之。

登惠山貫華閣、留以三十繪像、並爲書貫華閣額。

按杜詔雲川閣詩集卷二同梁汾先生登貫華閣觀成侍中三十小像感賦兩絕句、并示鄒可遠詩云、此照還同此閣存。幾人能唱憶王孫。風流休數鴛鴦社、只是傷心皂莢屯。宛然側帽影徘徊。彈指韶華老淚垂。誰取沉香薰小像、十年流落一香眉。注、鄒可遠有香眉詞。又按趙函道光壬辰撰納蘭詞序云、余嘗登惠山之陰、有貫華閣者、在羣松亂石間、遠絕塵軌。容若扈從南來時、嘗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舊藏容若繪像及所書貫華閣額、近燬於火、爲可惜也。

按趙函序謂容若扈從南來時、與迦陵、梁汾、蓀友信宿其處、此事不確。緣是年蓀友、梁汾俱在京師、特辨正之。

十一月、還京師。是行有金山賦、靈巖山賦、祀東岳、平原、過樊侯墓、虎阜、金陵、江南雜詩、平山堂、秣陵懷古、聖駕臨江恭賦等詩詞、有憶江南十一闋、題曹子清先人所搆楝亭、亭在江寧署中、滿江紅一闋。

十二月、先生三十初度、姜西溟賦六絕句見贈。葦間集詩

七月、嚴繩孫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敕授承德郎、冬、典順天鄉闈試事、竣、假歸。

九月、秦松齡以辛酉主江西鄉試被勘南歸。

十月、吳漢槎卒。五十四歲時先生扈從南巡至十一月聞耗金陵。故祭文有云、青溪落月、臺城哀柳、哀訃驚聞、未知是否。原文除通志堂集外不散見、爰錄於次、

嗚呼、我與子爰居爰處、誰料倏忽、死生異路。自我別子、子病雖遽、款款話言、歷歷衷素。初謂奄旬、尚可聚首、俄然物化、楊生左肘。青溪落月、臺城哀柳、哀訃驚聞、未知是否。疇昔之夜、元冕垂纓、呼我永別、號痛就醒、非子也耶、彷彿精靈。我歸不聞子笑語聲、傳言是矣、帷堂而哭、寡妻弱子。七十之母、遠在故里、返輀何日、倚閭何俟。嗟嗟蒼天、何厚其才、而嗇其遇、亦孔艱哉。弱齡克賦、左馬右枚、未題雁塔、先泣龍堆。中郎朔方、亭泊遼海、蕭蕭寒吹、荒荒破壘。子窮過此、二十四歲、凌雲欲奏、狗監安在。自我昔年、邂逅梁溪、子有死友、非此而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皇恩蕩蕩、磅礴無垠、皁帽歸來、嗚咽沾巾。我喜得子、如驂之靳、花間草堂、月夕霜晨。未幾思母、翩然南棹、憑臚發詠、臨流垂釣。舟還巨壑、鶴歸華表、朋舊全非、容顏乍老。中得子訊、臥痾累月、數寄尺書、趣子遄返。授館甫爾、遂苦下泄、兩月之間、便成永訣。自古人才、易夭而貧、黃金突兀、白玉嶙峋。以彼一日、易我千春、知子不願、卓哉斯文。子志未竟、子勞已息、有子與女、塊然岾席。言念交期、慰爾營魄、靈兮鑒之、無嗟遠客。尚饗。通志堂集卷十四

冬、得惠山聽松庵故物明王孟端、李西崖所爲竹爐詩畫卷。是年秋、梁汾以庵之竹爐年久損壞、爲仿舊式製之、恒歎舊圖之不可復得、及來都下、忽見之先生所、先生遂以贈焉、並題七律一首。見京師坊巷

先生題竹爐新詠卷詩附序云、惠山聽松庵竹茶爐年久損壞、甲子秋梁汾仿舊製復爲置積書巖中、諸名士作詩以紀其事。是冬余適得一卷、題曰竹爐新詠、則明時王舍人孟端李相國西崖所爲竹爐詩畫、並在實聽松故物也、喜以歸梁汾、即名其巖曰新詠堂。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公曆一六八五 **先生三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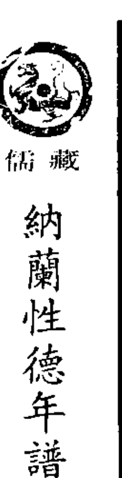
任一等侍衛。

先生二十二歲授三等侍衛、其後晉二等、一等始於何年、殆不可考。查實錄、東華錄均未之載。惟先生以一等侍衛終、謹志是年。

四月、嚴蓀友南歸、入辭先生、賦詩送別。嚴祭文云、時坐無餘人、相與敘平生之聚散、究人事之終結、語有所及、悵然傷懷、久之別去、又送我於路、亦終無所復語、其意若有所不甚釋者。

五月下旬先生示疾、前一日同梁藥亭、顧梁汾、吳天章、姜西溟詠夜合花。詩云、庭前雙夜合、枝葉敷華榮、疏密共晴雨、卷舒因晦明、影隨筠箔亂、香雜水沉生、對此能消忿、旋移近小楹。張純修刻飲水集、題注五月下弦四字。

顧梁汾撰祭文云、示疾之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姜西溟撰祭文、夜合之花、分詠同裁、詩墨未乾、花猶爛開、七日之間、玉折蘭摧。朱錫鬯撰祭文、夜合悍忪、花散籤帙、聯吟比調、曾未旬日。是先生作此詩時、距逝世僅七日耳、蓋絕筆矣。



先生得寒疾、上遣中官侍衛及御醫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上將出關、命以病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已七日不汗、未及進而先生歿。時五月三十日己丑也。上爲震悼、使賜祭奠、卹有加。初臨終時、邀徐健庵訣、泣而言曰、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鑽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生平詩文本不多、隨手揮寫、輒復散佚、不甚存録。辱先生不棄、執經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語以讀書之要、及經史子百家源流、如行者之得路。然性喜作詩餘、禁之難止。今方欲從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長負明誨、歿有餘恨。徐健庵通志堂集序

六月、梭龍諸羌輸款、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几筵哭而告之、以先生有勞於是役也。韓元少撰神道碑

顧梁汾祭先生文

嗚呼吾哥、其敬我也、不啻如兄、而愛我也、不啻如弟。而今舍我去耶。吾哥此去、長往何日重逢、何處不招我一別、訂我一晤耶。且擗且號、且疑且愕、日晻晻而遽沈、天蒼蒼而忽暮、腸慘慘而欲斷、目昏昏而如瞀。其去耶、其未去耶。去不去尚在夢中、而吾兩人俱未寤耶。吾哥去而堂上之兩親何以爲懷、膝前之弱子何以爲怙、輦下之親知僚友何以相資、益海内之文人才子、或幸而遇、或不幸而失路無門者、又何以得相援而相煦也。欲狀吾哥之生平、既聲淚俱發而不忍爲追維、欲述吾兩人之交情、更聲淚俱竭而莫能爲覼縷。蓋屈指丙辰以迄今茲、聚而散、散而復聚、無一日不相憶、無一事不相體、無一念不相注。第舉其大者言之、吾母太孺人之喪、三千里奔赴、而吾哥助之以麥舟。吾友吳兆騫之厄、二十年求救、而吾哥返之成所。每戇言之數進、在總角之交尚且觸

忌於轉喉、而吾哥必曲爲容納。洎讒口之見攻、雖毛裏之戚、未免致疑於投杼、而吾哥必陰爲調護。亦其知我之獨深、亦爲我之最苦。豈兄弟之不如友生、至今日而竟非虛語。又若爾汝形忘。晨夕心數、語惟文史、不及世務。或子衾而我覆、或我觴而子舉、君賞余彈指之詞、我服君飲水之句。歌與哭總不能自言、而旁觀者更莫解其故。又若風期激發、慷慨披露、重以久要、申其積愫。我哥既引我爲一人、我亦望吾哥於千古。他日執令嗣之手而謂余曰。此長兄之猶子。復執余之手謂令嗣曰、此孺子之伯父也。嗚呼、此意敢以冥冥而相負耶。總之吾哥胸中浩浩落落、其以世味也甚淡、直視勳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以道義也甚真、特以風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人見其掇科名、擅文譽、少長華閥、出入禁御、無俟從容政事之堂、翺翔著作之署、固已氣振夫寒儒、抑且身膺夫異數矣。而要之吾哥所欲試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業、百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實造物之靳乎斯人、而并無由達之君父者也。猶憶吾哥見贈之詞有曰、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又曰、惟願把來生祝取、慧業同生一處。嗚呼、又豈偶然之言而他人所得預者耶。吾哥示疾之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詠中庭之雙樹、余詩最後出、讀之鏗然喜見眉宇、若惟恐不肖觀之落人後者。已矣、伯牙之琴、蓋自是終身不復鼓矣。何身可贖、何天可籲。音容僾然、涕泣如澍。再世天親、誓言心許。魂兮歸來、鑒此悰愫。

通志堂集附刊碑志、哀祭、詩文爲二卷、篇什既富、所作皆當時名流、然往往稱述其家世勳貴、無足當先生生平者。其中惟嚴繩孫、姜宸英、梁佩蘭諸篇、皆敘述交誼、而懇切真摯、尤以顧貞觀一篇爲

最顧氏著作、今惟詞有傳本、古文則向所罕見、爰專録顧文於此。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先生葬皂莢屯。徐健庵撰神道碑文、表諸阡。

按杜詔雲川閣詩卷三同梁汾先生登貫華閣觀成侍中三十繪象有詩云、只是傷心皂莢屯。下注、皂莢屯其葬處也。徐健庵撰神道碑曰、侍衛納蘭君容若之既葬、太傅泣而告余曰、吾子之喪、君既銘而掩諸矣、余猶懼吾子之名傳之勿遠也、揭而表諸道、庶其不磨。又云、會上亦有意將大用之、人皆爲君喜、忽於去年五月晦得寒疾而卒。觀此可知健庵撰文當在丙寅。又按健庵撰墓志銘、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其葬蓋未有日也。讀健庵前後兩文、計之當於是年營葬。



後記

容若雖履盛處豐、生長華綺、乃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韓菼撰神道碑曰、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想。當二十二歲廷對後、即被擢侍衛、處身宮禁、然本性放達不拘、對此爲生平最不慊意事。其抑鬱多感、半由於此。讀其擬古第一首云、曰余餐霞人、簪紱忽如寄。第七首云、丈夫故豁達、身世何汲汲。外物信非意、潦倒翻成泣。第四十首云、我本落拓人、無爲自拘束。倜儻寄天地、樊籠非所欲。野鶴吟云、鶴生本自野、終歲不見人。朝飲碧溪水、暮宿滄江濱。忽然被矰繳、翹首盼青雲。僕亦本狂士、富貴鴻毛輕。欲隱道無由、幡然逐華纓。動止類循牆、戢身避高名。憐君是知己、習俗苦不更。安得從君去、心同流水清。凡此皆自述也、可以見其志趣。高士奇贈金縷曲有句云、誰識胸中才八斗、任浮沈、執戟鸞旌下。蓋亦深致惋惜。顧梁汾撰祭文云、其於世味也甚淡、直視勳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其於道義也甚真、特以風雅爲性命、朋友爲肺腑。又曰、所欲建之業、百不一副、所欲遂之願、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非相知如梁汾、孰能道此。側帽風前花滿路、晏小山清平樂句也、容若平生服膺晏詞、其弱冠時所作、曰側帽詞、有承平烏衣少年、樽前馬上之概。自後所刊、更名飲水、蓋在悼亡以後、所爲詩詞、輒寄哀音、先生自曰、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可知其十年之間、有此兩種身世。觀集中自悼亡盧氏後、傷感懷念之作、纏綿惻愴、至終身如是。幾無一字一句、不使人悽然以感也。即平素於友朋酬贈送別之作、或相憶之寄、亦無不披瀝肝膽、激發至情。凡此皆得之集中、可一一覆按。夫惟情真、斯文字之所由工也。

容若古之傷心人、其失意之事、可得之於文字者、如憶桃源慢之寄聲珍重、加餐千萬、而今始會當時意。菩薩蠻之記得別伊時、桃花柳萬絲。念奴嬌之怕見人去樓空、柳枝無恙、猶掃窻閒月、無分暗香深處住、悔把蘭襟親結。浣溪紗之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減字木蘭花之自惜尋春來較晚、知道今生那見卿。鵲橋仙之人去似春休、別自有人桃葉渡。觀上所述、似締盟之後、事復不諧、故有別自有人桃葉渡與自惜尋春來較晚之句。又似一別之後不復再見、故有知道今生那見卿之句。其尤顯明而可以探索其事實者、則更有昭君怨一闋、詞云、深禁好春誰惜、薄暮瑤階佇立。別院管絃聲、不分明、又是梨花欲謝、繡被春寒今夜。寂寂鎖朱門、夢承恩。其末了兩句、最足注意。所謂鎖朱門、何地也、夢承恩、何事也。除宮闈以外、更何有承恩之事。又觀其贈梁汾金縷曲云、御溝深、不似天河淺。至是言皆有歸、非泛爲之辭矣。後宮深禁、故有不復再見之感。如曰昭君怨爲詠宮怨之詞、則清初如彭羨門、王士禎輩固嘗好爲此體。惟容若一生、獨不肯作此無謂作品。凡所謂宮怨閨怨、於詩詞兩集中不能找得一首、況昭君怨有又是梨花欲謝一句、已置身題內、且有所指、爲非詠宮怨明矣。入宮之事、本諸相傳、無確實證據。近讀其詞、特拈而書之、以見作者身世之感、受惜其時其人未得所詳。

飲水詞句中用迴廊梨花特多、意必於時於地有所實指。如青衫濕、到而今、獨伴梨花影。采桑子、落盡梨花月又西。沁園春、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唐多令、爲梨花深掩重門。虞美人、春情只到梨花薄。蘇幕遮、剗地梨花、徹夜東風瘦。清平樂、黃昏只對梨花。昭君怨、又是梨花欲謝。金縷曲、任梨花落盡、無人管。紅窗月、猶記迴廊影裡、誓三生。金縷曲、依迴廊新月在。木蘭花、迴廊一寸相思地。浪淘沙、夢裏瞥過迴

廊。青衫濕、教尋夢也廻廊。

明珠相業與徐崑山均在毀譽參半之間、惟撤藩之舉、與米思翰堅力主之。及平定三藩時、贊理軍務、以致成功、固不可沒也。其後連結黨羽、援引靳輔、余國柱輩、權傾朝廷、致有二十七年郭琇疏劾、削大學士職、降爲內大臣、時在容若卒後三年。先是容若贈梁汾金縷曲有一日心期千刦在之句、似察微憂危、已萌先見。又觀嚴蓀友撰祭文曰、初容若年甚少、於世無所措意。既而論文之暇、間語天下事、無所隱諱。比歲以來、究物情之變態、輒卓然有所見。於其中或經時之別、一再接其緒論、未嘗不使人爽然而自失也。蓋其警敏如此。使更假以年、吾安知其所極哉。夫容若爲吾師相國子、師方朝夕綸扉、以身繫天下之重。容若起科目、尋擢侍殿陛、益密邇天子、左右人以爲貴近臣無如容若者。夫以警敏如彼、而貴近若此、此其夙夜畏寅、視凡人臣之情、必有百倍而不敢即安者、人不得而知也。又云、余以將歸、入辭容若、時坐無餘人、相與敍平生之聚散、究人事之終結、語有所及、悵然傷懷、久之別去、又送我於路、亦終無所復語、其意若有所不甚釋者。蓀友此文作於明珠在朝之時、其言自多委婉、然言外之意可得而知。讀此可見其用心、確有難言之悲楚矣。

叢錄

飲水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因憶香嚴詞有感、浣溪紗一闋、有舊游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之句。按龔芝麓有香嚴齋所著詞曰香嚴詞、龔嘗有蓦山溪、重來門巷、盡日飛紅雨二句、爲當時所傳誦。觀容若此詞、似不勝重來之感。云憶香嚴詞、未知何指。通志堂集原本復將此題刪去、王儼齋謂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廻、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采桑子云、謝家庭院殘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銀牆、不辨花叢那辨香。此情已自成追憶、零落鴛鴦、雨歇微涼、十一年前夢一場。後之讀此詞者、無不疑及與悼亡有關、并引以推證其悼亡年月。余近讀梁汾彈指詞有和前韻一首、詞云、分明抹麗開時候、琴靜東廂、天樣紅牆、只隔花枝不隔香。檀痕約枕雙心字、睡損鴛鴦、孤負新涼、淡月疏櫺夢一場。觀上二首、詠事則一、句意又多相似。如謂容若詞爲悼亡妻作、則閨閣中事、豈梁汾所得言之。

飲水詞詠紅姑娘眼兒媚、按紅姑娘一名洛神珠、一名燈籠草、即酸漿草也。元椶櫚殿前有草名紅姑娘、見清吟堂集詠紅姑娘詩題注。

陳其年湖海樓詞卷一有點絳唇和成容若韻、卷十九金縷曲贈成容若詞云、丹鳳城南路、看紛紛、崔盧門第、鄒枚詩賦。獨炙鵾笙潛趁拍、花下酒邊閒譜。已吟到、最銷魂處。不值一錢張三影、儘旁人、拍手揶揄汝。何至作、溫韋語。總然不信填詞誤。憶平生、幾枝紅豆、江東春暮。昨夜知音纔握手、笛裡飄零曾訴。長太息、鍾期難遇。斜插侍中貂更好、箭髀鳴、從獵回中去。堂堂甚、爲君舞。

梁藥亭六瑩堂集、贈成容若侍中五古、崇蘭鬱深澗、青松挺高岡。志士無外營、氣味同孤芳。掩戶二十年坐臥惟一床。耒苗事東皋、垂釣歌滄浪。高秋八九月、朔雁紛南翔。詎期故人書、託雁相銜將。上言報親友、下言抒哀腸。勸我入帝京、結束衣與裳。自從屈仲冬、大江動帆檣。日月翻飛波、天地歸微茫。走馬渡黃河、冰寒人馬僵。砂磧乘飛塵、肌膚切嚴霜。不辭途路艱、來登君子堂。堂上何巍峨、棨戟樹兩傍。雲楣耀黃扉、虹霓貫干將。及爾見君子、和顏悅而康。顧念我草澤、自忘躬貂璫。令德美在中、粹然著圭璋。共陳風雅言、正音諷洋洋。國風爲不淫、小雅少怨傷。三百久矣衰、願君今復倡。鼓瑟聞鰷魚、彈琴志螳螂。麟遊表符瑞、鳳舉鳴歸昌。古來重知音、牙曠垂譽望。清渭無濁流、皦日凝祥光。道義茍可求、金石鐫久長。

朱竹垞曝書亭集江湖載酒詞卷、有和成容若見寄秋夜詞臨江仙一闋。按飲水詞中、前後臨江仙十二闋、皆非其題、原作殆已散佚。又浣溪紗聯句一闋、亦見曝書亭集、通志堂集未載、錄下。

出郭尋春春已闌、陳維松 東風吹面不成寒。秦松齡 青村幾曲到西山、嚴繩孫 並馬未須愁路遠。姜宸英

看花且莫放杯閒、朱彝尊 人生別易會常難。成德

高士奇疏香詞、有苑西梳妝樓和成容若齊天樂、和種桃花發沁園春、臘月十二日成容若生日索賦摸魚兒、送成容若扈從賀新涼四闋。

吳天章蓮洋集卷十一、題楞伽出塞圖五古云、出關塞草白、立馬心獨傷。秋風吹雁影、天際正茫茫。豈念衣裳薄、還驚髩髮蒼。金閨千里月、中夜拂流黃。按容若號楞伽山人、又觀其送顧梁汾詩云、故人零

落、帳何之、猶把楞伽幼婦詞、是必指容若矣。飲水詞有自題小照太常引二闋、第一首上半截云、西風乍起、峭寒生、驚雁避移營、千里暮雲平、休回首、長亭短亭、似出塞之音也。

賭棋山莊詞話、鎮洋汪仲安元治納蘭詞凡五卷三百二十三闋、比之袁本多百餘闋、可謂搜羅無遺。仲安刻是書竟、曾填齊天樂一闋、詞云、駿鸞返駕人天杳、傷心尚留蘭畹、艷思攢花、哀音咽笛、當日更番腸斷。烏絲漫展、認蠹粉芝煙、舊痕悽惋。擁被微吟、怎禁清淚暗承眼。終慚替人過許、只爲零落甚、重爲排卷。白氎晨書、青燈夜校、忍記三生幽怨。蓉城夢遠、可相逢此情深淺。傳遍詞壇、有愁應共澣。仲安填詞、有納蘭再世之目、替人句謂此也。

淥水亭與唐實君話舊、鏡裡清光落檻前、水風涼逼鷺鷥肩。菰蒲放鴨空灘雨、楊柳騎牛隔浦煙。雙眼乍開疑入畫、一樽相屬話歸田。江湖詞客今星散、冷落池亭近十年。查慎行敬業堂集卷一六

吳天章送顧梁汾南歸云、谷簾泉好曾參謁、夜合花開罷賦詩。金馬才名狂客散、斜川風景酒人知。蓋傷乙丑五月事也。蓮洋集卷十一

顧梁汾登黃鶴樓賦大江東去、末云、等閒孤負第三層上風月。附注云、嗚呼、容若已矣、余何忍復拈長短句乎。是日狂醉、憶桑榆墅有三層小樓、容若與余乘月去梯中夜對談處也、因寓此調落句及之。彈指詞下卷

姜西溟跋同集書後、往年容若招余與蓀友、梁汾集花間草堂、劇論文史、摩挲書畫云云。而梁汾晚年於端文公祠後構室三楹、南窗對惠山、顏曰花間草堂、其惓惓於昔遊如此。毛際可安序堂文鈔卷十四花間草



堂記

姜西溟跋同集書後往年容若招予往龍華僧舍日與蓀友梁汾諸子集花間草堂劇論文史摩挲書畫于時禹子尚基亦間來同此風味也自後改葺通志堂數人者復晨夕相對几案陳設尤極精麗而主人不可復作矣蓀友已前出國門梁汾覊棲荒寓行一年所今亦將妻子歸矣落魄而留者惟余與尚基耳閲蓀友容若此書不勝聚散存歿之感而予於容若之死尤多慨心者不獨以區區朋游之好已也此殆有難爲不知者言者若余書偶然涉筆不知尚基何緣收此然亦足以見姓名於其間志一時之勝概云爾。四庫本湛園未定稿卷八

余舊有菊莊詞爲吳孝廉漢槎在寧古塔寄至朝鮮有東國會寧都護府記官仇元吉題余詞云中朝買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故王阮亭先生有新傳春雪詠蠻繳織弓衣之句益都相國馮公有記載三長衿虎觀風流一調動雞林之句皆一時實録也同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梁汾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惜全首不傳。徐釚詞苑叢談卷五

阮葵生茶餘客話所載有吳漢槎戍寧古塔行笥攜菊莊側帽彈指三詞之語按漢槎出塞容若年僅五歲安有攜其側帽詞之理徐釚詞苑叢談則云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貞觀彈指詞寄朝鮮則非漢槎攜去明矣茶餘客話又云有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畸以一餅金購去詞苑叢談則云寄至朝鮮此篇係徐氏記載本人事實當無不確特録之以正阮氏之誤。

成德氏納喇、亦作納蘭、太傅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選侍衛、愛才好客、所與遊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諸儒説經之書、刻爲通志堂經解一千八百餘卷、精鑒藏、善書、能詩、尤工於詞、所刻飲水、側帽詞傳寫徧於村校郵壁、有通志堂集。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八

納蘭容若、大學士明珠子、少聰敏、過目成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擁書數萬卷、蕭然若寒素、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娱。所作飲水詩詞集、通志堂文集、周易集義粹言、禮記集説補正、所居名珊瑚閣。天咫偶聞卷四

按通志堂集、爲賦、詩、詞、古文、雜識合訂而成、得十八卷、所云通志堂文集誤。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絶、蕭然若寒素、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娱、不知爲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琱弓牙箭、列罽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冠、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茶餘客話

成容若爲納蘭太傅之長子、中康熙癸丑進士、時太傅權震當時、而侍衛素嗜丹鉛、與名士交接、初不干預政事、惟吳漢槎謫戍黑龍江、以顧貞觀舍人向侍衛乞憐、故侍衛閱其寄吳小詞、辭甚凄苦、惻然曰、都尉河橋之作、子荊楚雨之吟、并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專任其事、毋煩更多言也。貞觀曰、人壽幾何、顧以十載期之。侍衛乃白太傅、援例赦還、一時賢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諸家經解數千卷、名通志堂經解、一時傳誦焉。嘯亭雜録

嘗讀呂汲公杜詩年譜、首開元辛巳年已三十、蓋晚成者也。李長吉未及三十已應玉樓之召、若比少陵、則畢生無一詩矣。然破錦囊中石破天驚、卒於少陵同壽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殤一也。優曇之花、剎那一現、靈椿之樹、八千歲爲春秋、豈計修短哉。此容若書昌谷集後語也。容若較昌谷多四歲耳、其側帽飲水之篇、在當時已有井水吃處無不爭唱、今又百六七十年、倚聲家直聳爲李煜後一人、雖陽春小山不能到、其書昌谷殆若自道、豈非讖哉。咸豐己未臘月讀此集一過、漫□。其後邵亭眲叟見北平圖書館藏莫友芝舊藏通志堂集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惟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王國維人間詞話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

陳聶恒栩園詞弁錄、顧梁汾書云、國初輦轂諸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爲諧暢。香嚴、倦圃、領袖一時、惟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並與游讌之席、各傳唱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爲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亦難泯。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頗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視花間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雖云盛極必衰、風會使然、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浸淫而入於風雅、可

爲太息。

丁藥園澎曰、容若塡詞有飲水側帽二本、大約於尊前馬上得之。讀之如名葩美錦、郁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宋初周待制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十二律、柳屯田增至二百餘闋、然亦有昧於音節。如蘇長公猶不免鐵綽板之譏。今容若以侍衛能文、少年科第、間爲詩餘、其工於律呂如此、惜乎不能永年、悲夫。

顧梁汾曰、容若詞一種悽惋處、令人不能卒讀。人言愁、我始欲愁。

陳其年曰、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

聶晉人曰、容若爲相國才子、少工塡詞、香艷中更覺清新、婉麗處又極俊逸、眞所謂筆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惜乎早赴修文、所謂天雨粟、鬼夜哭、果有之耶。

容若構一曲房、屬藕漁書額、曰鴛鴦社。顧梁汾有桃源憶故人詞云、千金一刻三春夜、轉眼水流花謝。已覺都成夢話、只是傷心也。分明有恨如何寫、判得今生暫捨。還擬他生重借、領袖鴛鴦社。玩此詞語氣、當作於容若去世之後。彈指詞下卷

忍草庵舊藏納蘭容若遺像幷所書貫華閣額、重九後二日、偕鍾士奇訪之、額與象俱已燬棄、慨然題壁、中酒纔過、裂葉風尋、秋亂踏四山空。貫華閣子夢邊鹿、飲水詞人天外鴻。變滅浮嵐攢紫翠、蕭森老樹碎青紅。銷魂絕代佳公子、側帽風流想象中。趙函樂潛堂集卷一

邊袖石十汊海詩五絕句、錄三、平泉花木翠迴環、相國樓臺占此間。二百年來人事改、夕陽青映隔城

山。飲水新詞製最工、烏絲格調宛相同、笛牀琴薦清歌夕、猶有平原結客風。雞頭池涸誰能記、淥水亭荒不可尋。小立平橋一惆悵、西風涼透白鷗心。健修堂集卷十一

納蘭容若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晚乃篤志於經史、且欲窺性命之旨。八旂文經 其書法摹褚河南臨本褉帖、間出入黃庭內景經。憺園集 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刻爲通志經解、精鑒藏善書、能詩、尤工於詞。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曼殊震鈞國朝書人輯略卷二

納蘭容若爲國初第一詞人、其飲水詩論填詞古體云、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託。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愁作。冬郎一生極憔悴、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鞵心事杜陵知、祇今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已自換頭兼轉韻。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尋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爲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甘受和、白受采、進於沈著渾至何難矣。慨自容若而後、數十年間、詞格愈趨愈下、東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語清空、而所得者薄、力求新艷、而其病也尖、微特距兩宋若霄壤、甚且爲元明之罪人、箏琶競其繁響、蘭荃爲之不芳、豈容若所及料哉。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

容若與顧梁汾交誼甚深、詞亦齊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論者曰失之肥。同上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五燈會元、納蘭容若詩詞名本此。同上

梁汾營救漢槎事、詞家記載綦詳、惟梁溪詩鈔小傳注、兆騫既入關、過納蘭成德侍衛所、見齋壁大書

顧、梁汾爲吳漢槎屈膝處不禁大慟云云、此說他書未載、昔人交誼之重如此。同上

成德、字容若、避東宮嫌、名改名性德、納喇氏、金三十一姓之一、先世星懇達爾漢、據有葉赫之地、所謂北關也。隸滿洲正黃旗、葉赫東城貝勒金臺什曾孫、大學士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丙辰廷對、與十名、中授侍衛、嘗奉使覘梭龍羌、乙丑五月卒、年三十有一。善爲詩、尤工於詞、嘗輯全唐詩選、詞韻正略、刻宋元以來經解、書學、褚河南有通志堂集十八卷。八旗文經卷五十七小傳

容若悼亡自度曲青衫濕徧、周之琦懷夢詞有和此調、題曰：道光乙丑、余有騎省之戚、偶效納蘭容若爲此。雖非宋賢遺譜、其音節有可述者。懷夢詞

梁任公淥水亭雜識跋：容若小詞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經解、爲經學家津逮、其紀地勝、摭史實、多有佳趣、偶評政俗人物、見地超絕、詩文評益精到、蓋有所自得也。卷末論釋老、可謂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可謂僧儒闢異端者當頭一棒、翩翩一濁世公子、有此器識、且出自滿州、豈不異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須讓此君出一頭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讀竟記。飲冰室文集卷七十七

納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年、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爲師、而先生按、指唐孫華。方客長洲宋文恪所、會文恪薨、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鋭、慧辨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責難、先生引端竟緒、答無留滯、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卿、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若。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爲刻詩集若干卷、晚年寄草堂資、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顧陳垿撰唐孫華傳

天香滿院圖、禹之鼎繪、朱邸峥嵘、紅闌綠曲、老桂數株、柯葉作深黛色、花綻如黄雪。一人青袍緹絡、佇立若有所思、貌清癯特甚、容若三十一歲象也。江陰繆藝風藏。蕙風詞話卷五

按、此圖今藏繆氏後人、無款識、無題跋、昔藝風於滬上徵名流題詩文甚多、據其語、人云係相傳爲容若象、然考之通志堂集及同時他家集中、均未之及、不足徵信。今有正書局中國名畫集第十集有影印片、錄此備考。

雙鳳硯、爲容若故物、朱竹垞鐫跋、爲某旗人藏。今以數百金質於日本某氏、有拓片。

抄手形硯、即火硯 左側鐫納蘭成德藏五字、右側有梁節庵刻銘、天有日、人有心、巀山硯、淚涔涔、十二字。今江寧鄧氏藏。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長卷、董香光跋後、入內府。庚午十月、獲見於故宫鍾粹宫、蓋有成德容若方章二、成德方章二、楞伽真賞方章一、容若書畫方章一、楞伽山人圓章四、楞伽圓章四。

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上諭、且年羹堯又係明珠之孫壻。按、羹堯康熙三十九年進士、生年莫考 是年揆敘僅二十七歲、必非妻揆敘女。容若長揆敘十九歲、是年四十六歲、則所謂明珠孫壻、當爲容若之壻也。

遺著考略

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是書乃取宋陳友文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方聞一大易粹言七十卷合輯之。二書皆薈萃宋儒之易說。集義原書只有上下經，故所引未能賅備；粹言兼其經傳，惟集義所採摭，視粹言多十一家，容若因將二書合併，去其重複繁蕪，又採十一家著作中論繫辭諸傳爲集義所未採者補之。間以己見考其源委，定其體例，合訂刪補，成八十卷。

此書相傳謂其稿本出陸元輔，性德歿後，徐乾學刊入九經解中，始署性德之名，莫之詳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

翁方綱通志堂經解書目：按大易粹言今考定是宋方聞一撰，宋史藝文志作曾穜，誤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陳澔禮記集說疏舛太甚，乃爲條析而辨之。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引經文，次列澔說，援引考證，以著其失。頗採宋元明人之論，與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古訓名物者十之三四，辨析義理者十之六七。以澔主義理，故隨文駁詰亦多也。凡澔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爲詳賅。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

淥水亭雜識。通志堂集分四卷，自第十五卷至十八卷，康熙三十年梓版，刻本甚精。後刊入昭代叢書。張氏適園叢書均不分卷數，有癸卯孟夏震澤楊復吉跋。

通志堂集。康熙三十年辛未，徐健庵輯其遺著序而梓之，別爲賦一卷、詩四卷、詞四卷、經解序三卷、文二卷、淥水亭雜識四卷、附錄碑志哀祭二卷，成二十卷。徐乾學、嚴繩孫序。每葉九行，行十九字。余所見爲

邵亭舊藏本，今北平圖書館藏。徐健庵通志堂集序曰：余里居杜門、檢其詩詞古文遺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對巖、顧貞觀所藏、並經解小序合而梓之、以存梗概、碑志哀祭附于卷後。

全唐詩選、不詳卷數、見天咫偶聞卷五八旗人著述書目。未見傳本。

詞韻正略、不詳卷數、見天咫偶聞卷五八旗人著述書目。未見傳本。

今詞初集、與顧梁汾合選。卷首自吳偉業以下一百八十八家、有魯超序於康熙三十年。近人東莞倫明哲如有藏本。

名家絶句鈔、通志堂集卷十三名家絶句鈔序云、與蔣宣虎、顧梁汾、吳漢槎共相編定。未見傳本。

側帽詞、按趙函序汪珊漁刻納蘭詞云、向所見者、惟側帽詞刊本。又吳綺林蕙堂文集續集卷四、其所撰飲水詞序題作飲水詞二刊序、是知飲水之前、側帽詞已有刊本。徐釚詞苑叢談云、時有以成容若側帽詞、顧貞觀彈指詞寄朝鮮者、朝鮮人有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句。今未見傳本。

彈指詞、側帽詞合刊本、趙函序汪珊漁納蘭詞云、向所見者、惟側帽詞、并與顧梁汾合刊者、按趙氏道光時人、彼時尚有傳本也。

飲水詞、顧貞觀、吳綺校定、康熙十七年戊午刊於吳中。有吳綺、顧貞觀序、卷數未詳。

張純修刊飲水詩詞集、康熙三十年刻於揚州、雕工甚精、頁九行、行二十字、純修撰序。首頁有錫山顧貞觀閲定一行、詞之篇數、次序及字句異同、大致與通志堂集原本相同、增有過張見陽山居菩薩蠻一闋、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楝亭、亭在金陵署中滿江紅一闋。惟古近體詩比原本少一百八首。純修原

刻本流傳絕罕、今所見有華亭張祥河序、爲道光乙巳重梓本。版心縮小、合訂一冊。

萬松山房本飲水詩詞集、仿張純修本刻、首頁有錫山顧貞觀閱定一行、合訂一冊、不分卷數、有康熙三十年魯超序。

按魯超字文遠、會稽人、著謙庵詞一卷。

粵雅堂叢書飲水詩詞集、篇數次序悉照張純修本。首頁有錫山顧貞觀閱定一行、合訂一冊、不分卷數。

袁蘭邨飲水詞鈔、趙函序、汪珊漁刊納蘭詞、云吾友蘭邨近有刊本二百餘闋、亦非其全。按蘭邨錢唐人。名通、首頁有錢唐袁通蘭村選錄一行、無序跋、詞二百十一闋、刊入隨園三十種、嘉慶二年鋟板。

汪珊漁納蘭詞、汪元浩序云、乃因顧梁汾原輯本、楊蓉裳抄本、袁蘭村刊本、昭代詞選、名家詞鈔、詞滙、詞綜、詞雅、草堂嗣響、亦園詞選、彙抄得二百七十餘闋。其前後之次、擇體編之、字句異同、悉加註明、並采詞評、詞話、錄於卷首。又趙函序云、聞吳門彭桐橋家有通志堂集、集中所刊詞四卷、三百四闋、因寓書珊漁、校原本全刊之。光緒六年、仁和許增榆園叢刊納蘭詞、張預撰序、云乃仍婁東納蘭詞舊本、踵爲斯刻、並無復有增損與校勘之語。按榆園本爲三百四十二闋、並附汪本周僖、趙函、汪元浩三序及詞評、詞話於卷端、蓋存汪氏舊觀也。惟汪元浩序云、彙鈔得二百七十餘闋、或當時於序後復有所增補者。汪氏既曾取校通志堂原本、則原本三百四闋、必不致脫去二十餘闋之理。又按賭棋山莊詞話、鎮洋汪仲安納蘭詞凡五卷、三百二十三闋、此說殆可信。

許增榆園叢刊納蘭詞分五卷、補遺二十一闋、以汪珊漁輯本重梓之、見張預撰序。其前後之次、字句異同、悉仍汪本。其不曰飲水詞、曰納蘭詞、亦仍汪舊也。惟補遺二十一闋、爲他本所無。

納蘭一家言、舊抄本、選錄古今體詩七十一首。次序篇數、略與熙朝雅頌所選同。

制藝文見舊抄本梓里文萃。此文通志堂集所未載、且自來言容若遺著者、均未之及。今東莞倫氏藏。

附弟揆敘遺著考略

隙光亭雜識、是書談經者居半、尤邃於書經。其書六卷、後一卷、皆書注也。近人楊鍾義子勤輯入留垞叢刊、尚未付梓。昔滿人續廉藏有原本、後續氏歿、其書散佚。今東莞倫氏有藏本。

益戒堂集十六卷、自訂前集、起康熙三十一年壬申、訖四十二年癸未。後集起四十三年甲申、迄五十四年乙未。子仁山散騎永壽編、有自序、孫愷似序。刻本甚精、因雍正間犯禁、遂罕流傳。今北平某氏藏有鈔本一部、甚居奇、不輕示人。又聞有原刻本一部、爲某旗人所藏、但係轉述、未覩其書。又有稿本全部、聞藏涵芬樓。

雞肋集一卷、係早年所刻、僅詩百篇、無序跋。東莞倫氏藏。

本書徵引書目

一　八旗通志　內府本
二　滿洲八旗氏族通譜
三　滿洲名臣列傳
四　耆獻類徵
五　清史稿列傳
六　雍正上諭
七　葉赫那蘭氏家譜抄本
八　東華全錄
九　甘肅全省新通志
十　無錫金壇縣志
十一　康熙湖南通志
十二　重修揚州府志
十三　廣西通志
十四　歷科題名碑錄
十五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

十六 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
十七 魏源開國隆興記
十八 高士奇松亭行紀
十九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
二十 法式善清秘述聞
二十一 清聖祖實錄
二十二 朱一新京師坊巷志
二十三 錢儀吉碑傳集
二十四 盛昱八旗文經
二十五 震鈞天咫偶聞
二十六 昭槤嘯亭雜錄
二十七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
二十八 查慎行人海記
二十九 戴璐藤陰雜記
三十 聽松庵竹爐紀事本末
三十一 熙朝雅頌

三十二　王昶國朝詞綜
三十三　徐乾學憺園集
三十四　姜宸英湛園未定稿　四庫本
三十五　吳兆騫秋笳集
三十六　嚴繩孫秋水集
三十七　吳雲蓮洋集
三十八　朱彝尊曝書亭集
三十九　秦松齡蒼峴山人集
四十　高士奇苑西集
四十一　徐倬修吉堂文稿
四十二　查慎行敬業堂集
四十三　清聖祖集
四十四　杜詔雲川閣集
四十五　梁佩蘭六瑩堂詩鈔
四十六　徐釚南州草堂集
四十七　毛際可安序堂文鈔

四十八　趙函樂潛堂詩
四十九　徐倬通貴堂詩集
五十　陳維崧湖海樓集
五十一　邊浴禮健修堂集
五十二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
五十三　顧貞觀彈指詞
五十四　高士奇蔬香詞
五十五　周之琦懷夢詞
五十六　陳其年填詞圖卷繆藝風抄本
五十七　徐釚南州草堂詞話
五十八　陳聶恒栩園詞弁
五十九　徐釚詞苑叢談　四庫本
六十　吴衡照蓮子居詞話
六十一　古今詞選
六十二　賭棋山莊詞話
六十三　況周頤蕙風詞話

六十四　王國維人間詞話

六十五　翁方綱通志堂經解書目

六十六　吴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六十七　震鈞國朝書人輯略

六十八　通志堂經解

六十九　通志堂集

七十　榆園叢刊本納蘭詞

七十一　張祥河本飲水集

七十二　隨園三十種本飲水詞鈔

七十三　張純修本飲水詞

七十四　姜宸英葦詩集

兹譜經始於十九年春、至二十年春、始獲完稿。凡遺事瑣屑、目有所及、悉以採入。蓋恐久而愈湮、不復能詳、故寧蕪體例、不忍遺珠。任政記。

李恕谷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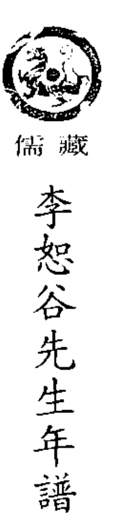
清·馮　辰　編撰
清·惲鶴生　修訂
清·劉調贊　續編
清·李　鍇　重訂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李恕谷先生年譜》五卷，清馮辰編撰，惲鶴生修訂，劉調贊續編，李鍇重訂。清道光十六年李詒刻本。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剛主，號恕谷，清直隸蠡縣（今河北高陽）人。父明性，以學行爲顏元（習齋）所服膺。恕谷以父命從習齋遊，盡傳其學。常來往京師，與一時名士如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生、方苞輩，都有往還。方苞與恕谷交厚，嘗遣其子從學。王崑繩、程綿莊、惲皋聞，皆因恕谷而拜入習齋門下，成爲習齋學派得力人物。故顏李學派雖由習齋創始，實得恕谷然後形成。其學以躬行爲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始寄意於書。所著有《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詩經傳注》八卷，《春秋傳注》四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擬太平策》一卷，《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各一卷，《閱史郄視》五卷，《平書訂》十四卷，《恕谷文集》十三卷。

恕谷門人馮辰、劉調贊等共纂《李恕谷先生年譜》，前四卷記庚寅之前，由馮辰編撰，惲鶴生修訂；第五卷記辛卯以後，由劉調贊續纂。後由李塨孫鍇重訂全譜，繁者刪之，漏者補之，合爲五卷。是譜自庚申七月之後皆採之恕谷日譜，以前則本之馮辰素聞於先生者。其中大德大節必書，至於悔過遷善之跡，亦詳載不避重復，而於辨學論道者必錄。至於講論經史，俱載他種著作，是譜則只記其大旨。恕谷親師取友，互相責善，爲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故亦書之。至於恕谷交遊，下世者亦各附以小傳（見《凡例》）。是譜敘述李塨生平事蹟、爲學大旨、改過遷善、講學著書等極爲詳盡，是研究恕谷及顏李學派學術思想之重要參考資料。



李恕谷先生傳

恕谷先生，蠡縣人，姓李氏，名塨，字剛主，恕谷其號也。以儒學名世，其學之傳自顏習齋先生。天下言聖賢實用之學必尊顏李。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宋明號爲儒者，蹴講性天，譁辯理氣，内則默坐觀心，採無極之元妙，外則精勤著撰，飾語錄之發皇，而於周禮體國經野，治官造士之政，孔門禮樂兵農，用之則行之具，概乎無有，儒術蒙虚，而世治滔滔，遂不復振。習齋有憂之，著四存編以立教，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究六府三事之實用，以正外道空無之妄，前儒主靜之非。恕谷承之，實大而聲宏，信近而徵遠，充之以淵博，發之以光輝，而聖賢有體有用之學，益昌明於天下。按恕谷年譜，先生父諱明性，以孝行著，學者尊之，稱孝慤先生。碩學高隱，行實具毛河右墓表、王崑繩傳

中。嫡母馬氏、蠡人。生母馬氏、易州世襲錦衣衛馬公女。順治乙亥三月二十四日先生生。弱冠爲庠生、試高等、當食餼。先生內承庭訓、又遊習齋之門、做習齋立日譜、逐日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與習齋、王法乾爲其學會、會則質日譜。譜中記過多、則習齋喜曰、自治嚴。記過少、則曰、非無過也、自治疎也。日記必詳錄、不爲隱諱。節觀會質則勸善規過、不互相迴護。先生嘗曰、每會習齋諍議、致愧赧無以自存。不如此、則悠忽安有成乎。於是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思光、學數於劉見田、學書於彭雪翁、學兵法於王五公。于田賦、禘祫、郊社、宗廟諸大典故考證尤詳。摭史志所載經世大畧、與賢君相之治績可法可行者、登于廖忘編①以備用、而修己治人之學大進。孝慤與嫡母返鄉居、留先生奉生母居城、率四弟課讀、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安、夙興拜

父母各四、乃返城拜生母。嘗曰、孝慤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不能也。乃纂求孝集、採古人事親之禮與事以自勉。無膏醴稻竭力以供、而自食粗糲、不使父母知。友人趙思光者、感先生孝而知先生貧、每間數日、使人送稻肉於孝慤、僞曰先生自城中遣來者。嗚呼、先生固大孝、此友亦奇人哉。年二十六、孝慤卒、擗踊痛絕、三日不食、寢苫枕塊、斂葬虞祭皆如禮。服闋、應試、遂以庚午舉於鄉。先生至都、督憲石門吳公素慕先生、聘先生授其子弟以六藝之學。時先生著大學辨業成、吳公同少宰秉義徐公共梓以行世。先生謁金素公曰、塨向不先見時貴、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已狥名、則不爲也。故一時顯達如王纘菴相國、王士禎尙書、許酉山侍郎、許時菴司空、寶克勤、冉永光二太史、于名世、郭子固二御史、或造寓延訪問道、或盛饌招延論

學。而孫子未太常、李質君撫軍尤講兄弟手足之好。徐壇長者、撫院李安溪門下客也、欲持大學辨業呈安溪、先生不與。壇長曰、撫院虛左以待。先生辭曰、不敢往也。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會都門、聞先生名、無不過從者。先生亦欲廣結名流以自證所學、而當時相與考證今古、則惟萬季野。他日握先生手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知何如也。尤深服大學辨業一書、爲作序於其上。季野夙有講會、每會講、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環坐聽季野講。一日會講于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衆拉郊社、季野向衆揖先生曰、此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余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乃將大學辨業之旨歷歷指陳曰、此實聖學的傳、諸君有志、無自外。因讓先生登坐、并講郊社。先生辭謝去。於是馮敬南、溫德裕、劉綽然

時邀會諸名士於各會館中、請先生講學、先生亦隨問有答、因暢發三物之旨曰、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爲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爲禮樂兵農。周公以三物教天下。三物之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六行有任婣睦恤、五倫所推及也。六藝有射御書數、兵農禮樂之分判也。非六德無以善六行、非六行無以成六德、而非六藝則無以盡六德六行之實事。三者乃本末兼該之道、外此則曲學異端、烏可訓哉。衆皆曰、然。此誠三代實學、六藝不復、天下終無强立之日也。郭子固與先生尤厚、盡棄其詩賦之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其兄子堅亦篤信焉。子堅作令桐鄉、一歲使者三至、請先生往其任議政、先生至、愛禮之甚厚、憂先生年四十無子、爲重聘置副、搆留春樓以居之。生子踰月、設筵張樂、裝載送歸。而子固已先爲先生家中置一副。

朋友之情如是、郭公兄弟眞賢者乎。非先生盛德服人、何以得朋友之愛敬如此也。先生嘗言自弱冠志學、迴勘惟戊寅年功頗密、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雖入厠搔癢不忘敬、夜臥不莊、悚然斂股、夢或雜亂、遽驚覺曰、並不敬矣、遂寤。時先生得賢主人、而存心兢業若此。先生學六藝、以樂無傳、聞毛河右先生知呂律、遂自桐鄉之浙、從之學樂。河右、蕭山人、名奇齡、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告歸、益邃經學、於禮、樂、詩、書、易、春秋皆有論著、一洗前人痼説。先生從之學樂、並受其經學、時與往復論易、辨太極圖、河圖、洛書之僞、論尚書、辨宋明以來攻古文爲僞之誤、論詩經、言小序不可廢。河右欣然稱先生爲蓋世一人。先生學樂既成、著樂錄質河右、河右寄書曰、不謂通人之學推廣未備、發攄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今得恕谷闡發之、千年之閟爲之以開、

謂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恕谷於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實先王先聖所繫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愧心。己丑，楊慎修令富平，敦請先生，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慎修待先生以師禮，言無不聽。先生曰：富邑亂國也，治須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教之禁鬬爭、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强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鍊民兵、勸農桑、興水利諸政，四鄉頌德政者，爲楊令建坊獻衣。楊令來謝，曰：先生功也。先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楊令每赴省，必偕先生同往。關西學者陳尚孚、黎長舉、魯聖居、蔡瑞生、張渭士等皆來，稱後學求教。時集諸名士於寓，彈琴、賦詩、論學、歡宴而罷。張赤城曰：是會也，奇材異技、六省之士萃於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觴一咏、談笑風流，亦足以傾倒豪儁，霞心折矣。先生亦喜

之曰、尚孚學易、長舉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晉士學平書、吾道其或興乎。先生以歲底省親將歸、吏民紳士具字楊令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先生行、士民餞送者十餘里不絕。楊令出衙遠送至康橋蹺地欷歔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明春早回、無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備三騎送先生至家。明春、楊令以血書來、詞甚悽惻。不得已復至、又周旋一年。楊令天性好善、而父子意見不合、遂辭歸、决不往。甲午、浦鳳巢選蠡令、余往賀之曰、得官意中事、何賀。賀邑中有大賢君能禮致之。鳳巢遂偕余往謁先生於齊家庄之廬。余獨留信宿、觀其諸生習禮及琴簫於戚歌舞諸樂器、縱談學術治道三晝夜、因得盡讀先生之書以歸。先生深喜得余、每有著必以稿示余。偶有訂正、時蒙採擇、其或未合、必反覆誨諭、俾以共明、曰、此非吾兩人之言、天下萬世之學所以定也。嘗

示余省身之要曰、人身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惟聖人爲明之明。賢智之過有明之妄。學者瞬息有違有明之昏。學者務身心一齋修整、九容莊蕭、袪妄戒昏、天君湛如、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余每傷知學之晚、先生曰、無傷也。王崑繩之從學習齋也、年五十六矣、才氣故豪、睥睨一世、吾與微言聖學、爽然自失、取大學辨業、存學編讀之、遂翻然決計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才、古文必傳。今幸際淸平、韜鈐[2]安事、文章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遂從入博野、執贄習齋、傳其學、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患晚乎。丙午、部謁選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到任三月、引疾歸、乃退隱於齊家庄、謝世務、理農圃、然省身寡過、老而彌篤、誨迪來學、倡明聖道、孜孜不倦。又嘗自省書曰、余六十九歲之墓[3]矣、行道無望矣、著書明道、目力竭矣。惟是身心性命可質帝天者、自反猶有

匱缺。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要。乃條列數端，以自檢校，皆於無過中求過，誠不欲留幾微之憾者乎。又曰：顔先生以身任天下萬世之重，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已而著之書，以俟後世。所著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小學稽業、學禮、學樂、學射、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郊社考辨、論語傳註、學庸傳註、孟子傳註、傳註問、易經傳註、詩經傳註、春秋傳註、閱史郄視、廖忘編、平書訂、太平策、顔先生年譜、恕谷後集，凡二十餘種。先生自幼爲學，思以用世，而嚴於進退。王相國顓菴將以學行薦，先生致書懇辭。李安溪以知呂律達，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往見。　十四王在西陲用兵，使人兩次以車馬來聘，以母老身病懇辭。聊佐人政，小試其道，終不得大行焉。④當思得其人以傳，故南遊江浙，西歷秦晉，以及嵩河濟洛之間，汲

汲然以接引人才爲務。所至英才哲彥輸誠北面。及家居、裹糧贏笈千里就傅者絡繹不絶。有力不能赴、郵書請正遥拜爲師者、如馮辰、劉調贊、黄日瑚、黎長黎、孫應榴、李正芳、程默、古葵、劉天植、王秉公、劉貫一、王遠、張鼐門、張業書、蔡麟、陳尙孚、曾登闕、張瞻仰、趙瑞鴻、黄輔、王克柔、杜謙、劉廷忠、陳兆興、張曉夫、張珂、周文忠、李基、劉著、鍾淑、惲鍾清、惲鍾和。先生胞弟培亦從學于先生、長經濟、著灰畫集。雍正十一年癸丑元旦午時卒。三子、長習仁、卽留春樓所生也。府學生、學先生立日譜省身心二十四歲卒、方靈皐稱其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當於禮、而行之甚安。次習中、府學生。次習禮、縣學生。皆能守其家學者。

惲鶴生曰、曾子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先生修習齋年譜、馮辰亦及先生之身修恕谷年譜、誠念道之傳也萬一、當世不得其人、

後有興者、由恕谷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明道在茲、行道在茲、用以康濟民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豈得已哉。先生自五十後始覺衰憊、恒恐顏先生之道一旦墜地、將使神州陸沈、滔滔胡底、言之未嘗不泣下也。任之重而憂之深如此。周孔之道晦蝕者二千餘年、天生習齋以啟之、又生恕谷以昌大之、殆非偶然也。今者木壞山頹、先生逝矣、他日振而興之、措而行之、尚有其人哉、尚有其時哉。

雍正十二年八月甲辰朔、武進敎下小弟惲鶴生誠翁拜譔。

讀恕谷先生年譜題辭

鶴讀恕谷先生年譜、喟然嘆曰、此不朽之人、不朽之書也。不朽之人、非不朽其一身而已、將使天下無用之人盡爲有用、是人盡得先生而不朽也。不朽之書、非一人之書不朽而已、將使孔孟所傳之書、二千年人不知其用、而今可以用矣。是孔孟之書固爲不朽、而二千年不得其用、不啻其朽。今得先生而誠不朽也、豈不偉哉。天生習齋、即生恕谷以大其傳、天之爲萬世人類計實厚矣、爲孔孟計實深矣。然天爲世道而生兩先生、乃必生於宋明之後何也。曰、此天之所以深爲孔孟、厚爲人類計也。有明有晦者、時數之不得不然也。道以有用而明、無用而晦。孔孟恐其無用也而明之、乃明而漸晦。晦於佛、晦於老、猶未爲晦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斯誠晦矣。而猶未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而舉世竟確信爲眞儒、則晦

之極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乃不朽也。孔孟之道，至宋明而晦極矣。人之無用，書之無用，至宋明而亦極矣。昏弱無用之禍，亦至宋明而極矣。乃人受其晦者，如夢如迷，茫然其中也。於是窮則必變，變則必通。習齋起，大聲疾呼，振聾聵而木鐸之，恕谷又從而鐘鼓之。由是夢者醒，迷者解，有宋明之晦，宋明之無用，即有宋明無用之禍，昭然殷鑒。苟非下愚，有不徵而信，信而從者乎？既徵而信且從，孔孟之道不通而久乎？自茲以往，萬世人類庶皆有用乎，其無復迷夢者乎？故曰，今得兩先生，天之爲孔孟計者深，爲人類計者厚也。不朽矣，不朽矣。康熙甲午歲十二月十二日，教下小弟昆陵惲鶴生識。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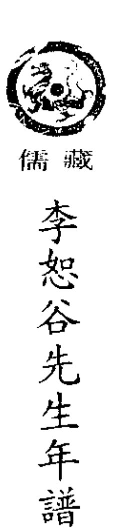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遊秦、托辰教其子、遂命爲之修年譜。辰受命。按先生從顔習齋遊、所立日譜輯録、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辰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⑥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勵以振其後、俾其學如一日者耳。況我輩在門下者多畏難苟安、今觀先生年譜、少壯精進如此、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塵者耶。且不獨吾黨、四海之内久沉溺於宋明之虚浮、以致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

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爲者、則豁然悟、崛然起矣。揚子之波、設洪船以拯溺、高其幟、招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也、其情急也。苟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孔孟在天之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是爲序。

旹

康熙歲次壬辰孟夏穀旦、樊輿門人馮辰頓首拜撰。



凡例

一、先生年譜、自庚申七月以後皆採之日譜、以前則本之辰所素聞於先生者。

一、顔先生每嘆先儒黨同伐異、虚學欺世、故先生昔爲之修譜、功過並録、一字不爲鋟飾、以守習齋之教也。今辰譜先生、敢不直書、況又承先生面命。

一、大德大節固必書、至於悔過遷善、正所以勉强進德也、亦詳載不避重複。其攷辨學論道者必録、若夫講經論史、俱備載他種著作、此祇記其大旨。

一、先生親師取友、互相責善、乃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也、書之。

一、先生交遊下世者、各附小傳以傳。

馮辰識。

恕谷先生年譜總跋

先生年譜、庚寅以前門人馮辰纂、辛卯以後門人劉調贊纂。錯在唐山學署重訂一過、繁者刪之、漏者補之。訂修既畢、披讀數四、不禁作而歎曰、吾今而知天之不喪斯文也。斯道也、孔子之道、而非孔子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道也。周末明王不作、孔子修其道以待用、故曰文不在茲乎。孔子志爲東周、思以道易天下、乃周流無所遇、退而以其道敎及門、某也兵、某也農、某也禮、樂、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依然帝王治天下之規模也。道統開自帝王、以儒者而接帝王之統、苟不務修齊治平之全業、則不可以爲儒。自秦遭焚坑後、道幾亡矣。而漢唐儒者如鄭康成以傳經爲事、而猶講明治道。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之門、所聞治道多矣。文中子上太平十二策、韓昌黎衛道闢邪、然亦講兵機、

老禮制。諸儒雖未嘗以傳道自任、而抱殘守闕、無異說也。至宋而道士陳摶⑦以其道家所傳太極圖授周子、周子爲之作說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即老莊有生於無之說也。當時張橫渠即不然之、曰、今儒釋老莊混爲一途、謂有生於無、多見其詖淫矣。程朱尊其說、以爲儒宗。朱子刪去自爲二字、曰無極而太極。其立教也、以主靜爲學功、以講性爲學要、於古人經世之務、畧焉不講。曾點之春風沂水、則謂其有堯舜氣象、三子之禮樂兵農則卑其欲得國而治之。以致學者處無經濟、出無事功。當時沈仲固曰、自道學之名興、學者出仕、以理政事爲俗吏、以建書院修語錄爲賢者、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沿流以至前明、懷宗問平賊方畧、儒者劉蕺山對以舞干羽兩階。然則講學不實、禍流家國、其弊可勝言哉。先生幼承先考孝慤公家學、長遊習齋之門、内而身心、外而經濟、一致加功、

以寡過爲作聖之基，以居敬爲持身之要，而於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皆考古準今，可措施行。其教及門曰：學術不可有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枝克雜霸，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其爲學之中正無偏如是，葢誠欲以全體大用之學歸之儒者，上可以考三王，下可以俟百世，所謂爲千聖續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非先生其誰也。年譜俱在，後之觀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孫鍇頓首拜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傳。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此孔聖遺書、五帝三王所由昌、天下後世所攸賴也。自秦火後、聖道失傳。迨漢唐釋道橫行、而聖道愈晦。昌黎韓文公起而闢之、宋周、程、張、朱復踵而接之、尊聖道、⑧黜佛老、似不惑於邪說矣。然而但期明理、不求辦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期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槪削落。後數百年、直隸顏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所著有四存編等書行世、廓清詔傷之烈、未見有如之者也。蠡吾李恕谷先生嗣其後、一如孟子之尊孔子、所著又有周易傳註、大學辨業十餘種書行世。其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金陵程石閑曰、得二千載已喪之眞傳、固其所也。以視夫專主靜、務讀書、杜門繙經、閉目觀內之教、不亦異乎。蓋道則日用常行之道、學則三代周孔之學、而教亦即天下後世

所不可不尊之教也。乃逼有時阨，舉所藏板悉遭回禄之變，竟至春間。

藩憲光大人搆求此書，難一旦而遽得。豈道不當行耶？夫何爲至於此。幸同邑李喆海翁捐金開雕，將所著書與恕谷二世孫遠近搜羅一一重刻之，則二先生雖殁而不殁，聖道失傳而得傳，俾後之學者得本以格致誠正，因以修齊治平，固大有功於天下後世也。則海翁者，眞人傑也哉。余聞其人，義其舉，爰慷慨而爲之序。

道光十五年乙未梅月，同邑後學高懋昭書於文杏呈書房。

李恕谷先生年譜敘

蓋聞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古人之學歷年彌謹。後學多爲先儒刊年譜、豈惟是引重高年、表揚盛美云爾哉。固將使兢業日深、乾健不息之意著於卷帙、以爲學者存心養性法。顧或門人采輯言行、或後人附彙本傳、事未必當其年、年未必有其事、嘉言善行或非實蹟、豐功偉烈或雜他人。信史爲難、年譜亦多踵弊、則譜之刊與不刊、何足重輕也哉。余於癸巳冬得與蠡吾李公海岳游、聞傳述邑先生李恕谷年譜一本、先生親手日記、不敢一字妄爲增損、先生終身無大過失、其有間與聖賢出入者、先生輒自記過、譜亦莫敢刪潤。古今年譜可爲徵信者、莫若是書。余雖未及親聞、然而海岳爲人氣度沈毅、必無妄言、則譜之足信爲恕谷實行、無可疑矣。余於經也非名儒所校不敢尊、余所史也非紫陽所書不敢信。周

秦諸子必力考其醇疵、唐宋諸集嘗源研其疏密。雖於聖賢之道未能望見津涯、然由文詞以鑒其得失、則庶乎不甚謬矣。果得先生年譜詳加玩味、必知其果造聖賢之域、作爲叙詠、必能有當於先生之心。雖然湮沒不傳、評騭遂無所據。恕谷先生年譜舊無刊刻、鈔帙漸殘、海内名流雖欲品題、無從而識之。今海岳毅然以鐫資自任、不日工竣、則余之仰望風規、必不乆悶懣、有心聖賢道法者、皆得以參酌同異。而年譜之足信、先生之可傳、必有千載不磨之定論焉。海岳之功、豈不甚偉也哉、豈不甚偉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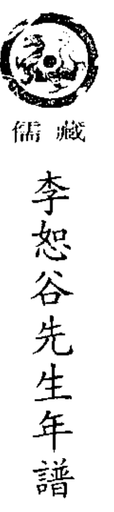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十一月上浣、高陽後學韓霦謹叙。

題李恕谷先生年譜

天地剖判洪濛開、人處其中爲三才。輔相裁成賴吾黨、空虛寂滅何爲哉。五帝三王堪指數、經綸事業炳今古。先師孔子起布衣、洋洋大道滙鄒魯。于嗟秦後二千年、坦然聖道生塵烟。前有老佛相煽惑、後來宋陸復喧闐。探无極、推先天、儒釋老莊雜一筵。儒學自此歸無用、三教因之分戶傳。恕谷先生才天縱、辨業學規講實用。弱冠師事顔博陵、格物眞傳超漢宋。我居頗近先生第、我後先生未百歲。欲往從之悵未由、踟躇搔首看天際。奈何俗士太昏迷、轉訾先生開巽蹊。聖道長夜二千載、夢中人語論滑稽。江漢淸、秋陽明、願進羣儒證六經、千古大夢同時醒。

河間後學范鳴鳳羽菴題。

余幼失學，去習騎射，亦不克竟學，何與知人論世，褒揚往哲焉。然得鄉先生李恕谷年譜，畧觀即傾心向慕之，俗務叢雜，久未終帙。迨癸巳正臘，忽大喘嗽，三月不能成寐，遂以屏絶人事，往往閲先生年譜，頓忘病之在身。因不釋手，藉以養病，病亦尋愈。嗟乎，先生之德光於日月，先生之名懸於天壤，其議論若決江河，其著作若揭山嶽，衆譽之不能增其高，衆毁之不能損其實。余皆問諸故老，未克心識所以然。以余之不識，覽其遺譜，猶足愈痼疾，則文人學士舉其遺譜而抽引奥秘，其必能啟後世之晦塞，救俗學之膏肓也，何所窮極也哉。余獨惜其藏稿未梓，恐就泯沒，輒聘先生裔孫手爲鈔輯，付諸剞劂，以質諸海内君子。先生全集經註悉有刊布，後不幸回禄降災，遂皆散佚。茲設方搜購，果成全帙，續鐫行世，是則余所大快，但未識何日酬此志耳。



同邑後學武人李皓謹誌。

澂自幼失學，悔己晚。先祖恕谷李先生學宗孔孟，道法顔荀，所著書二十餘種，乃遭回祿之變，藏板俱失。一日與宗弟海嶽語及此，吾年已七十，且晚（就）木，愧恨無地。海嶽奮然曰：汝死我事耳。因于竭資，先以年譜付梓。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昌黎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海嶽勇于爲義，余家世世無忘也。

道光乙未年月日記於金陵書屋。

金陵省内府東大街趙正元鐫

校記

①廖忘：當作「瘳忘」，見《年譜》二十五歲條所引。

②鈐：當作「鈴」。

③墓：當作「暮」，見《年譜》六十九歲條所引。

④當：當作「嘗」。

⑤昆陵：當作「毘陵」。

⑥「始」上當脱「言」字。

⑦陳搏：應爲「陳摶」之訛。

⑧黠：當作「黜」。

⑨所：當作「於」。

⑩自自：當衍一「自」字。

⑪汩沒：應爲「汨沒」之訛。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鍇重加修訂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塨、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蕞。歷六世、至高祖諱運、雄偉剛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①挺蠭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鵬菴、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綵、字素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慤先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公女。時孝慤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篤志潛修、孝慈有文云、子

年强四始立長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儔也。甫歲入學、更名曰塨、恭欲其謙、士欲其實也。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慤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内則、少儀、素先翁彎小弓、引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慤先生致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慤先生率先生入曹家蕺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便侍養也。當素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公躊躇、先生旁語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同從兄萃生等學、見他人作文、歷擧一首、萃生見之、質於孝慤、即從順、自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歲、祖母吳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慤先生及三先生餘初公析居。歲底、娶王氏、遂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驩。法乾嘗謂顏先生曰、吾近狷、兄近狂、李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丙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孺人有順德、後先生爲立傳曰、亡妻王氏名至順、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翁寬仁夙德、其長子養粹閑家人以禮、故亡妻家教最嫺。女經略上口。十六歲歸予、長予一歲、儀容端好。善事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予敬而順、三年無一忤言。婉嫕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曰、佳夫婦恐不能偕老也。惡其語、呵之。比歡如故、已而果得勞

疾、謂其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薄葬我。遂卒於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十八歲。贊曰、妻卒後、知妻之賢良有以也。世有以新昏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子學道者也、豈以②苟奉倩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矣、夫剛主氏爲之傳。

孺人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王翁遣車送至、孝慤先生曰、令女在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孝慤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慤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圻相繼逝卒、先生入城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產日落。先生時病、然未嘗廢讀。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强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子逝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

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愨先生謂王翁蘊奇曰、壻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寧、賓男女之別、非禮也。壻宜往來、壻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　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雕行世。　先生前爲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週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愨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辦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己未、二十一歲。

孝慤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振鋭家務、偕先生嫡母及二弟壎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埈從先生學。五弟壏方二歲、在母懷。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胷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却八比、專正學。　交劉見田、學數。

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昔賢與孝慤行孝之事、以自勉也。　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捕廳言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昧爽起四拜、即返城拜生母。　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曲禮。　七月、聞習齋賣側事、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還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瘡、昏則惰、惰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既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即同如蠡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蠡、出原銀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　先生謂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顧言。言有纖悉

迴護、即不顧行。不能告人、即爲苟且、迴護即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鶩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尚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靑天白日者。況後學有志恥、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恥、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譜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工、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訂求孝、往往悖越、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身得失者必書。孝慤書日譜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　大風重陰、侍孝慤飲酒歡歌。　習算法、有所得則

質於見田。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卽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曰、辱詈願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卽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恝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聞賣桃、動嗜心、旣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　謂賈子一曰、人勿與尊長辯理、分卽理也、無分則無理。　八月、劉煥章札規先生慮以下人養

氣養量。一日困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限昧爽即起、更定乃寢、日二餐。侍孝慤酒食、孝慤曰、我食未嘗過飽、酒不過三杯、讌客則無算。思于中丞參汙吏、革衙蠹、禁雜派、端佐貳、可謂錚錚然。養如頒農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醝弊、敎如舉選賢、旌孝弟、選敎官、隆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先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不往。中丞名成龍、山西人、後謚清端。　務農行醫、敎弟忞忞、日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　閏八月二十二日、孝慤初度也、稱觴上壽、讌客。　九月、抱病往北泗會習齋、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悚然刻心。　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焉知無神祇、無鬼凭。敬耶神欽、鬼欽、肆也神慢

鬼淩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之何不懍。　思害政莫甚於繁文。每日辰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揖。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罪曰、是心粗、非事迫也。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尙忍膜外。先生泣下。　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無不可。存性編所駁宜酌也。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即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並失其二。　擬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乂圈上乂〇、過忿則乂圈下〇乂、有貪利心則乂圈右〇乂、有求名心則乂圈左乂〇、有怠心則乂圈中⊗、有作僞心則圈上下左右皆乂⊗。　閱儀禮、自勘色溫如、心藹如。　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　習齋評先生日譜、敎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

力、看書滅而讀所現學、習學滅而勿貪多。　十月、立常儀功習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銓補、讀周易剳藥、教培垓以學。朔望前一日往鄉省父母安、夙興率弟壎、拜父母各四、使弟培垓亦在城拜生母、拜影堂、拜先聖、回城拜生母四拜、影堂每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培垓拜各四、答揖。每日盥洗、率培垓問生母安、一揖、東望再揖、影堂先聖每位各一揖、拱受培垓揖。凡出告反面、揖踰半月見父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謙拱、見下人不凌。賓客迎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上一揖。禮見則拜、敬者先。往鄉里門即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見族尊長揖、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淫祠否。先賢先達墓拱、友人父墓亦拱、見可惻可敬拱、騎則傴僂而過。過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拜者即時下拜。　先生外舅馬

翁言、孝慤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之北街、寒甚、袖手偏、悔曰、此非所以自强於手容也。乃端拱。　告家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闢廟門也。　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爾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常思寧靜及百折不迴。　夜大風起、衣冠坐。　劉煥章爲先生言、治家不宜瑣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多瑣碎、致不敬服。　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致我陰行善、我

不能、故天照其罰、所謂小人儒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以誠卜也。　從張函白學琴。　思春秋之時、義在爲東周、孔子志之而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民而王、乃大策也。孔孟易地則皆然。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尚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嗶也。　力戒多言。　一日黎明、視禰祧右長、起視則否。嘆曰、目見尚有不可信者、然則已見可執也哉。　將詣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敎而憚風乎。行。　孝慤爲先生極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爲政。　人勸飲、加一笄、旋悔曰、負顏先生

教矣。

纂治平事。　孝慤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見婦女必避、胸中無妄念。惟近遭倫常逆境、不勉③介介然、亦旋解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除齋戒、安五祀神位、懸曾祖考妣像。

辛酉、二十三歲。

立一歲常儀功、逐年更定。祭先從伯父行時王制如儀、祭五祀、從父分春夏秋冬、昧旦前致祭如儀。學六藝、分日課功、一日習禮、三日習樂、五日習律、明太祖易御以律。七日習數、射缺弓矢、書習無時。每散學歌詩。凡祭必齋、大祭七日、中祭三日、小祭一日、沐浴更衣、不茹葷、每朔望前一日齋。餘儀功見前。盆夫婦行禮、夫南面、婦北面、婦四夫再。日譜每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放逸則黑、黑白多少定欺慊分數。私欲不生、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

可自慊。而白以考究致用之學爲業、以多閱書、作詩文損精神爲戒。元旦、在城祀五祀影堂、稱父命訖、即如鄉拜侍。讀步天歌。從顏習齋入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邊外守邊、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侍坐、潛手搔癢、習齋責曰、侍尊長而覺癢、心即不敬矣。不待搔癢、乃爲不敬也。評習齋日記、至憂剛主有其才而無其學、慊然曰、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憶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瘡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循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辭行、毅武留談曰、吾輩刻刻有要功、而閒談乎。二月、劉見田子壯吉、張漢、張澍、王自新從學。學功增九日習射。修學規示從遊。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

出告反面一揖、朔望令節四拜。一、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順、教必從。一、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况可發飲食縱淫慾、蹈危險、自賠災戚。一、修威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卽私居不可袒裼裸裎。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惟謹、客至俱起、予命揖者揖、拜者拜、或予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至於出入、齊班魚貫、論前後行輩、相遇相別、俱一躬。數日不見、見則揖問納福。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徒可化者化之、不可者遠之。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塵整卷、出則閤書各歸行列、不許狼藉。一、習六藝、今以八比應試、諸生固有專

學、但禮樂射御書數、聖學之正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一、通經史。經者、修已治人之類、譜史者、修已治人之榜樣也。除雜書及非道之書不許泛濫、十三經、廿一史須一漸考之。一、敬字紙。學堂街巷見必拾納紙池中、積多焚之、如出遠見之、則隨便填藏。一、清晨飯後必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誦書必音清字字真郎④、背讀失忘者責。一、講書須潛心玩味、不解不妨反覆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習書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研形體結構、然後成字、潦草者責。一、灑掃學堂輪班、違者責。一、每日清晨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違者責。一、曠學者責、有事不告假同。一、藏修游息各於其處、交頭接耳相戲嘲者責。一、窗友宜相雍、反面者責。一、于出外學規俱在宜各遵行、

怠戲不盡日功者重責。謀一事有喜意，旋悔曰：此驕也。驕則敗。顏子不伐不施，可法也。劉見田言某願借乘，曰：堞平日有三不輕，一不輕與富交，一不輕與貴交，一不輕乞假。皆恐彼驕而我畏也。回辭之。讀孟子，至其間必有名世者，思孟子以戰國元數自任，而後儒乃厭袖手旁觀，即有與人創守事者，上之不過經筵講書，下之不過書詔檄獻詩頌而已。乃以爲學孔孟，不亦左乎。以從孝慤祭尸神散齋，思祭義云散以定之，致以齊之，則勞心之事，散齋不可爲矣。時正習開方法，及閱此書，乃俱止。問射法於趙錫之、汪若紀。夜寐，學射撒放法，常以肘擊墻而寤。時與張文升共習韶舞，顏先生至蠡城，則商酌徹晝夜。孝慤教先生以無愧於心、無愧於身、無愧於人之道。會習齋質日記，習齋見先生記中自圖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

則不自見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秖數箇。嘗言聖門三月不違仁固難、卽月至日至亦何容易。　馬賞伯以親疾割股療之、先生糾人公舉、有非者、先生曰、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眞迫可以厲世耳。　趙錫之知先生奉親甘旨苦不給、自四月每朔望前一日潛使人送麥一斗、肉一觔於鄉、云先生所進也。抵次年端月、錫之外出、乃止。　深州國公玉來拜、抄先生日譜、常儀功及祭五祀儀去。　入鄉、囑二弟壕曰、供物者吾之責、至於侍養無方、汝之力也。勉之、遂泣下。　思以講性天爲學、與好隱逸、耽清虛者雖曰闢佛老、而易惑也、以去之不遠也。　閱朱晦庵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添一中、卽是五行、眞亂道也。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學

習多於讀作、快甚。一日絕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人官之事、不知飢也。張函白⑤贈琴曰石澗泉。思廉訥不及李毅武、寬大不及張函翁、春風滿座、經濟卷懷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氣、百折不回、莊敬端肅、老而愈勵不及顏先生、愧哉。習齋教先生加功九容、因約會學以月之三五日。修書與喬百一論學、百一、臨城人、明末給事中、范士髦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其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恕、忠信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十月、齋戒、往楊村會學、質日記、考經濟、演禮、習琴、習射。趙錫之問平海寇鄭國信之策、先生爲策畧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鶻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管僅如豆大、而敵舟已

倏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與也。以舟楫爲輿馬、以波濤爲海衢、中國之人弗與也。以數十夫守鹿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地利又甚足恃也。議撫則笑而不應、議勦則無路能達、議遷沿海居民於内、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褭糧拔柵、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而無難也。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衆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策肥、能無内顧而生羡乎。況海爲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攜其酋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内助、或率衆而來者。即不次官之、麗宫室、美妻妾、厚賞與、使黨自誘其黨、衆自散其衆、腹心内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企聖平海上、卒如所策。

壬戌、二十四歲。

正月八日、先生欲廣會友人以娛親、乃稟孝慤、請入城設筵、招劉煥章諸友行禮、鼓樂、較射、演技擊、歌飲至五鼓訖。習齋作穀日燕記曰、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觴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煮瓠蒸醴、屈附近賢豪演藝談心、以共永春日、預擬所嫺而各煩之事。吾子典禮周旋獻酬、惟謹、吾子攝之。恭奉老親之歡心、以洽諸友、亦合諸友之歡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陵、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价致、已人投之啟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尚淺、願吾子重致之也。予如敎先一日寄魏翁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迫如上谷矣。予慨然獨之蠡、至賓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爲禮也。予拜手曰、卑猥曾未得充公西子僕

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即坐禮。劉公肇南齒德出通筵、爲尊賓、張翁函白副之、先爲禮。衆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惟是。主獻肇南公、酬衆賓、剛主代獻老者、不以觔力爲禮、亦禮也。適法乾同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擇不宜齒序者相予不逮。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予佐肇南以酬。餚饌强半、掌師冉懷璞入、皆出揖坐之、對尊賓。三飯畢、旅酬舉、予起拜手揚言曰、今日缺司樂、請以禮職僭攝可乎。衆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詩、次今樂。衆亦諾。予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僩赫喧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際純熙樂者定也。三終、乃藏鈎、約負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

陪飲三白。予適勝、陪觥未及、得封祛遊目中座之髯鬑鬑、長眉隆準、翼肱尸坐而退然以謙聽然以和者、肇南也。溫溫如玉、無厲色疾聲、冠蒻絨披鶴氅者、函白也。赭面黃髭、昂昂英武而顧瞻惟謹者、彭子諒也。慷慨不平、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嶽嶽不阿、辭鶩滿座、柱其首、肅其睚者、法乾也。顏煦煦語娓娓、側面輕謳者、趙錫之也。貌質軀健、據坐上處、力擬虎、拳擬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歌不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者、賈子一也。繡口簧音、委曲盡致、而倩盼夭夭者、劉啟三也。紱巾布服、老成頹如者、主人之壻效乾也。前席恭謹、垂爾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劉見田之子壯吉也。朗目蒼髯、峩冠古服、莊莊其容、雝雝其氣、而目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前、和歌接語、左盤簋右壺蓋、睨承父指、環慰賓情者、剛主也。匆匆去來、

或攜樽、或奉杵、或倚扉而笑、爲成童、爲齔、爲只餘孩者、主人之三郎培、四郎垵、五郎墩也。貫入分往、執鑪司酌、應呼供事者、賓從主僕不之辨也。楸素其中、絲繡其緣⑥、煥然龍蛇踞岩、徹松鶴舞鹿齣者、座壁所懸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帳及南極老人圖也。予方顧樂、衆賓忽起求問、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願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僕璞舞雙刀、飛蛟繞虬。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捐衣而前、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璧南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歌後技擊、復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衆遂聳腰挾弧、培童攜榼、垵童執爵、子一提珠算、繞巷北三義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爲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楷、二人爲偶、以射矢揚塵侯、嚮司計

者將登馬、司馬厲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拈鬚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卒射子一呈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某關錄。培、埈注爵俟、勝者惶赧曰、不足言勝。將往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禮也、勝者無得鳴謙。仍三揖讓、升負者弛弓脫決、立飲。詩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⑦鍭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返然對燭、促兩席歌籌復舉、三巡後、函翁脫囊、橫琴鼓之。一座寂然傾聽、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霽月光風、不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幾變絕、酒籌乃復舉。秀升錫之弦鍛倚歌。已而衆賓出、予與一二老在座、忽唱嘩如雷、問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棨巔、衆賓喧也。奇哉、世傳常忠武飛上采石、信不誤矣。函翁驩然呼曰、盍聯句。卽唱起句二文

升諸友及子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醒、遙聽漏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予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予勸善規慾、儀色始終如常云。　從習齋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學其包羅同人之氣度可法也。　嫡母病、禱家祀五祀、請醫跪勸服藥、旋愈。　自勘家人多病、皆由已懈惰、天降之災、立課、即甚忿亢、勿缺常儀功、有缺即書之、致力和敬。　閱紀效新書。　五月、病瘧、劇、孝慤守視、習齋醫診、左右理事者皆文升輩共學友也。七月乃愈、復學習功。　習齋言、有一分名即一分禍。又規先生繫心詩文之失及多笑失儀。　甲與人爭、先生解之、引至間處諍其失。已語同爲解者曰、甲已心折於吾言矣。君翌日平之、但爲皮膚語、即息、無爲深言。語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是也。省過、因思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而矜、終於無德。思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派、而皆成儒人。五公先生至、論經濟。人有譽先生大可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若今則自返、過大事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擔荷也。同趙錫之入保定府、錫之規曰、凡莊與和、非特自莊、亦以莊人、非特自和、亦以和人。君之莊和任已而不顧人、何以包羅人物乎。先生謝、言一夜靡寧。晤王契九、張貞子。或問天有上帝乎。曰、有門有神、山有神、豈天而無主宰之神乎。詩曰、在帝左右、書曰、予畏上帝。非有而何。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難純是動心。思劉愼翁待人愷惻詳至、可法也。或告以毀、曰、是吾之嚴師諍友也。曰、君子接人、雖正衣冠、尊瞻視、而甚逸、率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帽露頂、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覽王陽明兵機。習齋言、先生家貧親老、宜作時文以便硯食。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慎笑、一朗言、一勿作輕佻語姗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閒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閲廿一史、録經濟可行者於冊。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孝慤教以宏毅。思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慷慨悲歌、上者爲屈賈、足以自戕、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王五公贈先生孫文正公諸書。閲武備志至荀彧言曹袁勝敗、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孔子不取、

後進文勝、況去三代已遠、人樂簡易、繁禮多儀、雄傑却步、不可不知也。 蓋徐節婦王氏殉夫、糾衆共旌表之。 孝慤入城、見城中所食糠粃、大異於鄉所食者、爲之歎息。

癸亥、二十五歲。

新正、培言無紙炮驅祟、先生曰、以修德驅祟、不更大乎。 閱律呂精義。 與習齋言、我輩訟過生過、不可不知。如口訟浮躁以自悔也、亦有時口訟浮躁、正屬浮躁。口訟多言以自艾也、亦有時口訟多言、卽是多言。口訟驕狂以自下也、亦有時口訟驕狂、實爲驕狂。習齋曰、我之謂矣。 五公謂曰、兵器須操、事須練。 恥向者改過不力、大書壁曰、塨、汝改過不力者、天其刑汝。 如易州考會田治埏、安州馮繪生、新安管公式、皆五公之良友也。同習齋、文升及五公子曙光望荆軻山、過源泉河、登太和峯、高

歌暢飲而歸。二月、命三弟培送米麪於鄉、忽風大起、中心如擣。翌日、雇工如鄉視之無恙、心乃降。侍孝愨寢、問古今學術。孝愨曰、程朱原屬一家學問、但辯之、勿持論過當耳。與習齋曰、人有囊無一文而不害其爲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小者、惟先生省之。習齋曰、足下家貧累衆、不謹將致變、操宜小之、愚勉大之。或問齋戒、曰、戒者、戒茹葷諸事也、猶易。齊則湛然齊一、精意思神、非素有存養者不能至其極也。詩曰齊聖、中庸曰齊明、是也。常人之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使思神亦難强攝、學者不可不勉。如祭義思所嗜、思所好、諸禮勉勉行之、以待學力益純益精可也。使培往鄉送糴米錢、造酒爲養。國公玉至、曰、後進多向吾道、但畏不敢近耳。曰、此我輩之過也。凡初來者不可强以難、不必摘其過、則人樂近。同國公玉習禮。

習齋許先生日譜曰、氣象多得之五公、亦善取於人矣。 齊朴玉來拜。 閱經世實用編。 聽習齋言虞學、火學。 有所得經濟書於與斯集。 共交升考九邊圖。 爲孝慤進養脾藥物。張新六茹素佞佛、規之、遂歸正、設筵獎之。 聽張函白講農政、習齋講區田法。 聞五公在新興問公度齋、遣車迎至、傳鎗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堦梯、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自鄉請孝慤至、與五公晤語。 或問待某似過、曰、包舉萬物、跌趯躍冶、何所不容、丙吉之待醉吏、陳實之待偷兒、不可法乎。閱春秋繁露、書後云、漢之儒者、宋人獨推董子。今觀其遺書、乃知爲臭味也。陰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則性有

惡圖之乘韋、與孔孟罕言性天及言性善者大異也。獨是明道而不計功二語、宋儒以爲學宗、則班史誤易其字、而非廣川本意也。對膠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事後得、放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爲不計其功、則禹治水而不思安瀾、周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子爲父嘗藥、而不思其起、臣爲君敵愾、而不計其勝也。學者奉斯言爲旨、則學無事功、舉世陸沉、此言之禍、可勝道哉。 之楊村、習齋外出、因思五公至陳國鎮齋、爲之位置、國鎮笑曰、萬物各得其所矣。乃整列習齋諸物、散者正之、亂者治之、非其所者更之、缺者補之、無用者焚之。習齋返而佳之。 六月下旬、聞孝慤先生疾、大驚、急如鄉視、延醫調之、歡笑談學、解之。閏六月上旬、疾瘉、回城。中旬、聞孝慤又病、急如鄉侍湯餌、思大人之事先祖、視無形、聽無聲、

今力致之。殊無萬一。誠罪人也。數日。漸痛。習齋規先生策多
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絕糧。作嗟
哉行。有句云。男兒號貧本非人。但視高堂淚如珠。然外爲足食
狀。不令孝慤知也。考江防。海防。及備外國形。馬賞伯爲劉
村趙太若聘。設帳以近鄉。定省便。稟於孝慤。許之。數日。到館。凡
事大方。無爲瑣屑。置一冊曰廖忘編。序曰。宋明學者如華子
病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拚一死。
并忘其身。噫。甚矣。予行年二十餘。頗踔厲。欲有爲。而精神短淺。
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擴撫經世大畧。書之赫蹏。以
瘳之。獻影堂。祝以將往劉村。請神棲於鄉。依神主。乃請曾祖
像。祖像。攜妻王氏主安於鄉。八月。送生母還鄉。事父。攜丙子
及三弟。四弟。五弟入劉村。趙暐。趙昕。趙嶙。趙士秀。郭藩從學。

請嫡母居館。館東請先生丙子，辭以家法婦女不出外赴席，乃來送席。祭門神，孝慤疾後不能行禮，命先生代，惟飲福、受胙、送孝慤受之。王佳璠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教已妻以倡率之。」九月三日，聞孝慤病吐，急入鄉，請習齋醫，不耐食，禱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囑先生謹慎語節，白公拜別。十八日，囑家貧宜終劉村館以養兩母。四弟居喪不言不事之禮不可執也。十九日，顏習齋來候，求教，孝慤曰：「有始有終足矣。」回顧先生，囑以從習齋教。戌時卒。先生擗踊痛絶，强起理喪事。後柘城竇翰林克勤爲孝慤作傳曰：「蠡縣李孝慤先生，隱君子也。明季諸生，年甫壯，絶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强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詔下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素先公雞鳴而起，拜堂下，

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何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褫帶三閱月、聞呻吟聲、即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廁牏溺矢必親滌、久而親安之、頃刻不能離、諸子姪請易、不願也。素先公既殁、哀毁骨立、菜果醯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喪事一遵古禮。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田與之、人高其義。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勿爲盜、人德而從之。他寇至、輒抽矢標其門曰李公長者、無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畧、悲世難、與鄉衆均守望、儲糧械、時時命中村外鳴鏑如飢鴟。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爲樞、顔其齋曰主一。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博野顔習齋來訪、見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歎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必拱揖。邑王養粹者有英氣、先生勉以學、

卒成立、遇邪慝、辭色不少假。終身未嘗履埶寺、晚年謹獨修身之功益密⑧、而不爲世之表暴於外者、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家素饒、經滄桑變、田被圈、又兄弟多故、絀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絶口不道貧、視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康熙二十二年、疾革、曰吾心泚然、一無動也。顧子塨行屬纊禮、其任仁終身者與。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爲孝慤先生。其配馬孺人、副亦馬姓、俱以順孝佐夫子成德。子塨、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學、次壎、培、埈、壉、俱業儒。太史公曰、上谷多隱君子、孫徵君、張石卿、刁文孝皆儒行冠一時。先生以孝友節義方之、殆無異。挹其家風、醇然有道者。嗣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爲學要、汲汲然取人善、溯厥淵源、安能没所自哉。李氏之子必有遞興者矣。　張文升、劉頴生俱出傳單、表孝慤隱德、邀紳士

公奠賻習齋主薄葬，辭奠賻，不然，自此交遊事繁矣。先生哭曰：吾此時薄吾親，何時厚吾親？況不能厚也，遑恤其他。十月，葬孝慤於祖兆，五公乃與顏習齋共議謚法，曰：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慤，先生有焉。乃共私謚曰孝慤。先生始卒三日不食，寢苫枕塊，殯後食粥，哭無時，朝夕奠，食時上食。將葬，相穴，棺槨安厝，反主三虞，以未至三月卒哭，遇剛日則祭，皆如禮。十一月，習齋爲趙太若請返館，先生辭。習齋曰：子貧，居喪於家，則生養歿祭俱匱，當奉主入劉村，廬於學。先生以所教合於遺囑，從之，告主，請往劉村，復祭，安之。奉嫡母至館養之。先生慟瘁成瘵，畏寒，洩瀉，頭暈，腹痛，以手摩鬚，隨指墮落。白粥不能咽，乃食菜，不食果。哭憂外，惟理學政，不問外事。以周卒哭而祔，殷練而祔，孔子善殷，乃遵之。

卒哭不祔、朝夕哭。還孝慤所囑遺債。王五公來弔、大慟曰、忠孝遺老盡矣。

甲子、二十六歲。

居喪禮如前。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寄其絕命詩至曰、一天雷電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尚有高靈護殘喘、爭留面目見諸生。先生哭之慟、以居憂不能往弔送葬、益慟。後爲傳畧曰、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季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吴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於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於韜鈐、嘗纂廿一史兵畧爲書十卷、曰知所向、曰奇道、曰

決戰、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要害、曰據守形勝、曰建立規模、曰屯田、曰緩急得宜。又著前箸集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清風、見者傾倒。四月、習齋如遼東尋父、先生餞贐儀、贈以征吉湯、曰深、曰和、曰大、曰機。七月、辭劉村館、歸城。九月、行小祥禮、祝曰、稱心始語、覘地乃行。四弟無故、考其式寧。十月、復日省功、以圖爲辨、失言黑圈左、失行黑圈右、妄念黑圈中、俱失純黑、無失則白。黑白者、人禽之介也。子本不當有言行、以貧窘有之、已難安矣、復蹈於禽焉、可與。十二月、張函白應保安州署幕事、知先生貧、邀共往、先生亦以歲祲絶糧、念遺命養母育弟、不得已應之。

乙丑二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請考主入鄉、告文云、客歲荒歉特甚、人皆迫急、不

外出、則仰事俯育維艱、無以慰大人之隱。友人張函白應保安州幕、專力邀同往、其分修金、此過人之高誼、亦濟窮之權道、不得已也。但堺既出家、人難以城居、將以二十二日入鄉、奉主同往。嗚呼、三歲之中、三易其處、哀哉。入鄉、設几筵、安考主、祭之、哭辭北行、朔望望哭拜。二月、出居庸關、渡洋河、至保安州署。三月、函翁與主人不合、先生隨之歸。至京、申佐領聘館其家、令子奇章從學。朔望望哭拜。六月、董漢儒、漢傑、郭鉄從學。　晤郭子堅、子固。子固聞先生言、遂盡棄所業詩文、爲正學。　七月、以省母旋。是時、習齋尋父、父亡、遺一妹、已適人、遂奉主返、視服居喪、往弔之。復抵京、子堅請館其家、郭鉄等俱移來學。　九月、大祥、始近酒肉。十一月、出服、乃復日譜、勘私欲生否、情發中節否、處事待人妥當否、言行謹慎否。　子固任刑曹、有辦事才、而力持淸

白、獎勵之。 于南滇納交問學、告以敎婦初來、以其新婚也。思子固之謙讓、若不勝衣、可法也。 閱徐圃臣天元歷法、從其門人姚蘇門算日月交食。 習齋寄言、規以益加愼密、大爲修整。 南滇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食糲甘蔬、火耗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餱、率一隷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鹽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墻、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傳炮、鄰救。而敎農則立田畯、敎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强、亦小康矣。 予固言南滇將理河工、求同往、曰、水學我願爲之、但老母在、未敢以

身許人也。　南濵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軟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子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濵曰、然。曰、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歲暮將歸、作別子固序、欲法其謙靜而勉以開擴。　子堅餽十金爲培昏禮用、受之。　前此雖服闋、以未祭告、猶朔望拜哭。抵家、乃祭告除服、以西夾几筵爲家祠。自此祭祖從伯父、祭考自行、以不便入考主於祖祠、令伯父祭而不專祀、心亦不安也。後見祭禮通俗譜云、祭必以子。又云、兄弟雖分居、必合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合居、必分祭、以各自有父也。正合。

校記

①制：疑作「掣」。

②茍：疑作「苟」。

③不勉：疑作「不免」。

④真郎：疑作「真朗」。

⑤張亟白：《年譜》本卷其餘條均作「張函白」，當正。

⑥綠：當作「緣」。

⑦四候如樹：據《毛詩·行葦》，「候」當作「鍭」。

⑧蜜：疑作「密」。

⑨宧：當爲「宦」之訛。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鍇　重修

丙寅、二十八歲。

禮儀、學功如常。　元旦、祭考、乃之東宅、從世父祭祖。　爲弟培完昏入京。　過涿州、拜陳國鎮、言致良知、聽而不質。　課勿輕言動、勿作無益詩文、心無放。　與子固遊西山、慨然帝居之壯、學琴于馮穎明。　于南溟求爲講律、許之。　語南溟曰、作天下事、以精神而損之者、莫過于色、血氣未定、宜戒之。　先生問過于固曰、穎賠萬應方、明目一雙、和氣一團、虛心一片、日謹受教。　宗人府華顯來拜、問學。　都統李六儀賓請見、見之。　三

月、先生初度、諸生稟拜、先生曰、父母劬勞之日、不能侍膝下、何必受人之拜乎。免之。已而諸友紛來、具儀送筵、不得已與之飲、聽其歌、不和。　爲南溟解律曰、律繁晦則吏易爲奸、簡而明、律道也。南溟意有所覬、探其意、力辭。知其意將邀同之任、受其餽、則進退不能綽綽也。　南溟自言心粗、先生曰、非也、君病在心過細耳。作事須磊磊落落、當斷即斷、過細則沾滯、或穿鑿。　四月、輯考漢軍、有武甲懷先生文入考、搜出刑部諸尚書傳問、先生往觀其文、曰某某篇生作也、懷則不知。尚書曰、何以爲渠作文。曰生爲門人交遊、作文多矣、豈直武甲。文欲其讀、非令其懷也。若甲懷生文、問生罪、甲懷論孟、問孔孟罪乎。尚書曰、汝居旁、待吾審。已而尚書令回候、問時諸友危甚、南溟父名世子固力以先生夙品辨雪、不復問。　省過在玩日惕時。　聞李啟若欲

辭館、請于堅曰、于侍御館意益在我、故敢若辭。吾必不復同鄉人館也、幸致侍御已而侍御躬懇曰、館猶敢翁也、但求爲子晉講書許之。 南滇倩子固預訂同往其任謀政、先生以嫡母年高諸弟皆幼、近地或可、遠必不可。 五月、旋里省親。六月、返。自悔言輕、夜卧不寧。 閱許西山聖學直指諸書以張良、諸葛亮、陸贄諸人爲杜①、以其能幹②旋乾坤、而小節不拘也。以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爲狷、以其能主持名教、而經濟則未也。又云、宋儒以理註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貫天人之學絶。又幸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則格幽明之學絶。其論亦偉。 謂子固曰、學而時習、或以爲讀書、或以爲見性、皆誤也。子固曰、然。人不知君相亦何須知讀書見性之人乎。趙泰嚴侍郎來會、先生曰、昨覈考一案、聞公在玥聯、正色援予、

本當造謁。昔鄜奚寂寂、向不見焉而朝。公古人也、故以鄜奚相待。趙見壁琴、言、琴能譚淡陰陽。先生曰、一物耳、何以然。趙曰、以動機相感也。先生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卻動專靜之學、逆天道矣。　齊懋侯求爲其父林玉作墓表、畧曰、子叩五公山人寓居、至高陽、得見林玉先生、年雖邁、兩目炯炯、載鬚談、聲如洪鐘、指古今籌策如掌上觀紋、偉人也。姓齊氏、諱國琳、林玉其字。生明季、讀書擊劍、與李霨等結城社、忼慨謂立致勳名。乃滄桑變、及拓落江湖、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聚致富如鴟夷子皮。李官至大學士、未嘗一躡其門也。雅敬孫鍾元、杜君異、二徵君、與五公山人更契、延主其家、教諸子以經濟學、視庸士譾談、一笑而擯之。居鄉、發奸摘伏如神。晚年謀遷

居河南之寶豐、塋地三十餘壇、未就兩卒。　思輕以所贍許人、輕以誠實信人、皆已過也。　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于冊、日閱史部觀。　楊湛子太僕來拜、言許西山學品、乃拜之求教西山言道原于天、終于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結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強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遺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爲戴儒中之禪和子而已。③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聖人像也、頂天塞地、孟子居天下廣居一節、賢人像也、塊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明理、後儒像也、既細且虛矣。　聞嫌蘗事、怒見詞色、子固規器小、不可以作大事、改容謝之。思七書曰、廉潔可污、狷介可辱、余蹈此病矣。因自省、病淺、病急、病燥、病狠、自責三板。　何魯齋、梁鷗羽至、共習琴。伊介公、陳朗公設筵、求設帳其家、力辭之。　思西山先生學見

其大、當益之以實、乃上書曰、塨嘗問道于博陵顏習齋先生、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皐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叅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于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

者擇、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識先生所謂蕺儒中之禪、和予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即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譜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考據也。即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騖于讀書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與王既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足行而行耳、非謂皆效

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于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卽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旣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塨亦得依門墻以有成矣。 郭郁甫選東莞令、請同往、以母老辭。 何曾著爲价言國戚索公聘設帳、力辭之。 晤張廉泉、陳健夫之西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婚喪祭諸禮。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亦無患貧患寡之聖學。 曾著又來懇應索公聘、又力辭、紀以詩曰、陰馬何間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揖客難言重、樓護嘉賓愧未工。其二日、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

容置是非。軹里萱堂況復健、此身且剪老萊衣⑤。　酉山言、張孚敬定禮、將文廟八佾去武舞、只用六佾、是以武爲非聖學矣。彼卻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悖也。　康胡公伊介公力求來春設帳其家、許之、約率舊門人皆學其齋、有聘儀受之。　旋里獻孝慈主、不覺哭。奉儀于伯父、從叔父、兩伯⑥、文升各饋以物。　每晨與爲嬉、母烘火烹茶食則侍。

丁卯、二十九歲。

禮儀學功如常、時存心性。　元旦、教家人與年俱新。　同酉白入楊村拜習齋先生、商京中館。習齋主家居養親、酉白主館京爲養。過北泗、王法乾曰、前見秫文諸弟時而採蔬擔水、恐非孝慈防降意也。正爲安親、宜入都耳。先生潸然曰、先君見背、以四弟爲言、淚猶在眶、言猶在耳。而家衆嗷嗷、古人八口百畝、今口

倍之、而田止四十、若外無所營、則飢寒立至。雖不才、頗志聖賢、雖卻衣而凍、吐哺而餒、亦復何難、獨柰幼弟何。啼飢號寒、而責之以孝弟禮義、豈孩幼皆聖賢乎。淪于餓莩、降爲皂隸、何面目以見先人。此深夜椎心而無可如何者也。　見生母有憂色、知其爲外祖母過太君孤寡無人養也、乃迎至常養之。　郭都甫之任、贈云、儉爲廉本、不儉何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愼無輕斷。　求教于劉塤章、曰、斂才斂氣、喜怒不形。　世父嫡母俱命入京、乃定往。　問家事于從叔母、恐家有不孝友事、未知也。叔母曰、汝嫡母和、生母恭、塤等皆勤而孝。又問伯叔族人、皆曰然、心乃安。叔母、嫡母從妹也。　聞李毅武卒、驚哭之、弔其父、具奠儀、祭文、倩人往祭之。遙望哭拜、後爲作墓表、曰、予自少有知、後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客邇道義相切劘者、落落如晨星、心每

以爲歉。李君忽一日遠來，摳衣升堂，覩其色甚肅，拜而坐，言安貌端，謀所以其爲聖賢者。予私喜以爲近今所罕有。已而復至共學琴，已而復至共學舞，已而至講家庭及士相見禮，皆欲見之躬行。私喜以爲得一勁輔。因之察其行事，二親孝，父伯庠任蠡庠訓導，歲來省親。乙丑秋水漲，途騎不可行，遂徒涉負糧行五六百里，不以爲勞。待昆弟曲盡友恭。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冠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臭惡也。行過古聖賢、忠臣、孝子廟墓，騎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其學讀書兩夜不寢，過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琴、劍皆得大略。闢佛老力，是誠可與入聖者也。每來蠡，日相過從。予之有遠方友，自李君始。丙寅春聞其家居病，以爲偶然。至十二月，遂卒，是年爲三十五歲。嗚呼，孔孟既歿，聖賢真道熄，後

有起者、豈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使哲人速逶耶、可悲也。君順德邢臺人、諱僩、字毅武。弱冠後補諸生。元配孫氏無出。繼張氏、生一男肅和、一女。庚午冬、君父歷山右縣丞、淒然謂予曰、亡兒子友也、爲學未竟、其遂沒沒于後世乎。命肅和出見、能行拜禮矣。予撫其頂而泣、乃表君生平梗概、使劂諸墓上。　辛弟培赴都入館、伊継蒼伊繼域、祁縣臣從學、薑溪儒、溪侯、郭蘋、郭培仍來就學。　書座右曰、忌淺、忌躁、忌戇。　聞王次峯有治河書、主浚河淤入海。　徐澄源邀拜張豐村、豐村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即類禪學。又言其師費此度謂宋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　陳健夫來拜、盛詆議程朱者、先生不辨、但摘程朱長處言之。　豐村來拜、尚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

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　聞人言二弟壙病瘡、驚恒、流涕不自禁、覓參寄家書、並達顏先生調治之。　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閑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是道于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三物、仕即其學、學即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幹濟、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接家報、知二弟瘡愈。　澄源言、此度見人如不識字者、羨之。　西山言、中庸中字、口、人也、中一畫、上頂天、下至地、元字二畫、天地也、下仁⑧也、仁旁人也、二畫天地也、總之、吾道承天立地、生生人物、廣大精微、盡于此矣。　健夫邀嘉輿、周貧青士與先生會詩、因求言于青士、青士曰、可交者淡以成之、勿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己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

未成者無悋齒頰游揚。五月、辭京館、歸拜母、喜健、視二弟瘧愈而瘠、驚喜下淚。邑令趙公旭請見、以非公辭之。齊燧侯聘設帳、以其五弟墉從學、先生以近家養親便、許之、館馳家書、節白公命攜其孫振鍈教之。設孝慈行位、朔望拜獻、迎嫡母侍養。定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理制藝、一分習醫、而以省身心爲之主。同燧侯及其四弟中岳習射。閱白虎通、至朋友之道四、通財不與焉、近而正之、遠而稱之、樂而思之、難而死之、則知言遠友之短者非道也。閱劉子政新序、至鮑焦廉峻、立槁洛水之上、斷之曰、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群、悚然書之、期與習齋共勉也。閱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曰四語可以終身矣。閱劉邵人物志、至與人

愛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不與、多于敬則雖廉節者不悦、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以敬之外、有此至論、甚哉、道之無窮也。　中岳問處事、曰、在閲歷。滿腹學問而無閲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救弊、偏任則弊隨之。　九月、王楫從學。　孝慈忌日、吳莫蔬食、後爲常。　王楫問質鬼神、建天地而無疑、悖何也。曰、君子三重、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卽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清宴呈祥、一則災怪並至也。　肅齊勲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眞行恥問、愚所以益愚。千古聖愚分途在此。　十月、王青旬及王宏度二子從



遊。習齋先生至、問學忘編⑨日、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矣。求教、曰、子身心之功未至。曰、然請勉力。與習齋言、今爲人後者呼本生父以伯叔、非人情、非古禮。屬毛離裏、豈容泯沒、一生一養、不爲二本。歐陽修、曾鞏二議是也。十二月、自館歸。大學士明公倕開公聘設帳其家、力辭之。有詩曰、何意頻修卻聘書、出身豈爲雞樵漁。縱期郭市⑩郡新調、無那山靈杜舊居。白髮風流萱草老、青雲路杳故人疎。歸來不厭雙松下、日暖茅衣一笑餘。閭閈青士辛、競以詩曰、梅里披裘絶世塵、吟詩買米老閒身、嚴陵一嘯雲天老、海宇于今少逸民。

戊辰、三十歲。

儀功如常。思寬以居之、阿房下容五千人、寬故也。學者始見一理、即拘而不廣、是執德不宏也。思教人與而勿貶、易于有

成。 劉煥章卒、先生聞訃、往哭、大慟。煥章諱崇文、號肇南、煥章其字也。蠡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後任荆州與州縣、以冠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及解組、幾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嘗室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顔習齋先生爲聖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臣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三十年、至卒不懈。晚交先生、甚喜、雅期以遠大。身頎直、貌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談論。七十五歲、無病而逝。 如皋縣吳冀王五公選五公文集。 尚書費燕峯論學。燕峯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其復書曰、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辯。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時弟子尤衆。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爲與洙泗不同、

著淳熙間謬。永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評論。王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萬歷以來、學者不入于窮理、即入于致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即物窮理、承譌既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爲旨、遂悖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客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竄亂、遂爲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沉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儒碩識、必剖譯滿世、寧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　二月、將母及培、埈二弟、從侄振、鍈、從孫曾達同入靡慕館。　思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奈風塵也。烈

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 思時時以仁存心，乃集四書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 思仁道大，求之惟恕。曹家巷村中一路甚深似谷，長而通似恕，乃自號恕谷，志勉也。 燧侯言，駕馭人以術巧，曰非也，待之以至誠，處之以妥當。匹夫匹婦亦不可忽，皆宜待以小心，勿簡勿傲。 每寢，思一日所事，苟虛度，必自責。 思天下治振奮，亂解弛；治朴實，亂浮華；治法綱寬，豪傑盡才，亂法網密，英雄束手。 四月，自省數日功疏。生意澌弛，浮言甚多。 六月，王曙光病，請先生至蠡縣，以五公五囊書及文集付之，謂先生能任其父學也。 許酉山書至，言言仁解己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毅任之。 自書曰，徒飲食者無論，其志爲聖賢者，或無所見，或見而未全，則予之責重矣。乃自聽自衰，悠忽不振者，天其罪之。 著開東北水利及治河利運

之策于廖志編。　思宏之反曰淺、曰監、曰躁、曰矜、似是而非曰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疏。毅之反曰怠、曰遜、曰浮、曰散、曰多慾、曰苛細、似是而非曰客氣、曰助長、曰執拘。盍西山先生勉以宏毅、困思以自考也。　定秋高氣爽、間日習射。　糾泉賻趙錫之妻喪、引云昔原涉當賓客廣坐、間友人喪、輒側牘付客經紀其事、以輕俠而重義若此。況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如處也。趙子錫之倜儻英多、今一劍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殯葬無資、椒漿冷落。凡我同人、處無不垂泣相視者、通財共賻、諒無所吝。　如府晤魏蓮陸、王子曙。蓮陸、孫徵君門人。徵君詩曰明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子曙、張石卿門人。　之博野晤魏帝臣。帝臣、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談論款款、然終日無倦。旋目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嘗僕馬居數月、

疾愈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自壬戌穀日先生請筵、嘗定人來候、至是會之。 思甞觀妻子夜卜夢寐、最可驗學。 十一月入京、郭子固言欲檢架上無用書焚之、曰甚善。因言近不輕與人講學。子固曰、不可。學之失傳久矣、言之言之、自有興者。先生曰是。 料衆公舉顏先生尋親苦孝。 日譜增夜夢不靜止則與其罰。 自勘一年學問器量俱微進、但大本未可言立也。愧之。 解麗家蕢館歸。

己巳、三十一歲。

儀功如常。 撫院兩道聞習齋賢孝、令縣開工實[illegible]呈閑習齋爲學持躬十五則。 外祖母過氏卒、葬之。 二月、齋戒沐浴、至習齋投門人刺、以廖忘編恕谷集爲贄。 先生生母以母喪不食酒肉美饌。 數日緒十三經注疏十一套、覺精神勞動、深悔

閲書急躁之過。　世父病、侍養、延習齋醫。　思近以寬大待人、⑪或涉同流合汚、因三復素書、極極梗梗所以立功。　三月、趙錫之聘設帳于趙家庄、其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從學。　以世父病、復返侍養。二十日、世父節白公卒、卧柩側、疏食飲水、不食果及魚肉、以脾弱微食菜。殯後、寢外室、朝夕哭。　自覺有染雜覇者、急滌之。　四月、節白公葬、過蠡望、會哭。　書扇曰、乖戾非剛方、忙亂非勤敏、糊塗非忠厚、委靡非從容。　問顏先生曰、近日此心提起、萬慮不擾、祗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曰、覬足下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動則剔辨、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竦起、乃爲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先生竦然請教。　迎嫡母入館侍養、命弟垓與壏皆入學。　作存性編序、

畧曰、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言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門教人、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紛如、不得已而發性善之旨。乃宋儒教人以性爲先、分義理之性爲善、氣質之性爲有不善、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也。習齋先生慨之、著存性編、曰理卽氣之理也、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列七圖以明之、于是孟子性善之旨始著、而吾性中作聖之本體、庶不爲異說所亂、而得存矣。存學編序畧云、古之學一、今之學棼、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序。春

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時。治己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宇内郅隆，有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于漢唐，帖括于宋明，徒遺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加之佛老乘間⑫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詩文辭華之輩又假托文章以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而反爲所雜。程、朱、陸、王，非支離于誦讀，即洇案于禪宗，學之亡也轉甚。習齋先生卓然特立，以六藝爲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得一節焉，即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于古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揭然復舉，孰倡之而孰使之耶？是蓋有天焉，而豈徒然哉！存治編序略曰：古帝王教養之政，七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而尤甚者，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

大士馬之衆、有一冠賊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亂、流物淘城、李自城⑬、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川陝楚豫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日讀書籍、尋揣摩、閉戶傷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而望其藉世長民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即所用、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何怪乎習齋先生之流涕而慨歎也。存治編可以觀矣。　思多言則愚、寡言則智。　問張烈王學質疑、謂堯舜危微而外、不復言心、但與臣允釐庶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立賢即無非執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孔孟立教、性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知人愛人、學詩學禮、未嘗人人與言一貫也。蓋解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循循于孝弟詩

禮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知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其亦舛矣。葢其說卽禪門之直指心性也、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之。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四端、必待察識擴充、深造學問、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一了百了也。批曰、武城之駁陸王何其明耶。然酷護程朱、夫教人以性爲先、程朱不猶之陸王耶。乃一主一奴、何耶。 恕程朱陸王以及今儒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諸儒論學。 恕急于求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 集訟過則例、一、微過、本之浮也。一、隱過、七情之過也。一、顯過、九容之過也。一、大過、五倫之過也。一、叢過、百行之過也。本劉念臺紀過格而刪訂之。 閱宋史至章望之著救性七篇、⑭宋孟子性善、

斥荀、楊、韓愈、李翔之說、蓋先存性而作者也。 思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懲腐學之弊、若考經濟多、撿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于自治。 坐交股、不覺已而覺、乃知心不存、即不能察、存養省察一事也。 思習齋言孔子教人多因人因事、後儒無所爲而泛言其理、必論其全、此亦虛實之不同也。 李弟子習禮。 習齋曰、孝慤子口容止、聲容靜、汪魁楚曰孝慤之言厲、習齋曰、言雖厲而仍溫。古云、辭于庸衆而不驚、乃爲大賢、孝慤有之。 書壁曰、薛文清言、一染財色、即爲禽獸。 某與某搆難、平之思馴虎豹者、籠絡之、飼養之、不可與之狎處。 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 曰學一箴不可假冒、如孔子語仲弓以敬恕、即以邦家無怨爲証、如何假冒。 聞許酉山附副都御史、給書曰、宜建白、不則引退。 張文升謂曰、予昔病疫垂危、孝慤

雖力調治、而氣象如常、不張皇、不憂嘆、其天定也。王法乾曰、子大父素先翁一日在市、人有侮言、翁自若。或曰、此李封翁也、其人懼而謝罪、翁亦自若。　思矜細行、因自省心過多于口過、口過多于身過、身過多于行過、深自愧勉。　先生從兄萃生守喪禮、不入内、不御酒肉、先生贊之。　十一月、郭子堅來過。　思每會顔先生評議、致愧赧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辰按、習齋、煥章、法章、恕谷四先生每會學、勸善規過、互無迴護、且日記詳錄、不肯隱諱飾觀、必如是乃足資益德業、不愧曾子所謂會文輔仁也。後世講學諸儒安有若此切實者乎。　魏蓮陸書來論學。　華顯過先生問學、華後仕至川陝總督、以書招先生、先生不往。　臨清張子舒來過。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

有此、則必論其餽賑、即當不受、而往拜過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裁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益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机、三道也。即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借之以存此一時萬世之身耳、豈爲妄妄也乎。

庚午、三十二歲。

儀功如常。趙錫之兒以應試、乃爲舉業。先生謂習齋曰、佼

善斯爲不善。施勞即己無勞。習齋曰、然。 習齋過先生、見諸友歡聚、謂曰、吾嘗詭于狎足成歡、于當詭于莊足成禮。 立族約三、勸一、助貧一、助婚一、助喪。六禁、一禁不敬祖宗、一禁不孝、一禁不弟、一禁奸、一禁盜、一禁酗酒。四戒、一戒賭、一戒訟、一戒左道、一戒尊卑相蔑。 六月、喬百一書來論學。 八月、赴京鄉試中式。主考王公諱掞、太倉人。魏公諱希徵、鄆城人。房官孫公諱飛、聞喜人。 過涿、哭陳國鎭。國鎭名鋐、傳鹿忠節之學。嘗謂先師每令于平旦自勘良知、今老矣、乃親切。抱病亦危坐書齋。 同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卒不見。先生曰、國鎭雖偏主姚江、而其腔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 思向之爲舉業也、顏先生責以書腐、錫之亦譏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賀、驚曰、聰明復矣。乃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腐則世事腐。甚矣、時

文之害世也。自此雖應春試、而不務舉業。　世母許太君卒。九月葬、仿居世父喪禮行之。　領中舉牌坊銀、不修坊以修祖兆。糾族人爲公祀會、每年以清明祭殺羊豢豕、祀始祖以下列祖、祭後饗筵讌族、約旅酧盡歡而畢。　思伯夷非沉隱可托、以其治則進也。伊尹非耕莘可托、以其咸有一德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爲東周、而以兵農禮樂教人也。　爲四弟埈完昏。

辛未、三十三歲。

儀功如常。存心以寬、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崖岸。

元旦、以期喪、不賀節。　入京春試。正月九日、往拜西山先生、而西山卽以是日卒。慟而返。次日、具奠往哭之。西山諱三禮、河南安陽人、順至⑮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知縣、邑繁劇、值三籓變、政

務旁午、先生撫民搆冦、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治經、厨傳蕭然、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己巳遷副都御史。特疏刻⑯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尚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鐫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庚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　思日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能中道。　拜主考、魏子相、閽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相見甚歡。拜王顓庵、閽者詞色亢、去之。　返里、聞嫡母病、馳歸。內子日夜侍疾、弱矢⑰皆親拂拭、嘉之。　三月、顏先生南遊中州、教先生以強立、減誦讀、先生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　請武彤函醫母疾。　省過在不能約。　晤杜孟南于龐蕢論學、徵君越子也。　爲五弟孍締婚于馮𦓶生。　之安平問水學、王衡、恒升、龍尾、三車法及倒天⑱法于楊靜甫。　五月、立課身不欲逸、心不欲勞、以心疾也。　閱

孝愍論仁語、書後曰、人有爲善而好名者、先孝愍深斥之、謂之掛榜修行。嗚呼、先孝愍之闇德可想矣。　從叔本初翁見先生食糠餅、曰、昨家人有厭食糟糠者、聞汝食不厭矣。　從舅馬大無子、倩謀爲之續絃⑲。越年七十、生一子。　六月、思向皆隨遇而行、今母病、不能出門、宜侍養之餘、躬親稼圃、以資仰事俯育。　村西有蝗、糾鄉人捕之、并禱蜡神、蝗飛去。　與人約曲阜會。往視顏先生家。　七月、衛母病、左右傍偟至閏七月。食減、乃命婦女環守室內、身率諸弟守于室外。十六日、馬太孺人卒、擗踊欲絕、含奠置魂帛、凡喪禮皆取文公家禮及顏先生家禮參訂行之。胃疾發、至神迷不能哭。十八日、殮。十九日成服、率四弟寢倚廬、朝夕奠哭無時。　爲太孺人作行述畧曰、太孺人生比里東曹家、來歸先孝愍、有順德、佐孝舅姑。舅姑卒、無慮鮮肥、務養

孝愨。不以入口。生一女。適王生員養純。即穀日燕記所謂效乾者也。後生母出塨兄弟五人。恩如己出。性諄厚寡言。視帛以女中至識稱之。享壽七十九。　命人易槨木。嘆曰。傷哉貧也。凡事必須心中計畫。口中指暖甚。且身自動作。禮之可愧者多矣。

九月奉太孺人與孝愨先生合葬。自此哀勞成疾。幾殆。

壬申。四十三歲。

居憂六月無譜。今復錄日譜。便省過也。　朝夕哭。朔望哭獻几筵。　思古禮居喪廢業。今以考妣欲成就諸子。學業不可廢。乃于端月二日率諸弟入學。教壎以家事。培以實。坋以謹。塤以和。　思顯考妣之德行。皆闇然君子也。因大慟。前十餘年。尚有爲名之意。須斬去此念。闇然自立。乃可見父母于地下。　問公度聘先生設帳。許之。權以館養也。迎入新興。其子鏈。鈁。鋌。侄鋌族

孫茂宗、世昌從學。凡朔望旋里、會哭几筵。思養人志氣、恐其憍、挫人虛驕、恐其靡。彭如龍、猶龍、齊春從學。清明、族人公祭、先生糾衆講族約、而不與晏。迎母新興侍養、四弟、五弟從學。湖廣譚彩曜來拜問學。已而又書至、畧言聖學原自修齊推而濟世利物。自晉人清談、宋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爲何物、皓首窮經、歸于無用、又有摭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寡廉鮮恥、靡所不爲。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懍懍乎。課喪事不敢不勉。劉副使、彭捕廳爲本縣高令求祝文、以居喪辭之。七月、武彤函選鹽城知縣、問治、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經濟十餘則。薦張文升入幕、以其避里難也。十八日、行小祥祭、猶朔望入鄉會哭。自勘居喪敬爲上、向過以不敬。倩鄭天波畫孝慤小像、口授以貌、及成、宛肖、先生大慟。十月、曲阜會人約

起行、以凶服不可祭聖、不往。　管廷耀執贄問學。　胃病、時吐、見寒。　夢中時哭孝慤王馬太孺人。　先生後每言、館新興時學懈以爲愧。

癸酉、三十五歲

正月、誄喪則致其哀。　教三弟泣下、命之亦入新興館上學。自愧放棄、務期心一刻勿放、身一刻勿頹、放頹則書之。　三月、王輔臣從學。　習齋評曰、譜日、氣象振起、更宜檢校身心、無怠無倦。　思學者非以忘爲不助、即以助爲不忘。　六月、自勘向者之過、未嘗不爲善、而非肫肫然爲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切去之也。未嘗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尚有隔也。亦諱人惡、而口尚有雌黃也。目不端也。言不謹也。不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　七月、行大祫祭。

思顏先生之強不可及。 田信侯問求道之方、語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思與俗人較則俗、與妄人較則妄。 請益、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詬病、然其意程朱即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即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即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思孔子終日乾乾、遷善改過、自謂己是者、道外人也。 郭子固以先生未立子、將以其側賂先生、先生辭以不可。 十一月朔、禫祭、遷馬太孺人主于孝慈祠配饗、行合食祭。王孺人主移祔太孺人側、亡婦祔姑、情也、義也。服闋。 縣令高公蔭爵問政、曰禁賭、嚴盜、又曰秋肅之後、繼以陽春。 一族人流寓新興、將爲僧、力沮之得止。 祭五祀、告以文云、塨家祖父舊規、元旦合薦五祀、清明、端陽等節

獻時物。臘月二十四日祀竈。及塨問禮于顏習齋，古民田宅屬官，故不祭五祀。今田宅自主，宜從禮大夫祭五祀，歲徧，分春、夏、長夏、秋、冬，以祭行之已十餘年。今查明禮禁庶民淫祀，惟許臘月祀竈。又查古禮，士雖不遍祭五祀，而禱五祀。今毅餼無牲薦而不祭，僅同祈禱。塨家先世所行與時制合，古禮不謬，況習俗所同，神靈所習，不可變也。乃復定元旦合獻五祀，朔望拜謁節令獻，歲暮祀竈如儀。

甲戌，三十六歲。

元旦薦家祠，五祀畢，復祀外家無後者馬外祖妣儀，功如常。

外舅馬來顧及二弟，外舅張翼亭立紙位，祭訖焚之，每年爲常。

赴春闈，顏先生囑以求友。　與郭子固互相規過。　子固出貲爲先生置馬氏女爲側室。　清明，先期祭家祠，乃同族人公

祭始祖以下于墓、每歲如之。　課莊敬日強。　閆佩五往岷州尋親、幾其行、序而餞之。　寄李中孚書、畧言聖賢正學、在明德親民、學習禮樂、閉目靜坐、古學所無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非專以此爲學也。　看呂坤泰交韻。　公度傳字明陰陽法。

四月、子固請先生入都、言其兄子堅延往桐鄉任佐政、子固並懇公度以先生館其家也。先生辭以後議。　端午入楊村會學、質日譜、演冠禮、鼓琴、習數、議經濟。　有爲高令求德政歌者、辭以不爲。　從彭雪翁學書。雪翁、蠡之劉村人、往來孫徵君門下、好飲不亂、能詩歌、工書畫。　高令旌先生閭。　延張函白來館、鼓琴、商經濟。居數日、宮白疾、餽以米麵、送歸。　語諸生曰、三代後生安絕矣。賢者皆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困勉耳。　思大學一書乃言大學教人之意、是欲人明親止善、而非言其教法也。教

法則三物是也。觀修齊章只言用情接物、而不及禮樂。治平章言理財用人勿辟、而不及教養。以大學中成法當時見在、不必言也。後儒不解此、見大學不言禮樂及教養諸法、遂置之不究而學入空虛矣。　思先孝慤隱德、正直、剛方、卒易、⑳忠厚、深沉、日三復之。　思張忠定日學吊智、亦練才之法也。　思忠、思恭、因歎孝慤命名之意、切病之藥也。　夜心勤、因思聖賢之心用而不動、庸衆之心動而無用。　語習齋曰、自返積累數日、一頃矜張浮躁、遂敗之。譬貨殖者、數日積之、一朝耗之、其能富乎。　習恭、效顏先生之居處恭、端坐整容、澄心、以易靜坐也。　思明成祖尚武功而明弱、李京陽引進浮文而明削、前明成敗之大案也、書于閱史鈔視。　自出返館、見路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內或有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遺者苦矣。回視包空而錢無多、

乃行。　費燕峯書至論學。　齊燧侯被人誤告、入京解之。　于南溟請入廉平州助其政、辭之。　辭新興館。

乙亥、三十七歲。

儀功如常、游時禮驗仁心存否。　郭子固具僕馬送往柏鄉、習齋贈言曰、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法乾曰、勿曲學以阿世。薦文升館郭子剛家。　每止宿、必訪學人。　二月朔、行望拜儀、以後每朔望如之。　途中詩吟有帝天之載。　渡黄河、察運道形勢。淮安李從堂持柏還、訪爲昆弟、謝之。過其地、餽儀甚厚、辭不獲、受之。　過揚州、拜蔡瞻岳、與言習齋存學大旨、講洪範節稱是。拜某額豈其處、病不能會、遣其次子洪衛來謁。　瓜州渡江、持鼓危坐、舉首波洶湧、墜入衣襟、心夷然不動。　蔡明至鎮江西門橋、大船擁遏、危甚、梢夫號呼、先生語以勿急、令從者四人

齊出偕力、乃過。　過太湖、上方山、湯巡撫毀五通邪祠處也、歎正不勝邪、非正也。　抵桐鄉界、問士俗民情、官吏得失。入會子堅問政、不答。其司刑名李坤寧一解正言、親之、對其錢穀人默默、非閉口不言也。　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酉山先生書。　規子堅以公聽並觀。　三月、子堅餽金帛養母、寄于家。　于子堅具船從送先生入杭州、遊西湖、遇囑托桐事者、辭以署政不與聞。跨蹇過段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轉至六一泉、拜陸宣公祠。翌日、呼遊船從蘇堤、白堤、敍飛來峯、憩冷泉亭、至栖霞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呼船過放生池、登南屏山、至堅庵、轉三台山下、拜于忠肅墳。迴至湖心亭、歌飲而歸。適日自勘心境風靜水平、微波不動。　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　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曾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

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于孔孟、三子卽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　語子堅以經濟。　返顧近者氣象和平、小心思縝密。　思待人也、寬量以容之、小心以接之。　同子堅如嘉與、府朱二府灝、陳生員英見子堅所梓聖學書稱是、會之子堅供盛饌、止食二品、効范文正之自勵、王介甫之食近也。　思近者曲體人情、惟恐傷之、然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媢世爲私之心、則鄉愿矣。語錢生煌以正學。　仲開一來拜詢學。開一名寀適、桐鄉人、以舉人出仕邑令、子路之後也。爲聖學成法作跋。　見人褊思寬、見人暴思緩、見人矜思謙。　子堅省蚕稼、請同往。　錢生爲閱史部、視作跋、言德、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德、仁亦偏。　閱報平陽地震甚慘、語子堅端午罷龍舟戲。　學歌習琴。　子堅刊射法、爲之作序。　思苟且脂韋不可托寬和、

禍隘嫉妬不可托正直。爲子堅言恤獄。草堂書至。謂先生論學相合。其論以孔孟爲的、六經爲證、躬行爲主、先生竦然起敬。松江馮穎明至。從別、喜照、共琴、共射。穎明餽葛扇、受之學歌于穎明。與草堂書、言格物卽學文、物卽周禮之三物。思察見淵魚者不祥。子固書至、規刊書無關經濟。先生復書言、吾友恐子路書生文士之習、誠爲雅意。然天下之無經濟、由學術差、辨學正經濟天下萬世之事也。七月、如杭州。王草堂來拜不值、往拜之、再三聚。先生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學者、學于人、學詩、書、禮、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而學岐、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朱子改竄、晦聖經本旨。程朱陸王皆染于禪。其考辨甚博。子堅刊先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八月三日、登吳山酒樓、觀錢

塘潮。　辭歸草堂，語友皆有贈儀。子堅遠送，囑以輕收漕糧，嚴戢家丁，勿昵佞人，處事和緩。　過蘇州，遊虎邱。　抵淮安，運河水濁甚，問之，曰黃河倒灌，壅淤洪澤湖矣。見兩岸築堤，有句云：誰解排沙令熟地，但看束手欲浮天。　往觀天飛閘，昔人捍黃入淮者也，今廢矣。　至王家營，令子堅送役返，郵寄規以事上司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使得盡言，勿輕喜易怒。　過德州，觀鹿密觀，在其子子濂守備署也。　九月，抵里，饋語親友以物。　知田災于澇，而文升將桐鄉所寄銀十兩自京攜遺遺失，心夷然不動。文升追述來言，同寓有三人，囊銀托以與守，而銀失，必同寓盜之，但係一人，非三人合謀，而一人無證不招，鳴之官，議定三人同償。先生曰：何爲其然也。失銀可定同寓耶？即如君言，其一人銀可受，其二人銀何可受之？況一人亦無證，則皆不可受

也。僕之失財數也、于人何尤。文升復喋喋責人、曰、此吾之晾、何責人也。文升曰、然則我將自賠。曰、寧不受他人賠、而受君賠耶、君休矣。　思人一臨財即財大身小者、身本小也。　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佳也、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丙子、三十八歲

儀功如常。　正月如京、與子固商桐鄉事。　自課去浮而靜、去隘而宏、去冷而和。　二月、歸。　杜紫峯弟子爲修祠于固城、助以贄。紫峯諱越、定興人、鹿忠節公門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巡撫舉越、力辭。巡撫命以縣車過越門、挔之登、即去至京、與山西傅山同告老病不試、詔入、伏而不謁、乃歸、授中書、不拜。

以居宅荒錯、家祠不尊、乃竭力經營、觸子堅所贈衣十餘襲、于東北隅建家祠、另院、通以門、安考妣主于正面、並懸祖考妣

影于上祭以妥之。　思奇技豔貨導淫俗詩文字畫蠱寔學。

三月、子固延入京、其子宏從學。　蕭山毛河右寄其駁太極圖、駁河圖洛書二種至。　子固邀遊西山、傳先生騎射。　語子固曰、人與盜近、是有盜心也。與狎淫近、是有狎淫心也。此人禽之關也。天下無經濟之人則危、無正人亦危。吾友慎自愛。子固問危微精一、曰、物交物則引、危也。平旦之氣、仁義幾希、微也。如淅米、糠秕去盡、精也。純粒無雜、一也。非禮無視聽言動、齋明盛服、則其功也。子固曰、仰彌高、鑽彌堅、何也。曰、中庸不可能也。博文約禮、則能卓立矣。　吳星潭至、月下技擊。　自省隘急忽傲、急改之。　子名世求爲論史。　名世知先生乏糧、餽米二石、受之。

十二月、旋里、爲五弟攝完昏。

丁丑、三十九歲。

儀功如常。正月、復入子固館。肥鄉郝公函至、論學肄禮。文升言、先生辭書敎于料事、子固言、料事敏于辭書。湖州宋豫葊聞冉永光太史言先生學、來拜。豫葊名瑾、守程朱、闢佛甚力。公函持銀二兩倩寄顏先生、其館東鄧之製衣者也、曰、顏先生之衣荒急予予衣。先生嘉之。予堅請復入浙、先生辭。已而使再三至、乃許秋後往。閏三月返里、遂病、七月愈、乃入京。吳匪葊通政見閱史郄視抄存、跋之曰、予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辭則必以綜理爲瑣物、宇宙河決魚爛、卒必由之。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閱史郄視五卷、寔獲我心。苟欲澄叙官方、振興勛業、以此爲正鵠可也。八月、以將入浙、於里子固屬謀退居、倩先生于鄉買田、爲同老計、曰退休則並

耦而耕、不然則先生自食之。先生乃買東莊田六十畝。爲漣歲水荒語左令以修鄉東堤法。王紹武卒、哭之、嘆亡一善人。紹武、劉村人、能孝友。九月、子固與馬至、復如浙、習齋囑以無作無益詩文。抵桐鄉、子堅出二戒尺、一鐫戒怒、一鐫有容、奬之。子堅送濮院紬十端、助先生長女粧奩、又送綬紗首飾等物供先生老母及内子妯娌、辭不獲、受之。子固與子堅書、言先生尚未立子、宜爲置側。子堅使媒之蘇杭諸處尋之、先生辭、子堅不可。註律、思律意皆出人罪也、無可出乃入之。寄書候王草堂。註盜賊人命律數日、審之也。修上顔先生書、畧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摶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顔樂處、雖依附儒説、而虚中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

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于天下也。宋儒于訓詁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于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于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眞元品明載之、易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驪戎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摶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菱聽罔象之譏也。一、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

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于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真知爲蓋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祗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尊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辨、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識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

可少。自宋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註經講性天者為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為浮華、言語如陸賈以為捷給、德行如陳寔、司馬光以為木強、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為粗淺、而道學中遂相率為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讀書為學矣。　子堅餽金、專一封上太孺人、供隨意用也。　選陶淵明集、題辭曰、淵明生六朝異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習溺談虛空、無復有留意聖道者矣。淵明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再曰、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全集無一言及于佛老、可不謂志道者與。觀其將遊廬山、聞東林寺鐘聲、顰眉而返、則世所傳三笑蓮社圖、必佞佛好事之徒為之也。　選韓昌黎文、題詞曰、今學者言大家文、必首昌黎、然

昌黎非僅文士也。自佛老盛行、而昌黎以衞道閑邪爲己任。原道一篇、指陳聖道甚正。而且作箴省身、留意經濟、考禮制、講兵機、任州縣則虔祭祀、去民災。立朝則敢直言、條陳政事、從宰相平淮西有功、宣撫王廷湊有才有節。且獎提後進、引人爲善、固唐之推聖道者也。其文之涉于詩及奏論詞章者不錄、錄其有關學術、道德、經濟者若干篇。　思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韓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勘、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任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于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責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于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者、此也。　鎮

江虞龍章問學、三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毛河右書至論學、餽所著樂錄二部、閱之、卽謀如杭問樂。 十一月二十五日、啟行如杭。二十六日至、居豊樂橋、拜草堂、不遇。次日草堂來拜、餽之紬一端、墨一楨、草堂受墨、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叅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篇誣聖賢、詮註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而去。二十八日、餘杭孝廉沈曰掄、卜子來拜、去、乃往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浙闈同年也。草堂亦至、坐次稱河右辨太極圖及河圖洛書之僞、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

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予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手曰、塨願學實事、加不棄、敢卜明辰。河右許之。同草堂回寓、草堂曰、吾輩爲聖道而辨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剽古人舊論以爲己出、不可刻訾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先生曰、善。草堂行。二十九日、姬潢回拜、即投河右午筵刺。已而河右亦回拜、行。先生即往造之、拜求教、河右辭、固拜、河右答拜、展定聲樂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遂新安文學姚立方至、登筵、河右曰、自宋人學術荒謬、徒尚虛談、于今六七百年矣。予少嘗聞劉蕺山講學、後懷宗召問平寇方略、對以舞干羽兩階、殊歎其迂。先生曰、聖人之學原以經濟天下。自宋儒以事功爲

末、于孔子料齊魯之衆寡則辭而闢之、而學術誤矣。河右曰、宋人言取必于智謀之末、此語亦非、宋人當日所少者、正在智謀。姪灝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河右曰、聞顔習齋先生有存性編、何謂也。曰、宗孟子性善、而辯宋人言氣質有惡也。日暮辭退、三十日回拜卜子、至草堂寓、曰、紬雖紕、然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爲褻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强留之。回拜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回則草堂紀綱送譍脯四色、受其一。十二月朔、晨起、望拜家祠、拜母、拜先師畢、即走字河右、求過問樂、河右訂以明年。乃閱樂錄、不解者識以籤。樂支學陞升來拜。初二日、訂書解正誤。草堂至、以與河右有約、乃坐草堂于寓、倩觀所訂正誤、過河右齋問樂、拜求教、河右辭、復說筵曰、顔習齋好言經濟、恐于存養

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先生曰、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每日習恭數次、所謂居處恭也。置日記以省心、每下一圈、心懍則圈白、否則黑。與王法乾十日一會、規過責善甚嚴、塨亦與其末焉。但其存養欲內外並進、非惺惺恁地之說耳。河右曰、予所言者、恐體用有一不全、則世儒議其偏。賢者不觀大學乎、大學以修身爲本、修身則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無一缺失。先生曰、謹受教。適所言內外並進者、正此意也。乃展樂録問樂。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秉燭、乃拜謝教辭出、且拜別回寓、對草堂飲酒。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爲一、理氣亦似微分。曰、無分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

流其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道理也。一鼓乃寢。晨起、謂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實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以禮樂。求仁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禮、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己治人之學、舍是何由。即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爲之事也。草堂曰、然。姬潢求送別、亭午各別去。回拜陛升、河右、走伻送所著禮樂經史諸書共二十七種、乃返桐鄉。　學遂學歌。　簽奩文移求商者答之。　觀秧歌、猶想見古人歌舞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校記

①枉：當作「狂」，與下文「狷」相對。

②幹：當爲「斡」之訛。

③儒中：當作「儒巾」，見本卷下文《與許酉山書》。

④傳：當爲「傅」之訛。

⑤老菜：當爲「老萊」之訛。

⑥伯：當作「白」，見上下文。

⑦知：當爲「如」之訛。

⑧仁：當作「人」。

⑨廖忘：當作「瘳忘」，見《年譜》卷首校記①。本卷下文條同。

⑩郢：疑有誤。

⑪侍：當作「待」。

⑫簡：當作「間」。

⑬城：當作「成」。

⑭宋：當作「宗」，見《宋史》卷四四三《章望之傳》。

⑮順至：當作「順治」。

⑯刻：當作「刻」。
⑰弱矢：當作「溺矢」。
⑱側天：當作「測天」。
⑲謀：當作「媒」。
⑳卒易：當作「平易」。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校
孫鍇　重修

戊寅、四十歲。

儀功如常。元旦、望拜家祠、拜母、拜習齋先生。　學篴。　鼓琴而歌、以寄鄉思。　如杭、以所學樂請教河右、並求作孝慈墓表而返。　閱河右古今通韻、謂古韻分五均、平上去三聲通用、其分四聲始六朝、非古也。　閱仲氏易、思易有太極節、仲論揲蓍、非以太極生天地萬物、如宋儒說也。　著大學辨業。　上河右書曰、自聞樂歸、恍然若頗測其涯涘、尋能歌者問歌法、能樂器者問笛譜以與樂錄相質對、乃覺元音真在當前矣。　作樂錄跋

日、塨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于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迄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于是太息、以爲古樂夐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于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于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歷喉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籥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轇轕、使舉世茫然、自居于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摘噬嗑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瘐也、豈不異哉。塨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凰凰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

樂錄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琳力學精進、遠邁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　河右寄書曰、以講求古樂一事、千里命駕、已堪駭世。況兩日而業已卒、豈漢唐後竪儒小生所能到者、直千秋一人而已。弟年七十五、不意遇此奇士、天之所鍾、諒非人專所能矣。　二月、媒來言吕氏女子竪具聘①金百餘、遣人隨先生入杭、攜提婆往相之。回言眞處女、乃立婚契。　投受業刺于河右、以學樂麤就也。因問樂、問易、問韻、片時毛紙十餘、往復河右札云、闘置如君、粧奩廚傳、忿忿如撲火、乃屢賜精義、鏤及豪髮、心如旋床、目如球榻、非天慧密藏、無此靜定也。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

上何容有許多物作、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掛從先生解易中生一解、今錄請教。太極者、太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崔憬舊有此說。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之故也。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闡大衍之數者、統惟教之。河右復書曰、年兄此來、助我非淺。舊刻指纇、千秋不蔑、將來諸註、全藉維持、前人所謂附青雲而益顯者、正謂此也。所訊書病中不能閱、並不能一一裁復。今早家任文煙檢及末訊易繫一節、謂此已經改換過、何又訊及、豈前所付

易是舊時未改本耶。僕見大驚、急向蒼天叫曰、天復生此人耶。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天既生某、又生是人、必非無謂、吾學從此興矣。昨承過下、深不敢當、今反當自任馬季常、遠不及鄭康成。漢後儒術非康成不能傳、此事必藉恕谷爲我大昌明之、非敢僭妄、以爲此爲學、非爲己也。某註易成、齋宿告先仲兄、將付梓人、獨於易有太極節兩換稿、而終不愜意。既而小兒從南昌舟中寄家信來、以爲此一節必是中言揲蓍之意、因幡然大明、急爲改刻。今年兄早見及此、何相契之深也。恕谷觀書如觀水、寓目即瞭、而洞若觀火、無纖微不徹、此豈漢後諸儒可比數者、千古學人、惟君與僕矣。　以呂氏回桐子堅以先生居署不便、于署傍別賃一樓、院通于署、遂移居于留春樓、爲呂氏加笄教之向北行望拜禮。　與子堅較射。　自勘生意藹然雖一草一

亟不忍毀之。 上河右書曰、今人辯尚書有僞之說、先生旣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卽可行世。閻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畧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尚書不已、因駁繫詞、駁繫詞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患、豈能坐視不言。塨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 學弦戟。

錄學易。 錄學樂。 宋豫蓂自湖州來視、曰、聞顏先生言先儒主靜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恃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爲學者、專指讀書乎。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爲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蓂默然。 教呂側室以胎教、使讀女要。 思虛僑非氣節、氣節不虛僑。苟卑非含容、含容不苟卑。此君子小人之分

也。六月、子堅攝嘉善、象倩先生同往理其刑名、錢穀事。九月返桐、周好生來餞陸道威思辨錄、閱之、因記其一節。道威問或人曰、向曾體驗未發否。或人曰、如何體驗未發。曰、某嘗用力于隨事精察、覺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滲漏、遂用力隨時精察。久之又思隨事隨時皆是外面、若念慮初起時豈可不用功、乃用力于慎獨二字、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凡邪念惡念便斬斷、勿使充長。又思慎獨是已發功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恐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矣。聞先儒教人于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于夜間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間或一時強制得定、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爲之。且稍一錯認、不幾入于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

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處、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慎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容或息、能存之、至于夢寐之際、皆能自主、乃可。或人謂戒慎恐懼即是已發、曰、試除卻戒慎恐懼、尋一未發。或人思之、不得、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元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毫釐千里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虛寂滅。道咸此論、甚有體認、自覺從前功力尚多疎畧、從此無論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持以敬、至夢寐之際、亦屬欽明。于聖門修己以敬之功、其庶幾乎。鍇按此條在先生南食草中、從前修譜者未之入、而道咸之言甚可正先儒主靜之誤、先生所謂自幼爲學、惟戊寅年功頗密者、即

兆于此、故備錄之。思道感言、頭容一直、四體自中規矩、閱歷語也。今立課宜時省頭直不直。于南滇自廉平寄書至、餽二十金爲先生養母儀、又送玉斗一、玳瑁箸十、受之。請入廣辭之。思善引人者、其言半是、從其半而獎掖之。不能容人者、其言半非、即其半而駁折之。考郊社禘祫諸禮、乃知文獻通考等書皆疏略也。著田賦考辨。馮樹臣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則粗者豈輕耶。又問曰、游于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且以射論、人必學射、由淺入深、始得

其趣、未有全不學射而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學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淵明詩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乃清狂高寄之言耳、若以爲學術、則誤甚。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生子。 修書報母。 自勘任道、今歲始堅學功、今歲加密。

己卯、四十一歲。

儀功如常。 日譜每月下書小心翼翼以自課。 思祖德十餘世誠篤。 閱河右詩解、知小序不可廢。 思心不敬、則身失矩、中外相應、然有時心敬而身失矩、身不失矩而心放者、故正心、修身分二事也。 思宋儒解不違仁爲無私欲、未盡也、但私欲不生、不足以言仁也、佛老亦無私欲、可曰仁乎。存心養性、在于刻刻以敬、所謂參前倚衡也、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 生

子彌月、設筵奏樂以謝子堅、遂辭行。如杭別河右、質樂律、田賦諸學思定聲錄尚有複義、以個不當生乙四字、謂無乙字也、正與林籦不生大呂生蕤合②。質河右、以爲是。別草堂、質存養。回桐、子堅命奴僕隨先生乘糧船北歸。留書復周好生曰、教言諄諄、指示程朱之學、但前面言已悉、不必多辨。惟將前哲所言切實者、實見之躬行、勿爲口耳、亦今世罕有人物也。與宋稼書書曰、燦將旋里矣、先生主持斯道甚力、只闢佛一節、已與昌黎并功矣、年高德邵、成已成物、須刻刻有實功、乃爲得也。作留春樓記、畧曰、留春樓者、子僑桐時所居也、郭子堅宰桐、乙亥招余至、數月而返。丁丑復相招、三使遄至、其弟子閎亦促余往、遂以孟冬抵桐、子堅念余年四十未立子、爲余客床置副、戊寅于虎林得呂氏女、不僅重貲、遂以二月八日入焉。又謂

居署中不便、于署西僦馮孝廉别業樓兩間、别爲院、而通門于署。樓上安床帳、樓下置蔺菊、黄楊諸雜卉之植盆盂者、北後有室、遣僕男婦居宿供役。頻樓一望、兆堞竹樹皆在襟下。李塨一贈言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目生機到小樓。余因題樓曰留春、而居焉。至十二月、遂産男其中。今挈舟北歸、而所謂留春者依然在目也。回憶居樓時、予方考禮、習樂、三復小心翼翼之詩、教下妻以呂新吾女要諸書、才過十月、遂立丁男、于留春之名庶無負乎。三月四日、記于丹徒舟中。

前舉唐五聲歌訣問河右、河右云歌存圖亡、未悉也。舟路沉吟、恍若有得、乃著宫調圖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宫商角徵四調、與唐後柏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也。

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俩生上爲四字調、不用乙義、尚未盡、取竹吹而思之、

乃悟正生清、清生正、高抵③相生之法也。畫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爲宮合圖、畫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畫七聲旋宮圖、畫齋色下生上生圖、畫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宮相生全圖。　自勘内功不密、惕然乃以陸道威每日敬怠分分數自考。　思係懷民物、而戚戚自累、非也、強解脱之、又非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必自修己以敬得之。屈原申生憔悴忠孝而致死者、以無修己以敬之學也。大舜如窮人無所歸而神完氣固、烈風雷雨弗迷者、以其夔夔齊敬也。敬則精神聚、憂則精神散。　思人常言心多紛擾、于自勘無之、但不能刻刻振奮耳、故湯誠日新。　或謂聖賢無靜坐時、真曰、靜坐亦偶有其境、而其功則居處恭也。以靜坐爲功者、二氏也。　思向論禘未能考古準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

無私欲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所歷者。 接家報、知三弟培入府庠。 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 或問德、曰、今之言德也、與古異矣。中庸孔子言三德、曰智仁勇、管論并列言者二章。後儒則但言仁德、而以智爲德者少矣、以勇爲德者更少矣。且其訓智仁勇也、亦殊未當。智固在察理而謀畧亦智、仁固在去私、而利濟亦仁、勇固在任理而英武亦勇。古言智勇天錫、其仁如天可見也。後儒則指謀畧爲術詐、利濟英武爲粗豪、致使吾性之德流于腐小拘攣、其不足以致用也固宜。或曰子言謀畧亦智、利濟亦仁、英武亦勇、有徵與。曰、此非吾言也、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管仲之無如其仁、非聖言與。乃曰識而如未見、何也、弗思耳。 讀詩、思朱子于詩經叶韻七八、豈三代作詩專棄正音、惟取改讀耶、必無此人情矣。 閏七月抵里、拜母、

侍母。往哭莫王法乾。法乾名養粹，蠡之東北泗村人，庠生。幼狂，有大志，禁鄉人佞佛。顔習齋先生聞而訪之，遂定交，相勗以聖人爲必可爲。十日一會，立日記，詳記言行以相質。每會規過，至面赤汗出不少假，而交益深。率家人日夙興，朔望行禮學中，率弟子行禮，每散學必令弟子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拱立敬聽，乃退。顔先生嘗曰：「吾行家禮學儀，皆始自法乾。其致知少遜我，而力行過之。」及卒，顔先生大慟曰：「此後無以爲聖勉我者矣。」往拜習齋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加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先生曰：「然。」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語于日記首，日三復之。

于南濵陞任應州，來延先生，復書曰：「塨[illegible]以老母年邁，不能

遠從。客歲兩接手書、登承佳貺。今壁任近途、又屢蒙招延、擬即走山後一晤。緣新自浙回、慈闈眷戀、故尚須少遲時日也。埰近于禮、樂、兵、農之學、益潛心考研、而內地翼翼、亦頗可自信、所恃以不愧故人者此耳。 八月、入京弔郭子固祖母喪、返里。 書壁聯云、博學詳說于文、朝乾夕惕以禮。 閱孝慈論語講義、重六藝經濟、知孝慈早已見聖學矣。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

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徵避也。　十一月十四日、叔母卒于蠡城、往理其喪。

庚辰、四十二歲。

儀功如常。自揣敬久則怠、徵久則無力、乃知日躋之爲聖。　先生從叔本初翁謂先生曰、尊翁之孝至矣、而弟更難能、世殆無此人也。　入京會試。　河右寄春秋毛傳至。先生上以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尚書。塨曰、毛先生有新著云云。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塨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塨曰、不然、聖經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門戶者、況學殖如先生、惟是是從、何論人已。已而再面、辨析他書甚覈、毫不及尚書事、想已屈服矣。途間思五聲圖訣、似有所得、謹寫出求教。場前晤

充有姬潢二世兄、姬潢曰先生望吾子成名甚于愚昆季、以昌
明聖道、將頓之也。及出闈、互相衡文、似可入彀。比揭曉而寂然、
然先生勿爲棣介介也。此際棣籌之熟矣。謂仕顯而道可明、棣
謂仕顯亦未必能明道也。何者、將直道而行耶、恐方圓枘鑿、方
救過卻禍之不暇、何道之明。如其與世委蛇耶、則品先靡矣。千
載後論學術先論人品、吾雖有言、只爲虛設、則進而不進、若隱
若見、未必非天之留意吾道、而責于愚劣者不輕也。倘書寃詞
辨博而確、眞可拄惑者之口矣。近之詆三禮者又紛如矣、先生
尙欲正之乎。但先生辨駁先儒、原非得已、而無知者妄起爭端、
或者大呼之下、濟以娩音、亦可乎。 吳公匪菴請館其府、傳子
任以六藝學、先生許以後期。 晤王源崑繩、論學甚契。 返里、
著冠婚諸禮、皆近人易行、不爲繁難。 湯陰朱敬主一來拜、學

習六藝、居二旬乃去。　四月、入京。金德純素公來拜、論學。　吳公復請、乃館其府、傳其子關杰、用楫、匡師栻以數學、樂學。　晤宿遷徐用錫壇長、昔年訪先生于蠡、不值者也。　徐宮詹秉義修一統志、問敷淺原、答曰：水經注、孔安國傳以爲博陽山是也。山小、下有平原、澗流與敷淺義合。若朱子以爲匡阜、則周遭數百里、高入雲端、非敷淺矣。又問三江、曰：即經文北江、中江、九江也。徐公稱是。　金素公設筵相邀、是日晤萬斯同季野、胡渭生朏明。　五月、以南漘屢敦促、乃出居庸關、如應州。　南漘問政治、南漘蒞政有才、獎之、力辭返里。南漘餽儀、受之。　六月、抵里。以子任將入學、乃著小學稽業、自六歲起、至十四歲止、幼儀、書、數、樂、舞、皆有儀注譜法。　接河右書曰：兒子歸、持所貽札、開讀悵然。初爲望極切、然事又如此、不如人意。此正無可如何者。來

札云仕顯未必能明道、不如若沉若浮、正天之留意吾道處。恕谷能如此吾無憾矣。寄來樂律一本、則大奇大妙、不謂通人之學能推廣未備、發攄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能涉其藩籬、已誇神絕、況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4]。爾爾始信杜夔荀勗、尚非雋物、必如吾恕谷者、眞蓋世毫傑也。自先父、先伯兄亡後、此秘亦浸失其傳、故寧府五聲圖記歌訣、乃樂律最吃緊事、而恍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鶻突。每一念及、輒迷悶欲死。今得恕谷闡發之、千年之秘、爲之一開、實天地造化特鍾其人、以使萬古元音仍在人間、蓍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老眼睹此、可以含笑入崦嵫矣。宮調圖每調分五調、妙絕。七調全圖皆有實落、且使歷代譌樂曲調有暗合處、皆歷歷指出、所謂合同而化、非絕世聰明不能至此。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爲

宮隔八相生諸圖、器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發天地之房、五音七聲十二律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剖、而盡其變化、坐而言之、起卽可行。楊忠愍親見虞舜、吾謂恕谷必親見后夔矣。此非誇言也。蒂不知尊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于南、或刻于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也。近姚立方作僞周禮論、秘不示我、但觀其總論、乃紹述宋儒所論、以爲劉歆作。予少就其總論中所辨者辨之、名周禮問。恨其書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槩矣。

著六律正五音圖說。　九月、吳公來請、乃入京。習齋謂曰、勿染名利。先生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塨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陳于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

耳。習齋首肯。思學夷齊易、學孔子難、勿以難而躓、其君子乎。

王崑繩見大學辨業、深是之、因訂其學。徐壇長欲持大學辨業、學樂呈李撫院光地、先生辭以不可。又言撫院虛左以望、辭以不敢往。通州王古修來拜、俠士也。拜孔主事尚任、論樂。拜錢檢討克勤、論學。看胡朏明易圖明辨、言太極、先天、河圖、洛書之非。浙江邵允斯寄贈先生序至、復以書曰、塨前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鴻章遠賜、謂南方學者從朱從陸、漫無定見、而于塨盛有稱引、何以克當。然僉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以求教焉。塨少承先考孝慤家學、即欲自立為一儒者。及弱冠從顏習齋先生遊、考先生言聖道至宋儒而岐、其內地功力皆參雜釋老、而所謂問學者又祇通讀訓詁、迂闊無用、將罔孔氏禮樂

之實學一槩蔑畧。教塨力求古聖舊轍、置日譜以糾察身心、學禮、學射、學韜鈐⑤、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于經史子集皆繙閱之、以爲實行之考証、非務佔畢也。如是者幾至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言太極先天本于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干羽平賊諸謬、而于素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詩、書、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見其言戒愼恐懼之功甚正、與佛氏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于是無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功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間、無一時可間、一疎一容、即多出入、前途惴惴、不知踣落如何。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所傳程、朱、陸、王之歧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

非綿力所能搘撐。今足下卓然有志于斯道、而又不爲前儒迷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琡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 吳次張言、不愧衾影甚難。先生曰、勿言不愧、且求先愧、時時内省、有過恧然汗下、斷以改復、久之自得不愧。今人寢興懵然頹然、不知有愧、何由得不愧。 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郊社及經義。河右答書、盛稱先生英雋槩世一人、且言已鐫學樂二卷入其西河合集内。 謂素公曰、予向入京、不先見貴顯、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己徇名、則不爲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 季野謂先生曰、先儒訓學各異、子謂祇是讀書耳。先生不答、知其有纂輯禮書、叩之季野、言禘及宗廟制甚析、又言隸即楷書、非八分也。 與素公言、經濟首在復學校選舉⑥、以有人材、乃有政事也。

寧波毛孝章來訪論學、述其師潘平格言、朱子誤于老、陸子誤于釋。　聽孔東塘歌大成樂、先生辨黃鐘爲徵之誤。　思古學問二字相連、今人不好學、尤不好問。子每交一人、必求盡其長、勉于問也。　捕將軍問亭延先生問格物、告之。　十月、僕來言從侄振鋭前月十八日逝、哭之。查禮功緦一不食、二不食、殯而從政、飲酒食肉、不與人樂。　靜菴言學須結果、先生曰湯豈無結果者、而詩曰聖敬日躋、卽日新又新也。純粹之體、學習之事、須日有新境、若祇如故、卽易退墮矣。　著宗廟考辨。　著士相見禮。　同東塘考文武舞儀。　與靜菴論朔望禮、祭禮、以其家行禮也。　崑繩談治術勃然、先生語以沉深。　著禘祫考辨、郊社考辨。　拜王公顒庵、以其知庚午科、先生往拜不入、引過責闇者也。　過季野講會、以其屢邀也。講三代以及元明制度、

如選舉、賦稅各項、并漕運及二洪泇河水道。　東塘言、劉綽然屢訪先生、未得見、乃同往覲之。　河南常部郎鉉稱來拜。　都門李天柱丹崖來拜。　約會崑繩于曹乾齋宅。崑繩言、習齋之學、直接周孔。　十一月二十日、叔母及振鈗侄葬期也、報來遲、不能會葬、乃促裝歸。　徐果亭、胡朏明、竇靜菴、萬季野、王崑繩皆來送別。其坐、先生視靜菴容更爲修謹、此有德者之驗也。　晤王尚書士禎、問格物、問詩經、答之。　崑繩與先生同榻、中夜呼先生寤曰、吾自少聞道學言不慊、乃學經濟、無所用、學古文、自謂必傳于世、近聞吾子言顏先生學、又知文詞亦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　吳公送行詩曰、昨宵燈火動歸思、今見歸裝信有期。每望白雲依子舍、漫開絳帳滯經師。寒風獵獵狂途急、短褐毿毿海宇知。聞說闔門多內行、和鳴

應遂鳳凰枝。入門家室好團圞、可憶離羣起浩歎。舌本從教三日強、牙籤轉惜一燈寒。禮經聚訟牴悟久、易入叅同辨論難。遲爾春風閉絕學、隱然名已動長安。　旋里哭奠叔母及侄振鋭墓、告叔母服闋。　聞子因卒、驚怛、以遍除不得入京、望北痛哭。後爲立傳曰、御史本張姓、父盡忠後于旗郭翁顯名、因郭姓。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二子、長金湯、次即御史。顯名撫之成立、延師課讀甚嚴。及長力學、康熙二十一年由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朝廷親試翻竹賦、又考學校論及奏疏、皆居一等、陞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欲獻、全活人甚衆。有謝者、令閽者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汝也。人感泣去、有繪象祀于家者。龍江關権稅、請護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而吏畏其明、不敢欺。都御史

王士禎命諸御史具一稿、屢易不當、最後人推御史立削草、士貞連呼曰、老吏老吏。疏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謂薦賢自人臣分、顧平素何不言、而專待彌留時、且相沿遺本無不薦人者、安知非奸胥子弟冒爲之。又疏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與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廩祿。奏上、行之。時方嗜進、謂裁一官則少一仕進階、由是怨聲謈指溢道路。然御史方以是爲嚆矢、謂牧馬者衆、駒益癯、六部堂官各十六人、外則督撫重壓于上、皆宜⑧宜裁罷、吏治乃可清。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才衰人才敗、由入比取士。宜復古鄉舉里選法、以德行禮樂與人才、天下庶可治、乃躊躇咨嗟、未遑建白、而年不逮矣。事養祖母孝、祖母老素事佛、婉諫、卒改焉。兄性頗急、每怒、必笑容霽之、委曲得其歡心、而兄

亦友、嘗宦于南、每念御史、未嘗不垂泣也。御史少好讀書、能詩。及與蠡縣李塨遊、塨曰、聖學在禮樂兵農、詩文非學也。出顏習齋存學編、使觀。御史立起、願私淑習齋。從此謝筆墨、講求天文、地利、兵農、射御等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傅臘塔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進數車、盡散與從人觀者而回。偕塨遊西山、⑨傳馬射法、躡鐙帽地、策馬射、無不中、中即帽踐起等身、其巧如此。性高介、不輕可人、然沉默謙忍、侍戚黨尊屬、窮窮然如弟子、賓客見、不知其爲官也。頗嗜黃老言、謂塨曰、君輩惡惡嚴、不和。塨曰、喜怒中節、皆曰和、不惡惡、玩世耳、非和也。每公事退、蒔花灌木、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塨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欲求放心、其戒慎恐懼乎。御史然之。仕絶苞苴、家人親友勸以通、或至呵責之、遜謝曰、吾才不能致阿堵、非敢潔也。終不變。一

日過尚書甲于塗、曰、君掃迹不請謁人、何也。曰、公事有公地、私無事、奚謁尚書。婉諭曰、時如此無款。曰、時如此時、某人如此人也。甲默然。卒之日、襲斂不滿百、敝衣布被以斂。都憲李楠倡闔院曰、郭御史貧無以窆、不可不助。其醵金百餘兩賻焉。御史名金城、字子固、年四十一。三子。

辛巳、四十三歲。

儀功如常課、勿踰、勿躁急、勿伐善、施勞、御內、撫幼、勿不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如京、哭奠郭子固、大慟。　十六日、病、司寇公親調藥餌、徐少宰來視。　晤許侍郎汝霖、言曾拜先生、不值、因與論學。　赴東塘筵、同陳心簡、萬季野、吳澂菴、曹正子、陳健夫、邢偉人分韻賦詩、先生詩寓意諷東塘罷官宜歸。　二月、定日習恭一次。　又病、三日不食、司寇日來床前問視、命從具養疾

物甚備。次張兄弟輪次來覲。思朱子學問三變、初習禪、中章句、晚又依違釋老。著人論、養生論、闢佛論、病臥口授人錄出。吳公見之、曰、先生沉病、而神識清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王太倉及王公阮亭、許公時庵俱索先生著。三原員從雲震生來拜問學。劉翰林巖來拜。思聞過甚有益、聞過則氣沉、則心細。河右書至、言琴、言舞、言禘祫、郊社、蠅頭細書數萬言、詳博之甚、喜其健。司寇訂大學辨業、訂論學、曰、六藝必宜復、不則天下必無強立之日。吳司寇、徐少宰每在朝端語諸公卿曰、今有李恕谷者、學山文海、源源本本、不世之人也。至是捐俸爲先生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季野叔行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析、嘆之。季野見先生所作河右全集敘、不悅、故與先生雖屢過從、猶格格有退言及將刊大學辨業、念季野負重

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詣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漸與先生識久、爲所包、不知先生。某少受學于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羽、憬然于心。旣而黃先生大怒、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大學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于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于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

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于格物、以見三物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于泛濫、則失之凌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于明親者究苦于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即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

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于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𠛬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于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湖州溫睿臨來拜，

贈以論學。許時庵司空請筵、問格物之旨。時庵論許酉山魏子柏之賢、又言呂晚村之庸妄、世無選時文而可言道學者。周疇崑來拜問學。閱明史曾鄭卿傳、謂陽明學術之差、皆始于周子主靜一語、歎其卓見。江南朱直嵐、餘姚韓文萃來拜問學。四月、會葬子匡。爲司寇言知止善後之李野講會、衆拈郊社、李野向衆揖先生曰、此李恕谷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予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大學辨業所論格物之義高聲宣示曰、此眞聖學宗旨、諸君有志無自外。因延先生登座、同講郊社、先生辭謝去。五月、返里。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先生講中庸、陳啟庵以先生所講錄成卷、爲恕谷中庸講語。聞于南滇逝、爲之淚下。漢軍王漢臣來拜、問律呂、答之、渠甚解。問律何以止十二、曰、以

七調頂高、則復返初律也。　吳司寇字來請入都。　九月十一日、太孺人初度、河間白進士祝詩有曰、有子已成天下士、無人不羨女中師。　先生每遇事有坎坷、則曰必不德所致、倍加敬謹。　與習齋習禮三度。　十月、入都、覲于太翁疾、吊南溟喪、寓公度宅。　蓮載臣來拜論學、先生曰、君拾道學之迂腐、而冀輕俠之妄動、蔑不敗矣、遠之。　晤劉石渠論天文。　崑來憂貧、先生告以洗名士清客之習、惡食惡衣皆能安之、乃爲豪傑⑪。季野與先生論經史、季野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南向敷席。先生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序授醯醬薦豆乎。季野又言、晉立古文尚書、不可廢。先生曰、古文尚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秘尚存、惟無

傳。東晉梅頤⑫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尚書也。謂古文尚書已亡、而晉僞爲者、誤也。卽謂晉復出者、亦誤也。季野曰、何見曰、見隋⑬書。論及聲韻、先生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宫商五均、不分平上四聲。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將歸檢之。次日復晤、笑而携手曰、俱如先生言、天下惟先生與下走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爲多也。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表誌未竣、因言于王尚書鴻緒、來拜、且請㢟、謀延先生館其府同修明史。先生辭。　吊哭于名世。　温鄰翼送紙刷大學辨業、自出纂辨業論學者沓至。　語崑繩以吾儒心性持敬之功與佛老迥殊、崑繩大悅。　晤陳掌垣詵、問井田及律吕、答之。　崑繩請學禮、先生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婚、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

行之禮、朝廟、宮府、軍禡是也。吾子其漸次考焉。　黃叔琳崑圃講筵、抄先生所著郊社、宗廟等書。　代州馮藝敬南來拜問學。晤睢州吳學顥子純、論學。　拜楊仁澍、仁澍扶病出問學、答之。仁澍出其擬獻太平十二策、內有合兵民、復選舉二則可取。江西梁盼質人來拜、言陝西三邊形勢。　崑來言宗克果專翌日來拜、先生托之力辭、且避之緯然齋。翌日昧旦果專出城、投刺公度宅、又尋至緯然齋、入門即拜、先生惶遽答之、有所問、先生辭謝不知。　調停南溟家事。　回拜果專、又求言、辭以無知。固求、曰、君國戚而貧、可賀也、宜退靜、勿躁進。　馮敬南請先生及諸名士論學、先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于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為仁、有裁制為義、辨是非為知、其品節文為則為

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知、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以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知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亦安見所謂仁義禮知哉、亦安盡子臣弟友之職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婣、睦與恤、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于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而統名之曰三物。會論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知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若外此而別有逕途、則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敬南及季野、崑繩、隣翼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會葬南濱。　與崑繩書曰、拱滯都門、

實非所樂兼之顏先生年邁、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尚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竇靜菴皆卓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戶庭而可為矣。如塨者竊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則繼往開來、責難謝焉。當此去聖既遠、路岔論厖、非遍質當代夙學、恐所見猶涉偏固、不足聞道。又挽世警衆、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誰聞之。今四方君子考証亦有人矣、高明如吾兄亦深歎此學以為是矣。極思歸里聚樂家庭、但以吾兄之曠世奇偉、而篤信正學、則體之于身、倡明之于人、所望于有道者非淺鮮也。　歸里、往見習齋、商出處。

壬午、四十四歲。

儀功如常。　卻浮文、遠虛名。　元旦、覺心竦敬。　習射、習篴。

自勘近夢不清、必心不敬也。卧用敬功、夢遂清、乃知靜而無事、

無念之時、實非精力不能持。　安平可默王傑期來拜問學、因問宋人言周不改夏時月、然乎。先生曰、非也。春秋載春正月無氷、二月無氷、此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春正二月無氷、曷異乎。春王正月日南至、二月日南至、亦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寅卯月、有日至乎。宋人並不閱經、可怪也。　往見習齋、習齋曰、吾素可子沉靜淡默、而此見微有浮驕之氣、宜細勘改之。先生竦然。　蕭寧王紹先聘館其家、其兄陶陽子業豐、業虎從遊。奉母及五弟壈子隆官往館、命家人凡勞勿令母親。一日見母不懌、問之、言思壈之二子、且言米鹽欲自主、乃將米麵鹽菜盡移母室。稟侯壈婦歸寧返、使攜息來居、呼二下妻皆在母室作女紅以供色笑。教隆官歌舞母前。　令三弟培、四弟埈皆來館讀書。　書壁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行時習也。寢不尸、寢時習也。皆習禮也。爲陶陽言人不能刑妻、必不能齊家、婦人不孝不睦、必己之孝友不純。思孔門直以弦歌爲學、道則禮樂爲學、爲道明矣。思與子固友有四、道德、事功、心腹、通財。一不可忘、況四歟。陶陽秋試、請先生同入京、聞萬季野卒、往哭之、柩已行矣。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尚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尚書鴻緒主之。當是時、朝廷平三籓後向辭學、公卿從風靡、讀書、名士競會都門。季野以博淹彊記⑮爲之冠、開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官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賦役、朝儀、兵刑諸項、不繙書、每講一事、口如瓶注、溫臺臨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豪釐

不失也。後聞先生學、篤服焉、深相結。 會蘭佳進行上。 黃陂秦心巷、蒙古李景仁、杭州邵時昌皆來拜問學。 三原溫德裕來拜、與之論學。 晤學院楊名時、資論學。 蘇州黃日瑚宗夏來拜問學。 馮璿衡南延會諸友論學。 與賀靜庵書曰、夏初先生來札、諭以歸田、謂尚有待也。七月入都、則已飄然遠引矣。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先生前贈墣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墣以爲千聖百王之心法、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即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瞬有存、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一事貫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

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岐途也。不知與先生見教之意仰合焉否也。　歸里。　思舍己從人、確乎不拔、二者兼之、其善乎。　周崑來向擬執贄先生、先生辭曰、願與子同學于習齋。至是來鄉、价先生入楊村、拜習齋從學。　餽崑來斧資、大學辨業學規纂、送之南行、囑以慎交、勿爲書生所誤。　爲位哭奠季野。　自勸短于教人、不長養之、乃摧折之、躁之過也。　思存理之功多于遏欲、臨波之築易潰、先時之防可堅也。　思言人過、不獎借人、高伉躁[16]已之四病。不能循循善誘、量不宏、己之兩短病宜去、短宜勉之。　王天佑至自河南、言朱主一以去歲逝、哭之。主一名敬明之枝屬、孝友從事聖學甚力。　思敬當濟以和、禮樂之道也。　教諸弟以孝慈醇德、[17]嗚咽不能語。　十一月、側室呂氏生次子習中。

癸未、四十五歲。

儀功如常。　巡撫李公光地以

朝廷問學問人、因薦先生、或以告、先生謝之曰、安有此事。　聞顏

先生病、往視之、餽養老儀。　命四弟埈、姪大蓮入學。　正月盡

抵京、吳少宰公言李中丞薦事、先生曰、迂拙非其人也、閣下善

爲我辭焉。　有人寄邀列名士單于藕園來尋先生、先生不見。　吳

少宰將點總裁、索先生新藝觀之、先生辭以禮當避嫌、不與。

入場、主考有尋先生文者、以無關節、不可得。　馮欽南會王崑

繩、吳子淳、梁質人、李蔭長、溫隣翼、黃宗夏、劉綽然、毛充有、毛姬

潢、李中孚、朱字綠、許不棄、倪唐際、張百始、宋若愚、陳正心、列肆

筵、推先生講學、先生隨問有答。　徐壇長、李中丞幕客也、囑以

善辭中丞。　崑繩延先生與金陵方苞靈皐論學、靈皐尊程朱

者也、聞先生言、歎服、然囑議論宜平、先生謝之。 宗夏言、宋字緣見大學辨業、抵掌稱是崑繩曰、此昔年聞聲而詈爲異端者、今乃服乎。可見人心有同然也。 溫益修請先生會同人于秦中會館論學、或論及多讀、先生曰、爲學先立品制行以圖經濟、徒事學問博洽、非學也。衆散、宗夏欽南依依不忍別、又隨先生至寓論學乃去。 宗夏問吳、楚、宋無風、孔子刪歟。曰、非也、吳楚荒服、采風之使不及也。宋周客也、亦不采風。季札聽周樂、即無三國、可見也。 孫子未本姓李、請與先生通昆弟好、許之。 宗夏看恕谷中庸講語、奮然以聖賢爲可爲、曰吾向以二氏爲根、今拔去矣。立日譜、先生奬之。 周伯章問學、以三物之學告之。 宗夏錄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先生曰、君銳然爲學、稱者固有、訕笑者亦不乏、必確乎不拔、乃能有成、但不可先有稜稜遊

衆之意、自取不合耳。鄠門劉石枕、三原李輯五俱來拜問學。語宗夏以知人、崑繩曰、識人情物理、乃眞經濟也。敬南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岐、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卽學也、不學何知焉。宗夏求師、先生介崑繩下拜、先生曰、世有起而力聖道者、是吾之師也、吾何師焉。亦不下拜。富平陳四如子章來拜。黃崑圃問禋禮、答之。問歷數于馮敬南、與其考封建及分野法、知星官分野不可信也。崑繩仿先生日譜、立省身錄、先生與之書曰、接華翰、言欲仿日譜格以自省、策不負所生、不負聖賢、爲之竦然起立、吾兄眞振古豪傑也。然聞宗夏云、恐立譜有礙者、是固斷斷無慮也、以爲日省則無心之過、將叢耶、是則眞君子矣。天下惟君子日在過中、而小人偶然自以爲無過也、以爲誠篤

難行于晚近耶、則從古但聞不誠不能動物、未聞誠不能動物也。且忠信篤敬、隨在可行、孔子有明註矣。質直好義、察言觀色、⑱慮以下人、既肫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英雄原是一人、總非後世迂濶腐儒所得假冒也。　題宗夏日譜云、自省嚴密、令予生畏、然心當敬不當苦、須有蕩蕩自得之意、不然恐束濕難久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⑲一何嚴也、仰不愧、俯不怍、又何樂也。宗夏曰、後學早求自得、恐墮于放、且以嚴厲從事、何如。先生起揖曰、君果有志者矣。　四弟埈補府庠生。　劉綽然請先生會諸友論學。　雎州孔興泰林宗來拜、知其精歷數、問之林宗、饒大測精義。　查靈佑宮道藏上方大洞眞元品、果載太極先天圖、益知河右之辨、草堂之論信而有徵、乃朱儒甘受異端之誤、以誤天下後世、何也。　少司農王公紳

請箴、問祭禮、答之。　馮欽南問四聲、先生答之曰、古無四聲之說、卽字之比于歌者亦不必同聲。故鶡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之五均、其中聲各不同也。如賡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爲宮。範訓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詮詞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爲徵。里語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箴詞不利與師、敗于宗邱、誅、侯、師、邱聲不同、同爲角。古韻如此、不可枚舉。暨魏李登始取聲之同者而分類之、名曰聲類。如東、鍾爲一類、支、齊爲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禺[20]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韻之中又分四聲。當時其說初行、卽梁武猶疑之、曰、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至隨時陸詞[21]作四聲切韻類譜、則合周顒四聲、李登聲類統爲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限之說可以難之也。孫愐等

稍爲增訂、名切韻、又稱官韻。迄宋有廣韻、集韻等書。至理宋[22]朝、平水劉淵定爲韻本、須行于淳佑[23]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共指以爲沈約韻、誤矣。元熊忠、明郭正域、皆明載之。沈約韻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韻、即晉魏以後迄于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韻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鍾、支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并無遵之者。且唐人除取士應制律詩、律賦外、仍用古韻。觀昌黎諸公文集可見。無何至宋、盡失故轍、朱子註經、竟取吳棫音[24]韻補杜撰之言爲依據、以後人四聲聲類上繩古人、將詩、易本字皆改讀爲叶、是舉趙武靈王之變服衣堯舜禹湯也。至今世、竟有以　音[25]作正讀、反謂正讀爲非者。如呼天下爲汀戶、夫婦爲夫缶、佳人爲皆人、圖畫爲圖怪、怪之

怪矣。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皆爲宫、以其韻皆反喉入鼻也。陽、庚、青、蒸少侵齦咢、又爲變宫、眞、文、元、寒、刪、先皆爲商、以收字必以舌抵上咢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皆爲角、以懸舌向咢也。支、微、齊、佳、灰皆爲徵、以音衝脣接齒也。而魚、虞、歌、麻、尤又爲變徵、以舌雖中懸、而梢出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爲羽、以讀字訖一閤脣也。見鄭庠古韻辨。至毛西河古今通韻考甚備悉。東、冬、陽通用者、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未失常也、以中行也、詩、維水泱泱、福禄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謡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東、冬、庚、青、蒸通用者、如古詞狗吠深宫中、天下方太平、璧玉爲軒堂。九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會合安可逢。浩浩觀湖江、惝怳難爲雙。此酒不足嘗、列坐于中堂。閭子

適及城、相拜送于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詩、何以穿我墉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宗元示民詩、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韻則古皆通用、如叅同契如傳遐皇初頌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枚舉。　三月、歸里。　二弟壎婦張氏卒先生大慟、爲立家傳曰、弟婦張氏、蠡之藺家庄人。事舅姑孝順、于夫二弟或以事詬督、未嘗鬭其一反唇也、娣姒或有言、笑而不辯。予嘗館于外、家政付二弟、內則張氏持之、夙興率家人操作不少諉。予館歸、解裝盡付二弟貯其室、金幣皆由出入、夫婦無一私用者。張氏娶時衣遺殘蔽、予命同予妻馬氏禮服斥賣易米。及後爲諸少弟娶、皆有新衣飾、張氏著大布、同諸少弟婦時節升堂拜禮供祀、無一芥蔕意見于辭色。後予在浙賣㉖綢緞卻寄奉母、餘令妻與二

弟婦各製一襲、張氏置所與于笥、終不製。至今歲癸未、倉促病革、遂衣常著衣而去。嗚呼、慟矣。其母、族姑也、嘗來余家、見予亡妻王氏婉愻有婦行、歸、愀然語其女曰、恐而未得與王家媛班也。其善誨如此、嗚呼、賢所由來矣。　陳叡菴爲日記、求先生評、喜之、獎其孝友。　輯小學數學。　命叡菴、益溪習士相見禮。益溪、培字也。　習數、方田大矣、差分均輸精矣、方程變矣、勾股遠矣、數者易之象也。　謂益溪曰、子向于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于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眞與不眞、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數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繙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脫。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斷紙滃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

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緬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闕、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于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宜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輅、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僨躓、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于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

逝、河右遥離、吾道之孤、復將質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于言絶名、又言秖見名之可惡、蓋惟恐子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于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箕、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己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于鶩外狥名、則天性之誠必浮、必濁、將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内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絶、則又不可。曾論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愠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伊尹之三聘、諸葛之三顧、以其名素著也。不然、湯與昭烈烏自而知之、而二人亦烏自而成殷漢之業哉。然則名者、毋亦胞與民物之仁人所不忍辭者耶。故曰、無貿遨學者

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 按河右來書曰、舊年接札、並收所寄胐明刻書、深伏足下心氣和平、且以無太過激規我不足、此眞古人良友。僕生平卞急、不能鎔化、且當辯論得失、惟恐其說不伸、倍加氣力、此學問不足處也。今胐明又在吳門刻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謬。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寃詞相抵。其後胐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歷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廢古文策來、幸予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謬說、而又謬者、因于衆中大揶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此亦冥冥中若有鬼神呵佑之、始知千聖百王之經未易毀也。僕欲

設一講會、畧闡六經之旨、先講禮記曾子問起、以爲其書極備禮之變、爲說禮家一大要領也。乃及門數人多遊仕四方、欲行輒止、古學之難復如此。　五月、王崑繩來共學、先生題其省身錄曰：吾身者、天地民物之管也。不握其管而言幹旋、未有能濟者。王子崑繩夙以天地民物爲任久矣、今讀其省身錄、窮窮然返己內檢、一無雄侈之意、何其謹也。試念王子平昔翕張橐籥、凌轢六合、是何氣象哉。而一變至此、所謂檢身如不及、訟過如不勝者、非耶。吾知一身理、而裁成輔相之能、實司之天地民物從此乃有攸賴矣。　六月、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贄于習齋先生。　又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

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塌不靈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

崑繩言、心欲持敬而時畏外物震之、若何。曰、此物大而我小也。若我之身心爲廣居、爲正位、達道、我之修存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則人間之貧富、貴賤、死生、卒然投之、若星火之墜于滄瀛也、何自而震擾焉。

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闡道、延才保身。崑繩留詩曰、宇宙火凌替、大道胥淪亡。儒生事訓詁、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關于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掇其英。顧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得施于世、著書垂典型。豈徒在呫畢、遂以稱儒風。我本駑下資、

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績、嘗喚朱陸訌。魚遊或在淵、九皋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綆無羸瓶。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蠡吾、懿訓本宗承。師傳得絶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卽此爲修齊、卽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月森精鋩。俯仰千古間、儒術何夢夢。良苗被往路、宿霧披荒坰。滑滑隴頭泥、嚶嚶草根蛩。蕭然茅屋下、歡笑溢形容。爲我傾秫酒、爲我調醯羹。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抱、秩秩何雍雍。示我床頭書、閣部及五公。家藏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出以示余。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氷兢。更訪顔公里、枳落遮頹墻。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黄石毀素履、龐公偃匡床。乃知李子學、

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羲皇。自從繼莊歿、獨行歎惸惸。于今得李子、枯籐依長松。枯籐無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力、矯矯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臨岐復徘徊、握手還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惕悚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勤爲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衷。　擬勺歌、乃上琴弦彈之、以驗合否。製羽籥、干戚、成演舞勺。習齋先生至、觀之甚快。　省過、細行不矜一也、不嚴屋漏二也、胸中時有浮薄之念三也。不速改則爲敗德多矣。竦然夜不成寐。　鍾錂、金若至。求評其日記、因屈指此時爲日記功者、王崑繩、黃宗夏、陳睿菴、顏敬角、顏畏甫、李果齋、鍾金若、三弟培、吾學漸興矣。　九月、入京、榻子未宅、與之論學及經濟。　吳子淳言

王少司農之子式穀謀延先生、辭之。　修書上河右、質小學學樂、論詩、舞勺諸講、並問笙入之儀。　大理卿李斯義質君來拜、結昆弟好、力延下榻、修其祖翠飛岩集、應之。　李輯五補黄州知府、來別、饋端硯、受之。　晤李來章禮山、論學。　長山吴長榮木欣來拜、問學。　張烈御仲邀筵集同人論學。　劉楠百斯請筵、晤王嶸、曾元亮。　作送禮山令連山序、規以有用。　子未遭生父喪、求先生爲之司禮。　洪天桂秋崖、何圖龍章來拜、問學。　百斯求尋辨業二十部。　許不棄請筵、集同人論學。　返里

甲申、四十六歲。

儀功如常。　漢軍崔瑤與若來拜、問學。　自勘見理頗明、處事有方、但規摸小、氣象窄、恐無用也、當急勉之。　自愧尚有所倚、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夫焉有所倚。　二月、入京。　馮

敬南卒、弔哭之、爲作傳畧載、馮君諱璽、字敬南、代州人、好經濟學、以戊辰進士任梧州府同知、調南寧同知、攝府印、弭盜熄災、有政績、長天文算數製器諸學、問先生道術、共學甚力、未終而卒。　廷尉延擱其府。　自年前註易至是註卦訖、思予于易甚淺、而每註一卦、覺象數理躍如當前、不知前人何以藏鈎説癖也。蓋顏先生不言易、而其辨道力行、示我以易者至矣。　溫益修選鄜城知縣、卑禮厚聘延往論學議政、應之。　課春風遍覆、見惡人不怒、見宵小勿輕卑之。　知閻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　浙江徐相閣臣來拜。　王元亮索觀易註、因與論學。元亮曰、聞言甚是、但舊說在心難除耳。　益修聘李寧一司刑名錢穀、中變、乃聘陳子章、僅司刑名。先生不得已、爲之權司錢穀。　五月、歸里。　益修騎從來接、拜母行、過顏先生求教、

曰、持身莊恢、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出入必慎、交遊勿濫。先生拜受之。　過漳德、拜許西山先生祠堂、撫其孤孫。　過湯陰、哭朱主一、弔其子和禮。　語益修以滅賊弭盜、益修問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視聽言動必以禮也。若不視非禮而亦不視禮、則二氏矣。一部周禮行盡、天下有不歸仁者乎。　語益修以祥刑。　六月十五日、入鄜城署。　列當行事宜質益修。爲益修言、書生好逸惡勞、喜靜厭煩、失聖學、近異端、亂天下。又言隱士好清虛、道學談心性、文人以窮二氏之書爲博、孤臣孼子怨憤歸咎、皆與佛老爲緣者也。　西平令趙瓚澄淡求見、會之。　如沐拜邢偉人、劉漢生聚五、郭圻十同論學。　聚五問禮、若難行、先生舉冠、昏禮告之、簡易易行、聚五悅。　聞李鑾雲鼎與其子行冠禮、異之、往拜。　十同母、孝婦也、遭闖寇涂沐、乳姑

獲全求作傳、作之。　聚五問從事聖學之方、先生曰、以禮。博文、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明內養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以禮也。聚五欣然願學。　徐中丞公潮請見、見之。中丞言漢儒、宋儒染禪。先生曰、卓識也。乃爲詳言聖學明晦之故。　思子易能立禍福之外、可法也。　河右書至、答問樂舞也。八十二歲矣、詳辨精核、先生把玩甚喜。　東鄉樂墀然來拜、求滌天集序、因進以道。　思賢君能化中立小人爲君子、愚君能化中立君子爲小人。　考漢碑程邈隸書、卽今楷書、與篆各式、自宋明字書據說文以篆繩楷、大誤。乃辨正字千文之非、入小學學書內。　伴來報習齋先生以九月二日卒、先生大驚、拜跪號咷、呼天不食。益修諸友來吊、辭歸、益修固留、訂期于習齋葬前歸里。　書葬習齋事宜、並公祭文、付伴先返。　許州王生員瑄書來問學、饋

靜菴門人也。　益修言、習齋躬行視李中孚更勝、擬私淑之。先于立行坐卧用力。先生曰、甚佳。益修言少時曾有日記、或謂有心則私。遂止。先生曰、此姚江禪障也。謂人有心爲人欲不可、有心爲天理亦不可、則孔門見善如不及、好仁惡不仁、皆非與。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因與張子勵、魏梁園、魏廣功書、語以聖學。　徐中丞聞大學辨業語益修曰、李恕谷有體有用之正學也。吾將延至中州書院、以詔後進。已陞戸部尚書、不果。　十一月、北歸、益修以騎從送、令守候、翌春延往復南。　過汴、晤竇靜菴、論學。曹燕超、孔鼎來拜、問學。　晤朱越千、語以學。　枉道之湯陰、奠朱圭一。　拯家、爲母製錦衣。　視張函白、餽養老資。　思習齋遭人倫之變、天亘亞杌之、而斡㉘旋愈力、卒不爲天所勝、仁以

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　如北楊村吳習齋先生、爲文祭之曰、塨五月拜别南行、先生教以守道汲才、無幾微睽離可憐色。何意當時即作永别、而不再見也。慟哉。迴念先生在時、承命訐日記、嘗作規勸、故每會輒妄思益岱瀛海、以宏斯道梯航。今思先生倡明聖道、爲秦火後第一人、先生躬行、當代無倫比。先生終身遭天之杌、而不爲天所勝、骨力嶄然。先生爲萬世開太平、王者必來取法、先生將俎豆萬年、非一時人。痛不可復見、乃悵然生前每見塨責懲多、獎進少、必有千萬言未盡者、而竟未握訣去也。慟哉。此與後儒一堂互相標榜者、其情何如、其心志何如。嗚呼痛哉。塨受學後、知操存、知省察、知禮、知樂、知射、御、書、數、知一時經濟、百世經濟、不敢負先生。然神骨弱、氣量狹、恐無能擔荷。先生陟降之靈、何以左右之、使塨克濟、幸則得時而駕、舉正

學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即不得志、亦擬用流汲引、鼓㉙吹大道、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然而天意伊何、非塨所知也。其使家世無累、所遇有人、塨之幸也。其或出入多累、所遇落落、俗縛痼纏、引之不前、則斯道斯世、恐非愚柔所克有功、先生陟降之靈、又何以左右之。嗚呼、盡其在人、聽其在天、塨不敢謝、但痛遂失先生提撕、而使塨獨肩斯任也。嗚呼、悲矣、懼矣。　與門人相向哭。吊其子孫、議葬禮。　十二月四日、吊哭、加絰。翌日、致奠、告以任道。六日、致公祭、共百餘人、送葬、率同人哭盡哀。及墓、爲題主、返、助行虞祭。七日、脫絰、處置先生家事、書習齋學舍扁、懸于習齋門額、題顔習齋先生神位、供于齋中。公出分資具祭、推先生主祭、素服三獻成儀。　約遵習齋遺命、以齋爲公聚會學所、每年二、八月上辛同聚致祭、祭訖會學。定服心喪三年、爲孝孫重

光草一字上縣令，免其差役，與同門哭盡哀，乃行。修習齋年譜。著小學韻語。查賈誼新書立容、坐容、行容、旋容、趨容、乘容學之。

校記

①子堅：當作「子堅」，見上下文。
②「簇」上當脱「太」字。
③抵：當作「低」。
④粤：當作「奥」。
⑤韜鈐：當爲「韜鈐」之訛。
⑥較：當作「校」。
⑦親：疑誤。
⑧宜宜：當衍一「宜」字。
⑨傅：當作「傳」。
⑩漸：當作「慚」。
⑪亳傑：當作「豪傑」。
⑫梅頣：當作「梅賾」。
⑬隨書：當作「隋書」。
⑭身體：當作「身禮」。
⑮韁記：當作「彊記」。



⑯此句疑脱一字。
⑰嗚咽：當作「嗚咽」。
⑱慮：當爲「虚」之訛。
⑲隋：疑爲「惰」之訛。
⑳周禺：當作「周顒」。
㉑隨時陸詞：當作「隋時陸法言」。
㉒宋：當作「宗」。
㉓淳佑：應作「淳祐」。
㉔音：當衍。
㉕「以」下缺字疑爲「叶」。
㉖賣：據文意，當作「買」。
㉗幹旋：當作「斡旋」。
㉘幹旋：當作「斡旋」。
㉙次：當作「吹」。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校
孫鍇　重修

乙酉年四十七歲。

儀功如常。智、仁、聖、義、忠、和時時自考有一得否。孝、友、睦、婣、任、卹隨遇勉行、主敬而用以寬和。禮、樂、射、御、書、數有力即習之、倡明聖道、接引來學。　二月、鄢城役來請先生南行、偕三弟培往。語三弟以身隨時而動、心無時不靜。　思幼者以動爲樂、老者以靜爲安、靜坐者、衰世之學也。　祥符教諭齊愉、韓石以大學辨業爲是、來拜問學。　十六日至鄢署、覺署事變。　思不能待小人、吾之過也。又思神叢借人、何廕之休、宜去。　辭行、主人苦

留。遇訂習齋記餘。 陳留令許不棄來拜、邀過其治。 過西平、與趙澄溪論政。 思敬和謙大。 益修鳩工刋習齋存性、存治、存人三編。 益修餽金製夏衣、辭之。 鄢陵魏肩功來拜問學、答之、贈以贐。 抱疾。 語三弟曰、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智、則德俱無用矣。故論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睿知、孟子贊孔子大成、獨推其智也。 教諭暢泰徵聞先生將行、請筵問學。 四月二十一日、力辭行、益修餽贐、命役騎送歸。 過羅寨、拜魏肩功。 過陳留、與許公論政、其邑孝廉馬懋德來拜論學、王次峯弟子也。 過祥符東柳林、王秉公來拜、問學。 一路疾、不食、行自如。 抵里、知從兄萃生以前月卒、哭之慟。 犒來役令回、疾漸愈。 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艷稱數世不分、至于宗

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于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病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于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況庸情人衆、推諉必不勤、膜視公物必不儉、甚至攘公爲私、則壞品啟爭。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潰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宫氏、北宫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宫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①實爲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宫、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館亂窩先生遥贈訟過則例、辰遂上書問學。　辰齋宿來拜問學、先生教以約心力行、學經濟、命立日記。　修習齋年譜。　七月、思先人、泣下、語諸弟曰、父子兄弟

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口衆多、養缺教失、立見可虞。今使汝等分居、各自力業、以習勤儉、燕客禮儀、餽遺祭享皆我應、各善爲之。　辰立日記來質學先生、評之甚喜、出日譜令辰評、又以辰進規學習齋、力行古道、更喜曰、從今相我、吾道庶不孤矣。　思吾自二十二歲志聖學、學躬行、學經濟、二十七歲後出館四方、漸通世事。四十知操存心性、立定擔荷聖道、廣結名流、學乃博。今得樞天、或天不墜此道乎、成之予之責也。辰按、先生期辰至遠大、奈辰遲鈍、于經濟甚遠、恐未能副也、然不敢不勉以求得先生之一體、亦可耳。　八月、齋戒、如楊村致顏先生公祭、後非出遊二、八月爲常。　思人不附、非禍則刻。　思莊敬棘起、又思人偏則愚、故大學戒有所。　習恭。　思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而自褻、是褻天也、敢不畏乎。　行中規矩。　辰質學先生曰、先

人言心如剝蕉、顔先生言心時時起漚。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强、養而勿息、時以天理澆灌、乃心人欲自息、因之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勉之。　率辰習士相見禮。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頫躬而坐、匑匑恂恂、黜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九月、告先祠、命諸弟析箸。朔望拜獻家祠、侍母同諸弟子侄餕、後爲常。　家務蝟集、心不雜。曰、家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聽婦言者當之。　思履危途、而視若坦、愚也。志不强、弱也。皆過也。　擬事毋下氣怡聲、失則書。　思人急迫、我寬裕、人銖兩、我遍覆、乃可言學。　思晝有得、夜有思、近頗不愧。而入廁搔癢、不忘敬、未若戊寅年也、愧之。　辰問

七出，而值三不去，何以待之？曰：待之各不同。有仍待以夫婦禮者，有夫婦禮絕直養之終身者。　十月，先生以辰比過法佳，因自勘促暴、躁急、瑣碎、詈人、自恕、入內不莊、立跛坐倚八過，朔望比之。　率弟益溪、問季伯及辰習祭禮三度。　纂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生室。四、神主位次。五、家祠公祠並立。六、祧主不祧主。七、祔入。八、生母祔祠。九、主祭。十、公祠以族長而襄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薦儀。十五、灌酒焚蕭脂。十六、楮幣。十七、歌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薦新。二十、節令。二十一、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訛。二十四、文公家禮忌祭之訛。二十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　劉心鏡、劉發璋從遊，館于王家營，率習仁讀小學。　每臥，服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思

好與人深言者無經濟。　思人不爲聖、祇是苟且、苟言、苟行、苟安、一時苟焉自待、皆是也。　思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行之存養也。所謂心在也。作詩曰、安得兢兢不日加、臨深履薄更無涯。無端嗜慾離弦弩、自具中和上岸車。日三復之。　語三弟曰、有事可以驗學、乃反忘學恥也。　思遭心喪、樂將忘矣。禮曰、大功誦。乃將舊歌低聲誦之。　卧容肅。　思身爲天下萬世之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　聞母病、目旋視、心如割、延醫。或問佛道及文昌、曰、佛之邪言、惟有心經、他經率劉勰僞作。老子言亦偏、而非今道教也。修煉始魏伯陽、符籙始張道陵、出家滅倫、則染佛教也。文昌乃司命七祀之一、附以梓潼帝君者、道家之妄也。　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及仁之辨、先生曰、不行、障央

也。終日乾乾、盡力學行也。夕惕若、夜省察操存也。可無決矣。偶瘀而決長河一瀉、決反安流、此求仁之道也。　教辰以精神包羅闔座及言語威儀之道。　辰朔望遙拜先生、先生聞之、遙答揖。　副室呂氏久病、教以養心和平、修德盡道。　思怨天尤人必不下學、下學必不怨天尤人。　先生歷聘貴顯、山珍海錯日羅列泊如也、歸食糲粃、餔甘之。　十二月、旋自館、思境寒心和、事迫心裕。　溫益修印所刊三存編至、喜之。

丙戌年四十八歲

訂一歲常儀功。日與②揖母省安、揖先聖、家人門人揖者答之。朔望率諸弟拜家祠、五祠各四拜、拜母四。諸弟子侄拜、答揖、妻拜、連叩四、答再。側拜、答揖。馮樞天每日遙揖予、朔望遙拜、予辭不獲、遙答揖。三弟遙拜、答揖。元旦、元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五

祀家祠俱薦。臘月二十四日祀竈、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齊一日、沐浴思神。又有日齊、時齊、刻齊。謂偶有所交神、則尅期齊心也。過神祠式或下。過祖墓下、親友墓、賢者墓或式或下。入里門下、出乃乘。日譜記言行、每時下一圈、心在則白、失言則黑圈左、失行則黑圈右、躁暴則黑圈上、慾動則黑圈下、心放則純黑。晝有爲、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學究禮、樂、兵、農、射、御、書、數。隨時書事。親以順、待諸弟以和、屋漏內室必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時服膺之、守先待後、明道行道之志勿一日寘。 正月、劉明若餽公車賮、受其半。 餽張函白養老儀。 如都、楊公度齋。 哭劉綽然。綽然諱有餘、京師人、習天文、歷算、好交天下賢豪、四方觀光有名者必厨傳延致、無吝資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遨遊士大夫間、羽衣芒屩、飄然如

仙。六十九歲卒。　哭郭子堅、爲立傳曰、郭令子堅諱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予于稠人、子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若昆弟然。子堅性質直、不信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事、延予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憂予將四十、妻無子、亟聘爲予置副、搆留春樓以居予。予生子彌月、奏樂設筵、乃戴旋里。莅官明于讞決、抑豪强、擊猾吏。嘗與予並轡聯輿、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官自異也。子遊西湖、訪師友、遣役齎資斧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丁祖母艱、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于養志女、敦潔嫺雅、歲時以丘嫂禮相見、拜讓中節、凝如也。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妬。子初往桐、比返僅六閱月、子堅爲我製單複絮箸、以及袒服倒頓袙腹之屬、其六十餘襲、皆于夫

人手自縫紩。及予有副、予堅戒闕曰、李先生所用布幬、枲衾、鍼縷、米鹽諸物、有呼即應、勿闕我。當未往桐時、予因軫念予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予嘗語諸子曰、而世世勿忘郭氏二公也。思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竊益迫矣、尙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吟曰、人淡我亦淡、人驕我亦驕。肅孫適相學、而以語英豪。

問西洋三角算法于吳子淳、子淳曰、即勾股也、而勾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勾股之三角、二曰鋭角、而勾股之間曰直角。直角藏方一定之數、故鉤三股四、絃必五。三角之三角、二曰鋭角、而二鋭角之間曰鈍角、無定之數、故鉤股弦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能盡御三角之變也。

王崑繩至自廣東、相見、學進氣壯、衛道甚力、喜之。崑繩述魏叔子云、考古以証今、閱事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

之不死。 李生敏志來拜論學、高陽相公孫也。 吳次張問律呂作律呂問示之。 王太倉謂先生曰、方今翰苑乏人、僕開列主闈、若進必中君、以資館選。先生力辭之。 同昆繩訪方靈皐及戴名世。 晤毛姬潢、得毛先生手書曰、南北暌隔、艱于相通、每有記憶及思量告語者、輒掩卷太息而已。足下于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發漢唐以後未發之秘、實先聖先王所緊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愧、心聖道聖學、全在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論語一貫、忠恕、孟子反身强恕、盡之、斷勿爲宋儒主靜等說所搖惑、則直接孔孟矣。祇聖賢重事功、兼重仕進、論語節節可驗、則八股雖陋、然借此可以出身行道、努力科場、非分外事也。勉之勉之。先生復書曰、拜讀先生來教、八十四歲猶然蠅頭細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范、知長爲斯道津梁也。許塨以禮樂

洞徹原委、不敢當。至勉以誠意强恕、勿爲主靜等説所搖、敢不佩服。塨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論著。十五本之傳習主靜等説不敢習誤、已有剖諍具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內。今呈教。公卿自果亭匪菴外、徐大司農極可與言、一見論學卽契合、語友人溫益修曰、李某有體有用、正學也。李安溪曾以塨知律吕達　當宁、欲羅致門下。而塨拙愚竊伏、未之敢見也。海內惟王崑繩一人、初爲文人、爲豪士、晚以塨言爲聖賢學、省躬改過、共肩大道。同里新得一人曰馮辰、篤行不惑。魏叔子曰、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不死。不知何以無愧此言也。　黃崑圃葬父、往會之途、語方靈皋曰、君疑格物非周禮之三物乎。三物之六德、卽仁、義、禮、知也。六行、卽子臣弟友也。六藝、卽禮、樂、兵、農也。請問大學之物、

尙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後世文章講論、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乃尊于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獵性天、內地不雜于二氏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東征、是皇、孔子擊萊、墮費、以期月、三年自任、宋儒學教有是乎。不過明理尋樂、共爲奬借耳、孔孟之傳如此而已乎。素全體大用之道乎、士之職乎。靈皐曰、是因問治河水利、弭盜先生畧言之。 旋里、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抵家、呂副室辰時巳卒。入門、先拜母俟安、乃之其尸旁哭之。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于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旣葬除之、是也。齊王子正同此、故其傳爲請加數月。父沒則大功、大功章

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緦、緦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没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言、故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踰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没其文、有是理與。若曰厭于嫡而降除、則慈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内、即具生母昭然也。若大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没三年。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期、父没三年。胡安國註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漫無考而謬造禮如此。及明太祖定禮、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今制因之。又考喪服小記妾附于妾祖姑。又考喪服曰、貴妾緦。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先生乃定服緦、命二子成三年服、葬于祖兆、祔于家祠、如禮。

劉心鏡復請館于王家營、劉心衡、李書思、劉心蕙、劉珙從學。

作副室王氏行狀畧曰、王氏名鳳姑、杭州錢塘人。曰呂者、其父出養于呂也。郭子堅爲予聘之年十六歸我副室、子堅字之曰素娟。寓桐鄉署西樓上、素娟日讀女要、習書、刺黻紩、樓東退思軒時時張燕燕、嬲弄、未嘗啟牕一覷。不花飾、嘗③不傳粉、蟬鬢髻雲堆、微髮懶粧、燕尾垂髾而已。香囊不掛、衣摘蘭、茉莉、梔子亦從不插髮、或時置帷而已。夜卧必衷袒服、曉瓏璁即起。當戊寅歲、予方著大學辨業、學樂、考禮、內存心、外省容事、勉力懫慾、功頗密、教之、見予必起、命乃坐。朔望隨予行禮、以敬相成。抵冬生長子習仁、次歲旋里。初居桐、熏爐類桂花露、曳紈被錦、厨必殽珍、果餈陳餚、而素娟三餐外、不雜食、予亦比曰、衣食飲賢主人供、烏邾。然糟糠汲轗、乃吾家物務也。王是盡斥錦繡、大布椎結、礦

米研麵、淅米炊、與介婦分班搀作、力脆不辭。入室、復學紡績、未閒一歎憶暇豫也。初、歸舟載稻米十石、子堅曰、下嫁不能北食、走餽此食之。及至家、素娟曰、鄙何得別食、同衆飯蜀秫連糠粱窩、語我曰、不解何味。予曰、服自解。數日後、遂安之若忘、不復言犅穬、稻盡入公用、糶易錢、無一粒私煮食者。已而從予館肅寧、仍以班旋里司爨。生次子習中、以月閒滯血、兼從前勞勩成疾、荏苒二三載、以卒。傷哉。子元配王氏甚順、素娟甚貞、而皆不永年、子無德以居之也。素娟卒年二十四。題其主曰貞懿呂氏。

命侄寅虎曰習智、子隆官曰習仁、侄易貴曰習聖、立志曰習義、子存官曰習中。以始祖諱盡忠、故名以中。欲以三物教之也。使習智、習仁、習小學事。

四月、張翼采舒自長安來訪、論律呂、先生以方營葬事、不能議樂、但樂學海內之人、今三千里來一共學者、不盡其

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葬王副室。五月入京、以問公度、分房被譴、視之都憲吳公匪菴請假歸、送之匪菴饋葛綢爲別、受之收大學辨業、學規纂、板旋過涿、板寄陳極如齋。以王副室三月卒哭、行祔祭禮、緦服闋。習樂。以四事自課、事親愛敬、御家莊儉、敬屋漏、謹細微。語辰曰、宋人以卽物窮理解格物、固不切、然亦未嘗卽物窮理也。吾黨今日乃卽物用力耳。卽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庸人之情、豪雄之略、宵小之詭、一一照徹、始有措置。宋人所言、講書而已、其實書理卽世事、世事既不透徹、書理亦必多蒙混。六月、肩輿迎太夫人于三弟館侍養。思身之不莊、卽學之不振也、愧甚。爲太夫人捶背、揮扇、侍食、後爲常。教心衡騎射、馳馬示之。思身漸衰疲、而德不立、是吾憂也。定行前視五步、不得流及左右、

无則記過。思有母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惠也、宜無負天。七月十五薦家祠、訖、尚未明、乃假寐。李質君巡撫福建、書來候、有餽儀、受之。穫稷借者與之一人屢借不償、應之緩、思衆皆與、何獨拒、即與之。王崑繩來哭習齋先生、質所擬建官、立學諸法。註易繫詞、辨周子太極圖之誣、辨陳摶河圖洛書之妄、辨本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圖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入京收存學編、晤江南謝野逸、金陵張天球、曉夫來拜、語以安貧守志。回里、知縣强鄭若洲、張曠抑來拜、問學。次女歸鄭村劉氏。思人之自負才智者多自暴、自稱長厚者多自棄、可歎也。

丁亥、年四十九歲。

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習恭一

次。

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雜、年已將衰、而德不立、愧哉。

評辰日記、語以老親在堂、治生即學。　同彭生琨如冀强問學、問地利、答之抵冀强鄭宅、若洲並其兄見百艮仲長民及張贍抑皆出問學先生爲言今古學術之分皆稱是。勉鄭張二子以立志學道、勿與草木同朽。　三弟培之館、教以勿玷先人勿辱顏先生、不覺泣下。　李止庵請先生館于新橋、李元英等從學。

王崑繩偕楊勤愼修來拜、問學。崑繩出所著平書、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理財、刑罰、淮黃、禮樂、辨宋明之失、以復三代、倩先生訂。愼修延先生如保定府、先生規愼修以修辭練事、愼修復具輿馬送先生及崑繩入楊村致顏先生。二月、公祭告以平書、並告心喪已闋、思如一日。同人畢集、崑繩言平書大意、曰、洗滌之乾乾淨淨、鋪排之蕩蕩平平、安置之妥妥當當、養活

之歡歡喜喜、陶淑之肅肅雍雍。崑繩戲謔近放、先生規之。崑繩曰、吾意以近人也。且夙學爲豪傑、不能爲道學、承教知過矣。先生不言。夜半同卧、促其床曰、君日謂予盡言、而君受言、不知予之言未嘗盡、而君亦未嘗受也。君謂戲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過則爲凌玩暴虐、人且怨怒、而曰親之乎。謂爲豪傑、不爲道學、又誤也。智深勇沉、豪傑也。使酒難近、豈豪傑乎。君昨謂我二人相依爲命、若不盡言、是我棄命之半也。况今海內無人、君可偏任乎。崑繩悅服。　以目疾禁看書、定日轉睛七百、挽弓數十。自勘心正靜。　爲諸生言、取士之法莫善于周之鄉舉里選、莫不善明之八比。　清明祭、令習仁請其妣主祔食王孺人側、祭畢還殯宫。　棗强車來迎、往爲若洲言主靜之非。觀其昆弟習射。　三月、將母、攜二子及習智任如新橋館。　註易說卦、序卦、

雜卦。問李質君卒、質君、長山人、諱斯義、清謹、以戊辰進士仕至大理寺卿、巡撫福建。辰具門生刺、請正師弟禮、先生受之。辰問不藏怒宿怨、非無怨怒、不藏宿耳。曰、然、遭家庭之變而尋怨怒者、庸人也、不藏怒宿怨者、聖賢也、並無怨怒者、恝也、異端也。自勘嗜欲淡加也、然道心時有不竦立者、勉之、不然、末路祇成庸人矣。二弟、五弟來視、飲之酒、殽甚快、及行、先生送之村外、佇望泣下。歸語家人曰、世有聽婦言而輕兄弟者、天地不容之人也。平蕭姓事門人、謂人有言、先生曰、但視事之可爲否耳、勞怨勿恤也。念四十年行道之懷、忽焉明道、可歎也。聞河決田淤、心夷然、思吾之命于天也、薄宜貧困、而學力亦宜貧困、以質本庸下、豫順則學力緩、貧困則學力奮也。某子病將以巫爲義母、問先生、曰、聞之先孝慤曰、認父母是使

子二本也。　止庵被訟、先生爲之謀曰、曾子之去武城也、曰、無寓室毁木、以爲反計。是明知武城能禦寇也。今學亡道岐、士不如周之有用、若先生見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漠然也。無此道矣、但不以身殉之耳。　思時習章記者置之論語首、是爲孔子寫照也。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愠、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也。　夜卧持敬。　鄭若洲邀先生如京刊習齋年譜。　聞張采舒卒、悼之。采舒名翼、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長安、豪爽尚義聞天下。　王元亮來晤、論學以躬行爲主、閱易經傳註、乾坤交索圖、稱是。　王元衡爲躬來拜、觀易註、稱快。

皇子三王謀延先生、使陳惺齋聞先生行踪于太倉王公。先生謂王公曰、草野非王前器也、善爲我辭之。　若洲有惑于佛氏心性

之意、先生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晤張景蔚少文。若洲言、安溪相公見先生易註、半許否其門下士忌之先生悚然、念守顏先生之道、宰相招以宋儒而不變、且其徒有含之而來從者、幾以賤抗貴矣、能無懼乎。回過保定、訪金廷襄、應枚應枚固留一日、遍招郡中之聞先生者論學。定與劉旃甫問學、重躬行、先生是之。彭亭立爲先生如河南取三存編板。先生與辰言正學難合、辰曰、宜戢晦。先生曰、然否、隱見各一則易隱見並行故難。如守習齋之道而專戢晦、覆蔽澌滅矣、何以明行此道于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游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思北人多忮、忮强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然集而爲黨、其勢常强。劉發璋、李果入泮、因言發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

俱有過人者。爲習中定婚于齊燧侯七女。一日以事迫忘出告禮中夜覺、惶愧不能成寐、夙興拜母謝罪。自勘自微歉而不覺者、其怨尤之未泯乎、可恥也。思家務上事下畜益繁、學問此思彼辨益多、交游應酬益廣、天下萬世之慮益奢、一日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所處又不同。務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乃爲晚年進境。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江南毛惕用九有與黄宗夏書寄至、以習齋學爲是。辭新橋館、虞朋泣下、謀出亡、惻然復許之。每夜澄心。王崑繩來、先生規以養心謹微、倡明正道、斥去虛文。崑繩規先生虛受納言。

戊子、年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增言有教、行有法、教子以嚴。如楊村餽習齋李夫人養儀。獎吾弟璥以和平。王崑繩至、規先生神散而不收、

氣抑而不揚。先生悚然懼冗累爲害。　如新橋館。　思今言人曰不長進、然吾見長進者鮮矣。千古長進者惟孔子、其次顏子。觀吾十有五語之而不惰二章可見。因勘已四十始立繼往開來之志、今五十矣、頗似不惑。又勘已致知之功進、而力行之功未進、可愧也。宜痛自奮勉。　習挽弓勢、覺骨節痛、歎學力衰、定日日習之。　如府會崑繩、言讀先生易註、暢若發蒙、快絕千古。但爻變、互卦、大體、伏體、半體、倒體、穿鑿宜更。先生微辨之、不盡。其言曰、世以道學爲根柢、以奇門、六壬爲智畧、以燒煉爲財用、無怪聖道之不興也。願吾友務體用之正。相泣拜別。　聞習齋孫重光凶信、悼之。因思天生人有禪生、有特生。禪生、常也。特生、異也。如習齋之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者。禪生之常、烏足以論之哉。　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

言乃與以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至于伏體即對易，倒體即反易。文王序卦于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于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僭也。④　贈宋佑咸齊燧侯女，娶倩教女也。　鄭見百以車來迎，携習仁往，途中遇事即教之。　若淵問輪迴，先生曰：物物雕琢，神鬼紛然，且人與物相輪迴，皆妄言也。況加彼輪迴之說，父子、夫婦多尋讐報怨之人，何情何恩，大亂人倫之道也。　思古人祭禮大節有五，晨祼⑤一、薦腥一、薦熟一、饋食一、加籩豆醢一，今苟簡矣。　辨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土田言，四

五百里以山川阨塞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用助、利入家、望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仲內政乃變焉。夏人五十畝、佃半休半也。殷七十畝、休三分之一而佃二也。周百畝、全佃也。俱入田賦考。　教二子距躍諸法。　食牢九、思母在城不得侍、泣下。　思吝人難受人情、懼報也。節士難受人情、恐浼也。貪夫易受人情、懷惠也。狂夫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情、以中也。　鄭長民問律呂、答之。與之樂錄。　呂異品來拜、言射法劍術已、再拜求言。先生不答。　自勘前著射法未善也。毀之、更著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氣斂、內逝外堅、前固後撒、收弓舒閒。　自歎衰疲、昔年盛暑能終日衣冠、而今不勝也。　與方靈皐書、畧曰、三代承唐虞之法、于民擇聰穎者爲

士、使之學于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弟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曰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亦曰、文之以禮樂、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于誠、正、修、齊、治、平也。至于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經、明日背何文、專以靜坐讀書爲學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受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行習少、講說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而沿流既遠、尋源爲難。于所謂存心

養性者又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槩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于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焉不察、以爲末務。又誘之于小學已失、而遂置之以空虛之禪悅、怡然于心、以浮誇之翰墨、快然于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以致天下魚爛河決。嗚乎、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垂涕泣而道也。　以三弟請、毋入城、不時往省、供養物。　讀風雨賦、備占也。　思井里不分、凶災不備、寄生之民也、學校不舉、禮樂不興、倖生之民也。　爲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遂不純、力却之、歎曰、齋日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

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之長有正、有畯、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土，畫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衙，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于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簽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薦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爲鄉兵。至于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　思六藝五者皆著有成法，惟御無有，因思子固，泣下，以曾擬共緝御法，未果而

逝也。曰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于左、用右則左目注于右、並用則合爲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爲格物、非也。思持家宜勤儉、不宜操切。思夏甚疲乏、今以四方告譏、且僕從才短、遂自館歸、身督西成、二更未寢、五更卽行、而身反壯甚矣。有事習勞、可以養生、可以爲學。聞南方有亂者敗亡、呂晚村之門人也、冒道學而負時文、謬遂至此、幸早辨其妄、斥而遠之也。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先生古文數首。著學樂卷三、一辨遂色七音當以四爲宫、爲中聲、不當以合爲宫。一辨宫之商、宫之角爲宫、商之宫、角之宫爲商角、以隋、唐、金、元六宫、七宫等調觀之可証。一辨采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爲倍徵數一百零八、四爲倍羽數九十六、則宫非始音、黃鐘非首律矣。一辨十二律卽具正清、采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倍聲、十二清聲、

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論仲呂、蕤賓無下生、卽以宋舒所言生數計之、蕤賓不生大呂、當三十八零、而大呂在上、爲七十五零。中呂下生黄鐘、當四十零、而黄鐘在上、爲八十一。是亦可見蕤賓中呂無下生也。一辨五音不移、而以十二律旋宫與十二律不移而以五音旋宫、二圖一也。一辨南曲所越二字、是二變無越角、越商、越徵之理。一辨人聲不過七聲、而風土稟質感應有殊、或高一聲則爲高一聲七聲、或再高一聲則爲再高一聲七聲、以至三高、四高、五高、六高而止、總合以律管而不過十二律、故先王以律正聲、而聲之高下析焉。　李果侍、教之曰、儉于自用、豐于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卽有儉于自用者、必其主刻以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于待人者、必其先豐于自用、而待人其餘也。　若洲曰、講聖諭非古法、無益、徒勞民。先生曰、然。古教

民以事不以言、惟讀法近講諭而亦不同。讀法示以當然使民由也。講諭曉以所以然使民知也。非孔子之教也、宋儒之習也。思不入世易入世而不粘難、宜慎之又慎。 著學樂卷四錄與河右先生考習諸語並歌舞諸法、琴簫諸法。 問米踊貴、怵然有民物之感、然不以貧介介然。 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懷抱嬌脆、勿失教嬰孩。 爲習智出束修、留士宜館。自勸狷隘、狂亢巳之大病、事不立、人不親、皆以此、不力攻、則廢才終身矣。

巳丑、年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 命習仁、習中從劉士宜學。 鄭若洲來邀先生同如京。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顏

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即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贓欵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規先生語低、曰、謹受教。規先生不謁時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節、此不可苟也。　謂若洲曰、樞天有爲聖賢之志而才短、濤子有爲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溷之、隱怪牽之、富貴誘之、志可立矣。　蘇州陳純一來拜、言陶甄夫之高尚、王子嘉之技擊、與之大學辨業、習齋年譜。　楊淡園致書問學、邵柴業、李與業來拜問學。　李煒來拜、問治、謝以書生無知、具啟出厚儀以聘、卻之。　黃弼臣來拜、問學。　過楊仁澍學五步劍法。　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　以目昏、自此不下會場而歸。

田信侯書至、延先生之與平任、辭不往。　楊愼修選富平、持其父帖及張西陸字請先生同往任、辭之。　思學術不可少偏、近聞習齋致用之學者、或用之于家產、或用之于排解、少不迂濶、而已流離⑩覇矣。故君子爲學必愼其流。　與辰訂半月一會學。　河南韓同甫書來問學、答之。　愼修又求西陸書來懇許之。愼修以幣聘求理刑名、先生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則不可、以念老母、年底必旋里也。卻其幣金。愼修又來懇、先生言倩一佐尙可、乃薦文升同往。　辰拜別先生曰、先生西遊、爲明行聖道也。寬和以納天下之士、無庸辰言。惟貌莊聲朗、嚴謹細微、再求加意。先生是之。　五月一日行。　待柳生以和愼修請理錢穀者也。　朔望行望拜禮。　過固關、自井陘口至此東西四百里、誠天險也。　文升恕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己之有餘思人

之不足、則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過聞喜、訪孫孝廉開緒。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嘉之。問祭禮、答之。渡黄河而西、詩曰、秦晉連峯爭長峙、劃然中斷放河流。金僊高掌驚空起、尖削三指萬山頭。河西一帶屬梁地、嬴氏焉能出要津。自是子卬亡六國、不關新衍帝三秦。二十七日抵富平、主人迎入署、拜、求教。語慎修曰、富平亂國、宜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慎修求先生同入省。商州知州沈廷楨來拜、言天下惟先生一人、自稱後學。先生謝弗當。問練鄉兵、答之。商南知縣于鯨來拜、稱門生。把總蔡麟瑞生稱後學來拜、問心體、答以儒釋之分。張曉夫來晤。藺副將佳進來拜、問學。硯采舒孤子、問之。張中潛士稱後學、來拜、問聲律、答之。陸師旦西朋、戴大源梅莊來拜、因同訪王孫喬子丕、遇柯鳳岐山。陳光

陛尙孚稱後學來拜、曰、自去歲得習齋年譜、大學辨業于彭亭立、即知李二曲之學近禪、以顏先生爲是。今聞教、愈有依歸矣。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潛士出所論治道求正、大端不背平書、奬之。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于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玩弄、而身不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染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規愼修勿欲速、勿作聰明。愼修以錢穀交盤不淸

求理辭以越俎。愼修力求、不得已、應之。　田信侯差役來請、不得往。　思學禮樂兵農而身無之、非爲利則無用。　思好矜者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者常不勝、勝又何爭。　思親。　思主人凡事托倚、而爲人所忌危之務、以謙以和。　九江黎宋淳長舉自鎭原千里稱後學來拜、請學禮、樂、兵、農。先生曰、勿獵多也。且學禮以心禮、身禮及冠、昏、喪、祭、朝廟、軍、賓之禮分別告之。又請並學、先生曰、不可、以身心爲主、餘學一可也。長與言其靜坐致病、先生語以儒釋心性用功之殊、又語以勉學、聰明睿智無此、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拜受而去。　思府史胥徒綱紀之僕皆官之耳目手足、而皆官之賊也。專持公而使若輩不得私、必叢怨于我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　文升欲獨批狀詞、推之。　事繁人喧、而心不動。　作禁婦女入廟焚香、嘗

術看戲示。　愼修禁鬬爭、嚴輕生、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除強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士民建坊獻衣。愼修來拜謝曰、先生功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　愼修待先生以師禮、對同僚、士民言、皆稱師。先生辭、且以人忌屢辭出遊。愼修堅留

思子堅厚我以情、石門揚我以道、愼修聽我以言、皆有不可忘者。　語愼修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　與藺行上書、勸以拊循士卒。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爲樂。　語愼修選鄉保、鍊民兵、旌孝弟、重學校、開水利諸政。　瑞生走役來接、入省、過周崑來、胡元馭。　曾登闕聖居稱後學、來拜、彈琴。先生曰、此隨唐道家操也。以琴古法告之。　之與平署田信侯、令其四子皆執贄從學。　瑞生問賞罰恩威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

人怨。平時之罰以公、臨戰則小過怨而大過誅、勿使怨而滋敵。

中軍何百祿萬鍾來拜。⑧傳聖居律呂、聖居被之人磬絲竹、且能製器、喜曰：吾樂得子而實矣。思尚孚學易、長舉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治平、吾道其或興乎。尚孚不見官長、一日來先生寓論易、因共飯。適慎修求見、尚孚急走避去。教瑞生以豁達、聖居以治生、潛士以銳進、因求三子規己過、聖居、潛士言有交股一過、先生拜受。三原知縣顧之珽來拜、知毛河右先生尚健。看報、知吳公匪菴卒。吳之吳公諱涵、浙江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爲正、揚于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慎修謂先生曰、四方賢儁相會當周者即周之、勸財即先生財也。乃于崑來、子丕、西

朋、聖居諸友皆有餽遺、而愼修有過與者、先生復力節之。集陳尚孚、陸西朋、張浯士、蔡瑞生、周崑來、胡元馭、魯聖居、張赤城、王子丕子⑨寓、彈琴吹簫、歌詩論學、歡燕而罷。赤城帖云、是會也、奇才異技、六省之士萃于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觴一詠、談笑風流、亦足傾倒豪雋、霞心折矣。語愼修曰、倖進無功、欲速多蹟、矜長易于見短、好訣必受人愚。瑞生贈先生袖鞭、並傳用法。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門戸、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語愼修曰、用財爲善、皆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爲善無度、則壅不能行。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澆漓、擬言于兩院、延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

乎。且僕非其人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 語慎修以飛票催糧法。 作富平贈言曰、自與吾友西來富平、交情日厚、愛敬日深、爲不廢芻蕘、非僅禮貌之末也。今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爲吾黨光。鄙人以省親將行、慘然頓如遠別、因書瞽語以代面談。

一、戒高興。杜工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于處世事、則斷斷勿用之。責人勿高興。已怒也、再爲存想、將行刑也、再爲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無功。施仁政勿高興。如農桑、水利、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以爲、力可以爲、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無以取信于民、創行而鹵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興利而反以貽害、則又不可。

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財、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眞才、反以壞之、或用情難繼、後反致怨。一、戒驕奢。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驕奢之易也。車馬服御、賚予支費、須損之又損、寧樸勿華、寧陋勿豪。庫銀不可動、假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吾財、即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于何出辦。一、戒矜張。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無事矜張。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異人、即不矜張、人尚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忌嫉、非小故也、而更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岳、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一、戒近小人。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或陽

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探我、我愛其熟軟、喜其伶俐、比其夤緣、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卽同輩中無所覬覦于我者、但係小人、卽不樂人爲善、必宜遠之。一、戒小術。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于兵旅、今日殺敵、明日奏愾、至于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一毫術譎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一、戒奇異。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卽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虛玄、說夢幻、不惟無益、且啟人疑、甚不必也。至于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禍世、塗炭生民之人也、甚勿以爲正術而近之。一、貴閒暇。庸人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于事、不使事餘于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荒亂、事必有誤。曹公意思安

閒、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絶也。一、貴有恆。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事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沉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朱學使可亭來拜、以閽者失辭、未會。後以書與之、謝來顧失晤之故、並辭講學之議、言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不惟柰不能抑且不願。　張景蔚少文來、謂先生學大而通世務、深相結、謂愼修曰、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然當求其大、勿責以小。明歲延至、可爲闈館別居、朝夕議政、而刑名錢穀別致人則先生可安。又謂先生曰、愼修言先生行則泣、何忍決去、成愼修之政、即自爲政也。但先生宜總大務、今憐愼修無人、既刑名、又錢穀、既謀外事、又商家政、非所以郄嫌怨、養精神也。先生深感其言。　頤令

以幣文如三原、報之。顧令郊迎、成禮而去。　王帶存過富平、投詩云、老我從遊晚、憑誰辨業眞。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秦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龍門看咫尺、懷刺轉傍徨。不入先生室、誰裁小子狂。遠山青冥冥、野日白荒荒。緩步憑羸馬、踟蹰下夕陽。　語愼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既思之後必決。又語以嚴轉箭、謹書役、息詞訟。　林縣丞餽别儀、却之。紳士書吏投字愼修、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　十二月朔、先生行、愼修厚贐、泣拜出送、兩衙、六房、三班衙役、薦紳士民盒酒拜餞、還迤十餘里。至臨潼之康橋、愼修欲同宿、力辭令回。愼修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欲獻跪地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勿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　接家報、知二壻皆入庠、而劉壻折矣、泣下。　抵里、知蔡瑞生自京返秦來過、登

堂拜母、供養老儀。餽弟侄族姻皆有物。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于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于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迷而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說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息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顛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著讀易通言五卷、句句與之辯正、

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以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

命辰教其子侄羣從，有不能備修金者代出之。

庚寅，年五十二歲。

儀功如常。　知慎修有悍僕譖于楊太翁，乃令馬夫返辭不往。

辰爲先生修年譜。　日侍母，甚歡。　閻公度卒，哭之。公度諱中寬，蠡人，性寬厚，讀書彊記，雅重先生之學。已未進士，仕至戶部郎中。　二月，慎修差役持血書來請，云三月初旬不到，即以死殉，言甚悽惻。先生不得已，復往。三月初七至康橋，富平紳士

來迎。至寶村宿、役民以班來叩、愼修率紳士隸民跪謝罪、求教、請入署。入省晤叅領馬呈圖總督筆帖式郭鼎三。鼎三曰、讀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語愼修曰、小人女子恩不能結、威不能斷、惡作勁敵、撫作驕子、是君孤立也。漢中秦子壽來拜問學、遇梁質人、言甘肅道茹鳳儀謀晤。富平有謀逆經年未發者、愼修密訪得實、率兵役往擒之、依律擬罪、免其株連。尙孚諸子及張二允周領旗、蘇克憲設公筵請先生論學。滿城旗人十餘來拜問學。瑞生問兵、曰用衆以寡、用寡以衆。萬鍾請筵、與瑞生較射、演技擊、皆絕藝也、快之。少文爲愼修延錢穀幕賓王暻文路病、至富平卒、先生出吊之、檢其遺書、擬師事先生、以共成愼修之政者也、先生嘆曰、天不欲愼修有終、而使我不久于富也、可違天乎。愼修延達紫旭至、

先生語以聖學、紫旭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今乃知學術之失也。看平書訂、曰、太平在是矣。

五月、文升去、愼修延黎長舉司刑名。

謂長舉曰、君子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淳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于視聽用功乎。

覽宋儒書、朱晦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子視宋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如此否、經書有此學問否。長舉曰、曉然矣。

先是、先生與周崑來札求爲寫照、子丕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爲先生寫矣。于是寫十易稿、乃登絹、名曰遠道圖。

瑞生曰、麟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勤大畧、克舉細瑣、不厭教我

矣。愼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本皂、不到乃差拘枷號、完銀始釋、茲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懔、則法行。不然、不如仍舊。 思去、作詩曰、舉世乏人材、焉得不長歎。錯薪蘽已矣、翹楚亦徒然。檮穀臭自染、蘭蕙質無堅。崑岡與濵勃、會投以塗炭。安能乘黃鵠、萬里一高騫。又云、人生少知己、自古而已然。張竦與陳遵、氣稟各有偏。顏淵達一間、焉識大聖全。父子兄弟好、各懷各自看。但能果自知、遠大遂可肩。仲尼無奈何、歸之彼蒼天。 著學御騎法、飼法、相法、得之瑞生者也。 萬鍾爲先生裝刀送至。 閏七月、以祝太夫人壽、辭愼修旋里。時太夫人年七十矣、愼修泣曰、歸祝勸何敢留、但明春奉迎、求無拒。恐爲所牽、姑應之。 之與平、率田二生斌入省學射。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陪晤甄夫。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道學不能辨事、且惡人辨事。　青山留先生居商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永言、侄燾存從學、辭不獲已、受之、又餽贐、辭之。　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　返長安、餽采舒孤子以金、蔡太翁以養老物。子丕將葬母、賻之以金。　田興平送祝太夫人壽幣及騾一、受之。　瑞生送祝壽王扣及騾一、蕭徵鼎三各有祝壽儀、皆受之。　諸友送至省城外餞別、瑞生又遠送數里、登高阜望先生行。　郝寄諸子、各有規勉。　陳子章送祝壽錦言及廣藥、受之。　慎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以將別、許之。　瑞生復聚諸友燕談、諸友又送至龍首山、皆洒泪而別。　長舉送壽言、拜祝餽贐、辭之、謂曰：子一練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

聖道、一諳世故人情可矣、勿他營也。 達予旭至、以其曾佐兵事、問之紫旭、拜求爲其父作傳、許之、作達副將傳、畧曰、副將諱友貴、郿縣人。明季陝西流冦四掠、殺其父。友貴揮戈號泣、散家貲、募鄉兵、手殲其讐、剖祭父墓、釋兵。已而流賊愈熾、鄉里公請友貴復統鄉兵擊賊、屢立功。洪承疇奏聞、置麾下、官至副將、行總兵事。同左良玉、曹文詔討賊鳳翔、曹、左皆以歲寒賊强難以猝勝、友貴獨決進、遂以奇謀得勝、賊潰。賊據方山者甚固、友貴請于經畧、持尙方劍督進、擇尤險者自當之、遂開方山。 清兵入、乃棄衆隱、洪承疇招之、不起。子宸亦知兵、吳三桂畔、聞其名、擄去、間道亡歸。吳兵由鳳縣至斜谷、皆得之、冷將軍問計于宸、時間日在谷口揚兵、宸曰、緩我而懈彼、乃可攻也。乃半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奇兵從間道設

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兵還，重兵屯夷門鎮口，畢將軍移兵北原避之，請宸聽其計，宸乃捉土人詢路，遣兵遠出夷門鎮口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流淺處渡，登夷門口西山而大兵夜渡渭擊之，合戰，兩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箔平。上功幕府，宸曰：「吾父以報父讎，豈不終其官？吾可以佳兵官哉！」亦之鄖縣山野隱焉。宸以有異術，致風雨，驅邪魅，聞于人，及見之，退然儒者也。聞聖道，伏地願學，且歸以訓其子孫。是豈一技一藝之士哉！以其知兵有家學，故爲其父傳而大畧及之。

語長峯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痼蠹，不能入道也。

慎修詣拜太夫人壽，供金環彩緞並餽鱸，受之。八月十六日起行，慎修命隸黃天順、民宋顯泰送先生。

至里。前任劉令、三原顧令俱來送、兩衙餞送、蘭王諸紳衿餞送、書吏、鄉耆餞送三班。即送慎修與顧令有公審事、辭令回。慎修泣拜囑以復來。先生亦悽然囑曰、君凡事小心、勿信胥役、勿虐家人、勿瀆上司、勿易事求奇、勿難事沉閣。紫旭長舉送至康橋、辭回。慎修遣馬蒯、王丞長一路備中伙、送先生渡黄河。凡慎修送役回者、皆犒以儀。渡河、令丞長回、又字達慎修曰、勿致虧空、勿敗素望。 過太平、作書與王元亮、語以致仕宜倡明聖道。路遇馬貝持三弟及辰字、言楊太翁聽讒、有言先生正謀不復、而難以爲辭也、乃遣黄天順返、决辭不往。 九月七日抵里、拜母、供錦緞諸衣、與四弟褐及表親友當餽物者餽之。 十一日、祝母壽、列諸友壽言于堂上、率諸弟子侄稱觴拜祝環侍。 遣宋顯泰回。顯泰知先生必不往也、即出哭泣而行。先生歎曰、吾

觀人情、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　鄭若洲問曰、自反而縮者、堪自信也。先生曰、未也。　若荆卿等皆堪自信、然非曾孟之縮、自反而縮、即集義也。　教二子曰、子弟不可積私財、有私財則于父母分彼此、將致不孝。兄弟積財不一、或有覬覦、起爭奪、將致不友不恭。命丙子將二子所得賜賚盡入之公。　爲習仁講鑑、至禹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嘆曰、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聖賢之身勞事迫、皆如此也。宋儒乃曰六十、七十無事、容閒來無事不從容、則別一虚空境界、非儒道矣。　自勘有一身之事、考察身心也。有一家之事、農圃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酧排解也。有天下之事、賢哲結納、友朋講習也。⑪有一時之事、苟得議政、去甚救弊也。有萬世之事、著書立言、以朋學論政也。諸事蝟集、孱軀難任、惟期持

之以敬耳。孫子未典學貴州、托一劉生寄書候、且有餽金。劉生送書至、則金已用矣、辭懈而責先生曰、君鄉里也、君乏而問我、適遇我有、能不借子乎、何以歉爲。思酒、色、財、氣、性也、有命焉、且不能與吾身終始者也、何者、病則不能、衰則不能、未亡已亡者也。仁、義、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始、且存固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道傳無窮也。先生在秦、易州知州趙山公餽金幣、曰、佐先生二子讀書也。至是如易報之。入京、還郭宏銀五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想餽先生者耳。先生曰、此尊君代子償人者也、今汝家寡婦孤兒、我可弗償耶。卒與之。黄輔弼臣延至其鑾儀衛署内下榻、問學、答之。馮欽南過問學。辰言、家庭亦重勢利、可傷。先生曰、在我不可有勢利之心耳。若家人以勢利感動之、亦道也。古人

富而後教、又曰權者德之輿、未嘗不該家庭于內也。劉百斯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食酒肉、不入內、嘉之。十二月、先生爲習仁加冠、辰爲賓、字之曰長人。思昔年煤毒、部問二事、心夷然不動、以爲學問所就。今回勘日講當時大本未立、蓋冒認也。因悟庸人平常心亦不動、遇險巨則忙亂。雄傑遇險巨心能鎮定、在平常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聖賢之存養也。邑令陸公問政、曰政在三嚴、嚴屯駐、嚴盜賊、嚴吏役。謁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于中、名理自種種環生。又曰、辦天下事、必耳聰目明、心靈。吾嘗自愧愚柔、然猝見一人、即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即料何事。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如劉剛一步十思、而一步嘗二三變解。有志者不歷此境、終無用也。

校記

①兮：當爲「分」之誤。

②與：當作「興」。

③傳：當爲「傅」之訛。

④催：疑誤。

⑤裸：當爲「祼」之訛。

⑥離：當爲「雜」之訛。

⑦隨唐：當作「隋唐」。

⑧人：當作「入」。

⑨子：疑爲「于」之訛。

⑩彊：當爲「疆」之訛。

⑪朋：當作「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三十六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917
SS号=12365603
DX号=000007507335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